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魯
書
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三七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三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三七册目次

子部・類書類

群書備考古學捷十卷

〔清〕陳應慶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元年浣花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學捷錄十卷》提要

群書古學捷自序

儒者居今而欲遐稽數千百年天地民物禮樂兵農政刑諸大事以備顧問不亦浩繁也哉漢劉歆部署群書分為七略凡三萬三千餘卷唐開元經史子集四部書庫增至五萬七千餘卷加以唐中晚五代兩宋元明諸儒著述又不啻倍之雖或吹藜太乙儻室次道然非一覽十行

目不窺園亦無由若列宿羅胸
而爭多翕簞也雖然有道焉物
從其類事麗乎文辨以類則綱
舉矣載以文則目張矣夫芥子
可納須彌壺中可貯日月言小
可以寓大也士人跼身縫掖日
工帖括不暇廣覽見橐駝謂是
馬腫背固足貽譏大雅然間有
博學之士華而不實泛而寡要
則金根之誤杕杜之訛又為古

人所羞稱今
天子崇獎實學易雕蟲篆刻而為
大呂黃鍾
詔重時務敦尚經濟朞月之間翕
然丕變世之學者無慮不考峋
嶁之碑蔑瑯嬛之笥也但以無
鏡奚言種玉有筏斯可問津陸
鴻漸茗具二十四事輒以都統
貯之子瞻曰儋州數百家之聚
州人所需取諸市而足然必有

一物以攝之世固有攬數不多而支益已侈者是必物從其類事聚乎文此余古學提因之所以為輯也滙衆流而歸海集群腋以成裘表章往牒固剖璞而披沙機杼自心亦含華而咀實凡有裨益於經世諸書靡不陳篋發函抽其英擷列條盈百彙事數千簡其篇章詳其箋釋雖無研都鍊京之積亦庶幾懷鉛

握槧之勤矣輯竣自攜無心閒世客過而從史曰昔劉孔才作皇覽白香山纂六帖司馬温公輯稽古錄皆公之當世用惠同人吾子枕中襯復需與耶余曰固也但古人全書充棟汗牛一篋一囊敭啟致誚我懼為秋河之伯且見揶揄於洋若也客曰今之世能探漢劉歆七畧唐四部書庫者幾人乎子是編出以

貽末學則餉儉之粮也以賀鴻儒則亦函珠之櫝也況古學維新人呼邪許子忍不為覃思漁獵者之南指乎哉余曰敬聞命矣珍授梓人逾時告成歲在丙辰之嘉平月也

乾隆元年季冬古莆陳應麐緍英氏題於秦淮之石渠閣

群書古學捷目次

古莆陳應麐原名應明緍英氏纂輯　虬溪張熊毅山　淮西江朝宗汾岳　詮釋

兄　應捷心邨　應泰心巖　鶴儀效拆
應新心昆　弟　應金霖英　延　同訂
應宿心刋　光儀效祁

第三卷 學問篇

第四卷 君道篇

第五卷 治道篇

第六卷 財務篇

第七卷 用人篇

第八卷 臣道篇

第九卷 武備篇

第十卷 事物篇

凡例

一 廣益

一家之言窮於四應是編裨益最弘稱先道昔論體也法古準今策學也比辭屬句表式也抑揚予奪判才也即試登高作賦七步成詩靡不取資於此蓋是書兼總條貫富有日新誠航海之舟梯濟川之津梁也

一 博參

曾窺蠡測大雅貽譏是編取材最富曰羣書備考曰大學衍義曰文獻通考曰名臣奏議曰經濟類編曰性理大全曰劉氏鴻書曰古事雕龍曰博物彙編曰花園球瑯曰古今議論參曰古今治平畧書凡十二種尤其大畧也至於通典元龜類聚學記諸書均有參攷之功難於枚舉讀是書者可無遺憾矣

一 說約

凡書過於冗長最易疲神易生厭棄況紙貴洛陽價重南金無怪者非聽古樂而思臥即望大洋而興嘆矣是編芟繁就簡寓博於約一以為儉腹之急需一以為寒士之武庫也

一摭實

邇來坊刻急於告成略於攷詳俾學古之家暗中摸索如入寶藏而目眩陟玄圃而神迷也鄧發西山之藏亦何照見之質是編即於句讀之下詳爲詮釋使覽者一見歷歷若觀指掌燦然是亦暗室之傳燈耳

一訂訛

學尚稽古率多魯魚帝虎蓋由彼此抄襲舛錯訛以傳訛習而不覺余素有蠹魚之癖輒心是書自秋徂冬索瘢吹垢幾於斟括第慮剞劂之家尤多乖戾校讐雖不餘遺力然而眼熟轉生綱密轉疏繩愆糾謬更賴同志毋使豕渡西河則厚幸矣

一辨類

書之有目若綱在綱使畫要開宿次序題綱羅來互爲而觀者目迷五色是集書分十卷卷各有類類分十題題各有首俾讀者平日得心應手則臨時採摭才提筆焉矣

群書備考古學捷

古吉陳應麐纂　緝英氏參斷

受業　黃　燦錦棠
　　　蔣台梅鹽臣

[印]

天文

大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則有五行天有列宿地則有州域昔者包犧氏觀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黃帝制受河圖始明於吾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黃帝始作甲子）夙傳及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九黎亂德民瀆于祀帝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民）暨及帝堯亦式序三辰（日月星也）唐虞則羲和繼職（羲氏和氏）至於夏則昆吾紹德（昆吾夏之天官也）至於商之巫咸（巫咸商臣）周之史佚均足傳不朽在列國則魯有梓慎（魯人）晉有卜偃（晉人）鄭有裨竈（鄭人）宋有子韋（宋人）齊有甘德（齊人）楚有唐昧（楚人）趙有尹皋（趙人）魏有石申（魏人石申所著）在星經爲而皆掌著天文漢司馬談父子繼爲史官（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爲太史）代曆家之祖諸天官書列向歆洪範災異作星極論及班固敘漢史司馬續述天文而蔡邕（蔡邕）撰錄司馬彪采之以繼而志漢之備天文者則有唐都李淳風之倫光武以來則有孫伯況郎雅光並參伍天文後張衡爲太史令鑄渾天儀總序經部之處（混天儀其說以爲）以二分爲一度而患其太繁至吳中常侍王蕃改用四分而復謬在三國時吳之陸績始列御石巫咸

三家。著於篇錄。並著占驗。唐興太史李淳風浮屠一行。尤稱精博。如淳風之法象志。一行之覆矩圖。後世未能過也。故唐史采其要說而以爲天文志。王朴之在五代。通於曆數。昔以步日步月。步星步辰。發斂四篇合爲曆經。故史臣載其遺說而爲司天考。今以其論日月者攷之。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此前漢天文志之說也。中道者黃道也一曰光道九行者黑道二則出於黃道之北赤道二則出於黃道之南白道二則出於黃道之西青道二則出於黃道之東此之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也日有九道。並與月同。此又鄭康成所用以爲注月令者也。其日甲乙月令於春而注則以爲春從青道月令於夏其日丙丁而注則以爲夏從赤道月令於秋其日庚辛而注則以爲秋從白道月令於冬其日壬癸而注則以爲冬從黑道季夏之末其日戊己而注以爲四時之間從黃道此之謂日有九行也至於五代史司天考

所載王朴之說。請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有曆筭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以黃道一周。分爲八節。一節之中。分爲九道。七十二道。而使日月無所隱其斜正之勢。此王朴所以有九道之法也。晉書天文志所載王蕃渾天之法。則有曰赤道帶天之紘。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黃道之內。半在赤道之外無赤道東交於角。西交於奎。此王蕃所以詳言黃道赤道之排也。若日月之行。則正歲凡十二會。子爲玄枵丑爲星紀寅爲析木卯爲大火辰爲壽星巳爲鶉尾午爲鶉火未爲鶉首申爲實沈酉爲大梁戌爲降婁亥爲娵訾此一歲十二會之次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在天爲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天十三度。此日月周天之度數也。

日行太陰則無光。月行太陽則能照。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此又王充論衡太陽太陰之說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此張衡靈憲生魄生明之說也。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以至于隅中虞淵者。此又淮南子日出日入之說也。今自其論星辰者言之。則有五星。有四宮星。有極星。有中星。又有經星瑞星。歲星之屬於東。熒惑之屬於南。太白之屬於西。辰星之屬於北。鎮星之屬於中央。所謂五星也。五星同色下如穿五星有贏有縮早出爲贏晚出爲縮至甘氏太初曆又各不同甘以星贏縮在前各錄後所見也古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則以熒惑太白爲有逆行甘以周衰之變蓋以爲皆非正行也東宮之星則蒼

龍之屬。角亢氐房心尾箕之七宿。其形如龍故曰蒼龍南宮之星則朱鳥之屬。井柳鬼星張翼軫之七星。其形如鳥故曰朱鳥西宮之星則咸池之屬。奎婁胃昴畢觜參。有白虎故曰白虎北宮之星則銀河之屬。斗牛女虛危室壁。有蛇龜故曰玄武所謂四宮星也。衆星列布錯峙。各有所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居中宮曰天極星。即北極也。位在中央。四方所取正。故謂之中宮。其外四布於方。各七。爲二十八舍。故有北辰之號。常居其所而不動。又有所謂南極焉。北極則高於地者三十六度。南極則下於地者三十六度。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此南極北極之辨也。古者舉中星以正四時。春則日中星鳥

驗出言犯者火形雪孤渠衆逝令上叔之得銅萬斤皆諸侯執日東嬴王滕于常山也嘗時大樹雪當川門前方救火融液臨怪而摘之得玉馬高尺餘言雪者非與也以十二形係十二次鄭玄之分星失之拘受封之日歲星屬之賈氏之分星失之固月令作于不韋而所舉中星異于堯典爾雅精于馬績而所論星數異于璣衡此無他泥於數而遺其理此何足與言天哉也哉

天象　三垣七政二十八宿衆星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試考星官之書有曰三垣有曰七政有曰二十八宿有曰衆星三垣者天市太微紫微是也天市天子巡狩明堂之位也太微天子日聽治臨朝之位也紫微天子燕息深宮之位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月臨之紫微斗朝夕在焉七政者日月五星是也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衢歲一受事于太微而後出猶大臣受命于朝而出任職也日也者衆陽之長人君之尊天雞唱曉雲鳥迎暾扶桑臨于大海若木臨于崑崙太平众象所以司其出入南至北至所以節其寒溫龍山啣火不能擬其光

景嫦娥棄杖無以方其發奔月也者羣陰之統上天之使異娃之主后妃之事方諸對而明水流重璧布而淺風馭纖盈蚌蛤則滿騎先使適鬪麒麟則暗虎潛值五星者木爲歲星屬之東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人主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十二歲而周天火爲熒惑屬之南南方夏火也禮也視也人主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則罰見熒惑二歲而周天金爲太白屬之西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罰見太白一歲而周天水爲辰星屬之北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一歲而周天鎮居戊巳斯爲土德屬之中央中央夏土信也思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政故四星皆失鎮乃爲動二十八歲而周天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緒則軍旅不復盈則王侯不寧或向而或背或遲而或速命火犯之而甚憂五星之變俱足致殃熒惑太白爲甚熒惑性熱而不常又爲執法之

已嘗用庚子乘用乙卯非渾天莫定也漢初張蒼用顓頊曆武帝時唐都等造太初曆（太初曆其法以律起曆以八十一分為統其後劉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蓋附會之說也）後又有三統曆（三統曆用庚戌其取以為造）四分曆（四分曆則用庚辰）凡四變而太初取為精密曆之曆凡八變而精密於太衍（一行造太衍其法本於易）者也然一二年後便差他如杜預之長慶曆王朴之欽天曆所著矣天數授人時之義皆有可取者也至於前宋則曆凡十變而元耶律楚材所定名臣今之曆法多因之楚材守敬二人皆元之則謂之庚午曆郭守敬所定則謂之授時曆焉明劉基等用戊申曆可大統從劉瀛博士元統之言亦仍授時之舊也今則用西洋湯若望曆法命名曰時憲以地之高下與太之遠近為經其精密有度越前代者矣

歲差

歲差者天運日躔之所致蓋天道平運而無私則漸差而西日道內轉而縮則漸差而東故古之曆自黃帝迄秦末凡六改漢凡五改魏文帝迄隋末十二改唐高祖迄周末十六改宋凡十八改金熙宗迄元末凡三改夫亦以理與數皆之有不容不改者在也嘗考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漢元和三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大元九年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宋改統天曆在斗六度元改授時曆退在箕十度明嘉靖間冬至初昏室中月在箕二度是堯甲辰至於今計年凡三千九百有奇度許之差已五十餘矣昔漢鄧平改曆洛下閎謂百年後當差一度漢末劉洪作乾象曆首立餘之法晉虞喜始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以追其變而第之約以五十年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後何承天倍增其數約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折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唐僧一行大衍曆則八十二年宋統天曆則六十七年惟元郭太史守敬及許衡王恂輩測景驗氣以至元辛巳為曆元減周歲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為歲差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又推

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一餘年。凡四十九事。而不合者僅十事耳。然則度時之制。可謂度越千古。我明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以洪武十七年甲子歲前冬至為大統曆。雖不用消長之法。而積分猶仍授時之制也。然行之已久。不能無差。如正統十四年己巳朔。二至之刻。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十三年朔日食。曆官所報分秒。起復皆不合。夫天道之可驗者。莫顯於日月之交食。而失於推算若此。則夫五星之凌犯躔聚。四餘之出入。誠難又說辨之。嘉靖初。掌欽天監事華湘奏。自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僅一百四十餘年。迄今則二百四十二年。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六十

餘年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故急宜更改。厥後鄭善夫、樂頀、高第亦皆上言更定。然後知天道悠遠。動無常。其不能不差者。亦理勢之所必至。隨時觀測。以救弊符驗。是安可少乎。

日月交食

天文志謂戰國以後。古曆廢壞。漢末劉洪作乾象曆。推月行遲速解交食之法。猶未詳。若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至陳張賓始創立外限。然應食不食。亦未能明。惟隋張胄元始得其當食不食之緣。其言日日行黃道。月行赤道。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以下。即當食。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未允。皆以為黃道與月道如兩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為之食（日在上月在下掩之）也。正一度相對。則月為之虧（虧者之闇虛地蔽之也）。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

當其交處則食而既。不當其交處。則隨其相犯淺深而食。凡日食當月道自外而交入於內。則食起於西南。復於東北。自內而交出於外。則食起於西北。而復於東南。日在交東。則食其內。日在交西。則食其外。既食則起於西而復於正東。凡月食月道自外入內。則食起於東南。復於西北。自內出外。則食起於東北。而復於西南。月在交東。則食其外。月在交西。則食其內。既則起於正東。而復於西。其論詳矣。太史公曰。月食常也。日食不臧也。是以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然朱子以為月食亦為災。陰若退避。則不至相敵而食矣。然則月食而昔亦足以為戒。而況日食乎。然考之傳記。春秋書日食三十六。戰國至秦

始變為變也午南乃楚之位也午火也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
楚楚之佐惟吳故知吳入郢火勝金者金為火妃食於水也水數六故
六然其間相配者少相反者多井在北而秦晉在北荊在南而湯尾
在南此其纏次相配可考也青正東玄枵在北雍正西鶉首在南揚
在東南而星紀在北冀在北而大梁在正西此其纏次相反可疑者
也國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商歲在鶉火周分又曰歲之所在即我
分野賈公彥取之遂推以古者封國之年歲星所在以為之屬鄭樵
謂此則主祀之意非因封國始有分星唐一行謂分星有山河脈絡
之兩戒雲漢升沉之四維認而議之可以見其相配鄭樵取之遂謂
其區處分野如措諸掌近世蘇平仲又指其疏遠而謂分野分星古

不謂地又謂有分星而無分野之言以證其不必盡泥然以史冊驗
之四星聚牛女而晉元帝興四星聚觜參而齊祖王熛彗星掃東井
而苻堅亡秦景星見其尾而慕容德復燕此皆分野之驗而未可盡
畧者也大抵一行之說勝諸家焉其最不可曉者莫如蔡齊謂觜觿
屬衛屬并衛本受封河內其郡邑皆在冀兗之間於并州相遠而并
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等六郡自繫涼州耳又魏分晉地與
益州亦不相關而雍州為秦其下乃列雲中等郡又屬并幽耳此則
李淳風不明地理之誤也他若天市垣有列國星二十二起宋至河
中宋西海燕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鄭河間河中牛女下又有十二國星東起越

至鄭越東周西則齊東秦西晉韓魏楚燕齊鄭衛諸國謂五車五
天之所設廣而華夷所古者只此十二國通志非之
星其次舍在畢星書以為主秦趙燕等七國西北一星主秦東北一星主
衛魏中央一星主趙燕東南一星主
楚西南一星主魏北斗七星其次舍自張而翼星書以為主秦楚七
國一秦二楚三梁四吳五趙六燕七衛此非其各有屬而不容誣者耶

災祥

青有之惟天降災祥在德故洪水九年而堯致治大旱七年而湯省躬桑穀生朝而太戊中興（太戊元年亳有祥桑共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懼修德不三日祥桑枯死）雉雊鼎耳而武丁道盛（武丁元年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漢文景之世日一月而再食（日食常在晦文帝時一月而再食）地一日而二震長星大水月犯北辰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可謂大異矣（史書文帝多變異而於時民富庶）而文景之治蓋以隆平宋仁宗之時土星留參（參東方星宋仁宗時土星入參經月不去爲木土相犯）太白晝見（太白西方金星主兵戈其星出於西仍沒於西若西出而過於東則當晝而現主大兵戈）地裂泉湧（宋仁宗時地裂數十大水泉湧出後有西夏元昊）雨雹天旱固非小診矣而仁宗享國長久所以然者豈由德之致

故亦由一聖五賢（真宗朝文彥博趙抃皆賢相）能敬承天戒故上天監之而變災爲祥耳春秋兩書大水（大水者臣之象春秋書之）君子謂爲臣陷君之象未幾而三桓應之數書日食（日者君象數見食是中外侵伐之象）君子謂爲外侵內叛之象未幾而荆楚犯於越入吳（楚狂陵宋宋襄公目饑宋而越入吳越入吳宿其宮中）此不虛也天災變之來如響斯應則可懼矣夫何後之昏君佞臣於天旱則曰乾封也（漢武封泰山天旱公孫卿曰昔黃帝封泰山天旱三年武帝因降詔曰天旱意乾封乎）於地震則曰動也（新室王莽時地大震其臣曰地動有動天下應太平）於太白入井則曰滿也（後漢桓帝時太白入井[illegible]）於長庚則勸之酒也（晉孝武時長星見帝執杯勸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年天子）於淫雨則曰不害稼也（天寶年淫雨不止楊國忠曰雨多幸不害稼）

君臣共相蒙蔽如此宜乎災異之益衆也嗚呼龍馬負圖固足以昭伏羲之瑞而黃龍三見不能保劉聰之不亡（後漢劉聰時黃龍三見井中群臣以爲賀聰曰龍天子之象而在井中此困之象後果爲石勒所殺）麒麟固足以爲黃帝之符而蒼麟駕車不能保石勒之不敗（石勒時得蒼麟十六又漢武帝時有白麟來麥元嘏牛生麟又唐龍朔三年因獲麟改元麟德）孝宣之世鳳凰數集郡國（但靈帝時鳳凰皆見魏文東吳皆見晉武帝鳳見於郡下改其地曰鳳凰里唐長壽三年鳳凰見於宮城宋文帝前後刻侍改元儀鳳宋端拱元年景德六年熙寧七年皆見章帝）之末鳳凰凡四十九見不知視儀於虞廷鳴於岐周者何如也宋武帝得嘉禾以名殿（武帝時嘉禾合穗故作嘉禾篇）宋乾德中獻禾生九穗圖（光武初生有嘉禾一莖九穗因名曰秀明帝安帝桓帝時皆生異孫權由拳野稻自生改爲嘉禾梁武時興典生野稻唐太宗二年滁州進嘉禾十三莖同

有五六穗唐天祐元年河南府嘉禾合穗宋開寶八年河中府田禾根去二尺許合穗太平興國三年懷安軍一莖三十六穗六年召近臣觀嘉禾於后苑有七莖至四十八穗者七年德州府田禾隔三壟同穗又州隔二壟至五壟同穗）不知於周公之異畝同穎者又何如也今即一節而論之春秋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及至梓慎知其爲火（梓慎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鄭裨竈又云能弭火（裨竈曰若用我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不與明年果災）夫無氣數則梓慎不及知惟出氣數則裨竈不及弭竈更謂倘不用吾言將復火倘不可亦不復火然後知氣數之適然惟作德足以挽之不恃區區禳弭之術也他可知已

絳皆又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表裏江源曰南河自南紀首岷嶓
陽與北紀終首又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表裏又有爲三支之說者
謂須彌分南北東西四派西北崆峒數萬程東入三韓隔沓寘惟南
幹向中國來者三支北條出河北入雲中九繞鴈門代郡復回南而
太原華山太行恒山派九河東北度遼海以入於海爲兗冀之分中
條由河南自蔡碓三觥入豐沛分淯伊洛東而淮泗以入于海爲雍
豫青徐之分南條出河南自陝右分西都回巴蜀踰荊衡入黔中京
入匡阜南極領海東北溯甌粵吳三吳自浙右以入于海爲梁荊揚
之分此以中國之山河言之也唐地志曰自古爲天下者務廣德不
務廣地勢言其御世之良策也哉

地輿

唐虞之世弼服五千成周職方氏掌天下之版圖則疆宇不可不辨
也北直禹貢冀兗之域天文尾箕兼昴畢室壁分野左環滄海右擁
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勢甲天下蘇人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
牧所謂王不得不王之地也陶唐曰幽都周曰幽州郡國志箕星散
爲幽州山海經曰北方有幽都之山故名秦爲上谷漁陽地漢曰唐
陽曰燕國晉唐曰范陽宋曰燕山明成祖初建藩國后繼承大統遂
建爲北京而遷都焉是爲京畿之地也江南禹貢徐州之域天文斗
兼牛房心分野（揚淮屬斗牛 徐州屬房心）北倚洪河爲門南倚具區爲沼東環滄
海西納大江爲國家賦稅要區春秋屬吳戰國屬越後屬楚楚威王
置金陵邑因其地有王氣埋金鎮之故名秦始皇改曰秣陵屬鄣郡
漢屬丹陽吳京口徙都於此曰建業東晉曰丹陽陳蔣州唐曰江寧
曰昇州曰集慶明太祖定鼎於此爲南京今改江南省浙江禹貢揚
州之域天文斗牛女分野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震湖與江淮相表
裏嚴徼以微饒爲郛郭左信郡有閩門大海東嬌飛出淮揚之境斯
固四通八達之區也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秦屬會稽東漢屬吳隋
曰錢塘隋曰杭州唐曰餘杭宋高宗南渡都此曰臨安明爲浙江湖
廣禹貢荊豫之域（荊楚翼軫 豫州天文[illegible]）翼軫分野江漢帶衡荊作鎮洞庭

雲夢爲池衡嶽嶺左永接桂□四方通衢莫楚若也周夷王時吳楚
曰熊渠封其子紅爲鄂王始名鄂渚春秋曰夏汭秦屬南郡漢曰
江夏三國吳曰武昌都此劉宋曰郢州隋唐曰鄂州五代唐曰武清
明爲湖廣江西禹貢荊揚之域（惟南康九江吉安兼荊揚二州）天文斗牛分野三面
距山背沿江漢前峯巒蔥[illegible]溪環合亦一都會也春秋戰國爲吳楚
之交秦屬九江郡漢曰豫章晉曰江州隋唐曰洪州南唐曰南昌宋
曰隆興明置洪都府尋改爲南昌福建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女分
野海抱東南山連西北重巒內泝羣溪交流封壤約束而山川秀美
福州其都會也周時七閩地王審知爲閩王閩子孫爲七種故名秦

曰閩中漢初封無諸爲閩越王都此晉曰晉安隋曰閩州曰泉州唐
曰建州開元三年置福州曰長樂宋曰威武明爲福建山東禹貢青
兗二州之域天文危[illegible]室虛分野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撫山河
之固東據海岱之雄亦泱泱大國也春秋戰國并齊地秦爲齊郡漢
初濟南國景帝時分郡曰平原曰千乘曰太山曰渤海後魏曰齊州
唐曰臨淄明爲山東河南禹貢兗豫冀州之域天文[illegible]角亢室壁[illegible]
張氏分野東控淮徐北跨趙魏南有成皋洛陽之固南撫汝鄧陳蔡
之饒誠天地之中也春秋鄭衛陳之境戰國魏都此曰大梁秦屬三
川郡漢爲陳留郡地東魏曰梁州曰開封府周隋唐曰汴州唐置宣

武軍五代梁都此曰東京金曰南京元曰汴梁明爲河南陝西禹貢
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惟漢中兼梁雍二州分野井鬼兼翼軫）南通巴蜀東連豫冀
西界番國北抵沙漠幅員萬里百二雄區也周王畿地秦曰關中漢
初曰周南曰內史武帝立京兆馮翊扶風爲三輔東漢曰雍州唐曰
關內自周秦漢晉西魏後周隋唐并都於此昭宗遷洛廢爲佑國軍
宋曰永興元曰安西明爲陝西四川禹貢梁州之域（惟夔州爲荊梁二州之域）天
文井鬼參翼軫分野北走秦鳳有鐵山劍閣之塞東下荊襄有瞿塘
灩澦之險南通六詔有瀘水大河之固西拒番國有石門碧嶠之隘
數千里石穴也古蜀都秦曰蜀郡漢曰廣漢曰益州蜀漢都此晉曰

成都曰錦城唐曰劍南曰南京曰西川明曰四川廣東禹貢揚州之
南境天文牛女分野（惟廉州翼軫分）東南阻海北據庾嶺西控交桂亦形
勝之地也春秋爲南越地曾稱羊城秦置南海郡趙佗竊據漢武帝
征復三國吳曰廣州東晉曰新會隋曰番州又名廣州唐宋曰清海
明爲廣東廣西禹貢荊州之域亦多揚州西南之境天文翼軫牛女
分野東南走五羊東北拱荊楚西北控羅施西南阨交趾三江總匯
百粵諸郡戰國爲楚粵之交秦屬桂林郡東漢三國吳曰始安梁曰
桂州唐曰建陵宋曰靜江明爲廣西山西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
[illegible]昴畢分野西據大河東扼太行北收代馬之用南[illegible]洛之勝■

分并州周叔虞封此曰唐國春秋爲晋戰國屬趙秦曰晋陽曰太原唐曰北京五代唐曰西京宋曰河東明爲山西雲南禹貢梁州之南境天文井鬼分野唐南詔地西北距吐蕃東北際黔巫東南連桂交西南阨緬甸崇山絫淵田野腴沃南徼樂土也古徼外西南各國並居楚莊蹻西畧王其地號滇國漢曰益州武帝朝彩雲見南中雲南之名始此蜀漢曰建寧晋曰寧州隋曰昆州唐初曰南寧後爲蒙氏據分爲六詔而南詔寖強元曰中慶明爲雲南貴州禹貢荊南二州之南境天文參井與翼軫分野地界川湖雲廣之交山箐峭深排攢民發不能當中土下郡本西南羅施鬼國漢屬牂牁郡宋置大萬谷落總管府元改順元路明爲貴州觀此則天下之人民土俗可得而考矣

古學提 卷之二 地輿四 大 滄書

於南海廣東省之東南皆大海其水一出惠州博羅縣西流者爲東江一出江西大庾嶺即梅嶺者爲湞水漢武時楊僕爲樓船將軍擊南越出豫章下湞水即此至韶之英德爲湞陽峽一出湖廣郴州經武岡南入南雄之樂昌爲武水又南爲湞水合而爲曲江過三水縣與西江合即上游謂牂牁江也皆合至於南海縣入於海雲南古西南國爽塏地其水曰滇池周五百餘里出激江嵩明盤龍等江九十九泉源廣末狹若倒流者故云滇漢武欲伐滇國於長安穿昆池象滇以習水戰故亦以爲景明湖也太理之葉榆河即西洱海及瀾滄諸江其流不出本省惟南西洋江則由廣西經右江入於海其四

廣書古學提 卷之二 諸水八 十

海之水北海極遠不可窮東北至於朝鮮東至於登萊東南至於閩浙島夷日本琉球南至交廣暹羅又南至於安南古城真臘等南因而西南至於交趾云

形勢

黃帝經理天下，立爲萬國。少皞氏之衰，其後制度無聞。顓帝之所建，帝嚳受之，創制九州。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 統領萬國，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阯，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東海中山也。唐堯遭洪水，而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還爲九州，置五服。甸侯綏要荒 舜即位，分爲十二州。夏氏革命，又爲九州，塗山之會，亦云萬國。四百年間，遞相兼并，商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亦爲九州，分統天下。周初尚有千八百國，而分天下爲九畿。中千里爲王畿，外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 至成王時，亦因九州，屬職方氏。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比禹貢廢徐梁增幽并 及獲麟之末，諸侯相并，見於春秋經傳者百七十國。

爲戰國時，雖有七國，秦并天下爲四十郡，都關中。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南帶，皆臨大海。漢興，加置郡國，爲十三州部。司隸并荊兗豫揚冀幽青徐益交涼 每州有一刺史 至哀平之際，凡新置郡國六十三，亦都關中。光武併省郡國，其後亦爲十三州部，漸復加置，至靈獻，郡凡百有五。爲後漢都河內，東樂浪，西燉煌郡，南日南郡，北鴈門郡，四履之盛，與前漢同。三國分峙，晉武平定天下，分爲十九州部，都洛陽。永嘉東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其二焉。六朝偏安江左，皆建都金陵。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秦改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 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眞帝王之居者此也。隋遷都長安，遂廢諸郡，以州治民。煬帝移洛陽，東西九千三百里，前漢東西九千三百二里 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漢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隋氏之盛極於此矣。唐都長安，因山河形便，分爲十道，南北如前漢之盛，東不及而西則過之。惟開元盛時如此，後亦不然 宋分天下爲十五路，後又增爲十八路。因五代之舊而都汴梁，東南皆阸於海，西盡巴僰而無靈武，北際中山而無燕雲。仁宗朝范仲淹議修洛陽爲徙都關中之漸，其說不行。於是再和再退，定都錢塘，而彊輿日促矣。元并天下，定都於燕。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以爲王者此也。明太祖始都金陵，文皇遷都北平，並建兩京，分天下爲十三道，而一統之業成矣。今何如也。

漕渠

禹貢都于冀州。三面距河。漕貢皆以達河為止。左傳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名曰泛舟之役。吳開邗于揚。自江達淮。今廣陵邗口是 皆不過一時之役。自後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北。率三十鍾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 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十萬石。武帝通西南國。滅朝鮮城朔方。轉曹甚遠。其臣鄭當時請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用粟多。既增百餘萬石又增四百萬石後又增六百萬石 故漕法不得不精也。唐初府兵未廢。漕法甚省。不過十餘萬石 開元以後。三年運至七百餘萬石。裴耀卿王彥以來運數無踰于此者 然沿河置倉。節級轉運。江船不入汴。汴船不

入河。河船不入渭。故劉晏歲運一百一十萬石。而無升斗溺者。汴宋漕法分為四路。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真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繇定陶至徐州入清河。避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埏城作斗門堰。以遏汶流。益濟漕以餉邊軍。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繇大清利津諸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從東阿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效。伯顏始創海運。與濟州河並行。未幾又行壽張仲卿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御漳。名會通河。夫汶河自古來北入濟以汶力薄。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實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澀。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明初給餉遼左。海運如故。永樂徙都于北。亦嘗行之。九年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可濬之以通漕。朝廷乃命宋禮等往治。禮用老人白英計。築壩于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于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為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相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時啓閉。使晉瀆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七。而達于衛御。南至沽頭地降一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于是漕運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湮廢。然此皆末務也。若探其本。必復禹河之故。然後河患可平。漕法可省乎。

潮汐

天地之至信未有如潮汐之往來者也潮汐之辯其論多矣禮有日月之分（禮記日日潮月日汐）說文有朝夕之殊（說文曰江海之水朝生爲潮夕至爲汐）高麗圖經有應期不爽之說（高麗圖經云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爲天地至信）臨安志有氣升氣降之論（臨安志曰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爲汐）在山海經以爲海鰌之出入浮圖書以爲神龍之變化莊周以爲水池隻翁之生息抱朴以爲天運高卑之消息（抱朴子云一月之中天再東西故潮水再大再小又夏時日居南宿陰消陽盛而天高一萬五千里故夏潮大也冬時日居北宿陰盛陽消而天卑一萬五千里故冬潮小也春日居東宿天高故春潮漸起也秋日居西宿天卑故秋潮漸減也）盧肇以爲日出於海衝擊而成竇叔蒙以爲月紀其類盈虛相應以至兩

水相合之驗（早潮下晚潮上兩水相合而謂之登潮）在番禺（或然番禺地名）三水相蕩之符（按天河從北極分爲兩條至於南極其一經南斗中過其一經南斗傍過兩河臨天轉入地下過而下水相得又與海水合三水相蕩而天轉之故激湧而成潮水也）與天河何與鰌穴之出入（鰌魚長數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潮上出則潮退出入有節故潮水有期又名鰌魚）風土記之誤言也牛魚之起（東海中牛魚其形如牛剝其皮懸之水至則毛起潮去則復也）博物志之玄論也子胥之揚（論衡云儒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盛以鴟夷投之於江而子胥恚恨臨水爲濤以溺殺人）尤爲誣誕錢王之射（梁開平四年武肅王錢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之外潮水晝夜衝擊版築不就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濤頭又致禱胥山祠既而潮水避錢塘東西陵遂成捍塘）亦且不經何人之好異如此也嘗竊論之水勢皆由西南而東北潮勢則自東北而西南猶噓極而吸伸極而縮也理勢自然無足怪者若其來去

有定候若蓂莢之葉自開自落逐月不差（蓂莢生於堯廷每月生十五葉月半後則每一日落一葉至月盡而止月小則葉乾於上以觀消息盈虛之數月大則葉落盡）豈假他物哉

篇十八　定爲五十八篇謂之古文而秦立之者梅賾姚興也當時爲之
傳註者在漢則有伏生劉向之輩伏生作大傳以天地人四時爲士政以金縢作於周公沒後劉向作洪範五行傳溺於災異在隋唐則有費甝劉焯之徒隋初始流河朔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所註最爲詳雅至宋之註朱子所取者四家然王安石傷於鑿安石傷於鑿即新經尚書乃王雱所撰而安石修定者故爲非鑿若字不訓順而訓如介甫又有洪範傳蘇軾傷於略東坡書傳駁異王氏之說爲多皆自出己見不用人笑巽者也呂祖謙傷於巧呂祖謙奉旨至洛誥凡十八篇前段多不註林之奇傷於煩林之奇少穎集解朱子曰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其所解乃以屬九峰蔡氏而書傳有所歸矣○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十一篇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而下取魯今又逸六篇凡三百五篇憫乎王之澤不行則以雅爲風王國

之詩爲雅東遷後周室衰弱黍離以後之詩降而爲國風尊周公之有大功於周則以風爲頌魯國之頌爲風商頌周頌則頌先王者周公有盛德故謳吟周公者爲魯頌治國先齊家以二南居三百篇之首文王關雎之化行於南國故周南召南爲詩之首亂極則思治以邠風居十三國之終豳農勤事之詩周家以稼穡爲王業之本故邠風居風之終至漢而說詩者分爲四家魯詩始於申培而盛於韋賢漢初有魯人申培即中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訓詁是以爲魯之詩又有韋賢王式皆傳之齊詩始于轅固轅固之詩失之孫而盛於匡衡韓詩起于韓嬰而盛於王吉王吉名畏孝文時爲博士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殊又解漢皋女子佩瑱之事毛詩起於毛公而顯於鄭玄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作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然則長乃大毛公也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

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康成玄作毛詩箋故謂之毛詩鄭箋而後疏之者何胤全綴輩而惟劉焯兄弟爲殊絕劉焯劉炫兄弟隋人諸儒稱其聲援一時而馳騁千里宋歐陽氏歐公作詩本義然有好處但生平不信符命若書以河圖洛書爲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爲怪說而疑三代受命之符則過矣蘇氏蘇氏其說以毛詩序爲衛宏作非孔氏之書止存其一首一言餘皆刪去諸家皆有訓釋至朱傳出而其說始定焉鄭夾漈專詆毛序朱子乘其說而以大小序目爲一編而辯其是非○春秋因魯史而作始於魯隱公之元年者蓋以是年爲平王東遷之始政教不行於天下至於獲麟而絕筆者悲道終不復行也成以九月春秋緯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書以九月而成成一年而夫子歿矣義有五始五始者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有國之始至於三傳之作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

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後推公羊穀梁立於學宮又有左氏後出爲三傳○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張蒼賈誼皆治之而晉杜預則爲之集解焉左氏相傳以爲左丘明作然其記智伯反喪於韓魏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沒亦二十六年又其書不更之爵及稱虞不臘矣皆戰國後語故或疑非孔子所稱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文帝時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晉杜預又爲之集解後人謂爲左氏忠臣而預亦自謂有傳癖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胡毋生董仲舒皆習之而何休則爲之註焉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又四傳至何休爲經傳集註其書述大傳穀梁清而婉糜信稱穀梁赤子夏弟子糜生則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名俶字元始皆未詳也自孫卿申公至江翁凡五傳漢宣好之遂盛行於世自漢興以來註解有尹更始唐固孔衍江熙等十數家而范甯皆以爲膚淺遂率其門生子弟爲集解十數卷其失也短○申公瑕丘皆傳之而晉范甯又

烈（李希烈）泚（朱泚）合令言（姚令言）二李赴難，懷光（李懷光）獨惧。天生李晟，社稷
用全。抱真（李抱真）懷泚，朱泚敗賊，懷從璀死，演芬並傳（懷光子璀，石演芬懷光養子也）。
韓（韓滉）殺泚，希烈喪元。還宮好聽，諜任賢妬，大盈儲錢，獻瓜授官，震宮
傀易，賴泌以安（李泌）。順（德宗太子）傳憲宗（順宗太子），中興敏厲，止議畏絳（李絳），撫汗剛
治，韓弘輿疾，討賊不避，李愬冒雪，擒吳元濟，鎮始解降，宮無私恥，淮
西既平，乃親鑄彔迎佛骨，韓（愈）忿，求仙任泌（柳泌），死弑死丹，變禍自致。穆
（憲宗太子）征治安，銷兵落緯，潘聚有人，縣徵失利，河朔再亡，遂終唐世，業
自己虧，丹同父斃。敬宗（穆宗太子）曠朝，月不三視，丹戻六微，徒優德裕（李德裕）。
裕被弑，克明（劉克明），文宗（穆宗次子）即位，蕢（劉蕢）抵宦官，直言下第，衣冷何為，

飲醇漫醉，露梱變起，事歸北司，周瀕漢獻，自悲不如，朋黨難去，較戰
尤劇，士良（仇士良）矯詔，立弟炎儲，武（穆宗第五子）相德裕，鎮撫擊藍，太原上
黨，收取如擲。宣宗（憲宗第十三子）好察，酒漸逐李，常演成書，號處分語，大臣
章疏，焚香盥啟，竟道求仙，亦以丹死。懿（宣宗太子）傳於僖（懿宗太子），荒遊不理，
阿父令孜（田令孜），諸政悉委，蹉嘉昭義，諫沅津水，仙芝（王仙芝）黃巢紛紛
亂起，昭宗之立（懿宗第七子），閹奄見幽，召朱全忠，戰雖無隙，忠遂劫遷，拔
殺兇謀，乃立昭宣（昭宗第九子），投士濁流，梁與唐廢，光復靡由，計除武學，
代垂二十，後八君七，跡宦立，二百八十九年而終。昭以劫遷，則於
洛邑，黃衣白馬，不堪載筆，太祖朱溫，原舉州降，昭宣禪位，都汴為梁。

友珪（溫子）弑逆，末帝（溫第三子）是臣，一十七年，自到降處。唐先克用（莊宗父），三
矢遺莊（存勗），莊寵伶人，傳歌若狂，亂兵流矢，身以淪亡，衆擁明宗（克用養子）
即位，浴黜崇縱，授符祈聖，焚香祝禱，連粗號小康。閔帝（明宗子）繼嗣，養
子挾攻，潞（明宗養子潞王）至，辭勸馬道勸進，石郎稱兵，廢帝（潞王從珂）自焚，凡
十三年，歸於後晉，石敬塘托契，用割地稱臣。齊王（高祖兄敬儒之子）繼之，亦擁
虛名，外國入寇，沈被死城，執王滅晉，凡十一春。後漢高祖（劉知遠）皆賜
受祿，開運未運年，仍天福入汴，旋殂，隱帝（高帝太子）乃繼，狎暱群邪，誅夷
恣欲，開隙召兵，一身為戮，二主四春，忽焉遷化。周主郭威，迎贇（劉贇）不
終，衆裂黃旗，願擁侍中，養子柴榮，嗣為世宗，刻圖耕織，注意民艱，毀

佛鑄錢，論似必躬，三傳恭帝（世宗太子），年最幼少，陳橋兵變，十歲而傳宋
祖（趙匡胤），為生素有大志，殿前點檢，竟作天子，乘世漫亂，解貂駐酌酒
釋兵權，贊崇洙泗，遺籍廣搜，五星奎聚，郎汴成都，監崗公位，孫弟而
子，盟藏金匱，至於太宗（太祖之弟），乃遂捐棄，德昭德芳，不得其死，一侄繼
亡，又薄廷美，真宗（太宗第三子）嗣立，避兵衛驅，澶淵之幸，準（寇準）從乘輿，一
軍踴躍，望蓋嵩呼，氣摧敵國，策昧長驅，厭心剪滅，歲幣甘輸，何以雪
恥，鳴尾天書，何以杜讒，作澗美珠，仁宗（真宗第六子）誕育，卜欽定嘏，賢有
尹洙、余清、韓琦、范仲淹、歐陽修、呂夷簡，偪呂剪綴，遂任介，道衡建閣，屬稱立
嗜街雨，升遐之後，英宗（仁宗養子）為嗣，曹（太后）毋臨朝，左右開之，調和兩

聖製

自河馬發羲皇之秘（伏羲時神馬負圖浮河）六書始作（六書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註六曰諧聲）洛龜呈神禹之祥（神禹時洛出書）九疇兆典（疇類也治天下之法有九）天地之精蘊始洩矣崆峒之碑（廣成居崆峒之山黃帝問道於此）放勳如在解慍之句（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虞德猶存湯盤有銘武几有訓（武王戶牖刀劍几杖皆勒有銘訓）成王儀鳳之詩周宣岐陽之鼓（周宣王狩於岐陽所刻石鼓文十篇薛尚功鄭樵爲之音釋）其經天緯地固與造物俱運於混茫者也漢高過沛宮而歌大風所思者猛士也（漢高帝討王布上還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武帝祠后土而詠秋風所懷者佳人也（武帝作秋風辭云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云）光武十行之劄（光武詔書用指字寫每一劄十行）或足以格遠人而鑒帝羲皇之篇實無以救喪亂在唐則太宗有帝範之作（凡十二篇訓太子）宮體之詩（太宗作宮體詩使虞世南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此詩一傳天下風靡固不承詔）與夫玄宗三傑之章（玄宗作三傑詩邪正不分）高宗股肱之論（因許敬宗而作）德宗君臣之篇（賜杜希全）皆無補於治道者在宋則太祖有孔顏之贊（太祖幸學自撰孔顏贊置之於坐右）太宗有籍田之詩（詩云春風開萬物年而足三農人滿秋成望歲天行化工）眞宗作君臣論（示王旦）著元良箴（賜太子）仁宗出危年論（示居高讓危之戒）記觀文鑑（列帝王美惡之述）而通鑑則序於神考（序司馬光通鑑曰此典刑總會也）損齋則記於高宗（有清心寡慾之言）義論說多成功何在亦雕蟲之技而已（雕蟲小技也）若夫明太祖之洪範解大誥篇（太祖御製洪範解作大誥三篇）宣宗之符闕擬招隱詩（宣宗御製擬符闕擬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以示旁求之意）憲宗文華之訓世宗敬一之箴此則帝王之學可垂教萬世者也而今亦與斷簡殘編同慨也夫

聖學

書曰學古有獲從古帝王未有不學者也黃帝學於大顛顓頊學於綠圖帝嚳學於赤松子（抱朴子云黃帝學於大顛顓頊學於綠圖帝嚳學於赤松子）堯學於尹壽而欽明亞文舜學於務成而允執若訓至於夏禹學西王國湯學台德先湯學威子伯聖敬日躋以及成學伊摯丁學甘盤逮夫成周錢時于訓文詩咏緝熙大公望訓武書拜敬義以及成學史佚宣學虢公帝王傳心之學其來尚矣自秦始坑焚之禍（秦法非秦記皆燒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者棄市有侯生盧生相與訕議始皇因亡去始皇怒使御史悉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漢高溲溺之汚（令聯漢高帝有以儒生冠者輒溲溺於其中）而精一之傳遂泯驪

武帝表章六經宣帝石渠議論（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光武漢經幸學明帝臨雍拜老（臨辟雍拜三老問天地人之理拜五老問五行相代之理）而征伐土木尊顯方士信用讖文（光武旣定天下卽投戈講藝然信用讖文頒布天下）奉迎釋典（明帝遣人之天竺求佛經釋典入中國自明帝始）尚可謂純學哉唐太宗考定六經（唐太宗命孔穎達作六經正義而脅父殺兄納弟婦其大綱不正）玄宗質問疑義（玄宗初政精明而天寶後怠荒而鮮終）宋太宗日閱御覽（宋太宗命儒臣集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閱三卷期三年畢此書）高宗研精嘗翰學非不勤而大綱未正鮮克有終求斥兄弟安事讐敵（高宗忘太宗恕延恭收德旨負太祖帝位之初以歲幣納款丹耳）所學何在猶買櫝而還珠也（古有人以沉檀爲櫝式以金玉精巧雕飾鬻之者買之者取其櫝而還其珠）元仁宗蒲賞觀政要以爲有益於國家而痰翻譯典藏經皆金字糜費千億何爲

者明成祖纂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而勤兵遠略亦安得稱右文之王世宗書無逸殿頒敬一箴而祈求玄祕於陶仲文（世宗詔仲文爲秉一眞人）迫崗壽全書一然始悟術士之妖妄（以大順撰崗壽全書獻之以未奉召輒入宮論斬）此學之所以不古若也

倡化

董生曰上之化下猶土在鈞惟甄所爲[甄土工也]猶金在鎔惟冶所鑄[鑄冶人也]夫上之化下易也下之從上亦易也如草從風如水從器也下之情草與水也草之戴風風鶩東則靡東風鶩西則靡西隨風東西也水之在器器方則水方器圓則水圓隨器方圓也下之於上從其所化猶影之於形響之於聲言不虛也匡衡云[衡下至民多有聚者衡疏辭]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風則下有盜竊之民是以鄭叔好勇而國人暴虎[鄭叔共叔段也]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穆公薨三良從死]陳大姬

好巫而民多淫祀[胡公夫人大姬武姜也無子好祭鬼神]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唐風有樞詩序云刺晉昭侯者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其俗皆儉嗇而積財也]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不特爾也齊桓好衣紫闔境披異綵[韓非子言齊桓公好衣紫一國盡服紫衣]晉文惡華侈群下衣牂羊[晉文公儉素衣服不事華侈故諸臣皆奉承德意以牂羊爲裘服之]魯哀好文服舉國者儒衣[莊周見哀公道其無儒哀公曰魯多儒服何爲無儒]趙武好鵕鸃國人冠鵕鸃[按說苑趙武靈王子其帶鵕鸃胡服國化之]而楚靈好細腰臣妾甘自餓[春秋楚靈王圍也墨子曰楚王好細腰而國人多餓死]越句踐好勇國人喜兵死[越王句踐好劍客而國人多以兵相殘]大紫非正色也牂非美裘儒非便服鵕鸃非冠飾餓非養生兵非生術皆甘心趨之從化也是以明君慎其所好以正時俗樹之風聲以流來世而不敢苟也孔子偃草之論詩人取攜之喻[大雅板之篇曰如取如攜言天牖民易也]豈無旨歟或者以唐堯之世而四凶無良殷紂之時而三仁貞介漢文節儉而賈傅疏數齊景好奢而晏相處儉以爲上好而下未必從焉非通方之見探本之識也

賞功

周禮司勳掌六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於王之太常（旌旗也），祭於大烝（冬祭名，配祭也）。王昭禹曰：先王於有功之臣，銘於太常，使與日月同其光，識之於不忘也；祭於大烝，使與先王同其樂報之，而致厚也。古人於賞功之典，其重如此。後世此道不明，於是晉文歸國，介子推有一蛇失穴之怨（左傳：晉文公出亡，介子推割股食王。飢後返國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乃作歌云：五蛇得所，一蛇失所，號於中野）；漢高既定天下，韓信有鳥盡弓藏之比（高祖既得天下，有人誣告信反者，僞遊雲夢以擒之，於是縛信於車。信曰：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蓋刑賞失宜，義士所以痛心；爵不及功，勇夫所以解體也。三略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

必有死夫。由此觀之，則賞者士之所歸，而聖王馭世之大權也。昔王良之善御也，識馬之飢飽，知馬之疾徐，故鞭策不載而千里可期；聖王之爲治也，以爵勸善，以賞化民，故刑罰不用而太平可致也。苟使賞不酬勞，則無功者方懷僥倖之心，而有功者競起不逞之念。是故彭寵有轉運之功，以光武接之不厚，而謀爲逆（光武討王郎，彭寵發兵，轉以助軍糧食不絕，自負其功，帝接之不能滿其意，以此懷不平，遂發兵反，攻朱浮於薊）；李懷光有赴援之績，以德宗待之不稱，而生異圖（朱泚攻圍奉天急，城中絕食，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赴援，敗泚於醴泉。德宗聽盧杞，不許入朝，懷光怨曰：千里赴難，咫尺不得見天子，遂與朱泚合謀）；僕固父子有復社稷之勳，以代宗報之不優，而行叛逆（僕固懷恩與辛雲京有隙，懷恩自以興兵以來，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爲人構陷，憤怨殊深，遂謀反）。三臣爲善不終，信有罪矣；三君酬功不當，得無過歟？雖然，有功不賞，固非報功之典；賞功過當，又非國家之福。昔人有種瓜而甚愛之者，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敗，其愛之非不勤也，然灌之不以其時，適以敗之矣。若漢宣之待霍（霍光封爲博陸侯，有擁昭立宣之功，宣帝待之寵厚無比，後因霍禹山雲陰謀廢后，以此赤族），梁武之待侯景（侯景本東魏人，叛歸於梁武帝，武帝愛之素，爲妨息，後果反逼殺武帝），是日中而灌瓜也，安得不覆其族耶。

養老

嘗聞引年高齒。列代弘規。憲老乞言。哲王明範。是以有虞氏深衣而養老用燕禮。夏后氏燕衣而養老用饗禮。(燕衣黑衣也)殷人縞衣而養老用食禮。(縞素也)周人玄衣而養老。(玄深黑色也)兼用虞夏殷之禮。(俱見王制)三王四代。未有遺年。年之重於天下也久矣。養老之禮。不可不講也。西伯善養。二老來歸。(伯夷太公)商王棄黎老。隱遁。(泰誓篇曰今商王受力行無良播棄黎老)有明驗也。先王知其然。故饋漿而斷醬。非無人也。而太子親之。制樂。而總干。非無人也。而天子至自袒焉冕焉而為之。(樂記言武王伐紂之後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周衰而此禮廢矣。米肉有賜。帛絮有加。

漢文非無養也。而乏憲老之遺意。不免涉於粉飾。(漢文帝方春時和詔賑貸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乃使人存問長老其為令八十以上者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帛絮長吏閱視)李躬三老桓榮五更。漢明非無養也。而少乞言之誠心。不免淪於文具。(漢明帝幸辟雍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詔使者安車迎至太學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五更升自賓階天子揖之升設席講道天子親袒割牲一如周武之禮)降是而唐宗荐致權之宅。不聞優之以禮。(唐太宗)宋祖賜首廢之金。止於益之以財。(宋太祖)皆於養老乎缺矣。甚至白首而從征役。黃髮而羈奴隸。豈惟朝廷。鄉黨亦然。挾氣尚少。賤老貴少。老期當任事之勞。童子居先生之位。猶然莫之正也。嗟乎。王教興則老者尊於朝。王教廢則老者不尊於鄉。世為之也。

讓國

昔季子三以吳國讓。君子非之。以廢先君之命。未若也。能禮全節。使國纂君弒。未仁也。(春秋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壽夢見札賢欲立之札辭乃退而耕於野卒不受封於延陵號延陵季子兄弟約以次相承至餘昧立子王僚諸樊之長子不得為王乃使專諸刺王僚自立)嗚呼。持此罪延陵。則為善者其息矣。且讓與爭孰賢乎。自風俗下衰。人心不古。利涉秋毫。易生忿懥。求其矯尚抗節。至再不移。遂千乘若敝屣然而甘退排於野。迨今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冢如在。升至德哉。嘗觀夷齊兆孤竹。伯雍逃荊吳。異代同節矣。若子魚君宋。茲父讓也。(宋桓公疾太子茲父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辭王位。楚子

西辭也。(左楚平王卒令尹子常以太子壬弱欲立庶長子子西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其受其名賂以天下吾滋不從也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負芻入。子臧讓也。(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諸侯將討之子臧廢立將亡國人皆欲從之負芻懼告罪乃反致其邑)襄公繼。鄭子良讓也。(左宣公四年鄭靈公被弒鄭人欲立子良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下。是則韓無忌皆讓位於厥矣。(晉韓獻子老使子無忌受事於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不能死無功者不敢居高位辭不立)韋玄成皆讓位於弘矣。(玄成字少翁韋賢子讓爵於兄弘)劉愷嘗讓位於憲矣。(後漢劉愷當襲封父爵讓與弟憲逃遁久之詔延尉…)鄧彪丁鴻嘗讓位於其弟矣。(後漢鄧彪讓國於弟鳳丁鴻讓國於弟盛)不特此也。唐睿宗欲立隆基為太子。以宋王成器長。難之。成器讓曰。臣死不居平王之上。即日退就藩服。(王子隆基誅韋后有功睿宗欲立太子疑不決長子成器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

危則先有功云云 若此者皆能謝莫大之榮，甘臣工之賤，輕半士之利，樂疑散之資，卽不盡計其合道與否，孰非輕富貴而薄勢位者哉。使有國家者能存是心，則王子帶何至於爭周，周王子帶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子帶遂以狄師攻襄王，王出，國人怨之。晉納襄王，殺子帶。聵輒何至於爭衛，衛蒯聵見南子亂，欲殺之。南子訴于靈公，出奔。後靈公薨，其子輒卽位。蒯聵欲入，而輒拒之。糾白何至於爭齊，小白、子糾皆齊公子。子糾少而小白長。召忽奉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小白奔莒。後小白復國，求子糾於魯而殺之。厲昭何至於爭鄭。鄭祭仲爲莊公取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生厲公，雍宗氏有寵於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以立厲公。昭公初年，祭仲立之。秦不必鍼懼逃，鍼於桓共母曰弟去，懼罪奔晉。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晉不必詛畜郗公子。晉自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內予存閼寢無蹀血之殃，唐高祖李淵長子建成，次子世民，少子元吉。世民功大，宜立，淵久不決。建成、元吉謀殺世民，世民先發，殺之玄武門。青雀無投懷之嘆矣。唐太宗太子承乾以罪廢，魏王泰日侍上，上許以位。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遂良諫之，然後立治。青雀，泰小字。惟夫利欲動於中，而爭戰發於外，此覬覦援益者所以紛紛於世歟。善乎唐人有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此弭爭之道，讓之方也。

郊祀

虞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日月風雨雷雪爲六宗，又星從日，月從雷，從風雲，從雨霧從。于山川，五嶽四鎮四瀆。徧于群神，衆昇五行之帝。而祀典始于此矣。然天帝之祭不言后土者，言天則地在其中。分祀天地之說，始見于周禮。其後秦祠白帝，秦襄作西畤，祠白帝。其子孫遂併青黃赤而祀之。漢高祠黑帝，漢文祠渭陽五帝，新垣平言。始親祠。而三代之禮無復存矣。武帝初定三歲一郊，郊之名雖本于周，而所用則方士之說也。成帝時雖定南北郊，然亦不能盡復郊天祀地之禮。光武置郊兆于雒陽，采元始故事，爲圓壇八陛，中爲重壇，天地位其上。始合祭天地，而以高帝配祀，古制稍復。唐玄宗合祭天地于南郊，先郊三日，親享玄元皇帝于太清宮，朝太廟之先郊一日，朝享上清昭應宮、景靈宮。元儒以爲瀆亂不經。宋祖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元祐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然宋承五代之後，歷因郊而肆赦覃賞，諸軍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陰補賚賜，故三歲一郊。明太祖初築壇爲南北郊，冬至祭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丘，一如周制。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復爲合祭之禮，共爲壇于南郊，且作大祀殿於壇之上，合古泰壇、明堂而一之。冬至郊祀后稷以配天，季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郊者古禮，明堂周制也，太祖合之爲一。以仁祖配，列聖皆承以太祖、成祖配。以正月行禮，無歲不行。凡宋人所謂肆赦陰補賜賚，一切革去。其六宗山川群神，皆各爲壇以從祀。

樂律

自黃帝命伶倫伐嶰谷之竹。軒轅黃帝命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復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雄鳴爲六。雌鳴爲六。而在之十二以著其度。

書曰同律度量衡。由黃鍾之長計之而得度。由黃鍾之容計之而得量。由黃鍾之重秤之而得衡。故曰萬事皆本於黃鍾。逮武王之伐商也。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尚宮兵書云凡戰太師吹律合商則戰勝軍事張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宮則軍和徵則將急軍勞羽則兵弱少威焉漢武帝時張蒼始定音律。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郎。而律呂相生之變。則訪之京兆。京房律呂相生十二律之外又以中呂上生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此京房六十律之說魏武帝時杜夔精識音韻。而荀勖較其所造鐘律。又多不諧合。因更造十二笛以求元聲。笛具五音皆各用蕤賓林鍾之角短則又倍之二笛八律而後成去四分之一而以本宮管上行度之則宮穴也因宮穴以本宮徵管上行度之則徵穴也因徵穴以本宮羽管上行度之則羽穴也各以其律展轉相因隨疎密所宜以正六律阮咸又病其聲高。論者請易爲晴附咸爲神所咸嘗識勖聲高近哀易忌而出之後有田夫得周玉尺勖以蔵已所定鍾律皆短卻一米以此服咸之妙而抑牛鐸於趙人。牛前勖鑄而以知其可以和聲與合玉尺於田夫者。其候易見也。然樂之沈重。因京房之準術。六十律而更生三百律。則不免于附會之非。陳仲孺見京房之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十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徵濁若分數加細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仲孺又曰黃鍾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林鍾爲徵則一調推曆諧均之入目猶須錯采衆聲壓成其美而欲以推代律。又不免於見阻之恨。是以數百年間旋宮聲廢所存者。黃鍾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宮商角徵羽爲主合變宮變徵爲七聲其餘五調謂之啞鍾。蓋不用故也。自唐太宗復之。而八十四調之非。變徵不得爲調木該六十調萬寶常嘗爲八十四非也循仍舊習。玄宗霓裳羽衣。玄宗夢遊月宮聞素女歌清虛之詞醒而編爲霓裳羽衣之曲雖非復雅。而識者知其不足觀也。黃巢之亂。工器俱亡。五代享國不永。未暇及於禮樂。五代唐後梁唐晉漢周凡五十二年國代如朝露何暇制作禮樂至於十二鑄鍾。古截竹爲管陰陽各六其長短有度以審五音後世鑄爲十二鐘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之。編鍾編磬。徒懸而已。至宋李照斥王朴之非。而均節誤求。不辨鑄工之賂。周顯宗時王朴定律宋初因之太祖病其聲太高詔和峴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樂始和暢仁宗朝李照改鑄之而新聲極下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乃賂鑄工使減銅斤而聲稍清歌協然照卒莫辨范鎮王房庶之

說。而律書刪定。不知積黍之訛。初李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二分兩容黍於七百三十則太長胡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則太短房庶書闕縱橫之說以千二百黍亂實之管中隨其長短析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范鎮主之歐陽力排其說云劉羲叟知帝疾於鍾聲。有先知之哲也。初林所制編鍾皆側垂李照胡瑗皆非之瑗後改正其紐而聲反不和議貴謂入日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後果然魏漢津求帝指以起黍。魏漢津請帝以身爲度求徽宗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造樂謂之大晟樂頒天下爲始紹攸之尤乎。蔡季通伸律呂新書。因漢斛積分以明徑圍之數。漢斛容十斗實二千四百三十萬分爲一千六百二十寸細推之則黃鍾之龠爲八百一十分明矣空圍八百一十分則長累九十黍容一千二百黍矣蓋十其廣之分以爲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爲廣自然之數也因淮南索隱以明九分爲寸之法。淮南太史小司馬之法以九起數九九八十一爲寸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云云因通典以明五聲二

變之律半聲之殊（黃鍾九寸生十一律有十二子聲如黃鍾九寸則四寸半所謂正律正半律也又自仲呂上生黃鍾不及九寸只八寸有奇又生十二律亦有十二子聲即所謂變律變半聲也）因孔氏以明變宮變徵之不調其用功亦勤矣近世閩人李文利又著律呂元聲昔取三寸九分為黃鍾以正司馬遷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以生二由少以及多見黃鍾數少為極清（五鍾為聲氣之元陽氣初萌其音以最清者為正）以正宮聲為極濁之誤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而無窮於仲宮之失矣（以子午為經十律為緯左右對待得一百二十分各以正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也）所謂隔八相生者（其圖詳見李元定律呂新書中）以正徵調而無往無不返之非矣又審音之法以喉嚨舌齒唇之五聲證宮商角徵羽之清濁（人之牙齒舌唇其所出之音自與宮商角徵羽之音相應）而節候有可驗矣（五音應五行與一歲之節候相合）范永鑾嘗進其書於朝而未見

賞罰

虞舜五用五章高宗不僭不濫武王作福作威聖人一張一弛焉而不出於春秋之世其義猶存故文公城濮之賞不以功勝義（城濮之戰男犯以為詐雍季以為服義之君不足于信服戰之君不足于詐詐之而已矣可以偷利而後無報謀勝楚及賞先雍季而後男犯何也不以功勝義）子羔衛人之刖不以恩傾法（子羔刖人于衛涕泣而行法焉不以恩傾其法也）誠得乎予奪之公也何爽于以薄賞而昭卯有發憤之悲高帝以重誅而高貫有炎側之怨自是而後明帝不許淶郎之請而不能不濫于竇固之開邊唐宗不私秦邸之臣而不能不許于李勣之遠貶宋祖不以便相與曹彬而不能不以讒言疏趙普是尚為能慶賞乎文帝感緹縈除肉刑而不能正薄昭之誅景帝憫殘民定笞法而不能明亞父之死唐太宗讀針灸之書禁笞背而不能恤君羨之戮是尚為能平罰乎故不及則印刓而弗予過則瓜果之恩受上賞不及則論死刑而垂涕過則功名之士為人戮至於明朝則不然佯迎世恃功專殺太祖封為承城侯而誡之嶺南北征之士有功而抵罪成祖論其功而係之獄宣宗之時黃勝之以藝得官則不滿甘斌私請復官則不與戚珪賦斂軍士則治罪其在英宗會昌侯孫繼宗乞恩則不允安遠侯無功進馬則被黜賈銓之徒褒服之賜則不許賞罰之際亦嚴矣

君卑臣落得將之謗(唐僖宗時李聽爲左金吾大將軍進馬百五十匹上却之詐御史温造彈奏詔遣救進不諸論如法詔釋之詔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落膽於温御史矣)觀奸雄無忌憚之心。漸至於不敢動而吾猶得維其民於舊坊之勿壞孰非先王禮制之所爲哉不然三家之市十室之邑囂然日有爭心其弊至於父兄不敢容其子弟民人不敢保其室家糜爛干戈湯滅三代之遺而不以爲悔者皆生於禮制之廢也故曰亂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文中子)又曰古無聖人則生民之類滅久矣(朱子言)至哉言乎。

名分

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在上澤居下自然之分也君子制禮而辨有常者上無德者下則人安其分無有越志)繫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從此以井言貴賤以爻言亦猶君臣之有尊卑也)是故仲叔能請衛而繁纓不可請(衛孫良夫及齊戰於新築敗績新築人仲叔於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孔子聞之曰不如多與之邑)晉文能請王而隧不可求(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王勞之請隧以葬王不許)以楚子討邪之功而鼎不可問(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大小輕重未可問也)以魏公威名之著而副車不可乘(操用天子之車服設五時副車綱目非之)桓會葵丘天下宗齊宰孔一賜胙下拜登受(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使無下拜桓公曰天威不違顏咫尺乃下拜登受)凡以名分之在王綱者不敢缺而其維繫於人心者不敢忘也奈何陵夷而後下堂一見(周夷王時覲禮不明王始下堂而見諸侯)君瀆於交晉室三分臣甘其罪(春秋時晉有范氏中行氏智氏韓趙魏是爲三卿後三家皆爲韓趙魏所滅之分晉地而有之)河陽狩而伯圖張(晉文公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召襄王於河陽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繻葛戰而王威替(周桓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帥諸侯伐鄭敗王師於繻葛射王中肩)貿戎再北矣(左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於茅戎)嗚呼名分不競一至此哉漢唐之興亦以名分維持天下然始而偹賈(賈誼治安策云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終而莽操纂皇輿(王莽篡平帝曹操篡獻帝)漢之名分可知也始而推刃於禁塗(唐建成高祖長子世民少子也世民有功立之後兄弟

相殘喋血梁祚終而跋梁於方鎮武梁唐時節度使自相廢立唐之名分可知也惟宋朝
家法遠過漢唐名分庶幾近正者卒之濮嗣倡議以弟亂兄宋英宗乃濮安
懿王之子仁宗之姪也入嗣仁宗後歐陽修引喪禮太祖以為人
後者為其父母服降期而不沒父母之名追懿王稱皇稱親母稱后
靖康稔禍以外侵內靖康宋欽宗年號欽宗為金所遷死於五國城苗劉君臣之亂宋高時扈從統
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劫帝傳位於魏國公傳康履等重華宮后妃之變度宗后張氏妒遷寧宗於重華
宮之國之統體人之彝倫所存幾何哉此君子為之痛然於心者也雖
然猶幸有孔子之春秋乎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
春秋乎春秋書號叔詹父而君臣之名分正書鄭伯克段於鄢共叔段莊公弟
多為不義鄭伯攻段於鄢而兄弟之名分正書賻賵襚隱公九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成風薨

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塑之左氏以為母以子而嫡妾之名分正書
賁禮也文公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王姬下嫁季姜歸京左莊公十一年冬王姬歸於齊言王姬於齊下嫁也桓公九年春紀季姜歸於京師姜紀國姓
季姜用桓王后凡侯女行惟王后書而夫婦之名分正書王人於上左傳春王正月冠之以王尊其始也
而天朝之名分正書會於潛隱公二年會於潛修惠公之好也請盟公辭而中外之名分
正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魯春秋自隱公至哀公十二世何者不為名分而
設哉蓋懼後世之失其防而垂之經以垂訓立教也春秋為正名定分之書所說者
皆以迹教後世朱子綱目繼獲麟而作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
提要而分注以備言茂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統正于下而人道定矣
大綱槩舉而鑒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凡微著矣此名分之所賴以存也

屯田

自漢文帝從晁錯言募民徙塞下而後世屯耕邊塞之事始於此宣
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乃以殄滅為期罷騎兵屯田充國謂兼塞列隧可以望遠斥
壽墾可以限隔有警舉可以休息恃以為護禁縣木以為耕㑹時
出游兵以防寇掠如是則屯耕之卒有功蔽而得以盡力於畎畝
漢末諸軍並起率之糧穀曹操從棗祇請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
斛諸葛亮綠斜谷伐魏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
之間司馬懿伐吳用鄧艾計且田且守歲完五百萬斛為軍資羊祜鎮襄
陽墾田八百餘頃平吳之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迹激用滍淯諸水以
浸原田萬餘頃唐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置屯田元和中振武軍

饑李絳請開營田乃命韓重華為營田使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
耒耜耕牛凡墾田八百餘里宋淳化中以何承矩為屯田使黃懋充
判官於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荒蕪屠蛤之饒民賴其利神宗
時詔以防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政孝宗時張闡言兩淮歸正
之民使耕荊襄為便元時廣集京京東瀕海官曠荒民受田能以萬
夫耕者為萬夫長千夫如之十年不廢者以世襲至政時丞相脫脫
以京畿近水荒地募南人耕種歲得粟麥百萬餘石明朝之制就於衛
所所在有閑曠之地分軍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蓋以十分為率
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儆急朝發夕至是于守禦之中而收耕績

之利其法視古爲已近矣

賦稅

稽古取民之法夏以貢殷以助周人則兼之小司徒之所均者殷人之助也小司徒均土地經九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次爲丘爲甸爲縣爲都以任地事出貢賦者卽殷人之助也載師之所任者夏氏之貢也載師任十地以物地事園宅無征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卽夏后氏之貢也自晉惠賂城于秦伯而秦始司其征晉惠公以秦之力得賂以收城秦征其稅周人與田於范氏而范始收其稅宜公稅畝以足用晉宣於正賦之外每畝復稅其一囊公厚斂以雕墻季孫欲作田賦而仲尼止之季孫欲作田賦諮仲尼仲尼曰斂從其薄事舉其中如是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則雖丘賦將不足也子産既作丘賦而國人謗之丘十六井富出乘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産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誠以厚斂之重爲民病也秦商鞅更爲

稅法廢井田開阡陌厚取於民收大半之賦三分而稅二民力殫矣漢興約法省禁令民十五而稅一漢興承秦之敝民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帝始行賜租之令其後盡除而不取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田租之半十三年詔日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租之半景帝行半租之令其後三十而稅一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其制蓋甚輕也然考其田賦之外令民自三歲出錢二十至十四而止爲口賦田賦雖輕而幼者以下口放賦十五歲出錢百二十至五十六而止爲筭賦五歲以後納賦又多於幼丁法多筭賦蓋已重於正賦矣光武帝之後增口爲二十三而更賦代錢月二千武帝征伐四方費用不支每賦皆增於文景之時其民安得不困哉雖昭帝之令得以救

而麥未熟吏更自督之温曰使民貨舞何獨以輸租 李實貞元二十年旱關輔饑
由中使以供賦可乎爲變則而賦辦
仍實方務聚斂乃奏貴租翔
人窮無告至徹舍賣苗輸官 故權德輿曰兩稅租 權德輿奏言今畿甸
備亡日衆宜持節勞來 附三時農田不開
因人所病皆蠲除其租 白居易因旱免賦 白居易元和四年旱甚卽
救疵 進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
知恤民者也趙贊殺平原之家人 趙贊爲川吏收租貸平原君者
療 殺其家
韋渙繫帝舅之墅吏 韋渙以京兆判官以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渙逮繫之 征稅不畏
強禦者如此盧坦請府請寬十日限 盧坦爲壽安令河南賦限已窮
十日弗臨坦令縣人第輸 縣人訴以織未就坦請府請貸
輸違限不過罰令俸耳 趙棨數縣不得畈從科 趙棨知青州賦稅
得佛從科是錢 未入中限數縣不
夏稅先一月辦征稅不失撫字者皆如此以折科言之則齊都以帛
代錢之制 五代高祖河南民不肯桑蠶俯命輸稅 齊古棐本逐朱之
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言光是既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 宋齊丘說徐
知誥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
丁口 皆知國家所急者也而余靖言之於慶曆 仁宗慶曆三年余靖
錢 言夏秋稅當錢減其
半令納 劉敞言之於仁宗 仁宗七年蔡州通判劉敞言山虞不以魚
本色 嘗爲賦川衡不以材木爲貢數蕭路勿取
必不得已而言折變其所有毋變其所無 蘇轍言之於元祐 元祐元年
其所可得毋變其所不得則民病不困矣
餘轍言自熙寧以來民間出錢免役又出常平錢 謝信言之於紹興
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民間之錢搜索殆盡
紹興九年謝祖信言和買諫買爲民之病有司妄爲折帛錢又甚病
者也今價賤而有司猶前直一例折錢使民鬻織而求錢此又甚病
者
也 孰非知本之論乎以均配言之則王彥威之協定兩稅 王彥威緊諫議大
夫李爾道既不其十二州賦法未均詔彥 韓休之均配餘州 韓休爲
成爲協定兩稅使差量織悉人不爲煩 號州刺
史被支稅草以納閑廄休奏請均配餘州張說駁之曰若偏免號州
即移向他郡休復將執奏僚吏曰更奏必忤執政之意休曰爲刺州

不能校百姓之敝何以爲收必以 皆知國賦當平者也而顧少連之
惟上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
均賦 京畿租賦薄厚不一顧少連爲京兆尹以法均之 楊況之均租 李椿年進十害之說 紹興
十三年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之害十 柴世宗頒均田之圖
周世宗欲均田租以元稹均田圖徧賜諸道 孰非畫一之見乎明夏稅秋糧之額丁口里
甲之數大半仰給於東南東南財賦所自由也厥後國家多事增一
兵則加一餉增一餉則加一賦民始貧而國始病矣

戶口

按周官小司徒稽國中四郊之夫家卿大夫登夫家之衆遂大夫稽其衆司民書之於版以詔司寇孟冬獻民於王登之天府周公盛民之政古所莫及故當時之民生齒極盛蓋自舜禹之際九州之民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而此則一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唐虞三代之盛無以尚之矣夫何□ 秋戰國干戈相尋如伊闕之敗長平之坑殺戮動以數千萬計秦并諸侯北築長城南戍五嶺祖龍既殂諸侯並起互相屠戮項氏尤慘殄滅不可勝計漢王全盛之民亦大耗矣故漢高寬仁文景恭儉歷世培養而西漢之

戶幾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口幾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東漢之戶幾一千六百七萬七千六百九十口幾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而漢武窮兵之餘新室遁亡□後三國之所耗較六朝之所剗壁代減於前故開元極盛之時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九百戶五千二百九十萬九千三百口崇寧極盛之時二千一萬九千五百戶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百九十口其餘皆可知矣嗚呼豈非天道盛衰之變乎蓋古帝王之世天運主於西北故其民莫盛於西北禹分天下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以南居其三周公分天下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淮漢以南居其二後世天運主於東南故其民莫盛於東南元始當天下十一建安當天下十二太康當天下十三開元當天下十四元豐當天下十五古今之所奔論益有餘然矣明初人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口丁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較之三代於此盛矣然以地計之則南極珠崖北極沙漠東極遼海西極洮河過於三代其遠何土地之有餘而生民之不及邪比來滋育已久戶口不加萬曆六年會計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遊民商賈洪武十三年禁之矣異姓合族正統八年禁之矣漢唐皆錄募而禁後世何獨不然與夫以三百年之涵育而生齒不益于開創

兵火之餘戶口脫漏版籍僞妄此何待言然與其僞而增毋寧僞而漏苟不爲周宣之料民卽暗合尹鐸之請減此則亦有所不必疑者也

錢楮

按太公立九府圜法（圜即錢也九府周官有太府王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内職幣職金皆掌貨財官也）而錢之制始定其後周景王更鑄大錢而穆公有子母相權之說（國語曰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諫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王弗聽卒鑄大錢文皆曰寶貨）秦錢質如周而文曰半兩漢高始鑄榆莢錢未幾高后有八銖之變文帝又有四銖之改惟武帝五銖之制輕重適宜厥後蜀之直百（先主初按成都軍用不足劉巴曰但當鑄直百錢平物價從之）吳之當千晉之比輪陳之六銖梁之兩柱此皆失之太重魏之水浮風飄鵝眼宋之綖環萊子荇葉晉之四分沈郎隋之鼓衣榆紙此皆失之太輕唐典初行錢貨錢其制輕小武德四年改鑄開通元寶（今俗訛呼開元）與漢五銖相表裏後世皆可行者也大何肅宗又以一而當十重輪之錢又以徑寸者當十二寸二分者當五十終唐之世經用不給則請鑄錢役不支則請鑄而直當之弊不免矣宋蔡京鼓鑄之地於諸路恭而行折二之令崇寧行當三之法消錢爲器者有罪鎔錢出界者抵死自王安石一弛其禁而民用日耗其罪可勝言哉明太祖未建極之前即創大中通寶既登基之後又鑄洪武通寶刻聖祖承旨設寶源寺局鼓鑄與歷代銅錢兼行天下便之至於錢重難於挈運而民利於楮之交易於是有楮以代

原缺第二十葉後半葉

錢自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傅別而楮之原已開（傅別者券書也傅謂貨之以物責謂責其所償民間私相假貸藉此以爲符驗）漢武造白鹿皮爲幣而楮之用已兆（漢武公用不給造白鹿皮爲幣或爲龍或爲馬或爲龜各貴其直而不紊持爲王侯宗室朝覲聘享之需而非專爲民間之所用也）後世因之唐憲宗有飛錢（憲宗令商賈至京師委錢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以取貨號曰飛錢）宋太祖有便錢（太祖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曰便錢務）真宗因張詠質劑之法而置交子之務（張詠患蜀人鐵錢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民人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寇瑊守蜀乞廢交子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爲置務禁民私造詔置益州交子務）高宗以來東南有會子之設而直以紙爲錢矣金元承之爲寶鈔至元鈔一貫準中統鈔五貫是方尺之楮直錢五千矣

漕運

昔禹貢所載綱總納秸俱不出五百里九州皆貢方物耳及秦有事于邊始飛芻輓粟于東陲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數語出于主父偃諫書然是時資以行師而國都之漕尚未講也漢興擊楚于滎陽成臯間蕭何轉餉關中以給軍漢王東擊楚于滎陽以關中根本重地令蕭何侍太子守之何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未嘗乏絶及即位始漕山東粟出史記平準書給中都官歲不過十萬石至武帝時官多役衆漕四百萬石猶不足故鄭當時議開河渠武帝時鄭當時爲大司農請引渭穿渠上從之令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穿漕渠三歲而通漕大便利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命諸農各致粟至六百萬石桑弘羊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饒宣帝時耿壽昌奏宜糴三輔弘農諸郡穀供京師爲減漕策元鳳以來比年豐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言故事歲漕關東谷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谷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從之光武北征命寇恂轉輸河內粟給軍光武時將北伐拜寇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乃引兵而北恂調糇糧以供軍未嘗乏絶隋文帝因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備其法皆于要害處設倉貯之使丁夫得以更遞而不久勞漕舟得以空回而不滯涉其法稱便于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唐初都關中用物有節故水陸漕運不越二十萬石玄宗時裴耀卿請罷陸運置倉河口江淮漕者自河陰西太原倉泝渭以實京師玄宗從耀卿議以爲江淮河南轉運使于河口置輸場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代宗從劉晏領

漕事晏上書宰相先是運關東谷入長安者率一斛得八斗至者爲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緣水置倉轉相授受自是歲運無升斗溺者以爲漕有四利亦有四害然當時歲運之數止有百餘萬石耳蓋漢唐建都關中漢漕仰于山東唐漕仰于江其運道所經惟河渭一路至于宋都汴梁居四方之中故運道分爲四而汴河所濟爲多歲運東南米麥六百斛置三轉倉于真楚泗三州以發運官領之元都於燕皆仰給江以南及伯顔獻海運策以朱清張瑄經營之後因壽張尹韓仲暉言開會通河歲運十餘萬石而終不若海運之多明成祖卜都于燕皆因元時成法海陸兼運海運粟四十八萬石于通州河運粟四十萬石于北平又令兗豫中都等衛各運官軍接運以均勞逸即爲漕運之始然尚海運多而漕運少

後宋禮開會通河成始停海運而變爲支運宣宗以民運勞擾從吳亮言又變而爲兌運憲宗從滕昭議罷瓜淮兌運又改而爲長運其漕法凡三變焉夫漢唐漕運多用民丁明則用軍運無身家之重而易于逋逃唐時多用轉運明則用長運一領兌而經年始歸唐宋之舟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漕明則江湖之船遠自湖北湖南皆直達於京師漂溺之患往往而有唐宋漕卒皆有替休以均勞逸明則回空方至又領兌併矣其患難更僕未易數也

鹽法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洪範：水曰潤下，作鹹。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供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苦鹽出于地，不煉治者，取其自然，即玄酒明水之意；散鹽鬻波者，取其治滄於四海，能致遠物）。賓客共其形鹽（象虎示服猛也）、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今戎鹽味甘），后及世子亦如之。當是時，以下貢上，資食用而已，未有征榷也。自管仲始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計其鍾釜而給之。于是伐菹薪，煮海水，令北海之眾毋得聚庸而煮鹽。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孝昭時問民疾苦，賢良文學之士以罷鹽鐵官對。桑弘羊難之，以為此國家大業，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元

時嘗罷其官，三年仍復。北魏時於河東鹽池立官司以收稅，孝明罷之。唐封冥為鹽鐵使，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宮闈服御軍饟百官祿俸皆仰給焉。宋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而後世召商中鹽之事始此矣。明初于天下產鹽之地設都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鹽課各有定額，鹽司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正統後因邊儲急用，皆直招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與支給，謂之存積。蓋存積既多，常股遂壅。支者日多而積者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不異于前日之常股，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亦已微矣。

諡法

白虎通曰：諡之為言引也，引烈行之迹也。丘文莊公大學衍義補載十五家之諡法（曰周公諡法，曰春秋諡法，曰廣諡，曰今文尚書，曰大戴記，曰世本，曰獨斷，曰劉熙之書，曰來奧之書，曰沈約之書，曰賀琛之書，曰王彥威之書，曰扈蒙之書，曰蘇洵之書），皆取古法，擇以己意而為之諡者也。有以全德稱者，有以一事稱者。文王之文，經天緯地之文也（中庸曰：於戲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文之全德也。晉文之文（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以有興伯之功，諡曰文）、孔文之文（論語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一事之文也。武王之武，保大定功之武也，武之全德也。衛武之武（衛武公有興衰之甚，故諡武）、齊武之武（齊武子有復國之忠，故諡武），一事之武也。有以一事乘其全者，有以二字兼其美者。考

亭曰文公（朱晦翁），伊川曰正公（程子名頤），而君實則曰文正（司馬溫公名光），非以程朱之不及君實也。孔明曰武侯，召虎曰穆公（召虎，周宣王臣），而鵬舉則曰武穆（岳飛字鵬舉），非以鵬舉之優於孔明、召虎也。蓋二字之諡非古也。其原始于漢蕭何、張良，以佐夫霍光，並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諡。唐與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匡君而忘身近貞，故曰文貞。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惟多猜貳近褊，故曰貞褊。亦道其實矣。若夫賈充將沒，議諡而從子以為是非莫掩（充將沒，自知負天下罪而憂諡，從子謨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周札死後議諡，而廷論互有異同（札開門延敵，不宜贈諡；王導以為往年王敦謀逆未彰……）

臣等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皆其好札便以身許國宜與周戴同例鄭義以食邑而謚宜也札與鄭敖食邑猶文

為嫡嫡為權書監及卒尚書謚曰宜詔曰夔雖凡有制詔得以揚其文業而治狀雖淸尚書何乃情遺至公德遺則典惡敬宗以爽實而謚繆也袁思古議許敬宗棄長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貊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繆其孫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福畤以義不可奪子孫無以訟其祖他如秦秀議何曾之謚以日食萬錢奏謚曰繆梁肅議楊綰之謚楊綰卒太常謚文貞武諫太常謚下當梁肅日春秋為賢者諱其元載文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請如前議獨孤及議呂諲之謚呂諲卒獨孤及議謚曰肅議曰謚法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求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司馬光駁夏竦之謚夏竦卒謚文莊以忠肅及仁宗以臣特賜謚文正司馬光以竦不足以當此駁文非韓維之議榮靈韓維議謚法曰亂而不損曰靈龍猷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孰中以一品就爭可謂寵祿光大矣死之日賢士大夫無進焉可謂不勤成名矣合謚榮靈常秩之議文忠

修卒李淸臣為謚議公明于道德見于文章宜謚曰文又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宜謚曰忠言官之議京鎧卒謚文穆其子請避家諱改文忠言者救之執政之議秦檜得失一時榮辱千載森乎其可畏也明洪武初惟武臣有謚如中山武寧開平忠武岐陽武靖寧河武順東甌襄武黔寧昭靖皆武臣也是時文臣雖劉基之謀猷宋濂之文學阿安章溢之治才亦未嘗有謚厥后惟姚恭靖公廣孝胡文穆公廣以及楊文貞之相業李文達之才猷黃忠肅之籌餘曾文淸之崇德行于肅愍之濟艱難耿淸惠之平獄訟皆無忝其謚者也

救荒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婚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蓋其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此唐虞三代之民所以遇災而無患也昔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湯在位四十九年其中旱者七年非暴也年天災流行聖君不免乃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救人之困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續人之子德政既修天災惟修德可回久則修政以救之修矯為下卒不至為民病斯可貴矣春秋之時王政既衰秦人乞糴於晉先時晉饑秦以糴之命曰汎舟之役及秦饑求糴於晉晉不與晉人乞糴於齊或抑或損以糶秦圍宋急宋人析骸以爨易子而食或就蕭而食吳大夫種曰今吳大荒其民必移就蕭蕭於東海之濱矣蕭嬴蚌蛤之屬黔敖糜粥之惠漢獻帝因之以濟白骨漢獻帝興平元年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文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數帝疑侯文乘推有虛乃親於御座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李悝平糴之制耿壽昌祖之以設平常李悝平糴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先王禁酒酤有饑其業者之而後或有醉人為酗之銜齊文泣獻歉而後至有天子逐極之論如開皇之義倉隋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貞觀之金帛唐貞觀二年遣使賑恤饑民鬻子者出金帛贖之周世宗之以粟貸

用賢

文子曰。山有猛虎。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帝曰。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姦宄不生。）故二八升而虞朝盛。（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愷。舜皆舉而用之。）伊呂進而湯武寧。三賢用而小白興。（齊桓公用三臣。叔牙、賓胥無、隰朋。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五臣顯而重耳伯。（晉文公用五臣。狐偃、趙衰、顛頡、魏犨、司空季子。出亡而復。遂為諸侯之伯。）秦用由余五羖。（百里奚。先楚宛人。後亡走楚。鄙人執之。秦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illegible]之強國。取天下稱伯。楚用叔敖子反。江淮大定。（叔敖子反。皆賢大夫。楚莊王用之。[illegible]）非賢而能若是乎。故虞有宮之奇。晉獻終夜不寐。（淮南子曰。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楚有得臣子玉。文公側席而坐。（得臣字子玉。先軫敗楚於城濮。晉文公[illegible]）公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何也。文公曰。得臣尚在。憂未歇也。魯致莊子於卞。齊人不敢過卞。（莊子為卞大夫。齊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衛致子路於蒲。晉人不敢過蒲。（晉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種蠡雪會稽恥。（越王句踐為吳夫差所敗。棲於會稽。以臣種、范蠡。行成於吳。然之歸後焦思嘗膽。後遂滅吳。）樂毅適燕。強齊風靡。（樂毅自魏適燕。燕王用為亞卿。伐齊。下齊七十餘城。）[illegible]人才之驗也。是以蕭何以韓信之留不留。卜漢王之成敗。（韓信於漢未用。亡歸。蕭何追之。謂漢王曰。王欲定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晉人以殷浩之起不起。占江左之興亡。（晉殷浩才名冠世。謝尚王濛嘗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唐室以裴度之進不進。決天下之安危。（天下安危。裴度繫之。遠外國見唐使。必問裴度。）老少用舍。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國無賢佐俊士。而能成功業。助安危。繼絕者鮮矣。宋不用公子目夷。（宋襄公與楚戰於泓。不用司馬目夷之言。宋師敗績。）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敗死於戎。（僖負羈不見用於曹。晉文伐曹。曹公不用僖負羈之策。）陳靈殺洩冶而亡。（陳靈公淫夏徵舒之母。洩冶諫之。靈公殺洩冶。後夏徵舒弒靈公。）吳殺子胥而滅。（子胥諫吳王。王聽太宰嚭之讒。王賜之死。取其尸。盛以鴟夷之皮。沉之江。後越伐吳。吳王夫差自殺而死。）桓用仲父。一匡天下。用易牙。身死不葬。（管仲死。桓公問之曰。易牙可相否。[illegible]三年不治。食不甘。曰。何仲父之過。反之。）二子作亂。高壁不令人通。公薨。五子爭立。五十餘日未葬。蟲出戶外。唐用姚宋諸賢。開元治起。（唐玄宗開元初。用姚崇宋璟。勵精圖治。開元大治。）用林甫楊釗。兩京蕩塵。（唐玄宗開元後。用李林甫楊釗。楊釗激祿山反范陽。）嗚呼。可不謹哉。故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皆古記之矣。

下士

周公大聖人也。其相成王也，下白屋之士者七十人，而周室以安。見家語宓不齊賢令尹也。其治單父也，所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七人，而單父以治。見說苑晏平仲賢大夫也。其相齊國也，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齊君以顯。見史記夫下士以求治，聖賢猶君此，況其他乎。昔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孰有段干木文侯，彼之過其廬必式。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已過乎。文侯曰：寡人光於勢，干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軾乎。詳見淮南子夫布衣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故也。後世若築臺禮士，郭隗之智謀；解見前篇開閣招賢，公孫之文具。武帝方興功業，弘開東閣以延賢人，文具文備之備具也此士之所以不至也。雖然，下士必自好士始。獨惜世之好士者，皆類葉公子高之好龍。葉公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鉤，帶鉤也。鑿，木不琢器也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劉向新書云：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焉而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好龍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之世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賢，群卿不揖客，將相不倪肩，故士有不遠千里之外，抱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莊子書云：士成綺見老子，日百舍重趼而來。見許慎云：足指約中斷傷爲趼不敢休息，因以見君。君置而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善乎，船人蓋胥之對晉平公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主君無好士之意也，何患無士乎。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於河，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蓋胥對曰：主君亦不好士。夫珠出云云。皆蓋胥語

官制

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伊尹告太甲）又曰建官惟賢任事惟能（武成）

唐虞選造之法不可不講也上古伏羲氏以龍紀官（龍師龍名）共工氏以水紀官（水師水名）神農氏以火紀官（火師火名）黃帝以雲紀官（雲師雲名）少昊以鳥紀官（有鳳鳥氏玄鳥氏青鳥氏丹鳥氏等官）顓帝以來爲民師而命以民事於是有五行之官（春官木正曰句芒夏官火正曰祝融秋官金正曰蓐收冬官水正曰玄冥中官土正曰后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官出）周 夏后承虞制而增之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殷制先六太以司六典（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五官以司五衆（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六府以司六典（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六工以制六材（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祀唐虞蕎倍焉肖象天地四時之名以立六卿（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卿有從屬歲終總百官之成以獻天子三代之制雖不同然皆惟其人不惟其官秦專不師古始罷侯置守太尉主五兵丞相總百揆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漢初因之光武并官省費（光武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罷丞相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衆務唐職員多因隋制貞觀間（貞觀六年大省內官）凡文武定員六百四十有二迄乎神龍遂有員外檢校試攝判知之官逮乎景龍復有斜封無坐處之誚幸開元刊定職次如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秘書省殿中省內侍省（尚書省以統會衆務舉持繩目門下省以司佐獻替中書省以獻納制冊敷揚宣勞秘書省以監錄圖書殿中省以供修膳服內侍省以承旨奉引）及御史臺九寺五監（御史臺以肅清僚庶九寺五監以分理群司）各勤所司推之牧守督護（分臨職）成有經緯唐之官制稱最焉迨宋名號品秩襲用唐舊然三師三公不常設宰相不專用三省長左中書門下並列于外又別置中書於禁中是謂政事堂與樞密院對掌大政若臺省寺監官無定員無專職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互以他官典領神宗慨然欲更之元豐三年遂新官制凡省臺寺監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諸官乃各還所職元祐來稍更張南渡府分六曹縣分六案更兩省爲左輔右弼易宰揆爲太宰少宰而監元愈滋矣（元豐之制至此大壞）明制罷冗官而損益之六部之長即周之六卿六部所屬郎府之三百六十屬邦治邦禮所掌如故而止教兼掌於宗伯邦政邦禁所掌如故而百工事領於司空（因革者其大非苟爲同損益者其小非苟爲異）他如都察院因御史臺而爲之通政使因銀臺司而爲之大理寺因廷尉而爲之兵柄在五府猶樞密之遺言責寄六科因諫院之舊參兼總乎漢唐宋之制矣馬端臨曰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內外清濁文武之殊故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釐材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逮後世而內外以分清濁以辨文武以殊至於有侍中給事中等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嘗脩

者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諳營繕不過爲備員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尚書令在漢爲司隸小吏而後則爲宰官校尉在漢爲兵帥要職而後則爲卑秩散官之名同古今之崇卑懸絕如此他可類推矣

去邪

小人者以聚斂爲嘉謀以詭妄爲長策以掊克欲怨爲能吏以諂毀服讒爲盡節所以有國家者重絕之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書曰勿以憸人其惟吉士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小人之不可不去也如此是故共工比周爲黨大舜所以流也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后所以殛也（夏羲和沉湎於酒過差非度厥司王命胤侯往征之）華士惡而恃終太公所以誅也（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華士兄弟三人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食鑿飲無士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食力太公使執而殺之周公問之曰君之所以使臣也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皆不足以使之則聖謙爲君乎是以誅也）少正卯辨而不實孔子所以戮也（孔子相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蓋正臣進者治之表奸臣

進者亂之兆章章可驗也何者小人之害如目之有眯（眯蔽也）耳之有充（充塞耳也）嘉穀之有蟊（蟊害苗虫也）良木之有蠹（蠹食木虫也）眯雖蔑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乎野之耳則雷霆蠅黽之聲莫辨矣嘉禾兩岐而蟊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高蓋九層而蠹穴其中則圮折而不支故使小人在位雖湯武猶難爲國而況世主乎哉傳曰水有猵獺而池魚勞國有奸臣而良民愁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佞勵姦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天也若夫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太宗愛一樹士及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勸我遠佞意佞是汝今果然）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竟不能退（遠斥殿廷之外清弘虛綸皆其妬嫉處）

恭石顯之惡元帝已知其罪欽然信任而卒不能去恭顯擅權放縱望之等疾之恭顯因令望之明露漏罪延尉上可其奏望之義不受辱飲酖而死上惡其殺賢傅亦不能退之王介甫偏拗亂法神宗心覺其非而終不忍能安石爲人恃材自用神宗任之行青苗等法竟致紛更宋法此之謂始息履惡以自速其咎未有不至於敗亡者也

科舉

周人賢書之貢必加拜受三物之教必曰賓興賢良極諫之科漢以賢良取上或大災時變下詔求言又有直言極諫之科始於漢文之十五年郡國孝廉之舉漢舉孝廉須年四十以上方應舉始於元光之元年元光武帝年號孝宣因地震而舉文學宣帝時或震動或災祥皆爲災異故孝宣因之舉文學臣衆舉者此蓋異舉士之始也召信臣以明經爲郎召信臣後爲南陽太守民歌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此經學甲科之始也舉士古無常限而光武始有歲舉之制光武始詔三公光祿勳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用人初不限歲而順帝始有限年之條左雄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已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對策與射策不同射者設爲難問疑義不使彰顯使人隨其所得而釋之何武蕭望之等皆以射策進也對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以所對文辭定高下董仲舒公孫弘等皆以對策進也秀才與茂才無異秀才本名秀才避光武諱故改茂才漢之科目大槩然也隋置進士科唐興因之又有秀才明經明法皆舉之選而天子之自詔者則曰制舉以待非常之才焉故春官之試始未有也自玄宗而移試禮部開元中李昂主試深惡請托者昂外舅嘗與李權鄰居以權之請託權有不遜昂訴於執政朝廷以郎官權輕改用禮部侍郎延對之試前未有也自武后而親試殿前設衍棘圍大寶制禮部侍郎楊浚主試日設兵衛棘圍之則自楊浚而立下第入學開元中令諸州貢舉省試下第人入學者聽之此下第舉人入學之始則自開元而行進士試以詩賦策論自唐始也至宋復加經義之制神宗時王安石奏除去聲偶之文使學者專治經術以救大弊歸科試以詩賦亦自唐始也至宋始定策試之制宋定策式止限以千字糊名之制復行於淳化

薦舉

語有之連城之璧瘞影荆山夜光之珠潜輝合浦（荆山卞和得美玉合浦水名能出蚌珠）玉可無翼而飛珠可無脛而走（鄒衍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走至於庭者以人之好也）至賢人有脛而不肯至蓋蘊材於幽岫者無人之舉也豈賢哲故哉是以古人競舉所知爭引其類大臣拔奇於草四擢能於屠販（呂望行年四十賣食棘津五十又去爲朝歌屠牛八十爲文王師敗膠鬲事也）身受進賢之賞名垂不朽之芳豈不休哉以是知薦舉之道大矣咨四岳求司空者堯舜也制鄉舉里選（周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升諸司馬曰進士）勤吐哺握髮者武周也（周公謂子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勞天下之士猶恐不至子孫舉因慎毋驕傲以慢天下賢人）漢制有郡國可薦有學校可薦者（漢之取士在郡國則有明經在學校則有孝廉孝廉賢良始於文帝茂材明經則始於武帝時也）唐令有薦至三十人至四十人者或怨讐以薦則附狐之於荆伯鄰文靜之於仲淹潞公之於唐介是也（趙簡子問士黨於附狐曰附狐也可簡子曰子仇也狐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讐○范仲淹曰呂夷簡執政人才多出其門上官論其欠不公不公後爲諸故逐十有餘年夷簡念其賢薦之於仁宗○唐介劾彦博得相帝貶之者州別駕後御史吳中復請召之博亦請召之）或衆親以薦則祁奚之於午安石之於玄曹彬之於璨是也（祁奚請老晉文公曰誰可代卿者曰午也可君子謂祁奚能舉賢○晉孝宗時秦苻堅陷上求文武良才安石以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彬疾真宗問以後事曰臣子璨璋才器俱堪爲將）他若黔息碎首以登百里（黔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穆公出以頭自擊闌死曰臣生無益於國不如死也穆公悟用百里奚以禮黔息）北郭刎頸以申晏嬰（北郭騷貧問晏子養母之道晏子分倉粟府金與之後晏子見疑景公出奔北郭子謂其友曰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伉其難乃自刎謂友以頭見景公以白晏子其友亦自殺公聞之乃自追晏子返所以致□□不□）能沒身而無悔者皆不蔽賢之道也然必欲擇人而任則皋陶九德之論可思（尚書皋陶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蘇洵某廉其能之說可用（洵有言曰某也廉吏常以某事知其某也能吏常以某事知其能也）此大臣以人事君者之法程也昔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爲大賢子曰齊鮑叔鄭子皮是已（鮑叔言於桓公曰若牛齊國則高可諸侯非管仲無可與謀者○子皮曰他日子爲政而吾老焉可也子產是以能爲鄭國以子皮薦之也）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爲賢蔽賢爲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進賢爲賢延身之賢則復抑賢子臧辰不進展禽仲尼謂爲竊位（臧文仲名辰知柳下惠之賢而抑之以士師終不與並列於大夫）公孫弘不引董生長孺鄙爲妬賢（漢公孫弘不引薦仲舒汲黯以爲妬賢嫉能）虞丘不薦叔敖楚姬貶爲不肖（楚莊王退朝樊姬曰何晏也曰與賢相語姬曰賢相爲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笑曰今丘相楚數年矣未嘗見其進賢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語曰爲國入寶不如獻賢故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僇（宣帝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其議二千石不舉孝廉者罪）斯前人之良規後代之明鏡矣

終

軍代宗避吐蕃幸陝魚朝恩舉兵迎之及京師平朝恩遂以其軍歸禁中自將之遂為天子禁軍勢居北軍右自後或廢或興大率兵權任歸宦官而國勢日替於是南衙日輕北衙日重而大勢去矣府衛變為長從長從變為禁軍此唐兵之三變也宋革五代之弊五代朱全忠劉仁恭皆令諸軍文面以識軍號最為防敗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謂之禁兵亦皆戍更制兵之額有四宿衛備戰者曰禁兵總于殿前侍衛二司其兵皆號近衛從皆號非禁兵直於自龍衛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即以征討服役諸州者曰廂兵諸州之鎮兵也太祖選州兵壯勇者送京師廂兵留本城本城雖武更戍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餘士民團練者曰鄉兵河東陝西有弓箭手諸州有義勇之類諸部內屬者曰蕃兵秦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蕃籬之兵兵符出于密院兵衆統于三衛其制亦善矣厥後或刺義勇或募強壯州縣疲于養兵而國勢終于不振毋乃諸郡撤備之過乎明初設五軍都督府錦衣等十二衛親軍諸衛皆番直宿衛批戈執戟總督監門禁而錦衣所掌者乃鹵簿儀仗之事廣手所司則旗纛金鼓之物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衛校尉力士即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衛軍皆世卒而府軍獨簽功軍郎漢之六郡良家子也天下都指揮司凡十六處而為行都司者五其所設衛士皆有定數五千六百名為一衛一千一百十二名為一所一百一十二名為百戶所兵皆土著將皆朝除上有易制之權下無伏莽之患其兵政有統誠有如宋濂之所稱者矣成祖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輪番京城歲校月練令發其法指揮所轄萬人其有武備不精一千至六千人者罰俸有差至七千人者降級有差千戶所轄千人以百為限百戶所轄百人以十

為限故當時衛皆精兵兵皆可用厥後承平日久法廢以致正統己巳之變于謙因兵政廢弛乃立十團營挑選各營之驍勇者充之天順初年罷之三年復設七年又罷之成化初年復置後增為十二營凡有征調則十二營之兵以次啓行其任者名曰選鋒不任者退還原營名曰老家老家者乃為宿衛守衛之用也嘉靖有庚戌之變復立三大營改三千為神樞統以勳臣督以憲臣巡以臺臣督臣其制亦可謂備矣

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任者勢行之機也故制於中者垂成而敗撓於外者已行而反古者天子遣將躬爲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武而寵姬戮武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試以婦人出宮女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寵姬爲隊長三令五申之二姬笑孫子斬二姬以徇再鼓之婦人起伏皆如法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甄燕侵河上景公以爲將軍使近臣莊賈監其軍苴與莊賈約旦日會軍門賈後至苴以軍法斬之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爲漢大將再捷而爲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矣故明

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將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劫燕昭王使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田單反間於燕曰樂毅與燕王有隙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不急攻城欲以待時惠王以騎劫代將田單代之餘城皆復趙用廉頗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廉頗居趙久王疑之應侯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爲將趙王以括代頗將秦使武安君殺括四十萬人降者皆坑之此制之者過也雖然任將固不可監制而命將亦不可不擇何者國之存亡命在於將也將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強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近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與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智伯與代韓魏又以二國之師伐趙趙與二國謀攻而滅之馬服君之子趙括也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強矣而潰於晉陽坑於長平

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爲創痍之餘保即墨燕伐齊田單守即墨使老弱守約降燕軍怠單攻之燕師騎劫走死齊城盡復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燕王使栗腹約驩於趙頗曰趙非者死長平可伐王使伐之趙使廉頗擊敗之騎劫以走註前是不在乎勢之強弱也穰苴之用於齊拔於闔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擊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瑜與劉備共攻曹操遇於赤壁時東風急以火燒操船艦大敗曹軍以玄德之衄陸遜甚於孺癡而蜀師衄於白帝遜攻劉玄德斬張南等玄德升馬鞍山陳兵自繞僅得入白帝城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撥也而鄧艾以綴兵取成都魏遣鄧艾攻成都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緣木而走艾既踰險

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鎮惡王猛孫也帥晉軍自河入渭大破秦兵秦主泓出降長安是不在乎地之遠近也東晉之衰而謝玄得志於淝水秦苻堅攻晉將謝玄之兵逼淝水而陣玄使苻堅之少却秦兵一退不能止大敗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唐肅宗時有人告祿山在陝兵不滿四千促哥舒翰遣兵翰不得已引兵出關遇賊大敗翰爲所俘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近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無不勝故曰惟其將而已矣

林軍飛騎亦習弩馬。䮍造甲。必爲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便於進退。）宋太祖太宗留心武備。造兵器者十日一進。以課其功。典兵器者。（宋太祖使親王典作坊於餘年）器械精備。（床子弩止七百步。至增至千步）十年不易。以專其業。至於慶曆。（宋眞宗年號。承平日久。兵備弛）武備弛矣。仁宗一意作新。既遣近臣。分治軍器。（天聖六年遣十六人分治諸州軍器）又遣朝臣揀試兵器。（嘉佑四年詔在京所造兵器多不精。其遣朝官使臣揀試之）而獨轅之弩則得之郭諮。（皇佑四年郭諮上進所造獨轅弩。詔如樣制之）寨脚之車則得之郭固。（郭固約古制爲寨脚車。前方後銳。上制七槍。以爲二拒。凡一車用十五人。韓琦上言而用之）流星之弩。拒馬之牌。則得之米守信。（米守信造流星弩拒馬之牌）及於熙寧。在京師有監有庫。（熙寧六年別置軍器監。監置內官管勾衛庫。又曾所置軍器監派官提舉）在諸州有作院。（治兵器之場）而弓則曰神臂。（弓弩之最善者。漢稱）

（康□八流）弩則曰九牛八牛。（皆弩名也）箭則曰八隊威指。（箭名）刀則名斬馬。（宋稱神臂）（陳瑛所造。蔡挺稱其精。所因造鞍眞賜邊臣）鞍則名邊様。（寧初用大鞍不便。熙寧始用邊様小鞍）甲則名偏挨。其法亦備矣。易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又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末務哉

車戰

詩曰。出車彭彭。旂旐央央。（文王）又曰。我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采薇）又曰。我車既攻。駕言徂東。（宣王）又曰。戎車孔博。徒御無斁。閟克淮夷。孔淑不逆。（泮水 魯僖公）車戰在所不廢矣。然古者作車以行陸。未用於戰。（黃帝命御師作車。至奚仲加以馬。皆以載重行遠。而後世遂用車以戰）自夏啓車御以正而勝有扈。（有扈氏無道。啓征之。戰於甘。滅之）湯以龍於十乘而克有以。（湯伐桀。龍旂十乘）至於成周。其法大備。衛閣門。（皆周之戰車名。共制今惟存於考工記）伐崇之舉也。戎車三百武王伐紂。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牧野之役也。宣王之南征北伐。皆用九制。（周宣王方叔用九制之車）□成不廢。秦漢以來。夏侯嬰以兵車而破李由。（夏侯嬰與李由戰。以兵車趣攻戰）

□被公孫賀以輕車而出雲中。衛青之擊外國也。以武剛車。（衛青出塞。以武剛車自行。以載兵止以爲陣。蓋械無不犀利。按此車即哥舒翰所用以收黃河九曲者）李陵以大車營解勁敵。（李陵以大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擊傷甚衆）李靖以偏廂車而擒頡利。（李靖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時頡利頡利乘千里馬走。於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所擒）兩翼以進。方軌徐行。宋武以是平僭亂。總名偏廂。別爲鹿角。馬隆以是破羌戎。（馬隆依八陣圖作偏廂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馬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賊咸以爲神）宋吳淑謂車爲一營之甲。錯一陣之牌介。（其言曰。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故出則結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循環迭呈。其法用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簾。以世不矢下激。饑以衛人足。長兵繫入短兵。繫馬偷杭械索。行則流以爲陳。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人登車以發矢。餘執器械）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魏

勝又創爲如意戰車而符彥卿亦以拒馬破敵此皆知用車之利者也若晉魏舒毀車爲行而成太原之功〔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戰於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以爲行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大敗〕房次律改步用車而有陳濤斜之敗〔唐房琯用車戰而敗於陳濤斜〕此又非在乎其人者耶然車戰之法長於守而拙於攻利於易而難於險〔車惟平原易地用之險道傾反則不可用〕操此術者慎之哉

奇兵

馬有騕〔良馬也〕犬有盧〔韓良犬也〕畜之奇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必伏其身禽獸之奇也天雄烏喙堇葛之毒奇於藥餌〔...〕弓矢鷫鸘莫邪奇於刀劍〔鷫鸘水鳥背堪瑩刀劍故名刀以鷫鸘干將吳人善造劍一名干將一名莫邪〕爲山奇濤爲海奇陰陽之氣怒爲風鬱爲雷霧薄而爲雷激而爲霆融散而爲雨露凝而爲霜雪天地之奇也惟兵亦然嚴譁盛輜重傳檄而出計里而行剋期而戰此兵之正也提百萬之士縋山航海依叢薄而潛伏乘風雨而夜起恍焉如鬼之無迹奄然如水之無聲〔...也〕此兵之奇也兵之道莫難於用奇莫巧於用奇莫妙於用奇

奇何以言之凡用兵之道必以正兵爲主而出奇者謂之孤軍孤軍勝敗未可知也霍去病出常避大軍繼後是以深入而未至困絕〔去病出戰必選大軍隨後深入敵國不懼漢武教以兵法曰顧方略何如耳不必學古兵法〕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鬬單于漠北而無他將援之其擒宜矣〔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北與單于...山軍候管敢道其失矢食盡單于圍之救援不至故爲單于所擒〕故曰莫難于用奇夫材有勇怯技有精冗勇者克敵則怯者冗冗爲敵破則精者拙自然之勢也善將者擇其精勇以爲奇選其冗怯以爲正奇兵雖少而以銳爲正之勢正兵雖衆而以衆爲奇之勢長短相補強弱相資則寡者亦爲衆冗怯者亦爲精勇也故曰莫巧於用奇昔岑彭泝都江而上以拔武陽繞出延岑軍

後而公孫述驚公孫述使將延岑拒漢岑彭使臧宮從涪水上拒延彭自分兵浮江下徙出延岑軍後蜀地震恐公孫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宮因進兵擊延岑大敗之鄧艾取陰平道下涪江破綿竹傾蜀城抑而劉禪降晉鄧艾進至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作閣閣以偕裝進轉而下將士攀木而進至涪江諸葛瞻拒之艾大破之孫處自江左浮大海直擣番禺而盧循破孫處晉安時人時盧循寇番禺不以海道為意孫處乘海奄至番大艦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李愬越文成戍殲張柴柵夜入蔡州而吳元濟擒唐憲宗時李祐告於李愬曰蔡之精士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老羸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遂入蔡州擒元濟故曰莫妙於用奇。孫臏曰解紛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激批亢擣虛形禁勢格則自為解耳綱曰魏欲救趙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自云云耳今魏空虛引兵走大梁彼必釋趙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非通陰陽之機達萬物之變以得用

奇之兵者可足以及此。今夫屠者之解牛也經肯綮則以刃迎大瓠則以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道窾遊其刃於空虛而磔然已解矣莊子言庖丁善解牛一朝解十二牛若刃不鈍常自言日游解牛目底有牛及絕則眼底無全牛矣奕者之圍棋也縱分審布失其守者逐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於所爭之外而沛然已勝矣夫屠宰事也奕小數也有奇技則無與抗況於用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然天下每忽於常而駭於變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勝者少也見孫子兵法曰三軍之衆可使必常勝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馬政

虞以畜馬之資致之伯益周以芻秣之式掌之六官而其屬則有校人掌王六馬有庾人掌十二閑趣馬齊其飾巫馬治其疾馬質平其價牧師掌其地圉師王其教圉人供其役其法詳矣厥後鄭有小駟之稱小駟乃鄭人獻晉者晉侯乘之與秦戰以不服水土還濘不前秦獲晉侯秦有騏騮之頌秦非子汧渭之蕃息造父之後有非子好犬丘善畜養周孝王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封之秦衛文公騋牝之三千。周之季世猶若是其盛焉漢初民出筭賦以備車馬武帝于口賦錢人增三錢以備車馬昭帝元鳳二年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在官則京師有天子六廄曰未央承華騊駼騎馬輅軨大廄馬皆以四太僕掌牧師菀等皆其屬官也在民則於內地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illegible]馬則免三人之筭人以事則當三人之卒於邊塞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羣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以貲雄傳於時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羣。漢初齊發錢馬至疋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註謂無純色之駟將相或乘牛車至孝武時衆庶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特牝者擯而不得會聚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六年外國入士郡取尨馬武帝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元帝初年亦省苑馬以賑困乏武帝征伐四方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盛難矣又令民得畜邊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蕃息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功臣表黎頓侯召奴有以民庶匿馬不共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

毀譽

趙簡子曰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由此觀之毀言多起於人之私惡也王元良曰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面之毀鄰璞謬於周璞（鄭人謂鼠爲璞周人謂玉爲璞）由此觀之譽言多起於人之私好也孰謂毀與譽足憑乎是以貝錦萋菲（貝錦文之大者萋菲文之小者）得肆其讒哆侈南箕得騁其巧五鬼奸邪得投其隙（宋真宗時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相爲奸號五鬼）六賊邪佞得弄其唇裁之則與比可以爲廉來（惡來紂嬖臣也）譽之則跖蹻（莊蹻楚盜）可以爲堯舜湯之則置青雲之上抑之則入淵泉之下士言長亂毀言銷骨何世無之若夫絕愛憎之原杜讒佞之門者

其惟阿封即墨之齊威乎（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視即墨治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召阿大夫語之曰子守阿譽言日至視阿不治是厚幣事吾左右求譽也是日烹阿封即墨）其左上官右子孟之漢昭乎（上官桀詐爲燕王旦書奏之光聞不入昭帝召之曰朕知是書詐也）其進王猛黜佞臟之符堅乎（符堅丞相王猛信任其專右丞相此騎譖之符堅黜之爲其泉誣罪）其斥封倫賞鄭公之唐宗乎（唐太宗與群臣論政封德彜對尚刑罰魏徵欲崇教化帝從徵言）自茲以降不可多見也雖然譏言易人而譽言斯信是以譽者寡而譏者喧嘩於是堯有不慈之誹舜有臣父之謗湯有放君之名武有殺主之號伊尹有要君之誣管仲有忘主之名（不死子糾是也）甚至直不疑未有兄而譏者謂之盜嫂（不疑爲郎時或人毀不疑以爲盜嫂不疑曰我未有兄）第伍倫三娶孤女而人謂其撾婦翁也（光武問倫以政事大悅帝戲倫曰聞卿爲吏篣婦翁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帝大笑）毀言可盡信哉大抵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所以良田每敗於邪徑黃金多爍於衆口投杼且起於慈母（曾參有人與之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又一人告之母亦自若又一人告之母乃投杼而走）一市虎每成於三人也（魏龐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三人言信乎王曰信之龐共曰市之無虎也明矣然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議臣者非特三人願王詳察之）嗚呼溺音滿耳雖師曠不能辨其雅朱紫並陳雖離婁不能識其僞青蠅貫鼓雖上智不能燭其兆雖今若斯振古如茲欲消讒而止佞其絕囮而去媒乎（士通者貫通國患鑰此媒曰由鬧而然者讒之也囮閨譽而害者好之也純囮去媒讒佞流矣）

原缺

以育英才者也上而黼黻王猷下而倡導風
之遊息其中者亦當自思其重而不敢忽可也

古學提錄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應麐撰應麐原名應明字禝英莆田人其書為科舉答策而作凡十篇每篇各有子目所采皆明人類書殊多舛誤

是菴日記十四卷

〔清〕楊掄輯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是菴日記十四卷》提要

矣故古今志所以不同夫赤道終古不移則星舍宜無盈縮
者乃古今所驗亦有不同何哉唐一行所作大衍曆測之得
至宋紹興考正之則牛畢參觜所作分度與古不同
室柳四星與古合餘皆不同是蓋天度之不齊隨古今而變大
抵歲差所致故亦微有異耳其八世之觀漢史者見其論太
初曆之密日月合璧五星聯珠遂謂五星會於太初元年殊
不知此乃論太初曆之密推而至於混元之初積數之精而
無有餘分耳非太初之年如合璧聯珠也蓋五星之會當從
鎮星五星之行鎮星最遲故諸星從之而會以曆考之漢高
元年五星聚於東井始鶉首之次也自漢高元年至太初元
年凡百有四年鎮星二十八年而一周當是之時鎮星周天
已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凡四十五次矣進在玄枵之次安
得復聚於鶉首之初乎其大金水附日或先或後一歲而周
天火二歲而周天木十二歲而周天土二十八歲而周天此
論其常也同舍曰合變為妖星曰散寸以內光芒相及曰犯
居其宿曰守相冒而過曰陵經之曰歷相擊曰鬭早出為盈
晚出為縮又超出而前曰盈退舍曰縮月相陵曰食此論其
變也論其常則所行宜無不同矣然通考又謂木土火三星
行遲而經天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為三天而地之道又
劉歆三統曆推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一
千七百二十年剩行一周此皆人所未究也論其變則所驗

宜無不合矣而推之人事有不甚相應者何哉蓋日月五星
同行黃道若相陵犯惟迫始驗遠則無妨理固然也他若
北極迤天而轉而蔡傳謂隨天左旋非也北辰者無星[illegible]動
處而紐星則尚去不動處一度餘有即指紐星為北極非也
古分十二次之分所以不同則以黃道每歲有差而日月所
會之次亦與執當然也云 辯詳考備
蓂莢之生也三五而生盡三五而萎盡 從朔至望每日生一莢從十六至晦每日落一莢
植物之知日者也藕生應月閏月益一節積以十二子為衡
亦應月數植物之知月者也長春樹之花也春色碧春盡則
帶夏色紅夏末則褪秋色白秋殘則萎冬色紫遇雪則謝植
物之知時者也 樹葉知昭王之晦身知楚晉之 人而植物之不如也謂之
何哉 儲說
太史公曰月食常也日食不臧也是以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
屬朱子以為月食亦為災陰若退避則不至相敵而食矣然
則月食亦足以為戒況日食乎考之傳記春秋書日食三十
六戰國至秦其間二百九十三年書日食者止七焉前漢二
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後漢一百九十六年日食七十二
晉魏一百五十年日食七十九唐三百餘年日食九十三年
愈近而日食愈數非古之日食寡而今之日食多也以其遠
代者不必取故夫南北分裂之時百餘年間南史所書日食

僅三十六而北史所書至七十九其間年數之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豈非史失其官而所紀之異耶又日食必救者非不知奏鼓馳走無補於日月之食而先王教天之怒無敢戲渝焉耳此伐鼓用牲春秋猶譏其違禮然猶愈於坐視而不之救者也若夫日食正朔遇變而不知懼傾乃南面受賀不幾侮天之甚乎（犀書備考詳）

日食一定之數也秦漢以前皆莫能先知禮曾子問孔子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夫火也喪也雨也皆不可先定者當時視日食亦猶此無從先知之則當預前告戒會朝不必入矣春秋書日食三十有六不皆曰日食而曰日有食之則若真有物食之者日君象而曰有食之紀異也蓋以為戒也後世推測殆盡上下千百年皆可預知於是人君視為常數莫之畏矣　三代之時日食皆不預占不知古今不能知耶抑知之而不以告耶而預占日食又不知起於何時也但不預占則恐有陰雲不見之時故春秋於日食不恒書非不食也（筆求）

夏霜冬雷風霾星孛謂之天變可也至於日月交食既有躔度分數可預測於十數年之前逃之而不得禳之而不能而且無害於事無損於時也指以為天之變而亦矯誣承續而必儀天體之常管窺蠡測莫知其故而奔走馳驚伐鼓陳兵若倉卒疾病而亟救之者不亦兒戲矣傳稱晉哀之時刑政彌亂而絕不日食以為天譴之無益告之不悟也然司馬之時羊車穿安羯胡務興爰日食三朔不一而足天何嘗譴而有益哉文景世日月薄蝕相望於冊而海內富庶貫朽粟紅以為天譴之厚於文景乎是為父者日朴責賢子而姑息不肖也[illegible]矣然則何說之從曰日食變也而非其變者也譬之人之有瘧病也固有鏡堂保嗇而抱疴不絕者矣亦有放縱酒色而終無疾疢者矣乃其壽命修短之愈則固不係是也聖人不言天也[illegible]曰吾知數天而已矣不為禍福材也蓋自俗儒占候之說興必以某變屬之某事求之不得則多方傳會以覺其自相矛盾而啟心主不信之端又何怪金陵啟有天變不足畏之說乎

終綱目一歲日再食者二十有五而晉武帝時日食三朔連歲三見（太康之八年正月朔日蝕十年正月朔又蝕）大異也間有一歲而惠帝時且一歲三食也（[illegible]）

周昭王時九月昇出書晦之應無何而王濟江溺死公人竟時宗廟於不知而[illegible]之旅九月也緣（新）

月犯少微戴逵以為憂而謝敷死人為之語曰吳中高士求死
不得熒惑入南斗梁武帝徒跣下殿以禳之既而聞魏主西
奔大慚曰虜亦應天象耶二人之心一也一負時名一負正
朔而卒不應也然不以為羞而反以為慙固知好名之心有
甚於好生者矣上
華之說未考嘗見於中秋夜或十四十六又或見於十三十
七十八夜狀如錦雲捧珠五色鮮熒與刺繡無異華盛之時
其月如金盆枯赤而光彩不朗移時始散一說以月暈為華
者誤竝備
宋孝宗時太史奏日月五星聚於軫夫五星聚則嘗聞之矣七
政同躔未之聞也此殆是史官粉飾之詞否則傳訛也
周將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入秦五星聚東
井宋志秦二世時五星會於南斗天中記四星聚柳張而光武興
復於洛宋志四星聚牛女而元帝中興揚土晉書四星聚箕尾而
曹公迎帝都許兗豫遂定後四星復聚魏文受禪驗異五星
聚於箕方而魏有天下典略五星聚箕尾安祿山反於燕唐志
宋武北伐四星聚奎及西伐秦四星聚井四星聚參而渤海
始霸四星聚危而文宣受終魏書四星聚張而周太祖代漢五代
史宋祖啓國五星聚奎太宗即位五星在奎宋史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高允以為此漢史之謬也星傳金水
二星嘗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而東井
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家欲神其事不復推
之於理歟崔浩初未然其說後謂允曰先所論者本未經心
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據此則史家
之傳訛非一事也說儲
五星聚在秦二世末年而以為漢元年亦誤
明嘉靖三年五星聚於營室司天樂護上言星聚非大福飛龍
禍聚房周亂聚箕齊霸漢興聚東井宋盛聚奎天寶聚尾祿
山亂占曰天下兵謀聚營室皇明紀略
嘉靖十八年六月水火金木四星聚東井二十三年正月木
土火三星聚於房
晉天文志載凡五星降於地為人歲星為貴臣熒惑為兒童鎮
星為老人太白為壯夫辰星為婦人其言甚怪誕然東方朔
為歲星蕭何為昴星李白為太白星唐太宗時北斗化為七
僧酒市飲酒一行時北斗化為豕入渾天寺西川章仇兼瓊
時太白酒星變為紗帽藜杖四人飲酒宋嘉祐中壽星變為
道士飲酒不醉夫星之精為人所感而生理或有之豈有在
天之宿變為人物下遊人間者哉野史之無稽甚矣至謂狼
星直以遺有殘年益妄矣五雜俎
以人名宿者如傅說王良造父奚仲之類嘗疑諸人未生前列
曜中豈未經有此宿耶及考神仙傳云說上據箕尾為宿歲

星下為東方朔說死後有比俗朔生時無歲星則王良諸人
可類推已（儲說）
越得歲而吳伐之後越卒滅吳福德在燕而秦攻之（禍福德即歲星也）後
秦後為燕有劉裕犯歲星而滅姚泓後裕子果敗於赫連勃
勃沈攸之舉兵葛珂之曰歲星守南未其國不可伐不從果
敗歲之所在可以伐人人不可以伐之國已乃武王伐紂東
面而迎歲卒之前徒倒戈一戎衣而有天下豈非陰陽之道
別有深微固不可泥也耶予謂亦止顧其伐之者為何如人
耳紂之暴虐淫甚聖德如武王歲不武用而紂用哉（增）
史載子陵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一事具說甚妄
按客星者妖象也其數有五曰周伯主喪曰老子主饑曰王
蓬絮主兵曰國皇主疾曰溫星主暴骸皆天道之至不祥而
謂子陵當之寃哉按建武三十一年十月有客星長二尺許
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所滅凡見
百十有二日與鬼尸星主死亡客星居之越二年光武崩亦
豈子陵所致乎再後明帝順帝星三見章帝一見和帝五見
靈帝再見史占或主兵或主喪晉劉聰時客星入紫微太史
以為非常之變聰卒滅亡其他客星之見不可勝紀總之驗
無子陵之類而當時以為為子陵見者或太史忌諱不明言
本事耶（一夕話）

客星犯帝座此史官文飾之詞耳未必實也古今帝王求賢下
士者多矣未聞天象之遽應也即漢文帝之於鄧通哀帝之
於董賢時同臥起亦未上干天象何子陵賢者一夕之寢興
而即爾爾耶武帝微行宿主人嫗媼婿拔刀襲之同宿諸生
見客星掩帝座此賊也而子陵同之耶史官於是為失詞苻
堅之母以送少子至灞上而太史奏后妃星失明羯胡腥羶
亦形之於天象則更為誣甚矣吾未知海宇分裂之時史官
各私其主人君各帝其國上天抑將何所適從也宋仁宗嘉
祐中有道人遊卜京師上聞召見賜酒次日司天臺奏壽星
臨帝座恐亦妄耳（儲說）
俗呼雷震為雷公電母然亦有所本易以震為雷離為電震長
男陽也而雷出天之陽氣故俗云雷公離為中女陰也而電
出地之陰氣故俗云電母（三餘贅筆）
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土夏禹時天常雨金（又周成王時咸陽雨金）又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夏禹時亦嘗雨
稻（又漢宣時江淮天雨稻三日秦魏之際家家戶給不知其數）
六月飛霜傳以為燕惠王時鄒衍繫獄所感故江淹賦云賤臣
叩心飛霜擊於燕地然從諜多有之如證聖元年六月　地
實霜殺草（五行志）大同三年六月青州朐山實霜（南史）景明元年
六月丁亥建興郡實霜殺草正始元年六月辛卯懷朔鎮實

以後秋分以前不決死刑違者杖八十亦以順天之時也藏之仁也烏有如世俗之所云哉（懵）

東齋紀事載唐高祖武德二年詔自今以後正五九月及月十齋日并斷屠宰以唐正九月斷屠之義從已回後未詳言其何取齋於此十日爾曷云唐正九斷屠從月令孟春季秋云之義

十二生肖之義未有明其所以者余襄曰見家璣公選云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以為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蹄猴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以為名牛四爪兔兩爪蛇兩舌羊四爪雞四爪猪四爪其說極有理也有所據惜未及詳問之（暘谷謾錄）

問鼠無膽牛無齒虎無項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脾羊無睛猴無脾雞無腎犬無腸猪無筋十二屬各有不全其中未子論之當矣然子何以屬鼠也曰天開於子不耗則其氣不開鼠耗蟲也於時夜尚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屬鼠地闢於丑而牛則闢地之物也故丑屬牛人生於寅有生則有殺殺人者虎也又寅者畏也可畏莫若虎故寅屬虎卯者日出之候日本離體而中含太陰玉兔之精故卯屬兔辰者三月之卦正群龍行雨之時故辰屬龍巳者四月之卦於時草茂而蛇得其所又巳時蛇不上道故巳屬蛇午者陽極而一陰甫生馬壯健而不離地麵故午屬馬羊嚙未時之草而茂故未屬羊申時日落而猿啼且乗條也懸之氣數將終則祖許橫而故申屬猴酉者月出之候月本坎體而中含太陽金雞之精故酉屬雞戌時方夜而犬則司夜之物也故戌屬犬亥者天地混沌之時如百菓含生意於核中猪則飲食之外一無所知故亥屬猪（松霞謾言）

問二十八宿之禽其義何居曰即前十二屬加一倍者也亢金龍辰宮也角木蛟附焉蛟龍類也房日兔卯宮也氐土貉心月狐附焉貉狐兔類也尾火虎寅宮也箕水豹附焉豹虎類也斗金牛丑宮也斗木獬附焉獬牛類也虛日鼠子宮也女土蝠危月燕附焉蝠燕鼠類也室火猪亥宮也壁水㺄附焉㺄猪類也婁金狗戌宮也奎木狼附焉狼狗類也昴日雞酉宮也胃土雉畢月烏附焉雉烏雞類也觜火猴申宮也參水猿附焉猿猴類也鬼金羊未宮也井木犴附焉犴羊類也星日馬午宮也柳土獐張月鹿附焉獐鹿馬類也子午天地一定之位卯酉日月所出之方故八宮皆二而四宮獨三上

今之儒尼戒牒云初月黑白大小及結解夏之數皆五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為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為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黑月或十四或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中國節氣與印度遲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為小盡印度以十四為小盡中國之十六乃印度之初一也結夏之數皆如西域記用四月十五乃印度四月盡

晋李充正月七日登劉山寺詩曰命駕升西山寓目眺原疇極
溜參軍張望亦有正月七日登高詠北齊高祖正月七日登
高宴羣臣魏收對人日之義唐中宗景龍三年正月七日御
清暉閣登高遇雪賜金彩人勝令各學士賦詩李嶠有行慶
傳芳蟻升高綴彩人之外韓退之亦有人日登高則正月七
日亦即登高不俟九月九日也又石虎鄴中記正月十五日
有登高之會隋文帝嘗於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時元胄
不在上令馳召之胄見上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
賜宴極歡則是正月十五日又已有登高者矣

三月上巳祓除不祥由來舊矣玉燭寶典載正月元日至月晦
人家并為酺食渡水士女湔裳酹酒於水湄以為度厄已後
祓除之意然尚未有祓除名也隋禮志載北齊正月晦日中
書舍人奏祓除泛舟景龍文館記載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
日晦上幸渡水遊宴宗楚客應制詩御輦出明光乘流泛羽
觴鄭愔詩素邊接宸居青門盛祓除乃知祓除不獨三月上
巳也 上

樂遊園漢宣帝所立唐長安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每
三月上巳九月重陽士女就此祓禊登高後賜寧申岐薛王
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師士女咸就此登高祓
禊則正月晦日亦重陽日俱為祓禊之辰可知出西京記樂

長安志 上

西京雜記載賈佩蘭在宮中以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
以祓妖邪又以見正月上辰日已祓除更不俟晦日矣 上

正月十五日為上元節徹夜燃燈云昉自佛國按西域記摩竭
陀國於是日僧徒俗衆雲集觀佛舍利放光兮俗燃燈是其
遺意此不稽之談也按漢祀太乙以昏時祀到明後人倣之
遂以成俗意近是已但止十五一夜耳唐時亦然不知始
於何時朝野僉載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十七
於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三夜歡娛古未有之盛
唐本傳云凡縱四日未審是十數日懸則屢時止元燃燈已
不止於五夜已矣江隣幾雜志載京師上元放燈三夜錢
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八兩夜燈因錢氏而添者又
是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前後共五日宋朝類要載乾德
五年詔云朝廷無事區宇咸寧況年穀屢豐宜士民之縱樂
上元日更增十七十八兩夜謂之增上元則十七十八增兩
日又係乾德之時共十五夜上係四日宣和遺事載宣和五
年令都城自臘月初一日放鰲山燈至次年正月十五日夜
謂之預賞元宵徽宗至日日出觀時有諸詞末云奈吾皇不
待元宵景色來新恐後日陰晴未保計燃燈於前四十五日
又不太修乎清夜錄載淳祐三年京尹趙節齋請預放元宵

十六日為始有進劉子翬引前詞為次…五日…

懿之識遂行停止今則十三上燈十八落燈相沿成俗是不

可以已者乎晁氏客話載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命民家每

户上燈七盞陳烈作大燈大書其上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

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

無妙曲君謨見之旋即罷上蠡可師也顧先時尚自上八㪚

之而今則民間習以為故然柳又何也 上

談圃載上元燃燈或云沿漢祠太乙自昏至晝故事…[illegible]

唐德麟開元曆皆以驚蟄為正月中氣雨水為二月節氣

今法起於何時 集說

唐李泌請以二月朔為中和節 新閣

上巳本三月上旬巳日後乃定於三之日修禊不拘巳矣黃淳

父詠上巳仍逢巳誤近顧山甫詠上巳逢三日今春何偶然

宴甲午日事也 稽說

沈約宋書云三月三日為上巳不拘於逢巳日也

祓禊書在三月三日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為京兆尹時兩公主

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偪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 上曰

去年重陽改於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義今改取十三日

可也 記天中

漢書八月祓於霸上劉禎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

禊國子水涘是又用七月十四 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

以巳也 出宋書乃然辛雜志云上巳巳字或作十干之己蓋

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戊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

外則上旬無巳矣故王季夷賦上巳詠云曲水湔裙三月二

楊公謹非議當偶遺記宋晉書耶 上

五日曰重五九日曰重九則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而古人卻

有可據者矣張說詩暮春三月日重三魏元忠詩三月重三

日 稽說

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於

三月初生三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因招攜水濱洗祓遂

汎觴焉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是言便非佳事束皙曰虞小生

未足知此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有云羽觴

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

君制有西夏自此立曲水之遊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悅賜

皆金五十斤 續史快編

祓除…又引韓詩鄭國溱洧之上

舊謂寒食為一百五日以其自冬至歷清明為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為寒食他節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詩又唐詩有一百五日足風雨三十六峰勞夢魂又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是也乃連昌宮辭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宋人四六大善知識五十三永壯人天之佛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遵俗之懶是又為一百六日也

五雜組 白眉故事注云一百六日連冬至日數也一百五日除冬至日數也子謂一百五日為寒食其說出來久矣宮辭蓋指寒食後之一日明日乃清明也止味一過字其義自見宋人四六則是未味過字之誤耳

通玄義火明以三月八日為寒食俗皆戲樂以壓陽氣則寒食又不定在清明前二日也

清明前二日為寒食清明類在三月之初按初學記琴操載介子推事云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月日相去懸殊如此後漢周舉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輙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介子之廟云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宣示愚民使還溫食則寒食又在冬月矣以龍星木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介子適於此時焚骸則禁火原非特為介子也剝於冬月禁火尤屬未合世俗紛紛不大可笑乎魏武帝時有詔云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為介推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其何以堪令例不得寒食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則更是冬至後百有五日俱不火食有是理乎魏武亦可謂明刑也矣石勒時雹起西河界山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勒以問徐光光曰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為未宜替也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乃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宜任百姓奉之勒令定議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宜請普復寒食並設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陽發洩為雹自子推以前雹復何所致哉緜介之間奉之為允施之天下不通勸從之魏武以及石勒尚知禁民寒食亦何因仍於明盛之世耶今不復爾宜也子又按左傳及史記并無子推焚骸之事惟外史有之則夫寒食不但為龍忌之禁非為介子乎柳介子事亦屬不經也古語云子胥沉淪未有絕水之令子推焚骸乃有禁火之風雖亦未決其事之有無然固不以被焚禁火為是已場

寒食禁火相傳不一按周禮司爟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注云為季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禁火當是周制但司爟氏徇火禁乃出火非禁火豈欲出新火故即禁舊火耶雜

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驗之殊不然及閱盛
精府有風乃是酉逢無雨乃是戊遇可知俗說之訛也出一
夕話但酉戊之義未詳耳僧

俗忌五月官曆不與焉然亦有可異者明太祖以閏五月十六
日葬孝陵果有靖難之變建文一支灰飛不必言而文皇之
勞瘁亦已甚矣英宗以五月二十七日立皇后錢氏后遂多
病無所出英宗北狩后在宮中伏地祝天晝夜不輟因爲流
濕折股又幽棲南城者六年景王以五月十三日就國尋卒
豈帝王如此而況士民家乎忌之誠是也皇明紀略

風俗通五月五日以五色絲繫臂爲辟兵繒一名長命縷
一名續命縷一名五色縷一名五色絲一名百索按伏君曰
青赤白黑以爲四方黃居中央名曰襞方綴於胸前以示婦
人蠶功也織麥麵懸於門以示農功成也傳者誤以襞爲辟
方爲兵後世因之遂有足以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種種名目
好奇之過也天中記

七夕乞巧天下傳之久矣續博物志載山東風俗遇五月取五
姓女年十餘歲者共臥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
寐或刺文繡或事筆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卜以乞
巧則上元亦乞巧之候不但七夕也雅說

北俗遇月三七日不食酒肉蓋重道教之故而七夕改用六日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乙酉詔曰七夕佳辰近代多用六日宜
仍以七日爲七夕頒行天下並方其改用六日之時始於朝
廷故聳王之自朝廷始錄燕翼

立秋有貙劉名曰貙劉漢書注謂之貙婁楊子曰不膢臘也歟哉
今人尚知有臘而膢則不知久矣細書前書音義曰貙獸以
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臘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八
月朝作飲食爲膢其俗語曰膢臘社伏風俗通嘗新始殺食
曰貙膢漢儀立秋日郊禮畢始揚威武乃祀炎虞告以烹鮮
天子御戎輅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斬牲於郊東
門載獲車馳駟以薦陵廟名貙劉劉殺也貙於此時殺物故
以麛之亦謂之貙膢注據

七月十五日盂蘭盆會天竺云盂蘭漢語爲倒懸救器謂目連救
母飢厄如解倒懸之具也今人飾香花食味於盆以供佛及
稱錯會盂蘭二字之義誤矣天中記

類說上大衍曆序宋璟上千秋表并以八月五日唐玄宗生日爲瑞
午[illegible]不必定在天中節矣雅說
[illegible]

閩將樂歸化人以三月爲小清明八月爲大清明展墓者間
廣無數入廣者上

兗州端也信也又云蓋取流水以名焉天氐流為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也虛危流為青州周禮曰正東曰青州蓋取地居少陽其色青故名牽牛流為揚州以為江南之氣躁動性輕亦云州界多水水波輕揚也軫星散為荊州強也言其氣燥強亦曰警也言南蠻數為寇逆有道後服無道先強當警備也又云取名於荊山鉤鈐星別為豫州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參伐流為益州益之為言隘也言其所在之地險阨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涼州以地處西方當寒涼也

夏九州當冀州即今北直隸山西及河南之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又遼東之廣寧鎮春秋時屬燕兗州即今山東之東昌府及濟南兗州府之半又兼北直之大名及河間府之景滄等州春秋時屬魯青州即今山東之青登萊三府及濟南府地西境又遼東之定遼等衛春秋時屬齊徐州即今南直之徐州及淮安之邳州海州鳳陽之泗州與山東之兗州府一末與曲阜彭城等處春秋時屬魯揚州即今南直隸江西浙江福建及廣東之南雄韶州潮州惠州廣州春秋時屬吳越荊州即今湖廣至四川之遵義府及重慶府南境又貴州思南銅仁思州石阡府及廣西桂林府之全州廣東廣州府之連州與江西之南康九江吉安春秋時屬楚豫州即今河南及南直之穎壽二州及湖廣之襄陽鄖陽府境與山東之曹州春秋時屬鄭梁州即今四川雲南及陝西之漢中府春秋時屬秦雍州即今陝西西安等八州及寧夏甘肅洮岷二州及諸虜等衛春秋時屬秦北上乃華藏所載而為之以方輿紀要參

上古地但九州禹治水後舜復分冀東恒山地為并州分東北醫無閭地為幽州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冀上有河內書所謂肇十有二州是也分州雖為地廣遠化難徧施[illegible]治獨戎[illegible]狄而[illegible]職也○尚書舜典注　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是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

下洋兵鄭若曾言向屬諸國惟地上之物有異耳其天象大小遠近顯晦之類雖遠國視之一切與中國無異予因此益知舊以二十八宿分隸中國之九州者為謬也前楚山

弘治六年馬鈞陽言五嶽之祭宜從京師我朝北岳乃在京師倪公岳言北岳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輕改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岳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和當據都改立宜從京師之議乃息紀[illegible]明

自漢南粵入中國始有南海北海竟不知所在今祀東海於膠

州祀南海於廣州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於蒲州北海則
望祀於懷慶蓋因宋都汴而懷慶在其北是時失陷幽燕無
因至遼薊之界而北望以祭之也明朝都燕而乃往南以祭
北海可乎古謂青州為北海郡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瀚海
之處於北立祠為宜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西南
島夷即西海也宜於雲南城望祀之上
據載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認崑崙山有大水名新頭河度葱嶺入北天竺境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又西遷南注於雷翥海即西海也在安息之西犂軒之東東南連交州海
東海之別有渤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別有青海北海之
別有瀚海樓瀚海火州柳城東北沙深五尺大風則行者入
馬相失非真尾閭也今云瀚海波澄者國語張茂先亦以霍
去病北伐至瀚海為北海何耶 楊説
宋郎官張虞卿防江策其略曰臣嘗歷考前代戰爭之際魏軍
嘗至瓜步矣石季龍掠騎嘗至歷陽矣皆敗衂而歸石勒趨
豫州復至江而還是皆限於江而不得騁者也然江出岷山
踰荊十數備之不至一隅得渡皆為我憂使吾所恃既明也
以惟謹知氣撓而人心固恃長江為限可也蟾無長江亦可
也苻堅百萬之衆馬未一飲江水謝玄以八千銳卒破之於
淝水豈非其效也歟不然王莽以奇兵八百泛舟渡吳人有
北來諸軍乃飛過江諸語韓擒虎以五百人宵濟采石守者
皆醉遂襲取之由是觀為徒恃江而人不足與守雖以濟也
曹操初得荊州議者謂東南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操既
得荊州艨艟戰艦浮江而下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獨
周瑜謂其舍鞍馬而仗舟楫非彼所長赤壁之役果有成功
至羊祜則以南人所長惟在水戰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用
他日成功略如祜策故臣以為無如瑜者為周則祜之言否
可不察也說者謂寇以馬為強而江勢汪洋馬渡不易寇便
於作筏而江流迅急筏渡雖艱是未知侯景以馬數百一夕
而濟王濬自上流來當用火攻也州縣有最為要害者津渡
有最宜備禦者如苻堅自項城來壽陽侯景自壽陽移歷陽樣
果自廣陵趨石頭王敦渡河樓蘇峻濟橫江侯景渡采石者
之前世盜賊與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十之七由橫江
采石渡者十之二至於據上流之勢以寬江左者尚未論也
秉筆
丘瓊山嘗論國以前河之勢自西而來而之北漢以後河之勢
自西而來而之南 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并河州郡
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江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
淮當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
赤河等處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尚微有存
者今則以一淮受衆水之歸而無消滷之滲漏矣 周用曰

論黄河每歲冬春之間自西北演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及
季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及衝激震盪於期為甚考之前代
傳記黄河徙決於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十之四五冬月益
無幾焉此其證也夫以數千里之黄河狹五六月之霖潦而
僅以一淮受之欲其無潰也難矣漢賈讓論治河欲内徙民
居以為曠地北放大河以入渤海建千載之業不校尺寸爭
地此策於今日亦未易行宋歐陽修論黄河已棄之故道旨
古難復雖復旋淤此亦未為定論但當順其性而導之盖河
自北碣石入海其性然也漢以後其勢漸趨宋以來其勢漸
南今關徙於徐邳徙於東平距於臨清其勢漸北兗州上下
亦九河之故處而今猶復為諸河者所瀦其氣而瀆其尾
可保無虞矣　河之不安其流由於阡陌之壞溝洫之不修
斯言誠為確論益古之溝洫即後世之渠也今江南之地水
患鮮者以渠多而水勢分也誠於河南山東地面定其疆界
先因舊通溉畫為大渠多者五六少者三四次因濱畝畫為中
渠為小渠大畧三年之收和宋疏大渠會於諸河次来疏中
渠達於大渠又次来疏小渠達於中渠其淺深廣狹各因水
勢其縱横曲直各因地勢中間甲堠特其不通轉輸去處量
疏為塘壍出於溝洫之間澇則趨平旱則節蓄經畫既定行
之必久豈止可以平河患抑亦可以興民利而漕運可亂剌
剌民亦可就選一地亦有事盜賊相顧不敢横奔則推其餘
於又可以禦戎焉又推其法於諸邊因修古人分兵屯田之
法是謂寓兵備於農仍資人和於地利者也治河之議孰有
先於此者哉　揭書備詳
北京地當幽冀禹貢揚之貢道沿江海達淮泗由淵由涑皆可
入河而今白河溝河皆九河之一也衛黎陽之郊瀕漳衛
之流南北通津自有定勢山東南旺形如劍脊中昂而兩瀉
鑿渠甚艱今獨以人力強遏汶洸成之耳水非由地勢難久
安盡括泉源千里焦爍修閘濬淺勞費不貲汶本消流亢暘
即涸議者告之而憚改作不知閘河非明成祖意也特因元
故耶胡元馳東縣馬必道兗徐而輸給供億不耆古縢故於縱
衛通接漕不加察比開武陟縣紅荆口放沁水入衛之處相
距不啻而迆溉瀦逆流所費無幾限以斗門澇則縱之南入
淮旱則約之東入運舟行無阻魚貫直前栗不盤剝人不守
候可以蘇輸輓之勞若決除隄防放河北流雖成祖之謨積
神宗之紛曠世盛舉漕運因便利而又不獨漕也然事有
奇功者奇禍所伏一舉事而無癥兩崩之變命為利害關半
天下是在當事者熟計而行之耳海運之役元嘗遂朱清張
瑄轉江南粟百萬以實京師國初亦足至今談者稱之然非
常之原所難輕議試度今日可召盜魁亡命而遂援以虎錄

弁偏裨以下可聽其自辟召來委任不如仕晞而責之厚效必不可得也○勝采河徑抵直沽避轉尖之險疏與否事難逆度然聞青東地脈皆横而河乃縱流水逆地勢者決不行如欲做南旺故事鑿渠置閘勞費相等歲糜萬億而河并行三齊必不堪命矣南旺專治勝泉失一藥得一兔未見便利也○故談海運如點龍鮓美談耳不當也 經濟

延熹九年河水清裴楷言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以為河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陰欲為陽侯欲為帝也惟京房易云河水清聖人生分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并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大指之意以河之濁常也其清變也故河之清不可以為祥其說正矣其曰陰欲為陽侯欲為帝者則有激於五侯用事而云非通論也蓋中原之土疏故河水之入中原也通則疾疾則其流濁塞則緩緩則其流清此水之通塞使然無預於災祥之數也稽諸其類毋乃亦埋藏還之徵乎綱目書河清二是歲與高齊壬午歲皆亂世也然則其謂之不祥也非過矣 懷言餘

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恤民之艱觀窮荒大漠則傷秦漢勞師之數覽齊墟晉壞則想桓文勤王之略觀洞庭彭門則知苗蜀負固之差勦也 序志

古中土立土圭以光景尺寸而占地里遠近不如直以中國言之五三侯服隔已自差別況殊域乎齊唐書曰南越晉將灌邃攻林邑王范佛破其國五月五日即其地立表表在北而日景在表南九寸一分故自北景以南皆北戶以向日也夫日南在中國之南開北牖以南納日景天竺在中國之西則必開東戶以受西景以知宇宙之大未易限量鄒衍所言未可以闊闊不經論也 筆乘

梁有釋家之四大部州之說[illegible]

水皆北流又何也 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可也 盡我東土亦各有所謂麐之麟耶聖人累

河出崑崙墟江出岷山濟出王屋淮出桐柏渭出鳥鼠漢出嶓冢洛出熊耳涇出少室汝出燕泉泗出陪尾沔出月台沃出泰山 搭說

汝陰之西湖洪都之西山嘉之峨眉巴陵之岳陽齊安之臨皋金陵之賞心白鷺揚之平山吳之姑蘇楚之雲夢郢之白雪滁之瑯琊九江之庾樓皆延賓挹景賓夕陽而導初日上

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少而多之也滇雲稱山曰長坂貴竹名雨曰清露多而少之也 上

淮北流陳汝南郡西楚也彭城以東吳廣陵東楚也衡山九

江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也見史貨殖傳蘇州東吳也潤州中
吳也湖州西吳也見地里指掌圖魏斯趙籍韓虔共滅范中
行氏分其地分為山西北直河南三處三晉也見資治通鑑
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董翳
為翟王王上郡三秦也見史項羽本紀顧今謂蘇為三吳湖
廣為三楚山西為三晉則太大至謂陝西為三秦則縱廣不
三百里似太小皆不考之故也 話一ㄅ
貨殖傳戎西淅亦南楚地

成
生卜居成周其名龜曰余二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
立乎使余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名
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者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
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
上者使其替之益速也嗚呼古之聖賢所以實其天下國家
而公之益如此漢婁敬見高帝曰陛下都雒陽豈其欲與周
室比隆哉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
及周衰分而為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
秦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
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時留侯亦言之漢遂都關中漢
之取天下與周異漢不能效周德固然也孫叔敖疾將死戒
其子曰我死王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
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其惟此也叔敖死王以美地
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後十世不絕蕭何為相國買田宅
必居窮僻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
家所奪何之意教之意也周公大賢季孫行父孫叔敖皆賢
者自教已不能法周公而從事於季孫行父之義也嗚何及
焉雖然此教之所以為拙也蕭何亦智矣哉世固有揩銅陵
藏金穴據龍斷以自利者厚取於人身死而財遂亡知斯人
之不為也 灼艾集

漢官儀曰凡郡或以列國得名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得名
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泰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
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
生庭雁門雁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夏禹合諸侯會計於東
治之山因名會稽是也 鑑注

楚策有城渾出周至楚新城說其令事秦策有甘茂曰宜陽大
縣也名為縣其實郡也云云 大事記載春秋時郡屬於縣趙
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於郡
所謂上郡十五縣是也郡縣之說自春秋已然柳子厚封建
論乃云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
誤矣司馬索隱云漢景時始稱太守乃賈誼傳稱河南守吳
公又何謂也 天中記

周書作雒篇曰千里百縣縣有四郡春秋列國滅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以戰國魏納上郡十五縣於秦秦拔韓宜陽大郡三川始通則郡大而縣小日本國以州統郡

金陵與水浮沉號曰地肺 漢北地郡靈州縣在河中隨水高下未嘗淪沒號曰河奇 濠州浮山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 吳興郡南門外十里許大溪中有小洲廣一畝餘草樹鬱然隨水高下名浮玉山 河陽三城其中城曰中潬黃河兩派貫於三城之間秋水泛時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惟中潬屹然如故相傳北潬隨水高下若所謂地肺浮玉也 右上

臨朐逢山有石鼓天下亂則聲聞數十里 吳靈山有石鼓 三十國吳志云其鼓有聲則鳴 長興夏駕山有石鼓鳴則三吳有兵 冀縣大鼓山有石鼓河鼓星動則石鼓鳴鳴則秦土有殃 蜀中出石鼓與鼓張茂先謂桐木刻魚形擊之可聲聞數百里 華山石池北有石鼓 磁州武安縣南有鼓山二石鼓南北相當世傳鼓鳴則有兵起高齊末鼓鳴而齊為周併隋文末鼓鳴而唐代隋興 濟南郡方山有明鏡厓石方三丈魑魅行伏了了鏡中南燕時鏡上忽為漆汙蔽山神惡其照物故漆之 永州祁陽縣浯溪山岩側有石廣數尺光照十餘步土人謂之石鏡 杭州臨安縣山中一石光明如鏡 盤山三湖中湖有石鏡半規能鑒天目山河人物 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蜀王開明納之物化葬墳數畝以石鏡表其門或名石筍 彰德府南郭林井產石墨可書 興勞山出石墨爨之彌年不消 宜陽縣有石墨山 汧陽有石墨洞 贛州興國縣上洛山皆產石墨 廣東始興縣小溪水亦產石墨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 延州高奴縣石脂水膩浮水面可[illegible]炷燈 嵩高山石柱上有石脂脂一合得仙 據石脂一名石墨一名石涅久服延年亦出潁川陽城 又石漆堪燃 酒泉南山出水如肥肉汁凝之正黑與膏無異 魏武起三臺北臺有冰室數井藏冰及石墨墨可書燃之難盡亦名石炭 吳興故鄣縣海溪山直豎一石磬聲若風雨土人云轉疾則年豐遲則年儉 信豐有石塔高九重而無影影見則災 上

昭公八年石言於晉魏榆 左傳 晉愍五年石言於平陽 後[illegible] 又載記 石言於陝 若言勿東者 左傳晉侯問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抑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自昔談災異者未有如是確者也 說[illegible]

[illegible]也

望夫石事人捻知之 貞女山山有石高六七尺如女子相傳其

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盡溺忽化爲石因名貞女石亦肇慶府四會縣西二百里有新婦石相傳夫爲商不歸婦久望遂化爲石宋林小山有詩 槎說

羅浮二島以風雨而合離蓬萊三山隨波濤而下上

連州有斟溪一日十溢十竭安寧州有潮泉一日三溢三竭黄陽有漏汲一日百盈百涸京師有漏井水溢尺餘歷下諸泉風湧三尺分潮減每潮之輒復湧 槎說 塘水之候一日再減再增穴口之流一日十溢十竭還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驪山溫泉半月東出半月西出 槎說 句容吳濱有半湯湖半冷半熱 酉陽雜俎 山陰縣東谿冬燠夏凉西谿冬冷夏燠至徐村合成一谿而溫凉不雜 水經注 岐山縣周公廟有泉時平則流世亂則涸 王鬱林郡石井半甘半淡 寰宇記 梁山縣多喜山有雌雄二泉春夏則左盈右竭秋冬則右盈左竭 河間房淵水暴溢隨時忽生鹽如印形一日再長再消不失其度 廬陵城中有井其水半青半黃 淡物志

邵子曰有溫泉而無寒火按董仲舒雨雹對水至寒而有溫泉火至熱而有涼燄龍門子火性至熱也而蕭丘有涼燄水性至寒也而華陽有溫泉抱朴子水性純冷而溫谷有湯泉火性至炎而蕭丘有寒燄焉無寒火乎 槎說 嘉話錄江寧縣亦有晋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 東坡云平闕湯泉以惠濟宜盧汝水甘八驪山風翔之駱谷

[illegible]

文翁扶劉擊江神而迴復砂水遂平王尊執璧壽金堤而水波旋郤錢武肅命弧弩射海濤頭竟趨西陵白沃史君以鞭指嘗湖而東南一隅水至不沒人之精誠至足迴狂瀾異哉 槎說

太湖中有大小雷山周子隱謂爲舜之漁澤甚山旁有歷山又有舜田舜井後人指爲舜耕稼之處然河東亦有歷山雷首山會稽亦有歷山且有舜井象田仍以餘姚上虞名縣不知何所始是其真跡耶郡國記云南朝多以北方山川郡邑名境內之地故太湖甚山等處有舜之遺跡蓋以擬之非跟當日之地也吳地記亦云晋宋時甚山會稽始有歷山之地名而漢地志初未之載也 槎說

列子伊尹生於空桑尚書大傳伊尹母行汲化爲空桑父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兒演孔圖徵在遊大家之陂生孔子於空桑呂氏春秋顓頊生自弱水實處空桑今冀北有空桑山陳留南一十五里亦有空桑山又魯南亦有空桑山今名空竇按楚辭考云冥於空桑黄顓頊之生當在冀北空桑孔子之空桑在魯南而伊尹生於陳留之空桑山無疑矣 緗素雜記史載軒轅氏作於空桑之北

紹興上虞縣有村市號五夫故老云有焦氏墓於此後五子皆
位至大夫因而得名近世好事者或畧其說曰此秦封松為
五大夫之地也紹興間王十朋為郡幕嘗採訪所聞作會稽
風俗賦得此遂以為然故賦中有樅挺千丈松封五夫之句
疏於下云上虞有地名五夫始皇封松為五大夫之處蓋越
人但知始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德不知封松乃在泰山時非
在會稽時也而十朋復失於致詳何哉東齋記事
松五大夫乃秦之爵終而非謂其封大夫者有五也記事中有誤另見君親
慶州有樂蟠縣本漢略畔道地後訛為樂蟠華州東有潼關水
經摺河水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故名衝關後為潼關鎮戎
軍有笄頭山隗囂伏王元猛塞雞頭道即此後訛為訪也滓
州有姑臧縣河西舊事謂為匈奴蓋臧城此後訛為姑臧
婺州長山縣本長仙縣其地亦松子採藥之所後訛為長山
北京館陶縣有屯氏河漢溝洫志謂河北決於館陶分為屯
氏河後訛為毛氏臨江新喻縣本新渝縣蓋有渝水故名而
唐天寶後相承為新喻隰州石樓縣本漢吐軍縣後魏置吐
京縣亦胡語之訛也此類甚多不能遍記野客叢談
永城北四十里有鄼陽相傳為鄼侯食邑楊用修云蕭何食邑
在襄陽之光化縣漢有兩鄼侯豈遂為兩地耶豈襄陽近關
中永城近雎遂各以封耶侯封出地起名未聞改地名以從
之者及考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鄼氏分明云沛縣之鄼音
嵯南陽之鄼音贊不聞在襄陽也班孟堅十八功臣銘文昌
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酇酇與鄼本為二地班漢
人必得其真唐詩麒麟閣上識酇侯史記作鄼或後入傳寫
之誤耶楷說
史記泰伯逃之荊蠻考其所都寔今蘇常在禹貢揚州域何謂
荊蠻蓋古者中國亦有夷狄如徐戎淮夷之類徐戎非徐即
戎也戎而處於徐者也淮夷非淮即夷也夷而處於淮者也
則知荊蠻亦蠻之處於荊者或嘗徙於吳泰伯至其所從之
地云耳吳即揚之一隅宣王命方叔伐楚詩曰蠢爾蠻荊王
子朝奔楚使告諸侯亦曰寘在荊蠻則荊蠻非揚州之地明
矣或曰春秋夷吳楚何歟曰春秋夷吳楚以其僭王也夷其
道夷其人非夷其地也其地固聖賢之封域禮樂衣冠所從
出胡可夷也釋
今高郵州露筋廟世傳有兩女子過此值夜一女入宿於人家
一女貞潔不肯入宿宿於門外遂為蚊蚋所嘬抵曉筋露而
死予嘗疑之蚊蚋雖猛豈能嘬人至死此女即貞潔亦豈能
忍受此蚊蚋不動搏拂耶偶閱酉陽雜俎乃云江淮間露筋
驛有一醉人宿其處為蚊所嘬筋露而死又江德藻北道記
邵伯閘露筋梁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宿為蚊蚋所食至曉見

鄉 漢書光武大破五校於羛陽 弘農郡有陸縣 闕 江南
宜興有函亭 歐 在桐城縣 又山名嶀山有蔡子橋 欒大 臨淮寧陵縣
莽改為櫟廢縣 蘭沛城有揚茄亭 而雲南有從陝山 貢 洪 又交
阯有羸陵縣 樓連
潮汐地之喘息也隨月消長早曰潮晚曰汐所以應月者從其
類也一日之內自子後陽生之時陽交於陰而潮出午後陰
升之時陰交於陽而汐至如人喘息之象也一月之內自三
日明生之時則陽長猶一日之子後也故潮勢大十八日魄
生之時則陰長猶一日之午後也故潮勢亦大此天地闔闢
陽進退之數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大抵朔望前三日潮勢
長朔望後三日潮勢大 彙字
臨安志 盛於浙海潮每晝夜再至卯酉迭為陰陽之交氣以交而
盛故潮獨大於餘月朔望之後為陰陽之變氣以變而盛故
潮獨大於餘日 天中記
人家水道呼曰陽溝有書為揚溝羊溝者皆有所祖而皆不類
崔豹中華古今注曰楊溝植高楊於其上取其蔭也曰羊溝
為溝以限羊之觝觸也諺皆別指今當是陰陽之陽蓋水入
地潛行曰陰出地顯行曰陽不然何以又有喉為陰溝者乎
諺一夕話
爾雅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鄭康成又曰一歲曰
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韻會一歲曰菑始反草也二歲曰
畬漸和柔也三歲曰新田謂已成田而尚新也四歲則曰田
矣若二歲為新田三歲則為田矣何名為畬乎 彙字
趙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 史記 泰山西北有長城緣河徑泰山千
餘里至瑯琊臺入海 泰山郡記 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
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 齊記 周王築坊以為長城 竹書 齊之
長城巨防足以為塞 蘇子 非秦昭王滅義渠築長城以備胡 漢
匈奴傳 梁惠成王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 竹書 唐劉貺武
指古錄 塞之上多古長城未知起自何代七國分爭有長城
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築長城以限中外蜿蜒此則秦
城之基固不始於始皇矣而邊防之初萬世且永賴焉乃儒
生之對秦者率以是為口實嗚呼惡居下流始皇固以之矣 天中記
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孔穎達曰東方曰夷者風
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其類有九
依東夷傳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鳧
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
俗通云君臣同川而俗極為蘭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
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跛踵五曰穿
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春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

者其處燥土薄水淺者其處濕燥處難腐濕處易腐水土淺
深誠所宜擇者矣外山環抱者風無所入而内氣聚外山虧
陷者風有所入而内氣散氣聚者暖而難枯氣散者冷而易
枯風氣聚散亦所宜擇者矣擇水土風氣二者為體魄計也
葬處為穴而又當觀其穴之所從來以見其主勢觀其穴之
所總統以見其力量穴正而主勢強力量全者有安之象穴
偏而主勢弱力量否者有危之象苟體未枯腐則神魂亦應
未泯滅而享其安之象者豈不樂且安享其危之象者豈不
戚且危擇穴道主勢力量三者為神魂計也焉可謂大儒夫
豈非理而言之於其君哉然則葬誠不可以無擇而術不外
乎此五者惟求夫死者體魄難枯腐神魂享安樂云爾然孫
又云宗社血食久遠之圖繫於此豈以為死者猶根本生者
猶枝葉根本固者其枝葉茂根本搖者其枝葉瘁乎噫是固
然已而所以致此有由也未必專由葬地也得葬地又未必
專由術也苟地惟由於術之所擇通於擇術者輙得其吉擯
於擇術者輙得其凶則地何足以為后祇而毋萬類抑天惟
聰於地之所後葬得吉地者不復能因其惡而降殃葬得凶
地者不復能因其善而降祥則天何足以為上帝而父群儒
哉葬術莫精於郭璞豈不自求多福而命盡今日日中無能
免於王敦之毒手於其書所謂改神工奪天命者殆無徵歟

仲尼之後襲封衍聖奕萬禩與天地相為無窮未必魯城
北泗上之塚能孕秀毓靈若是遠大也子思之葬乃祖亦不
聞其有得於何異術也故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嘉
特以為其君謀之欲納之於萬全之域不以其道之小而忽
之於其所謂泥者不暇言焉然而未始不知也如其不知何
足以為嘉哉按朱子議狀其畧云若以術言則凡擇地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今乃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羣姓而為家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送世民間亦多不用且臺史之言進退無據類皆如此不足信也云々他日進讀果又奏[illegible]極言四表其四畧云壞宮之々偏信臺史之官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既不為壽皇體魄安寧之虞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此又臣之所大懼也云々
扁鵲墓在河間任丘縣其祠名藥王祠前有地數畝病者禱神
乃以珓卜之許取則云從某方取藥如言掘土果得藥脂之
無弗愈者其色味不一惟奉祠人能辨之四方來者日掘千
窟越宿復平壞矣文安王公守是郡言此說餘庚已紀
康頤墓在趙州能出物以備人凡宴飲無器用者以雞黍祀之
焚其券夜往取之自金銀磁錫及椅桌之類隨券所求一一
可得用畢復設奠焚券陳所備物於墓所使人邀守之夜皆
隱去神怪叵測若此以[illegible]濟人盛出於古先聖賢[illegible]

灘於其間而不出至強敵起投鞭渡江之患原以當淮之衝既富
廣之利者而適長宴安滅裂之悲後之視今尚無控用北而
湖也借

風水之說自唐謬悠唐子堅能與祝翼修書因祝集中有大關地理篇乃傳
言之內云風水之說非後代始周公美公劉則曰逝彼百泉
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覯于京又謂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
其流泉使堪輿果不可信則隨地可居公劉何必既瞻而覯
又相且觀乎周公何特舉此以美之乎國風升彼虛矣以望
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美衛文徙居楚丘詩也使堪輿果
不可據衛文何必既升而望且望而景哉詩人又何特舉此
以貴之詩易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乃知地理非後人所能
附會之者五經已言之矣云云又云文王遷豐武王遷鎬至
業因之而大文武因愛民惜財者何足為此等傷事哉云云
引證鑿然非不有理但是後人溺於趨避而邪僻術士又從
而簧鼓之而五音八卦九星之紛紛多致孝子悌弟無所稟
承為可惜耳頗明理者決不致遠遷泥也余於老母葬事亦無就然因特紀此
赤壁山在湖廣武昌府嘉魚縣大江之濱即周瑜破曹操處蘇
東坡以黃州赤鼻為赤壁誤耶故借用耶

是菴日記卷三

君箴部

古人君即位稱元年而已未有年號也故諸侯之國各稱其君
之年而天子止頒反置之若罔聞不知當時律曆之頒往來
文誥之詠以何為準乎蓋自夫子作春秋亦已仍其國史之舊
矣逮秦始皇立郡縣而民知有王漢武帝建年號而民知有
號萬世之後一統之治咸令行於山陬海澨者二君之功也
至於廢井田築長城行夏時表六經皆為後人遵守而不能
易非有絕世之識獨創之見何以與此

人君無極政事不曰一年而曰元年每月首日不曰一日而曰
正月正月一日曰元旦蓋取今易體元以居正也按古帝王
紀元始於漢以一字紀元者始於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
年以二字紀元者始於漢武帝建元元年以三字紀元者始
於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以四字紀元者始於漢哀帝太初元
將元年字

紀年之號必擇前代所未有及征大光明之字少有疑似即不
用矣如享興之字先為純字人言純字有屯乃易為漢有亂
睠裁而用娛字者如國朝天順之類是也有用先朝字者如
唐德宗以建中興元之亂追思太宗貞觀明皇開元為不可
及各取一字合為貞元以法象之至孝宗遂為故事如隆興

七年五月己亥崩於未央宮乙巳葬霸陵是崩後七日便葬何其速也丁未太子即位是去文帝崩後九日葬後三日太子方即位又何緩也上

古人觀會通以行典禮多以三數為制蓋三者數之節也情文之中也達之天下可以經也故冠禮三加射禮三耦賓主相見之禮三辭三讓郊廟百神之祀致齋三日喪禮孝子三日水漿不入口喪服止於三年娶婦三月而廟見其明罰也止於三就三居其矜恤也止於三宥其黜陟幽明也止於三考其建官之極也止於三公三孤教之而賓興也止於三物數以三為制何莫不然不及者則未備而固也過之者則失之奢而濫也惟其稱也故君子慎焉雜

國家定制率以九為準按九者陽數也易陽爻用九故天分為九野地別為九州又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辨分九變成樂九刑禁奸九寸為律九分造曆九筮稽疑九章命算九職任萬民九賦斂財賄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圜法九服辨邦國九命位邦國九儀命邦國九法平邦國九伐正邦國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之民營國九里制城九雉又九經九緯九流而分印文亦皆九畫雜

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虞叔孔子師老聃大略

論

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韓詩外傳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堯師子州父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師呂尊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子黃帝學於大真堯學於尹壽舜學於務成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鉸時子斯武王學於郭叔新序堯師許由舜師善卷禹師蒲衣上文王師鬻熊紀史齊桓公師管夷吾隰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文種師呂尊魏文侯師子夏去魏

按諸所師多或互異韓詩外傳大墳家語作大真說苑作太真務成子附作尹壽尹壽作務成附貸子相作咸子伯錫疇子思作鉸時子斯太公作郭叔虢叔作太公呂尊師述成呂氏春秋作逸老大撓作大真子州父作州文公新序益子伯家語作咸子伯子尊師沈中巫呂氏春秋作沈尹師高宗學於甘盤制武王訪於箕子古之聖王類必有師舜君而皋陶師故九德陳而人民安武君而箕子師故九疇陳而彝倫敘

師保傅輔佐人主其名甚重非道尊德盛不可以居也師導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如周召畢散之於成王可以當是名矣漢之張禹孔光辱莫甚焉鄧禹其庶幾乎後世以

為階官而序進之失其本旨矣若皇子加冠而官以師傅保
之稱此更何義子雖賢而可為父之師傅保乎況有方孫
級即加是官者尤悖理也故英宗治平二年御史中丞賈黯
力陳其非四月丙午詔止加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是也自此
名正言順人無得而議矣宣政以後至以師傅保加之宦豎
悖理尤甚錄愚翼
可輔輔之不可則自取之此言漢之昭烈晉之簡文魏之文帝
三君一轍何也昭烈之於孔明至誠之心也魏文之於元禧
至公之虛也簡文之於桓溫不得已之情也言有詞同而寔
異者不可不辨也所恨者元禧不思顧命之言王少國危不
觴伊霍之忠乃以逆受誅則所負於魏文者殆有甚於桓溫
哉向微孔明盡瘁之誠臣節其掃地乎鏡朗
元帝師蕭望之成帝師張禹皆敬重之矣元帝不能援望之言
誅許史而去恭顯成帝則聽禹言而不疑王氏望之以此殺
身禹以此為宗貴漢祚中亂寔由於此抑成帝之時吏民猶
識切王氏平帝之末吏民以王莽不受新田上書者至四十
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何元成之時吏民猶忠於漢平帝
之時吏民則盡附王氏也政自之出久矣人心能無從之乎
雖寔屬陵要非師禹之貽不可有國家者尚鑒戒而慎擇師
哉注擇

趙雪航曰古先聖王治天下之要莫先於孝孝也者天地之
常經人倫之大本二帝三王未有不由此以治天下而天下
國家未有不由此而後治者也嘗觀漢楚爭雄項王虜太公
於軍中三年未聞漢祖畧有慼慼之容及楚圍成皋置太公
於俎上而欲烹鑊之其死生之機疊怖之情在他人見之亦
必流涕不忍斷求出迎羽來欲烹之則棄天下而全親之出
可也奈何得脫臥薪嘗膽養其全鋒以圖再舉亦何晚乎今
而視其父如路人然方且數羽十罪以激其怒是何心哉古
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棄父於鼎鑊
之中而爭天下乎昔唐太宗起兵於晉陽劉文靜勸高祖稱
臣於突厥宼氏以為勝父臣虜漢制之是勝父臣虜且不可而
況於烹父分羹乎或曰漢祖斷害良平教之也夫天子禮樂
征伐之主也豈有無父之人而可以尊居九五者哉是可忍
也孰不可忍也漢祖良心斷喪盡矣然則如之何竊父而逃
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帝王處變之上策不在
是乎慎言錄
宋英宗為仁宗後而欲過封其所生孝宗為高宗後而不襲封
其所生一則昧於二本一則至於忘本過與不及英非英而
孝非孝也理宗為寧宗後於所生追封為王襲封奉祀其得
祭之以禮之遺意矣此所以為理歟毋乃鑒於前之失而然

承筆

明嘉靖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旨即位詔稱孝宗為皇考慈壽皇太后為聖母上本生父母曰興獻帝興國太后時大學士楊廷和及禮部尚書毛澄執議以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既而南京兵部侍郎席書與刑部主事張璁桂萼及[illegible][illegible]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兵部主事霍韜等抗議數年未決後竟再下詔改稱孝宗曰皇伯考慈壽太后曰皇伯母上興獻帝曰皇考興國太后曰皇太后各正厥名為予謂定此大禮似不當多言上遵聖經一語決之矣子路問於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曰必也正名乎夫衛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逆甚矣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故孔子不得不以正名為先今武宗無嗣聖天子以獻皇帝之子遵皇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其倫紀名稱固已肅然而謂天親不可絕而為嗣儼然為後為子之說為宋司馬光輩濮園之議而圖之哉善乎方公獻夫之言曰臣非敢謂宋人濮王之議不是蓋今日之事不同也宋仁宗無子今我孝宗有武宗為之子其不同一也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立為皇子今皇上未嘗育於孝宗也其不同二也宋濮王子眾多今獻皇帝止皇上一人其不同三也此三不同昭若黑白烏得牽合而強附哉抑予謂就執民間承繼之說與夫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說以例今日亦皆戾不通蓋民庶繼嗣必其無子而後繼之必其子眾而後出為人繼今孝宗已有子武宗死乃復強為之繼武宗未嘗有子也乃不思所以繼之獻皇帝止聖天子一人乃欲奪之使他繼是一舉而三背禮三不通矣又烏得牽合而強附哉由前則三不同由後則三不通此事已若至明至明而當時舉朝昧之者何也予知其有數說焉一謂孝宗十八年之深仁厚澤不可使之無嗣也殊不思無嗣者武宗非孝宗也二謂不可忘昭聖迎立之恩宜事之為母也殊不思迎立公也母以報之私矣三避迎合之嫌而希犯顏敢諫之風慕面折廷諍之忠也殊不思易道隨時變通禮特為大順次之不可適莫而意必執一而膠柱也四由近世士大夫習見於漢宋諸君立後之事因蔽於為後為子之說也殊不思我朝自有制度我皇祖之訓主於父沒子繼兄終弟及與漢宋諸君立姪故事大不相侔也五欲人君抑私情尊大宗自謂秉義執禮也殊不思天子天性君可解者乎況大矣最親今群臣未及贈封父母則盼盼然皇皇然而乃欲主末世不同之故事以阻遏聖明尊親之孝是何待己與望君異待己之親與待君之親異也豈所謂推己之恕豈所謂移孝之忠乎是數者皆惑於似是而不知其為非是以至於舉朝聚訟而不可解也是故必繼統不繼嗣始為名正言順公公子子兄兄弟弟親親尊尊各得其當而無偏名一正而於天下定也何俟其用多言聚訟為哉予之為此書也蓋發於嘉靖之初以涉獻議今著於此紀寔昭國是後世必有能諒吾

言者[illegible]宣明新資治

[illegible]

留正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漢文始變古道景帝不師與穆使世襲之喪紀廢已晉武欲申私慕而奪於裴傅之[illegible]元魏孝文能依古制盡合於禮陰遺[illegible]之禮其[illegible]議也以日易月之論發於陋儒習之其後遂斷為二十七日之制壽皇養親之孝根於天性事亡之敬發於至誠雖聖躬以不毀之年羣臣屢致易服之請而厲志先定斷然不疑山陵已崇終制弗改千載以來一人而已於戲聖哉聯

咸丘蒙述瞽瞍臣舜子與以為野人之言豈期千載之下諸臣父者吾得二人焉魏靜帝以父寶為大司馬周世宗以父守禮為光祿卿語臣祖父者吾得一人焉宋恭帝以祖父與芮為浙東安撫使嗟乎太公擁篲萬古咸嘆顧以祖父列之品秩之收不知當時朝貢登錄何所稱謂及事殿陛何所處分

[illegible]

父子世濟其美固善矣然而有不可也者以帝鴻氏為之父而有驩兜以少昊氏為之父而有窮奇以顓頊氏為之父而有檮杌以縉雲氏為之父而有饕餮以高辛氏為之父而有寔沉閼伯是誠無可如何者也然而尚有雁行中之一扁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后夔之伯封殆不可解矣

鯀非瞽瞍類也當洪水滔天羣臣於九官十二牧之中獨舉一鯀雖知其為方命圮族而猶且試之其才必有過人者用之九載功用不成而見殛九年之內豈無一二可觀者而禹實能修太原修者因其功而修之也後世功禹而忘鯀是執於成敗之見耳且禹尚待十三載以奏功而欲責鯀於九年難已北方尚有鯀堤城郭亦始於鯀當時備水而作至今因之鯀之功繼信遂然後知舜不宗瞽瞍而禹獨宗鯀鯀誠有可知之理

古者毓儲貴於胎教后娠七月而就蔞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將音非禮樂則太師稱不習滋味不正宰人荷斗而不敢煎調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半歲出就外傅為設三公以訓迪而保護之習見正人習行正事此古所以表有道

此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有過時撻伯禽以令王感悟士亹受楚莊王命而傅太子箴時告以訓導之法亦不過以春秋聳其善抑其惡以詩廣與觀以禮明上下及諸令典之屬耳故舍經常無他典型舍師儒無他化導要在親保傅勤問學而已後世教諭既失而元良鮮聞秦之胡亥受治獄於趙高晨即位而暮射人而望夷之禍成矣漢之戾園開博望通賓客巫蠱起而長安兵而湖陵之禍成矣開皇之際發子寬嬌楊素進而房陵之位不終矣德宗之末宮案無據王伾叔文進而永貞之治損矣至於漢靈帝傷入張讓而母趙忠定策國老而門生天子帝位可奪於左軍以至食[illegible]宦寺之勢重而天下之大計移矣方尺之綿出付縫人前星之耀乃在階序晚近內庭即不廣繁誦能如周公左而召公右乎宮監之後能搖敗厚之粟吉恪慎之承業太子過而可不起乎司馬門誤使不下車可遮留乎衛綰疏廣周文石奮旦夕漸摩如持繩墨以成杞梓於外廷其誰屬哉聖明重福而素何忽不念此也且夫朋友不可以謁諫欲謁則悉起父子不可以諦變變諦或生從縉紳之家猶不肯以遠膝之提而奪貽燕之處況儀象斯年纘我曆數宗廟主器玉帛萬方者乎蓋創業之君有從馬上不事詩書者然起自布衣之中亭長之後郭尉之外備嘗艱難熟諳物態足以出言舉事動

合典章後世守文之君安於椒房紫闥之華習於聲色靡曼之樂禍斗穀喘饑號寒之狀目未接而耳未聞非法家拂士左準右繩誰與告之艱難而激其志氣也卯入有夜行衣不秉燭履坦而不知墊塵傾而救之未有不蹶也故傾墜於人國家之墊豈少也哉亦惟高叢燭耳犁燭講備

禹稷契皋陶伯益皆佐舜治天下而禹身受舜禪稷契不於身而於其子孫伯益之後為秦亦兼六國而有天下惟皋陶庭堅不祀則以刑名絕世也后夔典樂以和樂神人故當予可謂有功矣然傳亦云有仍氏生女而美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娶之生伯封而有豕心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因[illegible]祀則以聲色絕世也禹稷契伯益萬世而祀皋夔繼世而絕擇術不可不慎也[illegible]聲色之改此論不通故存之以為

帝啟嗣位之初何為遽有有扈之變太史公謂啟立有扈不服意孔氏謂堯舜受禪啟獨繼父以是不服今觀甘誓之詞不過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則其不奉正朔之意可見矣初非以傳子之故而有異議也　上

大禹之後二世已失邦矣太康周公之後五世已殺君矣伯禽孝公煬公殺幽公自立成湯既殁則有太甲周家四世昭王五世穆王漢高祖一傳而有呂后唐太宗一傳而有武后　雜說

大紀論曰太史公記湯崩太丁蚤死外丙立三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其非實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及非所以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曾商為乎昔公儀仲子舍孫而立次子言偃問於孔子曰禮歟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豈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為是比以義理知其非者一夫賢君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賢者反之考諸殷世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賢聖之君皆未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材之君反能取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為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為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本究知其非者三唐李淳風通於小數備能逆知帝王世系以卲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世此以曆數知其非者四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焉乎可乎[illegible]

按史記以微子啓與紂異母而鑑以為同母謂母當生啓時猶未正立及生紂時始正為妃故啓大而庶紂小而嫡此說大謬蓋既云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則紂明為嫡出而啓明是庶出無疑若但以為立與未立分嫡庶名分是天倫果可以天位奪矣理果實是乎哉

楚幽王春申君之子也秦始皇呂不韋之子也曹操夏侯氏之子也晉元帝小吏牛金之子也

予聞周太史伯曰秦嬴姓伯益之後必有興者大既以益稷禰假呂為耶始皇碁年乃齊蓋種於邯鄲矣豈猶費之所能為其為莊襄子明已剌秦者嘗稱易嬴為秦暴已甚衆也皆願從之故況浮一端焉其何辭於天下之口而要之非其實也或曰史稱知其有娠者非歟嗟乎此非天下之言不韋之言也史臣不諒而遂信之耳夫異人既死太后又其所狎不韋故竊販焉以辭於天下曰秦始吾子也雖則辭之因以康少主之心得肆志窮欲享河南十萬戶之奉居貨之利孰有奇於是者而不韋者自別白哉吾聞始皇之言曰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卒令徙蜀以死政雖封狼害躬迫其母不絕人子心豈其至食歟父哉諒之冀矣

楊修為曹植謀詡曹操殺之旅以孤植而安丕也而說者謂因
黃絹取忌雞肋趨疑淺之乎其論操矣然而鮑照多累敘傳
虞用拙筆過猜疑之主亦不可不知也（彼時植既以驕縱見疏而脩為其黨附之智 洩言殺交關諸侯徵阿瞞亦已有殺決之矣）不自知敘亦且漏
晉太子遹方火遂牽裾之衣觀軍欲殺賈謐之發此大智識
人何以不祿噫斯人而祿也司馬氏必因而天道僭矣遹謚
愍懷而繼悉世奇一懷一愍馬遂華而為木天之巧於示應
矣上

明太祖初起兵所下城池多用養子作腹心與將官同守如得
鎮江用周舍（即沐英）得宣州用道舍（即何文輝）得嚴州用保兒（即李文忠）
得處州用柴舍（即朱文剛）得金華用馬兒（即徐司馬）又有金剛奴也先
買驢眞童潑兒之類皆養子也後皆復本姓諸人事跡畧
見於續藏書

唐玄宗為長枕大衾與五王同寢可謂友愛之篤矣竊以為非
帝王之友愛也帝王之友愛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
已富貴之而已矣未聞同衾枕而共寢者也且古者父子不同
宮況兄弟乎宮且不同況寢乎同寢者惟伉儷則然若兄弟
裸裎於一榻彼展轉反側之際能無褻乎（鼾齁）

龍行虎步太平天子太祖之待太宗聖賢之心也而他日太宗
之待太祖是誠何心夫灼艾猶痛而復昭斷頸當何如哉況
嫂不成服弟不善終遂業皎然又不必致疑於燭影斧聲之
說也上

更始同常林既立之為君而秀為其偏將焉則有君臣之分矣
況又漢之宗室而有入關誅莽之功乎罷兵之命乃不就徵
竟取天下何也竟復取劉璋後世病之則秀於此殆有甚焉
者矣

蕭王與劉盆子皆漢宗室以興復起兵者也盆子來歸蕭王當
裂地封之不死之侯侍異姓可也上

蕭王進攻邯鄲也王郎使杜威請降威稱郎寔成帝遺體王曰
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亦不可得竟追斯之噫光武於是乎與
吾矣雖不與誠可謂成帝何以不可得天下耶蓋當時惟以
勢力相雄長耳非真有宗室之念也上

方天后曰歷代婦人竊弄國柄自呂后始北雞晨鳴為萬世戒
惠帝慈祥仁厚之主被其虐損聖德使納甥女為后（張耳之子敖尚魯元公主生女呂后以為惠帝后）亂夫婦之大倫呂后觀人彘駭而成疾竟
至不起絕母子之恩幾僭天位擅王諸呂誅戮劉氏子孫寵
幸審食其淫亂弗恥穢德眞漢室之罪人也然孰使之然哉高
帝創業垂統之君使於建國之初立其典章貽戒後世母后
不得臨朝婦人不得預政不幸君崩而子幼則百官總己以
聽於冢宰著為一代之法令則呂氏必不敢起覬覦之心而

執政大臣得以力爭矣。此不為使流弊於後世。至孝平勅
王孝元太后王氏臨朝，以致王莽篡位，漢祚中衰。東漢之世
章帝之竇后、和帝之鄧后、安帝之閻后、順帝之梁后、桓帝之
竇后、靈帝之何后相繼臨朝專政，寔自呂后之啟端。故後世
皆得而效尤也。高帝何罪之能諉哉。上
事物紺珠載女后稱制者自呂后、武后外，有庚太后成帝母、褚
太后穆帝母、劉氏后真宗、其臨朝者有王太皇太后成帝母、馬后明帝
后、竇太后和帝母、鄧后和帝后、閻后安帝后、梁后順帝后、何太后靈帝母
曹太后仁宗后英宗母、高氏神宗后哲宗母
王莽女為漢平帝后，莽篡位，曰手擁王璽極此捷墨擲之於地
後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尤怒乃止。曹操女為漢獻帝后
操篡位，曰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四，乃以璽抵軒
泗，涕流揚堅。女為周宣帝后，後知堅有異志，意頗不平。篡位
後，憤惋尤甚。堅欲奪其志，誓死不許。三人者皆篡弑之賊，而
其女之志行節操，亦酷相類如此。無論其父即在廷諸臣，死
恥愧死耶。文海披沙
余出宮鄭氏校覆要覽，殊有三后風事載元史
古今女寵稱晉武帝掖庭萬人盛矣，乃猶有不季龍者。季龍修
洛陽宮壇，置女官二十四等，大發百姓女二十以下十三萬
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鄭氏臨軒簡閱，若陳何誅中

原士女不幸罹此，誠足悲也。蓋自開闢以來，未有甚於此者
矣。謝氏餘文
語云絕纓盜馬之臣赦而秦楚以成其功。蓋若義譚馬夫不以
物之故殺人。秦繆則誠賢矣。王妃而乃與臣僚縱飲，以滅燭
訓引，然猶愈於田文之亞舍人衣盡之奉侍后也。四物者注入
漢文帝誅薄昭，知有法而不知有母也。宋孝宗貸賊吏，知有父
而不知有法也。而要之於道皆未盡善也。蓋三尺者天下公
器，父母者人心至情。法撓不可以為君，情滅不可以為子。權
而得中可也。是故昭不可縱也，宜之遠竄，尚活之以慰母心
可也。賊吏不可使居人上也，貸之，金竄其示之以恥，亦庶可
也。而誅之，而貸之，轟以偏情曲以撓法，聖人不必如是也。或
者曰漢文自有深意焉，以為吾高帝側室子，太后之責非自
高帝始也，於己則親，於高帝則卑。而況太后已老，見弟而私哉
而欲高帝法乎。夫此非理，後者何極。是漢家法制因我入而
亂也。是故誅之以謝高廟神靈，且以治天下也。吾為先帝受
惡名不敢避也。是或又一道也。讀綱鑑
賀善氏稱章帝仁厚，其失偶。廢太子，殺梁竦二事耳。然封馬廖
等為列侯，以啓外戚擅權之變，非其失之大者歟。明帝遵奉
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而章帝乃壞之，蹟其所
謂寬大仁厚，與元帝又何異乎。謝氏餘文

大曆閏秋潦害稼什八京兆尹黎幹上其狀韓滉奏言幹妄國
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實損田三萬餘頃始渭南令劉藻
附滉言部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如藻言更遣御史朱敖覆
按之實損田三千頃帝歎曰縣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聞豈
卹隱意耶藻與計皆被貶斥夫代宗非有唐令主也猶然心
切民隱又況咨牧安民世乎宋臣有言朝廷有卹民之意而
州縣無卹民之實是縱有德意究竟成虛民之生亦大可憫
矣 儲說

玄宗愛民之君也試縣令修常平法頒令長新戒皆勤謹為民
而賑饑之法尤切民隱其制曰歲薦饑饉待報開倉遣賑恤
長何擬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此蓋萬世賑
饑者所當知也其出奔也過左藏楊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
無所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百姓此其愛民
之心非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乎 慎餘

陳止齋秦亡論斷曰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無可畏之
形者難見易圖者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不畏
乎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摇㣂
於敵國之變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
狃於民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矣昔秦之先
特七國之一爾自孝公以亟耕力戰蠶食關東諸侯歷七世
而併於始皇之手吁亦艱矣始皇惟知天下之勢難合而其
患在六國也故併吞之後盡血墟其社稷裂其土而守置之
以絕內爭之釁中國不足虞而其所以為吾憂者猶有四夷
也於是郡桂林城磧石頸繫百粵而卻匈奴於千里之外始
皇之心自以為天下舉無可虞足以安意肆志扶視乎殽函
之上海內晏然者萬葉矣而不知天下之大可畏者方伏於
大澤之卒隱於耕鋤之盜而其睥睨覬覦者已滿於江之西
山之東也一呼而起斥隸賓今豺亭卯百萬之師建瓴而下
而全關之地已投質於霸上之劉季焉嗚呼秦以七世亡六
國而民以朞月亡秦以秦之強不能當民之弱天下之真可畏

蠶桑采掇在茲

鄭子章蠶桑論畧曰月令仲春之月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
羽戴勝降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齋戒親東郊躬桑禁婦女毋
觀省婦使勸蠶事蠶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所
以為天下蠶事勸也土各有所宜惟桑無不宜桑無不宜故
蠶無不可事豳風之詩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則
豳可蠶將仲子之詩曰無折我樹桑則鄭可蠶車鄰之詩曰
阪有桑隰有楊則秦可蠶氓之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
之落矣其黃而隕桑中之詩曰期我於桑中則衛可蠶皇矣
之詩曰攘剔之其檿其柘檿山桑也桑柔之詩曰菀彼桑

示其下侯甸則國可蠶禹貢兗州桑土既蠶厥篚織文則齊
可蠶青州厥篚檿絲子亦曰五畝之土其檿其桑則齊可
蠶荊州厥篚玄纁則楚可蠶孟子告梁惠王曰五畝之宅樹
之以桑十畝之詩曰十畝之間桑者閑閑則魏可蠶蠶桑郡
勸衣帛衣教民蠶桑則鄒可蠶猶之農夫之於五穀非不足
之土俱可耕而穫也今天下蠶事稍疎闊矣東南之機杼三
吳閩越最繁而取給於湖襄西北之機杼潞最工而取給於
閬襄予道湖閬女桑姨桑參差牆下未嘗不羨西郡女紅之
習而病四遠之惰也夫一女不績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而況
乎半天下之女不績也豈但五十之帛無所出而績則幾

逸則淫淫則男子為非蠶織廢而風俗日以偷壞大非蠶事未
興使然歟公父文伯母曰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
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
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愆
則有辟古之制也使大夫之家而主猶績焉奈何令天下女
習於逸以過於淫乎 國家蠶桑載在令甲凡民田五畝至
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田多者以是
為差今特廣而未舉耳故月令躬蠶之舉當與績紝之政與
令甲桑麻之限此固有國者之不可諱之道而不講也子嬪衣
周禮禁原蠶原蠶一歲再熟也王法禁之恐殘桑也注為傷馬

以蠶為末塗馬蠶即不食蠶桑枝去乃食蠶馬類也牧莫
兩盛而害而竟風土多蠶至有八蠶吳都賦鄉貢八蠶之綿
搖說
古今考謂五刑唐虞以來有之未知上古起於何時漢文帝始
除肉刑予閱黃帝鍼經載黃帝與岐伯論人不生鬚者有宦
不生鬚之語則黃帝時已有宦者謂非蚩尤時即有宮刑矣
而刑謂非起於蚩尤乎但白虎通又有示五帝畫象者謂其
服象五刑也犯墨者懞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其墨懞
其臏處而畫之犯宮者履菲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又按慎子
云以畫跪當墨草纓當劓履菲當臏艾韠當宮尚書曰象刑

惟明墨黥之時又以次刑未用而墨劓剕宮六大更著黃帝
之上有風之者侯釋書之釋
丁
擂論曰堯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
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呂刑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
平民罔不寇賊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
刵椓黥按此則象刑在於虞於之世而堯舜以流放代之故
黥劓之文不見於唐虞之籍而五刑之數亦不具於聖人之
言也呂承舜禪與堯同治其不釋二聖而遠則言禎可知呂
刑所云五刑即叔向所謂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此則近君子
有激之言也 考釋書注備

三代以前所謂肉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五者是也至漢時僅有
三焉黥劓斬趾而已文帝有感除之遂以髡鉗代黥笞三百
當劓笞五百代斬趾景帝復減笞五百者三百笞三百者二
百因笞者猶不全更減三百為二百二百為一百又定箠令
自是笞者得全
五刑之屬三千按周穆王作甫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
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此三千之
較也
洪武十九年御製大誥三篇成頒示天下先是戶部侍郎郭桓
等犯贓事覺逮繫者衆因此遂作大誥類象其奸今切官
民諸色人等戶有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准減一等無者
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為戒見大誥末條後來官府斷獄
遂有大誥減一等之文其原出此後人不知其原槩以為凡
犯罪者大誥皆減一等誤矣天下事忘原失委承訛踵謬如
此者何可勝嘆 皇明通紀輯
唐太宗曰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吾有天下未嘗數赦太宗非有
唐之賢主哉而知其赦之非美說於古今士夫不欲人君之
有赦漢吳漢曰臣死無所言願陛下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
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蜀人稱諸葛之賢亦曰軍旅
屢興而赦不妄下大將軍費禕數赦司農孟光以為偏枯而
責之司馬光所進劉子其一曰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
善政夫赦過宥罪人君之仁政也而諸賢所言若此毋乃傷
於刻乎不知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國家數赦則平人生心
善良之徒恨無所伸而奸宄之徒幸無所懲誠不可者充會
子曰赦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而良者蒙矣文中子曰
無赦之國其刑必平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
增
太宗年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關語言構怨連結文書數百事命
杜如晦掌之曰付諸書吏行頒聞於外大臣有自盡者上乃
取文書并衆而焚之滹沱江中不復省此與光武焚交書
數千事者何異 龍城錄
善賞罰者賞罰其心不善賞罰者賞罰其身賞罰其心則可以
勸善於未萌賞罰其身則徒以糾過於已敗凡為天下國家
者當思所以服其心而已也故升斗之祿足以鼓豪傑而
貂蟬盈座者人或恥之蒲鞭之辱足以寒姦宄之魂而殿陛殺
人者或不知懼此豈有他哉人心之服與不服焉柰之何後
世開鬻爵之門肆贖刑之路而使之名器大濫以致法守劇
流斯民安所勸懲乎 蠡書備考
華士虛名而無用少正卯以大有用而害不可用壬人僉士凡
明主能誅之開入高士非大聖不知其當誅也唐蕭瑀好奉

之淺矣懷私恨而斬霸陵尉豈大將軍之道哉故蘇子瞻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是也否則以周亞夫之賢帝尚托景帝以用之豈獨不知貳師之才耶（太平清話）

文帝雖天姿仁厚然失於輕信賞罰之命往往出於一時而不加審緻所以當時之人卒能放止不至麗於有過之地李布為河東守人或言其賢則召以為御史大夫又或言其使酒則罷歸故郡賈誼通諸家之書廷尉言其能則召以為博士絳灌言其擅權則棄之長沙周勃以大臣之重或者言其反則下廷尉太后言其不反則赦出之太倉令或者言其過遽下廣刑緹縈言其父廉平則赦之孟舒魏尚守雲中皆有能穢猶有所闕則下吏削爵一聞田叔馮唐之言遂復其故職至於以口鈍而責上林尉以便給而遷嗇夫以犯蹕而欲致其死以盜環而欲致之族是皆輕於喜怒刑賞往往如此正由其輕信之過而非有以救之能無損於文帝之仁乎（叢說）

漢宣時趙京兆廣漢蓋司隸寬饒韓馮翊延壽楊光祿惲四臣皆不令終議者悲焉宣帝予則曰不然自有等也廣漢以私怨殺男子榮畜非法也然不以殺婢勝宰相未必死也死之日守闕號泣願代之僇者至數萬人曰願留之以牧養小民則廣漢之所摧折者權豪耳曠不稱為人傑也哉是殆罪不掩功者也延壽責躬則閉閤思過化民則二十四縣不敢言訟獄不賢而能之乎特以放散官錢杵許蕭望之遣御史案驗文法吏承望風旨鼓弄刀筆以曖昧僭踰出方等事坐令棄市百姓莫不流涕是罪輕於廣漢而功又倍之者乎寬饒嘗有拊循士卒之勳至其刑餘法律之說尤甚切當然傳賢之疏顯以求禪無人臣禮自剄闕下非帝意也未足深恤惲性刻轢好發人陰伏亦既有以招尤矣甚之論主不應出語悖逆戴長樂之言或未足信于定國之奏豈有寬乎帝猶薄治之免為庶人頗不幸哉乃逆睢里開肆為怨語南山之喻以臣風君縣官之譏以下訕上如此而誅死亦宜之世矣三尺之躍何說者以惲列於韓趙蓋楊共成一代枉獄非也要故論四臣之功延壽最多廣漢次之寬饒又次之律四臣之罪楊惲最多寬饒次之廣漢又次之恤四臣之死延壽最冤廣漢次之楊惲最當寬饒次之秉法者不可拘持成案而槩恕乎其罪尚論者不可因仍舊說而盡尤乎其主也（辨疑叢說）

知晉公子之必霸者以其從者三士（狐偃趙衰賈佗）足以上人知宋壽王之必帝者以其左右者二人（張崇熱吳楊）終至將相雲龍風虎良非偶然（叢說）

為張文定則一榜盡賜及第（時齊賢在榜末為富鄭公）則制科不試詩賦（不習布衣召試以不能詩賦召選上辭）重其賢即命官課士之典亦不妨輕變焉固宜古之得人

畫繞翰林院中畫寢德宗幸其院鄭絪欲馳告之不許時天寒
上以從妃衣纈袍覆之而去宣宗輒令狐綯召對夜深上命
撤乘輿金蓮燭送還院孰謂二宗非愛才者哉而終遜夫令
德之主此君子無取於虛物者也 增

齊神武知慕容紹宗唐太宗知李勣宋藝祖知張齊賢熟矣皆
不貴顯其身而留以待後人蓋誠恐人情感激不深將來未
必得用故留貴顯之權於後人俾為人激而思効也 世 知
留御收豪傑大都若此 說 受恩於必安當甚賴於子而三君
賢即用之留待後人之不及金主雍也遠甚
趙雷航曰按君東豪有云高帝踞洗見英布饑為以王者之供
具傳之嫚罵以辱趙將而隨各以千戶封尤用不測之辱
不次之恩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予
竊謂不然蓋聖人以至誠而治天下故使人感化其極大者
國王也本不當見以踞洗若曰戲之則王者無相戲之禮也
王者待人以誠猶恐不動況不誠而能動乎帝惟心本不誠
而喜於戲慢故臣下效之鮮有敬肅之禮戎語耳戎踞足皆
以狙詐相高甚而飲酒爭功拔劍擊柱畧無忌憚末年又欲
易太子為戲良由不知謝恭而未聞聖人正心修身齊家治
天下之大道也 雖說

傅說未遇而見夢於殷宗像形果肖神其有先合者乎杜如晦

薛收既殁而見唐宗宛若生平神其有不亡者乎古君臣之
交可謂善始善終 雖說

司衡者要當識拔真才而用之甲未必皆優於科科未必皆優
於貢而甲與科貢之外又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資格限之
胡可得哉如黄福以歲貢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此皆
表表名臣也國初馮堅以典吏而推都御史王興宗以直廳
而歷布政使惟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所以能盡一世人才
之用耳 智囊

洪武二十九年選木鬧右以浦江鄭沂為禮部尚書鄭餘為監
察御史又按洪武中多選用秀人如湖州富民嚴震直擢
布政司參議累官至尚書蘇州富民沈惠亦有孫曰珍擢戶
部員外郎珍愛官辭祿上器重之如丘鼎湯行之類皆太祖
蓋洪範所謂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亦聖王用人之一道立賢
無方之遺意也 皇明通紀輯

松封五大夫秦始皇始栢封五品大夫武后石封磐石侯宣和鶴乘軒
衛懿公蝦蟆得廩晉惠鵰鷹食縣餘犬馬乃有赤彪儀同逍遙
郡君淩霄郡君之封又大木石鳥獸皆可以得爵祿然則爵
祿何足以榮世人哉 說

唐玄宗白騾死謚以白騾將軍宋太宗養一白鶻號曰將軍
將軍而騾亦且可號為之何以處夫生平擁此而為將軍者
秦始皇上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初

不言其為何樹也後漢應劭作漢官儀始言為松樓松在本山之小大為門主助時猶在故知其為松也不知五大夫路泰泰之策九級如書參賜爵之故大夫遂為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迎謂松之封大夫有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益像襲不考之過也見東齋記事

漢以孝廉取士而衰末初曹孟德以舉孝廉唐重進士而黃巢屢舉進士科目之不足據也如此漫避操唐末進士不第如王仙芝輩倡亂而敬翔李振之徒皆進士之不得志者也燕翼錄國家名器本所以勵世磨鈍也今乃素乏功德之人一旦擁貲而得之則豪傑寧不聞而解體乎況其未官也既以財而得之其既官也必以官而營財若探囊取償不至於誅求刻剝不已也其於國家何利焉我朝昔時極重太學貢徒當選府職方兵與進士等故洪熙初猶選監生吳信等為給事中其時納粟上馬之例未行也洪武時雖嘗取稅戶人材用之然聖祖之意以貧而仕者嘗貪故選才於閭右蓋取洪範正人既富方穀之義而非有所私之也且謂之選則必擇其聞族之賢者而舉之非槩用之而無別也納監之例濫觴於景泰漏卮於今日縉紳之子與商賈同伍例行舉貢一例挨選彝倫堂遂為錢虜交易之地大司成止為執簿挨歷之官祖宗良法美意掃地盡矣然非釼堂不虛此也欲焚拯溺多用權宜也予謂朝廷既不能絕鬻爵之途亦當思得大重爵之意生徒上納之後收入國學當慎擇博士助教誨諭栽成之月有課日有程於挨年撥選之中又兼以試經義之請而治事之通曉為詮次之先後既注官先試之三年嚴貪污之罰三年中有犯即時聽監察御史以便宜黜退三年不犯始定授之或清廉著聲或仁慈播譽經上司保舉者即陞方面毋得拘礙資格則人材之效用有階而朝廷之名器不濫云云譽

詳備考

事物紀原載鬻爵始於漢文帝受鼂錯言令人入粟與官及授武帝靈帝事殊不知秦始皇時飛蝗蔽天下詔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蓋又在漢文之前也[illegible]

鄭夾漈論秦不絕儒學有曰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伏生九十授經聞在秦時亦與博士之列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況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之亡魯為守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其所坑者特一時議論不合者爾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乃一時事爾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覩全書未免疑以傳疑然則易固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數有明易之人哉予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蓋為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

六笙詩本無其詞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也自漢以來書籍至今百不存一二豈亦秦人亡之哉學者自亡之耳　始皇阬儒阬其不足為儒者也焚書亦焚其不足為書者也若五經圖籍秦固未嘗焚也不然天子焚之庶民安得而藏之且秦之禁不曰非聖者無法乎是尊聖者固無如秦也

先儒謂秦人焚書而書存非謂聖賢之書秦火之所不得焚蓋以秦所焚者非聖賢之書而聖賢之書秦固未嘗焚之也按史始皇紀有云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然則不中用之書而偶之而丁而炎僞哉

按擬載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注云秦之焚書焚天下之人所藏之書耳其博士官所藏者則故在也項羽燒秦宮室始併博士所藏者而焚之此所以後之學者皆咎蕭何不能於收秦圖書之日併收之也然則焚書之罪項羽更浮於始皇矣而後世惟斤斤始皇之是咎謂非不省為眾惡之所歸耶 上

秦始皇阬儒上是據其不知而加害非真擇士為阬以阬之也今民閱訟牒亦有阬阬害之詞即北竟不然白起阬趙降卒四十萬於長平項羽阬秦降卒二十萬於新安致使上為阬一夕論當如何之廣大而偕多降棄者盡帖然而齊入受見殘

陳季雅曰秦人重禁文學不得挾書無道極矣高祖入關約法三章悉除其苛法而挾書之律獨承秦弊至惠帝始除是高祖豈聞詩書之說不減於始皇也使入關之初或天下既平之日能弛此禁則遺書散亂復假出孔壁雖壞而全書不如然則高帝不事詩書其害乃甚於始皇之焚棄也言史餘條

梁元帝之將敗也焚古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嘆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夫元帝以文武之道即書劍也豈不謬哉文道之顯也武仁之勇也帝為湘東王時坐視侯景之亂而真之據方與晉南互相殘賊其悖道已甚局闕既至秘不發喪踰年始移封賊之檄又明年始遷江陵之師又何儒文武之道也先盡矣豈待焚書折劍而方謂道盡於此不繫於書劍之存亡也 上

魏李彪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由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漢名言也古之史必君舉必書惟是金匱石室之業不聞有顯揭衢路者若崔浩之書國事既備而不典且敷石貴然亂聽誅夷未可專病景穆之不弘也儀說

魏太武殺崔浩云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立之郊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恚相與譖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夫浩修國史直筆乃其職爾刊石通衢若為可罪然何至赤其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為索虜折衝

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偽司徒崔浩齊之相也虜主拓跋燾
南寇汝頳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為浩應謀泄誅
河北大姓連坐者甚衆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良有其故特因
史事發爾 秉筆
神僧傳載浩少習左道與寇天師說燾毀滅佛法二人相次共
發惡疾云云不足信也按宋書浩於景穆前固爭所薦之人
高允謂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身為人臣而苟逞其非以較
勝於上如何能濟此亦殺身之一兆也然而或不至如是之
酷通同光也謀動干戈太武即覽安能容乎死有餘罪於史
何尤 增

史官多被顯戮而魏收獨以壽終又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諡文
貞迨其終也修卻者方且發塚而棄其骨矣可謂收獨孚免
乎古人之欲避修史辭夫固重有所懲也奈何府罪於入主
乎 儲說

秦法輒上殿者夷三族當削輌之變竟莫有拒者非夏無且以
藥囊提軻始皇幾不免魏令云京城有變入衛各居其府及
嚴才之亂魏武登銅雀臺遙望無敢救者非王修將官屬赴
難魏武亦幾不免此由法憲所致足為永鑑已雖然宮闈邃
穆之地防禦宜密毋疏有如與優猥冗并得闌入宮門且如
市馬恐亦非禁地所宜 上

邇來盜案林叢當事者莫不以避匿為工將以止盜適以滋盜
此皆法意之為厲也按洪武十六年遣使者下郡國聽舉盜
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遛回避故縱者
皆勿問聽以擒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
捕者又以畏懦指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
殿最惟嚴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并解散徒其魁帥
於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此頭大盜之法師其意而小試之又何強竊之有 增

一人如儉則一家富王者如儉則天下富儉固人主之美德也
然而不可以名求也儉而出於好名之心雖能勉強矯飾於
一時終必決裂潰壞於後日蓋好名之心非誠心也而誠則
不知也故子華子曰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言
誠也唐明皇以風俗之奢靡而焚珠玉錦繡於殿前自以為
知儉矣而不知有識者已於斯時早窺其中心之所存而豫
卜其日後之難繼也蓋奢與儉固不在於珠玉錦繡之焚不
焚也即使珠玉錦繡而可焚則亦似珠不可焚而必焚之殿
前矣論名而已爾故無幾而鳳樓賜酺令縣令各率樂工以
進矣其視珠玉錦繡之供何殊也無幾而嬖貴妃寵祿山恣
其所欲賞賚不貲視左藏之金帛如糞土矣其視珠玉錦繡
之費何啻以海南極珠翠之征撫校備珍錯之奉霓衣之豔

曲方新而漁陽之鞨鼓已震花鈿委地翠羽蒙塵昔人於開
元天寶之際謂明皇為兩截人予則謂明皇固未嘗兩也開
元前之儉假面目也天寶後之奢真肺腸也人主亦何所論
矯飾哉 上

建
元嘉儉欲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王晏等咸稱盛德獨蕭
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
預曲宴金銀器皿盈牀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
此器也帝甚有慚色矯飾於初決裂於後前後一轍 南齊書

儉
與慳大是不同漢文帝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費至百姓
粗稅動輒蠲免此真儉也若隋開皇之末倉庫足支五十年
之用乃百姓饑荒不肯存恤賑濟此寔慳吝爾何足為儉哉
故漢文卒致家給人足坐享太平之風而隋竟因慳吝以失
人心洛口諸倉徒齎李密盜糧耳 昨非菴

堯
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至牀戒於塗髹聖人之尚儉也如
此子華子曰昔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襲幅巡如神明之
居猶五瑞以見群后帶幅舃而入覲崇如衆星之拱北堯則
恭因存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晝日
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黄燦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
有環珮赤墀中於韶簫之節致亦裁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
物如此而烏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剪云云以及塗髹以
以自牀戒也者此腐儒之所宗而汙俗之因以相欺野人所
樂道而載記所不傳者也 子華子

此本之諸史吳氏之論而非謂儉之不足尚也黼黻文將以肅觀瞻而新宗內論其不可已者亦已為王者之儀矣天子無關於使者之藏以維尚之其為也

宗
神宗傳法多識世有所發難迎出入奏故講官當以進講
為難蘇子由至以手捫其腹曰子腹無邊講未嘗不汗下也
大抵英明之主竟見易偏王介甫紛紛劄立正乘其主之英
明而入之者也韓非曰君毋見其意臣自表其異知言哉 儆說

小
人毋中人主之欲其說必有所托而進宋侍講林瑀自謂洞
於周易嘗以仁宗時合易之需需之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
謂須頻宴遊娛樂始合卦體而天下治仁宗驚其說而詢
令售於陳隋之季已且為淫昏之兆甚矣又英宗即位初有
獻繼聖圖者謂作佐徒以天書為降聖之兆而以棠為猶子之祥
再折御名為繼照之花語極不經異以取悅人主而英宗且
為其所惑令中書出而徑出鳴咲神鑒若二宗又何必精明
於指佞燭邪戳訛 上

王霸詭言冰堅卒致單渡光武紀夏配天之福也武曌冬遊上
苑詔花速發而百花不敢違女主亦能格天耶明正德戊寅
冬駕幸揚州河冰方合上問何時當解江彬對曰立春然尚
有旬餘日也上曰春迎之即至耳焉能候之命迎春於揚州

胡侍郎謂國初良鄉魏成妻周氏守節三十年旌其門御史許顒妻陳氏牛氏皆經死旌為雙節臨課副使胡以謙妻周氏負屍歸葬守節無玷旌其門參侍郎殷佩妻高氏縊死旌曰貞烈有司搆祠祀之高位妻陳氏妾王氏并自縊旌曰貞烈王詰妻劉氏遇賊投井死旌曰貞烈以旌表例甚詳不知洪武中安陸侯吳復卒妾楊氏年十七自經以殉封貞烈淑人宣德中清源伯蕢傑卒妾王氏自殉贈淑人洪熙中邵陽伯馬聚卒妾陳氏自殉贈淑人不獨旌表已也（儲說）

宰相人所欲也漢武帝時屢誅宰相公孫賀泣涕不肯拜以前有死也既拜後果族滅死人所惡也唐武后殺害李宗許至素節追赴都道聞遣喪而哭者謂左右曰病死何可得而須哭哉以前有非命也至龍門驛縊焉（雜說）

漢光武之世三公多見罪黜侯霸為司徒薦閻楊以素有譏議帝疑有奸大怒賜霸璽書云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將投身以成仁耶（後漢書）朱浮為大司空帝卿之免後因司徒馮勤獄見乃言浮以戒之以為死生吉凶未可知（馮勤傳）韓歆為大司徒以直言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俱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後歐陽歙戴涉相代為大司徒皆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位矣（侯霸傳）

光武時法理嚴察職事過甚尚書近臣至乃捶扑牽曳群臣莫敢正言中尉剛諫不納（中尉剛傳）以封丘城門小欲捷侍御史（虞延傳）王梁孫咸以讖為三公（方術傳）桓譚鄭興皆以不為讖廢之終身（本傳）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謗言單辭轉易守長（循吏傳）左雄言九卿位亞三事自明帝始有扑罰皆非古典章彪於章帝朝上疏以世承二帝之後多以苛刻為忠陳寵亦於章帝朝上疏言前代用刑之察始除鉗鑽慘酷之科

待士大夫有禮貌加本朝唐時風俗尚不美張嘉貞使姜皎為秘書監至於杖死張九齡使周子諒為監察御史以言事杖於朝堂代宗命劉晏考新郭官吏善惡刺史有罪五品以上繫獄六品以下杖然後奏玄宗時監察御史蔣挺坐法決於朝堂張廷珪執奏御史有譴殺之而不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雜說）

巫史言禍福士人亦言禍福巫史之言見信而士人嘗以攖人主之怒者巫史之言寄於虛而便於禳士人之言揭於實而逆於聽也昔人有言以信卜巫者信直士以納蓍言者納鞭蘇國家何患之有（儲說）

周昌以漢高祖比桀紂高祖不以為罪壺關三老以漢武帝比瞽瞍而武帝為之感悟可為大度能容諫之主也（雜說）蘇子瞻上神宗書有曰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為美談（雜說 本比）

獵未也其還鄉也有安富厥家之金帛焉有造第之緡錢焉
有葺先塋之鈔錠焉自秦漢而下報功之典未有如此其周
且厚者功臣不保其終毋亦其自取也夫 皇明通紀

熊勿軒曰羿浞之禍已無夏矣羲黃堯舜以來相傳之正統其
絕者蓋四十年區區庖正一成之田一旅之衆而能復禹舊
跡踐天子位殺國其君有撥亂之志其臣有盡忠之節人事
既盡能以天道為定命推原其故亦由寒君思之為也君思
舜後也一代聿興則先代子孫必貢於王家與國同其休戚
古人之慮蓋深遠也後世則不然得人之國務絕人之祀不
知天道昭明禍每旋踵虞夏商周之祖若孫傳祚二千餘年
興廢斷可覩矣 斷鑑

劉禪護蜀而喜晉人謂之無情猶曰其性昏庸宜爾也或曰
郤正等教之以自脇爾若陳叔寶則真無情者始入長安乃
願得一官號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從登芒山侍飲復進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之詩抑且豁上來封書以取容悅
竟不知有興亡之感有是人哉文帝盡滅宇文之族而獨存
厚於叔寶誠諒其無能為也 言史憤餘

隋文帝既宥陳主給賜甚厚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叔
寶嘗耽酥帝使其節飲既而曰任其性可也不爾何以過日

宋太祖將伐蜀命建第五百間於右掖門前下臨汴水曰吾
聞孟昶族屬多毋使有不足昶既俘即以賜之復命作禮賢
宅於州東以待李煜謂煜江南饒佳山水令作大圖以導意
及河水注之煜稱疾即以賜錢俶自古開基之主待亡國君
未有厚恤其私曲體其情如二帝者 餘說

隋之受禪也隋主堅以虞慶則一言欲盡滅宇文氏之族李德
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叱之曰君書生何足議此於是宇文
氏之在朝者死徙之冢盡而適滿於述大寶之難述遂與聞
江都之變則述子化及為之也隋主以天下之力滅宇文而
宇文氏以一夫之說傾全隋而有餘隋主之見毋乃出
書生下哉嗚呼商孫億麗新命在周楚雖三戶亡秦必楚[illegible]
人之所能為者耶 鏡朝

錢武肅王遣使於梁太祖太祖問曰王於國中好何物使者曰
好玉帶駿馬太祖嘆曰真英雄也還玉帶一名馬以賜之及
忠懿王入朝宋藝祖進寶犀帶一藝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
與此不同俶請宣示藝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揚子江
一條俶大慨服二君所見一按其所嗜以羈縻其內附之心
一渺其所寶以昭示其宏遠之略皆用世之智也 西湖

南朝得國惟蕭衍以優蓋齊寶卷之昏虐不可不誅也然究其
寔猶大蕭道成爾假寶融之名以為篡取之地昔人亦已識
之其入建康也殺齊諸王幾盡遂弒巴陵王則與汝陰之弒

何異哉衍之將受禪也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
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
所復思若天子還都則君臣定位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
天子即巴陵王也其腹心之臣固當以賊命之矣慎言餘
諸呂之誅劉章與周勃陳平之功一也而齊王灌嬰次之今論
功行賞上及平勃灌嬰而不及二人蓋以劉章嘗欲立齊王
故不加祿而當時大臣亦無有能明之者大以平勃間意曲
從捻成呂氏之禍功固未可以贖罪其視二人有功無過者
大有逕庭其賞預有去取亦何以立功賞之準哉上
楊子雲稱文帝之德曰罪不孥宮不女館不新陵不墳傳則如
此矣至如從代有天下封宋昌為壯武侯吾竊小之以為有
天下者天命也何人力之私焉及觀齊王傳朱虛侯章親斬
呂產而東牟侯興居入清宮追恨二人嘗欲立齊王乃黜
其功止割齊二郡王之二人自以失職奪功章先死興居遂
反夫以昌嘗勸其入而封之章興居嘗欲別有所立而黜之
私矣況至於露臺惜十家之產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
不曳地而嘗賜鄧通鉅萬又賜銅山使得鑄錢焉得純為恭
儉也雜說
漢文帝封宋昌為壯武侯唐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二
帝之異俱可知矣
漢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且所侯者纔宋昌一人此可以
為後世法矣後世有自藩王入繼大統者汲汲施恩於故邸
之屬每加厚焉曾不知其適以示不廣於天下也慎言餘
魏武帝察晉宣帝有雄豪志相類狼顧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
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
武者謂操遂除懿可以絕後世之禍殊不知操之負漢已甚
而懿亦負操天實為之非人謀之所及也古人螳雀之喻理
洵不虛也上
晉之再傳紀綱大壞海內板蕩傳統十七皆播越寄生以至於
亡史臣以為武帝建立非所委托失木元海當除而不除卒
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致傾覆基業其論正矣然
未探其本也司馬氏以詐偽成功其本已蹶而其覆若欹壺
殆有甚於曹氏之於漢焉則晉祚之不隆理固宜然矣明帝
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宣帝創業之始
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
安得長遠噫謀之不臧固其子孫之所恥也上
晉懷愍二帝青衣行酒於劉聰之庭唐太宗使突厥頡利可汗
起舞中國夷狄迭為盛衰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夷狄之盛
也以太王之德不能殄其慍怒其衰也款塞之飄乃見於哀
平之世故曰天也貞觀丁亥歲鄭元璹使突厥還言突厥民
飢畜瘦其亡不過三年至李靖擒頡利則庚寅之歲寔三年

也太宗之成功豈非適際其衰乎而太宗方詠之也曰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將使其種落盡殲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又曰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又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則其欺天也亦既甚矣遂在之後自謂以天下之衆而困於小夷何也 上

軒轅戰榆罔寧關命德之窮其工霸諸侯未是王風之陋 楊雲

征誅有天下其始於黃帝乎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神農之窮不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歸軒轅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後世稱征誅自湯武始非也故太史公曰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上

禹作三章 強弱以戰故 為家天下之始漢作三章為匹夫有天下之始 儲說

或問湯之伐桀也衆以為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聖人之清者也龜山楊氏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直撣思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欲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尚以為君父而不事之至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為所係則或為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為一夫矣故武王誅之而不得已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為任而文王亦非故為清也然遂其適而已爾 謝說

紂剖比干觀其心桀殺龍逄無剔心之慘然惟自比於日紂乃詐命於天故周書以惟紂罪浮於桀 儲說

史稱西伯陰行善不知者謂西伯陰欲行善以自悅於民此似陳氏學施於國矣大非也其知者以為西伯恐紂知之不得行善故乃陰行之此孟子所謂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亦非也蓋相當獻洛西地以請免炮烙矣此一舉也天下盡知之誰不荷伯者而紂之虐益皎然於天下伯之心不安也既不忍揜紂之惡又不能隱紂之惡處無可奈何之地而其心未嘗旦夕忘商故以念吾躬商臣也吾職商臣也為商臣代商改使天下知商家有善而不知恩自我出庶幾哉天下然紂之心未悉叛商之心未決而商先王之宗社可延也伯之所謂陰者非恐紂知之恐天下知之耳恐天下知之者恐天下德我而譽紂附我而去商蓋純聖之心惟伯自知之惟天地鬼神共知之豈特不求人知且嘗恐人知矣夫是以為曰陰也或曰千古而還子何以測伯之心哉本乎曰善則歸君過則歸己經言伯矣又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韓子亦嘗

言之矣此文之所以為文也辨疑
胡雙湖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史乃謂其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毋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乎予嘗讀周頌至太王實始翦商讀魯論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太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興未遠也後一百有餘年殷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無非事商之心則翦商之言太王非但不出之於口亦決未萌之於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存傳立之意於以望其國祚之綿洪焉爾豈有一毫覬覦之私心哉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之荊蠻則必太王圖已形之於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驗世民之言而謂賢如太王反不逮之耶詩稱實始翦商據謂王季文王之立由於太王以至武王有天下推原其說辭翦商豈眞太王始非謂太王與有翦商之心也文王雖大聖諸侯也紂雖下愚天子也安得以諸侯而有天子三分之二之天下哉縱使果有之以紂之暴虐果肯容之乎以崇侯虎之讒害乃不讒毀之乎此必無之事也而夫子有是言者特以文王之聖道化所及極其形容之廣大爾豈謂天下方八百國之版圖盡歸之於周哉即夫虞芮質成之後歸文王者四十國之言亦非謂四十國之疆土盡為文王有而四十國之諸侯人心無不歸之文王也以至武王孟津之會諸侯不期而集者八百國豈八百國之疆土亦為武王有哉亦惟其心悅誠服而趨之者如歸市也文王之心蓋有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請以是暴白二王之心於千百載之下云辨疑

胡雙湖曰周西都自湮舟膠楚澤下堂見諸侯綱常凌遲已為春秋之漸矣東都自春秋以來弱不可支猶五霸挾天子以令諸侯尚寄空名於天下而綱常倒懸已為戰國之漸矣戰國首命韓趙魏為諸侯綱常之道已盡於是雄說起蘇秦張儀肆縱橫之辨縱者尚知合六國以抗秦橫者亟於事秦而不恥事秦者固不知有周抗秦者亦不過自為身計而有周哉而周亡無一能倡大義於天下者是可哀也僅有一魯仲連義不帝秦自當時也而使當時之士有如三老董公之遮說當時之君術如漢王三軍縞素為赧王與東周君發喪以誅無道之秦名其為賊敵乃可服齊桓晉文之事寧不可復見於當時何計不出此顧乃區區與秦鬭智角力卒之責服恐後以待滅亡吁尚足言哉 上

林之奇曰欲平天下者必先知其難易之勢自其易而攻之而而後及其難故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靖以為宜先淮蔡而而後魏博吳元濟反淮蔡田弘正魏博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為宜先

江南而後河東（趙江南李牧俱不幸王翦河東劉）自近及遠先易後難此范
睢蠶食之計為秦吞六國之首謀也 上

趙雪航曰秦肆強暴之志不盡滅諸侯不已於時六國韓趙先
為所併其勢必及於燕魏燕丹遣荊軻入秦行刺要得已哉
特為宗社計也不得不出於此耳荊而幸也孤憤由此而少伸
扶蘇慕善而賢使或嗣位改父之政而不窮兵黷武則六國
不至相繼而滅亦未可知司馬溫公預以挑怨速禍以斷獄
之殊不知當時燕丹不舉此謀秦王寧肯存燕乎三晉稱藩
判楚納地齊四十年通好漸次皆被其蠶食而無遺矣乃遣
軻而指為速禍之所致耶 上

趙雪航曰宋義因論武信君卒驗其言楚懷王因高陵君顯之
說即以為上將軍將兵救趙遲留不進其怯懦無謀易可知
兵項羽累勸其進兵乃欲待秦趙戰攻之疲以乘其弊此所
謂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利同一意也秉弊之說施於
戰國兵力相等之時則可是時趙國新造強秦兵力適其十
倍危殆之機在於呼吸之頃朝夕盼楚之救正如拯溺救焚
豈可逡巡畏縮以俟其罷而承其弊哉及送其子宋襄相齊
飲酒高會不恤士卒項羽屢言傲然弗聽乃即帳中斬之士
卒之心未必不合辭稱快也向非羽引兵渡河大破秦兵趙
城士氣下又將有長平之難乎是項羽斬宋義一人而活趙
國數十萬生靈之命所造甚大先儒以其矯殺卿子冠軍為
羽咎頗不謬矣 上

沛公之入關其亦有術乎方沛公之將武關也使人私於趙高
高發殺二世而立公子嬰沛公至霸上子嬰乃降沛公之謀
如此亦異乎湯武之師矣史記於漢紀諱之曰趙高使人來
欲約分王關中而黔秦紀詳載其實可謂不隱惡矣（慎餘）

進麥飯於滹沱而東漢以興獻麥飯於湖城而東魏以北
其廢（北史魏孝武帝為高歡所逐至湖城鄉村人以麥飯壺漿獻 說儲）

晉人渡江之後不能恢復中原其機會之失二桓溫之北伐也
王猛來歸溫舍之以資敵國一也謝安之關播中原也竟青
司豫皆乘秉卻秦之勢可以得志而不克竟其功以死二也
失此二機而神州遂不可支惜哉然卒不為諸胡所併與趙
宋之季異何也五胡瓜分自相吞噬不暇南牧而晉得以存
其偏安之業非若遼宋之世金元迭興南北相角勢不并立
也（言史 慎餘）

孟子謂樂其所以亡者予始以為非人情及觀齊後主緯乃信
其誠有之後主不喜見朝士非私寵昵狎未嘗交語謂之無
愁為周師所圍斛律孝卿請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慷
慨流涕以感激人心後主既出不復記所受言乃大笑左右
亦笑將士皆怒無復戰心周遂滅齊嗚呼此其好惡何乃與

入遠甚也 上

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李密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致堂胡氏奇之以為黃石公鄧仲華之流管蕭程氏取之與董公并稱蓋惜其謀之不遂於晉陽而悲唐人得國之不正也然而未盡然也隋末之亂也以理言之則宜向江都執獨夫以謝天下之心以勢言之則直入長安挾天子以據天下之勝有湯武之德則論理不論勢無湯武之德則論勢不論理唐人起兵與李密不異而脅父臣虜又密之所不為者故其進取也非勢無以立事使其得洪客之謀而用之不據長安不立代王侑亦未必可以得天下何者侑挽殷周而徒欲天下之歸心難也故唐人之不遇洪客非不幸也然則洪客之謀不足用歟曰有湯武之志則可故洪客匹不自見以終其身則世無湯武也
上

太宗之為貞觀癸卯以前其言行皆可師法甲辰後殆與庸主無異比其故何也太宗欲自觀史而房玄齡許敬宗撰上之則其間飾非揚短如朱子齋所云者不少也夫以脅父殺兄慙德閨門之人而其修辭如孔孟治教比屑虞人誰信也末年舉動外謬辭語皆樹謗好勝類其為人庶幾實錄矣堂甲辰以後為劉仁軌所改修者歟 上

朱全忠篡唐改元既二十年而李克用父子存鼎猶稱唐天祐為興復盟主行臺植刻養兵討賊其滅梁也貶其宰相鄭珏以下十一人誅敬翔李振趙巖張漢傑以正其叛唐之罪蓋桓文之流亞也或者病其自取不求唐後而立之嗚呼此湯武所不能者而以責諸五代之君可乎 上

周世宗大簡諸軍而士卒精練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史臣盛嘗稱之然詔募天下壯士詣闕而命趙匡胤選其尤為殿前諸班又遂以匡胤為殿前都指揮使則陳橋之禍所由起也曹操孟昌左右侍衛而獻帝禪朱溫潛易內園小兒而昭宗弒於是時匡胤已立戰功著威名矣而使之專閫韓張慶俞之時乘可乘則匡胤之得以潛布其腹心而為之地者世宗實導之也嗚呼兵權當權其世宗之謂夫 上

岳崇泉詠陳橋兵變詩有曰問世素知思有志外人剛道帝無心又曰黃袍不是尋常物誰信軍中偶得之或曰使藝祖聞此亦將無詞以自解予曰不然五季亂離斯極天實厭之藝祖於斯時也苟以干戈取之亦無忝為湯武之師顧能從容受禪郭家五十二年之間八姓十二君之污濁而正統有光焉崇泉以是誅心責備過矣

岳崇山以宋太祖太宗臨崩嗣位之際比千載不決之疑執筆者輕信備聞之言而不加考覈之過可乎按宋史云開寶九

年冬十月癸丑夕帝崩於萬歲殿王繼恩稱遺詔迎太宗即
位詰旦太宗入受遺詔殘祚此宋史所載可信者也胡一桂
陳桱作稽史者亦不詳乃云遂見燭影摇紅及聞大聲汝好
為之之言遂使太祖有不得其死之疑太宗有賊其君之
誇嗚呼茲豈小事而可輕忽如此哉原其所以為此說者蓋
出於李燾之長編燾以太祖顧命實錄不載而刪潤野錄之
事附於下野錄謂太祖太宗對飲燭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
之狀而燾改不可勝為遜避太祖下揩戳雪顧太宗曰好做
好做而燾改戳雪為戳地好做為好為之又加大聲二字燾
之刪潤既不免有畫蛇添足之病矣至陳桱據燾所刪潤者
書之又於好為之下妄以己意添俄而帝崩四字復以宋后
母子托命之語繫之夫母子托命之語本為王繼恩召德芳
而發出於癸丑帝崩之後而桱以屬之壬子且并去召德芳
之事而獨存此語其附會比燾之刪潤尤甚焉是則啓後世
之疑者胡陳二子也啓二子之疑者燾也彼湘山野錄乃野
僧文瑩所著噫彼一僧之微居湘山之遠何從而得此言乎
拊歐陽玄所修宋史於太祖本紀書癸丑夕帝崩加以夕之
一字於癸丑之下則凡所疑壬子夜之事皆不待辨矣
尤奚我以予嘗謂太宗之罪有四而燭影斧聲之事不與焉更
名也不踰年而改元也宋后之不成喪也德昭德芳迭美之

不得其死也此則太宗之罪而所以來天下後世之誇者識
此之由也夫太祖之托國於其弟也固將欲慎始令終保其
天性之親延固社稷而利我後之人也夫何太宗之忍也貽
我今名我則更之是以背其兄示天下也山陵未乾改元之
詔下焉是以死其君示天下也宋后之權不忍先皇也太原
班師而德昭自刎多遜長流而齊王獲罪除逼以安後嗣也
背其兄天下疑矣死其君天下又疑矣不忍先皇而除後人
之逼天下抑又疑矣光義不可名又何取於炅也天下已定
何始曰太平興國也母后為托金匱為藏社稷之臣為托何
背之而弗顧也甚矣太宗之忍也故當時之妄論紛紛焉斧
燭之書疑太宗之弒逆粘罕之禍謂太祖以報仇弒逆天下
之大惡也太宗固非純德之主然亦豈肯揖南唐王子同劉
鋹朱友珪之儔哉且夫金匱之事朝野共知讓行虎步之稱
太祖平日之期許已審先帝將殂新君已入天下不歸太宗
而誰歸也太宗何須臾之不忍而忍於弒逆也哉其必不為
此也亦明矣太宗之所以致此者大都由於更名改元諸四
罪而遂來天下後世不決之疑也疑似之心横於中而妄論
起因訛以傳訛妄以為實矣不然江湖野僧何以得聞宮禁
之秘也燭之影斧之聲似以必其為弒逆之也
宋南渡以後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直道不存

諫公道不存攻麻明斷不存朝廷其於兩宮不躬八陵不祀置之於度外卒至靡靡悠悠宋社乃墟哀哉辦解言雪亭

宋做古成均辟雍之制建立太學幾三百年其間純德淑行能以忠讜自任憂切國計民生恭慎不乏人宣和間欽宗淫侈無度禍亂將作太學生鄧肅進十詠詩以諷切之後陳東等上書歷數蔡京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之罪李綱罷後上書極諫之於高宗朝力詆黃潛善汪伯彥為不可任而親稱都亦繼論之孝宗隆興中張觀等七十餘人上書言湯思退王之望尹穡和議之非寧宗嗣位楊宏中等六人上疏願念趙汝愚之忠勳察李祥楊簡之非黨明李沐之奸邪嘉定中胡榘趙與金人議和何處恬極論其不宜理宗時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同辭攻史嵩之之起復而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後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徐元杰忽指爪碎裂死三學生相繼伏闕上訴未幾劉漢弼又腫疾暴死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閽訟冤先是嵩之從子璟上書諫之何基弟桐傳杜範等之死嵩之致毒使然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於城外三學生屢上書言之大全黨誣陳宜中等免誅非大幸黃鏞林則祖當時劉黼陳宗六人極論之臨安府學生葉李蕭規亦應龍等詣貫以道之罪度宗時似道毋喪詔以天子禮葬塋之太學博士陳鑑宜諸生切諫之元破鄂州三學生上疏謂似道宜親出閫督蒿帝時元人犯江似道請遷都宗學生上言徒驚擾而無益似道既免三學生皆上疏乞誅之及宋亡徐學錄與孫松二男并一女先娘死之斯意國家建學育賢之效其效非朝夕也増

有唐謝氏溫國賊也且太原稱天祐者二十年比改元同光猶仍唐名奉其宗廟唐不可謂亡也丁亥以後嗣源猶溫也從珂猶溫也敬瑭猶珂也皆賊也南唐之於唐猶光武之於西漢明越之於東漢嗣源從珂敬瑭之盜耶昇元保大之斷而劉繼威亡輩與有宋相接錢唐昭然五代之不可類攝知義例斷以歐陽公之賢而不及此其能免於春秋之責乎此論史同異中之一則林世蒙詳大義嘶然興繫蓋存漢削魏同一手眼元史以宋遼金三史并稱亦歐陽公作史陷耳

李德裕王言論曰帝王與群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惟在簡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奸臣之心惟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工地益宅武帝曰何不遂取武庫衛青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極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將奸奪心會士破膽矣予歷事六朝粥誥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騁

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爲文飾皆得君人之道能盡臣下之
詞豈惟王言宜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瀾辭多枝葉
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而欺聽此乃妍人之甜游說之靡焉
得謂之獻替哉爲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亦不至獲罪於天
矣古文奇賞

足菴日記卷四

臣範部 人物附

漢世五爲三公者胡廣四爲三公者楊賜五爲三公者黃瓊楊
彪唐五入相者蕭瑀裴度崔胤四入相者韋巨源姚崇韋安
石三入相者武承嗣武攸寧豆盧欽望武三思李嶠李懷遠
崔湜劉幽求張說張延賞王鐸鄭畋五季三入相者馮道宋
五入相者蔡京三入相者趙普呂蒙正呂夷簡張士遜文彥
博 弇州集

明內閣學士多久任三楊寵任終身無論已正統而後曹鼐陳
循高穀皆十餘年彭時商輅先後入閣凡二十年李賢
十年萬安劉健皆十九年劉吉李東陽皆十八年劉珝十一
年徐溥十二年楊廷和十七年謝遷梁儲皆十餘年夫久任
固良法然亦顧其賢否何如如萬安劉吉輩適足以恣其妬
賢嫉能之私與貪權固寵之計而已久任何補哉 明通紀

宋時狀元爲相者四人呂文穆公王文正公李文定公宋文憲
公文穆登第十二年拜文正二十一年文定二十九年文憲
二十七年文正文定皆再入而文穆三入爲尤盛 石林燕語

父子至相漢韋平唐蕭戴皆兄弟并相亦惟六人八葉皆相蕭瑀
累葉皆相楊震袁安事跡未洎柳玄編載李唐進士史家凡十七人皆東約姓何其盛也但
未知其名爲何耳

武侯伯仲實非人力也或曰公得力於奇門者多夫奇門蓋
亦有習之者矣取如公於不槩見訓謂之術神也亦空
姚少師廣孝爲僧於妙智庵一日偶出閒步見童子手一編姚
取觀皆用兵占象諸門所從來云得之龍巢水邊以十錢易
歸讀之不甚解後有一雲遊僧至見而驚曰是書乃落汝手
耶姚知其異即拜而求教僧以秘訣授之始洞悉其術用佐
文皇成靖難之功出陸廷枝說聽頃已編以見至人翊運各
有所自來留侯圯上授書之事愈信其非荒唐也
李秃翁書請遠侯王忠毅公傳後曰余州謂請遠材而欲武略
則優噓姁媚有大略之材如此驕又偃無欲如余州言豈知用
也使知爲我樂處而變以封侯知能無欲矣則鉗鉤侯施
其所不欲者而又安能使之舍棄性命以爲我征變樂處而
與其所不欲之侯封也其言謬矣然又曰請遠言寬不然以
嚴川三大役塗炭幾天下半而卒以長世此則稍有識見非
復彼時訓導諸人疏論大謬所用以樞周其才今乃使有才
者不得用卒自托於中貴人有權力者以自見公實中貴嚴川王振之後
主之事從及後王越楊善諸云云便哉見於各傳此其爲宦相家牢本先務謂其當惭
汗滿面愧死無地矣乃反以有欲病人何哉又何取於居要
路者爲也我朝文臣世蘇今惟請遠猶存恂仁德之報然王
越楊善爵亦不可不復祿亦不可不世世世王越楊善之爵祿

則人材自然思奮又何至臨時有乏材之恨耶續藏書
又書興濟侯楊忠敏公傳後曰惟景泰絕無迎太上皇之意是
以太上皇自不待迎而後至景泰君臣當時無能窺禍臺
於無意之中而遂遂渡與則敵必不捆太子不廢門不假
奪矣惜哉終始一無意然之人耳乃也先反因之以好來歸
以狀寄我兄弟君臣是與爲有意而送之來歸也非果楊善
之能也也先爲巧而我爲拙也先爲主而我爲賓不亦太不
如人矣乎雖然事勢至此社稷爲重君爲輕身又其輕焉者
也于忠肅之功千載不可誣也故論社稷功則于謙爲首論
歸太上皇功則楊善爲最然則楊善其真有奇之人哉故能
以無意得之上
蛇成足添功名大成明主不得已故習養鷹之流免死狗烹矣
掛至病故智士不肯甘遂長鼎敵之好婦的步
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象三台九卿法北斗春秋漢含
孳哉此今世獨尚書稱北斗外藩諸侯得稱四岳與古異矣
戲瑕
謝莊子肱肱子愈渝子豐覽孫還六代五人皆爲吏部尚書梁書
唐秘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亭長六人世但知鄉村之
長謂之亭長不知唐諸司皆有之尚書省唐志曰以亭長啓
閉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也諸司之置亭長自古已然不特

以闕常也未聞有用黄簡者矣(緗素雜記)
古謂除者如階除等級而進也何新授官而曰除除與除去不
用之義同何也蓋官不可久久則奸弊日滋如任重爵者聲
勢日熾而叛亂篡奪之禍每不利於家邦宋高的臨崩謂大
臣呂大防曰鄉等久居其位可退令天子另尋一班新人用
正謂此也除官一字殆有由來近代選曹補授先具舊官於
前次書擬官於後新舊相銜名曰官銜蓋亦有謂也(原始秘書)
秦始皇令民納粟拜爵漢惠帝始舉孝弟力田武帝令舉孝廉
秀才宣帝割射策甲乙科詔舉文學高第郡國各一人質帝
詔郡國舉明經諸太學受業歲滿課試拜官桓帝舉廟內候
以下官爵靈帝立交互選法婚姻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
官梁武帝置州望郡國鄉豪專掌搜薦後魏崔亮奏立停年
格隋文帝令工商不得仕進煬帝設進士科唐太宗御試進
士賜及第傳臚擢廣生員武后定銓注法以身言書判取人
給選者告身令貢舉者彌封姓名考覈之始殿試玄宗始令
禮部侍郎知貢舉始試詩賦雜文帖經為三場宋太祖初殿
試貢士賜進士第太宗定進士為三甲仁宗詔進士與殿試
者勿黜落英宗令禮部三歲一貢舉神宗始以經義試士詔
宗室非袒免親者許應舉殿試分五等國朝洪武中給太學
生月廩制生員巾服宣德中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景泰中

增定天下鄉試舉額數(玄覽)
東坡云國朝試科初在八月中旬頃因黄門將試感疾相國韓
魏公惜之展限以俟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昇在九
月蓋始此(棗林)
王沂公自鄉而省而廷對皆第一歐陽公則自御而監而省皆
第一張伯紀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以分校定次上舍合格
次升補上等上舍皆第一徽宗嘆曰自來止說三元今張綱
五元矣遂除太學博士我朝淳安商文毅輅鄉試會試廷
試皆第一(偏代醉)
昔張齊賢一榜盡賜及第嬾與舉新集張士遜事亦奇云淳化
二年均州武當山道士鄧若拙善出神嘗出神至一處見二
仙官議曰來春進士榜有宰相三人而一人極低如何一仙
曰高下不可易也獨科甲可易不若以第二甲總為第一甲
道士覺與其徒誌之明年唱名上適有宮中之喜因語近臣
曰第一甲多放幾人言止即止時唱第一甲上意不覺忽忽
忘之至三百人方悟榜凡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至三百
二人第二甲止五十一人丁謂第四王欽若第十一張士遜
第二百六十後士遜與丁王俱入相齊賢及第君人有意而
拔之者士遜及第則出於君人之無意更奇也(增)
五代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及知貢舉覽范魯公質卷知其非常

人也亦以十三放榜謂之曰君文宜冠多士姑居十三欲君
佯老夫衣鉢耳後擬既登庸不十年僚亦大拜時有獻詩者
有句云從此劉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北夢
唐時門生待座主其禮甚厚會昌三年李德裕為上相自以為
不由科目不欲及第者呼有司為座主趨赴其門上疏極論
乃併曲江大會題名局席一切勒停迫德裕末國始復其舊
云宋太祖時亦有此禁我朝設科座主門生之禮無改前代
嘉靖八年張璁霍韜為主考乃戒諸生不得修弟子禮仍於
錄序中及之諸生遂無敢有執贄門下者于謂鷹賭為國雖
不當有私交然門生中情欲舉主自漢已然一旦絕之勢不
難也若霍韜以門生為虛田王仁裕抱門生以子孫則亦鄙
耶 皇明紀略
舊制生員惟有廩膳增廣無額成化初京師語曰和尚普
度秀才拘數禮部姚夔奏請於附學立焉 說海
萬曆元年癸酉科場中搜出士子有用蠟燭中挾帶者後遂用
商人官賣燭票場以給燭遂為定例 金陵瑣事
萬曆十三年乙酉科言官以主考作程文有礙看卷是科程文
遂照迯士子之文為之 上
世未有不以假奪真者但已之假奪比干之真靳尚之假奪屈
原之真宰嚭之假奪伍員之真三者各以其至真卒不能制
其假乎嗚之以此假之揭遺其勝真之適際其窮而常勝之
權終歸真者操之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其堅丹可磨也而不
可奪其赤姑毋論其他千載而下嘉忠烈於剖心悲憂於
沉水追壯節於抉目者其精神方奕奕天壤間誰謂真不能
制假假果能奪真也 說儲
孝子忠臣代固有之惟子能合父心臣能合君心者為難也蓋
有之矣不多見也是故執友窮之濟以麥舟范忠宣之心即
父之心也河東未冬不害使相曹武惠之心即君之心也
周本紀載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
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夫虎之意與祖伊所奔告
一也而謂之譖者周史之所諱而後世因之者也嗚呼崇侯
勸其君討叛而閎夭以美女蠱其君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也
諸論者每侍虎而忠閎夭豈非成敗之勢異乎 言史慎餘
均是不拙也愚於魯而淑於吳均是陽貨也僭於季而恭於趙
均是裴矩也佞於隋而忠於唐苟非上賢孰能卓然自立哉
顧其駁之何如耳 續朋
或謂鼂錯當言吳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
禍大此其謀有不得已者不可謂不忠矣頓當時所以處此
者不術賈誼眾建之策主父偃分王之謀乎不知出此而徒
欲削之以速其反而信已之言此刻薄者之所為非盡忠為

姜維降於鍾會之明年謀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書坑
魏兵復立於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
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衆兵作亂格殺姜維此其
志雖無成而其志則忠且烈矣史官於此書曰漢故大將軍
姜維謀興復漢室不克死之可也 上

王導以勲舊受遺輔政成帝嗣位之初猶疾不朝乃私送郗鑒
卞壼嘗正色以訟之矣帝幸導府而拜其妻孔坦之密諫於
禮甚恨使導有尊君之誠心方且悔過不遑而反有不平語
出坦之為廷尉則其挾恃恩寵視君上不已甚哉逆敦倡
亂導身都將相親屬宗盟既不能禁復不能討逗遛觀望與
時出而與知趙家下宮之禍趙盾亡不出境董狐猶書其弑君
况居君側者哉若導者其何足以汙吾尼父之斧鉞也世之
取導者上以其歷相三世而倉無儲粟致位三公而衣不重
帛以為美談抑末矣 續目

謝靈運以遊放為有司所糾宋人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興兵
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邊討以死夫靈運晉
車騎將軍玄之孫也即其詩似有不忘晉室之心其興兵也
豈亦意在匡復歟然既已仕宋為秘書監永嘉太守食祿蓋有
年矣及備遣使收之而後興兵倘不收之而宗國可竟忘之
耶南史稱靈運猖獗不已自致覆亡夫曰猖獗意以靈運為

宋之頑民也然固已異於周之頑民也 上

范曄獄中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誦其句若足憐者然
迹其所行事則流上假古人以飾文耳宋之文帝非魏季庸
懦之君而其側亦無司馬父子之惡曄欲何為者耶其黨孔
熙先是逆謀也恶得引嵇生夏侯以自況乎矧流連枝葉殊
異夏侯之色已為彼甥謝綜所識而獄中自序披外之意虛響
之音比永不傑若自附於廣陵散之絕者何其不怍也 上
范曄和香方序諸所比擬似已然沈淡之以義理知名而擬諸棄庶之結濃羊亦保之康素寡欲而方於棗膏之昏然實以沒漢參郗斯為遂黎郡況貴易似曄所自比也崇宜流芳百世矣而領以逆謀宜非以香自姑者乎

褚淵親莫為山陰公主所逼誓死得免乎雅重其人及觀其
終乃當蕭道成之逆皆袁粲之義百姓謠之曰寧為袁粲死
不作彦回生乃知知人之難而一節不可以盡人也 上

王儉為宋秘書丞既首預蕭道成之謀以成其篡及其見蕭衍
也則又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嗚呼使儉而壽將不復為
梁之佐命矣乎 上

沈約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乃呼道士奏章於天稱禪代之
事不由己出夫約首進乘運之謀夙攜懷中之詔巴陵之禍
約又主之雖稱高視博學而其隱心所自有不能盡隱者
况其讀佛書信因果病而見夢固其心之愧悔而不安者乎
豈其見誠神哉嗚呼小人之為不善也永思其終則何益矣 上

武后時蘇安恒以武邑編說敢倡明大義再請禪位而唐室諸大臣方俛首竊祿無一人正言之者可恥甚矣上

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顧命諸臣皆以為不可而李勣獨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宋元豐末兩府大臣嘗議奏請建儲王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廷不當管夫天子以天下為家那得別有家事況立后建儲何事也必顯出其事僉關其謀始得奈何以家事聽之曰無須問外人曰外廷不當管兩人大失言也忠者固如是乎慎餘

狄仁傑為武氏所信重昔人以為至誠動物自今觀之盖所術也始終母子之對切矣然亦止就武氏之利害激之者為武氏稱謀者非大義也況先是李昭德亦嘗直以此說進矣使微吉頊之謀則廬陵之召未有期也獨其薦張柬之為相厥功甚偉然亦終仁傑之身莫之能及正也安在其能動物哉且武氏始欲革命也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而正色拒之者獨楊將軍李安靜一人焉不知仁傑在當時作何等狀也姨母之論殆非誣矣故人臣之義當以李安靜為正以漢事例之則仁傑柬之有平勃之功而安靜實之王陵也慎言史餘

王凌毋丘儉諸葛誕忠於魏者也而以叛晉族哀哉況彼之劉彥節粲忠於宋者也而以叛齊誅叛之名不雪而王袁諸君子之根終古矣唐八司馬柳宗元永州劉禹錫朗州韓泰虔州陳諫台州韓曄饒州凌準連州程异郴州韋執誼崖州并天下奇材豈甘心附叔文也盖徒見叔文謀奪內官兵權可借以清宮禁強王室故不得不與之謀議偶私而竟以黨叔文貶黨之名不白而劉柳諸君子之根亦終古矣天中記

范晉曰欲知宰相之能否當視天下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夫古之心有嘉謀嘉猷入以告於君出語人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晉之所以自處者似矣而實非也時陸贄與忠言讜論貫動天下而晉以中材充位其必嘗愧之故謂謀議不足道者寔指為而云也不然使贄之能實加於晉則下而天下亂安何聊慎言史餘

朱全忠弒昭宗於椒殿死之者惟昭儀李漸榮一人及裴唐華命而終為唐臣者惟監軍使張承業一人天下士大夫多矣君弒國亡而其行乃皆出宦妾宮之下何歟大綱不正而廉恥之道消也方昭宗之被弒也李漸榮以身蔽帝呼曰寧殺我勿殺大家竟并殺之李存勗之稱帝也虜七八載矣張承業欲存勗求唐後而立之既而仰天大哭曰王自取之誤老奴矣歸太原不食卒夫漸榮所謂殺身成仁承業所謂從容就義承業有焉均不可及也上

范質稱馮道厚德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夫道君子所共鄙而質獨贊之其[illegible]行同也曾廖明宗

天成中進士也在晉則翰林學士為出帝草降表在漢則樞
密副使既為漢作詔處分軍事又為郭威具儀注在周則同
平章事受顧命而宗之受禪也則首詣崇元殿乃百官朝賀
其無恥殆有甚於道焉噫君子病蔡邕不以朱穆為過於貸
乎何誅上

趙普為相嘗受瓜子金為帝窺破比五萬銀慶夫何為者哉蓋
亦普之貪名素著耳非太祖之量其孰能容之普他日與太
祖論桑維翰乃曰維翰在今日陛下必不用維翰愛錢嗜矣
入若不自知太祖能用普矣何有維翰哉太祖嘗言曰措大
與錢十萬塞破屋子矣則太祖之所以待普者其亦所以待
普者數而普猶貪心不厭積狹太祖金匱之謀與光義本
誤私家亂國之大盜也忠者如是乎綱目誅亂賊於既死削
官奪其謚豈不快哉綱

按方正學之忠至矣然獨恨其不死於金川不守之時宮中自
焚之際與周是修輩為伍斯忠成而不累及於族也考閱至
此令人有餘悲焉嘗舉即建文諸臣論之周是修之死從容
就義者也方正學之死殆昔人所謂剛原之數者而過者也
一時遁避諸臣亦各行所志其存忠與智之間乎下此無論
矣皇明通紀斷

齊黃謀國親信之臣與建文君同休戚者既付托不效亦合死
就秘從與京師同其存亡泰奔廣德澄奔姑蘇假徵兵之名
以逃難興欲航海而之於外夷二人之忠其視方侍講周紀
善同為何等哉上

華陽國志載巴國有亂將軍蔓子請師於楚許以三城楚王救
巴既寧請城蔓子自刎以頭授楚使曰使君得臣頭
何用城為予謂蔓子許楚三城與張儀許楚商於六百里
等說爾須蔓子之忠直與日月爭光而張儀之詭不足與此
擬耳險則豈非以心術懸乎儀說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定靜凝重如周公之赤舄几几始可
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盼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
定靜凝重處故遂知其可以托孤寄命也韓魏公之凝如斯
此類歐陽公謂其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
安形容得最好撼玉聞

不學無術班固所以識霍光者古今莫不以為定論予謂人臣
事君務引之於當道者事術為技權術之示漢儒之謬識也
使光而術則其事業未必能如是之直銳俊偉也霍光大節
之可稱止以其無術無術豈足為光病哉然則無識乎曰好
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盡之矣慎言餘

初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光女尚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
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為皇后非光意也故後欲誅后父

廣漢而光以廣漢刑人不宜君國迴之歲餘始封為昌成君
豈忠厚之事乎許后從官車服甚倹及霍后立蓋駕侍從與
許后懸絶則光意愈可見矣北班史所謂闇於大理也上
趙審之獄宥固未與聞也而竟蒙大惡者不討賊也光之妻顯
罪著於爾而光不忍發難史氏書曰霍光弑其皇后許氏可
也小不忍則亂大謀其光之謂乎上
前人言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予以為在馮子都爭道時也夫以
功臣豪奴敢與大臣爭道至躬御史大夫之門御史叩頭乃
止其奴既不有大臣其主又何有於君則芒刺在背無待驂
乘矣如此而不赤族未之有也輯評
說者謂子房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為黃老則近於道為申
韓則近於術黃老嘗不必為而申韓則必求勝此子房孔明
所以異也予謂一蕭亦帝之興一噓炎祚之燼孔明時勢較
子房為難一辭漢並驅一捐軀殉漢孔明心事較子房為竊
其為人傑吾不能伯仲之矣天中記
莘野躬耕南陽抱膝堯同也成湯三聘豫州三顧出同也伐夏
弔民出師復漢心同也德盛嗣王誠孚庸主遇同也尹奮乎
百世之上故人無異詞亮見於三代之後議家肆臆喙杜工
部云伯仲之間見伊呂審千載論孔明者至是始定孰謂文
人筆端述遠事情不足輕重哉輯評

武侯自比管樂晉九合一匡才誠不世而所輔者桓公所用者
齊國挾天子令諸侯其勢易舉其績易成武侯扶弱主藉偏
邦人心去漢迴不殊也至於規模局量則樂更遠矣寵寄異
遇三歸反坫宏當殊觀不待言矣樂又止策士之雄耳以襲
燕昭之銳外困齊湣之湛中入薦代之隙卽他帥行師臨淄
反掌俯服於毅而武侯匹哉大抵孔明為當時言不容太盡
否則陳壽之詠與將略非長語同一誣詆非事實也上
沈麟士之儀取予任人戴至德之謀笑歸老婦此細行而可以
觀其量也陳平之解衣刺船賈詡之説譏懼此危地而可
以觀其智也張乘崖之下寫山時而饋撲行韓忠獻之抱
蕭入蕭而就位以哭北遇樂而下以觀其本也晏殺關李膚
之難而自表免歸朱震痛陳蕭之亡而棄官收葬此臨難而
可以觀其義也饒月
世論多以阮籍為不羈之士守禮法者類為言之蓋以迹而不
以心也予見其沉酣不理若與世違焉審然觀楚漢戰場則
嘆其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是豈絶應於世變者哉口不臧
否已然待人每以青白眼是豈無意於人物者哉居喪飲酒
食肉然慟哭則嘔血數升是豈忘情於彝倫者哉特以王室
不競強臣擅權戮大臣如刺犬豕彼張華衛瓘以清直死嵇
康以高簡死王衍以清談死陸機陸雲以俊才死至文帝將

真姑布子平術也況勃等即如裴論不過浮淺小節而味道輩模稜邪諂輩寵北朝器識何在裴之取舍如此其足以圖詞場欺逆者哉而賓王討曌一檄詞嚴義正雖敗猶榮柳且推母至孝守道不迴又唐初第一流人物裴行儉惑衆於前魏元忠助桀於後頓爲足以知之哉

嚴挺之拒宰相不見李林甫肯隱市逆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贊

武氏以廬陵王爲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討默啜先是募兵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爲帥應者雲集未幾盈五萬夫人心之歸唐如此而太子又已赴外軍仁傑不於此時圖復唐祚何也蓋勤王之師既立大事可定則紹統遂繼而圖之可苟欲速其功則人將有擬其後者故不爲也然則張柬之等舉兵討亂非歟曰勢不同也柬之之相也太子立既八年矣而武氏老且寢疾則復辟之機不可失纘易之昌宗居中用事變且不測唐祚存亡間不容髮其與仁傑所乘之勢緩急自別況柬之所委者桓諸人所將皆禁兵與仁傑所將外兵亦異故君子之處事也當於理而已不必以禍福不後事而失機慎言餘史

武三思韓佗胄皆小人也然三思有罪宜討而除之佗胄有功宜賞而遠之除三思宜及遷武氏之時遠佗胄宜及未得志之晚過此皆不可爲矣五王汝愚皆自恃其位望才力可以凌駕而有餘而不知小人手段更勝於豪傑何爲此跌而被竄此寬而疏很也忠謀不從自貽伊戚悲夫智書

唐順宗時有八司馬而柳宗元劉禹錫與焉論者至今鄙之未有諒其志者夫德宗猜忌不任宰相深居宮中而韋執誼梁年輩固已與裴延齡等均爲帝所取信用事矣順宗復瘋疾失音不能臨御其聰明不能無所滯而任文又皆東宮故人則其襲德宗故事使之居中用事理固宜然迹其所行事如貶李實卻進奉罷宮市禁五坊小兒追陸贄陽城赴京師皆善政而其以范希朝韓泰主神策軍以奪宦官兵柄尤爲奇偉此豈任文之所能蓋宗元禹錫之志也特其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周管葛而倜然自得謂天下無人又榮辱進退不拘程式而使士大夫畏之則過也太宗元輩欲收宦官之兵柄則中人早已側目思中傷之矣不於此時汲引賢隽同升共濟而乃倜然謂天下無人則雖縉紳之士亦將疾而詆之矧外此者乎老成謀國者應不若是疏也且方其時天下事孰有大於立太子請監國者哉宗元輩乃置不議使中官俱文珍等得倡爲之則嗣君之立也中人得以爲勳而其貶逐廢棄也豈惟中人快之士大夫亦且快之矣禹錫叔論張九齡曰九齡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後九齡罷政

事守荆州有构因之婁議者以閣元良臣而卒無嗣豈核心
夫恕除責最大朔他美莫贖耶禹錫之敍蓋欲感諷時相也
已無休休之度而覩人之賤賢可得乎元和中執政憐其才
當召至京師矣尋以為遠州刺史則縉紳之機終其身莫釋
也忤中人犯士類遺斥不盡其才斯宗元禹錫所自取災也
而其心猶有足諒者夫其志固欲為伊周管葛也使河東之
柳復就京都之排再樹功業詎可量耶後世之論乃不少假
槩以文人無行目之且與伾文同科無末減焉豈不冤哉乃
若躁進欲速之罪則有之矣不以相掩可也攄書餘文
實師在列國時有之故禮曰當其為師則弗臣也若曹子為武
儀是也天王統一天下率土皆臣豈復有為之賓師者識李
泌當肅宗為太子時為之友可也其在靈武則既帝矣衣白
衣稱山人可乎 上
李泌請疏爵土賞功臣知諸藩鎮之難制將自為兇後也所謂
因其勢而導之者乎使肅宗能用之非特可消河北諸藩之
禍而古封建之制亦庶幾矣此唐中葉治亂之大機也 上
李泌善似張良云其再陳孤辭以安西朝懾黃方諸羽翼之功
尤正大焉史稱泌有謀畧而好談神仙詭誕為世所輕書非
以德宗猜忌故託之余全耶固導引辟穀之遺術也 上
李文請方柔韌時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但歛轡終無

忤色而賓光乃以王忽一言至通穴以殺其子韓安國起徒
中為二千石獄吏田甲之侮付之一笑而李廣於灞陵醉尉
請俱至軍而斬之器量大小不同始終用事亦自迥別月鏡
韓魏公文潞公辭而鎮不拜張稜韓世忠加三鎮不辭當時為
之語曰若再加一鎮即為四鎮知朱全忠矣昔陶士行晉名
臣也至都督八州據上流擁強兵固潛有窺覦之志乃知人
臣受任必不可踰涯分也韓魏公累章懇辭開府大臣希望
僭忒之階文潞公亦然均老成之慮也儆說
宋真宗時陳恕久領三司不答錢穀之問而曰天子富於春秋
若知府庫充溢懼生移心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嗚呼可謂忠
異德會計錄而封禪定林特上祥符會計錄而天書成陳晉
公之為慮遠也錄
[unclear]縣痛而為[unclear]衆刑湘帆楊信時趙宋人廣而為將中傲自肅處兵
刑之傲有不貴於言者矣彼已閉目又閉焉叱咤震千人一
呼瑣二監察又將焉用之儆說
姑婦母子孰親人知狀梁公一言感悟女主不知李昭德密两
父子之方則天以武承嗣為文昌左相昭德密奏曰自古帝王
父子間猶相篡奪況在姑姪豈得委權與之脫若乘便寶位
寧可安乎則天瞿然曰我未之思也又洛陽人王慶之上表
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昭德杖殺之因奏曰世豈有姪為天

子而為婦立廟者乎則天悟乃止昭德西言蓋亦與狄公相
附者而以言終見擯惜哉 上

大曆中朱泚獻猫鼠同乳常袞帥百官稱賀崔祐甫曰物反常
為妖猫捕鼠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
奸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夫祐甫之論正已然未盡也
藩鎮拒命誅賞自由朝廷姑息莫能致討失馭臣之柄非大
君之宜猫鼠之徵其在茲乎當時其臣同聲認賀莫有言其
妖者固不足論祐甫言矣而不及藩臣何也豈其時未體要
大無能為國家發大難之端歟 慎言[illegible]

鄭綮之相昭宗也 歇後鄭五 雖太原兵至渭北天子渴於擢却之鄰鬱
奏對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後綮之孫珏相梁末帝
昧唐莊宗兵入汴帝懼恐不知所為珏獻一策願得陛下傳
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徐救兵之至帝曰寶不足惜顧
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illegible]了[illegible]祿并竊非
據而建言之可笑亦先後如一史臣以唐相綮為季末之妖
吾於梁之相珏亦云然 雜說

入臣諫君甚無取於訐也頃遜柔婉曲喻旁通期於吾說之獲
伸上無逆耳之嫌下鮮嬰鱗之諱如是而已也既知君心之
必不見信而撝撝不休已知吾說之必不見收而喋喋不置
觸忌犯諱草野倨侮則好直陵於乘亂拙過類乎歸過識者
已知其不可矣又況劫之以兵如鬻拳之於楚子也若將安
堪乎此時楚子特不深絕鬻拳耳如拳而忿疾相加而楚子
之剛愎如故則兵諫已非納誨之正吾不知又將何術以繼
之無裨於國有損於身噫危甚哉故老蘇曰古今論諫常與
諷而少直直即訐之對也直且在所少之無言迫而脅之者
矣微特史爲足以知之然則龍逢比干非歟曰人臣而能為
龍比也斯亦足矣如吾君何且龍比固非強君以不得不從
不敢不從者等也 [illegible]

鄭國諸生訕議執政咸陽諸生誹謗君上幸而遇子產則不毀
鄉校不幸而遇祖龍則禍及坑焚後之誦法孔子者當以此
為鑒何者古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執政乎況君上乎
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夫祖龍無道甚於虎狼括囊自晦
猶慮其及之矧身無言責頑啜啜而橫議乎迨宋南渡以後
此風尤熾錮黨坐有太半竟何益我朝深懲此弊臥碑於
學宮戒諸生不許言事其所以洗濯士心培養士氣如保赤
子意深遠矣 雜錄 言事

歷代縉紳之禍多發於語言文字之激是故誹謗激坑焚之禍
清議激黨錮之禍清流激白馬之禍攻訐激新法之禍禍生
於激何代不然其始也一人倡之眾起而和之不求是非之
歸乃譏為狂逞牢不可破其卒也不可收拾則所傷多矣 上

劉貢父滑稽善謔酷甚及而晚得惡疾王景亮結社相嘲辨
指嘴齾而譽社中傳黃魯直好作豔語詩詞多傳不廢公以
為當受泥犁报然則妄言綺語偷快一時而人非鬼責固莫
之逃也 雜說

士人空談無實占地步者足以釀成世道之禍如晉人尚玄
虛之談而致五胡亂華宋人偶理學之目而致二帝北狩是
也然晉人之說失之高而無實宋人之說流於俗而無裨晉
有陶侃之惜分陰嘗以身救之而王導亦以為王夷甫諸
人不得不任其咎則有以言責之者矣宋有陳公輔陳賈謝
廓然能自拔於流俗極論其僞而至今痛惡陋儒之大猶以
此術變亂士習然則理學之禍甚於清談也遠大 雜說

晉人多放誕而不羈然近於真故亂華之日猶能偏安宋人多
色厲而內荏已入於偽故滑夏之禍極於一統 上

晉王坦之深疾時俗之放蕩著廢莊論裴頠以王衍之徒著崇
有論江惇以放達不羈者為道之所棄著通道崇檢論虞預
以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狄遍於中國以為過衷
周之時而范甯亦以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亦一時
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畏小迷衆之愆大也桓溫北伐
瞻望中原曰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
其責而衍為石勒所害亦自言吾曹若不祖尚虛浮戮力以

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近世士夫往往尊尚釋氏有持經拜
僧者觀此亦可戒矣 雜說

王陽明平生以講學自任四方之士從之遊者甚衆其學不宗
程朱而以致良知為說觀其答人論學書有曰不思善不思
惡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也本
來面目即吾聖人所謂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
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又曰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謂之
神以其流行謂之氣以其凝聚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
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
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
皆可以不言而喻矣又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
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精住氣住神住而仙家所謂長
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予按陽明講學全宗佛而假儒
書以文之此三書之言乃其消息要妙固已大段透露分明
招認矣近日士大夫乃有以陽明為真聖學尊信傳授而隨
聲以詆朱子者亦獨何歟柳陽明之文章功業儘足以名世不
消講學亦不消宗信佛老而詆程朱乃講學宗佛老而詆程
朱反憾一疵而為文章功業之累矣本朝偽學之禁削新
之命惜夫予於學蔀通辨辨之頗詳志道君子當之 皇明通紀
新建良知之說自謂為千古不傳之秘然孟子諄諄教人者果

攸弓誓運自以爲關矢有刃可恃不能柴無刃之拙
乃作戰和以搖選精兵持之先發機果不能禁遂覆大族此
皆當幾務倏忽事變倥偬而能運籌遠權設機乘勢定一時
之糾紛樹非世之勛伐者也 謙讀
犒涇師以糲食者致逆戈大唳而天子蒙塵給藥辛以稟麥者
致謀聚趨麻而節帥被剝緣此皆以倉皇巡變故也趙宋制
南之卒因所給纖服故惡不堪紛紛睨視偶語變且不測轉
運劉述不知所為賴州鈐轄張師正挺身懸諭犒校始帖然
受賜若若師正者庶幾有濟變之略矣否則幾何而不為涇
師之逆戈募卒之刲乎 儲說
祥符中趙德明借粟百萬斛大臣皆請以違詔責之王魏公曰
獨請回云已如其數具於京師請德明遣眾自取德明惻而
止王魏公識勝於是加人數等矣子謂是策也古人有行之
者矣秦與師臨周求九鼎周君患之顏率請東借救於齊秦
師既罷齊又將求鼎周君又患之顏率至齊請疾定鼎所從
出之途齊王知其不可而止王魏公之具粟即顏率遷鼎之
策也洪邁氏謂顏率不過兒童之見無足稱奇乃魏公用之
卒為折強悍以定西夏之禍蓋雞蟲承恭有時為歎讀諸戰
國策者之言無當哉 櫧說
澶淵之役寇萊公獨主親征已而契丹求退然非萊公創見也
其先事乃在太平興國之五年方契丹入犯雄州太宗下詔
親征行次大名而戎主遁矣乃知古大臣行事必非草草胸
中預有成算故呼吸閒而責出焉彼有以孤注之說傾萊公
者豈太宗亦甘以身為孤注哉上
澶淵之役人知主親征者為寇萊公而不知維時合議而贊
之者實賴同平章事畢士安也
英宗北狩之難于忠肅公曰吾國有君矣此一見
左傳楚人伐宋執宋襄公以伐宋襄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
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公子目夷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
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
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
其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走衛公子目夷
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襄公乃歸又廉頗見藺相如廉
頗傳傳載秦王使使告趙王云王欲與王好會於西河澠池
趙王畏秦欲勿行廉藺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
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
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
又再見王旦傳傳載契丹犯邊從幸澶淵雍王元份留守東
京遇暴疾帝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
準至旦曰十日內未有捷報當如何帝嘿然良久曰立皇太
子遂三東夫公從此變化來宋時徽欽之難堅請還與二帝盍
郎挾二帝以為重博金割地稱侄稱臣究無補於亡是不啻

讀得此書耳昔英宗南還使御王能如目夷公子之逮國登

不成一篇好文字而士大夫無一言及此者惜哉（明紀略代）

王文恪公謂英廟北狩得以回轅有合於魯成公時鄭公孫中之謀東莞陳建謂北狩其術分於漢高之義成公又以鄭公孫

遁逐其僉云背值打我國語說氣運之變號而胡虜分之信大抵似之以使其為

五利劉石阿背打奇溺溫巢星如北而已胡人乃改名有貞議於此也謂

水東日記云巳巳之變徐元玉理京師名於士從北以還乃改名有貞不原有

時各太監金瑛趣問計以南遷對瑛怫然叱之令人扶出前

成山侯王通亦以挑築京師外城濠對為太監興安所詬二

事似皆未為得也尹瀾遠史曰巳巳之變鑾輿北狩狂虜復

捲土重來勢益震撼一時文武魄喪膽落無任張皇而一二

內臣如興安者乃能淵默超卓鎮之以靜不復為浮議所搖

惟輔其君以選將練兵為急任于謙石亨輩以戰守之務卒之

神器幾危而復安天下將亂而復治雖謂之朝廷有人亦可

不僅以為宦者而沒其善也是時使非二人堅定以固帝心

於內則雖外有于謙百輩亦無如之何而宋南渡之禍至矣

宋高宗將相彬彬有人不下今日惟在帝左右無瑛安者西

所以雖有李綱宗澤之才無所施我朝之不為趙宋其間上

爭毫髮嗚呼是豈人之所能為者哉天也（皇明通紀斷）

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而

言治天下如運掌何也對曰巨魚不遊支流鴻鵠不集汙池

其極遠也黄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其音疏也將治大者

不治細將成大者不成小故齊桓無小智而有大慮漢高明

於大計而暗於小節光武見小敵怯而見大敵勇蕭何垣屋

不治而畫一漢法杜黄裳小節不修而經濟唐謨為端小事

糊塗而奠安宋鼎君相於小大之間類宜如此矣然小者亦

有可以覘大者樊伷叛英滌濟以其設饌十餘起知其易搖

殷浩罷鎮桓溫以其少時取所棄竹馬知其出我下謝玄樂

秦郗超以其優後任才各當知其濟事桓溫伐蜀劉惔以其

蒱博不得則不為知其必克劉毅復殺桓公以其樗蒱一擲

十萬知其必成古人之因小知大如又如此然則欲成大事

者君之何其可忽乎小乎（鄴侯遺譚）

陳仲舉不掃一室或問之對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

乎李大而奔此及仲舉陳涵虛若衛武公九十之年猶以灑

掃庭內自警益見勤小物則遠大可期東京之季宦官執政

濁亂海內其深根固柢可易掃乎夫鷙鳥將擊必匿其形頓

出臣奏黨示宦者此何說也仲舉陳涵如此必其祖侯覽曹

節之及也（雜錄雪亭）

文帝問周勃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又問天下錢穀出入幾何勃

俱謝不知問陳平平對曰各有主者上稱善而勃自知其能

不如平遠矣張安世子千秋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

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鬭方略及山川形

見官箴凜如徵至纖芥不容苟取昔吳祐以寫經當慎嫌疑
潘子美以寫書亦是罪過卽基以木枕亦不須作而時出之
蜀牘壽春裴潛之蜀床兖州眞能數典舊之飾遠嘉矣之謗
者也 上
一敝燈也兹秉公不點油燈而杜祁公不燃官燭一日供也何 [illegible]
曾日食萬錢任愷一食萬錢而相齊者爰俱三公數相漢者
食止一臠公孫弘何奢儉相懸若此晏子公孫相業孰焉而曾
擬議於繆醜愷矬志於散卿祁公介福者絡而秉公擣遜遜
暴儉為共德侈為大惡侈夫 上
元琰以儉卑不一時貴寵與服不敢過度長吏垢面從豪軍更
韓服徒行楊綰以貞廉入相而崔中丞寬池館臺榭卽日潛
毀郭中令儀座中音樂頓減五分之四黎京兆幹騶損騶御
止留十騎儉德所風一何其化肖之速也予以為方入相成
類有深意卽如汾陽指傾天下而朝不忌侈窮人欲而世不
非其何有一綰相之以頓必首為節約比匪徒倡百僚正
以成公揩也字綰君子成人之美類如此 上
[illegible]
明
羅一峯為狀元而客至千乘僉不以為逸陳克庵為方伯
而騎驢出都門寒士亦有所不堪同一高風可施今日為方
伯狀元者何處尋討此等人物來 皇明通紀斷
杜舍人弱冠成名制策登科聲振京邑嘗與等輩城南遊覽至
一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
字又問修何業傍人盛言以誇之僧顧而笑曰都不知也杜
嘆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
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鄭穠臣初入內廷矜誇不已同
席諸公唯唯相對有妓忽下箸指穠臣曰學士語言毋乃德
色耶學士清貴亦在人耳如李隆劉承預亦嘗為之又豈能
增其聲價耶諸公領之穠臣因引滿自浮更不復敢大[illegible]
退之三子綰袞皆擢第袞且為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
世有狀元袞者以此知科名難恃也而況不足以驚黃面頭
陀紅顏女子乎 諸書
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平又公叔之僕稱起節
廉豈前貪而後廉哉起家本千金破產求仕令言貪非實貪
也貪榮名耳如母死不奔喪殺妻求將之類也 注鑑
李文饒平泉記云以吾平泉之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也
後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軍與文饒孫延古爭醒酒石延古
竟為全義笞殺文饒不逞於延古亦宗祖戒之過者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宰相想古人如此者亦多，未必盡作宰相也 續

播福接灌夫之項令謝蚡而夫怒不肯順，黃門頓董宣之項使謝主而宣終不肯俛，其伉直不屈一也。而或取殺身之禍，或以強項蒙褒，非有幸不幸也，亦由所風直者異耳 僉載

董宣令洛陽，格殺湖陽公主奴；高恭之為中尉，捧殺壽陽公主車；章憲太后之族殺人，陳洎正色以彼冤死待我而伸，遂案驗具奏。當其時三公幾不免虎口矣，卒之董洛陽獲賜三十萬，高中尉清直見褒，陳開封亦不及罪，顯名由起。即斯以觀，繞指者不必達之媒也，強項者不必窮之路也。昔人云直如絃死道邊，豈其然乎 上

桓譚為漢帝鼓琴而宋弘責之，張尚不為孫皓鼓琴而皓不能強，戴逵不為武陵王晞鼓琴而晞不能容，嵇紹不為齊王冏操絲竹而冏莫誰何，范曄不為宋主彈琵琶必待宋主歌乃彈，歌止彈亦止，可見士當自有所持也 格譚

陳蕃為豫章太守，特為徐穉設一榻，去則懸之；為樂安太守，特為周璆設一榻，去亦收之，古人不輕設一榻如此。管寧與華歆割席而坐者，因歆有乘軒冕故；劉邈對孔遐舉席自隔，因送出子目，故古人不輕共一席如此。張敷見秋當、周赳(異人 劉宋)，呼左右曰移吾座遠客；江斆見紀僧真(齊世祖命)，亦命左右曰移我床遠客；董昭枕蘇則膝，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枕；張僧胤候羊侃，侃竟不使之前，曰吾床非閹人坐也。不以察察受汶汶，諸君子得之矣。然亦過自標榜乎？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又曰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蓋毋為模稜，亦不立崖岸，惟中和者幾焉 僉載

予謂寇萊公斥丁謂拂鬚事，萊公過矣。謂攜人知敬事，必實難，而顯斥之，拂情甚矣。大敵且不使多行無禮，將若之何？吾聞古之敬賢者進復結襪，袒割牲，操几杖，擁帚取卑者，當是拂鬚為媚耶。公於此宜謝而不宜斥，以夫君子待小人宜不惡，而寇公無乃惡而嚴耶。異日到海之禍，悲根於此矣，豈獨跡注者為諱 攝書

丁謂[illegible]

韓魏公於小人欺己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遇謂此正魏公德量最高處。明知其欺，則終莫能欺，苟訐其情，則激怒矣，茲則不肖之心愈熾，不中傷之不已。古來豪傑敗於小人者多昧此。歎噫，魏公之智遠哉 上

或問古今大奸惡縱，深固抗之不可，激之不可，處之亦有要乎？忠曰：豈於其黨與而剛之，或除其黨與以孤其勢，所謂剪其羽翼是也；或散其黨與以渙其心，所謂解從間治是也。又[illegible]是故得則成左祖之功，失則成甘露之禍 上

院執若安貧守賤取老終命於蓬蒿之下之為愈乎況乎始
之不識也而能分其終者未之有也 上
趙師羼犬吠以媚韓侂胄及胄將用兵料其必禍乃時出異論
以圖自全故胄既死師羼仍得録用奸詖反覆莫師羼之尤
甚也其與孰諳周永豪之已事者乎 上
婁寅亮狀而伏顛擠表探士遠嫌之謀也準數短旦而旦專稱
準大臣愛材之度也 上
石顯之薦貢禹也非為禹也欲自蓋其陷望之之惡也李德裕
之薦白敏中也非為敏中也欲以沮辇天之進也曾公亮之
薦王安石也非為安石也欲以闇祓專也鄭綰之薦彭汝礪
也非為汝礪也欲以弄列方操也 撓明
丁求立為李德裕訟冤非人情也初德裕秉政有薦求立清直
可為諫官者德裕不能用宣宗大中間求立為右補闕時牛
李修怨德裕貶潮州求立弗之卹也而又為之訟冤是豈使
矯其非哉蓋有愧之也夫補闕之職凡百職有闕皆所宜
言當宣帝之被黨無一事可言而惟德裕之是訟哉其有靈
可知已胡氏稱其克己尹氏稱其至公皆未知其隱者也孔
子曰以直報怨此聖人之道所以為近人情耳 言史 慎餘
源懷之於元忌與蘇章之於故人張鎮周之於鄉里皆以直待
其舊不顧己私可不謂難乎然使仲忌處此尚有權衡也 撓明

文章節義文信國正是靈均肩行名理風流白太傅輩非淵明
伯仲 標白 肖
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狡阿瞞剡在遊之發中學士則有餘
相地則不足疑安石若於迹之局外 上
寇準不識丁謂而王旦識之富鄭公亮不識王安石而張方
平蘇洵鮮于侁李師中識之人各有所明暗也 智
識丁謂於未在人上之時有李文靖公沆歐後海康之職策
公深服文靖遠識事具東軒筆記
王安石創為新法而其弟安國非之韓絳附會安石而其弟維
爭之曾布陰禍善類而其弟肇移書勸之邪正相反判若玄
黃亦猶白黑之易辨於當局也至若王處仲親為叛逆而
其器竺法深獨脫然遊方之外此尤品之最卓者乎 撓明
富彥國力薦王介甫於朝及其秉政大乖物望富公悔之向張
安道談及疾之不已安道不答公曰安道亦介甫取張曰公
自不知人今將何尤噫當事者進一匪人便至積重難返
悔罔已豈敢不可為已此與妄引庸醫誤傷主人者何異 上
安石變法誤國人服呂獻可之先見不知時安石已參政已不
有劉為館職時即有見其不近人情而作辨姦論之蘇洵矣
不有見其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更變之唐介猶抉少容
不可為相之孫固乎猶未也吳奎知之於同領郡牧之時 宋神
初即位召安石知江寧府韓維曾公亮無不稱揚之奎曰臣
嘗與安石同領郡牧見其護非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

我王以聖與王之隆名顯號而上以供媚權奸者諛頌可鄙
我家尚有君子 上
梁冀專權桓帝欲褒崇之特進胡廣等咸稱其功德宜比周公董卓亂國卓黨欲尊比之太公稱尚父賈似道專政度宗禮為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之為周公諛媚權奸竟相自居儷之者矣
石碏教子以義其子厚不從而甘心為逆黨陳萬年教子以諂
其子咸不從而卓然為名臣噫子之不係世類也如此 發言
蔡京未去位朝廷差童貫偕伊子攸往取辭位表京失措并其
子呼為公嚴嵩溺愛其子諸事以委初尚曰與小兒議至
後乃曰與東樓議 以上說新
高孝基一見房杜奇之而托以子孫噫謂子孫賢不替賊矣廢
墜天幽豈他人所能保者哉況房杜他日亦不能保己之事
孫不傷敗門戶又安能保他人子孫乎噫謂子孫於此乎不
規大大臣以人事君者也當國之柄得賢為曾不社稷是念
頗照照焉私之子孫異謂孝基且於是乎不也 録雪亭新言
陳恭公之判亳也人多獻老人圖為壽而其任世修獨獻扁舟
五湖圖且有名遂身退之贊恭公甚喜即以司徒致仕韓持
國之守許也人多致諛詞為壽而崔子厚獨以詩警之末有
掛冠高卿真國循之外韓再三嘆詠即以少師致仕古之人
諷者不惜冒忌諱受者不難謝柴名如此 儲說
王荊公初見晏元獻元獻熟視無他語但云能容物物亦容矣
荊公所短正在不能容物此規可謂因病設藥而無如荊公
之不能用之也 上
或問書云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矣言有勇也然則量之與勇將奚從乎噫曰凡橫逆之
來上逮我躬者固當弘量以容之如藺相如謹避廉頗之辱
李沆不校狂生之訕呂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干天
下人紀之大常哉之以義豈容姑息為放縱之誅四凶周公
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漢高祖之斬丁公是皆發於義
理之勇也謂之無量可乎苟徒以姑息為量不知以義裁之
小而為胡廣馮道之頹靡太而為魯莊公宋高宗含垢包羞
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是皆見義不為無勇也謂之有量可
乎易曰包荒用馮河包荒量也馮河勇也知易之道其知勇
與量之用矣 録雪亭新言
人情之相與也方其平居無事之時勢利可依之日不甚毀窘
哉一旦勢衰而利盡患難切身則深藏遠引若將浼己焉者
姻戚屬間無慮有嫌疑之涉矣苟非仁人長者情義深重孰
肯塞於不測之地而垂顧於不報之人乎思昔欒布哭彭
越之頭田疇拜劉虞之墓孔父收主父之骸脂習撫孔融之
屍朱震棄職以殯陳蕃趙戩委官而斂王允桓典腐心而瘞
王吉鄭弘髡首而訟焦貺以及郭亮之於李固楊匡之於杜

秦王方翼之於趙持滿李揚之於新興王晉哭死而哀不顧其後是數君子豈不知顯禍之在前而故矯矯以殉虛名哉情之所觸木石動容義之所形生死不易視彼朝為幄纏夕成蛇蝎者不大冰炭耶故若　良承樊豐之旨而構震之柩留停道側章傑希秦檜之意而趙鼎之家繫治不容濕蓋欲求用事者之知而逐臣之在境內者無不困慈錢登得韓侂胄之密諭而趙汝愚之在衡州也竟以暴終此等豈非諸賢之僇民柳亦禽獸不遠矣鏡月

楊紺死侯邑員土成墳未者死梪紫員土成墳以及梪典而成三大有葉室墓居之遂風　李圍死王成保其遺孫契後畔安樂侯陳者死未震保其遺孫逸後為書相亦可見寄哭為布徇　前息之死實彝蔡墨之哭董東向趙之宅彝鍾舍

蜀閩之乏丕齊王卿劉始步持長沙王人之奧壺走史遠隨成都王揍均之忠謝神執未足深遇也　王葬賻斬奠東其門人皆業捆不許之仗門人書史名他師平陵云欺獨自劫收死口葬之京師禧真真不悅槊布曰晴諸君子也先是欺存章門下好斤言人過人以為桎薄多揆而不與交章死之莽者撰歇於以見直寇者無不容於宂革而庚風勁草大人之所為世人不能覽之也

覩其之客流於武出長平之吏移於冠華廉頗翟公哉盈哉盛榮枯涼燠之變態由來久矣附說

主父偃當路人爭譽之及誅夷則群起而言其惡殷浩作豫章送者甚衆一至廢徙而親舊無復有相覿者王獻之兄弟一代名流見郗愔甚倨甥舅之禮及愔死而忽心生焉薄世論風無代無之偏己者毋自罪罪而與人以可慢之迹往人亂

又可一重深沉而甘為勢利之夫哉鏡月

蘇不韋漢之義士也段頻以私忿殺之而頻亦見殺於陽球王昌齡唐之英才也閭丘曉以私意害之而曉亦見害於張鎬胡銓之竄新州也州守張棣誣其怨訕編管海南棣因得擢提舉由是英州守倪啓閭風效尤亦捕洪晧家奴釀成其罪夫棣啓之於二公豈嘗有前怨哉不過急顯榮之翁希權要之意借此以圖躐進云耳柳知棣方至官一日而卒啓之後計未行而身已先殂二公流離貶所終獲無恙且也名垂青史至今有聲是則善惡顯著天網恢恢之一證矣甚至象椿擢土豪為轉運將使之殺劉元振未至一谷中路而執其驗尤遠其事尤異此皆報之明驗非直禍而福始明已也乎

段頻以私忿殺蘇不韋而頻亦殺於陽球閭丘曉以私意害王昌齡而曉亦害於張鎬楊炎以風忤戮劉晏而炎亦戮於盧杞張棣以阿意誣竄胡銓而得官一日竟逝嗟嗟出乎爾者反乎爾能禍人者人亦能禍之非人禍也亦非天禍也己自禍之耳昔石普好殺人嘗醉縛一奴使使投諸河其奴乞哀於其使而縱之既醒而悔其使未以實告久之普病見奴為祟自謂必死其使乃呼奴而示之祟不復出普病亦愈是知奴非能為祟以病普乃其好殺酗禍心自為祟耳然若普者其猶未有悔心之萌乎附說譚方

狀靈慶親為袁粲門人而抱首粲子者處也周其鉠其親為陸
超門人而手斬超頭者周也陶穀親為李崧所錄用而搆成
崧族誅者穀也究之處被噬於獰狗周作頂於墜楯陶之死
基門屢遭雷殛而骸骨不少留彼其仇視恩施不祥莫大焉
鮮克令終固其所也筱說
衛瓘之斬鄧艾也妻之田續曰此可以報江油之辱矣杖以遂殺續
而斬之既衛瓘之誅其帳下督榮晦寔隨兵討瓘故子孫皆及
於難救之馬臨瓘有所罪當遣為子亦曰此可以傷棉竹之㶚矣夫二子被
禍於其家如一然是止父子瓘及子孫則瓘受陰謀之譴固
寃哉鄧也後趙介如賈似道寄祭賈似道詞云嗚呼履齋相[illegible]死循
死於宗申劉宗申受似道去殺吳先生死閩死於虎臣鄭虎臣似道平日極仇者押似
道安置閩殺之於木棉庵嗚呼上此四句後無性不復之意盡矣上
商君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及其亡也人無敢舍者宋元禮作鐵
籠禁因前及其下吏也吏曰取公鐵籠來周興教來俊臣內
因大甕熾炭周之因何事不承俊臣命取甕熾炭謂興曰
有詔按君請嘗之薛文傑為王璘造檻車謂古制陳閣乃更
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鋩內向動輒觸之即承文傑首被其
毒盧多遜之貶朱崖也李符白趙普請改春州以至者曾到生還也普
不答及符被貶竟得春州不浹旬死乃知為法之弊不獨一
商君知悔也語曰張機者中於機設檻者中於檻可畏哉上

而鞅嘗坐秦民之舍人無驗者及其亡也始嘆作法之非周興
教來俊臣以炙甕訊因日未晏而已先入甕魚保家請鑄銅
匭以受四方密奏亡何卧係於囊而身且誅死端殺密奏三
品以上賜死者令自取結喉骨二寸以進驗終則自將其臯
章惇陷蘇軾以強奪民房下州視其儀券乃止及惇之貶也
雖欲問當州求舍而不可得小人對狼成性逞快一心徒知
工於逢迎以取快一時不知天道好還不爽一線未有不反
中其身追悔無能及者後世檢惡奸險之徒縱不為他人謀
奈何亦不自為慮哉鏡月
鼂錯之死昔人論之詳矣據理揆勢錯皆無可生之理矣袖錯
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既已貽乃父之憂猶強辯自飾至使
其父飲藥而死尚有生理乎及七國以誅錯為名而尚欲治
盎以快私憾當是時非盎殺錯即錯殺盎勢亦不免於死班
固蘇軾秦觀陳傅良等之論皆若憐之而司馬遷獨曰變古
亂常不死則亡蓋言理與勢也錯可無憾於景帝矣慎言餘史
閼
彭寵係見寵夫妻之前騎入繚妻以為子密不義得侯可謂
無天及見寵之方任漁陽也棄母携妻始爽然快之曰有是
哉寵之不忠不孝乎此天祐以假手子密為後世叛逆者戒
也郎謂子密義而得侯也亦宜儲說
則
天朝陰薄者競告密以求官賞如霍獻可請殺其舅而頓異

緑帛獻可為左司員外以頭觸王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行未係獻可發顙損頭瘡以緑帛裹之狀則天嘗見之也
李子慎誣告其舅而身衣緋衫子慎以此得五品官母見其著緋衫泣曰此是汝舅之血
所染者也成推是心也獄父與君不辨為之矣獨獻可之請不行
於則天此則有唐社稷之靈又不可以人事論上
孔子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見世
間未嘗無鬼也何王仲任論衡以為非人死精神所為皆意
念存想所致夫衆蟲之於鼎鑊田蚡之於灌嬰謂之存想則
可若以彭生之大豕為齊襄之存想所致然則從者皆見之
豈從者亦皆存想彭生耶草中老人之抗杜回回見之而蹶
奚魏顆亦豈嘗存想此老人耶魏顆方搏鬬之際亦豈嘗存想及
老人耶陸士龍見王弼而與之談玄初不知為弼塚也亦豈
嘗存想弼耶又如梧丘鶚亭初不知有此事也及夢而求之
求而得之謂之非人死精神所為不可矣亦可謂之存想耶
阮瞻素執無鬼論每自許此理可以辨正幽明忽有一客通
名詣瞻寒溫畢言及鬼神之事客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
共傳君何得獨言無耶即僕便是鬼於是變化異形須臾消
滅瞻默然失色歲餘即卒此事正可為左證諸怪
田蚡之疾也見魏其侯與灌夫共守而笞之則天亦頻見王后
蕭良娣二庶人披髮瀝血如死時狀羽士善道玄為趙普叩幽
都乞神神曰趙某冤累不可避矣隨示以一牌僅識末一火
字以告普普曰我知之必秦王廷美若此者蓋其心自為祟
也昔王韶取熙河時多所殺戮晚年悔之每舉因果關卻有
慰藉者疑終不解一日與刁景純談次刁曰但打得過賢心
下否誠恐不得若打得過自不關也田蚡諸人直是心下打
過不得儲說
五代史晉安重榮傳曰禍之來也除必惑之以至於敗方重榮
之叛於成德軍也一日張弓設矢仰射竿杪銅龍之首
謂左右曰我若必有天命當一發而中果中之左右拜賀後
乃斬首漆顱不克令終漢李守貞叛於蘇州嘗大會將佐執
弧矢遂指所懸紙掌虎圖曰我若有非常之事當中虎之首
一發中之左右拜賀終於舉家蹈火王師於烟燼中獲其屍
斷首函之南史張敬兒自敘其夢云未貴時村中社樹倏高
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為極
貴之徵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元
徽中夢一髀熱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君得開府今復
夢舉體熱矣敬兒因有異志卒為齊武所執伏誅禍福顛倒
鬼神播弄不逞之徒類如此說剩
皇明通紀載洪武己酉吳山三茅觀雷擊死一白蜈蚣長尺餘
廣可二寸有楷書秦白起三字金陵瑣事載王德閣守備太
監家紫泉屠一豬祭寺梁豬腹上隱有秦將白起四紅字因

呼名已唯喏示改范忠宣處之誠故也蘇世長在陝州部內
有犯法者乃自撻於都街五伯鞭之見血不勝痛楚走觀者
笑之詭故也予於子文猶有說焉有過則改貴在迅速望闕
呼名甚罪已者未暇也夫與其顯出改過之名孰若默默偷改
過之為愈是以君子必以闇閣思過者為優上
長孫儉為荊州刺史所部鄭縣令泉璨為民所訟按治覆實不
治璨而向祖自杖三十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我之從非璨
罪也按治覆實矣自訟亦可而竟使犯者漏誅此殆泥於德
教之過者其失又不止於一詭而已也史又載其嘗詣闕上
書立雪中待報自旦達暮[illegible]是則難矣

古之君子所為後之君子亦有不敢思齊者豈其以所為未善
哉抑所見不同不必踐迹也是故柳下惠覆寒女魯男子不
敢學之也程伊川祭始祖朱晦翁不敢行之也蕨谷贅言
說命曰事不師古而克永世匪說攸聞然思觀古人行事儘有
卓絕孤高驚天下後世而非尋常步驟可得而師者如堯
舜以天下傳賢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伯夷叔齊讓國而逃柳
下惠深夜覆寒女魯仲連談笑卻秦軍陳嬰公孫杵臼以死
而全趙孤呂叔季主焚梁獄之詠傅介子矯詔而斬樓蘭汲
黯矯詔而發倉廩王霸之詭言冰堅諸葛孔明征孟獲而七
擒七縱謝安石當秦兵壓境而圍棋賭墅郭汾陽之單騎見
虜李文靖之對使焚詔寇萊公之決策親征虞允文不奉命
出師而成采石之功若此之類皆非庸行之常詎得而師之
知此則知古之可師者常也經也至其行權濟變之處而欲
師之鮮有不敗乃公事者矣且孰是曠如孩今智如立入如
杭君國不知有身家如古人敢繼起而師之者乎雜錄聽雪亭
泰伯虞仲季札避乎遜矣聞其風而興起者若丁謂劉顗章玄
成鄧璉郭賀皆是也其間雖少有殊要之克讓自是美節不
必軒輊也雜說
張湛入里門必下車王以訴海歲時歸祀必減從道謙厚乃
以視大富貴故鄉而較肆矜夸者度量相越何等哉

石慶醉歸未下里門萬石君聞之勤責不食當晉卿望縣門輒
步曰公門當下況父母之邦乎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是安能望
於晚近之士大夫哉見金陵瑣事中載御史飲虹李公欲責
不起身之隸人隸人引倪尚書以自解中城某御史亦聽斯
人之說我亦慚悔矣上某御史慚極凡士大夫俱不可無此慚
悔也
退讓之士王改所嵩而淺衷薄植者率托之以博名高不亦有
負此戔戔乎匿影林泉營情利祿是何巢許綺黃之衆也卯
拈數則以資捧腹公沙穆字允慈與荀爽共約出不得事貴
勢而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約

丈夫安能為人役也郭泰貧賤母令給事縣廷泰曰大丈夫安能從斗筲之役哉陳蕃室有塵不除薛勤誚之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能事一室乎期許遠大如此誠哉其為大丈夫也〇吳起出衛郭門與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門也後果如其言司馬相如西去題昇仙橋柱曰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此橋後果以專車至其處終軍入關關吏授繻軍曰丈夫西遊終不復還遂棄繻去後果持節出關郭丹入關而嘆曰不乘使者車不復出此關後奉使南陽果乘高車而出夫丈夫雖盡皆功名之士然亦非無志者知班超傭書勞苦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宜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侯封安能久事筆硯間乎王彰曰大丈夫當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夷狄立功建號爾何能作博士耶高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子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宇文慶受業東觀既而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討耶馬燧與諸兄同學輟策嘆曰方今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夫詠書何嘗誤人豈毛錐子與你遜於長槍大劍哉顧躁厲為雄亦非無志者所可成者也 譚 右諸人吾無識焉已獨引馬相如不能無遺議焉志林哉相如始以汗行不甚於影人既而以詞賦傑衆未能有所建明巳終憂之善以自贖而創閑西夷遂君之為又妻矣其父母之邦乃復珍其車驅節旋之矣使邦君負賢而驕豈諸人哉

劉昶與人飲酒交雜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與人共醉也王戎阮籍共飲時公榮在坐竟不得一杯或問之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劉之任誕王阮之疏簡俱足稱古之遺狂雖然狂亦聖門之不棄夫夫事何足以語狂王阮無愧而劉更無恥耶 上 蔡穎橋萬石君里門下者人謂親勃以掃門得見述於餘述素録與有志建遇而求也國崇如北哉矣祇可烏足以為稱志者乎之義乎烏敢北志為也書受諸生以門卒當車白事而明不得不以曲從之大士入宿奔鏡而訓條阿福謂之無氣器也

阮嗣宗聞母死而請終棋局既而嘔血數升殷深源廣後夷情委命無流放之感而終日每書空作咄咄字後倚毒至竟逐空取謝安石聞捷書置而不言而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是皆一時矯情而終露本色 輕譚

瑚璉飾而關焉不若砥砆之在璞也楩楠斲而小之不若樗櫟之在山也故才而以不試為長才而以不貴為貴 上

爭名者必損爭利利必奪故黃霸之聲減於治郡石崇之禍至於市數 上

黃公御虎卒為虎所傷賈長房役鬼卒為鬼所殺為搜之絕勝田單廣陵王胥之陷齊闕博皆以力死如國可悔乎哉 續搜古譚

君相不言命徒虛語耳命必造物者主之不在君相也宋太祖
嘗謂侍臣曰何繼筠捍邊有功朕不早授方鎮者慮其數奇
耳今繞領節鉞果至淪沒又王朴薦扈載於宰相李穀俾知
制誥穀曰斯人命薄處不免享耶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
材用人何得言命載遂得知制誥未幾卒由是以推謂君相
能用人則可若命斷非君相可為亦以見人之祿位實執其
盈向令繼筠不授方鎮扈載不知制誥造物或未必奪之速
也天中記

丁晉公治第楊景宗實為之役後景宗貴丁第乃為楊拆錢思
公治其第美寔為之工後美貴錢以第歸其又王銑為侍
禁三班院吾監修主第語同事曰吾輩受寒熱修成不知誰
氏居此既而銑尚主不逾年身居之事固有不可知者儆說

宋劉謙王仁德同應募訊之日者日者指謙謂仁德曰爾當為
此人廝吏及謙帥殿前仁德果隸役廝中夫殿帥較吏貴賤
懸殊日者詎不知之而仁德之隸於謙何以知之亦神矣上
古之奸雄用私智以愚人皆有所祖然自今觀之止見其自愚
也豈能愚人哉是故公孫鞅不許豪傑學詩書李斯祖其智
而焚經籍越王趙佗之葬靈輀四出塚無定處曹操祖其智
而設疑塚東谷贅言

陸子靜知荊州有訴人殺其子者子靜曰不至是其子果無恙
或訴被竊未得主名子靜出二人姓名令捕逮之一訊具服
此上聚知其下也范忠宣尹洛人有告老前失犢者老翁置
之不問再告自歸或問故笑曰范公居此孰肯為盜已而犢
還此下聚知其上也儆說

鄭子產為政民不忍欺宓子賤為政民不能欺西門豹為政民
不敢欺夫不欺一也不敢之視不能有間矣其視不忍更有間
矣今之為政者孰是民不敢欺者哉孰是民不能欺者哉無
言乎其不忍者矣惜

狄梁公為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中理越王支黨一疏
而釋詿誤二千人素琳治獄齊州一鞫而白連逮十五百人
侯仁矩鞫訟隰州一日而開繫囚一百餘人三君子多許平
反信足嘉尚矣然亦會其時多枉撓者故也如必以開釋示
德縱及有罪祇成漏網不名解網矣釋尚書有云非刑杖無
小一語寐家好生之德不究真格論也儆說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鍼術應制入關當封華州富兒鼻間贅
疣應手而落其家致縑鳴謝曰吾急病行赴爾不顧而去昔
人有云不為良相則為良醫蓋濟世之術均也如梁公者豈
非良相良醫兼長而并收其效者歟俄其返周為唐即起死
迴生之伎倆當從容與對時無不以子母恩情為言尤屬頂
門之鍼內經云上醫醫國梁公有焉後世徒以事女主為公

咎而公急病行志之心晦矣。上

殷中軍後不以給使之贖而為其母診脈亦可謂急病者矣但鉅後悉焚其經方者不知何益抑異於梁公之急病者哉

王子敬善書謝公送版欲令書太極殿額堅辭不書韋仲將書凌雲閣額畢鬚髮盡白因戒子孫勿習此技閻立本奉詔畫鸂鶒伏地吮毫意甚愧之歸亦以戒子孫勿復習畫戴安道對使剖琴不為王門伶人陸鴻漸為李季卿烹茶羞愧無以遂著毀茶論以自懲孫知微以畫得名焉知節知成都欲見之不可得伺其與壽寧院畫壁徑往從之知微覺擲筆而下不復終素數公皆非末藝而猶有悔心若此然終是古人事今人則靦然以為榮不復悔矣攈文海

閻立本陸鴻漸皆文學之士也一以工畫而稱畫師一以知茶而稱茶士小技出名終身為累至有戒子之詞毀茶之論可謂不自矜其技矣至若郭宗耽以占見知而懸印以去華佗恥以醫為業而托疾以逃可不謂志士乎後世乃有挾一技一藝輒自矜喜以為人不我知者陋矣[illegible]

張楷傳楷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以為不如楷欲從學之楷不肯見優時術作賊事覺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事與左驗見原時與樊英同被徵之大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世誣之術興東漢之季號為處士者皆溺於其術而不自知豈惟英楷哉樊賢郎顗張衡

李郃之賢亦不免焉遂至邀虛譽來聘徵此固衰世之常理亦光武圖讖之末流也黃巾之亂卒以亡漢君子亦以槐其先幾矣言史懶餘

劉向苦心力學為時儒宗得淮南黃白之術未之試遽上之天子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眾卒無效驗下向詔獄當大辟立冬將決兄陽成侯乞入國以贖方得減死使向於是時死豈非文成五利之續乎語以金不可作世不可度以向之賢見不及此唐白樂天貶江州日亦為方士所惑留意爐鼎一夕而貶故其詩有金丹過火空之語崇滿道遠亦獻方於太宗及帝升遐猶謀欲為僭比與劉向一間耳蘇子由亦嘗試之將舉火見一大猿據爐而溺須臾不見術終以不成嘗聊公積黃白書一櫃後為顯華嚴長老授之於火豁然有悟則世必無此術明矣范文正得方於同舍程明道得方於佛臘中蘇子瞻得方於扶風僧而皆不為逹者也攈文海

唐才補證然錄載前記元運糟錄永事甚遠可見神仙之術不難求木但利於此者必及脩遠人奈何每每效嘗試之蔣昭瑶之彭

世言生而知之生知則召父尚已他如管仲之識俞兒也子產之識實沈臺駘也東方朔之識畢方也終軍之識騶虞鼷鼠也劉向之識貳負也蔡邕之識青鸞枝蜺也張華之識龍鮓也諸葛恪之識傒囊也陸敬叔之識彭侯也

何承天之識咸斗也陸澄之識服匿也沈約之識焦明發蓋也斛斯徵之識錞于也劉杳之識罟囊也傅奕之識金剛石也歐獻柔之識梟壞也賈耽之識狄瘢也段成式之識銀時鐵也酈源之識冤氣也傅弘業之識虎蝗也徐鉉之識海馬骨也李贊皇之識蚌淚蠹也此以博學得之者也還無耐之對山鞠窮也駱賓之對隱語也東方朔之答令壺齟也楊修之辨黃絹也李邕之辨三三兩兩也劉顯之辨貞字也則天之解青鵝也班支使之解大明寺水也此以捷悟得之者也捷悟者可以思而及博學者不可強而致也其去生知固有間然而亦不愧於多聞廣見也已至於鄭欽悅辨任昇之銘千古之疑一旦冰釋尤不可及東平昌生辨石壁道語亦爲次之其外如談馬礪單之題川狗御飯之謎已爲黃絹之亞儔而去姓得衣之紀妻時百一之解又不過謝合之類婦作者固可猜而解者殊不難也則固何取哉（組五新）（居東集載萬解隱語者不一其人滅文仲之母以劉合解文仲讀遺與公之詩其最先者矣及其時於婦人柳又甚奇況鈞器挽白之誰十莫測於黃絹者乎）

食飯知爲勞薪所炊者師曠也荀勗也食鷄而知棲恒半露食鷲而知黑白之處者荷朗也不謂之爲生知者可乎（椙說）

孔子之辨萍實商羊穎羊可謂生知已至後世若東方朔之識騶牙胡灰蔡邕之識焦桐琴奇邕女之識第幾絃絕張華之識海鳧毛白龍肉蛇化雉雷煥之識劍氣郭璞之識䶂鼠高柄之識鮫魚玄縣生知耶（淨粉）

董仲舒辨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實沈臺駘非鄭僑之博物不能知雉見絳郡非蔡墨之明占莫能喻雉鷄生知之質寔資博學之功（書義）

伯益公冶長貢禹管輅知鳥語翁偉知馬鳴介葛盧解牛奇神速始解蛇語台州王某聞蟻語和宛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鳴一卷餘冬序錄又韓非子有詹何知牛鳴抱朴子有李南知馬語梁與沈僧照知虎嘯河內太守楊宣知雀語北齊書吳允洛知鵲言（於張子信竟作知鵲語冥允洛免吳允洛者非是）宋史孫守榮知鵲噪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漢書魏尚曉鳥語桂陽先賢畫贊成武丁知雀言翰苑名談白龜年遇李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白龜年書爲素書淄州太守試之知者呼爲食餘果）（知鳥鳴斷爲料然知牟俗說鳴因將達之說）

王元美知公冶長知鳥語不知伯益貢禹管輅皆知鳥語知沈僧照知虎嘯（梁與保知虎嘯）不知神速始（說揭作神速始）解蛇語又台州王某聞蟻語得金因處聞蟻鬬知牛者之容有之也又元時有麥宗通安州人入王龍山見石盎中水飲之遂知鳥語

介葛盧解牛語公冶長侯瑾解鳥語陽翁伯（說論衡揭又作陽翁伯陽字李）南解馬語唐傳隆多羅白龜年俱通鳥獸語成子楊宣皆解

兆表者乃將一一繩之以家訓則法非官府人有惻心以情
言之夫既合族而食矣則凡飲食諸需宜悉制於族長孝子
之養親也欲每食必有酒肉將撤必請所與可曷遂乎慕每
之愛孩提也欲以梨栗而上帝可曷遂乎卑幼之厚親友也
欲於盃酒以合歡可曷遂乎將人人各遂其所願則宗政差
池矣之統紀勢有難行猶有不順是以先王不敢強之也即
有能然者旌焉之寵錫之表厥宅里以樹風聲如是而已爾
然能槩天下而必一之於此哉或曰然則古禮有合族以食
之禮如何是曰非此之謂也古者世族之家合族而食者以
服世降一等親盡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
再會食緦麻一年一會食服盡則不及也非盡族合食也
人莫不有死也惡之欲其死者衆人之情也愛之欲其死者君
子之心也夫既愛之矣又欲其死何哉蓋所愛有重於死者
先民有言綱常九鼎生死一毛是故南霽雲被執而未死張睢
陽大呼男兒以速其死文丞相被執而未死王炎翁作生祭
文以速其死 醉論史異

壽陽公主人日臥含章殿簷梅花落於額上拂之不去彌覺嬌
黠可愛宮人因效之故貼花辦以取容悅號梅花粧吳孫和
鄧夫人用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塗如意傷痕後其有赤點
更益其妍諸嬖人效以丹脂點頰以要寵魏夜來侍綴水晶
面傷處如曉霞將散宮人因效用臙脂淡染於頰名曉霞粧
婦人互相則效以取君之所好者在在有之初不足怪吾亦
意士君子學古入官宜將以表章治理還三代之淳風而顧
上好之下趨之甘言重諛邀寵固位丈夫而妾婦之不亦可
醜之甚乎 增

士子晉云佐齊得齊佐閩得偽此言爲善則類爲惡則去不欲
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植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
所憫況死士歸我可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
孔融之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宜裁
處也以此得罪瞑目甘心至若郭解之代人報讎灌夫之攘
臂求地此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爲也甚而亂逆之行得罪
於君親者又不足卹焉故夫親友之或迫於危難也家財已
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敢也墨翟之徒世
謂熱腹楊朱之徒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須以仁義
爲節文爾 顏之推訓

西門豹沈巫於河不若宋均下令爲妖祠娶婦者皆娶巫家不
沉巫而自息也孫子秀火水仙太保之廬碎其像沉其人不
若程伯淳令石佛放光當取其首以視不火廬而自止也凡
奸詐害民者害不及身故以爲利若移其害於彼則將自救
不暇而能害人乎何自利乎鞠治親者使知自苦 銘壽

凡善諫人者必先解其惑而后以所樂聞於後其言不斷而觸
入昔人怒彼不是我却以為是何異燎之方盛又以膏以熾
之也田蚡繫灌夫罪至誅竇嬰上書武帝言夫名冠三軍拾
命盛毁夫所為不能竟宣帝怒蓋寬饒怨謗鄭昌上書訟寬
饒進能直有憂國之義退能死節之義特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帝
怒不聽卒下寬饒自剄闕下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
之謂東坡為天下奇才令其子恕齎至登聞鼓院恕徘徊不
敢投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謂深得然如凡此皆不
善諫人者也翟璜面折魏文侯非仁君以得中山不封弟而
封子文侯怒任座頓以文侯為仁君謂君仁則臣直文侯乃
復召璜而任之唐穆宗時崔發毆內中人因下獄李逢吉勸張仲
方倫等伸救皆不聽李逢吉獨從容言因崔發累大不恭然
其母年八十因子下獄積憂成疾陛下以孝治天下所宜矜
念上遂然曰諫官但言發冤從未有言其不恭并及其老母
者如卿言朕何為不赦之凡此皆善諫人者也善哉呂曹之
言曰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
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易入怒則言執韓堅視上數事且驗
之矣上
秦王以連環送君王后求解君王后對使擊碎之云已解竟齊
神武令文宣治亂絲文宣抽佩刀斬之曰亂者當斬如此勝

識不特可以剸繁劇當艱鉅之機無所疑惱用以學道亦能
懸崖撒手作自由自在人不然瞻顧前後終致誤身命不得
也上

是菴日記巻五

方外部

釋迦出世年月不過以恒星不見為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
國用何曆法若用周正耶則四月辛卯推是五日非八日若
用殷正耶周之四月殷之三月若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
二月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為證則日
月參差不可為定若不以此為證則佛生之年月無證可據
右陶隱居難沈約均聖論予按天竺用正與夏同見之二教
論又措記寔載釋迦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周正
建子四月即今之二月今以夏正四月八日為佛生日非也

又左傳莊公七年甲午四月辛卯恒星不見星隕如雨即莊
王十年也王簡栖頭陀寺碑載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
晉兩明并勒丹青之飾前聯著佛之降日後聯記佛之興日

又聞佛國以建辰之月為歲首

佛父臨猊國王名嚮頭耶母名莫耶後人改佛父曰淨梵王母
曰摩耶非也摩耶是其祖名佛未出家時娶妻曰耶輸陀生
子曰摩睺羅出家十二年歸妻子復娶為今僧徒無妻非僧
本裁也

天竺舊曰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曰印度印度者唐言月
也以其土賢聖繼軌御物如月照臨也五印度境周九萬餘
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如半月畫野區分七十餘
國時特暑熱地多泉濕偏袒赤足此其徵矣伐光子曰中天
竺國東至震旦五萬八千里南至金地國西至阿遮國北至
小香山阿耨達亦各五萬八千里則知彼為中國矣 西域記

佛像本胡夷實樸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戴顒始顒嘗
製一佛像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而改之如是者積十年厥
功乃就 尚書故實

南無佛者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王不受其教老子曰王若不信
吾南入天竺教化諸國其教大興自此以南無尊於佛者胡
王猶不受曰若南遊化吾當稽首稱南無佛 廣弘
南無二字若如廣弘明內之新譯讀如本音矣然不佐始於何人又廣弘明云梵言南無此言歸命亦云救我

後漢書載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非也按列子曰西極之國
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十仞及秦時沙門室
利房等至始皇以為異因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
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則是周秦西漢時
已有佛久矣 百家書

吳孫權命康僧會祈三七日獲舍利五色光燄所衝盤即破擲
權驚以為希有瑞會復奏言舍利威神豈止如此直得劫燒

和無爭意和同俗其義甚精若近人之所解僧而不經矣又
僧取名為芠蕗芠蕗生不背日冬夏常青體性柔軟香氣遠
騰引蔓旁布草有五義故以名僧而世率不知又僧之從者
稱名頭陀頭陀乃杜多二字之訛梵云杜多漢云抖擻言能
抖擻六諸三毒也今訛杜多為頭陀愈不知義何在矣 增
十方僧院稱為招提按梵言拓鬪提奢漢言四方僧物也後人
誤以拓為招又省去鬪奢二字止稱招提謬甚 西漢叢談
招提猶乎菩薩之訛梵語原係菩提薩埵華言覺衆生也但稱菩薩從畧耳又梵書亦招提菩薩皆古佛稱施主稱為僧那按梵言係陀那鉢底也後人訛陀為檀又省去鉢底二字上稱僧那亦謬吾陁有祈謂僧越者謂行檀施能越貧窮海故耳又謂屠殺言相漢唐言高踰後入省去婆字止稱為塔吳

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其財將毀之忽
一白馬遶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為白馬諸處亦即多
取此名焉 高僧傳
招提稱為三寶也曰佛法僧不知此乃三皈而非三寶也道德
經云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
先當以此三寶為義既典且當 增
唐詩選注載僧寺名精舍本見佛經王觀國謂晉武帝初奉佛
法立精舍居沙門以為始非也蓋佛所居竹林曰精舍晉武
因之耳按漢儒立精舍講授又有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者則
精舍二教并可以名居也 上

代醉編載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猶云世莫知其
所從來也近讀隋史西域傳乃知實有何國非也按神仙通
鑑載有何尊師者不知何許人或問其氏族但云何何詰其
鄉里及脩證亦云何何蓋尊師亦自何國來者耶總是至人
不欲吐名落於人世之意因西域有何國而謂泗州僧伽即
為何國之人說夢已 上
在梁武坐吐鱠作魚人知為寶誌公也而僧志言亦爾有其齋
薦鱠者言并食之臨流而吐化為小鮮群泳而去總之佛家
示顯化象在曹公坐投竿引鱸人知為左元放也而吳介象
亦爾偶論鯔魚鱠美輒就吳王殿庭中作塪貯水並綸得鯔
魚得魚後復致蜀中薑并復採使蜀中增錦書招會介象亦致蜀薑并復遣蜀中家書因歸總之仙家示幻
化倫說
鳩摩羅什以慾障須婦人姚興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因不
住僧坊別立廨舍諸僧有欲效者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
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矣舉針以進不異常食諸
僧愧服遂止西賢有蘭若上座僧嘗飲酒食肉群輩欲效焉
一日作大緣招緇徒集尸陀林以緣猪腐屍肉而食之謂緇
徒曰汝輩能食此肉方可食諸肉自此因各精進二事正同
無非菩薩化現示之樣欲為衆生斷諸惑煩非容愼也不然
豈有身犯戒律頫以戒律繩人哉他如鴻鳩和尚鄭州七僧日食

二鴿而鴿從口出寶誌大師對武帝食鱠而魚從口吐（陵今鱠條）殘魚皆其類也 上（續文獻通考載演光和尚[illegible]）

契嵩禪師嘗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辯師嘗喜人未嘗見其怒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覺其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諧說）

慧遠禪師得水觀三昧每入定清水滿室沙門道化得火觀三昧所居之室或夜大明慧安同慧濟止堂前隨意所欲開館

濟手從壁隙出入再矣宋政和間嘉州奏本郡路傍有大古樹因風摧折有一僧禪定於中鬚髮被體指爪繞身徽宗敕肩輿入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磬出其定問為何代僧曰我東林遠法師之弟慧持因遊峩嵋入定於樹遠師無恙否藏曰遠師晉人化去已七百年矣持不復語藏問師復欲何歸持曰陳留復入定去帝製偈三送之令繪像頒行偈曰七百年來古老樁定中消息許誰知當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有情身不是無情彼此人人定裡人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苦問盧能事載傳燈錄七定七百年柳更奇矣但不知後於陳留又作何去住云 僧

（青溪[illegible]）

客遊姑蘇米塢每致疑塔之不經大靈州有坐化福峽中有坐化獨猴李公擇家有坐化蛤章巢家有鸚鵡念佛無為軍永寧院有雀棲於旋松累日不去取視之已立化矣至於僧爽聽經之雞生公點頭之石歷歷載在古冊無足怪者何疑於塔乎良由師說法潤入狸兒腹中有情無情總歸一心法界若於此致疑使成異類矣（小米塢）

定州有以聖水愈疾者而裴晉公所在禁塞浙西有以聖水獲利者而李文饒乃致狀人敗露夫先輩豈不欲濟人[illegible]

（[illegible]）

洪武五年正月上幸蔣山太平興國寺禮佛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為梓羅子或謂乃天花墜地所變永樂十七年上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寺塔現舍利光如寶珠次現五色毫光慶雲捧日菩薩羅漢妙相填委又現寶塔金光徧地天花麗霄又有騰龍舞鳳獅象寶燦菩薩樹既而頒佛經佛曲為善陰隲書至淮安又現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遶次年

禮部尚書呂震副都御史王彰頌佛曲至陝西河南亦有慶雲圓光寶塔之應此皆惡院故牘所載者不知何以致此應也陶眞人為世宗建醮亦有白鶴旋空之應或者盡西僧之幻術爾（皇明紀畧）

按明永樂五年二月上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建壇追薦皇考皇妣致慶雲天花青獅白象種種紛眞來究陳建縮繪至此謂係西番僧之幻術所致夫孝足格天国未可極議俾不知上天之於大明二祖何應之逆耳纍纍叫是也召天佛經佛曲亢未必駕河圖洛書而上之言斷求儻多善終術朗下亦疑之

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倣釋氏三身而為之耳佛氏所謂三身者法身釋迦之性報身釋迦之德業肉身釋迦之眞身而實有之者也之緇流宗其教者遂分為三像而并列之既已失其旨矣而道家徒欲倣其所為乃尊老子為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為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三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朱子語錄）

馬端臨經籍考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黄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為而已而略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淨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黄冠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焉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為之說略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冒以老氏為之宗主而行其教蓋嘗卽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為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恣則足以致亂得失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黄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而獨不以其說為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保生全形固未嘗得罪於名教也至於經典科教之說盡鄙淺之書庸黄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然為世患蠹未為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欒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眞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戮張角孫恩呂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是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眞矣右論道家本支得失最為精當因并錄之以告奉道者知所擇術云

司馬溫公曰老莊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仙者服煉草石為金銀服餌修導以求輕舉其為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略序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伎其後復有符咒之術魏寇謙之

遂合而為一至今循之其謬尤甚崔浩不喜佛老而信謙之
之言何哉鑑綱
南北史魏立天師道場尹起莘曰道教之盛自此始晉孝武立
、精舍魏拓跋燾立道場孝武不免張貴人之禍而燾亦殞於
宗愛之手報應之說何其爽歟直筆書之義自見矣上
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戶賈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
火九鼎於荊山尚有喬嶺之墓李王服雲散以潛昇猶頭足
異處墨狄因虹丹以入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翦薤以
入清冷之泉栢成納氣而腸胃三腐說儲神仙何有於我哉
進宮紀聞載二道人以笛柱頰下吹曲其聲清暢而不近似
亦以喉間有竅能吹簫亦自成韻凡飲食則以物窒之每作語則以手掩以予始駭之既憶及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
耳而聽殑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
無身覺觸世間諸變化相信有不可窮詰者說儲
嘗歸眞錢唐入天聖間遇一青衣自言姓邊氏有點化黃白之
術願以相贈歸眞問曰歷歲久遠能無變否曰五百歲後當
復故爾歸眞笑曰得不誤後人耶青衣以手加額曰先生眞
至人也吾有紫府符法珍藏已久今得先生豈可隱乎於是
跪而受之不踰年符法大振祥符以召赴闕行符救疾無一
不愈京師旱召之作法龍虎飛躍膏雨大霔加大法師賜號

正白先生一日召其徒曰繡衣使者上奏吾功業上帝行召
吾任職矣遂儼然而化熙寧中趙抃守杭記其行事不受黃
白之術今人率以為呂純陽事何也筆乘
仙鑑載李綠不受張齋物黃白之術又蔡元長亦不受卑四化銅鐵為金銀之藥而今人每竊以求之矣可怖以續劍俠傳又載有任愚不受青巾黠鐵為金之術劫命之何代無之
老子名字不一自三皇來其代為其造周復托為釋迦率後世
道流神其說以求勝之詞耳至過關事亦易混過函關乃傳
道尹喜過散關乃化胡王過函關僅一見史記或為有徵
過散關者三漢前學譜無載亦未足據也增
四書人物考載老子即老彭按史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十一
年開左脇而出三人開右脇而出三人其一彭祖名翦彭氏
非老子也特撮老子世次於左以備考訂老子始生其母名
之曰玄祿說儲史記王儉百家譜云李氏高陽之後始祖咎繇
為舜理官因遂氏焉李氏之興起於耼自耼之前未有李姓
推理為以李樹下生乃稱李氏老子之子名宗仕魏文侯為
春秋末六國時人也文王之世既無李氏何得有老子出為
周師乎論辯正 張垂華寫像於開祿庭講論經義頗謂素綬
曰老耼父名字為何綬曰耼父名乾字元杲胎則無耳兩目
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十
年乃生老子攝前涼 益壽氏女名嬰敷說南唐 老子子宗為魏將

封於段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仕於漢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史記老子入關之於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清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之精入清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脇而生墮地即行七步舉手指天曰天上天下惟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興焉玄妙內篇老子或云上三皇時為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為金闕帝君伏羲時為鬱華子神農時為九靈老子祝融時為廣壽子黃帝時為廣成子顓頊時為赤精子帝嚳時為綠圖子堯時為務成子舜時為尹壽子禹時為真行子湯時為錫則子文王時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

鴟夷子皮在吳為陶朱公皆見於羣書不出神仙正經未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說 傳神仙 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 風俗通 造天地經老子托幽王皇后腹即幽王之子也身為柱史即幽王之臣也時幽王為犬戎所殺豈可不救君父以神符令不死乎化胡經云老子在漢為東方朔夫漢武窮兵黷武疲役中國天下戶口減大半老子為東方朔何為不興辟兵辟穀之符獻人呪鬼之術以救漢國乎眼看流弊若此無心拯救謂非欺誑之謬甚者如天中神仙傳老子在越為范蠡蠡事越句踐同因於吳追

於吳棄飲而去吳為陶朱公又不能救子之不戮於楚老子變化之術何在此笑道論之所以有遺議也 上

李氏出自顓頊高陽皋陶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商紂時裔孫利貞逃難食木子得全改為李氏烏陽謂聃之前未有李姓耳按此則老與雜正論中初說生於李下乃稱李氏之說不同矣 世傳老子名耳一名聃道著云以其耳漫與檢號曰聃冥和祿記云老子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從之門道子大覽云聃故號老聃明為著書云諡為聃未知執是又按老子名宗而之見於原言行強老子之子李宗魏封於段干為干木大大是補段為氏矣按錯拓王四十二年魏有段干是則段千又是稷姓

鬼谷先生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軒轅之代歷於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洎周末復還中國居漢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橫之術云云 錄異記

賓退錄載西王母姓楊氏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名婉妗曰毋曰婉以為婦女之屬矣太平廣記載其姓名不惟汲冢紀年所載甚足信虞舜來西王母來朝洗約注西王母來朝貢白環玉玦曰朝曰貢殊外國之君類爾自東方朔謂西王母為東王公妻後世遂咸神之以為女仙不根甚胡應麟有辨足破後世之疑 傳

赤松子黃帝時雨師也晉丹溪皇初平叱石為羊得道慕古赤松子因亦以赤松子為名兄初起亦稱魯般蓋兄弟皆襲古神仙名而世乃混而一之以後之赤松魯般謂即古之赤松魯般不考故也郎如唐張氲得仙慕古洪崖因亦自號洪崖

子神仙傳遂以古洪崖為姓張者古洪崖傳稱帝堯時已三
千歲然則唐虞以前無所得後世之妹耶某
為雨師之赤松子即張子房從之遊者事見劉向列傳皇初
平易號為赤松子事見葛洪神仙傳今婺州金華山赤松觀
乃其飛昇之地也洪崖先生來齋記表載之甚悉
三王喬吹笙王子晉名喬周太子葉縣令飛鳥王喬河東人神仙
通鑑載飛舄王喬 柏人令食肉芝王喬武陽人按吹笙王喬
即子晉之後身
自姓姬非王姓王子猶太子也上
二楚康王一名昭以魯襄公二十一年卒見春秋一秦滅六國
後得仙今廬山康王谷是其遺跡周有二定王魯有二文公
楚有二康王得仙之康王前懷王後也
三王褒一字子登漢武時人遇華山異人得道居王屋山號清
虛真人一同時有字子淵者會上聖主得賢臣頌非道家流
又後周有同名亦字子淵避唐高祖諱易為子深能文章工
詩亦非道家流乃後漢郊祀志復載有一王褒非武元二帝
時人以文學道術顯然則不止於三而且四矣按王母有侍
女王子登亦仙人女仙之名同男仙之字亦易混不可不知
又按郊祀志中所載之王褒乃帶劍入廟妖妄之屬也上
二劉商一唐詩人作胡笳十八拍者見紀事品彙樂府諸書一
中山靖王後舉孝廉出仕因學道得仙見太平廣記仙鑑以
得仙者為即唐詩人誤矣上

三張係一字子長以文章名世時以為聖人者一字靈真天師
張道陵長子得道白日飛昇俱後漢人隋時又有一乃楊廣
遣害文帝者上
二張芝一漢張道陵女得仙者見仙鑑一草聖亦漢人上
三謝稚堅一與葛玄相隨者一在虎跡洞脩仙一服茯苓得仙
真誥以為一人三出世恐又是襲取老子出世之謂也上
二馬自然一馬湘字自然一馬姓名自然見太平廣記及仙鑑
妙道通紀又載有一度施肩吾者亦名馬自然注云仙有兩
鐵拐李三馬自然又女仙有謝自然見續仙傳又仙鑑有貫
自然上
二朱孺子疑一人一服菊花一服枸杞俱得仙見仙鑑上
二曹休俱魏宗室一仕晉為史官齊梁間或處朝列侍神仙之
道多遊江湖見神仙感應傳于濤下太平廣記四十二卷引
之以辯甚詳識此一即魏將仙鑑又有曹演休兩晉太史云
即前曹休上
二施肩吾一呂弟子撰鍾呂傳道集者一晚唐閩詩人仙鑑以
為即呂弟子按呂弟子無能詩者恐當為二人上
二蘇雲生一見酉陽雜俎一見李鄴侯傳并與人并無姓名一
人耶兩人耶不可曉也上
匡續居廬山匡俗居廣蜀山續俗音同今詩家互用之非是上

仙鑑有許翽又有許碏非一人也見唐詩紀事又詩話總龜上
世言上中下八洞皆有仙人故俗動稱八仙亦如所謂鍾離鐵
拐韓湘張果之屬皆列仙傳採拾而湊合之者耳張果乃唐
明皇時術士與羅公遠葉法善同在翰非仙也所紀靈幻諸
事嘉祭大之詞不足信呂洞賓今古競傳不可謂誣但呂唐
人既舉進士又列仙籍而其詩多類乎采人以吻得毋後人
傳合所成者耶且既遺世高舉而又屢降人間若戀戀不捨
者何也宋瑞州高安縣鄭氏女定二嬢者傳其臨嫁汲井忽
有彩雲掖之升天州縣以聞爰立祠以祀之既而廣之則是
因與人通而孕父母醜之家集於暑邑而托詞以異撫衆耳
無何新建有關氏者偏二嬢諷之即仙姑也昌黎謝自然華
山詩意亦可見不獨此即張道陵世之所謂天師者漢末因
避癘丘社得呪鬼之術遂以符術役鬼療病後為蟒蛇所吞
子衡奔往覓屍不得乃生麋鵠足置石崖頂托以為白日昇
天至今崇奉稱天師良可笑也五雜組

張道陵

張道陵初以妖術惑衆治病令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
衡傳其術衡死魯復行之魯母有姿色出入益州牧劉焉之
家以魯為司馬後劉璋殺魯母及家室魯遂據漢中以拒
後為曹操所滅降魏為鎮南將軍張之本末不過如此自晉
及唐尚未有顯至五代遂稱天師歷宋元未有非之者擴廣
信之龍虎山金碧觀宇儼然而為世業我明太祖曰至尊者
天豈有師也削之止稱真人然以二品秩傳流後裔亦卑之
甚知上

按道陵封天師始自唐天寶七載而北魏寇謙
之繼陵為天師初上建號至唐始定封耶　已言寇謙

成化五年以正一嗣教真人張元吉元吉貪淫前後凡殺四十
餘人為族人所奏械繫至京刑部尚書陸瑜等奏張氏遠祖
倘以符籙謬稱玄宗無補於國無益於世前代雖間有封號
未有品級至我朝革去天師之號止稱真人今其子孫不肖
罪惡深重元吉當凌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其黨當絞斬其族
當籍而搖役之仍宜毀其府第事其勿管都目諸人勿行印
行符籙以誑惑斯世害廟令元吉如所擬妻子免流仍擇其
族人應該當時不能執論絕其根株致令其徒奉行至今自
若深可惜也紀遊官聞

妙

道通紀載何仙姑零陵市道女也十三入山採藥遇呂洞賓
食以一桃僅食其半歸而洞知人事休咎後尸解去此一何
仙姑也會仙觀記載何仙姑住雲母溪食雲母唐中宗景龍
中白日飛昇云姑廣州增城縣何泰之女代宗時又現身於
小石樓廣州刺史高華具上其事此又一何仙姑也然乎否
乎又有趙仙姑名何者永州零陵人仙跡甚著士人夏鈞獨
以呂先生何在者即此姑也仙姑共前凡有四不知八仙中

所稱者何屬又按後之三仙姑俱未嫁云 增
仙家有漢鍾離先生楊用脩以為唐人引韓淵泉唐詩絕句一
首以為證而笑世人錯會杜子美近聞韋氏妹遠在漢鍾離
之句遂以為漢人安定胡應麟駁之謂宣和書譜水有自謂
生於漢則世人謂之為漢鍾離者本此亦辨矣但不知為漢
之何時人其筆談中玉壺遐覽春載鍾離名權改名覺字寂
道一字雲房號和谷子一曰號雲房嘗自謂為天下都散漢
復以仙鑑鍾離傳稱權仕漢為諫議為大將是乃附會鍾離
嘉鍾離昧而為之辭者又謂漢之得仙者有鍾離簡晉之得
仙者有鍾離安然俱於鍾離權無與其嫁其顯於宋世王定
國嘗與之遊王志老為其弟子蓋宋宣和間人一鍾離先生
也非唐人矣既謂之為漢人又謂之為宋人果何屬哉予謂
得道之如住世不死老子累代應化張果生於三皇時迄唐
尚存安知鍾離權非漢人不肯數數於人間世而特一時顯
於宋世耶且宣和書譜明載呂洞賓於先生執弟子禮洞賓
唐人若謂鍾離不生於漢洞賓安從而師之既無明據吾恐
胡公之笑楊公而後人又將笑胡公也 上
神仙通鑑又載有晉南昌鍾離簡字公陽許真君仲妹之子
飛昇仙去詔封晉靈真人然則鍾離之成仙於晉者又不止
一名安者矣又載鍾離簡即權之兄俱入華山三峯得道後
漢人然則先生為後漢人也已但不知神仙通鑑果可據否
賓退錄云吳虎臣辨唐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
道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夢遊事謂此呂翁非洞賓自序
以為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曰開元則呂翁非洞賓無可
疑者而或者又以為開元應是開成亦非也開成雖是文宗
時號然洞賓此時未可稱翁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
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摶室若以國
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術有呂洞賓
傳云關右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為梗携家隱於終
南學老子法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此皆異說然則謂度盧
生之呂翁即洞賓者誤也 饒華
予嘗遊姑蘇之虎丘於可中亭後讀呂翁自序碑碣見其詳
紀載迦中有遊日月當空之福壽如呂翁為唐之則天時
人但不知自序碑碣果可據否據指月錄又載翁為唐末人
異聞錄載天寶初有范陽盧子于下第歸遊僧寺遇僧方闡講旋
至精舍隙遇一青衣與之同餐櫻桃詢其家世知娘子即盧
之姨從姑也隨往拜之留底少為御史大夫迄為相仕宦經
三十載迎到昔遊寺下馬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聞講師云何
久不起自顧服飾如故詢其僕云日已午矣 所係我亦醒 鍾按
此與鍾離度呂生呂度盧生事俱累相似孰為追送耶 增
自王重陽全真教作而趙翁父選唐絕龍延之紀唐詩皆取鍾
呂作遂無不以二仙為唐人者以予考之呂蓋五代而鍾顯
於宋世俱不得為唐人何以見之鍾呂傳道集稱為施肩吾撰

扃吾中唐後人於呂為前輩不應為其弟子借令受道之士
當非所拗則唐人之好奇語誕什倍宋時如玄怪杜陽異聞
甘膜之類往往假借神怪以發其諷而呂之顯迹宋世婦孺
童竪稔能傳述胡唐之小說無片詞及之僅傳道一集耶其
不得為唐人一也鍾呂顯迹宋世則國史及宣和書譜與夷堅志諸家小說紛然備載唐絕不聞又
太平廣記採摭異聞小說數百家至唐人撰述宋初存者什
九亡弗備收如神仙一類卷至數十即杜子春輩之無稽紀
錄不遺至鍾呂傳道集竟不見采致之總目亦無其名其書
雖見於文獻通考而劉昫舊唐書志中不列則其為偽作而
託名扃吾無可疑者此其不得為唐人二也傳道集必宋人因呂顯著後托

名扃吾姓字或其人與施名姓相同撰述此書世入逸妄傳為唐之世作蓋通考後出故也筆假

鍾之詩可見者惟二絕一律然龍延
之所采竟不知得之何書趙昌父又因延之計敵夫紀事又
本之龍趙而元好問鼓吹一律又不知得之何書也然則三
絕一律康知非鍾呂宋時之作諸公因其自稱唐人故從而
纂之於唐耶康知非當時因二公顯迹而好奇者託附其名
而後人遂目為與二公之作耶觀庾何生旅店一詩滕王霄訪友一説當時皆以為呂作
則他可例見矣上
攷呂之顯迹五代見於雜說者其句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
符子鬼難看見於詩話者有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裡煮
山川似是末誅而朝遊北海暮蒼梧亦可信者然皆五代小
説所載也鍾之詩句可徵者莫識道微笑語頻一首然僅宣
和書譜及之也自餘呂之顯迹幾遍天下率宋南渡以前鍾
之顯迹惟王定國一書及王老志為弟子耳其謂鍾為呂師
止宣和書譜一言續國史所載宋得天下距五代數十年而
呂才云百歲則洞賓之為五代時人灼然可見而施扃吾傳
道集之偽不辨自明矣上

續搜神記載遼東城門華表柱忽一鶴飛集言曰有鳥有鳥丁
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皆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
則是丁令威神仙傳又載是蘇仙公云蘇仙公桂陽人昇雲
而去後化白鶴來止郡城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書曰城郭
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為二事不甚
相遠而二之耶神仙通鑑所載蘇仙公之書語又是鄉國
一別重來事非甲子不記陵谷遷移白骨蔽野青山舊時
又高屋下見羣兒我是蘇仙彈我何為翻身雲外却返吾居
三書句之長短即異而其義止一也知為好事者之踵襲以
新人耳目矣洞仙傳謂蘇仙公即蘇耽
神仙傳載欒巴噀酒救成都火人知之不知郤信且在衡座
噀酒救南陽火郭憲從駕噀酒救齊國火成武丁於周昕座
噀酒救臨武火又樊英噀水救成都火佛圖澄於石虎座救

水族幽州火不獲一藥巴也上
王烈許栖巖俱餌石髓得道嵇康見而不可食涕覺悟而不得
食無仙分也仙乎仙乎而髓亦予上
陳默公與姑熟同人辨李太白捉月之謬云聞采石太白祠宇
復新嘗事者來謁為盛舉招弟夜遊弟亦欣然欲往也其祠
旁舊有捉月臺室乘此時別署嘉名一洗從前之謬蓋世俗
言太白在采石因醉泛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致溺死其說
甚誕不足信也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序云陽冰試絃歌於
當塗公疾亟草稿萬千卷手集未備枕上授簡俾為序又李
華作公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然則捉月之說正與梓子
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矣余以此告集君聞其所賞新謌
頗用騎鯨仙去為眼目聯聆鄙言不但不從且恐大拂其意
殊不知太白衣宮錦泛舟往來采石即此一事已足千古騎
鯨捉月之有無於山川何損益乎公等宜急更之勿令後世
滄雅之士笑姑熟無人也新尺牘抄
林靈素溫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而為道士善妖幻宋
徽宗大觀六年王老志死王仔昔寵衰道錄徐知常薦之與
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允誠相軋毒殺之益肆誕横至
道遇皇太子亦弗斂避帝怒斥還故里卒及安置楚州之命
下卒久矣載之史冊者略具於茲而世人附會之者至不勝

其參大之誣甚矣世俗之好誕也
關公神祠之盛自唐以來尚未之有關迄宋以鹽池一事筆著
靈異而禦災捍患傳記至不可紀極今且香火遍華夷矣但
公於漢季以破黃巾起家而張道陵即黃巾之祖冥冥之中
乃聞聽其使令真耶偽耶細新
真武即玄武也與朱雀青龍白虎為四方之神宋避諱改玄為
真因掘地得龜蛇遂建廟以鎮北方至今香火幾遍天下而朱
雀等神無多崇奉者此理之不可曉也上
俗言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以北斗為司命而文昌者斗魁戴
匡六星之一也俗以魁故祠文昌以祈科第因其近斗也故
亦稱文昌司命云傳會甚矣至以蜀梓潼神為文昌化身又
可笑也上梓潼文昌君從者曰天聾曰地啞蓋帝君不欲聰
明之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也天地豈可聾啞哉
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宮事之尤謹按梓潼為四川屬縣四
川上直參宿參有忠良孝謹之氣其山水深厚為神明之所
宅或謂斗魁為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故攝科之士宜事之
或謂神為張宿之精詩所謂張仲孝友是也然其說不可深
考三餘贅筆
金龍大王姓謝名緒晉太傅安裔也金兵方熾神以戚畹憤不
樂仕隱金龍山顧望雲亭自娛咸淳中浙大饑損家貲以賑

（一作發不是都）織女星侍兒姓梁名玉清　太白上公妻名女
瀟陽翌夫人姓塗山即啓母也少室山少姨即塗山妹
太玄仙女姓西靈名子都　玄妙玉女姓尹氏老君母也一
曰無上元君　九華安妃上眞元君女也名鬱嬪字靈蕭
南岳夫人姓魏名華存字賢安號紫虛元君　盱君姓許氏
盱烈之母也　左華九成夫人姓范名定英　右扇元姬姓
趙名約羅　北寒玉女姓宋名聯娟　東華玉女姓燕名景
珠林云玉女姓賈名屈庭　飛玄玉女姓鮮名子蕤　毛女
名玉姜一云魚氏姊妹二人一名道超一名道遠秦時隱武
夷山（后言上引前說盡列仙傳所載隱於華陰山者為毛女後號出仙鑑以隱也生毛故名為毛女）凡姓陳
氏　麻姑姓王氏即方平之妹（見仙鑑與神仙傳王方平蔡經家所述小異又宋寧宗除教封麻姑仙亦有虛寂沖應眞人之號也）　東華玉妃姓淳名文期女（見仙鑑眞張）
（是女子傳即青童帝君妹也）　劉仙姑名豔綺　玄天二女一名旋波一名
提淡提淡又名瑤光　洛神宓妃也一曰伏羲女　太玄女
姓顓頊名和　智瓊神仙姓成公　萼綠華姓楊氏一曰羅
氏名郁　明香元君李氏名眞多即八百妹　樊夫人劉綱
之妻名雲翹妹雲英為裴航妻　東陵聖母姓杜氏（廣記仙鑑等書）
（俱作杜氏）適　諶母許眞君師名嬰或作櫻　花姑姓王名靈徵
何仙姑姓趙名何一名和　武眞人名元照　清眞左夫
人姓郭名靈蓋　右夫人姓楊名玉華　許穆夫人陶成女

名科斗　馬鈺妻孫氏名不二　彭耜妻潘氏名昌珠　圓
朝墨陽子王氏名惠眞（外謝自然等名姓不可考故俱不顯錄）　荼以笄及
仙道姓名有特異者類俊之食公茶五岳眞人馮延壽也（列仙傳）
宋來子下胡浮先生姓施名存一號從金子即壺公也（讖）
東方朔本姓張氏父名夷字少平一曰姓金氏（鑑）朔母田
氏生朔三日母亡鄰母拾得之時東方始明故姓名曰東方
朔（傳林）　王梵志不知名字有王德和者見林禽樹有瘿大如
斗破之中得小兒養至七歲能言自名曰林木梵天姓王氏
後改名梵志　羅公遠被殺後易姓名為維以遜本蓋姓名
而去首也（廣記異）　侯道華將飛昇老君遣眞人韓衆下迎
賜姓李名內是寶藏則仙家亦囑姓若帝王之為君奇事也
宋世有木先生名廣莫宣和帝以其道得林靈素之半故
易姓曰木本姓孫（仙鑑）　白玉蟾本姓葛除去艸頭以謝天
地父母除去勹曲以謝兄弟妻子以中曰字加撇為白姓（浙江）
（通記）　王害風名重陽蹤跡詭異若瘋風者故人以害風名之
也（傳林）　呂純陽或名呂虛中或名回道人呂元圭字紛紫無
心昌老無上宮主同客人（神仙傳及宋諸小說）　漢武外傳女仙名有
石公子范成君（上）
仙鑑有稱號詭異而卒莫知其姓名者或得姓不得名者類後
例景君　無常先生（漢武辯）　無為子　飛黄子　負局先生

次（此下疑脫二字）公主幼興七公主并從胡天師慧超得仙（胡慧超見仙傳）

傳（玉真長公主卽張果傳中欲除為果妻者也）右皆正史不載而剩見之傳記者也

他如魏太武為太平真君（見之傳說中）唐玄宗為太陽朱宮仙人（見伊州下玄）

楊貴妃為太上侍女（見楊太真外傳）唐憲宗為海島仙人（見北神類）

應天后夫人哉宋徽宗為東華帝君后為紫虛真君（見林靈素傳）

方士幻惑之說祝諸埜史傳聞又不係故略之（上）

與語諸書載孔子為太極上真公治九嶷山一云廣桑山真君

顏回為明晨侍郎後為三天司真一云與卜商俱脩文郎

召公為南明公　張良為門下侍中　張衡楊子雲為北

方鬼帝治羅酆山　周公為北帝師　宋國為太玄博士

嵇康為中央鬼帝治抱犢山　孫原為河伯統八海　王𢊍

為立監（脫一字上應）嚴君平為（此下脫數字）尚在峨眉山　鬼谷子

為太玄師治青城山　羊習為太極仙卿　郭景純為都錄

司命治雲臺山　周顗為鬼官司命　季札為北明公　賈

誼為西明都禁郎以治馬融事不當論遷泰山司馬　郗鑒

為南門亭長　臧洪為北斗天門亭長　紀瞻為北天修門

郎與虞譚更直守天門　顏和為執蓋郎　溫嶠為監海伯

杜預為長史　王嘉徐庶何晏殷浩俱侍帝宸　庾亮為

北太帝前中衛大將軍　孔融為後中衛大將軍　陶侃為

西河侯　蔡謨為長史　荀彧為北明公賓友　謝幼輿為

左副監　王遠知著少室伯（八明前後疑多外俟考訂鴻書）

柳子厚記永州淨土院云中州之西有國曰身毒釋迦示現之

地其國無三惡八難衆寶以為飾其人無七經九惱群聖以

為友有能誠心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韓昌黎弔武侍御所

畫佛文曰有為浮屠之法者云極西之方有世界曰極樂入

能相為圖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二公非佞佛者但節

述彼策之言耳近觀洛陽伽藍記謂後魏遣燉煌人宋雲與

僧惠生取經西域至烏場國其國東連天竺地方數千里民

物殷阜五穀豐登刑措不用饒異花冬夏相接其國王問宋雲

曰爾國有聖人否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王曰若然我當命

終願生彼國夫以中國衣冠禮義之人乃欲往生於蕃鄉彼

蕃狄之君一聞我周公孔聖之道乃欲往生於中國使誠有

輪迴之說則蕃鄉之鬼可以為智而中國之鬼不亦愚之甚

乎（見聽雨紀談）

異續劉晨阮肇天台遇仙女之事心竊疑焉夫二女既仙矣必

能脫離塵界[illegible]而與塵凡之夫自為伉儷

哉或者山精木魅幻化以惑之耳其曰劉阮還家子孫無有

存者此乃迷惑蹤跡之業方附會之過也何足信哉近亦有朝

士奉使閩而道經海驛山澗泉想像玉環不覺心動[illegible]羅

遂行臺憲坐逮京師見縲紲後贊遣一女官持節而來告

之曰貴妃且至俄頃霓旌宮扇擁貴妃至中庭鳳翹翠翹環
珮珊珊雪膚花貌迭媚流盼與朝士交禮畢款語移時遂攜
手入室薦枕席之歡五鼓既作女官仙仗迎之而去自是頻
其所止深源而來朝士以為奇遇鄰山父老聞之曰是此山
老狐精也其女官皆小狐精也即此觀之則院之所遇可知
矣耕錄雪亭耕言

釋氏念珠一百八顆何義見釜漫記載為一年有十二月二十四
氣七十二候準一歲之義也觸目警心貴於與時戒勤三秋
不妨均據徒充倭佛之具味其旨矣增

天地精靈之氣無形無聲者正則為神邪則為怪若見於祀典
著於人文而歲時歆祀之餘即物物有祀豈不可究吟搨解
祀或遺者言之如女夷為花神乃魏夫人之弟子花姑亦為
花神牛有牛王之祀而越俗有謬劉冉伯牛之像以祭者天
下城隍名號不一世傳今燕都城隍為文天祥蘇州城隍姓
白杭州城隍即周新近更周御史瀾神即伍子胥江神即
屈原河神即漢陳平淮神即唐裴說濬神乃楚作大夫者日
神張表月神文中竈神張單乩神杜撰載唐裴瓚為劑掠神劑
入窮帛分定之餘者山川雨神名既繁如鼈神鼓神靴神
俱見於羣祀世紀載廩君射死鹽神及魏文帝薛夫人為針
神晉有高士為業神唐中書有小道士一龠神為紫姑而攔

紫籬俗祀竹姑箕姑墻姑箕帚諸姑不可勝數而文士遑遑
扶鸞迎乩神禱又作書人有神奇者凡此皆精神相貫生死
一途未可詆為荒唐而輕視之者[illegible]

是菴日記卷六

經傳部

尚書經之史也春秋史之經也中庸孟子子也而其理經故陟而經也道德沖虛經也而其理子故降而子也經史子三者皆可以互名其則迥不同矣雜

夏商以前經即史也尚書春秋是已至漢而人不任經矣於是乎作史繼之魏晉其業浸微而其書浸盛史遂析而別於經而經之名禪於佛老矣周秦之際子即集也孟荀況是已至漢而人不專子矣於是乎有集繼之唐宋其體愈備而其制愈繁子遂析而入於集而子之體更於詩賦矣上

典籍之遇帝王典籍之幸也謂其將以用之也得遇帝王而不善用則猶之不用也與其遇而不遇寧與經生學士俱隱於山巖屋壁間耳無寧使妄意紛更者借口於易之變通馳心封禪者駕言於書之崇飾假周公復辟之義而稔奸革之衅鑒吳子餘祭之禍而重閽尹之戮慕泰鳳凰來儀之說而粉飾上求祥瑞援刑茲無赦之言而糾繩專用刑名則適以重典籍之不幸矣右羣書備考集

尚書秦誓錄自新也而以為周曆之終是尚書者讖緯之龍也春秋獲麟傷吾道也而以為素王之瑞是春秋者符籙之首也說經者胡可以不慎哉雜

鄭夾漈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儒窮經而經絕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晦齊魯毛韓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衷也右羣書備考集

經籍遭秦火後收拾散逸已苦不全至字則變古為篆改篆為隸書則繩以代簡紙以代縑愈遠而愈失真矣如采齊貍首見周禮河水祈招新宮鑾之柔矣雖有絲麻翹翹車乘侯河之清禮義不愆見春秋傳驪駒見漢儒林皆逸詩也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見左傳疏誣神者殃及三世見劉向傳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見而不儀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滿而益謙柔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見說苑其亡斯自取災見風俗通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見說文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見東方朔傳化民有道示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見鹽鐵論皆逸易也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見周語聖作則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見左氏繼高宗類上甲微見孔叢子大道靈而果其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見賈誼書禹七年水湯五年旱見墨子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見風俗通大社惟松東

社栫栢南社栫梓西社栫栗北社栫槐歘兆天子爵見白虎
通前師乃鼓鼙譟見周禮大司馬注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
欲取之必姑與之見國策不及貢以攻接於有庫見孟子失恃
德者昌恃力者亡見史記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見呂氏春
秋毋為權首將受其咎先其算命見漢書說文引虞書仁閔
覆下則稱昊天（以下疑有脫誤）大傳引盤庚云德明哉湯任父言卑
應言又引酒誥王曰封栫曰若圭璧文選注引周書王曰余
不如九星之光周公曰日月星辰四時歲是謂九星皆逸書
也半壁曰璜見周禮疏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見文選注
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馬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見王度記皆
逸禮文也王居明堂位見正義瑞命見論衡禮孝見荀子皆
逸禮篇名也文翰若采雞周成王時蜀人獻也見古今注逸
周禮也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見說文古皆沒見風俗通如
玉之埜見文選注璠璵魯之寶也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
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見事類賦采稱逸論語夫有
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見法言人皆知糞其
田而不知糞其心見說苑三見齊王而不言事見荀子紂貴
為天子不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
也見伍被傳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見史記
六國表注舜生五十不失其赤子之心見鄭玄坊記注堯舜
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爾見桓寬論泰山之高參天入
雲見文選注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見史通并稱逸
孟子夫諸書劉向嘗校定於前蔡邕嘗鐫刻於後嗣是唐有
大唐石經宋有三體石經可謂詳矣但不知漢後諸儒之所
讎校者何書逸至遺逸如此先儒往往稱外國本曾見論語
石經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必有我師焉下有我宝後其食
作後食其祿唐玄宗亦改洪範無陂為無頗凡此豈孔壁既
出之後殘編斷簡漢後諸儒者校讎補以斯致謬後人因而
承襲之歟（采輯）
王伯厚困學紀聞云漢初去古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
書脩政語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顓
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道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
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吾
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
學為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材而
身專其美矣故士莫高於博愛人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
於信治莫大於人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
（論語史記多同不錄）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
吾敬而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而以使吾下故見
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得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

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朝則問於士曰大夫以寡人
為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
弗能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其譬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
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
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舉之得賢
而與之其譬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其譬
若下淵乎是以君子慎其與而聖王慎其舉文曰稟食當於
果然後至於貴樂言獻於貴然後聞於果求道者不以目而
以心取道者不以目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
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文引周文王武王問答王子
旦師尚父湛南入問訓引夷武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人莫
蹟於山而蹟於垤此帝王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
書之律○蕭相能收博士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乎而
緒言尚在○知者鮮焉好古之士○尚其盡心於斯矣搜紀聞補
哉今見之賈誼新書中意古時必尚有其書紀錄帝王格言
者或散見雜家如鬻子之類今不但無其書并其名亦不可
得矣楚辭
倉頡作書而鬼哭楊子雲作太玄有人語之曰無為自苦玄故
難傳忽然不見王遠初作易總雷電中一老人取去是鬼書
惱人學問也李廣勤學博物夢一人出於鼻語之曰心是身
之神君過相役使是以相辭倉頡等之鬼語類是取使教其長
卿作大人賦向天祿閣上為劉向燃藜口及贈王肅墨逼韓
愈吞篆文為定好學之故鬼也 文海披沙
本草神農書也中言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
出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耶山海經禹益書也中
有長沙零陵桂楊諸暨如此郡縣豈禹益時所有耶三墳伏
羲神農黃帝書也然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
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圜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
之而謂祭圜丘及命婦為黃帝之事可乎禎祥之徵起於
衰世而謂聖人以兆祥發賦又贊其為神農之書可乎三墳
六韜太公書也然其中雜援軍職以足成者矣讖書起戰國
之後太公之時寧有之乎中要之未謂三要為衰世而作太
公之依文武果衰世乎六韜中其言多誣聖賢之甚竊恐矣
之陳書所謂太公為之乎爾雅周公書也然其中有云張仲
孝友張仲宣王之臣也周公安得載之爾雅左傳丘明書也
然其中有云虞不臘矣夫臘之為節秦始有之丘明安得紀
之左傳汲冢周書也其周月解則以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
夫自堯時日躔虛一度至漢太初曆始云日起牽牛一度何
周月而乃有時訓解則以雨水為正月中氣夫自漢初以前
曆皆以驚蟄為正月中氣至太初曆始易之以雨水何時訓

而云鬻子華子、程本書也其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語事勢則皆倣左氏之文是何後人之偶合作聲歌似指漢武朱鴈芝房之事喻子東復竊韓柳宗元墓銘之意是何先後之相符倉頡篇李斯作也其曰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黥韓覆畔討殘滅然則漢事何以載於秦書列仙傳劉向作也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然則釋教何嘗興於漢前此類甚多或摹古書而偽作或以己意而妄增至使好事者曲為辯釋以殆其懷是皆未之深考耳肆

凡贗書之作情狀至繁約而言之殆十數種有偽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鳳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有偽作於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有掇古人之事而偽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老聃出關而有尹喜是也有挾古人之文而偽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鵩而有鶡冠是也有傳古人之名而偽者尹負鼎而湯液闕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偽者汲冢發而師春補檮杌紀而楚史傳是也有憚於自名而偽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有恥於自名而偽者和氏香奩之類是也有襲取於人而偽者法盛晉書之類是也有假重於人而偽者子瞻杜解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偽以禍之者僧孺行紀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偽以誣之者聖俞碧雲之類是也有本非偽人託之而偽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荃稱黃帝之類是也有書本偽人補之而益偽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又有偽而非偽者洞靈真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偽亢倉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偽劉歆之類是也又有非偽而曰偽者文子載於劉歆七略歷梁隋皆有其目而黃東發以為徐靈府抱朴綴於向濫本傳歷唐宋皆志其書而黃東發以為非葛稚川之類是也又有非偽而曰非偽者化書本譚峭所著而宋齊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襲而點定之之類是也按二說尚難盡信譚事僅因流言所述向子期院諸名士友而絕不為言始據前人載以與又有當時知其偽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之類是也又有當時知其偽而後人弗悟者司馬潛虛之類是也潛虛司馬公屬草未成後人學補行世見朱紫陽語錄黃東發日鈔世以數學無辨其非是者又有本無撰人後人因其近似而偽托者山海經稱大禹之類是也又有本有撰人後人因其亡逸而偽題者正訓稱陸機之類是也右諸偽書外又有此十餘類世或以為非偽而信之或槩以為偽而疑之咸未深考故也余故詳為別白俾謨者弗湮其惡非謨者弗蒙其疑於典籍或有補云藝筆

凡四部書之偽者子為甚經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上

凡經之偽易為盛緯候次之凡史之偽雜傳記為盛瑣說次之

凡子之偽道為盛兵及諸家次之凡集全偽者寡而單篇別

男女不雜坐為外不同枷為內不同巾櫛為內不親授為敢照舊讀之正是名依李讀則男女授受不親何獨巾櫛耶為

邢子才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夫書何可不校也哉籍中如豕加三馬關五豈成魚虛成虎豈少哉正賴識者一科其謬便後人致惑亦何以思誤書為適詭校者為愚也子才退見知子才日誦萬餘言讀漢書五日略遍尋經史五行俱下彼且自得逈及妙解而頑云云豈非抵欲自智而愚人哉隋經籍志

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憲章祖述刪禮刪書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火熾烈先王典章書歸灰燼矣惠帝除挾書之律而書始出武帝建藏書之策而書始集成帝漢求遺書於天下外有太常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命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經傳有易詩書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九種諸子有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十種詩賦其種有五任宏校兵書其種有四伊咸校術數曰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也李柱國校方技醫經經方房中神仙也向子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縱橫略也共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亂殘毀乃無遺焉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石室蘭臺彌以充棟東觀仁壽纂集益多而班固傅毅又依七略而為書四部靈帝西遷縑帛圖書剖散至餘無幾也魏人采掇遺逸藏在秘府遣掌書鄭默刪定舊文分為四部一甲部紀六藝小學等書二乙部紀古今諸子兵家術數書三丙部紀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丁部紀詩賦圖讚汲冢書

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實無所發明也晉代承之文集尤廣秘書監荀勗定魏中經更著新簿劉石憑陵復從而失墜焉東晉之初漸以鳩聚著作郎李充以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為三千十四卷充遂總沒眾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矣劉裕平姚泓後收其圖籍四千卷并歸江左謝靈運紀目部四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王儉撰志類七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古今諸子三文翰志紀詩賦四軍書志紀兵書五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術藝志紀方技七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亢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於首卷之史文義淺近未為典則齊任王亮謝朏丞造四部書秘書監殷鈞四部書目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遺散亡無餘東又以術數梁周任昉又於文德殿加四部集數書華林苑總集釋典又以術數相隨部集之書更為一部紐略為五部目錄而延士阮孝

緒亦為七錄之哀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術數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叢但剖析辭義淺薄不經耳祚奈一失於周師之入郢而江陵之典籍盡焚再失於爾朱之禍矣而洛陽之經史重散三失於唐初砥柱之覆溺而東都之卷帙否亡貞觀間命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秘書監求天下所藏之書而開元間馬懷素褚無量輩亦復命之借錄民間未見之著述倘書有院集書有院名儒異學出入校讐藏書之盛莫盛於此惜漁陽之鼙鼓動也而斯文又漸滅矣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命苗發等使江淮遍括遺書文宗時鄭覃更請於秘閣搜采於是四庫之書復完至黃巢之亂存者已少昭

之數故用四十有九然天地之數合為五十有五今并其掛
者論之尚缺其五乃自象二儀象四時象閏與夫再扐合而
扐之則與天地之數侔矣又九六之說以乾體三畫坤體六
畫陽數九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變周易以變為占故稱九六
也崔武子遇困之大過六三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
陽虎遇泰之需六五變也繫辭曰爻者言乎變也且陽數盡
於九陰數滿於十陽盡於九九為老陽固宜矣陰滿於十何
以六為老陰蓋陽者君道也務於長故取盈數陰者臣道也
忌於過故取少數此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也 考詳 舉要備
前叢文叢論易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蓋謂伏羲畫
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序卦
之屬也或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謂
爻辭作於周公也後馬融陸績亦云班固謂人更三聖而周
公不與者何也蓋文王周公父子一道叙父不叙子尊父也
而諸儒泥於三聖之說遂以爻辭為文王所作耳 上

伏羲重卦六十四卦之名已具乃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注云
伏羲之易小成為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為中天黃帝之易大
成為後天則神農黃帝皆嘗作易矣未知何據或曰神農曰
連山氏故連山為炎帝之易所謂中成也黃帝曰歸藏氏故
歸藏為軒轅之易所謂大成也 鮮

河圖訣云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為朋三八四九左右縱橫五生
十成獨居其中 注太玄 洛書訣云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
肩六八為膝縱橫皆十五而五居其室 備 書易曰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則之臨川王氏曰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
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
通於天者河而圖以象言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出於
河龍善變尚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洛而書以法言效法之
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出於洛龜善占尚占者人道也此天地
自然之意而聖人作易所以則之者也臨川於經義自精故
特采其說以訣探河洛之旨者 備覽

彖象二字皆假獸以為名彖大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
故以統論一卦之體取而喻之象有六柔故以取喻每卦六
爻之義 一夕話

唐司戶參軍郭京作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
寫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或將經作註或用註作經小象中
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註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脫遺
謬誤者并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
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
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本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
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一何字師六五田有

禽利執之無咎今之字誤作言字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
取順也今誤倒其文賁亨不利有攸往今不字誤作小字剛
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上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文成焉
天之文也今脫剛柔交錯四字坎卦習坎上今脫一坎字姤
九四包失魚注云有其漁故失之也今誤作無漁蹇九三往
蹇來反今誤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不明
上多一幽字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以養上多
而大亨三字震彖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
主也今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
脫一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脫一志字中孚
象豚魚吉信及也今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是
以可小事也今脫一可字事字下却多一吉字六五象曰密
雲不雨已上也今作已上既濟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
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誤以近也字
為正文雜卦蒙稚而著今稚字作雜字北書世罕見晁公武
所進易解多引用之耳

憂勤惕厲文人當用語也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句夕惕若厲
句无咎古注疏如此今亦如此解故漢唐引用者如淮南人
間訓夕惕若厲以陰惜也漢書張竦為陳崇奏王莽功德夕
惕若厲公之謂矣張衡思玄賦夕惕若厲以省愆兮唐白居易
賀雨表發於若厲之誠散作如膏之澤皆歷歷可證乃宋程
朱二公并以夕惕若為句而以厲字屬於下文士子遵承幾
失古義至於文人用語未有不言惕厲者則用者是而讀者
謬已

訟卦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健字句絕乃及訟字後始繫
以訟有孚窒如此之象有八蒙豫隨蠱恆解井皆於卦名上
絕者不通者以健訟字相連為句遂至日好訟之人曰健訟
殊為大謬若健訟可連用則亦可用止蒙動豫說隨巽蠱
極險解水井等字矣豈不可笑上

師卦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毒音讀又音篤古篤與毒同歸藏
易大毒小毒作大毒小毒毒即育也列子亭之毒之注亭以
品其形毒以成其質化育之意也字彙

剝卦初六剝牀以足六二剝牀以辨朱子註辨牀幹也出何典
故玫牀乃牀字之訛按爾雅華少絕謂之辨說楷

周易遯卦肥遯无不利肥字古作𩇯與古蜚字相似即今之飛
字後世遂改為肥字九師道訓云遯而能蜚吉孰大焉張平
子思玄賦云欲蜚遯以保名注引易上九飛遯无不利謂去
也曹子建七啟云飛遯離俗程氏易傳引漸上九鴻漸于陸
為鴻漸于逵以未濟象小狐汔濟汔當為仡蘇語

夬卦九五莧陸夬夬朱子註莧即馬齒莧非也按說文莧音還

其外易明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
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朱子亦疑安國書是假書謂
大序格致極輕叔疑爲晉宋間文字況孔書東晉方出前此
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又春秋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書
不同如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
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經乃
無有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
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禮記以中勸學王之德爲中觀學
王又爲言同則亡擇多一亡字其乖牾有如此者安可必書
無缺文乎安可謂孔安者之皆謬乎釋書者欲盡解之是難
迯晦翁之譏也歐陽公日本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
篇今尚存令嚴不許通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按今世經書
往往有外國本則書之獨全於日本未可知也考詳攄書備
朱子於經傳多有訓釋惟尚書則否蓋以其多錯簡脫文非古
文之全也蔡氏書傳序云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則其他
固未之及世所傳有朱子書說蓋嘗時門人取語錄文集中
語以成之非朱子意也或謂日本國有眞本尚書乃徐福入
海時所攜者歐陽公有詩朱子之不註豈以是耶紀聽而談
國子學正梅鷟曰尚書惟今文四十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爲
眞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漢儒僞作大抵依約諸經論

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
中文明詠中溫恭允塞等字成之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
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爲君難爲臣不易句成之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之征苗誓
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　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
無煩師旅矣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爲誓及還兵
格苗格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股心等句成之其外
五子之歌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君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仍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
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諸篇文多淺陋蓋非商周之作相
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雖數
百年之久豈聞絲竹八音是何人作乃獻書者之托詞也秉筆
堯猶巍巍也至高之貌舜猶僾僾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也
舊謂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非是蓋謚法作於
周公應虞時無也四書人物考
放勲註曰放大也至也勲功也言其功大而無所不至也北史
臣贊堯之詠孟子儒以爲名號耳史記乃謂放勲重華文命
爲堯舜禹之名何其謬乎　上
明
太祖聖學超傑以尚書咨羲和惟天陰騭下民二節蔡沈註
誤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否編脩苔祿與權乃以蔡氏新說

對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暫廢覽焉可狗儒生腐談因命
諸儒臣改正爲書傳會選刻示天下學者其畧曰凡前元科
學尚書皆以蔡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
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當以朱氏詩傳十月之交
註文爲是又如洪範以祔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一節俱以
天言不知陰隲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
陰隲下民者何風雨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烝民之命
此天之陰隲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
而弼教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
氏之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天而君但安居自若奉天勤
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義哉紀粹
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註云箕星東方宿也東木剋北土木以
土爲妻土好雨故箕從妻所好而多雨也畢星西方宿也西
金剋東木金以木爲妻木好風故畢從妻所好而多風以由
此推之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剋爲
妻而從妻所好也異哉此而推妻是從吾疑之
正義殛鯀于羽山化爲黄熊入于羽淵熊乃東反下三點爲三
足作四點讀作熊誤東哲曰鱉三足者能四書人物考
禹父名鯀書作鯀楚辭作鮌今以此鯀字音滚作禹父名誤矣
字彙

益居大費父大業娶少典之子女華所生也舜以益贊成禹功
乃娶之姚姓之女賜之皂旒是爲伯益賜姓嬴氏
按金履祥曰尚書之伯益即秦紀之伯翳也秦聲以入爲去故
謂益爲翳秦紀謂伯翳佐禹治水馴服鳥獸豈非書之所謂
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
事同其聲同而太史公以書紀字異析一人而二之誤矣唐
虞功臣獨四岳不名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
如此而書反不及者乎太史公於五帝本紀言益見秦本紀
爲翳則又從翳豈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叙伯益與柏翳
爲二人又以柏翳爲皐陶之子果若是則楚人滅蓼之時秦
方盛臧文仲安得云皐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
才子隤敳高陽氏至夏啓時約二百有餘歲矣安又昇從而
薦之乎此其所以疑孟子薦益之言爲誹辭也四書人物考
朱虎熊羆高辛氏之子有曰仲虎仲熊者意其能馴服是獸而
而即以獸爲名如名是名所亦皆以能爲二獸者也
吾嘗以書四岳爲一人通二十二人之數而或者謂是四人按
顯宗紀註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以此推之四
岳亦是一人但擇當時大臣之賢者居之非四人也紀註又
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岳之事者乎書四岳百
揆者以四岳爲四人則百揆亦須爲百人矣劉氏

此王旦用任中正代張詠用李及代寇準亦循度中正與及能守張詠之成規爾

呂刑一書先儒蔡九峯以爲舜典所爲贖刑者官學校鞭扑之刑耳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許其贖矣蓋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末年無以爲計乃設此一切權宜以斂民財夫子錄之將以示戒先君子以爲未然蓋熟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充溢而不能已分八罰之盛動且參考乎記載推貨之戒則其不爲聚斂征求設也審矣鬻獄取貨末世暴君汙吏之所爲而謂穆王爲之夫子取之乎且其所謂贖者意自有在也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蓋謂犯墨法之中疑其可赦者不遽赦之而姑取其百鍰以示罰耳繼之曰閱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疑則贖皆當閱其實也其所謂疑者何也蓋唐虞之時刑清律簡是以贖法止及鞭扑而五刑無贖迨周律之繁極矣五刑之屬至於三千若一槩之律盡從而刑之則何莫非投機觸網者天下之人無完膚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姑以大辟一條言之夫所犯者死罪而贖其贖金以免不可以訓也然大辟之屬二百則豈無疑赦而在可議之列者有如殺人反逆之類則是不可不投錯數萬鍰亦難貰其死矣而二百之屬其罪不皆至此也以經傳考之其在周則王制之析言破律行偽學非酒誥之羣飲在漢則列侯坐酎金不敬將帥出師失期之類皆死罪也而其情則可矜其法則可疑豈可盡殺之乎此則死罪之疑赦者也 四書人物書注

鄒景倫云鄧子謂夫子定書以秦誓綴之周魯之後知周之將亡必爲秦滅亦自有理蓋說者皆取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知作誓之後彭衙令狐汾隰之師負心食盟甚矣其爲悔過乎而夫子奚取之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爲矣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秦誓以微見其意也 上

吾夫子裔傳尚書者安國注尚書者穎達然梁孔衍有漢尚書魏尚書則續書不始文中子也 辨

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十一篇今又逸失六篇凡三百五篇歐陽氏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小雅唐棣之詩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夫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夫子以能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以平王之教化不行則以雅爲風尊周公之大有勳勞則以風爲雅治國先齊家以二南居三百篇之首亂極則思治以邠風居十三國之終至漢而說詩者分爲四家魯詩始於申培而盛於韋賢申培即申公受詩於浮丘伯是爲魯詩又有韋賢王式皆作傳之訓詁齊詩始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嬰作內外傳毛詩起於毛萇而顯於鄭玄有大小毛公

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
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亦未然左
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
詩固雅樂矣使其為淫泆狎邪則周安得有之而魯之
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況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
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
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
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
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國之詩也而兩君相見
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有判然不
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燕享之際
乎或曰文公說詩於詩序之有證者如碩人鴟鴞之類則多
采以入傳而其可疑者則多引他書以證其謬非盡斷以己
見也然君子所以不能無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
援引指摘似為未當耳夫關雎韓詩以為衰周之刺詩賓之
初筵韓詩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詩序反者也
彼韓說關雎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固不可從者而初筵
之詩夫子未有論說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關雎之序
不可信而初筵之序獨可信乎邶柏舟毛序以為仁人不遇
而作文公以為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為證固較矣然列女
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引是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
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illegible]）
詩有小序以數語括一篇之旨本不可廢自朱子作傳而盡廢
之馬貴與文獻通考中二條辯之詳矣乃今人循習舊言儘
有不依朱傳者如謂學校為青衿謂思賢用風雨指懷賦木
瓜謝說賦采葛以作養人材為菁莪棫樸以思厚太平為行
葦既蘇往往用之但不出於小序耳若律以朱傳文理俱謬
且朱子亦有自相抵捂者小序子衿刺學校廢也菁菁者莪
樂育才也朱子皆以為非及作白鹿洞賦則曰廣青衿之疑
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為問答曰舊說亦不可廢知
其不可廢而廢之是掩耳盜鈴矣讀詩者安可以不讀小序
耶（一夕話）
偶閱稗史中有云二南何以無周召之名邶鄘何以列衛風之
外風何以無楚而存秦齊何以無風而有頌秦豳何以不登
於變雅商頌何以不名為宋風無有對之者請質之學詩之
士
關雎章窈窕淑女朱註曰窈窕幽閒之意而王肅曰善心曰窈
善容曰窕楊用修以王說似誤今按陶淵明歸去來辭窈窕
以尋壑孫興公天台山賦幽邃窈窕曹攄詩窈窕山道深謝

靈運詩窈窕究天人李頴詩窈窕高巒峻諸葛穎詩窈窕神
居遠春知之詩窈窕九重閨杜牧之詩烟生窈窕深東蕭卷
杜用窈窕字尤多如萬窈窕清禁闥窈窕入風磴窈窕一林緣
窈窕丹青戶牖空窈窕窈窕溪谷黑皆言地與居處也夫豈
女德之謂哉 王註未必誤恐是後人傳爲此與居處避用久之而失其上義

按周南詩螽斯羽豳風詩斯螽動股幾以詩詁曰斯乃助語詞
如鸒斯鹿斯之類非螽斯也毛鄭誤以斯螽解螽斯孔氏因
指為蚣蝑非也 上

按毛詩古音考角音祿說文象獸角也漢角里先生其實字形
不異後讀角為瑟以角為祿是失古音又改字形矣詩麟之
角振振公族又詩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則角為祿音角里
先生非角字明矣特以時俗多用角字故姑存之 上

召南于嗟乎騶虞朱注為獸名不食生物者也乃宋戴氏嚴璞
曰騶虞二人也言文王囿獵翻騶從虞人之賢皆有仁心故
嘆美之耳此解較勝一籌

此詩音虞字叶音禾宗協以騶虞為二人者

柏舟章日居月諸注居諸語辭則不應作實字用矣今人作諱
作書簡直以居諸代日月大廃按唐詩即有為爾借居諸之
句知其訛謬已久也 上

谷風宴爾新昏新昏指夫所更娶之妻也繼曰如兄如弟謂
其夫方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我恤也曰不我屑以謂
其夫之安於新昏不以我為潔而與之也曰以我御窮謂其
夫安於新昏而厭棄我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
棄之也俱為淫新昏而棄舊室怨恨之詞今賀人新娶動曰
宴爾非惟詩意不合且又再娶事詞大不順矣 上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子貢毛詩皆以為伶官之詩中公
曰衆伶官名耻居亂邦故自呼其名而嘆曰衆兮衆兮後乃
白書而歸於此乎正如漢紀浴陰侯樹聊嘆曰信乎信矣禄
祿乃與舍等為伍矣毛本訛衆為簡故朱傳以簡易不恭釋
之謬矣易曰衆則伐然而郭璞謂衆乃摯伯之名王季妃太
任父也程傳以衆揭威武稱則三年粉嘗千大國何必也書

曰巧言令色孔壬郭氏亦謂孔為共工之佐壬其名也蔡傳以包藏奸惡釋之與驩兜三苗不類以知考古之難也據說

注書者每見經史字義難解者輒以音聲相近之字代之毛詩泉水章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朱子註云瑕何古音相近通用不知瑕即瑕瑜之瑕言縱曰不瑕亦有害矣今以瑕為何乃是不何有害文義欠順當倒轉云何不有害義始稍通然瓷叔木巴造此別字顛倒改換令人錯迷何取乎又如周頌假以溢我舊註假大也溢盈也朱註以假為何以溢為恤夫瑕既為何假又為何古人胡為粗拙至此哉依舊註假大溢盈於義為順即不依舊註亦當云假令有以盈溢於我我當收其濫而不使放失也寔必轉其字而謂之何以恤我也書肆說鈴

相鼠章相鼠有皮孫奕云相地名按地里志相州與河東相隣則知相州有此鼠詩人因取以興之耳若如毛氏訓相為視則凡物之稱皮稱體齒皆可以喻禮何獨鼠哉天中記聖人師拱鼠以制禮拱鼠如常鼠行田野間見人即拱手而立捕之乃跳躍而去秦川有之陸機云河東有大鼠能入立鳴彔說括鼠類有禮鼠亦名拱鼠詩人所引自不泛泛之詞誤朱注因之亦誤

伯兮章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注諼忘也諼草令人忘食之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疏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是詩既以君子行役而作以忘憂解之極通於毋有何不穩而世俗每稱母為萱堂不知誤自何人即按之前賢所詠如願得萱草枝以解飢渴情李陵錄別詩積憤成疾瘀無萱將如何謝惠連獻康樂詩思君如萱草一見乃忘憂王融和南海王詠秋胡詩銷憂非萱草永懷寄夢霖江文通擬述黃門潘婦論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寔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為萱梁何遜為衛山侯與婦書何一是母之騐乎誤矣上

著章尚之以瓊華尚之以瓊瑩尚之以瓊英瓊上為玉之光彩非赤玉亦非白玉說文訓瓊為赤玉非謝莊雪賦林挺瓊樹借以訓白亦非楊升菴曰說文訓作赤玉恐非然亦安可專言其為白玉哉按詩云玉以瓊名者多矣瓊華瓊瑩瓊英及瓊琚瓊瑤瓊玖瓊瑰等謂玉色之英為瓊也說

舅氏曰渭陽按秦康公送其舅晉重耳至渭陽念其母穆姬之不在而懷思之因作此詩則凡母之無恙是不可用也

權輿章夏屋渠渠毛詩夏大也鄭箋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王與字書以夏屋為大俎相公自朱子以夏屋為大屋渠渠為深廣呂氏嚴氏相繼從之便於詩意甚矣乃分則通稱房屋曰夏屋謬不亦甚矣一說

周公作七月之詩而用夏正東萊呂氏以為三正通於民俗周犁而迭用之非也周公七月之作述后稷公劉之事云爾而后稷憂心也豈預知子孫之以建子為歲首哉今注中云周

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傳會甚矣（言史偶談）
又月章無衣無褐鄭氏云褐毛布也孟子云若刺褐夫以褐衣
對萬乘蓋言貴賤之殊耳褐乃編枲粗短衣不貴不足賤者
之服非毛布也褐從衣聲從毛鄭說以褐為聲遂云褐毛布
也毛布乃今之抖擻價貴於帛麻多矣豈賤者服哉（一夕話）
唐文宗聽政暇博覽群書一日延英殿顧問宰臣以毛詩呦呦
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時宰相李珏楊嗣復陳夷行相顧
未對珏曰臣按爾雅苹是籟蕭上曰朕看詩疏苹葉圓而花
白叢生野外似非籟蕭又一日問宰臣以古詩輕衫襯跳脫
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也真誥言安姑有
斷栗金跳脫是臂飾（盧氏雜記）
常棣之華小雅第四篇燕兄弟詩也唐棣之華逸詩也今人論
兄弟事多引常棣為言混假而因繆誤唐間有書為唐棣者
及考爾雅諸書乃知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唐棣移也似
白楊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移之花先開而後合故曰
偏其反而反則不相親矣豈可以之比兄弟乎（一夕話）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注不猶豈不也按丕一音芳無切音字與
柎同花下萼足也（字彙）
小雅車舝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訓明行訓道言人有明道
當敬而行之如山之高當仰之今人書簡有用景仰景慕者
非也甚有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如景周景顏之類尤失
其義惟魏文帝書云高山景行我所仰慕方得此意（一夕話）
世人稱生辰曰誕辰曰華誕此誕字因詩經誕生后稷而云然
不知誕者發語詞也以生辰為誕辰承誤襲無義（閑中今古錄）
（字當載生民章上文言載生載育下文言誕彌厥月[illegible]大非訓生育也今人生辰直謂誕辰[illegible]可與[illegible]乃生也[illegible]誕之訓[illegible]乎[illegible]）
卷阿章梧桐生矣于彼朝陽篤公劉章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朝
音潮爾雅曰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蓋山東迎日故曰朝
山西送日故曰夕非但夕之謂也自晉張華有鳳鳴朝陽之
語後遂指為曉日唐人詩紛紛用夕陽後遂指為日暮誤謬
久矣（上）
今謂登第為遷鶯應是用伐木詩之誤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
自幽谷遷于喬木又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嚶嚶之詞迴頌
咸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圍無據誤甚（尚書故實）
補亡六詩（其音未詳[illegible]）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illegible]）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
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餐
也（[illegible]）循彼南陔厥[illegible]

一人者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襄陵
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
為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丘賦為未足於是更用
田賦藉井而取之不待及丘此非禮也蓋古者田有稅丘有
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鄭按經書田賦而三傳不言其詳諸
家之說甚多惟前三說與左氏所載仲尼稱以丘亦足以田
將又不足之說合故錄之泰山孫氏謂賦者斂其財木訥趙
氏謂賦以斂泉貨其於稅畝丘甲之為凡此二說亦可與前
三說參考何休注謂田者一井之田賦者斂其財物若今漢
家斂民錢以田為率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
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
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多矣凡此二說亦可與前三
說參考蓋賦本出於兵而左氏載仲尼之言亦若貪冒無厭是
於財貨而言不於車甲而言或者一井不能自備車甲馬牛
之類而計田以出其泉貨與西疇崔氏曰賦與稅異稅以田
為養賦以人為等鄭康成亦謂賦者口率出錢若漢之算民
錢是也哀公用田賦以見古之不以田為賦而今以田為賦
也此說與前大略亦通併錄之東萊呂氏曰自宣公初稅畝
井田之法由之而壞故言初至成公作丘甲丘甸之賦益以
改作而民病甚矣至哀公用田賦又改法而重賦甚於稅畝

丘甲之為也上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
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閟宮傳遂緣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
稷之文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恭
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
正矣乃於秉惰未之考也按左傳隱公九年考仲子之宮將
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
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魯先公素用八佾則其佾
數隱公自能知之何以問於衆仲故春秋於隱五年書曰大
雩見大雩之僭始於隱也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見禘之僭
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不從見郊之僭始於僖
也自伯禽以下十八世皆未有郊社樂歌而獨自僖始頌僖
以龍旂有郊祀之事而殆僭於僖可知已閟宮首言乃命魯
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蓋與異典也其下乃言周
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其初出
於成王之賜尤為可證又呂氏春秋載魯惠公請郊廟之禮
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倘成王果有賜周公則惠公何以
復請平王使史角指之蓋未之許也況襄王之衰猶不許晉
文公之請隧豈成王顧出平王襄王下哉
右解亦本於四書人物考註來若足破千古之疑之係截取
楊升菴集之郊祀辨

禮又先秦死如生之義李夫素欲建試也 上

當秩治春秋及詔起而王丞相介甫不好春秋秩遂盡譔其所

學熙寧中兩河荒歉有旨推倚閣當木拔人感之曰公之春

秋亦推倚閣矣夫春秋經世書也方廣詔起正可展為世用

傾且倚閣婿時推是心也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矣 上

禮之為經有三周禮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

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也周禮作於周公

宰冢宰總其事以贊於王則體統正而化行於下矣大事必
詔於王小事自裁以行則上下安而信任不衰矣官雖多而
事必攝豈得爲冗員乎稅關民以贅其急豈得爲節儉乎膳
夫不敢會王后世子之膳外府不敢會王之服所以然者蓋
有司不當訖王后之用度而至尊不可受臣下之約束也乃
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國有不會之節知歲終則考百官三
歲則計羣吏所以然者蓋冢府之事綜核歲終必致其事羣
吏之日煩故三歲乃致其治也然小宰而下有日成月要歲
會之典國已都而不必考矣遂人匠人不同於溝洫者一以
異言之一以方言之因也以順其勢故其縱橫有不同也
以便田商賈田所以屬於載師者田爲縣官所據而非商賈
所受四民不相易業知以爲商賈之田則王亦當有田矣辭
注備考
遂皇立傳教之臺師道之立從此始是尊卑上下之禮始於遂
皇也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illegible]嫁娶之禮始於伏羲也神
農教民藝穀而作蜡祭是祭祀吉禮始於神農也黃帝與蚩
尤戰於涿鹿已有軍禮帝之臣左徹取帝衣冠几杖而廟祀
之師諸侯羣臣歲時朝焉已有賓禮禹野分州九牧倡獻既
有九州之牧當有聘享之文而已有賓禮也正義
禮亦出於聖人而寔以無謂者如祀郊以配天祀明堂以配上
帝是也天與上帝果有二耶無二而分之是矯誣也聖人不
爲也又亦世之所非而寔是者歐陽濮議是也禮爲人後者
不得顧其本生父母特不爲之服爾未嘗侃父母之名從也
也禮有三父八母養者繼者皆父母也嗣大位而改其所生
父爲伯叔於心安乎於理順乎此拘儒之見必不可行者也
明肅皇帝之初廷臣亦有主此論可議者則無非矣肅皇於
諒闇之後從邸入繼與宋英宗之久養宮中初又不同也卿
承正統而以兄爲父以父爲伯豈理也哉出公不父其父而
禰其祖大子所以有正名之嘆今不父其父而稱其兄於正
名何居焉甚矣腐儒之誤國家事也且亡者猶可爾太后在
也以嫂爲母而伯母其母不倒置矣古人行一不義而得天
下不爲也況不孝哉幸而聖心獨斷天倫無虧其神武明決
過宋英宗萬萬矣諸臣之杖謫雖永嘉不善處而亦有以自
取之也組五剎
陳眉公云古禮有不可行者如父母死登屋極挑鼠穴而求其
入此後世所謂招魂也哀慟奔而俯服升屋而號又如三日
而殮爲不忍死親也六月廢竟俯忍坐袒又如不祔塋爲不
忍先死者之復見也夫婦同穴子孫將穆也氣矜志何必別
求他壙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
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墳無貴賤皆

字而四變義訓隨而不同則六經中如此者應不可勝計也
故常謂學者當闕疑而不可字字強解也新說
且疑遂字亦本或作述字之誤遂訓通釋者尚多牽合
禮記天子玉藻十有二旒每旒各十二玉玉間相去一寸旒長
尺二寸而垂齊肩公九玉九寸侯伯七玉七寸子男五玉五
寸天子玉五采朱白蒼黃玄自上而下周而復始公侯伯三
采朱白蒼子男二采朱綠後漢明帝時用書禮說皆白旒非
古也彙字
禮記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
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
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
明章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此之
謂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
不修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為之蝕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
而修六官之職月蝕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故天子之與
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
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日按
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也易言其理而禮述其法蓋其表理云大學衍義
古者賓位皆在西以東畢於西也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
階故請呼主人為東道主韓信得廣武君東鄉坐而師尊之
又史記陳平頭以右丞相讓周勃於是帝以勃為右丞相位
次第一平為左丞相位次第二古者得罪下遷者為左遷古
人尚西尚右亦甚明矣後世乃有陝道尚右之說通以東為
尊今時賓主開南人尚東向北人尚西向雖近俗
或問長幼之禮專序齒耶抑不專序齒耶予曰然非與兄弟之
長幼序齒可叔伯姪之長幼序齒不可蓋叔伯雖孩提尊也
姪雖耄耋卑也何也分重於齒也即同父之兄弟亦有不序
齒者立子以嫡不以長紂弟也而為君微子兄也而為臣何
也嫡重於齒也抑同母之兄弟亦有不序齒者周公弟也為
王家冢宰管叔兄也有土而無官何也命官以德德重於齒也
且宗族鄉黨尚齒亦有不序齒者一命齒於鄉而再命不齒再命
齒於族而三命不齒何也命重於齒也為師為弟子亦有不序
序齒者韓子曰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吾師道也故王通十五教授於河汾其弟子有白首北面者
何也道重於齒也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
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二頓首
頭叩地也三空首頭至手也四振動戰慄變動之拜一云以
兩手相擊也五吉拜拜而後稽顙也六凶拜稽顙而後拜也

七奇拜屈一膝今稽拜是也或云一拜也八褒拜再拜也褒為報鄭司農云持節拜也九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耶乃知尚聞喜則拜如揖之類亦是未必盡僕僕之謂也今人或以頓首詣於卑下不知低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為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為無據然又觀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野客叢書

今人以頓首為常禮而稽顙施之喪服不知稽首而肅拜章中用之非以禮也尊長於施於卑幼亦知用再拜而肅拜動稱九頓首此中包胥之師於秦故事非僨事不可用證楷則惟齊王用之其也空首稽勤皆無有亦之者兵又書札中

或曰拜為奇拜再拜為褒拜一云答拜為褒拜不知何據

奠雁古禮也詩云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親迎執雁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然蓋古人重冠婚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不以為僭大夫相見執雁婚禮既以士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昏婦亦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矣士空執雉矣執大夫之雁取其摯也若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來如孤雁夫不再偶可謂祥乎冠禮三加幞頭服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與此同義叢來

孔叢子雜訓載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注五飯未詳據月令以為天子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是皆即五飯之說耶按此乃天子之所食恐非孟母之所言周禮五飯未必如月令之說也禮飯之品有五黍稷稻粱白黍黃粱注云此諸侯之飯也天子又益以苽與麥則又是諸侯之飯柳何所取證乎大約五飯云者上之於五穀之飯耳也物類考注

今三年一鄉試謂之大比不知其語不佯也禮記小司徒三年則大比使天下簡閱其數財物豈校士之謂哉

今之肩輿亦是以人代畜也周禮司徒有輦輦以人輓夏后氏二十人商十八周十五人然上以載器具漏東漢陰丹見陰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耶注帝王紀曰桀以人駕車虞王求禮諫武后亦云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駕則是以人代畜也說株

草木子云輪人馬也轍人牛也舟人魚也

古者祭祀皆有尸以主神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拊始死之奠及祭殤釋奠無尸歟

喪禮有虞祭虞度也孝子不知親之所在故為之祭以度之也古者天子九日而虞諸侯七日而虞大夫五日而虞士庶三日而虞春秋之時大夫僭諸侯之禮虞用七日後世不改至士庶亦踵而用之遂以為人死之後凡遇七日必供佛飯僧言是日例見地府其王則浮圖氏之妄也物四書注人

說措載斗之七故天數多淵易七日二十八宿皆七數也左氏紀日月五行攸攸亦七七永之喪時七則以

四夜亦如之詩云終日七襄是也儒家數已者亦用七杖數亡用七之說獨未吟言其放讀前者注而了然矣而世俗不信不亦畏甚哉大明會典凡妃與親王公侯之死其七七百日皆有御祭而士大夫家每七日或用牲醴祭之夫既不供佛飯僧又不致祭恐人子於心不安古禮未葬不祭或則太拘今宜於七七百日各隨貧富盡禮致祭猶其喪度之誠庶於情禮兩當也
晉時弔喪舉類一執孝子手以示慰此古禮也今不行矣張季
鷹哭顧彥先慟甚遂不執孝子手而出又王東亭慟哭謝公
不執末婢手而退末婢謝琰小字時以為失禮
吳幼清服制考詳畧云為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為母杖期甚薄
於其母哉蓋以夫為妻之服既除則子為母之服亦除家無
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居喪之實如故
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而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為父
斬既嫁則為夫斬而為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
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二斬者不二天
也降己之父母而為期為夫之父母亦服期之後夫未除服
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
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為父母
之類是也義者婦為舅姑是也名者為從父從子之妻之類
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
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
弟之妻喪已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已有服必不

華美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人也同爨且服緦朋友尚
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豈獨於兄嫂弟婦恝然如行
路人乎古人制禮之意有在也實之無所不除者仁之至文
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後世父在為母亦三年婦為舅姑從
夫斬齊並三年兄弟之妻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不知古者
子婦叔於母姑嫂未嘗薄也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其文昧
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自居
於己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可稱於人者也誠僞之相去
何如哉嵩按父在為母服如此雖以定天地之分正陰陽之
位而揆之人子之情毋乃太失其平乎子生三年然後免於
父母之懷要之母之劬勞十倍於父也夫婦敵體無相壓之
義以父之故而不得伸情於母豈聖王孝治天下之心乎且
父母尚為長子齊衰三年而子於母反齊衰期亦顛倒之甚
矣此禮三代無明文可考或出於漢儒所撰未可知也前明
太祖定制父母皆斬衰三年即妾之子亦為所生持服不以
嫡故而厭此聖祖所以順天理達人情自我作古為萬世行之
可也嫂叔之服前明定為五月之制其於情誼亦可謂兩盡
又古有服內生子之禁今亦無之禮順人情如是如嵩能從
人子自不忍也耒
禮為出母齊衰杖期而為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上輩

予字音羽又云俱切音於與余同音近代學者遂謂予余同一字也按爾雅卬吾台予朕身甫余俱言我也此則予之與余但義皆訓我非同字也說文予相推予也余詞之舒也各有意音不同歷觀詩賦亦並無余音者若以書中有予一人禮中余一人為證便以為古今字至如夏書云台小子禮曰予小子豈得便言台予亦古今字耶（辯字）

孔鮒有小爾雅劉伯莊有續爾雅張揖有廣雅曹憲有博雅李商隱有蜀爾雅羌爾雅陸佃有埤雅羅願有爾雅翼劉李二爾雅今不傳又宋人有叢爾雅（雅辯）

自五經分而樂經亡五經之內分周禮儀禮禮記而為七經七經之外又益以孝經論語為九經以春秋分三傳為三合孝經論語為一於是有十經焉以六經加六緯於是有十二經焉以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加之孝經論孟爾雅謂之十三經焉（學齋備考）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大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偽作上以求賞者耳（以下俱楊文集）

易者蜥蜴之名守宮是也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象者南犀之名彿神是已（象亦曰兕以交廣有之狀如犀而小角土人名）惟彿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象者取於幾也象大荒之獸人稀見之按其圖以想其形曰像故其為字從人於象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蓋懸物之杙也本經云爻者交疏之窗也其字象窗形今之象眼窗者是所取於爻者義取於窗通所取於卦者懸有大小也按孔穎達疏卦字之義予以為非杙可掛於壁易卦可掛於壁乎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為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為卦可也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為字也從卜為義從圭為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音卦今桂字從圭為聲从圭為聲則圭即音卦可證矣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陽和故無雨俗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南雨潭潭雲往北好晒麥是其驗也又驗之風雷亦然或問東為陽方西為陰方是已南本陽而係陰北本陰而係陽何也曰一陽生于子坎天之氣所始也卦又當坎北非陽而何一陰生于午坤地之氣所始也卦又當離南非陰而何

雲從龍風從虎張揖云從當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按此說甚異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從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雷乃雷氣感

蜥蜴謂蜴能致雨蜥蜴能作雹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怪乎今之誤也

易比九五爻辭王用三驅失前禽古注云軍禮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示降者不殺也旁去者不射示奔者不禁也惟其走而前去者射之示誅叛取亂也今本義似背此且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為設教者言非為田獵言也田獵之禮即寓兵威若去者不追數年之間王者為獨夫矣何以聯屬天下乎寓如此則舜征有苗啓征有扈皆違去者不追之義矣何以千古而下並無有以聊兵究舜禹者乎

謙之彖解曰君子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賢偶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磬折匍匐奉拱揖負誰不知之誰不行之一臨利害巧為趨避曾不顧惜語有之曰飢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孰謂小人能久於謙哉古之君子能謙有終若禹之不矜伐上也伯夷之遜國次也晏子之久而能敬又其次也若夫張技之走懸諂王莽之下向座一則謙之靡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朱子本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引張子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據本書乃是天地不宰而成化不宰字荷

理復其見天地之心豈可謂天地無心乎參伍以變注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據本文乃是伍之以合虛比物合虛然參交者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若云伍之以合參則上文當云參之以比伍矣原其誤乃是荀子注中引來不自韓非子中采出也豈可謂出於朱子一仍其誤而不敢改正者乎

舜之德冠古今矣而皋陶之謨但以罔從言之禹之功平天地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盡之文武之謨烈光日月矣而君陳之書但以剛缺疑之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周公可矣

孔叢子載宰我問於孔子曰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天人之應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能致陰清陽和五星順軌風雨常調曾無迷錯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注疏合今以大麓為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於言山道士之關法哉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乃皆云出自帝王後古無氏耶說對曰古者氏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皆諸侯之國土者其氏以諸侯之姓為姓居

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
王也說此言者方務今誠不利之論予因是知尚書所稱百
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
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内之民黎民者四方
之民後之注式經者亦即因之以誤吳子敉百姓而親萬民亦誤就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
人之視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内與四方哉百姓蓋祿而有土
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能協和萬邦萬邦協和而後
黎民乃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為民庶則黎民又是
何物亦豈有民庶先於邦君者哉舜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
年四海遏密八音此二句今以如喪考妣為一句下八字為
下句非也嘗以三年二字截如喪考妣為一句讀文義始協
蓋百姓有爵命者也為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
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斬衰行三年之喪禮則但遏密
八音而已也此古之君喪禮制如此至周人尚文則人皆有
姓所稱百姓則民庶矣

去序言詩自朱文公始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
蓋矯枉過正非平心折中之論也馬端臨文獻通考辨之詳
矣予見古本韓文有議詩序一篇其言曰子夏不序詩有三
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
不敢以云三也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嗚呼韓公
可謂失言矣孔子親許子夏以可與言詩子夏不及其誰為
及之者且子頑宣姜中冓之私生子五人二為諸侯昭昭在
人耳目豈是春秋所不道孔子既取之於國風而子夏反為
之諱乎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是殆史官懼人禍天刑之
說蘇南豐所不為而謂子夏為之乎是為子夏乎韓公必
不作此言也贋作無疑

啓明長庚是二星也詩緝李氏曰啓明即太白長庚不知何星
毛氏云一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為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
名白字太白鄭樵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
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為二星今注一星
想是一與二字畫多寡之誤耳

周禮春官太師樂其祭祀之樂不用商音朱子與蔡西山議論
樂書俱未說出予觀陳暘樂書引荀卿太師審詩商之言蓋
周以木德王天下商聲勝金尅木故樂音之闕不用商音
及佩玉左徵角右宮羽亦去商聲近本闕[illegible]

世言行李據左氏杜預云使人也唐李濟翁云當作行使余按
史記皐陶為大理一本作大李又天官書曰熒惑為李徐廣
注云外則理兵内則理政又黃帝有李法一篇顏師古曰李
者法官之號總兵刑故名李法北史叙傳李氏先為堯之理
官因以為氏後改為李則李與理其義似通蓋人將有行必

先治某如孟子之言治任鄭當時之言治行理亦治也左傳一介行李又曰行李之命

是卷日記卷七

書籍部

論語有齊魯之異張禹兼通齊魯論而已於世包氏周氏章句出焉之於周[illegible]鄭玄[illegible]齊古而王肅何晏之徒宗焉[illegible]至朱子集註行而諸家皆廢矣備考書

魯襄公二十二年歲在庚戌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於魯昌平鄉陬邑本姓解曰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畿內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也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武王崩庚與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乃命微子為殷後國於宋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子之後號微仲生宋公稽二微雖為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於稽乃稱公稽為宋公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何以下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之號是以子孫遂以孔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父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有九女

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者名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鄹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於尼丘之山以祈焉乃生孔子生而圩頂因名丘字仲尼生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若以為禱於尼丘而生夫子因字仲尼彼聖兄已先夫子而字伯尼矣其義都是何辭，

孔姓殷湯之後本自帝嚳元妃簡狄吞乙卯生契賜姓子氏至湯以其祖感乙而生故名履字天乙後代以子加乙始為孔氏至宋孔父嘉遭華督之難其子奔魯故孔子生於魯注魏右夫子之姓一以為承六代祖孔父嘉生時所賜之諱名扛一以為孔父嘉隔五世親盡遂以孔為姓後因為一以為具先業以原係子姓加乙為孔孔姓不自孔父嘉始究將何屬

孔叢子孔叢曰孔子之後述子思之言亦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誕何然豫亦信然其說謂先聖妻無鬚眉今世所傳先聖之像鬚眉甚盛謂皆吳道玄誤筆也乃今闕里有先聖行教小影又一如道玄筆豈先聖後人所傳亦可云誤筆耶余按左傳魯昭公七年孟僖子病命其子學禮於孔子其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至是年僅十有七辭其為當世尊敬如此故孔叢子云云謂先聖雖少年未有鬚眉時天下侯王亦即起敬不敢以為幼稚而狎之非真謂果無鬚眉也按方言東齊謂老曰眉此言無鬚眉者猶云未鬚而老成也若作眉毛之眉則誤矣夫無鬚尚可信至於無眉亦可信乎祖庭廣記謂孔子眉有十二釆亦足以為鬚眉之一證也辯

唐玄宗追謚孔子為文宣王丘瓊山曰按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為褒成侯宣尼後世因謂孔子為宣父又謂之為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為謚然文之為言謚法有所謂經天緯地者矣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文謚之固甚宜矣而亦有未盡者焉若夫宣之為宣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況唐未加此謚之前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已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之宗主即稱天以謚之猶然未足彷彿其萬一誕之君汙下之見又何足以為聖人之重輕當其時行之可也後世乃遵之百世而不改何耶林渠

楊守陳請尊孔子帝號議曰孔子賢於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來於知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事之追而王之固禮也而未為之至者說者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故稱王與周天王埒亦云尊矣夫用周制則當稱魯大司寇耳雖分之與魯公

班且不可妄可王之與天王得乎故王之者後世追崇之典
非周制也夫周制則王猶帝也在後世則帝為君稱王為臣
號冠屨之分懸絕矣今追王孔子而不去其猶臣之也禮當
其為師則弗臣也況異代之師而可臣耶是故以帝之乃見
不臣之禮而為尊崇之極故宋儒熊從彥謂宜加以帝號而
褒隆之誠萬世不易之至論也又吳沉作孔子封王辨曰王
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以王謚之可乎無臣
而為有臣夫子責子路之欺天非王而稱之為王其可以欺
聖人乎然則當若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之尊
與君等夫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
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褒之以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
元假以王者之貴為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夫尊聖人稱
明其道而豈在於王不王乎建按吳楊二公之論皆所以尊
孔子然不若吳氏為得聖心之所安尤不失其為尊崇也成
曰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宗主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立壇
山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為萬世尊
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斯言當矣至嘉靖中我皇上冥
明卓見高出前王斷然而行之一如吳氏所議立氏所稱且
撤去塑像易以木主盡洗前古之陋大正百王之典猗與偉
與（皇明通紀斷）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顏回曾參子也享於殿上顏路曾皙父也
列於廊廡沒而有知其歆祀乎子思師也而列於下孟軻門
弟子也而坐於上亦其可乎宜別立室祀顏路曾皙子思孟
存名分（恒齋道一編）
從祀四賢乃顏曾思孟位列允當
皇明紀略載洪武癸酉崇仁縣令顏秉上言孔子廟庭從祀如
論語稱有若者四貢掌我者二宜以有若居十哲之列而以
宰予居廊廡公伯寮沮壞聖人不宜從祀遠伯玉孔子之故
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未當奏不報惜哉
桂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門之所推尚者一時皆無有若
比咸淳三年升從祀以補十哲衆議必有若祭酒為書力詆
之而升子張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嘗深許子張據孟子書
則子張止欲事有若者子張之未能為有若昭昭也陸象山
天資高明而心頓悟不欲人從事學問故嘗斥有子孝弟之
說為支離奈何習其說者不察因攻於千載之下郎江漢秋
陽之喻曾子蓋甚言夫子道盛德大非他人可擬而議象山
之學者往往舉以證精神之說亦不必不如此學者宜詳
之（四書人物考註）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
曾參最幼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

則去孔子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吾意曾子
弟子之為之爾何以見之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
不然由是言之其為曾子之弟子為之也無疑然則有子何
以亦稱子曰孔子之殁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
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有子固嘗有師之
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子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
之徒與為之者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
者曾子之徒也（柳文）

李翺解博學於文章云文勝則靡必以禮約乃合中庸解述而
不作章云孔子自謂不復夢見周公是鄙棄作樂每慕周公
之禮為堯舜老彭但述古事而已顯非讃辭蓋嘆當世卸俗
竊以我比老彭無足稱爾解作者七人章以作者（述作）之謂聖之人
義訓作字辨其非狙溺荷蕢人也解六言六蔽章云深乎聖
人之戒子路也先舉仁智信以不學為蔽因指直勇剛之蔽
蓋塗子路之從事於學也諸如前解論非尋常訓詁也（駁註）
（明高翱有書議論英發不襲故常每讀朱子集註呼為宋儒 迂闓老儒其辯論中攻乎異端等集別出于眼上大儒明家 諸儒異及詢一代之英辟也畧載皇明通紀求學者宜詳誦 之）

學庸語孟千古人人盡讀亦有承襲之誤者如大學缺格物致
知之釋近時諸公欲移知止而後有定二節附於聽訟吾猶
人也之下以補之而以古人明明德直接在止至善之句
後甚為直截足稱全書如論語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
為句不當如由也不得其死然例而併以然字屬上句蓋由
也未然而羿奡則已然也如孟子馮婦章卒為善士為句士則
之又為句不當以卒為善士為句而以則字屬下不成文如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當是宣王引見孟子於雪宮非是宣
王往見所以孟子以游觀事出之以宣王在離宮游觀故也
其問賢者亦有此樂承與眾樂樂之問而今解謂孟子館
於雪宮而宣王以辭色之切恐求然（紀聞談而）

周之八簋則夏器曰璉殷器曰瑚較然明白而包咸鄭玄等說
論語賈服杜預等註左傳皆云夏曰瑚商曰璉豈別有所據
耶柳相從而誤也（說補）

宰予晝寢注者以寢為寢寐故至今以入晝眠為晝寢誤矣夫
晝眠何大罪而夫子深責之耶七經小傳曰禮古者君子不
晝夜居於內晝居於內問疾可也宰予晝寢蓋晝居於內而
瀆男女之亂矣故夫子深責之也然則寢當為前堂後寢之
寢而非寢寐之寢可知（說一）

孫季昭曰子見南子注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史記亦謂
孔子見衛靈公之寵姬南子非也家語曰孔子適衛子驕為
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亦次
乘遊於市孔子恥之夫孔子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

適衛而配為靈公南子之次乘豈肯輕身往見之哉南子蓋
魯之南蒯爾何以知之於佛肸召子欲往而知之也佛肸以
中牟叛子路不欲其往孔子有吾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叛
子路亦不欲其見二事正同昭公十四年南蒯奔齊侍飲於
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張公
室孔子見之將以興魯也與見佛肸事不約而合故知其非
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也矣余筆
右說儘新奇可味陳自明亦云然乃論語者異哉南蒯叛於魯昭公十二年時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

衛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而朱子疑其為出公輒未必然也蓋
靈公既卒衛人欲立子郢郢再三辭焉殆庶幾乎季札子臧
之為而上窺夷齊之風者矣是時孔子在衛而郢有公養之
禮比冉有子貢所以疑其為也若輒之拒父孔子已反魯矣
道之不行命也豈受其養哉而智如子貢又何疑於夫子之
為乎衛人雖無知拒父者又安得以孝謚哉以書入物考

仲尼嘗以治賦與仲由而治蒲三年何必不優於為宰嘗以為
宰與冉子而清之後冉子用矛何必不優於治賦聖門諸賢
具有全材此其一班餘說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朱子註其分則有司之宗而非君子之所
重至今遂以籩豆為有司之事而存字置之無用古註不然
謂籩豆行禮之事則有所主者存焉周禮籩人醢人是也可
見有司字不當連司存字當連也一說

夫子嘗謂危邦不入何乃依依於陳既久而後歸也噫此豈衆
人之所能識哉蓋聖人造物之心猶之天然周行健而不息
者豈可與馬淵弱非所計也其萬物一體之心至今尚可想
見焉若其所嘗言者乃為未至於聖者立明耳遂執是以疑
夫子夫子又何辯哉故他日因子路不入之問不過曰然有
是言也云爾以書入物考

亂臣十人古文治字作亂與亂相近後人不識古亂字因以亂
訓治惧矣哉

馬之騙曰亂臣十人有婦人焉註曰邑姜蓋臆說也近有著識
小編者謂婦當作殷殷人者膠鬲也按殷亡鬲遯當未臣周
此不足辯而婦之必非邑姜則不可不辨也予有亂臣十人
武王行閻誓師之言此十人必盡在於行豈可以閨中之婦
痍擧於貔虎熊羆之列何以服衆心乎且武王數受之罪曰
牝雞司晨惟家之索夫商以婦滅而周乃以婦興乎即邑姜
雖賢不過如太姒之克勤克儉克速克容如葛覃卷耳樛木
螽斯諸詩盡之矣豈參閫外之謀或躬擐甲冑於疆場靜鎬
之間也成王大誥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夫婦
人焉知上帝之命哉且武王亦焉敢使婦其母直與諸臣伍

貺此其大較明據也學者談書明理所不可知者何妨闕焉
獻子五友而忘其三孟子其眞不列及也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按束脩二字人知為弟子餽師
之禮不知鄧后紀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註以約束脩整釋
之又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主潔其行束脩其心
又劉般束脩至行俱是此意可見自行束脩以上言能飾躬
者皆可教也又杜詩薦伏湛疏內有云自行束脩訖無毀玷
而註又云十五以上延篤亦云吾自束脩以來為臣子忠孝
交不詳漆何未註乃以禮物言若是禮物何以云然以訛傳
訛殊不辨明何也 掂譚

四科名目夫子但言陳蔡一時所從之徒有種種名聲非謂也
十二弟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能具此種種者已也後人錯認
夫子之意遂以四科之人目為十哲而學宮之中塑坐於夫
子殿上其餘弟子則繪立於兩廡之間甚則曾參之賢亦不預
殿上之列謂參非十哲數也至於府州縣每歲春秋釋奠亦
以此為升降之等可笑也乃者其制自唐已然承襲至今而
莫之改革又排而上之東漢末徐幹中論有曰人之行莫大
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原憲之清不得與游夏列在四科
之目者才不足也則知自漢已然然卒未有以正之耶 叢野容譚
夫子嘗謂柴也愚及子路使為費宰則謂其賊夫人之子然子

羔之仕於衛亦卑有可觀而孔悝之亂夫子亦謂其來矣
豈其有發於夫子之教而好學明禮遂以成其恩也與柳亦
愚者近厚其質本可進也 四書人物考
子羔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夫
子謂之孝 [illegible]
按穀梁云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
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大侵大侵則君殺食不兼味臺榭不
塗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而墨子所載不同云一穀
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
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饉九穀不熟謂之大侵大侵則大

夫以下損祿五分之一旱則二凶則三餽則四饑饉大侵則
盡祿廩而已歲荒之目如此乃論語註但曰穀不熟曰饑菜
不熟曰饉豈其統而言之耶
兄弟人倫之變雖聖賢亦有所不免舜之象周公之管蔡季札
之光儀柳下惠之盜跖亦惟各權其恩義之重輕量其時勢
之緩急而早為之所耳向難作亂斗穀懼而使能超然遠
覽浩然長逝豈不亦庶幾哉可以託跡於上國也硜乎頑待
其禍難已作而後致邑與珪焉噫晚矣雖然此亦君子之不
幸也牛亦可謂頑愚也已 四書人物考
片言折獄相傳謂折獄於片言貴斷也索歐陽竇謂不如是解

云古帝王刑一人循三槐歷九棘甚不易也奈何取之片言若斯易哉蓋聚訟之家爭欲自勝即君子猶或妄訟未有小入而能自訟者片之為言偏也偏言一家之詞最不易折能折偏言故足貴也歐陽生一言而使人知慎刑真仁人之言哉尚書呂刑篇示明清于單辭孔郎片言折獄之語也（說儲）

孔子之於管仲也不曰如其仁如其仁郎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及或人問管仲則曰人也夫參天兩地斯之謂人夫子人管仲其推尊之也至矣曰器小者特指三歸反坫而已耳猶云以如是之人不殖厥屬為儿蓋惜之也非謂其為霸佐也王霸之辨至孟子始發之嗚呼仲相桓公則誠霸矣自今觀之其所著之書五十八篇經緯備具而尤以禮義廉恥為重假令遇文武之君將不得為王佐乎哉（四書人物考）

鄭衛之聲皆淫音也夫子獨曰放鄭聲而不及衛聲者何也衛詩所載皆男奔女鄭詩所載皆女奔男放鄭而不及衛聖人之意微矣（續耳集）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不食周粟非絕粒不食也古人祿皆以粟如原思辭粟是也若自耕之粟則未嘗不食餓而食薇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充之非全倚於薇也秦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得無誕乎宋石曼卿謂夷齊不死於周之土而死於蒲阪為堯舜揖讓之區蓋有深意焉或在蒲阪或在首陽郡國諸志未有的據宜再詳之（四書人物考）

公山弗擾以費叛蓋叛季非叛魯也凡叛季氏者皆以張公室為名其實雖未必然其辭則正矣故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是蓋春秋書圍費隋費之前之事也以上（據紹聞編載弗擾以費叛召孔子在孔子未為中都以前事至定公十二年墮費弗擾則[illegible]）

世說新語載陳元方遭父喪哀慟骨立母憐焉暗以錦被蒙之郭林宗往弔見之云云末引孔子言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與論語所載不同豈其別有所本耶

柳子厚有言含生以侍命誠仁矣與為吾祀故不為微子之仁難於比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箕子之仁又難於微子子厚庶足以知三臣者未若黃氏謂不以三仁分輕重是子厚知之未盡也甚者以越三仁為二仁比之大越之仁計功而忘義為之仁去順以助逆以是而擬三仁其視子厚之見又悖矣或又謂三仁以貴戚之卿不能行易位之大權亦非知時勢之論也推堯夫有言亂世不能無君子亦難乎其為君子雖有三仁不能行其美斯言得之矣故知三仁之心者莫如孔子識三仁之時勢者莫如堯夫（四書人物考）

予觀書論微子去之初不明其何之而子由古史論乃謂商紂之亂微子即抱祭器以歸周夫潔身以去可也急於歸周則

非仁人之所忍也傳又謂武王克商微子面縛請除武王非
誅微子而微子亦非亡國之君何爲其然也若米如二家之
說則武王之封殷後當以微子而不以武庚矣洪侍武庚既
叛而後命微子代之哉是微子之歸周當在武庚已封之後
而決非宋國未滅之先周師入殷之日也上

論語之卒章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答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
有是何也曰論語之大要大平是也是乃孔子當常諷道之
辭云爾彼孔子者後生人之器也上之堯舜之不逢下之無
禹湯之勢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見聞其嗟呼嘗死而已之德
涸焉無所依而施故常常諷道之以聖人之大志也固無容
問對於其間也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
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紀之云柳文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門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眞知孔子
聖也論衡

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
天下通祀者容叛臣於其間以為千載不獨之惑而引李斯
諫二世書有田常布惠施德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之言以
明其非叛然不如司馬貞所辨為志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
田常作亂之文而有闞止以争寵為陳恒所殺云云止字子
我與宰予字相涉因誤以為宰我也說

按說苑載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成子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攻之遂殘宰我以一謀亦可為宰我未與田常作亂之一證

子貢之事如國語越絕書吳越春秋史記皆彼此吠聲飾事以
相誇翻而不知其非實也子貢之在聖門以言語稱孔子謂
其言而中何至若是果若是則子貢殆以古之徒傾覆之大何
以為子貢孔子不知其出為列國之禍而許之至事已矣而
後責之又何以為孔子左傳哉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是
時孔子卒已七載矣安得稱吳亡越霸之語耶蘇子亦曰子
觀左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怨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
本於怨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韓非子曰齊將伐魯魯使
子貢往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吾所欲者地非斯言所謂
也遂舉兵伐魯子貢使齊未或有之而非夫子所使也子貢
未嘗之吳之越之爲也雖非所記蓋近理而可信者四書人物考註
子觀史遷於一子貢也孔子弟子傳既有子貢貨殖傳又有子
貢夫孔門高足自顏閔而下穎悟誠莫若子貢使於四方不
辱君命卓然有體有用之士視崇相魯衛而肯屬財於齊衛
闤哉特其多聞多見故孔子謂其億屢然而非謂其真登
壟也者而果其真登壟焉何以為子貢乎上

子夏之後為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莊周之後為荀卿荀卿之
後為李斯至李斯而燔先王之經滅六藝之緒卒以其學禍

天下蘇子謂荀卿實致之夫斯既出於卿則探本窮原救之不善當自商始矣而不知君子之說秩固不可追其既往亦不能逆其將來在學之何如也孟子戰國大儒從之遊者皆一時英俊乃高子獨棄而學他術孟子不得而保其終焉由此觀之安知斯之所學不有叛於卿乎而為之卿者安能必斯之不叛於己之教乎又烏可以末流之弊歸咎於商也上

檀弓載曾點慕蟜固之直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脫齊衰及其喪也點倚其門而歌已亦不與武子也明按禪記筆談季武子卒時孔子生纔十七年則曾點或未生生亦尚少也安得有倚門而歌之事記禮者未之深考也上

史記仲尼弟子傳澹臺滅明狀貌甚惡事孔子名施於諸侯孔子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家語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則與史記反味滅明退而脩行廉以行己諸行事當以史記為是上

予觀呂氏春秋謂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尊師此猶未足為盛及觀曾子齊衰往哭子張子張有母喪曾子齊衰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曾子之喪以友猶良學不容不往哭不可釋服而往但往哭而行弔禮耳則其所以悟之者當必有存矣豈終不可并為仁者哉上

南宮适之為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註适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适云說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可疑一也論語註云名縚又名适家語亦云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說即南容何忌孟懿子也皆僖子之子云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一名矣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微而南宮敬叔公族之元士遠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強宗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喪□□□不如速貧之為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若而人豈能御權力而仲有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者耶可疑四也並以為南宮敬叔之與南容皦然二人也無疑四書人物考補

按南容傳載季孫見魯穆公云云趙而出南宮适子入适字子容嘗又字適子耶

孟懿子以父命學於孔子宜亦有聞矣頑乃圍郕隨費伐郕大都與州仇同事則其毀夫子也豈特叔孫之罪耶孔門且然況於他乎四書人物考註

馬註公伯寮魯人孔子弟子正義家語有申繚字子周程啟政奏考祀典以寮既不見家語魏子路沮仲尼非弟子流也上

鑑載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十一年開左脇而出三人開右脇而出三人其三曰彭祖名翦彭姓封於韓大彭之墟即彭城也老彭似非老子而世本乃載其姓錢名鏗在商為守藏吏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即老子也然乎否彭祖壽夭見楼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為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皆是述而不作之證孔子之竊比為老子也與是已豈其彭祖之壽亦老子之類而孔子第二人而言之耶或又以老子即老萊子彭祖即老子又即老萊子三人混而為一俟博雅君子訂定之攄

按老子之世系名次已畧見於前卷方外部矣續有所得再載於兒鴻書載老子謚曰聃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歲孔子同睹自孔子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有周太史儋說秦獻公或云儋即老子或曰非也是耼儋音同而即附會之而以為老子即或又云即老萊子是老子楚人老萊子亦楚人混而為一人即仙攖載老子利李壺飛父李壺甄母尹氏名益焉與方外部峨前錄南唐未所載部不同柳從何者而怡是耶

伊

尹名摯力牧之後生於陳留縣南空桑城後居伊水故氏曰伊又名尹恭尹正也謂湯使之正天下也其官名曰阿衡阿倚也衡平也言依倚之而取平也後保傅太甲故又曰保衡至今陳留有上古空桑氏之都呂氏春秋乃謂伊尹之母化為空桑尹生其中因巳大妄而廣傳爽乃曰蕭瑞不生於空桑而遺無父之說是謂空桑果若枯桑然不亦迷謬哉注鑑

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齊亦謚也見春秋少陽篇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少陽篇未詳何書胡明仲有辯四書大全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互讓其國與異母弟伯僚疑誤附林上傳

或云伯僚是仲僚一云伯夷之二弟行仲名遠字公望

古今善射者必稱羿相有兩羿一在夏代夏后相者一在堯時射河伯妻洛妃者詳楚辭天問註按左傳註疏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之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落九日楚辭天問羿焉彃日言既不經難以取信要知嚳時有羿堯時有羿夏后時復有羿則羿是善射之名非人名也四書注物

或云又有夷羿偃姓嘗學射於弧父又學射於吉甫則羿是善射之名非人名也無疑而總前羿凡四見

萊朱即仲虺又名仲罍奚仲之後奚仲為夏正封於薛至仲虺為湯左相罍音灰注鑑

微生高一名尾生即與女子期不來水至抱橋柱而死者出莊子

八士殊無可考春秋繁露但注其四產八男耳既閱汲冢周書中載周克殷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即伯适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或以為成王時人宋人小說

云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四韻伯達伯适一韻仲突仲忽一韻叔夜叔夏旦夜音一韻季隨季騧隨音騧音獻一韻周人尚文命名之間亦纖密不苟如此四書人物考補劉向曰八士宣王時人或曰何時何等人宮氏然未註明為宣王時陽縣東北五十里有八士墓稱南頓縣周書通是已

予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外傳國語也內傳左傳也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公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韋昭咸高其人治其學及逮宋儒因啖趙俞謂左氏浮誇柳宗元又謂其說多淫逐謂異論斯戟之左丘明非傳春秋者於是析一人而二之至究其所謂浮淫乃石言於晉神降于莘之類不知有常亦有怪亦陰陽未義然且事有傳疑春秋所誅以是為浮誕而并疑夫子也諸模過矣鄭夾漈謂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及其在魯論者則居於左丘以地為氏者也至考其誌詳載氏族終無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及觀楚紀何子元迺樵河南時有石言於滇何禱於神炸飛石裂滇人至今能頌之為可証也余太史子莫曆證左丘明即傳春秋者備載之山東志四書人物考

啖助曰或大夫以陳傅良以為丘明宗孔子之敵如史佚遲任者流或以為國人或見夫子而左公羊穀梁在孔子之後七十二子後丘明之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之言當不証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自殊

史記孔子世家載齊景公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云云不果林一六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三事君而順焉吾疑其為人晏子聞之曰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君子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魂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為辱困窮於陳蔡不能興不自以為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斧斤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邇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眾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其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為友不及人以為師今丘失言夫子譏之是吾師也觀此則尼谿之沮或以是故與上

臧武仲名紇音切為瞎而世多呼為黑音蕭穎士聞人誤呼武仲名曰汝紇紇字也不識後入識入無文逐誤以為汝瞎字也不識矣山堂外紀

棘子成萬姓統譜復姓棘

散宜生尚書孔注散氏宜生名漢書古今人物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則散宜又為氏矣四書人物考補

儀封人朱註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或曰封人儀姓族出晉陽徐有儀楚陳有儀行父四書人物考周名紀儀衛邑今開封府東明西北二十里有儀城通志氏族略儀氏衛大夫一統志開封府蘭陽縣有儀城即封人見孔子處

南子宋女子姓居於南里故曰南子上
太宰芒吳太宰嚭邢疏當時則吳宋二國上大夫稱太宰諸國
雖有太宰非上大夫故註曰或吳或宋未可知也上
予謂當是吳太宰嚭 夫子未嘗至吳也 陳有太宰亦名嚭見
後卷氏族類稿引子貢夫子太宰嚭則問孔子孰為聖人子曰西方
有聖人云云註嚭吳王之相然則孔子固當有吳邪此特
言不足憑後辨聖言又哉為商太宰見係傳寫之訛
達巷黨人朱註其人姓名不傳孟康云項橐也新序秦項橐七
歲而為聖人師國策甘羅曰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圖經橐
魯人十歲而亡時人尸而祝之號小兒神上
原壤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孔子之故人母死孔子助之
木槨壤登木而歌上
太師摯一名乙　晨門魯人上
楚狂接輿姓陸名通　長沮桀溺并楚人　荷蓧丈人今葉氏
荷蕢衛人隱士
陳成子齊田完之後　叔孫武叔當叔孫不敢之子　公山弗
擾一名不狃字子洩　崔杼齊公族也丁公適子季子食采
於崔其後以邑為氏 出四書人物考
漢張禹初從王陽庸生問論語既明習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
念張文 禹字子文 時以特進為天子師永始元延間災異數見吏
民上書譏切為王氏專政之所致上頗然之就問禹禹乃稱
引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新
學愎人宜勿信用上由是不疑王氏吾不知禹之所明習者
謂何而依阿若此趙普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
有竊視者則論語二十篇也晚年廷美多遜之獄大為太宗
玷闕普與有力焉吾又不知普之所讀者謂何而傾
危若此總之論語中兩言盡此二人曰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豈念愎及國家吾獨有取於孫樞密固為固有幼讀論語曰
吾能行此者其仕也宰相諭使來見其將用之則終不肯往朝
廷欲經略西夏則先事以戒議相安不則堅執不可議行新
法則極諫不使孔文仲以對策忤時政黜胡宗愈以言事逐
蘇頌陳薦以論李定罷周[illegible]弘義事也又謂禧祖不可為始
祖請以太祖為始祖禧祖別為廟[illegible]官不可使與知[illegible]此數端
為當事[illegible]得其之體大知所能矣以而說為哉故欲以經術佐
人主必先去患得患失之念而後可說
韓魏公每為人言自少至老終始踐履惟在一部論語中未嘗
須臾敢離嘗謂吾家居時閒候者來直造臥內不見他物惟
論語一部與一唾壺爾大郎始終踐履一語便見魏公學術
事業遠從論語中來彼謂前後用半部者何如始終用一部
者之為醇也上
曾文清夙夜誦論語一篇　李文靖嘗讀論語或問之曰沆為
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二句尚未能行聖人

也叔孫季孫猜宗臣之叛已而自欲除之也廟之不果墮非公之不能也家臣與孟孫比而孟孫自不欲墮之也墮三都國子路之謀三都墮亦孔子之謀不果事不及竟世國以貴子路識定公不由為孔子原將以成賢論者也

史記載子見南子子路不悅 朱子註曰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
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夫子矢之曰我之
見南子不合於禮不由其道者則天必厭棄之今之學者宗
之說者謂衛靈公與夫人同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車
復有聲南子曰此必蘧伯玉也妾聞之禮下公門式路馬所
以廣敬也故君子不為昭昭伸節不為冥冥墮行蘧伯玉賢
人也故知之公使人問之果伯玉也南子如此亦知賢矣其
欲見孔子必其有尊賢樂道之心故孔子從而見之與見公
山弗擾之意同又欒肇註史記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
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此二
說者一不妨見之一不得不見之雖與朱註不合亦言之有
理者故并錄之若楊升庵則謂南子即子郢衛公子郢也夫
靈公欲傳位公子郢而郢不從可謂賢矣夫子見之子路何
為不悅哉升菴博學多聞言必有據而余不敢從也一南子也其太史以為南蒯楊太史以為子南即衛公子郢總國有二淫行而左子路之見耳抑知大聖人之進退乎可經測哉二注并存或有一案

史記載孔子學琴於師襄 余惟孔子聰明睿知上達天德多能其鄙事也
豈有學琴於師襄十日而不進者乎況聖人作樂上之祀天
享帝下之修身治心以樂其和平而已使作文王操即見文
王其作雲門咸池之樂獨不見古帝王乎後世善琴者多矣
其作猗蘭操獨不見伯奇乎作懸蘭操獨不見屈原乎此所
謂向曰見鬼魅孰為之計也 史記四段

家語載夾谷之會孔子却萊夷鞘優侏返汶陽之田乃不果享而退 余謂為國以禮兩君之會
必有讌享所以成禮也而反謂之棄禮豈聖人之言乎況齊
強魯弱故以萊夷劫公目中已無魯矣孔子戮其侏儒而齊
人不怨豈人情乎至於載書之誠遂其智力而不相下此與
澠池之會藺相如欲秦王擊缶之事相類有戰國俠士之風
聖人不由也觀其答子路問行軍誰與之言者此者何有於
懼何有於好謀取意者孔子在當時必能秉禮仗義以折鄰
國驕悍之氣而啟其敬畏之心如所謂不戰屈人之兵也而
而乃與暴虎馮河者不異何以為孔子哉

家語載田常欲伐魯孔子使子貢游說一出而亂齊存魯敗吳霸越云云孔子曰美言傷信慎言哉 余謂春秋
之世列國紛爭其文告之詞猶能秉禮仗義不尚詭譎至戰
國之士則靡然矣故蘇張鄒衍范雎淳于髡之徒能以口舌
之間滅人家國亂人骨肉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矣子貢得
聞性與天道并一貫之傳顏曾之流亞也豈有騁其才辯遊
說列國之事乎又豈有聖人之門而習縱橫之術者乎況其
詞意絕類戰國揣摩捭闔之風想係後人依附為之以備事

於聖人而不知言之無稽也

宗 家語哉佑布子卿擬孔子為喪家之御 余聞之莊子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之以
林衣之以文繡尸祝齋戒以陳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
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蓋喪家用芻狗以祭既祭則無所用
之言夫子之道無用於時故纍纍然有不得意之貌也王肅
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而不時饌飼故纍纍然而無所適從也
則是以芻物而擬聖人孔子豈肯欣然受之哉 家語三段
味子卿之擬如王肅之所釋蓋怪其撤跡所至依附無人
而妄議之橫識之也不知吾夫子之為鳳為麟人尚
以外自世家為大子而願與之較哉引莊子以為孔子譏正不為
左 傳哉哀公三年宗廟災孔子知為親盡之極禘廟 余惟孔子作春秋書災而不書
其廟廟其惑人也豈有聞廟災而歸於親盡不毀者乎昔人
謂雷霆之擊不善固也使其日求不善之人而擊之則雷霆
之威亦褻矣然則天之災非禮固也使其必求非禮之廟而
焚之天之威不其褻乎此說一行於是治春秋者謂星孛於
大辰為天子嫡庶分爭之應無冰為天下寬不振之應隕霜殺
菽為刑罰不中之應恆星不見為法度廢弛之應鸜鵒來巢
為昭公出奔之應六鷁退飛過宋都為宋襄公被執之應一有
不應則人君慢天之誠衰矣此左氏浮誇之言而胡安國宗
之非孔子筆削之初意也 左傳一段
國 語哉孔子辨楛矢 余謂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況楚以蠻

夷之君而乃誅絕於夫子安肯諱之而霸哉況陳鄭之間去楚
甚邇楚之兵不聞於楚而聞於陳不聞於他人而獨聞於
夫子此無稽之論也
國 語哉孔子辨肅慎氏之矢 余謂隼小鳥也楛矢長尺有咫亦甚重矣非隼
之能勝也豈肯貫之不死歷越數千里之遠至於陳而後死
者乎此義謬之說聖人所不道也
國 語哉孔子辨獲羊辨防風氏之骨辨商羊 余惟聖人生而神靈學而多識其於古
今事變宜無不知若然而所重不在焉故太宰問於子貢曰
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夫子聞之曰吾多能鄙事前所云以
道鄙事耳豈足以盡聖人哉不然孔子亦止東方朔之射覆
讖成是之傳綜耳何足以盡孔子哉 國語三段
檀 弓哉孔子使弟子哭不為之與川篇之舊之二婦 余聞男女有別古之制也況嫌疑
之際又君子所當慎者乎夫子過婦人之哭而輒與之言何
其不憚煩也是皆秦漢以來之儒生閒居著書而僞託於孔
子以求傳諸來世未必皆夫子之事也
檀 弓哉孔子泰山梁木之歌 余惟孔子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其預知已之將
死蓋有之也但以泰山梁木指人自比則有所疑矣蓋孔子
謙已誨人其言之哉在論語者何其渾厚也豈有此夸大之
言乎竟者子貢之言後人傳寫之誤以為孔子而莫之辨也
檀 弓哉孔子不脩墓 余聞孝子之葬親也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孔子之

邪豈不知送死為大事而致謹防門人墓崩之防乎且謂古不
脩墓尚其墓之或崩則將棄露其親而莫問乎蓋禮記一書
出漢博士之所附會而成者豈乎不足信也説者謂古不脩
墓非不脩也謂人子葬親必堅固不至既崩而復脩亦遷
就之詞也若潜夫論浮侈篇謂孔子葬母不脩墓葬子而無
槨為崇儉之道愈失之遠矣　檀弓三段

檀弓載孔子葬親先反門人後至孔子問曰爾來何遲也門
人曰防墓崩防之亦者乃或然之褒是無崩之事也孔子引
古不脩墓之詞泣然流涕蓋不能定其事之之謂無非謂其墓
已崩而果不脩也聖人之葬視宜無以不至謂門人之過於
防則所謂孔子之泥於古語徒為無可奈何之廬則不所陳
辨中有設連墓崩等致即四書人物者注也於孔亦有才封
遽崩之疑偶未細心讀者之過也樹所自右易與採害之

列

子載宋人黑牛生白犢孔子以為吉祥命之殺以饗上天　余惟聖人不語怪黑牛生白犢
亦細事耳豈遂謂之吉祥乎其後父子俱盲而免於難亦偶
然之數耳又豈得謂之為吉祥之應乎況天子祭天始用
牛也疾民之家命之殺牛享之豈非王之制乎若謂解所疾
俱復明欲假是以神其說誣而已也彼京房管輅郭璞術
數之輩每樂道之謂孔子而亦乃爾耶

列

子載孔子能抗北門之關　余聞之論語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又曰好
勇不好學其蔽也亂然則孔子之所貴者義與好學耳初未
嘗以力言也蓋左傳嘗紀孔子之父叔梁紇為鄹大夫嘗書
國之亂魯扶其門而出故其求婚於顏氏顏氏之父以孔氏
先聖人之後人長十尺武力絕倫然則抗北門之關者乃叔
梁紇後世誤以為孔子耳

列

子載商太宰以孔子為聖孔子乃刪皇帝王而獨崇隆西方之人　余惟佛者西方之教也夫
子從未嘗言及之又安肯加諸皇帝王之上哉且謂三王為
善任智勇者則是以夏商周之聖王而直等之為後世權謀
勢力之淺夫非夫子稱禹讓序湯誥憲章文武之意也此自
係浮屠者流妄尊其教之謬說而假列子以欺世焉耳不足
信也　列子三段

莊

子載孔子往見盜跖幾不免於虎口　余謂君子避惡如蛇蝎惡其非類也況盜
跖之惡聞於天下展禽為兄不能化焉夫子豈肯輕身而見
之乎即使見之柳何至顛倒失措若此其甚乎余聞桀犬吠
堯堯非不仁也而桀犬吠之為其非類也莊子放蕩形骸滅
棄禮法視夫子之道以為病已故設淫詞以抑侮之豈亦由
惠之論哉人以惠為才辯之士余以為吠夫子之犬也

莊

子載孔子見老聃　余考之史記載魯君以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使孔子
適周問禮時老聃為周柱下史博洽多聞故孔子從而問之
蓋問禮非問道也老聃之道以墮體黜聰歸於清淨無
為為主與夫子博文約禮之道叛若冰炭夫子稱何從而僕
問之即相送之詞有聰明深察博辯廣大諸云云然亦非夫
子所歡然而謂為實有資於老聃恐不信也乃以龍擬聃以

已矣之嘆今者謂夫子以余之於人猶麟之於獸則是孔子儼然以聖王自許豈人臣之道哉此殆學聖人而過其實者也孔叢子一段

說苑載孔子死遺書余謂此後世讖緯之書非聖人之言也孔子嘗答子張十世之問但以綱常禮樂之事有可與民變革者有不可與民變革者揣而至於百世可知豈有此妖妄之言乎況始皇東巡未嘗至魯此皆出後人為之以尊聖人而不知聖人不在是也又魯共王毀孔子之宅聞金石絲竹之音懼而止今孔氏子孫有金絲之堂未免語怪非及祖之意也

說苑載季康子以大夫子死魯國之人斂夫子殯不如子產余考之孔子世家載孔子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相予一人嗚呼哀哉及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子貢更廬於塚側凡六年而後去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夫子而諸儒亦講鄉飲大射之禮於其家後世因其廟而藏其衣冠車書至漢高帝過魯以大牢祀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此太史公所紀者其尊敬孔子可謂至矣故周濂溪曰萬世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視子產何如彼季康子之言乃知爝火之為明而不知日月之明之尤大者也

說苑載孔子使使介子相之為相視余惟人才之難自古紀之矣故齊桓公九合諸侯纔得一管仲晉文公復國纔得趙衰舅犯等五臣而已楚以蠻國僻名文物不及齊晉豈有五十人盡皆賢俊者乎況介子相為相則十五爾功業僅澤未加於時安能得士若此之甚盛耶豈若類戰國公子徒以養客為名號雞鳴狗盜之夫亦將廁於其間也已且謂孔子稱其智於湯武力於彭祖湯武非任智之流而彭祖亦未嘗以力特聞言不純理豈聖人之言哉

說苑載孔子受季孫項叔二子之賜而嘆其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余觀孟子載孔子適衛彌子瑕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孔子聞之以得不得有命夫衛之祿不啻千鍾衛卿之貴不止乘車夫子不動心而曰有命豈肯因二子之賜而施施肆志者乎此世俗之見鄙俚之談淺之乎其窺聖人者也說苑四段

論衡載孔子畏陽貨考之魯論載陽貨欲見孔子瞰子之亡而饋之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答其禮也迎諸塗而不避蓋絕人也隨問而答之不遠人之詐也其相與從容若是豈有畏之却走流汗如王充之所云者乎此亦朴之夫但知攘臂之可畏而不知聖人處此當別有道也

論衡載孔子有百觚之量余謂酒者聖人之所慎垂以防其流禍也久矣是故盛之以觴戒其傷也托之以舟彝戒其溢也曰尊者戒其重也曰罍者刻為雲雷之象戒其變動也其隨事箴

戒若此孰謂孔子飲而浸淫至百觚者乎夫酒以供祭祀燕
會之用用之於飲則享獻有禮莫可踰越用之於窮則執法
有勤紀過有紀終日百拜而不至於沉湎焉雖有百觚將焉
用之使其有之則孔子亦枕糟藉麴之夫其則盡何為康酒
誥門人輯書論何為有不為酒困之言哉

論衡載文王之文在於孔子孔子之文在於仲舒仲舒既沒其在長生長生之沒在余 惟文王以徽柔之
德懋緝熙之學制作禮樂化成天下其所謂文即道也孔子
既不得位乃與七十子講明六藝談說先王其所謂文亦道
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之謂也彼董仲舒輩曰下
帷講習潛心大業正誼明道數書得聖人之旨不知洙泗之
傳尚有私淑之益耶何得遽言孔子之文竟在仲舒及會稽
周長生之徒又不過文詞賦之靡耳此而同之殊不知聖人
者也愈不知其所謂文者也 論衡三段

呂氏春秋載孔子厄於陳蔡之閒顏淵攫食孔子疑之 余惟孔子絕糧於陳蔡弟子從之
不去比其久也夫子思之有不在門之嘆其道義相與如此
顏淵以德行之賢居四科之首豈有孔子疑其盜食之事乎
況曰心不足恃又曰知人不易何顏回素行之卑而夫子待
入之淺也後之好者遂有爪出米下之說以譏回之不能
避嫌此何異市井小兒之見乎

呂氏春秋載孔子壯欲 孔 余聞古之有力者或斷大蛇或搏猛虎或奔及
逸馬或拔生牛之角與夫陸地濡舟隻手舉鼎勇止是已欲
飛之人即不下於諸人但水中之蛟射而殺之有也豈有入
水而殺之者乎況蛟性猛悍能裂山石豈有斷其身而不傷
者乎即或有之亦上好勇輕生之輩夫子不語力決未肯鬭
而為之者 晉書載周處因蛟為害入水刺之而出復刺蛟有
之入水刺之則未之有也此皆紀事過於揚之之弊

呂氏春秋載顏涿聚大盜而學於孔子 段干木大駔而學於子夏 余嘗考之史記列傳載孔子
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姓名大略可數也未有所謂
顏涿聚者使其有之豈有身為大盜孔子乃肯容之門牆者
乎淮南子又稱其為齊忠臣彼司馬遷作史記本末在國害
載其事而未之載則夫顏涿聚為亡是公也審矣若段干木
固昔之所稱為賢人也者魏文侯師之秦人不敢加兵於其
境又何所據而謂為晉國之大駔乎嘗觀之說苑有曰伊尹
故有莘氏之媵臣管仲故成穀之狗盜太公望故老婦之出
夫朝歌之屠佐棘津迎客之舍人凡此皆無根之妄語也

呂氏春秋載荊人遺弓孔子聞之謂去其荊可矣老聃聞之謂去其人可矣 余聞家語載楚王獵於
雲夢之澤亡其弓左右索之楚王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又
何索焉孔子曰惜哉其不大也何不曰人亡弓人得之異必
楚也孔子之言至矣若曰必去其人而後謂之至公則是齊
得喪忘物我以天地為蘧廬以萬物為蜉蝣以君臣上下父

子之親為懸疣附贅一毫不着於身心而漠然歸之無何有之鄉此亦虛之論正有害於道者呂氏奈何以老子之說為加於我孔子哉 呂氏春秋一段

賈誼新書載孔子問子貢之父母兄弟妻子無易其杖余推禮以緣情非所以矯世也孔子問人之父母兄弟妻子無變其杖以為高下想其繁文縟節不勝勞苦矜矜徐之狀豈聖人剛毅中禮盛德之至者乎說者謂儀禮一書輯周公所作其在成康之世已未有能行之者況後世哉及漢儒附會據為禮記煩瑣尤甚若新書之類是也非聖人以禮教人之意也 賈誼新書一段

淮南子載墨子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不悅厚葬背周道而用夏政余聞之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見聖人之制禮貴於厚也墨子以薄為道制為葬埋之禮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三尺氣無發洩足矣欲率天下之人而移易其風俗使在聖門當擯斥之者曾是當受孔子之術而尚出此哉說者謂晏嬰相齊力行節儉當曰儒者之道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則春秋之時已有是言矣然則墨子之術乃晏嬰之術非孔子之術也孔子之術一歸於學然而亦未嘗定欲廢財而貧民儒生而害義如墨子之所云者 淮南子一段

揚雄法言載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言夫子之文章異於子長而不知其待聖人之淺也昔者司馬遷為太史令據左傳國語戰策諸書起自黃帝迄於漢武建元年間遺文秘記搜括殆盡而作史記七十萬言才高識廣議論宏博可謂奇矣但以好奇之過是非頗謬於聖人君子病之乃吾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脩春秋作孝經論語凡三才之紀萬物之情雖不具載蓋不求為文而自然成文天下之至文也不但無愛奇之意即謂之愛義而義之一字固不足以盡之乃以漢世一史臣上擬道大德盛之夫子豈其倫乎說者謂揚雄泛覽羣書多識奇字善以博洽為高者宜其有羨於子長至卑吾夫子而并稱之孰謂揚雄為知道者哉 揚雄法言一段

世說載孔子題季札之墓歐陽文忠公金石集古錄辨之曰當以世考之孔子歷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未嘗至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能容也舊石湮滅唐開元中明皇命殷仲容摸其書以傳天下至大曆中蕭定又刊刻入石轉相傳寫愈失其真啓後人慕季札之風假借為聖人之筆以重其事耳 世說一段

孔子道大德盛其筆削之所在禄見於六經并上下論語等篇炳若日星所述之可考者已後世有出己見假之者有不知而議之於有所不當其實者有妄為述疑之詞以証之者無擯之至聖之人心不易書雜而辨之故備錄之人不遺亦不可無據也喜俞公傅極學

辨聖言上

丘瓊山曰大學中庸二篇在戴記中程氏始表章之文公又為之章句或問并與其所集註之論語孟子通稱為四書云文

公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

羅仲素云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分明是有
一本書相傳到子思卻云述所授之言著於篇朱晦庵作大
學章句又說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
門人記之如仲素所謂述而成書備有可疑若謂不得其言
徒記其意遂乃支分節解以不失本書之旨微恐於理有礙
誠如所云則曾子有此門人不應無聞也是二家之說不免
學者之疑畢竟大學中庸卻有原書不若程子止說大學孔
氏之遺書也恰好 龜山語錄

子思年十八適宋不悅於大夫樂朔而攻之既免子思曰文王
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今困於宋可無
作乎於是撰中庸四十九篇事載孔叢子非●見古聖先賢
不因困阨自沮而頓忘訓世迪人之術也

中庸失諸正鵠註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卻未註明為何物按正
鵠鳥眼明十里前知幾小而飛疾難射故畫於布侯中以
為射的鵠亦小鳥夜飛眼光而不寐亦難射故畫於皮侯中
以為射的

孟子註於趙岐而陸善經宗之 岐分為十四篇陸分為七篇 其音釋則張氏
丁氏兩家而已 張氏從[illegible]而[illegible]丁氏[illegible] 若則孟者馮休
宋馮休作刪孟二卷[illegible]孟者[illegible]

尊孟者虞允文也 非以溫公作疑孟及李泰伯鄭厚叔皆有[illegible]孟之言故作尊孟辨五卷 尊孟書備考

孟子父激公宜 四書人物考

孟母姓仉音掌世鮮識之齊後也吾有鄉卿掌同前涼掌據宋
有掌禹錫倚本草者俱同孟母仉姓仉掌通用 橘說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趙岐謂孟軻字則未聞而
李翰蒙求引史記以字子輿今觀史記實未嘗標劉孝標云
子輿困臧倉之訴王肓註遂以為孟軻字也 [illegible]

家語孟子妻其敢袒而出妻可謂能自決矣世因以孟子嘗出
妻據韓詩外傳載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見之白其
母曰婦無禮請出之母曰何故曰踞母曰何以知之曰我親
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
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
聲令人踞而視之是非汝之無禮乎而奈何責婦矣於是孟
子自責不敢去婦然則家語所載不足憑矣 上

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也邢昺疏孟仲子子思弟子嘗與孟軻
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詩取以為說孟氏譜孟
仲子名睪孟子之子也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

入曰公孫丑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
學於公孫丑者三遷志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徐整云子思
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
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卿子傳魯人毛文公　孟季子仲子弟
未詳四書人物考

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予嘗觀孟氏譜云孟子周定
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
月十五日卒即今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鄒邑里人至今
遇冬至日廢賀節之禮蓋有自矣驪紀談

唐懿宗咸通四年進士皮日休上疏請以孟子為學科曰臣聞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史史之降者不過子子
不異乎道者孟子也今國家有業莊之書者亦登於科其誘
善也則深而懸科也則末正伏望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
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科選與明經同備不焰也文獻通考

隋志孟子有鄭公註七卷劉熙註七卷綦毋邃註九卷通考孟
無之蓋宋世皆亡矣惟趙岐註尚存今人亦罕讀矣學林

李泰伯不喜孟子大都因國人疑懸等語非君之體耳抑以
其知有齊梁而不知尊王當人辯之詳矣不再贅劍錄之餘叢錄
伯非孟子偶閱紀事載范希文作嚴先生祠堂記時泰伯在
語甚悉
座曰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妥公曰何字曰先生之德
德字不如以風字代之公欣然改焉蓋因記中有貪夫廉懦
夫立六字遂思及聞伯夷柳下惠之風一段而得此風字勝
於德字之妥穩也伯夷柳下惠之風一段非孟子中語耶泰
伯毋乃入我室操我戈乎增

李泰伯嘗著論非孟子後樂成未論題出經正則厲氏興不知
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鬼說之亦
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字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
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著崇孜論亦非孟子
曰軻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筆皆工
於發冢而軻能文以禮詩者也羅景綸以為孟子不可非泰
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
舉世不以為非夷齊獨非之呂東萊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
夷齊憂萬世之無君也然則孟子亦憂當世之無君泰伯亦
憂萬世之無君也此其特見卓論非庸流之所窺彼說之叔
友拾其餘唾而附和不既過乎四書人物考注
書未經目何以定其是非泰伯非之孰因其有可非之處而謂
其未讀過孟子彼其康後井日擴一熟諸什莫自而知之

明太祖覽孟子至土芥寇讎之語大不然之欲去其配享得刑
部尚書錢唐抗疏配享得不廢乃命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
君為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為輕之類悉皆刪去皇明通紀

勿軒熊氏曰當時七雄皆大國也孟子獨惓惓於齊梁者欲得

志於中国也若秦楚則蠻夷戎狄之斋七篇之書淺鄙外之
蓋其得志必非生民之福自周之衰天下大勢不入於楚便
入於秦聖賢已逆知其所趨矣當時孟子止言耕耨孝弟則
執梃可撻後来秦亡不過緣於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
果可恃乎孟子之言不我誣也四書大全

王聖美讀孟子云從頭不曉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聽
者惘然無對余謂孟子不見諸侯信有之矣不又嘗曰迫斯
可以見乎當時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自非踰垣距門之
士又何妨一見耶見非枉見即謂之不見也亦宜叢說

孟子說敘引仲尼之言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秦自武公用殉
葬之禮至繆公遂三良之亦不悔焉其後魏人欲以妾
殉葬陳人欲以二婢同棺皆末流所從出也厥後若乃易嬴
伯益之祀忽焉則仲尼所謂無後者不既驗乎甚矣繆公之
不仁也雖然吾以為康公亦可罪也昔陳子車死其妻與家
大夫謀所以殉葬者子亢曰殉葬非禮也得已則吾欲已不
得已則吾欲以其妻與宰為之於是弗果用夫三良之殉命
雖出於繆公而屬纊方亂未可遽從惟當既撤無所復請能
如魏顆之不從亂命上已不則以勢禁之如子亢可也今以
不可從之命而從之以不得復請之命而果行之然則之罪
也康公宜分任之矣四書人物考注

皇明通紀斷我朝自太祖以來皆以妃嬪殉葬至景泰之
堯備然迫英宗遂詔革之而累朝皆從之矣嗚呼英廟之仁
至矣乎

緣木求魚蓋言其決不得也而不知魚之緣木者有峽中之鯢如鮎四足長尾上樹聲如小兒能雅州之鯢如嬰有足聲兒啼能緣木如而石斑魚方出滇南水則又生石上作鮓甚矣謂非緣木石皆可以求魚耶儲說黃山澗中生斑魚息過而紋之撥指蛋入水淡其嘆聲是又仰口水汪汪然滑似挺而無足甚今水發木隱樹杪叢中一緣木之斑魚矣

諺謂鮎魚上竹鮎頭大尾小身滑無鱗謂之鮎魚言其黏滑也
一名鯷魚又名鰋魚蓋以竹之滑魚之黏必無能上之理故
反言之楊升菴引之以病孟子緣木求魚之論不太泥乎黏

明堂王者朝諸侯之宮黃帝曰合宮亦曰明庭堯曰衢室舜曰
總章夏曰世室商曰重屋亦曰陽館周曰明堂秦併天下兼
四代之制東曰陽館南曰明堂中央曰太廟西曰總章北曰
元堂 按明堂在嬴封內泰山境齊伐燕南有泰山故明堂
為齊所有辟雍既已墮壞王問毀諸不足欲不毀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或作畫史記田單傳聞晝邑人王蠋賢劉
熙註晝音獲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畫中遂
破臨淄可證叢說

周定王卜年八百始武王己卯終赧王乙巳凡八百六十七年而
孟子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夫孟子生定王三十七年終

赧王二十六年當其時宜云八百餘歲而云七百何哉因孟
子雜考也書知為七百而非八百後人誤增周歷一邁無疑
也漢皇甫謐曰武王即位在乙酉與所稱己卯相去六年余
謂從乙卯為是商湯之後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亦有明
文而紀商者失之武王之誤六年疑即失紀六年與宜歸商
者也昭王南征不返寔二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年則又誤二
十六年矣厲王以二十三年出奔二相共和聽政凡十四年
王崩乃立太子靖厲王凡三十七年共和十四年已在其中
世傳在厲王三十七年之外宣王四十六年之前則又誤十
四年矣由數端推之孟子所云七百餘歲信不誣也語一夕

如好色則慕少艾注艾美好之貌至今邊以幼而美者謂之少
艾然遍考經籍及字書俱無此訓說文艾老也長也曲禮曰
五十曰艾則艾固長老之稱矣宋人亦兒編云原孟子之旨
即孟子言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之義人少少字去聲慕必少
字當上聲艾字讀如複未艾之艾艾之為言止也謂人知好
色則慕親之心即止也又程氏考古亦曰艾當為乂慕必
艾云者知好色則慕若滅於孺慕之時也何等痛快何必以
為美好乎上

齋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為曲蟮擘地而行孟子所謂吾
必以仲子為巨擘者即蚯蚓之大者也故復謂蚓而後充其

操注以為大指非也野客叢譚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以苙為闌
非也苙者白芷之類豚之所甘者謂既放之得所又招之非
爭治那說者也上

勿軒熊氏曰嘗讀孟子至三王四事章所謂湯執中立賢無方
者舍周公亦何取其義哉至窮夜旦而思之沒沒若是哉嘗
考之虞夏周人心不過一二世族而已傳稱八元八愷則高辛
高陽之才子史記禹稷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傳書以益為
皋陶子皋陶則高陽才子中庭堅也周以親親為重武王兄
弟九人周公之惠康叔之徽若管若蔡若畢若郕若霍
若郕皆列為顯諸侯召畢亦以周同姓為上公一時大臣之
子孫大抵各以其世踰凡民之俊秀論於王朝不過州閭族
黨之官出長入治之職如三公召望六卿蘇公諸侯三恪之
外異姓蓋甚鮮矣逮至春秋孔門高足仕者亦不過止於家
臣一有所進即謂之遠間親新間舊周公諒亦豫知其不廣
也故日夜之所必惟以湯之立賢無方為中道合觀商書一
則曰敷求哲人再則曰旁招俊人伊尹萊朱巫咸傅說諸大
臣非以其親以其賢也主於賢則惟賢是視遠固不至於間
親主於親則在位者未必皆賢且妨天下之賢路矣信夫立
賢無方為不易之中道而周公往往言之亦未得盡行其志

以馬偶而和之又重疊之以顯其出於中道之為當乎斷鑑
神農名石耳蒼色大眉戴玉理駕六龍孝經鉤命決曰任已感
龍生帝魁鄭玄曰魁神農名河圖曰白帝朱宣宋均曰少昊
氏也 楷說
山海經載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注云天帝之二女而處江
為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
者是而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為湘君鄭司農
亦以舜妃為湘君又謂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
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虙妃此之為靈與天地並安
緣謂之為堯女且既謂之為堯女安得復總而謂之為湘君
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未從征死未從葬義
可知已即令從之二女靈達鑒通無方尚能以鳥工龍裳救
井廩之難豈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淪胥之患乎原其致
謬之由俱以帝女為名故相襲而名實相亂也按山海經商
均本曰義均以封商曰商均帝王世紀女英生商均舜崩隨
子從封死卒葬於商此亦足證二妃溺於湘江之謬 學圃藝蘇
丹朱堯娶散宜之女曰女皇生丹朱丹水在鄧州生朱於丹故
名又太平御覽尚書逸篇堯子朱不肖使居丹淵為諸侯號
曰丹朱又路史堯生朱驁很媢克兄弟為鬩嚚嫚朋淫帝悲
之使出就丹故號丹朱後虞氏國之於房為房侯故又號為

房朱 四書人物考
竹書虞二十九年封子義均於商故稱商均然則丹朱者亦以
封於丹故稱丹朱耳傳稱堯五十八年放子朱於丹水或曰
舜封也非放也 上
皇甫謐云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丹朱世尚知之餘子無聞鑑也見紀堯傳
大戴禮舜娶堯之女匽氏或謂女匽與皇英而三路史舜元妃
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子二人三妃癸比氏生女二人登
比姓纂作癸北山海經作登比即大戴所謂女匽服尸子
堯微舜妻之以媓媵之以娥無女英名豈女英即女匽耶 上
舜娶堯二女據史記世次言為曾祖姑人倫之理必不若是按
韓詩外傳及戰國處士譏舜云兼二女非達理也使堯舜果
同族豈不舉以為譏而止譏其兼也吳兀知太史公之謬 上
舜弟曰象或云係隨母嫁瞽瞍者未知是否然人皆知舜有弟
象而不知其有兄與妹也尸子曰舜事親養兄為天下法是
知舜蓋有兄但史逸其名耳許氏說文載畫嫘舜妹嫘或作
媒史正義作顆又作繫畫始於媒故曰畫媒列女傳舜女弟
繫與二嫂諧是也故或云瞽瞍與象常欲殺舜其妹媒每為
之解舜因得免但未知其與舜同母否 筆乘
越絕書云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此亦足證舜之有兄
静觀未聞有二嫂畫媒既為舜妹自俱嚚母之所出焉太史
何以有與舜同母不同母之疑

禹汶山廣柔人生石紐村地名劉昆採說据修己見流星貫昴夢
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孕歲有二月胸坼而生禹黃帝之玄
孫姒姓以名禹字高密太史公曰禹名文命非是嘗書大禹
謨有曰文命敷于四海若果指文命為禹之名則是孔子強
所謂右邦必聞之類矣恐乎不注纑夏禹有天下之號也又謚
法受禪成功曰禹又四嶽人物考注封為夏伯故曰伯禹天
下宗之故謂大禹上禹所從出畧備於右謂為堯所賜之號珠蜀不經汧南子載禹化為熊塗山氏後化為石破而生啟也荒唐也又遍中閉山國載禹得道山人也一號大禹女娩十九代孫壽三百六十歲入九嶷山山高後三千六百歲就時洪水橫流入民塾大禹念之乃化為石子於石紐山泉女狀慕沒得石子如璘變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長如泉沒堯嘉其功如古
大禹敘亦賜號為禹同一荒唐也

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
見矣大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
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
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
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可及於天下
於是而就桀桀不可得乃反而就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
一乎使斯人早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就湯以至
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
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
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也如此不然湯桀
之辨一恒人盡之又奚以憧憧乎柳文

余聞之堯時有許由舜有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夏時有卞隨務
光自後世說者疑其遇高往往謂為諸子之寓言不知上古
之時寔以君治為勞而不以君位為樂自非以天地立心為
生民立命殆鮮不視之為累性殞命之具不啻若懸疣附贅
而已固宜其逃死而不受也不然箕山至今有許由冢潁川
盧水之人亦尚傳隨光之跡豈無自與史遷高其義而惜其
文辭不少概見噫亦何必以文辭為哉用是而觀湯之代桀
益以見其非得已也四書人物考注

周公欲以身代兄之死既已明告於神矣而卒不死何耶然猶
可委之曰神不許我以死我豈敢自死乎我直以明我欲代
兄之心云耳非以祈人之知我欲代兄之事也則夫册祝之
詞壇墠之設珪璧之秉金縢之納何為者哉無風生波無故
生事一人好名毒遺萬世卒使管叔流言新莽借口聖賢之
所作為遺學之所舉動吾不知之矣不有陳賈乎曰周公使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
不智也此千古斷案也不仁不智任公擇其一者可矣集初譚
離婁一名朱孟子門人一云黃帝時人莊子黃帝遺其玄珠使
智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不得　公輸子名班又名般　師

樂正裘牧仲塾師多熟樂正裘為一人牧仲為一人按通志氏
族略有樂正氏周禮樂正因官氏焉古今姓纂裘本仇氏避
難改為裘姓苑衛大夫食采於裘今以為氏則樂正自係一
人但逸其名耳上
易牙雍人名巫牙其字也　子都鄭大夫公孫閼也鄭詩曰不
見子都蓋謂此人也上
檀弓杞梁左傳作杞殖戰死於莒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
城為之阤而隅為之崩齊莊公時人一說始皇遣蒙恬築長
城湖南人范杞梁豫焉未一月死其妻孟姜女送寒衣聞夫
死哭十餘日而城崩杞梁姓范妻為孟姜恐是已但一云戰
死一云築城死何所據以為信耶　文選陳孔璋曰過高唐
者效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繢之彩李善註按此文當曰
過高唐者效綿駒之歌文人用事之誤翰註高唐齊邑駒寔
居是焉上
何燕泉謂杞殖字梁春秋齊人距趙及秦之築長城時不啻數
百年而列士傳與樂府註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
趙所築去杞甚遠宋貫休賦杞梁妻詩云秦之無道兮四海
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二
事打合成調不知何據予按貫休之誤亦有因秦築長城以
拒胡齊亦嘗築長城以備楚括地志載齊長城西北起濟州
平陰縣緣河歷泰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兖州博城
縣北東至密州瑯琊臺入海而齊記以為齊宣王所築竹書
紀年又曰齊閔王未知的自何時但既曰備楚則楚之抗衡
中國宜莫盛於春秋春秋齊城即有之其杞梁妻之哭而崩
者即齊之長城也須洞相傳世遂以為秦之長城而詩家不
考所出併未審何時何人死於何事便以為死於秦築長城
之役誤矣今遼東前屯衛北所謂芝麻灣有石人立於海灘
者世之所謂望夫石者而世又傳以為杞梁妻孟姜者哭夫
死因葬於此則影響附會而形音遞遠遞失其本眞矣金罍子
許行楚人疾六國時急於農業作書二十篇託於神農陳相陳
辛亦楚人上
王驩字子敖上
愼子名到趙人與彭蒙田駢為友學黃老子弟子爲滑釐之徹趙
岐以滑釐為愼子名正義考亭皆從之非是滑釐姓禽乃墨
子弟子愼子師也上
白圭周人也或以為魏人上
宋牼一名鈃上
或曰章子以責善得罪於父未必非母死馬棧之故也然孟子
既與之遊何不敎以烝烝之道曰仲子避兄離母而匡章稱
其廉則其得罪於父而出妻屏子想亦自以為是而與仲子

之見同者耳上
萬章字子夏居城西柳市號城西萬子夏擬說
之按通志氏族略萬氏亦作姚姓姬姓畢萬之後一云芮伯萬之後
樂正子名克行事不少槩見書傳中多載樂正子春克豈其後
耶四物者人
余過鄒謁孟子廟見西向配饗者則樂正子一人歷以其善信
之足稱也自餘無聞焉不能擬孔門之四科夫當戰國時勢
利薰灼而以孟子為依歸甘心寂寞不馳騖於縱橫以為朝
秦暮楚之遊其亦不為習俗所溺者矣彼高子則去而學他
術殆固而鄙者歟上

獨立不懼惟君子為能之詞世趨下而風日靡矣獨行之士豈
可少哉接輿沮溺荷蕢丈人孔子有惓惓引進之意段干木
泄柳孟子雖謂其已甚要而論焉則實賢者之過也宜奇道
國皆稱其不孝而乃與之遊務矯不理於眾以而至謂其與
傷惟陳仲子不與少貶雖然亦責備賢者之意非以人之言曰
學聖人而未至不可以一善而成名是則然矣但世之學聖
未至者不什一而假托以自便者滔滔也獨行縱偏其性稿
在故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至如封今荷蕢晨門
文人上宮館今併其姓名不傳後之人禮有行修標榜以自
衒於世而希遂其願望之私者直鄙夫焉耳或猶以獨行

擬之豈其然哉上
林愼思有續孟子馮休有刪孟劉軻陸筠並有翼孟司馬光有疑
孟余允文有尊孟辨疑孟等並二書見文公集餘亦未見林擬篇
於一夕諸二刻見司馬溫公疑孟共十二段備錄於下餘俟
伯夷傳不惜詠之下疑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
於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
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其友不友乎陽貨
為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為定哀之
臣豈非不羞污君乎為委吏為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
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

其中豈非阨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
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
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避世元隱非不
恭也苟毋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疑孟以下供
陳仲子避兄離母疑曰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
得之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
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仲子之志以為既知
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
於於陵於陵之粟與室身織屨妻辟纑而得之者非不義者
動勤勉問其業與種之者為誰耶以所食之鵝兄所受之饋

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恥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哉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猶者有所不為也孟子過之何其甚歟

孟子將朝王疑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顧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義之與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其而歸政北面稽首異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與其遂可慢彼哉

孟子謂蚳鼃書其位不可以不言言不用不可以將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疑曰孟子去齊王師之大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為貧而仕耶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於齊非抱關擊柝之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為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

沈同問伐燕疑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於孟子孟子未預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上之哉夫軍旅大事也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努動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終委乎

父子之間不責善疑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諍於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而可乎

性猶湍水也疑曰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於東西誠然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於善不善謂中人也瞽瞍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生之謂性疑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諾然之然則同也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同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辯勝人矣

齊宣王問卿疑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據其偏也為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於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無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矣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

仁焉夫以紂之惡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況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如此使後世有貴戚之卿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為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所就三所去三　疑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為禮貌與飲食也昔伊尹去湯就桀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栖栖皇皇周遊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佛擾召欲往彼豈為禮貌與飲食哉蓋欲行其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為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為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於鄉黨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言之君子之仕論不如孔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疑曰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内實亡也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者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夫仁義者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者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能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桃應問瞽瞍殺人　疑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於舜者謂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為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為而謂舜為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於皋陶矣舜惡得而竊之雖負而逃於海濱皋陶猶可執也若曰皋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内實縱之以予舜是君臣相與為偽以欺天下也惡得為舜與皋陶哉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疑孟上

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
器備左氏傳然稱之黄東發曰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立
掃四大夫之兵以攻蘇方公子遂弒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
反為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殖
其為妾馬金玉也多矣雖小廉猶不忠之大者時人諛信之
故有季文子三思後行之絕而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言
甚欲誠蓋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矣
納賂畀構而興兵以及封植肥己矣不得其辭者乃云思至
於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
措也管子所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
矣臣勸諸葛恪以十思者非矣以下俱楊升菴文集

鑽燧改火四時而五物焉朱子謂夏火太盛故再取此意料之
言耳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為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
生火夏行為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為土桑
柘色黄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為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
生水冬行為水柞楢色玄以象水也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
焉何也土位在中宮而寄王於四時季夏者土之中位故月
令於仲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是其說也統之則
為四時分之則為五行五行各七十二日土分王於四行之
末各分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二日總五行之七十二日合三
百六十而成一歲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悦子矢之辭亦甚明矣而後世王符劉子玄
猶有異說雖朱子謂矢為誓者謂不合理不由道亦淺之乎
觀聖賢矣孔叢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衛有行之者衰
衛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欒肇曰見南子者時
不獲已也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
命所厭也合二說而觀之則矢者直告之謂非誓也否者
塞也否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
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矣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非不
說夫子之見也子則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
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興而吾道賴以行哉見之者不
過答其禮耳以此則聖賢之心皎白而後世紛紛之臆度可
以釋然而返矣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今之說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也若
如其說則孔子之視舜若小小之甚矣孔子嘗曰樂則韶舞
又曰韶盡美矣非不知舜也而曰不意非小之乎按古注相
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為君夔典樂則其盛宜也

君非舜工非夔而忽見於齊廷說齊也非說舜也此一說也或曰齊之田氏乃舜裔舜以揖遜有天下而田恒乃弑其君故孔子聞韶而嘆曰不意盛衰之後而乃篡弑乎有所感也此又一說也

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博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後世木簡亦謂之觚急就章所謂奇觚諸士衡文賦所謂操觚皆木簡而孔子所嘆之觚則酒器而非木簡也何以知之以觚為簡起於秦漢以後夫子未嘗見之也又以勢言之酒觚可斷而圓木簡不可斷而圓也然則孔子何以嘆也古人制器必尚象以一觚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豐頓之安穩焉今乃破觚而為圓徒取其利於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便於人之易持而不計其傾之危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烏能已於慨嘆乎此與春秋大複古而譏變法同

四子侍坐而夫子啓以知爾何以哉為用世計也三子皆言為國之事答問之正而子路率爾以對先務於不辭讓而非禮矣故夫子哂之哂其不遜非哂其為國也曾皙是時手方鼓瑟而心口相語曰夫子其不悅於為國乎何其哂由之甚而於求赤亦且默默也故一聞點爾何如之問先述撰夫子之意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夫子亦云亦各言其志而點乃為治所詠歸之說蓋述今之非答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為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共相講明於洙泗之濱以為他日見知之地忽聞點言若有觸其浮海居夷之念曲肱飲水之樂不覺喟然而與之蓋其喜之所感者甚深所與雖點而所以嘆者豈真獨與點哉彼點亦自知答問之非上但掌夫子之獨與故於三子出而歷問之夫子歷道三子之美而皆應應然返也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嘆之徵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摭與點一語而深望之遺落世事指為道體但歎推之過高而不知陷於禪玄之習其失豈小哉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事此正論也顧又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又曰上下與天地同流抑知天地同流惟堯舜可以當之曾點何如人而得與天地同流有堯舜氣象乎且聖人之志老者安少懷安老必有養老之政懷少必有慈幼之政非隱居放言亦為政之事也點之志與聖人豈若是班乎此言或出於謝上蔡之見非程子之言亦不可知倘果為程子之言吾亦將辯之也程子之賢不及孟子孟子曰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點之人品孟子已有定論殆孔子所歎哉之者而乃因一時之所與而高位置之使究學不明於後人而虛談大誤夫來

世頗不外乎朱子晚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簀之前悔未改浴沂注一章留為後人病根此可謂正論矣呂與叔程子之門人而上蔡之友也其詩曰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坐春風詠不休又曰終日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又因程子吟風弄月之言而演為心齋之說心齋乃莊子之寓言此詩不惟學誣曾點又瀆非於顏子矣其去竹林七賢南朝八達者幾希矣如是何不竟學莊列而學孔孟周如是乎夫子歷聘卒老於行荷蕢晨門長沮桀溺植杖楚狂之徒非笑譏諷而夫子之轍不回彼佛肸公山之召亦即欲往豈以不仕為高者耶曾點之志而不知聖人之裁則與桀溺之忘世莊列之虛無晉人之清談宋人之禪學皆聲應氣求響合影附不至於猖狂自恣放浪無極不止也鼓之舞之流於異端而不覺者謂非曾點氣象一言為之厲階哉

陳恒弒君孔子沐浴請討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兵甲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若武穆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武穆以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其從容君命之義雖聖人不過是已順接孔子是時已致政家居家無藏甲則非主兵何所為發又欲先發是非司寇而擅殺也聚衆則逆迹宄也獨往則刺客耳也二者無一可焉而曰先發後聞謬矣者胡氏此言見於春秋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傳引孔子此事而繼之曰諸有伐逆黨罪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蓋指宋陳三國之君將兵以討州吁為言而非謂孔子也孔子君可以先發何為而不發哉

堯授舜舜授禹舜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避之有受終于文祖受命神宗天之曆數在爾躬見於尚書著於論語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孟子既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顯辭於庭何必俟君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偽為避遜則如曹操司馬懿鬼蜮狐媚之術也而謂舜禹為之乎且堯舜不以天下私其子豈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固私丹朱商均為一人之私德而忘天下之大計又豈聖人之心乎分日方避而明日便然又來是何舉措乎至謂益避禹之子尤為無稽禹未嘗禪於益孟子嘗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矣何其言之自相戾乎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善觀孟子者例是可也荀子云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信夫

金翰林學士王若虛嘗著論語辨惑其總論曰解論語者有三過焉過於深也過於高也過於厚也聖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學者求之太過則其論雖美

而要為失其實亦何責乎此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自謂其不得聞而宋儒皆以為實聞之問死問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而宋儒皆以為實告之終篇堯舜禹湯之事寂寥殘缺不當強解而或謂聖學所傳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者是之類皆過於深者也聖人非無名利之心然當就名利以誘人使之由人欲而識天理故有中下之人皆可企而及若其所以為教之則也如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此正就名而使之求實也而謝顯道曰是猶有求名之意非聖人之至論子張學干祿夫子為言得祿之道此就利而使之思義耳而張九成曰聖人之門無為人謀求利祿之說祿之為義自足而已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夫子以為不可及楊龜山曰有知愚之名則非行其所無事言不可及則過乎中道矣蘧伯玉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夫子以為君子張南軒曰此猶有卷懷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求聖人之旨乎若是之類皆過於高者也凡人有好則有惡有喜則有怒有譽則有毀聖人亦何以異哉而學者一以春風和氣期之凡忿疾譏斥之詞必迴遮護諱而為之說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人固有晚而改節者然槩觀之亦可以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為而言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夫子以斗筲而不數蓋師弟之間商

評其語何害於德而張九成極論以為自矯之詞至於杖叩原壤呼之為賊此其鄙棄無復可疑而范純夫猶有因其求而教誨之語若是之類皆過於恕者也如此三者而聖人之實著矣王若虛字從之博學有高才詩學白樂天文以歐蘇為正所著平生論經傳解不喜張九成史則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黃魯直遺山元好問嘗表其墓云其論議凡數百條在焉

唐李漢序韓文曰有論語解十卷傳學者不在集中予家藏古本韓文有之但其說特與今不同如六十而耳順解云耳當作爾為爾猶言如此也如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解云謂當作為言冉有為泰山非禮也如宰予晝寢解云晝當作畫字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如人之生也直解云直德字之誤言人生稟天地之大德也如子所雅言解云音作言字之誤也如三嗅而作解云嗅當作鳴鶡之鳴雉之聲也如子在回何敢死解云死當作先如浴乎沂解云浴當作沿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解云仁當作備如以杖叩其脛解云叩當作指如君子貞而不諒解云諒當作讓如孔子時其亡也解云時當作待如鄉原德之賊解云鄉原當作內柔以上諸說皆謂其鄙淺復曰為伊川之學者皆取之及觀韓文有答侯生問論語書曰愈昔註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然則朱子之所謂鄙淺固韓公之欲求信於後生者耶 蟄而紀讀

或問聖賢教人為學之法不外知行二者而已然其言錯出其旨趣有不同乎抑謹復訓誡不厭其繁固如此乎愚曰竊嘗咀味其櫽栝而細得其梗槩矣夫聖賢知行之訓有等第者焉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是也有合一者焉如愛親敬長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是孩提之童知行合一也有始有卒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是至誠之聖知行合一也有先後者焉大學八條目必先致知格物孔子教顏淵先博之以文後約之以禮程叔子曰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是也有相須者焉子思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朱子曰惟其敏於始是以缺於終惟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是也有淺深者焉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又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也有難易者焉如愚夫愚婦可以知可以行及其至雖聖人不能知不能行是也又有專言知者如孟子卒章言見知聞知而不言行是也有專言行者如中庸首章言戒懼慎獨致中和而不言知是也蓋凡言知則行在其中矣言行則知在其中矣焉嘗判然二岐而不相映乎又有能知而不能行者如孔子見道不惑矣猶曰躬行君子未之有得顏子所見卓立矣猶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也有能行而不能知者子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曰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是也有知行由於己者如發憤忘食好古敏求為仁由己人能弘道是也有知行資於人者如既問於師又辯於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是也有知行之要者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又曰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也朱子以大學始終在乎敬中庸樞紐在乎誠是也蓋知其要者一言而終否則流散無窮如大軍之遊騎將安歸乎夫希賢希聖者學也知行因之而知行之大都有如此者錄雪亭雜言

尤奇孔叢子之盤盂疑崇文目誤而弘
明集之牟子疑為偽書俱有辨 筆叢

左丘明作國語柳宗元作非國語以詆之而虞槃又有非非國
語焉屈原作離騷揚雄作反離騷以駁之而徐禎卿又有反
反離騷焉

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
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 所謂邊見者也 邊見猶一偏之見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
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惠子蔽於辭而不
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所謂諸蔽者也 老聃貴柔墨翟
貴廉關尹貴清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王廖貴先兒
良貴後 所謂執一者也 此皆昔人品騭諸子余特括而誌之
如所云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伸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余
謂不然玄元之教止是以詘為伸如為谿為谷之說是已漆
園吏則人而天遊者且其談天人之際 如天籟人籟之類 最為粗舉
其一如云牛馬四蹄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可謂知
天而不知人哉 余說

余謂老聃莊周楊朱之學三者同源而異流老聃濡弱以退
為進莊周誕慢遊方之外楊朱貴生惡末不拔故老流於深
刻莊周蔽於狂蕩楊局於卑陋而列禦寇斟酌三氏取得其
中視老聃坦遂過之視莊周則雪遏之視楊朱高曠過之且

三子弗知尊仲尼列雖輕蔑禮教獨能抑抑仲尼以行其說
故後世崇清靜則列為玄宗罷虛無則列非我蓋孟闢楊
闢莊韓闢老而列遂置焉惟其善於立言工於自為也南華
所謂支離其德者舍斯人其曷歸歟 筆叢

諸子百家并出於春秋之世所以誣蔑帝王聖哲者無所不至
然於吾仲尼未嘗不知所尊事也特其學偏術陋雖間引仲
尼以自文而牴牾不少誕幻無稽適所以誣蔑之然而未敢
有昌言以排之極論以毀之者有之蓋自墨翟始翟書十五
卷余嘗讀其非儒明鬼公孟諸篇所為嘵嘵其徒黃鼓其衆
者一以指摘仲尼為事莊周遠出翟後特闡其風而興起焉
蓋周之為書蕩乎禮法之外自神農以至湯武靡不在其戲
侮之列其敢於非聖甚無足怪而翟首固是堯舜非桀紂摩
頂放踵以為天下而獨甘心置喙於吾聖人何哉蓋其並欲
與吾儒爭立并驅以上接二帝三皇之統故肆言以衆撼一
世而冀其從又著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則致儒墨之稱雜
然齊驅於衰周之世止仲尼所謂行偽而堅言偽而辯者聖
王有作其無逃於橫議之刑必矣孟軻氏距楊墨者楊之言
論指歸要以自為不至如墨之恣無忌憚也貽禍之烈唐儒
如韓愈者亦從而尊信之彼未深味其言耳但窺其一二則
大誅之絕之豈在佛老後哉柳宗元稱其百代不遺餘力頌

於墨闕焉亦以昌黎之故也 上

宋太史景濂諸子辯持論甚精讀墨亦以為孔子所不棄皆溺於昌黎弗深考也惟黄東發馬端臨最得之而非聖一端遠無及者何也 上

道家有伊尹五十五篇太公二百三十三篇謀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管子八十六篇皆不可深曉不如秦漢之所謂道大率翕張取予之術而非近世異生虛靜之謂故凡兵謀秘計參附之伊尹太公諸書雖絕無可考竟其中所有輔佐戡定之要必有近於柱下所云者耳 上

魏牟田駢并見於莊列荀卿書牟與公孫龍師友駢與慎到彭蒙同術車辯士也所著書非名實則當列之縱橫漢志俱入道家不可曉蓋戰國所謂道家言甚雜二子雖以辯雄於時必其自託於大道故從其言列之如鄧析著竹刑當列法家而漢志列之於名讀其言頗有類於名家者列名二業大抵相出入也 上

名家最著者公孫龍書五篇傳於世莊列荀卿太史公并著其言自今讀之殆若兒戲取古人以臭為香以亂為治今尚用之至草可名木木可名草禽可名獸獸可名禽蓋紛然不勝衆但如莊周之齊物則得之矣龍欲正名遁以亂名惡能治天下國家 上

法家自商鞅鄧析韓非皆不得其死故後人以為大戒要之三子咸有殺身之道其言固非可盡廢也公孫僑諸葛亮皆法家也仲尼以子產為惠人武侯之殞士致為流涕致死彼蜀當汲汲煦煦哉子產謂太上以寬其次莫如猛不既明於本末達於經權乎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斯言即周孔無以易矣吾故標而慕之以為千古法家之準彼三子奚識哉 上

晏子春秋宋諸目皆列之墨家余初讀之竟以晏尚儉墨節用故序書者聯類合之也及讀墨非儒篇始終所稱述以詆訾仲尼者皆晏之言乃知凡墨之道晏實倡之序書而聯類似合之非過也柳以書非晏自纂墨之徒勦合而成或有然者然要為有所本景公欲用孔子晏輒沮之亦墨之徒為之耶按向歆因公子皆錄晏子於儒家失於詳究也柳文有所論不具載矣 上

世傳鬻子九十餘始遇文王而書乃載三監曲阜事且篇目次第皆錯亂不可曉蓋殘闕書也 史楚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裔曰鬻熊事文王早卒楚武王熊通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今書云昔者魯周公又曰周公使康叔往封於殷皆文王後事也其為偽書無疑何無有舉以正之者 天中記

姚更生讀陸長庚註老子序曰無名有名無欲有欲乃道德一

經之肯綮也無名天地之始者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道之謂也有名萬物之母者太極生陰陽陰陽生萬物德之謂也無欲以觀其妙者上德之人全真體道行無為之事者也有欲以觀其竅者下德之士返還歸復行有為之事者也無為之道致虛守靜知常復命哉。營魄抱一無離之謂也有為之道知白守黑知雄守雌濡弱居下善利不爭之謂也知無為則性源清矣知有為則命理盡矣是皆了性了命聖修之極也然無為非頑空斷滅之謂也以無制有無為而無不為也有為非物生孰有之謂也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無不為而實則無所為也故夫道德則有為為基樸歸於樸則無為為宗是書言有為之事如治國用兵與取天下而為之皆寓言也讀者不知而直以辭意釋之誤矣或謂孔子言志道據德此言不嘗以道德分有無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此言不嘗以性命異宗者老氏之說儒者無取焉噫不然有無道器本不相離即道即德也即性即命也但有子母之稱先後天之殊耳今曲士尚未知儒又烏知老氏長庚之流老子所言性或者條之言命未喻也此非予之私言也（道德經解無慮數十百家妙契宗旨者真盡之矣性命雙修有無總歸一致即我父本末先後不偏之說起於濂洛關閩諸子而印證之曾何泥漢乎故備錄之以告經註老氏者）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為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為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為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儒者也右揚用脩之論夫莊周之文章絕奇而理致玄微讀之未有不手舞足蹈心曠神怡者故古今才士亡弗沉冥其說然但以為空青水碧物外奇觀則可必為說以文之是以火濟火雖不焚以水濟水雖不溺也余評莊若此將以質之天下之讀莊者（辭）

莊子內篇斷非莊生不能作外篇雜篇則後人竄入者多之噲讓國在孟子時而曰昔者陳恆弒君孔子請討莊子身當其時而曰陳成子弒其君子孫享國十二世即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豈其年喻四百歲乎當史魚路與孔子同時楊墨在孔後孟前莊子內篇三卷未嘗一及五人則外篇雜篇多出後人可知又封侯宰相等語秦以前無之且避漢文帝諱改田恆為田常其為假托尤明（舛矣）

莊子夔憐蚿謂一足獸也魯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矣（上夔而一作一讀此夔有一作一讀非）一足也注莊者謬（四書人物考注）

莊子內云君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注麗譙戰樓也謂華麗

而嶕嶢也漢書載陳勝攻陳守丞與戰譙門中師古曰樓一名譙本傳載趙充國為塹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譙同物學記云魏有麗譙蓋即莊子中事而帖乃云魏武有麗譙樓合璧事類及韻府俱因之誤 上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桑子之屬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明也劉向班固錄書目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柳文

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時遂誤為鄭耳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嘗依倣其辭所稱夏棘狙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其言雖不槩合於道乃虛泊寥廓居亂世而遠於利禍常不遠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所謂遁世無悶者亦近是矣 上

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係佛者以為指釋氏而言妄矣國語善氏曰西方之書注云周詩誰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予謂孔子果有是言亦是昔之文王於佛何與王通直指佛為西方聖人其學可知矣 埋齋通編

文子書十二篇傳稱為老子弟子其指意本以老子為歸然考之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後人增益之歟抑眾為聚歛以成其書與 柳文

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惟誼所引用者為美餘無可者吾意乃好事者所為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為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未之見乎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何以知其然曰不類 上

元龔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寶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言益奇而道益隘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寶之者少今

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好術也亦過矣上
鬼谷子書有捭闔篇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餂
之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孟子所謂以不言餂之也作押
闔者誤言矣
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其盾
曰吾盾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
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矛盾之義
本此上
迴車避螳螂齊莊公也韓詩淮南子俱同而郭璞贊以為句踐
抱朴子又以為晋文並各有所祖郎瑛天中
荀卿所著勸學諸篇其目三十有四明君臣之道論禮樂之本
予三王而黃五霸楊倞稱其根極理要似矣然性本善也而
以為惡禮本真也而以為偽以堯舜為非辭禄是不知孝以
周公旦為非恭儉是不知禮孟子子思亦不容訾矣乃併與
十二子而非之則程子謂荀子極偏駁亦公論也歷考備考注
羊義哉陳亡之有前蔑吳中有非荀則夫不足為發不止一
程子也
許慎注淮南子云常娥羿妻也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
竊食之以奔月宮張衡靈憲論遂引之以為證且云常娥托
身於月是為蟾蜍世豈有人而變為蟾蜍之理若曰容或有
之則蠡蝓形容烏得為月中僊乎及觀漢書黃帝使常儀占
月而周官注云儀義二字古皆音俄洪丞相适引詩寔惟我
儀叶在彼中河樂且有儀亦叶中阿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
則知其以常儀為常娥之妄明矣又觀天問有云羿射乎河
伯而妻彼洛濱注水神宓妃也羿射河伯而妻其妃也若以
怪證怪則羿妻及宓妃豈即常娥也耶物語人
子華子云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
曾子還轅亭名柏人漢高夜遁何者以其名害義也鄒陽書
以朝歌為墨子誤上
或問郁離子曰律婦有七出之條聖人之言與曰是後世之所
或非聖人意也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
也五者天下之惡德婦而犯之出之可也惡疾與無子豈人
之所欲哉卿豈人之所好而出之不亦忍乎聖人沒而邪說作
惧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臆嗚呼聖人不幸而受誣也
久矣上
董仲舒慣孔氏之道不傑下帷偷解正誼明道之訓炳娘千古
矣但後著春秋繁露猶類陰陽災異不免為世所譏歷考備考注
董子以繁露名篇解者不得其義及讀爾雅蔡蒙繁露贈如也
董子得罪之後志既不伸而愛君之心又弗容已故托之書
猶葵之性向日無所解於心也又葵揆也能揆日而向故
名葵仲舒之命名或兼此二義與說儲

武寧令于慶死三日吳眞君猛往哭之云令長未合死當為訟之遂臥慶尸傍時方盛暑尸幾壞爛數日與慶俱起弟子著郎實感其兄還魂之異及父妾再生事因撰搜神記六十卷眞

吳越春秋東漢趙曄撰曄於學精勤所著又有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為長於論衡一時學者咸誦習焉今人但知論衡為中郎所賞識絕不聞詩細等書然則著文之顯沒亦信乎其有幸不幸也叢談

竺乾之教漢明時始入中國余讀戰國諸子書竊謂西方之說大略已具於斯時彼為老氏之說有三虛靜也恬愉也濡弱也佛之所云寂滅非虛靜乎安樂非恬愉乎慈忍非濡弱乎為墨氏之說亦三兼愛也明鬼也尚同也佛之所云化度群衆愛乎輪迴非明鬼乎普遍非尚同乎鄒氏之言曰九洲曰瀛海則佛之大千微塵也須彌阿耨也列氏之言曰周穆曰華胥則佛之神通遊戲也夢幻空花也莊氏之言曰大椿冥靈曰蜉蝣朝菌則億塵刹那之旨曰鼠肝蟲臂曰生焉生入則三塗六道之因至其生死之談真際之論機鋒迅發於後世禪學門風尤為胞合逮六朝南北競演諸經一時能文之士盡取諸家之說以潤色而張大之而世外閎深傑異之觀遂盡入於瞿曇之門戶矣上

揚雄專尊大聖而黜諸家扶正道而排異端或稱其論不詭於聖人似矣但妄自尊大以太玄比易以法言比論語以訓纂比史篇以州箴比虞箴區區求合於前人識者謂之為吳楚僭王有以也試以太玄言之一生三三生九九生二十七二十七生八十一因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為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合為七百二十九贊易有象玄有首易有老玄有贊易之爻有象玄之贊有測以文而準文言以攡錯攡瑩而準繫辭預易以天五配地十玄有五而無十易之六畫加以六位玄有畫而無位果得比易乎天中記

筆叢載楊雄草太玄經楊泉亦草太玄經之是即無習之玄此尚自在也泉之經無聞豈其較之雄者而更可議耶

揚子雲居漢衰世不能時擬以貫文自晦文奇深奧人多蠢之及卒然家取其法言以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六〻鑄寫多本以行於世至今靡有與其心者寬哉諸書

王通居河汾講授其著書多至三百七十有五篇而世泯滅不傳獨中說為可考大槩明帝王之道達天人之分紹宣尼之業由周公之事觀其論天地必繼之以君臣論教化必終之以禮樂冀士卓謂其明先王之道程子謂其極有格言朱子稱其循規蹈矩但所謂中說者皆模擬老莊論語之文如續詩書等以擬五經作元經以擬春秋則有詡翼之功不免僭妄之失也天中記

王充論衡云春秋雷震夷伯之廟謂霹靂破之霹靂俗字也然則霹靂當從劈歷說鈴

論衡辨史傳訛謬若禹母含薏苡而生禹以吞燕卵而生伊尹由空桑生稷以履巨人跡而生又若堯使羿射日魯襄麾戈反日孔子預知秦王上我堂秦實不曾至魯凡此類歷歷辨正真可以鍼盲聾破邪妄至以毒為太陽熱氣又謂太陽火氣常為毒則謬甚矣蓋熱自能燎物太陽寧有毒耶又甚至於譏訕孔孟欲廢祭禮則又天地間之罪人矣漫鈔

王氏論衡煩猥瑣屑辯乎其所不必辯疑乎其所不當疑允矣其詞之費也但於其草靡瀾倒之辰而獨屹然自信剏虛點擣訂譌斷僞誕誣之言遏截弗行足以破戰國以來浮詭不根之習則東西京前邈焉罕覯伯喈尚其新奇稚川大其宏洽子玄高其辯木蓋有以也而近世始以庸冗而劉詆之非充書異昔也驟出於秦漢之間習聞於濂洛之後遇適殊耳而宋人窮理之功明代上儒之效亦於此而見之矣筆麈

蒯通著書號雋永雋字音前上聲訓鳥肥又肥肉言其說有味而長也世人讀作俊音者非然亦音雋士之俊音義各有在世鮮識之今學者每有以雋永字批點人文章讀作俊音若語之曰是當作前字上聲讀未有不怪之者可嘅也

韓愈排釋氏斥百家五識之所戒動無非法五原之所述言無非道至元元和間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於道德仁義炳如也然齋孔墨於一道列性為三品原道序大學而不及格致論文章而儕孟子於荀卿司馬之間則亦未為純也天中記

二程先生之學大率以誠正為本以六經為歸以主敬為第一義其言論互相發明初不相戾如心一也伊川謂有主則虛取虛入水之譬也明道謂有主則實以主敬而言也學一也伊川謂多聞言行為畜德也明道謂記誦博識為病以道之不欲玩物也伊川釋艮其背之義蓋欲觀內而不狥外言學力之始也明道反鑑索照之戒蓋欲內外之兩忘言學力之終也上

邵康節先生所著有皇極經世等書尤邃於數以起震終艮明文王之八卦以天地定位明伏羲之八卦發揮先天之學指盡書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則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以天時而驗人事也五之六以人事而驗天時也七之十易所謂萬物之數也十一之十二則皇極經世之所以為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息古今之治亂昭然矣上邵伯溫曰日為元元之數一月為會會之數十二星為運運之數三百六十辰為世世之數四千三百二十則是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總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中猶一年也蔡西山曰一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也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

二十辰也前六會為息後六會為消即一歲之自子至巳為
息自午至亥為消也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
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
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之數非有推策分以
附陽九百六之說按律歷志載陽九百六之會凡四千六百
一十七歲為一元之氣終中有九厄陽厄五陰厄四自堯甲
辰至元順宗丁未計三千七百二十四年

李日華云太極之理人知本於易而發於周元公以為元公之說與伏羲畫卦同功然考東漢張遐則已先之矣遐字子遠餘干人嘗侍其師徐穉過陳蕃於時郭泰吳炳在座穉以此張遐也知易義蕃問遐曰易義若何遐對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稱蓋言其理至大至要在渾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蕃顧炳曰若何炳良久曰得之矣觀遐之言甚精切且不曰動生陽靜生陰而云一動而生陰陽更自有理余愈君實字日華之言如此攷太極之理宋儒猶為不傳之秘豈知東漢高士已有剖晰奧義如張遐者哉

宋史作道學傳序張南軒而不及呂恭似南軒論仁多不合恭伯論史記多失正然救夫辨義利於毫釐乃後世學者之大防也戊公關洞洛之微言實中原文獻之正脈也（天中記）

唐虞三代道學在天下春秋已後道學在六經漢唐諸儒皆無實見道體者宋興真儒輩出周程諸公倡道於世遠言湮之後雖不能行於上而明心窮理著書立言先王之道燦然復明周程濬其源而張邵則支之旁出者也游謝諸公皆衍其流不獨龜山為得其傳也朱子集羣公之大成而二陸亦不可盡訾殆猶張之於程也今朱子之學已大行於世如日月當天獨陸氏之學世儒皆排之如楊墨噫亦寃矣我明諸公如薛文清世所同賢者也陳克菴胡敬齋皆有實踐工夫而陳白沙亦不可謂之禪會羅一峯章楓山惡流勇退氣節凜然何椒丘羅整菴無愧於陳胡二公而陽明亦為一世宗仰鄭吉士風采可重但惜其未究所施耳是皆卓越一時行儀表表而戴籍極博上接道學之傳者也（郡志備詳）

封部黃教南云我朝學問淵博著述最富者莫過楊升庵用修據筆叢作直寫胸中之聞見定不偏眉更檢往與議處自不能免若陳晦伯之正楊一書乃就用修之引用者從而考證之即所正皆當已焉第二我矣（金陵瑣事）

兵家言秦漢至眾今傳於世而稱經者黃帝風后太公黃石諸葛李靖等卑依託也孫吳尉繚當是戰國本書總之皆棋譜形勢諸說策以三代之師亡萬一近似為其明白正大節制王者之規惟司馬法一書而已齊威王末世之君而能使其臣追輯成編俾三代征伐大經僅存於積衰極亂之後功亦偉矣惜附以穰苴縱橫詭誕之習參伍於仁義禮樂之中且聞漢世書凡百五十餘篇今存不及什一大堪扼腕也

任宏所錄兵書凡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陰陽曰伎巧有五十三家班氏悉仍其舊獨出司馬法入禮類鄭漁仲大譏之余讀漢志及此未嘗不絶嘆孟堅之卓識而惜漁仲之妄譏也司馬法而為兵書誰弗喻者但任氏所分之四種皆後世行兵一家者流彼司馬法乘據道依德本仁祖義將置之權謀乎形勢乎陰陽伎巧乎夫吉凶軍賓嘉與國五禮之一司馬法一與周官相出入入之禮類不宜也 上

孫武之談兵當在穰苴之後吳起之前葉正則以左傳無之而并疑其人則過矣武為吳將入郢其說或未盡然左明於吳事最詳練又喜夸好奇武灼灼吳楚間自不應盡泯其實蓋戰國策士以武聖於談兵恥以空言令天下故為說以文之耳夫談者固有未必用用者固有不能談劉子玄非真能史其論史即馬班莫能難嚴羽卿非真能詩其論詩即李杜莫能如借令班馬李杜自言之或未必過二子之鑿鑿也孫武固百代談兵之祖烏可求其行事之不槩見而疑之 上

兵法十三篇孫武子之所著司馬遷合孫武吳起而贊之贊曰孫子臏腳而論兵法又曰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早救患於被刑報以孫臏為孫武三駟之說孫臏語魏無忌之言也茅鹿門評老蘇強弱論曰大略祖孫武子三駟中議論都又以孫武為孫臏武吳闔廬將也臏後齊軍師也一春秋時人一戰國時人相去亦甚遠矣混而一之可乎 增 張江陵亦誤認孫武為孫臏其通鑑直解於吳介用兵本孫吳註六孫吳是孫臏吳起戰國時名將其兵法有武經七書傳於世不但誤認孫武抑且不知之書不參僞孫吳二子也祢書也

尉繚子兵書也自漢至隋咸列雜家鄭漁仲以為見名未見書馬端臨大喜其論不知漢志兵家自有尉繚子三十一篇即今之所傳者而雜家之尉繚非此書也今雜家亡而兵家獨傳故鄭以為孟堅之誤不亦舛乎 筆叢

七書孫武尉繚亡可疑者吳起或未必起自著要亦戰國時人掇其議論成編非後世偽作也李衛公詞旨淺陋猥俗兵家最近足采者舊或以為阮逸偽撰謂老蘇嘗見其草本逸之文可觀不應淺俗至是要之是唐末宋初俚學究之所為五略中有見道語然以為即圯上老人授子房者則不可六韜厥偽瞭然考漢志有六弢初不云出太公其書東京末已亡之矣 上

言文以辭華為宗而不及經濟言武以騎射為先而不究方畧味兵在昔陸機著論辯亡典故河梁之敗養由基翁掌之札不濟鄴陵之師不亦明鑒哉 [illegible]

古之為名將者每熟諳古兵法如關公杜武庫輩不一而足即彼狄武襄一點卒爾乃於春秋戰國及秦漢用兵成敗莫不貫通於其表則其屢立戰功非偶也晚近時徒創趙括之敗

以為兵書可不必讀輒使一丁不識者儼然當節鉞之重寄

望其能為疆場賴乎（說儲）

趙括恃而知兵故易言兵柴克宏未嘗言兵既深於兵趙毋知

敗柴毋知勝皆以其父決之異哉（智囊）

韓淮陰初見漢高論劉項優劣不待垓下之役而坐談項已灼

見楚之終併於漢矣諸葛武侯初見昭烈言魏吳在所當交

荊益在所可取不待披輿地圖而天下鼎足之勢指諸掌上

李綱之禦金人謂可守而後可戰可戰而後可和劉高宗不

能用大都南宋之勢不出此二語此輩皆經綸艸昧手故書

言皆得其要領耶若當光武之世而欲以一丸泥西封函谷

[illegible]處石晉之季而恃十萬橫磨劍多見其不知量也（[illegible]）

春秋邲之戰先穀趙旃寔敗晉師而獨書荀林父者責元帥也

武侯祁山之戰違命於街亭者馬謖也失事於箕谷者鄧芝

也而武侯深自刻責以為咎皆在己此亦春秋一統之義也

任歸於一責有所歸權分於下衆無所適吳楚叛漢周條侯

以禦之以梁王之貴太后之尊交請救援條侯堅守便宜

竟破七國唐六道重兵攻圍淮蔡久而無功及裴度視師始

韓弘亦與疾督戰遂擒元濟代宗以九節度之師圍慶緒不

立元帥一夕而潰其成敗之跡豈不明著也哉（胡傳）

唐宜祿之役違令致敗者史抗也而渾瑊以為己罪受命[illegible]

者渾瑊也而郭子儀自任其失主帥而肯責躬如此所以前

敗而能終勝也歟 上

宋豐州之陷將校皆被斥而夏竦為主帥獨未加罪知諫院張

方平以為非刑賞之公其有得於春秋之義乎

信陵邯鄲之勝決於椎晉鄙項羽鉅鹿之勝決於斬宋義夫大

將且以逗遛被誅三軍有不股栗頭死者哉儒者猶以擅殺

議刑未知權要之論也（智囊）

上看城中肅然不聞雞犬聲便知劉錡必能勝敵上看甲士三

千環列不聞人馬聲便知敵不能犯曲端上

曲端紀律極嚴張浚嘗按視端軍閱無一人閱籍縱一鴿而所

點之軍隨至繼縱五鴿而五軍頃刻而集浚雖異賞而心忌

之（[illegible]）

逆賊未殄李郭痛哭解仇強敵方窺廉藺歡然釋憾（雲棲）

子房有出人後入之故品地最高長源有局外了局內故見地

特湛 上

昭烈之伐吳苻堅之寇晉皆傾國之兵也然昭烈之謀從故宜

靜以待之苻堅之氣驕故宜急以挫之夜謀窮則困驕氣挫

則勇銷衆無益矣（智囊）

犯王不祥而陳蔡衛三國非鄭敵故先動其左右以搖之吐蕃

尚結贊動而投小挫未可得志故專力於中軍出其不意以

突之若鄢陵之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於中軍王族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以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此又因吾楚力敵而然故曰知彼知己兵法似當之有上吳奔壁東南陬周亞夫使備西北朱泚兵攻南城韓遊瓌戒備東北既而有擊果若所料使非早見預待安能臨危制勝哉紀信之誑西楚朱儁之破韓忠料敵設奇大都類此鏡月

岳忠武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群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於穎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聚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遇敵不動敵人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其御軍嚴而有恩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則親為調藥諸將遠戍則遣親信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賞分給軍吏秋毫不私每有功必歸之將士吁此其所以勝之術歟智囊背嵬嵬字係崖字山下危非山下見鬼北人呼負嵬為背嵬大將之酒親以親信人負之故號家軍法別置親隨軍謂之背嵬羨於旗頭押隊指中最勇健者為之

李廣出塞從騎僅百人爾值虜數千人突至乃去衆下馬高臥而胡兵不敢擊魏師大集刻日以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戰且偃兵開城以待魏人懼引去李陵之遇匈奴也引地兀坐而虜騎反旗以退劉錡之守順昌也洞開諸門而金兵却步不前此皆孔明開門揖盜示強危示安之計也備遲韓台閣破其機以為吾懼然而至彼何能豫著而設伏哉此計也就計用計虞擊之勿失將奇兵不存呼吸乎鏡月

量沙不自檀道濟始古之人有行之者祖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之上堤是以火牛不自田單始古之人有行之者吳師五戰及郢鍼尹固與楚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師是也儲說

岳飛平楊么李愬克吳元濟無一不資於敵而兜咸福囊字揭戰在乎技也後人漫然學之鮮不墮敵之間若彭寵謂亡其身人俱為降操書猶存堅亡其師操誤諾黃蓋堅誤用朱序彼皆老於兵事者而猶如此可不慎歟智囊

分兵用謀合兵用力有分而勝者鍾會拒姜維於劍閣而鄧艾別由陰平道以襲蜀是也有合而勝者吳夫差三萬人為方陣以勢攻晉人畏之是也有分而敗者黥布為三軍欲以相救或言兵在散地偏敗必皆走布不聽而敗是也有合而敗者兀术順昌之戰兵集城下太衆不能轉動是也分合何常顧其形勢何如爾上

伯比之於隨也而羸師以張之萬歲之於虜也則七遇皆北以

誘之至於田單遂請降吳其詐彌深其毒彌甚句踐降吳激
吳伯約降會謀會真降且不可况詐乎漢王之謝范黃蓋之
給曹皆以降誘也岑彭費禕皆死於降人之手受降可以不
察哉必也諒己之威信可以致其降者何如而參之以人情
揆之以兵勢斷之以事理度彼不得不降降而必無變計然後
斯降可受而為萬全之策也上

條侯得劇孟則喜諸侯之無能為皇甫文則知高峻之速
敗劉裕得張綱而慕容超即求稱藩李愬得李祐而蔡州城
不久即破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四子之謂也月捷
馬端臨曰吳蹈凶器然者必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素
當秉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秉轅如擊
郤至遇楚子則免冑趨風可以死則為子犨之請死可以無
死則為庾公之扣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陳同甫論南方兵可用曰項籍以會稽兵而角鉅鹿之戰奮擊
左之兵也番君吳芮以百粵兵佐諸侯今江湖之兵也越王
無諸以閩中兵共滅楚今福建之兵也東甌王與無諸同率
兵以佐漢今永嘉之兵也此則東南之兵自古而可用烏在
其不如西北者哉

楊升庵紀諸葛八陣圖文云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
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
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郡者則其恆
所講武之場也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迹
維時春杪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為之
凡八行六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
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
或刻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留而不
可壞也豈非僅獨人愛惜之而已耶
蓋孫哉孔明八陣圖有三在夔州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牟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六下營法也
南夫高六尺上下雲布八陣成陣不濟
黃標雷王江間以海寧一塊不通舟楫湖海覆經逝難措著

人陸運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
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
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一日四斗日行
五百四計踏二十八里空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
運米二百石每人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段陸地
運糧之數也室格記

倭奴入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
而仍視風之變北風多則犯廣東東風多則犯福建彭湖島分䑸或
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從五島歷天堂官渡
水而視風之便東北風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

北夢瑣言載飯後鍾事是段文昌寺名[皆]□安三人而同遇
此范祀柳一人事而附會焉三人事大約很闇茶寞繁有徒
之八外湮沒不傳者尚不知凡幾也

蕭山來〻主事為余言孫汝楫乃宋朝名進士有文集行世王蓮
則十朋之女也十朋劾史浩八款乃汝楫啖之理宗雖不聽
而史氏子姓怨兩人次骨遂作荊釵記以誣之以王蓮為十
朋妻而汝楫奪婚其寔不根之誣也昔丘文莊之少也其姿
為求婚於土官黎氏黎謫之曰是兒豈吾快婿耶不許公遂
作鍾情麗集言黎氏女失身喜路喜轎廣入呼物之奇也黎
氏知之以百金囑書坊毀其板而其本已遍傳矣嗚呼古人
受誣若是者可勝數哉[已說聽編(?)演]

古文傳聞訛謬率不足以欺有識惟關公秉燭一端則大可笑
乃讀書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蓋由勝國末村學究編三國
演義有羽守邳見執之文撰為斯說而俚儒潘氏又不考而
贊其為大節遂致談者嘖嘖至譜之於聲歌哄傳遍遍按三
國志羽傳及裴松之注與通鑑綱目并無此文不知演義初
何所據[撰筆]
元詞人關漢卿撰單刀會雜劇翊幻妄然需傳寔有單刀俱
會之文據挍定於秉燭云〻也斬貂蟬事不經見自是委巷
之談然羽傳注稱羽欲娶布妻啓曹公公疑布妻有殊色因
自留之則非全無所自也 上

正畫細聊我安公鳥有欲娶布妻之事況肯下氣私曹瞞乎
傳出陳壽後方於孔明先生而聚少之浸淫至吾公亦不戒
寫可恨安也近里中客庵趙氏述關公遺事五則大可續之
公傳尚未賓布者何也客庵孩曰志春扶而綱孝綱則天下
儒者之大宗也諱詩紀則天下之大義譯美倫則天下之大
蕭和民諺則天下之大作若夫遠次顧沛不夫禮於一坐一
主永閩則尤天下異雖之不易亦古今賢士大夫之所難能
者矣

紅拂紅綃紅線三女子皆唐人皆見小說又皆將家皆姬嫱皆
兼氣俠然實無一足信者李衛公雖韓柱國甥絕不闘．
相值縁李有棄書遂攜素侍女素執而將斬之睹有傑體
俊秀因界侍兒歸為遂移此事於衛公而虬髯客之誕又不
必辨者也紅線事冷朝陽有詩其始末不可考甘澤謡未足
憑紅綃尤謬悠蓋以汾陽多伎樂饒為此說又本紅拂而崑
崙奴則亦附會虬髯耳且所狀一品殊不類汾陽余嘗疑別
有其人然大都不必深辨 上

虬髯公妙在無意外氣楊越公妙在無紗帽氣李藥師妙在無
秀才氣一妹妙在無娘子氣虬髯妻妙在無老嫗氣妙在蕭
着恩進步都蕭蕭走退步烏江一刎非惟霸王之退步亦虞
姬之退步也[說諸]
李藥師受張仲堅家[奩竟受裴寬家財貺之不辭]
入室之初俾婢有[不用奩救郎封樓之英紛聚我大略相同]
浣紗記有范蠡載西子歸湖一齣不知何所本上杜牧詩有西
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當其因此而遂附會之耶按墨
子云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墨子去吳越世甚

隱之公也而王元鼎殺千金馬以供郭妓而元鼎情癡之名遂為千古指摘借作元和事
元王元鼎殺五花馬取腸以供歌妓郭氏順時秀而繡襦記借
作鄭元和事鄭別目亦彷彿其事與金釵刺目以謝周參議
仲宏之事也京傳樊事與激鞋記郭華賞臙脂復全借幽明錄中
買粉兒而為其奇傳奇烏足信哉
傳奇載馮京父遺妾生三元兒而新文傳載父與時邦美父來
亦略同又馬洵父并一夫姓名聞宗人所行及食報亦俱略
同應有傳會之者頗以類自相入必聞風興起者止多也烏
可因其事蹟類似而疑之
筆談載余技三元記演馮京還妾事其係但聞言行錄知京父名式未嘗為商也宋史京傳雖未載有夾名然亦無還妾
之事州稱京過外兄見其侍妾詢知為同年某女亟請嫁之想因此而附會之耳
足田錄載白敏中妾上門還帶事甚悉今世上傳裴度陰德傳
載劉弘敬嫁女奴方蘭孫事甚詳今世上傳鍾離瑾學圃
摭言載孫泰娶妻女事甚彰今世上傳劉廷式又載孫泰於義興還老嫗別墅女事甚詳明今世上傳蘇東坡載有張孝純嬌婢續娶女妻又載有范明府之揮公不以仕人妻為妾事尤係而世都未之傳女奴何也乾淳泰
商文毅公諱輅浙江淳安人我朝三元及第官至元輔德望首
稱止此一人而已公之父為嚴州掾公生於吏舍水刺史旻
夕夢天門開有神人乘鸞車降公廨詰旦生公故命名輅今
俗行傳奇造言生來可笑之甚公之父親見公之發解絕無
遺腹事也紀此以正告後學云鑠

世以史記趙氏孤兒作新劇史遷好摭拾不經之言為傳然趙
盾弒其君則盾固未嘗殺於靈公也盾亦終未嘗死於屠
岸賈也雜劇不足信如此類者甚多聊漫扯
坊間小說多屬不根憑空架捏以惑市聽故儒者罕道之然而
尚無所關繫也獨是正史傳人每每增減故實圖博新奇使
讀之者無所適從即如從簡子欲從津吏一節而下所對互
異必何者始是其實承接史載趙簡子伐楚招津吏醉不能
渡欲殺之女娟請代父從不可娟曰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
牝黃而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騏右驂牝驪而克紂至君但
欲渡耳用一婦人何傷也列女傳載趙簡子欲殺其津醉吏
吏女前曰妾父聞君東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因禱九江
三淮之神不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妾願以鄙軀易父之命
乃備員持楫以渡簡子至中流發濯楫之歌簡子說以為夫
人前辭狡偽論理俱足入聽然必何者始是其實乎
僖負羈始不能效衛叔寶之諫而私款晉家及晉之報書又不
能夫妻內相為畫君請命其庸人耳獨其妻能識人能料事
有不可泯沒者智業
琴操載王昭君諱不幸納倡不飾其形容單于遣使朝賀請婚
昭君誠願得行漢書載呼韓單于來朝以昭君賜單于號
為寧胡閼氏生一男單于死昭君子雕陶莫皋立復

妻昭君生二女又後漢書載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
賜之昭君數歲不得見御求行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
其前閼氏子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帝敕從胡俗復為後
單于閼氏焉與琴操所載異毋怪此一婦人而周旋匈奴父
子間亡恥至此此石崇明君詞以有父子見凌辱對之慙且
驚云云然則青塚表異千古何以著稱祁潭集載王明君
齊國王穰女以節閱志不苟求乃獻漢元帝帝遇次不能別
房幃都不及毛延壽事何也單于求婚乃賜之帝大驚悔不得已有子
名世違單于死世違立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明君問世違曰
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違欲為胡明君乃吞藥自殺昭改為明

避文帝諱也此為近實 增

卓王孫始非能容相如也但看臨卭令面爾終非能增相如也
但恐辱富家門面爾文君為之婦真可謂犂生騂角矣王吉
始則重客相如及其持節諭蜀又為之負弩前驅但當據鞍
器睹不開下車射綮如信陵君之於朱亥也其具眼亦在文
君下哉 雜記

曹宗臣文君傳載文君前夫程鄭子名某或曰巴寡婦清之子
以鑄冶富埒卓氏有才藻作白頭吟消渴病來上林賦是其
遺稿事甚奇異隱語為托詞未知何見 雜記

今人見關公為漢壽亭侯每以漢為國號而直稱之曰壽亭侯
其謬起於三國演義云曹瞞鑄壽亭侯印遺之而不受加以
漢字而受曰吾降漢也此齊東野人之語讀者不察遂為訛
誤按漢壽地名亭侯爵名漢有亭侯鄉侯通侯如孔愉為餘
不亭侯鍾繇為東武亭侯先主為宜城亭侯之類甚多蜀志
大將軍曹操會諸將於漢壽則漢壽亭侯猶言漢壽之亭侯
也豈可去漢字而以壽亭為名耶即所謂降漢一語亦甚不
通操挾天子耳未嘗篡漢而稱魏至丕始更國號則當時并
操亦是漢臣有何漢之可降而生此蛇足耶且演義誤人不
止一事如有桃園結義之說而海內每見有畫三義廟者并
塑先主及關張三像於上君臣之義大虧關張義士也死而
有知其安乎哉 雜話

項籍不舍虞美人而沛公肯舍戚夫人此是沛公不如項王處
項王不舍虞美人虞美人亦不舍項王此是虞姬不愧項王
處 雜說

鍾伯敬云項王妾與馬俱舍不得此一念便是不能殺漢王之
根余謂殺漢王何用然不殺漢王又不如不殺妾與馬天下
可舍妾與馬必不可舍纔是英雄纔是有情纔是不負心項
王不負妾與馬亦不負項王傷心中快事也 上

王迥子高與仙女周瑤英遊芙蓉城凡百餘日世多傳之石曼
卿死為芙蓉城主騎一青騾來去如飛而處蓬萊丁度亦為

閒花草不是孤山梅樹枝容慚而於此見之說聽寅巳編余
捜山家清事所著之人乃南宋林洪龍中云七世祖逋第孤
山其叔世系甚詳且云先和靖遺文具在味斯言豈洪龍亦
閒花草耶以是知和靖未嘗無後也又云不娶或妻既喪而
後不復娶耳但洪龍在宋已稱第七世而是客乃稱十世孫
足噱也楊用修謂洪龍為和靖子亦誤說楮
朱子云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門以父事之師
成妻死欲喪以母禮方疑忌其人不得已衰絰而往而其人
業先衰絰在帷下矣蓋借其名父之子不宜有此觀本傳過
歸小校坐黨家不得仕進則過自東坡卒後困未嘗一日無
於朝也師成於政和宣和間始得君擅寵遇安能出入其門
乎師成自謂為東坡子自當以兄弟遇過師成高自標榜言係蘇軾出子嘗
過縱無恥詎肯喪其妻以母禮乎師成閹宦也又安得有妻
矣且元老從孫猶以家世坐累為禁宋傳元老不妄與人交梁師成方用事自言
為軾外子因緣欲與見之且求其文元老拒
不答辭不與之往來遂為言者以其家
蔣夫身於可賤乎黨除而誣東坡既已不厭人心矣無端而
復於入子罷何枉其是非耶柳至此耶學林上
劉玄石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以千日酒已至三年開棺復
醒故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此載博物志諸書可考搜神
記乃演出一段無稽之談以酒家主人為狄希以沽酒者為
姓玄名石讀之真可絕倒其非于令升筆斷無疑矣戲瑕
梁簡文樂府有愛妾換馬樂府解題以愛妾換馬爲說淮南王
所作疑淮南王即漢劉安也古辭今不傳後聞獨異志載魏
任城王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馬之主惜之彰曰余
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曰白
鶻後因獵獻於文帝此於淮南之說理較長矣乃宋人詩話
却指鮑生以四絃換韋生紫叱撥為愛妾換馬是閒成後事
也何其謬與簡文樂府結語有真成恨不已願得路傍兒蓋
應劭風俗通引古諺云殺君馬者路傍兒言富人樂其乘者
因盡力馳死也而唐人張祜詩結語翻案最佳曰恩勞未盡情
先盡暗泣西風兩意同可謂脫胎換骨上
唐小說記紅葉事凡四其一本事詩顧況在洛乘閒與一二詩
友遊苑中流水上得大梧葉有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
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流亦題葉云愁見
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王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
寄與誰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曰一
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
春取次行又明皇代以楊妃虢國寵盛宮娥皆衰悴不備
掖庭嘗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上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
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況聞而和之既達聖聰遣出

禁內人不少或有五伙之號況祈和即前詩也其二雲溪友議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其三北夢瑣言進士李茵嘗遊苑中見紅葉自御溝出上有題詩云云與盧渥所見詩同其四玉溪編事侯繼圖秋日於大慈寺倚闌樓上忽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斂蛾眉爲鬱心中事搦筆下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余意前三則本止一事而傳記者各異耳劉斧青瑣中有御溝流紅葉記蓋爲翻要蓋翻取前說而易其名爲于祐云本朝詞人罕用此事惟周清眞樂府兩用之歸舟云倩流水去想一葉怨題今到何處溝花亦飄流處莫趁潮汐恐斷水上有相思字眞得脫胎換骨之妙也 栽談

宋王銍侍兒小名錄又載有御溝流葉一事爲唐貞元進士賈全虛臨御溝得花葉一有詩云一入深宮裏無由得見春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人金吾奏之德宗亦爲感動詢爲王才人養女鳳兒筆乃全虛賜之不廣唐宮人隨葉題詩屢屢乃爲且詩句與諸所得者不大異而特名又爲前此是之類其爲竊取無疑柳況事亦有可疑不但流出之葉若後詩句不同而況於溝下流祈私如何得以逆流而入總是弄筆者之更互以圖新人之視聽也 校

錄異傳載袁安臥雪事舊矣人稔知之也又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臥雪事亦甚相似且皆縣令來撫問而袁安元安名字又相協豈不二事誤爲一事耶因思天下有一事關兩處者何可勝數如沈慶裘前約後有明皇望塵之謠前有鶯後有無書紅葉之類前有度後有谷致冰鮮之王前有祥後有延 誤義

王祥臥冰人競傳之閱晉書但載其事繼母朱氏至孝親疾衣不解帶掃除牛下愈謹及守丹柰實與黃雀入幕爲炙數事而未及臥冰也按三十國春秋內有王延年九歲母喪事後母卜氏以孝聞卜御之無道嘗取蒲穰敗麻爲之貯衣延知而不言冬月令求生魚延扣冰獲之以供膳卜悟撫之卒如所生豈祥延名相近俱王姓遂訛以延事爲祥事耶但祥母自姓朱延母乃姓卜臥冰扣冰又不同豈祥事別有所據耶 增

搜神記楚僚事後母至孝母患癰腫歡以一小兒語之曰若得鯉魚食之病即瘥醒以告僚時冬日以凍僚即脫衣冰上臥以求之適一童子扶僚臥處得鯉一雙與僚將歸奉母母疾妻飲盡至孝格天與延事略同世上傳王祥而不及王延知楚僚者益寡矣因詳記以傳之 上

剖冰而雙鯉躍出者王祥也叩凌而一魚涌出者王延也臥冰而童子送雙鯉者楚僚也注禱河神而冰開得尺許鱖者孟遠也孝思所感潛洞之類且將非時貢亂彼李夏哭凍魚膾郎以南面之亂切責所司而注不可備以花蕊信孝感之神矣（餘說）

漢姜詩事母至孝涌泉出魚廣亦有姜詩涌泉出魚事同名姓同亦矣（增）

（茂宣七歲王延九歲八歲梁元光七歲陸績六歲滕曇恭五歲皆知孝其親許法慎吏孫山女阿成母病便有變色諧非不親孟宗子之所謂良知良能也哉其使女之心亦嘗試之非夫孝者必其所以不敢忘其親也故舉之者其所以將來之可以下之也於此矣）

孟宗泣竹得筍吳丁固夢剡餘孟蜀程崇雅事俱略同上

人知王褒蔡順俱聞雷遶墓而不知竺彌之於父冬亦然又樊重母畏雷重築石室以避之樋善應母畏聞雷聲則必被衣走其所以衛之及殁聞雷聲猶赴墓側立垂泣同一至孝也（上）

毛寶軍人放白龜而免於難按本傳邾城之役寶亦溺死庾亮痛哭發疾是其軍人放龜事亦附之傳末是放龜者乃寶之軍人也白氏六帖引搜神記直以為寶事合璧記纂對類等書亦俱承誤未改爾邪　後以為毛寶過江白龜載之而渡何耶（記天中）

世傳韓壽偷香事按壽先有妻未婚而女亡因娶賈女然寔非充女偷香云云是媒櫱之語也晉諸公贊壽曰敦家風性忠孝豈有若是之事諸書與賈偕見之世說自未可信又郭子謂與壽通者乃陳騫女即以妻壽者按晉書騫弟稚與騫子輿忿争遂揑騫子女穢行以汙之騫表徙家以此簽議於世余不解世說之慣說風聞何其甚篤也（增）

唐李景遜之母鄭氏者嘗壞得錢盈船鄭炷香祝天云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命掩而築之蘇子瞻儼定於扉二婢足忽陷地視之有板覆大甕人謂下有宿藏物子瞻母亟命以土塞之二母智識賢明豈惟笄幃而繞阿堵者遠遜即别傳而執牙籌者亦當愧心也（舉說）

按傳記所載古今賢母如雙母知稷陵世知與諸類蓋不勝書録但紀其一則以為閨閣矜光云

羅貫字本中杭州人編撰小説數十種而水滸傳叙宋江等事奸盗詐騙機械甚詳然變幻百端壞人心術或謂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也不知通來坊刻標新領異愈出愈奇其為導盗誨淫壞人心術者竟無紀極徒發一時之利不顧貽百世之害其食報又不知如何也是在有心維世道者一切禁止之與（增）

世以傀儡起於漢祖平城之圍陳平之所造非也按列子載周穆王時巧人有偃師教為木人能歌舞王與盛姬觀之舞既

終木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王然欲斬偃師偃師乃析毀木
人以示王皆丹墨膠漆之所為也此疑傀儡之始也
窟礧子亦云魁礧子作偶人以嬉戲歌舞本喪家樂也漢家始
用之於嘉會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亦有之見舊唐音樂
志今志作傀儡 紀纂淵海
今優伶弄社會中所戴之假面亦有所自始隋唐嘉話載高齊
蘭陵王長恭白類美婦人乃着假面以對敵與周師戰於金
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乃為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今
人面是
政和中大儺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少乃是八
百枚為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
者皆致富天下及外方皆不能及也 老學庵筆記
綠珠之墜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情史氏曰崇心不義遺禍人
此其禍也非綠珠無以速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綠珠之
名
蘇武與元從燕王旦謀反伏誅上命於匈奴中求胡婦子為武
後情史氏曰不有胡婦子武嗣斬矣天或者矜其情以延忠
臣之世乎
宋有徐子平精於星學故後世術士目星學為子平或曰五季
人嘗與麻衣道者陳圖南呂洞賓同隱華山蓋異人也今之

推子平者祖宋末徐彥昇其寔非子平也 紀談
爛柯之事人總知之爛鞭之事絕無語及者矣異苑載昔有人
乘馬山行遙望有二老相對樗蒲遂下馬以策柱地而觀之
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摧然爛已顧非傳會爛柯之事者乎
張騫乘槎客星犯斗二事絕相類按宗懍荊楚歲時記與並說
語同而無支機石事事文類聚云博物志無張騫之名而張
騫傳無乘槎之說歲時記未知何所據也今釋其文荒唐私
經又雜家以客星犯斗為八月七日事 月令廣義
妓明皇遊月宮一事而諸說不同正月上元亦異載之何一明
皇而遇仙術之屢且數也野紀稗傳自不足取信 上
幽怪錄載鄭廷有大夫作凌雲三尺劍伐之見內二仙翁相謂
平生勁節惜為主人所伐遂騰空去黃山谷云此與橘中叟
無異 五雜
偷歆護禮並玩戲為孔文舉二子又鍾毓二子亦皆有之畢竟
屬誰 雪
楚熊渠夜行疑石以為虎射之飲羽漢李廣亦略同 上
三徑就荒三徑非淵明創有之前此蔣詡西安人嘗於竹下
開三徑惟故人求仲羊仲與之遊又平陵人張仲蔚杜門養
性三徑蓬蒿沒人時人莫識也惟劉龔知之後此又有楊斌
齋開九徑名九合植一徑名曰三三徑嘗有詩云三徑初開

是時歸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各有三三徑一徑花開一傳
行時人但以三徑屬淵明博雅如誠齋亦不應遺記一張仲
蔚上

注[illegible]陶者以詩內上有一劉字可使以劉龔遠就為淵明之客

又王無功自撰墓誌有院止三徑堂惟四壁句不幾開三徑者
又有一名士卯然上係借詞而非寔錄也

何坂之惜耀華濟抗之惜解愁與石崇之惜綠珠一轍耳華而
為坑不幸則為坂尤不幸則為崇雖然死生榮辱命也出妻
獻妾於以求免去死幾何坂坑之義為止矣即崇之辭孫秀
吾猶取之惜

唐伯虎之於桂華陳玄超之於秋香二事若出一轍但華學士
懷札而陳之主人未免勢奪上

文徵中陸藎思進書西廂記後云嘗讀董文敏公集中一則云
昔見一書稱崔鶯鶯有子七人不知其何所本今讀鄭恆為
崔夫人埋誌載生子六女一崔年七十有六而合葬此碑成
化間出於魏地廢塚係衛州參軍秦貫纂撰十中十二年建
立蓋恆祖世試為磁隰二州刺史廢塚之碑或自來與然西
廂傳奇始於元微之會真記既有微之好事而為記安知不
又有效微之好事而埋石者乎即如劉致傳奇世亦因有確
據吾宗允先氏語余曰嘗於爪洲龍王廟梁見書某年某月
信官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捨予因嘆天下事之失實類若
此獨鄭恆與孫汝權實有其妻而蒙不韙之名人固有幸不
幸與

是齋日記卷九

史鑑部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故史佚居三公之次博聞強記備天子之遺忘其在列國齊之太史晉之史董楚之史蘇史黯是皆記言記事之職也魯春秋始同列國一經子之筆削遂與吳越春秋之類相天淵

秦卒於魏以此觀之則茂亦未嘗相秦也杜牧之偶題云甘
羅昔作秦丞相其未致其實而為之說耳纘識戒
史公會粹眾說成書時日先後不能盡合如韓魏時處戰國而
滑稽傳云其君陽楚莊王昇焉后龍騎穆公而傳云與趙簡
子同時又序漢初專據陸賈其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歌
鴻鵠文句既殊事理盡異又韓王名信都而遺都都字使其
名姓全同淆除前輩識其疎漏蓋不盡無也辨
史記叙事多與左傳國語歲月戾舛蓋漢初簡策尚多殘闕或
有得於口授者史公皆融化通貫時出而成章焉非若後世
之秉筆者徒以舊冊相校錄也雖其小疵不能盡無而其宏
才博學千載下猶可想見此豈淺見寡聞者所能識哉史言慎錄
太史公於越世家叙范蠡居陶事若有憾焉夫長男者恥已之
不為家督而竟以重棄金致乃事無足道乃莊生始以義脫
人之死既又羞為兒子所賣而反其所為近於任氣者矣陶
朱公不能教其仲子使不殺人乃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知
長男之必殺其弟而卒遣之復不諭以棄財之義皆非知道
者而史公以為有榮名垂後世何也上
齊世家齊人殺子糾於笙瀆賈逵曰笙瀆魯地句瀆也司馬貞
遂以論語作溝瀆夫孔子取管仲之功而陋召忽之無關以
死也故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蓋假借之詞而貞乃附會之謬矣上
司馬遷適魯觀仲尼廟堂低徊留之不能去其好德之心采然
非真知聖人者其所作孔子傳如積弄枝葉卑瑣之類皆
詳言之而其盡倫立極過化存神之妙則略之及其稱是大
博學聖多能之遺迹也且曰言六藝者折中於孔子可謂聖
矣然則孔子之聖寧但六藝之折中哉上
孟子傳不以續孔子弟子傳後而列於吳起淳于髡之間且與
三騶子並稱此其是非之謬於聖人者也上
甚哉三代而上史氏之說之不足憑也司馬遷列傳七十而首
伯夷而其傳伯夷也始之以逃　之文卒之以伐紂之諫蓋
歷數百千年未有核其實者也夫逃　之謀有識者雖能辨
之獨伐紂之諫其所關涉甚鉅宜其所紀載特詳矣乃遷所
取證祗七一焉而世之儒者萬喙一詞卽博涉自信如宋羅
泌之流亦僅略其端而其說迂靡竟也夫三代之書遷所取
證者六經孔孟之外左國莊荀韓呂數子已爾孔子於夷則
賢之矣孟子於夷則聖之矣而未嘗概叩馬之事也孔子於
夷稱其餓矣孟子於夷述其清矣而未嘗概叩馬之言也采
薇一歌足以發明武之未盡善而孔則刪之食粟之恥有大
於不聽惡聲而孟則置之撰之事理胡剌謬也先秦之書詳
於識文武者宜莫踰於左氏勇於非湯武者宜莫踰於莊周

而左國諸書言者弗引莊列諸書引而弗言書出於漢之後而足以證周之前者汲冢而汲冢諸篇又俗終亡一語及也然則司馬之諫太史氏所據果何書耶夫三代之書其傳於後世者寡而三代之迹其軼於上古者多至聖賢大節未有不具載於六經而互見於子史者若之何合六經諸子諸史而從亡一證也故吾斷以為夷齊無叩馬之說也然斯語非遷創之蓋戰國游談之口而遷信之太史也夫戰國之談其起於見夷齊之遜位而遂疑武王之尚武闡夷齊之居周而遂疑伐紂之當阻因委曲傅會而為是與夫叩馬一節冇夷齊誠傳焉而君臣父子之言又足以樹天地古今之大戒頑、以之垂訓則傳而以之紀實則殊也君子之讀斯傳者尚止取其言而姑略其事也哉豈

太史公願為晏子執鞭其傳嘗世大臣無篤巳者乎晏子為齊相薦其御為大夫傳中蓋詳言之執鞭之慕誠有激於茲耳不然列傳七十自聖人以至賢人君子衆矣乃獨致嚮慕於晏子何哉小司馬直以為好賢樂善非其志也慎言史餘

史刺客傳序聶政事極其形容殆自據其憤激云爾於身表則書盜跖韓相俠累蓋史公之權衡審矣又如列孔子於世家老子於列傳且與申韓相埒亦嘗先黃老而後六經哉豈

史載豫讓漆身吞炭以愧人臣之懷二心者讓蓋以義士自許也當時陳說義之後世亦翕然義之至蘇氏胡氏又直以為聖賢大學之道甚矣宋人之陋也余以為讓特刺客之好名者非惟弗知義殆近於弗知恥其所為止以欺人臣之將懷二心而胡以愧也夫君臣父子一也父有弗子子無弗父君有弗臣臣無弗君孟軻氏論手足腹心報施之道至矣而其言可以訓天下之為君不可以訓天下之為臣可以陳於唐虞桀紂之飄不可以談於春秋戰國之世以啟言出於孟氏而豪傑猶然非之然而曰犬馬曰土芥曰國人曰寇讐其輕重之等較若也夫范氏中行氏滅於智氏智氏滅於趙氏則智氏之於范中二氏正趙氏之於智氏也讓以衆人報范中二氏之故何也姑尚可謂厚而獨以其故主之仇而身為報者盡加也不幾於寇讐之報報犬馬之視乎夫讓之未欺果知之讓擇而事之既恥其擇讓之將欺而爭之讓嘿而成大過恥其賢讓亡之可以死臣弗死可以死矣弗死至再刺而再執也猶弗死奚恥其勇使襄子而再釋焉將以刺於死將以弗刺終於死抑而也胡以見窮子於身後抑而弗中抑以見窮於出前終亡而弗能胡以自立於天下萬世故吾直以讓非惟弗知義而近於弗知恥也其屢屢焉惜其一死務以成其一刺之名而已於人臣於二心奚有也即人臣二心將以讓藉口而又奚愧也夫為讓計宜何如曰死范中二

霸王之輔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於元龜注引史記非
龍非螭非熊非羆為證然史但有非虎非羆而寔無非熊字
非熊字獨見此註耳且亦非尊呂尚為熊羆類也史之語義
自顯明可見自杜詩有收獵舊非熊孟詩有罷獵有非熊之
句似乎竟以非熊比呂尚夫比尚以為熊可也熊而曰非者
何也往往循用而李瀚蒙求亦有呂望非熊謬誤甚矣然猶
無有用飛字者近有飛熊入夢及渭水飛熊等句不知始自
何人豈其不解於非字而易非為飛耶則史下文所獲霸王
之輔句又何着落耶且熊安能飛近相沿旗幟盡飛虎飛熊
等樣虎有飛者飛熊未有典故也其謬訛承錯也如此 語少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
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
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如孔子類是也附青
雲如夷齊顏淵輩也後世謂登仕進為青雲誤矣試數引以
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
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十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
生之志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為遠矣梁孔稚珪隱居多搆山
泉鄱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
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存青雲又
袁景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
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白詩撫容張兔罝
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今而觀之青雲字樣
雖主聖賢立言大都指高隱之士而非仕進謂也自宋人用
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襲至今不改上

史漢高封諸功臣刑白馬而盟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
永存延及苗裔帶衣帶礪砥石言河山即使微小至是而爾
功臣之世盟終不改也今若以為誇大之詞失其本旨矣上

項羽欲坑外黃其舍人兒諫止之史未註其名姓按友傳載外
黃舍人兒乃外黃令仇明子仇叔時年十三歲母夢太庚而
生五七歲過目成誦人呼為神童云上

學舍曰學官俗謂之學宮非也史漢賈誼治安策曰學者務學
之官也顏師古注官謂官舍劉楷傳詩子傳說猶廣文於學
官為置博士蓋官者館也一職立一官使之管領故以官舍
為官耳上
今以學宮作黌宮其字於古無據考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頖
宮象玉之璜也然則黌當為璜況字書雖收黌字說文甚[illegible]
其非論字當以說文為正上

古人以通名為謁師古謂謁者書刺註自爵里若今參見草牘
而通名者也史酈生踵軍門上謁按劍叱使者使者懼而失
謁跪拾謁還走入報則謁即今之名帖可知今人混謂見為
一義殊謬上

史記秦始皇紀曰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漢書貢禹傳
曰裋褐不完班彪王命論曰思有裋褐之龥注裋謂音樹謂
僮豎所著之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荀韓淮南諸子文亦
嘗及之絕無有言短褐者自杜詩有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
褐之句循用至今豈刻杜詩者之誤耶博綜如老杜不應誤
謬作偏也上
褐字解如前詩經謂無衣無褐義方安
史悃愊無華顏師古注曰悃愊至誠也愊音逼今人讀為福音
已誤而又以為巾旁者尤誤上
史秦封松為五大夫今人皆以為係五株松不知五大夫秦官
名也乃第九爵此可證從前之謬澈太錄
枘鑿枘儒稅切鑿音造枘鑿乃木工之箕柱本自相入但以方
納圓則不可耳史記孟子列傳持方枘內圓鑿其能入乎今
去方圓二字云枘鑿不相入甚為不通至讀枘為柄鑿音作
更可笑括說
乙音乙又腫與切音住與黈同史東方朔傳止轉乙其處謂有
所絕止黈而記之曰乙如士人讀書以朱志其止處也又文
字有遺落句其旁而添之亦曰乙唐試士式塗幾字乙幾字
是也今試士亦然而乃作註註係黈之訛耳
史天子親耕籍田為天下先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也

薛瓚曰親耕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籍蹈籍也師古
曰瓚說是上
一夕話栽古者使民如藉故曰藉田今人誤讀為藉田以
積哉大謬余以為讀音借亦不如因無害義為讀然使民加以藉為
之義訓即韋昭之見矣元不如蹈藉之義為僅
褐用修曰班固作漢書紀漢事也洪荒以來非漢家之事上古
群佐非漢氏之臣乃總今古以著人表既以乖其名復自亂
其體名義謬矣按表名古今而篇中所列不及漢人尤為不
合　夔后夔也后夔於上水出后夔於下上章家章也寘章
於下上列承章於上下范武子即士會也既書士會又書武
子許敖范蠡所著之書也既書范蠡又書許敖至於品騭無
章是非瞀亂則又不可彈論矣丹鉛錄
班固漢書志藝文其叙諸子有可觀者九家儒道陰陽法名墨
縱橫雜農也以儒為首若以論司馬氏之失係太史公叙六家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也其論儒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
道最為高似矣然又曰王道既微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取合
諸侯總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乃以儒與諸家並列而
又別於六經何也蓋固之所列儒家者流也非所謂君子儒
也其以藝文名篇曰文藝末也云爾滇言餘文
班史既列儒於九家復作儒林傳則固之學所以幾乎道也其
叙謂古之儒曰博學乎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

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故其備述孔子以來所
傳受與大博士弟子所習業爲之傳則與九家所稱儒者異
矣抑其曰儒林曰藝文亦自有別矣上
漢書東方朔傳非有先生論曰談何容易何容備云豈可也則
容字應不連易字讀今人稱事之不費力者曰容易相沿日
久轉謬爲異矣話一夕
霍去病傳諸宿將常留落不耦注留謂遲留落謂墮落今世俗
多作流落據此從今作留字柳耦字多作偶字比尚可通用
耶說祺
漢書司馬遷報任安少卿書李陵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
弮音圈又音眷亦作拳皆訓爲弩弓史記長平四十萬衆張
空弮猶可畏也已先用此字不知何時坊刻誤爲空拳而世
俗率以士無器械者曰張空拳皆未請漢書舊本者爾漢書
師古注曰弮丘権反讀者以爲拳弩之拳大謬蓋拳則屈指
不當言張是時李陵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觀顏
注則誤弮爲拳已非一日矣話一夕
今人不知令甲字之義謂令甲即法律大誤按漢書宣帝紀令
甲死者不可生如淳注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師
古曰甲乙者今之第一第二也則令甲爲最先之第一令耳
故江充傳有令乙騎乘車馬馳行道中可以互證況乎房屋
有甲乙次第科目亦有甲乙次第漢世謂大世定爲甲第隋
唐以來謂登科目亦曰甲第史書中多有之奈何獨昧於今
甲之義耶上
日磾今人皆讀作密底耿介明言日字漢書原無別音當如本
字讀宋公序言日字音彌果似如今人讀未知始於何時楷說
華嶠論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
之者亹亹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譏遷是非頗謬於聖人
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　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
義賤守節甚矣
史記首叙黃帝事實據五帝德帝繫姓云且曰非好學深思心
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而司馬貞氏謂君臣之始
不合全闕乃采集三皇本紀補之補之似已然太史公書謂
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故擇其言尤雅
馴者爲本紀則黃帝以前之文可知矣太史公在漢初已曰
書闕有間則在司馬貞時又可知矣今貞所補之牛首蛇身
煉石斷鰲諸說殊不雅馴則太史公所棄而不錄者也宓犧
氏沒神農氏作孔子雖以繫易而世次之詳無得而稽焉故
太史公闕之非遺之也貞未能心知其意而曰續成先哲潤
色舊史過矣言史餘
三皇本紀系小司馬撰其稱天皇地皇人皇各一萬八千歲蓋

本皇極經世書云一萬八千歲而天開於子又一萬八千歲而地闢於丑又一萬八千歲而人生於寅此即三皇之歲數而本紀乃附會之耳經世蓋自古相傳之數也 漫抄 鄉卿

為三皇五帝之說者多矣蘇氏古史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為五帝蓋祖孔安國三墳五典之說也而後世多從之然三皇五帝古人代數其盛云爾非歷數之次也作史者亦難紀其世而可妄取於三五之數哉 言史 慎餘

士焉物故按物故之義不一顏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死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宋隱云魏臺訪問物故之義於孔世隆答云聞之先師云物無也故事也言死者無所復能於事也前二說人皆知之世隆之說人未之知也

范曄後漢書梁鴻娶孟光舉案齊眉注以案為古椀字及閱漢書霍后傳初許后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供養注已解為椀矣以為凡案者大誤案何取於舉乎

[illegible]

昔人多喜言仲統所為史言其少不應州郡辟命嘗以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云云斯言信美然吾以其言考求其終之統乃徒有是言耳實未能自為之也既從荀彧舉爲尚書郎輒不復歸則前日不就州郡之辟豈其本意後遂參丞相操軍事不知果欲娛清曠保性命從操何求乎史又言統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遂著昌言凡非所宜退不能踐言以出處進又嘗不擇所託以輕犯世而未見其有操也統死年纔四十一卒其早耳不然恐未必能與禰正平之禍也當時謂之為狂生豈虛乎范曄徒錄其言更不復辨後世遂嘉以為高世遠引之士李文饒知止賦云仲統得於清曠類文饒備矣人固亦易欺耶 劉玉淵

魏文帝典論云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於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云以避一時之暑故當時有河朔會之謙吾嘗謂松非好飲也且飲亦非避暑之方蓋自為計耳方曹操時與袁紹子弟相從若不日日沉湎安能使操不疑此不惟松為身謀亦所以陰紹子弟使不暇為他圖也 上

余因是初竹林之風比則雖飲非避暑之方尚有二百餘言但與史事無關故略之

後漢書載孝女叔先雄投水共父屍同出事與曹娥絕類范史

合傳可稱娥美頗生娥以秦氏賞識成其傳而桃事絕無談及
者何也（笑甚）
孫權遣襲劉璋者孫瑜非周瑜也（哇哇）
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誅壽父坐髡又嘗為諸葛瞻吏為瞻所
輕故志三國作孔明傳有貶辭且於吳備以國號稱而於後
漢獨稱曰蜀直是千古罵柄（妙論）
阿堵方言若今之這裏也晉書王衍口不言錢家人特試之以
錢繞牀使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顧愷之每畫人成不點睛
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後人遂以之為錢為目誤矣（話一夕）
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謝安見桓溫大陳兵衛謂曰何須壁間著阿堵輩阿堵乃今之所謂兀底也不虛郎這樣稱
之義

晉書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今人相沿遂謂寧
馨為佳兒之稱乃劉真長識殷淵源曰田舍翁作爾馨語本一
翁字係兒字接又謂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鬭戰求勝又極
有強學人語云人三字人頗看兩王 乃曰翔署如人生日物馨王撩王導與何充以正自爾馨王恬撥
王胡之手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晉宗康帝之母王太后
疾篤帝不往視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則爾馨寧馨俱猶言若何這樣似豈可以之訓為什那上
始謂爾馨寧馨為當時方言沿習不復然乃明袁洪相道衍四
寧馨胖和尚乃爾馭初相沿至今也
絕倒二字韻府羣玉以為極笑也北夢瑣言載有丞郎急諸梅

優空家輕譏優因他日以遍但請光該人闘之莫不絕倒又
五代史補李濤答弟婦拜作驢後語闘者莫不絕倒又三楚
新錄朱繼翰見馬希範以萬金為請希範覩其形短而臉長
語虞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又文會叢談諸劇假鬼以嚇柳
如京闘者為之絕倒以為極笑何已不知飛燕外傳成帝服
昭儀春卹膠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豈極笑之謂哉世說
王澄每衛玠談議至於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座又豈極笑之
謂哉又衛玠投王敦談話彌日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
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亦豈極笑之謂哉他如
冤魂志陶繼之枉殺大樂伎後夢伎以其口仍落腹中驚
寤俄而絕倒魏書李崇膺子也每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
倒北史崔暹過彭城次所立通傳碑文未畢而絕倒遂有者
以為中惡又隋陳孝意以父憂去職起為即丞朝夕哀臨未
嘗不絕倒骨瘦毀則天初特進蘇良嗣於殿庭拜跪便絕倒通
幽錄崔頌家婢蒸一婦死折桃絕倒於地紅線傳田承嗣見
遺金盒驚怛絕倒再生記劉氏子負屍繞一座絕倒王泉子
崔核與妻李氏觀家僮戲為婦狀大笑幾至絕倒由是證王
敦二則味之以從傾服之義若成帝與後九則直從恐懼驚
怛之義已然則作極笑者誤甚
顏氏家訓晉書年畢續縱任俠飲酒致誕充州號為黜伯北字

更無音訓梁孝元以來不識悄張顏寒呼為噗羨之嘡自爾便遵承之俗又有嗛嚈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嚈字

晉中興書載孝武帝遊太極殿郭璞筮之六六卦璞自明帝時為王敦所殺迄孝武已五十餘年矣謬誤之甚 天中記

今文人多用不識一丁字語引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出處以證之按續世說乃个字非丁字个與丁相似傳寫之誤也後又觀張翠微書其亦作个字及觀蜀志南史俱有所識不過十字之語史通謂王平所識僅通十字十與丁更相似想是十字亦未可知以其文義有據也北與淮南子言宋景公熒惑徙三舍之謬同史通謂為三度非三舍也 野客叢書

字書載晉蔣堅事學臣賦詩善乎子詩有丁字直不曲聖問其故上乎子曰臣丁旦剛不可以曲且曲不直之物未足遂撰上策其弱侯太史云莊子曰丁子有尾若直不曲乃足下字也古下作丁上作上若堅與乎乎上不足識下者古識

古今字書俱以䏊為耕丹鉛總錄以非也唐六典論府兵之制云居無事時䏊於耕以八證之可見䏊耕亦有別

甚矣唐人之陋也劉知幾史通載舜囚堯禹放舜啓誅益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成湯偽讓仲尼飾智驚愚斯數言者戰國有之然少有識者亦非謂之疑也胡子玄字知幾驟以為之寔也至謂舜禹湯文同於操懿裕衍而尚書春秋之妄過於沈約王沈斯名教之首誅矣 叢書

史通之所謂惑若赤眉積果史氏彌文之文鴦飛死季卷鄙說皆非所惑者也至竹書殺尹汲冢放堯則當惑而不惑史通之所謂疑若克明峻德帝典所傳比戶可封盛世之象皆亡可疑者也而山海詭詞論衡叢說則當疑而不疑余謂劉有史學無史筆有史裁無史識也 上

唐柳璨有史通析微十卷專駁劉子玄之謬宋世尚存今已佚劉書必與析微并行庶無失於名教不爾恐所益微而所損大也 上

通鑑載漢武帝踞廁見大將軍青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淳說是也仲馮曰顧解當從康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然則踞廁者輕之也 注鑑

通鑑載諸葛孔明以巾幗遺司馬懿巾幗女子未笄之冠燕京名雲髻蜀中名蒙籠蓋嘆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匿藏也幗音憒古對切今音與國同非更有讀作掬者尤非 言危

遺將士以巾幗而衣新王兵將士而使之戰也遺敵人以巾幗者武侯以巾幗者之與賊我戰也 按自來諸以人巾幗之武侯而不知其又有 臣梁臨小章虎侯親孔名以下為 異合肥有玉以巾幗人人名 字書夫人組縐幗婦人首飾之稱不特為喪葬別也與三國志公卿 列侯夫人紺幗 但一

鑑載孔明木牛流馬事甚善偶閱北堂書抄見蒲元別傳中載元為孔明西曹掾孔明方北伐患棧難致元牒孔明以元等

輙揣意作一脚牛（一字誤）抵仰（俯，即）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
步載一歲之糧日行二十里人不勞牛不食飲即日已然
則木牛流馬武侯固有授之者矣而鑑未嘗載何也職林又
載元為侯鑄刀三千口命人於成都取江水以淬之謂漢水
鈍弱不任淬也取水至元以淬乃言中雜涪水不可用取水
者捍言不雜元以刀畫水云雜八升何言不雜取水者方叩
頭云實於涪津渡負覆遂以涪水八升益之神識如此
陸鴻漸李德裕世每傳之而抑知先有神識者哉刀成以竹
筒納鐵沙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若薙水芻當世名曰神
乃今之屈耳環者是其遺範而鑑亦略之未載（學圃藜蘇）

記聽庾已歸載實責入相傳諸葛武侯居隆中時有客至囑妻黃氏具麵頃之麵具侯怪其速後潛窺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如飛因求其術變其制為木牛流馬云入因黃氏竊寢而文之耶

辨色絲隱語人知為楊脩也吳苑以為是稱王吳云魏武讀曹
娥碑陰八字不能了以問舉僚俱無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
渚曰第四車解時第四車上實稱王吳王平即以剔合義解
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又與略載魏文為世子歷陳太丘
碑見碑陰八字不解因問楊脩脩答以陳寔之墓鍾繇之書
邯鄲絕妙好辭四字也魏文以才與不才相校四十里劉孝標
云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余意當以此為正（上）
世說新語載楊門題活字周東漢俱劉之偽不為附會也楊題合字與餘竹片可為撐楫

余嘗謂司馬溫公通鑑既以正統歸魏則何不以正統系蜀提
溫公自稱司馬孚之後畢竟是公中之私也（見䏂）
野僉環走大空刪通傳校免死良狗烹韓信傳（䏂鄧）
鑑載宋太宗戒石銘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
上天難欺竊取蜀檮杌中所載孟昶文文凡二十四句載
在宋張端義貴耳集
張魏公列傳所書嘉禾剩客事乃附會雜史張元遠刺韓忠獻
事也其遺燼猶疑鄭瓊之語亦是添述紀聞（論武穆秦州叛）
卒事至云符離軍潰公方與熟如雷謂為此是心學之妙亦
取趙葉公紀事中再方當大軍奔潰豈是對瓊之時心法乃
有是哉其說皆出於私好溢美之辭不足信也又趙師䎖犬
吠事乃鄭斗所造以報韓侂胄學生之憤霽以及許及之屈膝
費士寅狗竇亦皆不得志於私黨者之撰造醜詆恐非其實
李心傳蜀人去天萬里輕信紀載殊多回實而一網信史類
不辨是非而取之何哉右皆宋周密齊東野語中之所紀因
錄之以俟修史者
立齋山曰朱熹因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為綱目綱倣春秋而兼
採群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蔵固於上而天道
明統正於下而人道定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然因畢張而幾
微著春秋以後僅見此書春秋者經中之史綱目者史中之

纔學者不可不察也

作史之法貴詞簡而事明義嚴而紀備春秋經文止三萬言雖與左氏作傳其書必不至於晦澀而難讀也遷固之書可以拍肩左氏范曄以下互有得失惟朱紫陽綱目足以步麟經之後塵然自昔紀載編集非出一手首尾多不相照綱目仍之或不免此病姑以一事言之漢景帝四年秋皆以冬十月日食今綱目并書於夏秋之後蓋編輯者自表志中摘出而不知漢初以十月為歲首故誤係之歲末耳至於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又自唐武德八年至於天祐之季甲子多差則綱目雖不可遽指為門人之作亦不可遽指為未脫稿之書想與同志共訂雖脫稿而未及修補亦若詩傳有新舊說之未折衷者也其綱之不合凡例者雖得徐昭文為之考證而目中之當刪繁者尤多近日續綱目之作上下四百年闕其文幾半於舊世之君子當更訂削之按左氏傳春秋自隱至成八公凡百五十年為十三卷自襄至哀四公凡百五十年為十七卷則聞見多而事詳者近也紀傳寡而事略者遠也理固然耳今日史冊非一人所集紀載俱在然以宋史校唐則幾倍以唐史校漢則加煩謂非史筆之日下而校削之未精歟自劉元城謂事增文省為新唐書之病說者承之至謂以文之煩省論史為兒童之見殊不知新唐書之病正以其文雖省而事則繁而不彰耳若能不加煩文而事不晦自是史家所難觀歐陽所論馬蹄逸犬之文可見雖孔子所謂辭達而已中庸所謂簡而文者皆可借為作史之準也古之勝會於斯一驗（屠書備考評）

春秋以後史氏有聖賢之才者司馬光朱熹耳而李燾之長編通與司馬光通鑑相續削多掇拾野史亦春秋傳疑之法故宋孝宗稱其書無愧於司馬亦贈謚公云

顏駟對武帝曰文帝好壯而臣少景帝好黃老而臣儒陛下好壯而臣老所以白首為郎而莫能去也是老於郎者乃顏駟非馮唐也左太沖誤王勃因之又誤（梧說）駟之對若漢書又不同乃是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矣

史事多相類人知邵平罷侯種瓜不知步騭早年亦種瓜自給（衛旌同）郭原平亦常種瓜人知時苗留犢不知羊續亦有留犢事王遵亦有留賜犢事人知檀道濟量沙不知胡彬拒秦已有量沙事人知何武去後見思不知辛玄保亦去後見思人知蜀先主垂手過膝不知慕容垂李稠吳梁宣帝宇文泰亦垂手過膝人知馬良白眉不知劉胤亦白眉人知季友有文在手曰友不知梁武亦有文在手曰武隋文亦有文在手曰王人知張巡殺愛妾以饗士不知臧洪亦有此事人知蘇軾留金蓮燭送歸院不知令狐綯召對含春亭已有此

東人初郢極曾拒光武不知王滿鎮若平翔拒姚興夜歸張
耀居宋夜拒北齊主事亦相類劉禪之有北地王諶姚泓之
有佛念事亦相類衛青為平陽侯家奴熊翹為石崇蒼頭許
丞重德陳頵再疏二事亦相類緹縈之請贖父刑王秀之之
孳義康事亦相類吳布常刑而王與章明達陳東賢角小傷
及中大目睢俱驗相前言亦相類終焉
史書中若孔明不用魏延之計孫權不用朱桓大石單車之計桓
溫不用郗超停迭鄴之計事略相類上
馮援市義汲黯發倉金琮散米劉頌賑貸范純仁麥舟亦略相
類上
祁奚免叔向貫高明趙王手虔忌叔朱虛楚儀免刀嘉吳苑兒
魏滕其奚人之幽事殊比類上
黃霸於獄中受書夏侯勝於獄中閻穆卿陽於獄中上書江淹亦
獄中上書事頗相類上
司馬相如去蜀題橋柱云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郭丹貢符
入函谷關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此關後相如持節諭蜀
丹持節歸南陽卒皆如其所期不獨一終軍棄繻也上
楊雄死侯芭負土成墳朱壽死桓榮負土成墳王吉死桓典負
土成墳三人事略似猶有漢室獨存之遺風上
李固之死王成保其遺孤燮後拜安樂侯陳蕃之死朱震保其
遺孤逸後為魯相兩人事略同亦可見善人之有後上
袁盎之死以鼂錯田蚡之死以竇嬰胡种之死以王宏三人事
略同毋謂冥冥之中無鬼責也上
諒輔值夏旱太守禱無驗輔乃自暴庭中期不雨自焚頃史沾
潤北與戴封同此而人罕知之輔時為五官掾尤難也上
太宗使宇文士及割以餅拭手帝屢目焉士及佯為不悟更
徐拭而啖之北與明皇使肅宗事同但肅宗無異而士及偽增
淳熙丁酉召侍讀史浩賜宴於送以金蓮燭宮王堂命作詩
以叔北食又　中秋召王禹玉賜宴曩者禮月將西沈
糊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都下盛傳天子請客然則賜金
蓮燭者固不止令狐綯與蘇軾已也四人同一榮遇孫狀頭固
丙吉不問殺人而問牛喘人謂知之世說新語載陳仲弓為太
丘長不問劫賊而問生草不起子者以盜殺財主何如骨肉
相殘與吉先後相符轍
遊李膺之門者為登龍門人知之任昉為中丞得預其讌者號
曰龍門之遊人罕知也上
人知趙抃清以琴鶴自隨不知唐末道士已先有行之者
蒼梧太守陳臨為因無子令囚妻入獄使子後刑與滕來相吳
祐袁亦相類上
冊可蕩也一莖黃雙雕然難備求孫思邈之奇矣後魏秦王錄

書疏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為与相排毀義理短長竟誰在
而無禮見凌也今召卿往蘭卒棄齊劉祥遇褚淵入朝以腰
扇障面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然曰寒士
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用寒士謝超宗遇褚淵送客墜水
超宗大笑曰投畀河伯河伯不受淵嗔曰寒士不遜超宗曰
不能賣袁劉焉免寒士晉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公服從
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敬倫名劭父導宋謝鳳子
超宗嘗作殷淑儀誄文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宋沈慶之不肯北伐文帝強之慶之以耕當問奴織當問婢
陛下謀之白面書生事何由濟師竟無功魏邢巒不欲圍鍾
離魏主詰之巒對曰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既謂難必
無克理城果不拔吳孫皓勸晉武帝酒曰昔與汝為隣今與
汝為臣上汝一盃酒願汝壽萬春宋主歆之贈劉邕歌曰昔
與汝為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壽宋中書舍
人狄當周赳詣張敷方就席敷呼左右以移我床遠客赳
等失色而去齊中書舍人紀僧真詣江斆登榻坐定斆便命
左右以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又王僧達炎路太后弟
所坐牀亦類齊侯景出鎮河南謂神武曰今握兵在遠人易
為詐所賜書皆乞加微點神武從之世子澄以書徵之書皆無
點遂不至發兵反隋高祖與漢王諒約凡璽書徵召數字旁

別加一點高祖崩太子廣以書徵之諒以數旁無點遂不至
發兵反宋檀道濟伐魏叔孫建以輕騎邀其道道濟夜聚
沙而唱以少米唱籌量之魏諜以為糧未乏也因殺告者道
濟得全軍而返周賀若敦伐陳侯瑱以舟師斷其歸攜敦聚
土營內以少米覆之集諸營士各持器詣官取米請給審陳
人信之斂軍而返宋陸修靜以白羽扇遺張融曰此既異物
以奉異人齊高帝以白羽扇遺孔稚珪以君有古人之風故
贈君古人之物齊明帝以漆燭盤賜傅昭曰君有古人之風
故賜君古人之物梁昭明以瓠食器賜劉杳曰卿有古人之
風故贈君古人之器晉向秀註莊子妙析玄理惟秋水至樂
二篇未就而卒子幼義零落失傳郭象乃竊以為己註補其
秋水至樂二篇又易其馬蹄一篇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數示
何法盛法盛有貪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
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干寶頗有著述流聲宜以為惠紹
弗許至書成法盛求紹不在竟竊之而去紹無兼本遂行何
書宋齊丘竊譚景升化書以為己作因投景升於江[illegible]不更傳矣梁賊宋子仙破會稽得
庾肩吾欲殺之曰吾聞汝能詩今可即作若能將貸汝命肩
吾操筆立成辭采甚美賊因釋之齊獠賊執張融將殺之融
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遂不忍害而去齊何戢
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阮佃夫求之戢以妓可得此人不可

得也阮卒諷有司以公事彈收羅之晉石崇妾綠珠美孫秀命使求之崇悉出諸妾與之撿視使者曰奉命求綠珠他非所欲也崇勃然曰此人不可得也秀終以事害崇齊范元琰以園蔬為業人盜其菘遽退走恐其遇值也母聞之因詢盜者名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也今啟其名願勿泄母子因終身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乃伐木為橋以渡之盜者大慙於是一鄉無復寇竊郭原平種竹有盜其筍者值原平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以通其行又採筍置籬外使穫之隣里慙愧無復取者又沈道虔遇人盜菜并筍事亦絕類但沈則市筍遺盜爾解叔謙母有疾叔謙於庭中祈禱聞空中語云得丁公藤為酒服之便瘥即遍求之無獲至宜都山中見一老父伐木問之答曰此丁公藤也叔謙便拜伏泣求得授四段轉顧視老父不復知處矣滕曇恭年五歲母患熱病思食寒瓜土俗不産曇恭啣悲哀切隔遇一桑門問其故因分與瓜一舉室驚異再訪桑門莫知所在矣方王儉時隨僧虔在郢號為曇曾子又同時宗元卿有至行鄉里宗事之號宗曾子又蔡曇智鄉里號為蔡曾子皆齊人也宋張暢嘗奉持觀音經南譙之搆逆也暢不從王欲害之夜夢觀世音曰汝不可殺暢遂不敢害及王敗繫獄誦經千遍鎖都寸寸斷獄司易之復斷吏因釋之太原王玄謨北征失律軍法當死夢人謂之曰汝誦觀世音經千遍可免此禍矣誦滿千遍將就戮將軍沈慶之諫果獲免吳人陸暉繫獄分死乃令家人造觀音像虔祝冀免臨刑三刀皆折官問之知其故看像項上三刀痕宛存焉因奏獲免東魏孫敬德禮敬觀音像甚虔後為劫賊所引不勝拷楚夢一沙門令誦救生觀世音經千遍數滿臨刑刀折為三處頸不傷三易其刃終折如故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及歸視其家觀音像項有刃迹三（凡則出太平廣記亦恐不皆實故未備錄）後魏范陽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經日夕不輟初死權殯堤下後改葬髑髏并枯惟舌不壞雍州有僧誦法華經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屍岩下餘骸并枯惟舌不朽（此例類聚妨其二以類之）梁晉羊祜三歲時乳母抱行乃令於東隣樹孔中探得金環東隣人云吾兒七歲墮井死曾弄此環失其處所乃知祜前身東隣子也向靖有女數歲而亡始病時弄一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後一年母又產一女年四歲忽謂母曰前時刀子何在母許其問女曰昔爭刀子曾傷母手今忘之耶母驚告靖靖曰可取數刀子合前者置一處以試之女見大喜捉取先所弄者乃知後女即前女再來也（廣記文濟事絕與又羊想以病人設不總）晉干寶父瑩有寵婢母甚妒之瑩亡遂生推婢同葬於墓時寶兄弟尚幼不知後十餘年母亡開墓合葬而婢伏於棺上如生載還經日全甦

得隴復望蜀司馬懿勸曹操克漢中仰進兵取益操曰人苦
無足既得隴復望蜀耶漢班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吳呂
蒙亦曰不探虎穴焉得虎子王熙嘆美盧元明以盧郎有如
此手神情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王孝伯嘗言名士不
必須奇材但使常得無事痛飲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太宗
問辛太公曰辛太公何如舊太公對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
王臣今適年十八已遇陛下遇之遠矣可與帝嚳李膺而三
之博物志所載漢家宮人路崇注所載周王冢中宮人神異
錄所載鄴中冢內魏文帝宮人并再生然則可異者固不止
一子寶陳朗兩家婢子也阮脩童有所思卑爾寒堂不避晨

夕及至或又無一言但欣然相對再比與來與訪戴者如出
一轍宋武帝之於殷淑儀漢武帝之於李夫人俱不勝其奄
滅之感而承旨者輒有致魄之術形見恍如平生傅昭仕梁
為安成內史郡溪紋無無一客署月偏照昭不能拒竟縊之
門側子婦嘗以家餉牛脯進昭召其子以食之則犯法告之
則不可為殺而埋之縣無豚腩不得獨擅其美也蘇瓊仕齊
除清河太守發摘若神盜賊屏跡尤嚴饋遺郡人樂陵太守
趙穎年八十五月得新瓜一雙來獻恃年老苦請瓊為勉留
懸之梁上入閣趙饒爭獻新果已知前瓜猶在相顧而去夫
一瓜之必嚴較傅昭為尤難也廉潔之吏史不能勝哉而此

其傑出處者巨倫博涉經史仕殷州別將州為賊所陷葛榮
聞其才欲用之巨倫規自脫適午日會集宮僚命巨倫賦詩
巨倫故作鄙句為衆所嗤以此自晦後免團絕照累句之遠
智也樊子鵠向稚光詔之杖或勸其請樊謝詔以年老大夫
已有故事無勞往高澄賢侯景回審開謝為佐或曰行臺郎
王偉澄曰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武暨之嘆賞賢寶至如
出一轍賢才當前而不能用及為他人用而始悔恨之究何
益矣耿恭拜井出泉史豁傳之北齊神武睞平鑒為懷州刺
史西魏來攻城內止一井隨汲即涸鑒情大懼鑒具衣冠拜
井而祝及旦井泉沸湧合城踴躍遂敗魏師詎不又一耿恭

耶時和士開以佞倖擅權勢傾朝野令人求鑒愛妾劉氏鑒
即遣送之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為身計不得
不爾其去何壞石崇之智抑又遠矣邢峙文宣朝授皇太子
經方嚴見憚進食有菜名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
名殿下不宜食文宣聞而嘉之文公之諫折楊同一意也李
廣射石沒羽人稱和之宇文周時李遠守惠城於叢薄中見
石以為伏兔也射之鏃入寸許何殊於廣又賀拔勝從文帝
宴昆明池一矢貫雙鳧其與一矢落雙鵰者又何殊長孫子
瑾從于謹平江陵軍還一無所取惟載書二車武擁於文帝
帝使檢之嘆曰孤知此人已二十年而人猶譏之向不令檢

祝能免枝杼之疑乎吾故以此並明其心迹也子継固先書彬沈義倫而著虞將之名者矣

漢唐而下史籍所載有一事譌而二之者有二事混而一之者有一事傳訛餘悉泯沒者有一事從而餘皆虛者有二事類而無一證者更僕未易悉數漢樂數則以例其餘魏時殿前鐘忽大鳴震駭省署張華以此蜀銅山崩故鐘鳴應之也尋蜀上事果云其日銅山崩又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恆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鍾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鐘故聲相應也可鑢之令輕則韻乖而鳴自止矣依之果不復鳴按此東或記者譌一而二之耳吳東陽模夫入山遇大龜作人言因縛之獻與孫權龜路曾與老桑共語既至權命烹之焚柴數車如故諸葛恪曰當以老桑煮之如言立爛又張華斑狸事狸亦與華表并語雷煥識之遂得狸本形二事不應絕殊洛或近實華當時素稱博識人因附會之耳漢武進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對曰名善哉帝陰識其樹後數歲復問之曰名瞿所帝以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為馬小為駒長為雞幼為雛壯為牛少為犢人生為兒衰為老昔為善哉今為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成敗豈有定哉帝乃大笑領之又帝至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報上使目遍視之莫知所名令朔往識之朔曰此名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按圖校視果秦獄地問朔何以有此曰積憂之氣化而為此夫積憂得酒而解試以酒沃之當有異乃取置酒中立消矣乃賜朔帛百疋以旌之按朔以蟲為怪哉即名樹為善哉之故智也其為詭撰欺帝無疑使果以再遇此蟲不知又易何名矣但識彼地為秦之獄地蟲為積憂所化其博識有足多者又漢武帝故事東郡獻短人名巨靈見朔以王母種桃三千年一實此兒已三偷之而洞冥記載一女子愛幸於家名巨靈常出入唾壺中朔見之巨靈遂飛去二巨靈一男一女迥然殊異又并與朔押戲謂必有一譌余直以為皆烏有也天寶中漢州雒縣尉張陵自舉曰試萬言詔中書省試之陵令善書者二十人各操紙筆環庭而坐依題口授迥而復始至午後詩成七千餘字仍請滿萬字相云七千可謂多矣何必須萬狀聞敕賜縑帛拜太常丞直廣文館時號張萬言又長沙王璘詞學富贍崔彥昭廉問表薦於朝試之使解璘請十書吏分給筆札璘口授之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復為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時忽風雨暮至驟驚為回颸所卷泥滓沾漬殊難成卷璘曰勿取但將紙筆來縱手一揮斯須復千餘字矣未停午已七千餘言時號為當魁召之璘同詣侯見袁崔琮奏擬萬言科璘因放歸寄傲詩酒閑授自稱曰試萬言王璘云云唐

昔賢所論殊有味也上

漢書焦贛作易林又方術傳道士張巨君亦著易林續博物志
後漢崔篆亦著易林而焦氏僕漢趙曄撰吳越春秋晉楊方
亦撰吳越春秋而趙氏僕晉葛洪次西京雜記南齊蕭賁亦
次西京雜記而葛氏僕大都作者必自成一家乃為可傳而
規倣前人譬之嘆饕之檄新藥之渦將焉用之郎如之發解
嘲兩文世儒每每竊襲枚揚依歐氏令觀者厭死結說

陸賈有新語顧譚亦有新語賈誼有新書虞喜亦有新書桓譚
有新論夏侯湛亦譔劉書亦有新論崔寔有政論王肅亦有
政論仲長統有昌言王隱亦有昌言賈山有至言崔靈亦有
至言六朝好學漢如此類筆

六經之文尚已孟子在戰國時以浩然之氣發仁義之藴無心
於文而開闔抑揚曲盡其妙漢初賈誼之文質實而或傷激
厲司馬遷馳騁有餘而識不遠董仲舒發明王道而詞多
緩弱至谷永王莽漸趨於對偶而古文始衰歷晉魏齊梁而光
銳氣殘湮藏磨蝕頹波橫流淫靡八縱唐之文章無慮三變
王楊始翻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則綺靡為蔽而殊乏風骨
燕許繼興波瀾頗暢而駢儷猶存韓愈始以古文為學者倡
柳宗元翼之豪健雄肆相與主盟當世下至孫樵杜牧峻峰
激流異於衆外而寡興遍幅李翱劉禹錫則始見奇清勁可
愛而體乏渾雄皇甫湜白居易開源導流每見回害轉角之
奇隨時間作類乏韶夏咸濩哇而不可聽者也宋初承五代
之弊文多衰流歐陽公變為渾厚之體如高冠章紱端
玉交於廟朝非法不言老蘇之文極高頓有戰國縱橫之氣
東坡勝似穎濱其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南豐之文謹嚴
後山之文有法度然或時多迫促之病元虞諸公之文如鼎
市夜鴻華亭曉鶴唳亦足驚駭然而風氣日漓雅高不雅
學者許吉備

仲尼諸弟子著述傳於漢者漆雕子十三篇漆雕開之後通志略以為周人漆雕啟之後
為即闕著非也王史氏二十一篇六國時人芊子十八篇齊人皆七十子
之後也世子二十一篇陳人李克七篇子夏弟子景子十三篇宓子弟子
皆七十子之徒也受業仲尼之徒曾子外宓子十六篇宋景
濂諸子辨有言子二卷宋以前目錄皆無元王爚哀集遺言
為此書然備勝遠近甚余近得韻子三卷亦國朝人哀集
者猶之有功聖門可也類筆

唐曹憲撰文選音義甚為當時所重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之
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世
唐人重文選如此宋初亦刑尚之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
秀才半然常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
清暉則腐甚也上

不繪一句不琢一字賈誼是也比揚為工新聲競奏詞賦之漫
衍陸謝江鮑之波瀾也大抵賦擅於楚昌於西京盛於東都
沿於魏晉壞於五代迨律賦而斯然盡矣比其槩可舉者自
選論之詩莫病於輕淺賦莫病於艱深學者可嘲詆雕增
飾有能肖心吐理觸吻成文變合風雲自出機軸斯足貴耳
三復楚辭眷戀宗國九死不忘至於天問鬱無詮次惝惘彌
深此豈有成轍可傚哉後世諸君子愛橫恣者極意雕畫無
疾而呻入為掩耳悅近尤甚字取駭目故必艱文取關聯故
必究險韻存凡類書充棟一經緣閣則說萬字寧須剜潤置
筆硯哉盍賦體貌異非可取帖括鉛槧語比而韻之以塞白
也然吾欲以宏且肆者盡吾狀而不欲借以文飾古奧爾雅
吾情附之以宣而不困以晦蒙浮雲無心賦形為象吹萬成
聲不假綜繪豈非天地間真賦哉我明此道上掩唐宋操觚
輩出標擬崇體式古雅淪足繼漢晉而稱盛矣然亦擬議
分轍沿波為論耳盡抉隱標嗣響靈均者俟之博雅君子焉
書錄詩評備
隨筆謂枚乘作七發東方朔作客難其後紛然傚擬擬七發者
有七激七辯七依七廣諸作擬客難者有解嘲達旨賓戲諸
作了無新意余謂古人制作動有所祖如李尤為德陽殿賦
其後王延壽效之為靈光殿賦何晏平樂復殿為景福殿
賦宋武帝劉義恭何尚之為消暑殿賦又如揚雄為蜀都賦
其後班固效之為西都賦張衡為南都賦徐幹為齊都賦劉
楨為魯都賦劉邵為趙都賦庾闡為揚都賦以至本朝周美
成為汴都賦轉轉規傚以至於今盡楊沈無庸閣皆有閒居
賦其後沈約賦郊居謝靈運賦山居以至上為賦宴居曹植
始書叢
小宋狀元謂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遊中語傅毅相如美人
賦又出於宋玉好色賦自宋玉好色有賦相如擬之為美人
賦蔡邕擬之為協和賦曹植為靜思賦陳琳為止欲賦王粲
為閑邪賦應瑒為正情賦張華為永懷賦江淹為麗色賦沈
約為麗人賦轉相規傚以至於今上
離騷皇覽揆於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注初度猶言初節也古
者子生三月父名之謂命名之初節非謂生也今自少至壯
至老但遇生忌即云初度是期頤皆三月時矣謬甚詩
離騷詩九辯與九歌兮即後之九歌九辯皆屈原自作無疑王
逸固夏康娛以自縱之語遂解九歌為禹樂不知時事難於顯
言乃託之古人此詩人依傚形似之詞爾不然則上所謂載
重華而陳詞並與有重華可就取舍原所自言不之信而別
解之不知何謂九辯謂為宋玉哀其師之作熟讀之亦皆原
自為悲憤之言絕不類哀悼他人之語蓋自作與為他人作

旨趣故當審擇乃千百年讀者無一人覺其誤何也菴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傪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搖秦君滅傪在牧之前則阿房賦起而決塞祖之長城賦起而決矣阿房賦中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楊敬之華山賦中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已嘗稱之牧之乃佑孫則賦中明星綠雲等句法亦是祖之楊作矣信乎文章以承蹈襲斷難也 新江行

李太白賦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以刺嚴武後陸暢復為蜀道易易於履平地以諂韋皐古人各有在詞賦寧存忠厚哉 據說

唐題劉與謝觀同在崔蕃孫門下以文藻知名劉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群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劉曰君胡不作赤賦劉即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漂杵文山效之作黑賦曰孫臏暗枝之際半夜失蹤達摩面壁以來九年閉目座中一客為青賦曰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一客為黃賦曰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沙幕之前沙含夕照文山許雪滿日明得句之神丈燦血流不免著跡或改之曰孫綽賦天台景赤城霞起而建標杜牧詠江南春千里鶯啼而映綠有風味又賦黃曰雲夢之澤木葉秋老洞庭瀟湘之餐蕩英霜清彭澤信勝菊英升蓉改黑賦曰周庭之列畢殺如蟻陳陳閣之迎孫孔熠似鵝翎 說家

宋玉賦豈能與之抖天地之高哉天言高可也地言高不可也後漢楊孚傳丁父綻對耳目不明目言不明可也耳言不明不可也 說林

相如賦觀萬青蘋說文青蘋似蘇而大張揖曰生江湖鴈之所食管子謂之鴈膳是也別種為白蘋故辭登白蘋兮騁望今誤作蘋蘋水草也可堪登耶 據說

陳后買長門賦一事千古以為美談余獨謂此事之必無者以武帝之明察能讀子虛而稱美則非不知文者倘讀長門獨不能辨其非后筆耶要所從來死有餘罪矣相如何利此百金取酒而肯為之耶嘗是相如知后失寵擬而作此賦一時好事者遂添為此說耳 據說

王勃滕王閣序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人以為王濬而紫電清霜終不知何處讀楊升菴集林引肅明與王僧辯書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知王將軍係王僧辯而非王濬也

王勃滕王閣序中落霞孤鶩秋水長天之句當時以為工及觀
駱賓王集亦有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金飆將
玉露俱清柳黛與荷緗漸歇緗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
齊致之類句法不止一二見則知當時文人好為此等句矣
且勃此等亦不獨見於滕王閣序如山亭詩亦有長江與斜
漢爭流白雲將紅塵并落遊山廟寺序亦有崇松將巨柏爭
陰積瀨與幽湍合響如此等句甚多觀文選及晉宋間集如
劉孝標王仲寶陸士衡任彥升沈休文江文通往往用此等
句法知唐人蓋有所自也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
共長安俱遠陳子昂曰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烟共色

文新交與舊識倶棲林壑共烟霞對賞文游
南史齊祖梁武策曰文枚與鵬異齋飛武功同日東并違後
觀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序以金剎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
等壯庾信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諸淵賦半
儀共杖日齋風音廟與者實其潤八等刻掩若多
代醉繡我王勃落霞孤鶩句解落霞乃飛城北實淺之霞如
令八呼為霞娥可以也小即將陽野鵬飛逊城義而欲食之
所以足齊飛字於豈霞觀不能飛也向見異解解珠可其飛
城亦石若霞余云未以前生鑒山不大方與秋水大天句不
梳柳飛城石若霞時知出秋何與
筆謀我蘇長公重一云讀其宗前一鳥來呼云若霞與孤鶩
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如八我夜一夕蘇公應葵回二句佳
矣借多與共二實以除去之何不問落霞孤鶩齊飛秋水長
天一色真遂絕吠閑一讓丁書出何書矣云王勃書見夢於
蘇其以曰于勝王公亭來落霞所詩說討與與共二宴不知
何人添之誤傳至見甚集快此顏公歧書之北二談與村學
究我鶴繡矣之鄗甚樣奪椅居未先玉勃金集曰及當時詩
為人如以者句為館多也雷見林學先岳前杖沒寬知其應
不憾診藝枕動根語蘇公及古名士以發遠誅覺可嚴

丹鉛總錄載王羲之蘭亭集序人以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
崇羲之甚有欣色其序自在真上於方之而脫胎全在柔緩
也增
右軍蘭亭記梁昭明太子以天朗氣清似秋景為文之紕不入
選陋矣周公作時訓以二十四氣定七十二候三月為清明
言氣候當辰出大甚清且明也非天朗氣清而何清始朗也
且張平子歸田賦有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觀此則訊之者
之不倫可知矣遯齋閑覽
韓子蒼云春氣多昏是時天氣朗然而清明故可書如杜子
美六月風日冷之義綠竹管絃四字又班孟堅西漢張衡傳
中語已

楊升庵集載魯褒作錢神論其時綦毋氏成公綏皆有之迄今
止魯論獨傳豈工拙之相遠哉抑文之行有幸不幸也增
檄書露布之所始人謂檄文昉自漢之陳琳指其為作檄曹操
文也乃以文心雕龍證之已有隗囂檄亡新文張儀檄楚書
矣又司馬相如喻蜀文文選作喻蜀檄之則檄文不始於陳
琳可知隋禮樂志後魏每攻戰克捷欲天下知聞乃書帛建
於竿上名為露布其後相因施行如隋志所言則露布始見
於後魏時事物紀原引世說袁虎倚馬為桓溫作北伐露布
見於晉二者俱未為得漢賈逵為馬超作伐曹操露布自後
漢已有之豈書帛揭竿實自後魏始耶然露布之語其來已

彈鋏歌一句易水歌二句大風歌三句南風歌四句夏人歌五
句康衢歌六句夫歌以永言今上比數篇累累幾句而聖馳
王霸俠士怨婦氣象自別又何必逐篇累牘徒以侈靡相高
哉上

自昔兄弟齊名者衆矣未有五人俱出仕而俱能詩者唐竇氏
是也自昔姊妹并稱者有矣未有五人俱入宮而俱能詩者
唐宋氏是也而竇之父叔向宋之父廷芬皆以文章稱尤異
中之異也竇四子俱登第而牟處士官最遠幾至宰相宋五
女俱尚宮而一男質最下白首編氓事固有不可知者詩數

夫婦俱能詩者言中宇同妻張氏孟昌期同妻孫氏元稹同妻
裴氏杜羔同妻劉氏元載同妻王氏彭伉同妻張氏李梅同
妻盧氏女兄弟能詩則徐充容婕妤及弟齊明宋若昭若憲
若照若倫若華以及上官儀與女孫上官昭容上
一云宋廷芬五女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昭文尤高
莘論語妹如嚴師焉

唐宮闈能詩者徐淑妃上官昭容宋若莘妹李季蘭魚玄機
杜羔妻趙姬母張窈窕君薛濤元稹夫人然皆篇什一
二惜不多見上

說桔載范陽盧氏妹撰天寶迴紋詩凡八百一十二字備璣與
端與蘇若蘭璇璣圖事相類按蘇氏璇璣圖八百四十字起
宗道人析為七圖得詩三四五六七言者至三千七百餘首

迴環宛轉自成文章未知盧氏有此奇構否蘇圖載右鍾伯
敬快書中惜未見盧氏所撰

晉傳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略曰聿脩厥德令終有俶勉爾
遁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此
集句詩之始或謂起於王安石非也伍
足蔡花洲閒錄載集句詩始於石曼卿引信下第偶成二作為椽未嘗見傅公此作者

漁隱叢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體自退之斬新
開闢余觀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
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為之退之亦是沿襲其舊耳謂為
斬新開闢非也頤漁隱所言亦未為得蓋聯句實起於漢之
柏梁臺體而非始於靖節諸人也又何踏李白顏真卿皆有
是作亦不特宣城工部而已宋齋記事

唐以前人和詩初無用同韻者直是先後相繼作耳頃看類文
見梁武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蓋同用改字十
韻也詩人以來始見有此體玉雜書

楚辭句末每用兮字沈存中謂用楚語薩縛阿三合之音楚招
此時何由得聞耶此正方言各係其山川風氣之所然耳蓋
古文多有辛語辭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繩繩兮以兮
為終狂童之狂也且椒聊且遠條且以且為終毋也天只不
諒人只以只為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俟我於著乎而竟耳

不杜撰往往若此注所未到又如杜鷹詩側目似愁胡王原叔但引隋魏彥深賦為言不知狀似愁胡乃晉孫楚鷹賦中語耳又詩速令相就飲一斗人多引鮑照且願得志數相就以證相就二字有所自不知相就飲三字見庾信詩將人相就飲至如巡簷但索梅花笑梅花笑三字見隋煬帝詠市橋官柳細官柳二字見晉陶侃傳前輩謂老杜詩無兩字無來歷者山谷亦云老杜詩退之文無一字無來處信哉表謂杜詩字字俱有來歷則可謂其句句規倣前人則不可老杜豈隨人後趨者哉不因其一字一句之肖前人遂謂老杜之妙在是而為世之注者多作賦詩者甚之實白生具間乘疏略處杜意又不為注若為注有杜詩稍反言之者如云久拚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雙鬢

如野鶴也又黃鶴高於五尺童化為白兒以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鶴化為老翁似白兒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在此曰室於怒市於色常南豐曰室於議余退於嘆皆如此類一詁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前句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獨不相對竊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在假實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矣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為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類甚多上

杜詩如知嬴女善吹簫杜注嬴女井怪名好吹簫注以為弄玉非也張東之詩汾南有小山嬴女隱其間擬

蘇子瞻曰僕嘗夢一人云是杜子美謂世多誤會余詠八陣圖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為先主武侯欲與關公復讎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耳天下奇議與孔明不同事之日不可立吳之意此為恨耳一坐之言哉蓋世之解淺杜詩不然而言吳主不入亦可減惜觀如如此不以世甚也借事以證之可信為事以吳之不可滅也

老杜用事亦有誤處龍鍾本龍鍾羅浮山竹名大七八圍節長一二丈謂之龍鍾竹見南越志杜寄高適岑參云何太龍鍾極於今出處妨以作老邁用杜誤矣注杜者即附會之言龍鍾謂其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自矜持也謬甚此和裔異耋人所編見昔安得以年老取義耶杜注欺已誣人大率類此記事珠等書遂據為故實何也天中記吳都賦竹則䈽龍之類是龍鍾誤作龍鍾之耳又馬融笛賦龍鍾之奇生於終南之崖漢武帝時出陽關外得異竹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名龍鍾注杜者之謬又不明異矣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者軒車之軒也子美軒墀曾寵鶴則誤以軒作堦墀之類乘槎至天河海上客也奉使虛隨八

月橋則誤以為漢之張騫劉越石為胡騎所圍中夜奏胡笳
賊皆流涕棄圍去胡騎中宵堪北走則誤以為符事李正
已曰園庭中藥欄藥亦義與御同藥即欄欄即藥也東與還
來看藥欄則誤以為花藥之藥余謂春使隨楊雨事并川尚無碇胡騎北走中用一樁字原酒是借茄事以觀當事也亦未錯藥為花藥之藥亦遍好擇聯用余不能曲為之解矣鼓更有不可解有霜排風此上刀下曰賦亦曰扶樣荘子樣扶樣年角而上右九猫此扶樣羊為二賜風之別久樣象此五實高太米六日晴株扶財錯以椿扶二字作聯拙讀何以說楊解藥闌二字又不國引漢宣詔以池藥未幸御者假與貧民注以竹絕連為禁藥以州大湯藥之闌何以期其還來看也耶

杜牧之江南春詩十里鶯啼綠樹紅今本改作千里若是千里
鶯啼如何聽得又寄揚州韓綽判官詩秋盡江南草未凋蓋
厭淮南之搖落而羨江南之繁華也今本改作草木凋若作
草木凋何消說得楊升庵戲謂二詩絕妙十里鶯啼俗人添
了一撇便壞了草未凋俗人減了一畫又壞了甚矣士俗不
可醫也一夕話

張文昌成都曲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支熟萬里橋邊
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此未嘗至成都者成都無山亦無
荔支蘇黃門詩蜀中荔支出嘉州其餘及眉半有不盡爲之
彭山已無荔支矣五雜組

楊用脩云韓昌黎贈張曙詩火欽江擢文章妙自嘆虞翻骨相
也以邪佞比人而忠直自許此昌黎一生病痛也予按樓船
賊將也杜送武臣用之昭陽禍水也李賦行樂引之律以楊
說則長卿子雲太白摩詰書當高閣束之而楊馬李王世惟
恐不得當者則何以故哉藝林學山

高力士貶所見園中薺菜土人不解吃賦詩云兩京秤斤賣五
溪無人採黃嵩直作食算詩尚想言將采五溪無人採則誤
以薺為筍升菴

梁谿漫志一則云東坡和潛師放魚詩況逢孟簡對盧仝不用
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產非子美也豈少陵嘗用校
人事遂直以為子美耶余按左氏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因
舍事載六經語孟人所重習易通曉若闇出名公手少或
牴牾必他有證佐不得驟加譏議也但子產又字子美坡公
宜詩出以免人疑升菴

小說云蘇東坡用事甜爛熟亦須撿看然誤處正自不少虢國
夫人夜遊圖詩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樓陳後
主張貴妃名麗華韓擒虎平陳後主與華俱見殺而齊東昏
侯寵潘淑妃故不名麗華也梅花絕句月地雲階漫一尊玉
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荊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此亦張
麗華事而作東昏侯取之又玉奴姝裳花奴手花奴指汝陽
王璡而以玉奴為楊貴妃又疏於前詩矣又全勝倉公欽上

歐陽公詩六言變作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人謂之折
腰體元雪詩堪行客過梅橋滑免老農憂麥乾效此格
也林希變而從此格三句一換韻三疊而止黃山谷觀李伯時
畫馬正用此格詩話云七言詩始於漢柏梁體武帝作柏梁
臺成詔群臣能為詩者得上坐凡七言每句用韻各述其事
（謝）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蕃謂非立黃之色不中律
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莽非直鳶肩虎視狼
復紫色蛙聲誤矣（顏之推家訓中書證）

是齋日記卷十一

字學部

自倉頡覩鳥跡以製文字而書契始興（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伏羲氏有龍書神農氏有穗書軒轅氏有垂露書少昊氏為鸞書高陽氏為蝌蚪書夏后氏為鐘鼎書皆隨所見而製者也六書之名起於周禮一曰象形（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二曰會意（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三曰諧聲（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指事（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五曰轉注（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六書之中象形指事為一耦會意諧聲為一耦轉注假借為一耦此許氏說文之言也六書起於象形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四者不足而後轉注假借生焉此鄭氏相承之說也倉頡古文之後至宣王時（史籀）李斯取籀文而省改之謂之小篆程邈又去繁趨約施於徒隸謂之隸書古文由此不傳矣至於漢魏李蔡其體益繁八分書者王次仲所作蓋割程邈隸之八分而取其二割李斯篆之二分而取其八也楷書者鍾繇所作又謂之正書行書者劉德升所作草書者史游所作飛白者蔡邕所作（邕見施堊帚而作飛白）此皆字體之變也然有字必有音沈約始創四聲（以第一為平第二為上第三為去第四為入是之謂四聲又平互盛貫元生謂之六體）天竺繼以

若隊雍州川也師古云隊讀與隧同古字通用夏龕為龍為
光長發荷天之龍二龍字注皆釋寵也然不知龍即古寵字
峇文隰有萇楚旖旎其華王逸云今詩作猗儺二字皆平聲
楚辭紛旖旎於都房相如賦旖旎以招搖搖猗賦旖旎即猗
之旖旎王褒賦形旖旎以順吹猗旎即古猗儺字殷頌武王
載發發讀為旆發旆古通用禮記月令審端徑術術讀為遂
術遂古通用又天子乃鮮羔開冰鮮讀為獻鮮獻古通用玉
藻立容辨卑毋讇辨讀為貶辨貶古通用又盛氣顛實揚休
顛讀為填顛填古通用一命縕韍幽衡幽讀為黝黝黑色幽
黝古通用少儀賓和之美美讀為儀美儀古通用樂記名之
曰建櫜建讀為鍵建鍵古通用祭義爓燂燅爓燂讀為燅
香燂燅爓香古通用祭統百官進徹之進讀為餕進餕古通
用投壺若是者浮浮讀為罰浮罰古通用又筭空中立扶堂
上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何休曰側手為膚按指為扶扶
讀為膚扶膚古通用又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綍讀為紼綍紼
古通用周禮小司徒施其職而平其政政讀為征政征古通
用貢師氏其成而奠其貴奠讀為定奠定古通用司尊彝凡
酒脩酌脩讀為滌脩滌古通用大宗伯攝而載果果讀為祼
音灌果祼古省文司几筵毋敦一几鄭玄曰敦覆也敦讀為
燾敦燾古通用鬱人遂貍之貍讀為埋貍埋古通用大胥春

入學舍菜合舞舍讀為釋舍釋古通用典瑞繅藉五采五就
以朝日繅讀為藻繅藻古通用巾車革路龍勒條纓條讀為
絛條絛古通用又蒲蔽棼蔽藻蔽爾雅輿前謂之報後
謂之蔽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蔽通作茀蔽茀古通用[illegible]
秋縼而受之縼讀為緄縼緄古通用考工記梓人為侯上兩
个與其身个讀為榦个榦古通用輈人輈欲頎典頎典讀為
懇殄頎懇典殄古通用函人衣筆中之齊齊讀為注齊注古通
用又眡其鑽空空讀為孔空孔古通用慌氏以欄為灰欄讀
為楝欄楝古通用矢人以其笴厚笴讀為稾笴稾古通用匠
人為溝洫凡行奠水奠讀為停奠停古通用弓人為弓老牛
之角紾而昔昔讀為錯昔錯古省文又畏也者必橈畏讀為
隈畏隈古省文又中有變焉故校校讀為絞校絞古通用儀
禮注布八十縷為一宗宗讀為升宗升古字春秋宣公九
年晉郤缺救鄭成公十七年晉殺郤錡郤犨郤至郤讀為郄
音隙漢有郄正晉有郄超郄鑒郤古郄字左傳隱公元年衆
父卒衆讀為終衆終古通用文公二年穆伯及晉司空士穀
盟于垂隴及士穀士穀士穀士當作土傳寫譌又詩徹彼桑
土土讀為杜土杜伯之後亦即古杜字省文定公四年關
穀於菟班固敘傳引此菟作檡古通用襄公二十五年子產
對晉云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恪讀為

客將客古通用又衛侯入逆于門者頷之而已說文頷低頭也徐氏曰點頭以應也今作頷襄公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介讀為个介个古通用昭公元年趙孟視蔭蔭讀為陰蔭陰古通用文公元年享江芊而勿敬也又昭公十三年芊姓有亂必季實立今氏書有乜姓而無芊姓韻書乜芊字同音皆訓羊出聲則知芊即古乜字昭公七年隸臣僚僚臣僕僚讀為宋僚朗古宋字昭公二十五年隱民多取食焉國語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詩如有隱憂隱讀為殷隱殷古通用又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冰讀為掤箭房之蓋冰掤古通用定公三年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肅讀為霜爽霜古

通用穀梁傳以伯宗為伯尊賈逵以宗盟為尊盟與舜典禋于六宗宗亦為尊宗尊古通用國語王乃秉枹親鼓之鼾騷援玉枹今擊鳴鼓枹讀為桴枹桴古通用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當為祇古義云多古祇字孟子河海之於行潦潦讀為澇潦澇古通用素問脉泣而血虛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云多食鹹則脉凝泣而變色泣讀為澀泣澀古通用山海經帝俊妻是生十日俊古舜字莊子膠膠擾擾膠讀為攪膠攪古通用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注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訶何卒注誰與譙通即高帝譙讓項羽之譙何與呵同譙呵乃如今關城盤詰之例誰譙何呵古

通用史記虞死獄中說文束縛捽抴為臾庾臾古通用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亞漢書作惡漢條侯周亞夫有玉印其文曰周惡夫印亞惡古通用又尉陀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長安俠邪行丈夫且徐徐調絃渠未央淵明詩壽考豈渠央黃山谷詩木穿石槃未渠遽渠字班史虔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俱作遽字王楙引薛綜注云夜未渠央渠當讀作遽詎夜未遽盡也渠遽古通用漢紀紅女下機紅即古工字史論吳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妒媢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妒媢之誅二媢字并讀為媢媢亦妒也五宗世家云常山憲王后妒媢王充論衡云妒夫媢婦生

則忿怒鬭訟媢媢古通用漢書兵難隃度隃讀為遙即古遙字又覘窺覘讀為廉覘覘規之義即古廉字呂紀未敢訟言誅之訟讀為公古公字又孟光舉案齊眉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二案字即古椀字又思玄賦顆顆獨而無友兮顆讀為獨顆獨古通用百井今蔬蔬讀為苑即古苑字言辨而確確讀為確確古通用又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通用秦方士徐市又作徐福實一人也市讀為黻古黻字黻福聲相近司馬長卿大人賦上僊僊有凌雲之氣僊讀為飄僊飄古通用論衡云伍員帛喜白帛喜讀為伯嚭帛伯通喜古嚭字省文又畢火變也湛水

異也天官書一湛一旱時氣也淮南子旱雲烟火涔雲波水
又云雖有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湛涔古通用淮南子人
間訓置之前而不蟄錯之後而不軒蟄讀為輊古輊字泰族
訓無隱士無軼民又車有轡軼軼讀為逸軼逸古通用又繆
誹誉以導之齊俗訓聽失于誹誉誹讀為毀誹毀古通用又
鳥窮則噣獸窮則觕噣讀為啄噣啄通觕讀為觸即古觸字
兵略訓吏民不相憀憀讀為睦憀睦古通用又進退屈伸不
見朕埶埶讀為垠即古垠字又昧不給撫呼不給吸給讀為
及給及通韓詩內傳已比耕田由呂氏春秋宓子賤云宓使
馭為由錢譜神農幣文農作由農由通風俗通怪神女新從
巽家來巽讀為遜即古遜字束皆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
辱左思吳林兄弟贊二唐潔已乃點乃浼陸厥答內兄希叔
詩既叨金馬署復點銅龍門點即古玷字析里橋碑跋云醳
散關之嶃漯史記張儀傳杖而醳之韓信傳醳兵北首燕路
洪氏載漢碑文有云農夫醳耒又云辭榮醳紱醳古釋字管
子君臣上篇纏纊即古冕字又輕重甲篇龍即古寵字唐
蘇頲朝覲壇頌乩褒氏乩讀為孺即古孺字白樂天詩誹教
不相離相讀為斯相斯古通用金大定中趙葉灃王之柜作
舊柜集古通用此類最多不可殫述讀如其字誤之甚矣樂
侯古音胡詩羔羊如濡洵美且侯易林季姬踟躕望我城隅終
日至暮不見齊侯喉亦音胡後漢書梁冀傳馬君其車請為
諸君鼓嚨喉晉志前昇食白飯今昇食麥麩天公誅譴汝放
汝捻嚨喉濁古音獨孟子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兮史
記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儀古音俄詩實維我儀叶
在彼中河太玄務遵其儀叶不偏不頗爽古音霜詩女也不
爽士二其行又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老子五味令人口爽莫
古於良切楚詞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荀卿賦仁人絀
約傲暴擅強天下幽險恐失世英采古此禮切參差荇菜左
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
薄言有之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華古音
敷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漢書何曾當作執金吾娶妻
當得陰麗華回古音陳易林邪徑賊回政惡傷民又寶髮龍
身為王主回漢童謠邪徑賊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花不實
黃雀巢其顛謀古音媒切易林狼戾鄙謀謀無言不殊又張陳
嘉謀養成復都禾古叶胡切詩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
所止居太玄首夷其牙或飫之徒豨毀其牙齚以張豨惡就
章數冬貝母叢根下亭歷枯梗龜骨枯山古祈旗切古詩藁
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楚辭高堂
邃宇檻層軒層臺累榭臨高山網戶朱綴刻方連只孔五切
詩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漢書田於何所

池陽谷以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亦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
石其泥數斗日溉月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學谷
狼以切詩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何厚矣易林文
王四乳仁愛篤厚者友朋切雀馴賦闢四門以博延兮俊
乂牧之我舉兮盡定而計決兮豈云責于鄭者陸機文賞賓
選德發茲黃耆緝熙有吾克壯崇字窮古當用切詩零露湑
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詩曰壽三窮魚成驟帝成虎渴
友臣列切詩曰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黃庭
經時念太倉不飢渴役使六丁神女謁乘友公回切蘇武詩
朝馬夫集舉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將翩遠
宜漳柞散鄙人物錯乘高享攸降厥趣各違稼友友護切詩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易林沾洽時澍生我禾稼角古唐
谷切詩麟之角振振公族又諸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蛇古
唐何切詩素絲五紽委蛇委蛇揚雄反騷飢七鸞東之幽藹
兮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降古
乎攻切詩憂心忡忡我心則降揚雄河東賦雲霏霏而來迎
兮澤滲灕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滃汎沛以豐隆售古時
胡切詩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樂府時
頓樓蘭都就解月支裘勿令如李牧功多信不售髮古須倫
切坎坎伐輪兮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
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餐
兮宋玉九辯竊慕詩人之遺風願托于素餐兮蹇充倔而無端
兮泊莽莽而無垠西友音先鵩鳥賦章頓大髮我矜我膺昔
濟我南今振我西魏明帝詩涼風夕起悲彼秋蟬變形易色
隨風東西子建詩驚飆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
東而反西哀友於希切詩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園語冬聚其
所希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他如風劣金切敵像
補切坂果羽切下根孚切爲音某不可殫述今略記其一二之
蓋自四聲出而古韻廢世遂無知者即有一二知之而聽者
如侏儒啁嘿至不可解嗚呼古道何從復見哉楊說

唐詩中有以十讀如諶紅闌三百九十橋三十六所春風簫云
我十年感遇詩相讀如廝恰似春風相欺得為問長安月誰
教不相離勝讀如升見人忘却道勝常垻讀如共聽來幽獨
趣傳神司讀如四四十萬緋軍司馬一為州司馬三見歲重
陽琵讀如匹四絃不似琵琶聲亂關水上琵琶聲斷腸猶繫
琵琶絃銀盤盞送金屑琵琶樓蒲讀如鋪無姬酌蒲桃燭
淚連錢界蒲桃請讀如毒紅樓許住請樓論將士請衣亡去
貧請錢不早綱紡讀如致穿衣紡袖寬袁讀如汎會須上番
看成作數讀如旋已經趣數漢作讀如做方橋如此作仰殘
歌娛過此窮喜讀如戲梳熱喜經過空讀如控十八君入空

檀裘契丹之契音乞敦煌之敦音屯閼支之閼音烟康居之
居音渠彔單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書蓋經數譯而後成因檀契丹初入中
國者冥名阿保機時李琪賜契丹詔乃作阿布機後有歸自
虜中者云虜人冥呼為阿保機非阿布機也身毒國在漢時
譯作捐篤其後又譯作乾篤復名之曰乾竺今且為天竺矣
譯者但取其語音相近不問其字義云何設有人持中國所
行之五千八百卷往彼土不知與當時雙樹下語一一契合
否也上

本字通用後人草則加艸木則加木遞相承而不知如倚卓乃
作椅棹之椅棹船之棹雍者於此聽事遂只令作廳字後人
以之為屋加穴旦檢反如庭廉之類訛矣今復作广呼旦反玉篇
广者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者訛而爲訛禮部韻亦訛說禊

古人因物制字如之本是草乎本呼味馬本鳥也後人都借為
助語之辭助用既多正字反為所奪因別制一字以易也乃
有足字呼字烏字也彔單

俗書蟲字作虫不知虫乃音虺須字作湏不知湏乃音頮船字
作舡不知舡乃音航商字作啇不知啇乃音滴禁字作参不
知参乃音胦美字作羙不知羙乃是羔无字作乔不知乔郎
是既本字作夲不知夲乃音滔盼字作盻不知盻音系圖字
作啚不知啚音鄙過字作過不知過音馳如此之類未易悉
舉至如暴已从日又加日而為曝然已从火又加火而為燃
囙之爲函冒之爲婦女之汝匊之掬與之歟回之廻果之
菓席之蓆架之㮶壘林繇目皆是不字學掃地矣彔單

吳元滿云容齋隨筆載字有假借相反者如臭本腐氣反借以
訓香擾本煩雜反借以訓馴亂本繁紊反借以訓治楊用修
丹鉛錄亦述之不知此六字皆有分別臭音休與嗅同以鼻
攬氣也首子嗅之而無慊於自从自犬禽臭借凡氣之總名
香朽腥膻臊之五臭又香也內則皆佩容臭臭墻醜去穢
腐氣也水臞下其氣臭曹植書海畔有逐臭之夫从支指臭
音擾音煩煩擾也亂从亂作擾天紀从手憂上音俗訛作擾擾
音繞馴也說文牛柔謹也職方氏豫州其畜宜六擾以牛羊
音亂音攣夫發紊也煩擾也史記猶治亂繩古作變从絲下
指交結之狀亂音相理亂也平治也盤庚亂越我家論語予
有亂臣十人从司亂會意見石鼓文及字碑父敦隸楷用亂
洪楊二公不知六書故有此誤彔單說
或又曰古今以加訓除遷官為除官是也又以除訓復以患除復
今耳田祖之米是也不遂除有除為布新之義二非開除以除
等謂也復程之復實乃深入要非雙人要復復二字原弱

資暇錄樱下有誤曰學識何如觀點書如正字毋字并是正音
非借音也今見點書每遇乃毋字必以朱點乎聲是誤以乃

為巳夫之亡毋爲父母之母也不知巳字亾字毋字定各
有區分觀篆文當知矣不待點發爲音也按說文女中兩點
象兩乳則爲母而畫斜中以橫畫掩其兩乳則爲毋而畫正
魏莊渠云婦人不宜露乳故爲禁止之辭至毋字即古貫字
如田字出其兩傍像形之有辭也貫字从之亾巳二字易辨
丹鉛總錄
毋字乃女字內加一畫毛氏曰以一畫象姦之形姦女爲毋
禁止之也
按說文瞋本音田盛氣也五經文字云振振瞋瞋至唐韓尚如
此今俗則以爲嗔嫌字矣郭恕先曰以振旅之嗔爲瞋怒甚
謬非有如此者字彙

刊音看平聲又叶音牽又叶音虔去聲从干戈之干不从禾刊
則音竒切也刊削也剟也又槎木也揚升菴曰劉歆答楊雄
書諸日月不刊之書言不可削除也今俗誤作刻梓之用各
處鄉試錄序多云刊其文之佳者若干篇讀者因之字學之
不講一至於此張篤甫曰刊字亦可用刊其字外之餘木而
後字成故刻字謂之刊猶遷官謂之除也上
無古文蕃無字也有無之無則用无字至秦始以無作无李斯
隸變林爲四點又以無改作無矣後因之故諸經焚後而詩
書皆用無字惟易未在焚列無仍作无上
疊字上从晶下从宜揚雄以爲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
之原有意義新室以爲三日大盛改爲三田今時止知作疊
不知作曡矣抑俗又作叠上
善音𥢶飲牛也凡飲畜皆曰善六書正譌今俗以善訓艸木之
枯瘁而以饍爲食牛字非饍音奴罪切飢也俗又作餧餒非
矣上
飤音似以食食之也俗作飼非
蒠驅尤切音兵鄭樵通志蒠蓲子也有角曰觻無角曰虬按西
域有蒠蒩國漢隸有沫蒠碑皆此字今作𧆛非關字中亦从
蒠今从𧆛亦非上
揚升菴曰西域有蒠蒩國非蒠蒩也蕿又或作蕿亦非

颮風颮音具韻會注海中大風也韓文公赴江陵詩颮起最可
畏又注嶺南錄異云夏秋雄風曰颮者千里狡氣新錄云南
方颮風以其四面風俱也蘇文忠公颮風賦颮風者具四方
之風永嘉人謂之風癡今人書作颶因讀爲貝音誤矣豈非
具貝一畫之訛遂爾謬謬頓誤乎一之誤
稱人居官日久中外歷踐曰歷歷即揚子方通用即書歷試
諸艱之意乃有讀歷作劉且寫作劉字者不考之甚也上
尚書尚音上言此乃上代之書也經名官名皆當作去聲今呼
書經者初作去聲而呼尚書官名多有作平聲爲常者誤上
橐佗大獸言能負橐囊而佗物故以爲名俗作駱駝者非上

廣韻注云吉凶形兆謂之兆朕朕音引目眶也兆灼龜也二者著見幾微皆先事而知之之義今人誤以朕為朕而又倒讀為朕兆於古無據上

投壺郎今之擲投子投今作骰非也蓋取投擲之義而骰字郎股字不音投上

文君當壚壚字不从土旁蓋賣酒區也顔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壚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壚故名非溫酒罏也上

稗官小說載南海有蟲無骨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團泥因名泥人醉而肢體攤軟似狀之曰如泥杜詩須拚一飲醉如泥是也不知者以為泥土之泥誤矣上

蛇字古但作它耳从虫而長象究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蛇乎其語原質今之字旁加虫以為蛇它字上音陀矣陀即佗義無他之義無所屬也全雅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曰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隋白木遺使稱日出處天子致問日沒處天子無恙風俗通云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勞問曰無恙神異經云北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名曰㺊㺊恙也常入人室居黃帝殺之北人無憂病謂之無恙恙之字同或以為蟲或以為獸或謂無憂病子觀廣韻其義極明於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者也於㺊字下云㺊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是㺊與恙為二字合而一之神異經誕矣四書人物考注

鄭玄注文王世子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而致仕者也樂記注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邕明堂論云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與更字相似書者之誤也使从叟或作叜亦誤天中記

觖望觖字果讀為恙非也觖古穴反顔師古曰觖音決觖謂相觖也望非望也韋昭曰觖猶冀也音冀索隱音企字彙一音欲又窺睡切音規俱不滿所望而怨之義上

孔穎達曰巳與以字本同洪氏隸釋曰濟陰太守孟郁脩堯廟碑文曰非所以表神聖曰以一太宗春秋秋祠以是以好道之徒自遠方集其以字皆作巳章聖德因致我巳僕膺我巳仁巳德巳仁乃以字義足知漢唐巳以二字通用矣注疏

分娩娩本音免後免最易生故產育之義取此全雅

瓻音鴟盛酒器古人借書以此盛酒酬之故語云借書一瓻還書一瓻今人誤以瓻為癡遂云借書與人為一癡還書與人為一癡夫借書情也還書理也何癡之有然亦有作癡者顏延州黃季濟翁云借書一癡借書二癡索書三癡還書四癡此戲之耳鉛槧餘錄瓻為盛酒器之義見季濟翁等說不逼可不必辯

世傳遁甲書旣不可隱何取名遁及讀漢中郎鄭固碑有云逢
遁退讓遁即循字蓋古字必每借用不獨此一字也則知遁
甲當讀爲循甲言以六甲循環推數故也漫叟拙叢
蔡邕以致遠恐泥爲孔子之言李固以其進銳者其退速爲出
於老子杜甫以東方朔割肉爲社此皆援引之誤也前漢叙
傳述武紀外博四荒按書云外薄四海則博爲誤矣魏高堂
隆傳隆潛諫太子猶之未遠是用大簡按詩云是用大諫則
簡爲誤矣後漢懷挾字都作協如方術傳懷協道藝是也胡
廣傳議者剝異合作駁宋朱浮傳保宿生人合作佑字王充
傳乳藥求死合作茹字樵說
樵說文佐佑之佑本作左音佐今加人作佐且音寄而右亦止爲
左右手之右是不詳說文之義矣上
凸音突又音經凹音坳又叶爪去聲丹鉛錄土窪曰凹土高曰
凸古字象形其來舊矣周伯溫乃曰凹當作坳凸當作垤俗
作凹凸非是反以古字爲俗字矣按畫記云張僧繇畫一乘
寺壁望如凹凸近視則平名曰凹凸畫俗呼一乘寺爲凹凸
寺又江淹青苔賦悲凹陰兮惜流水而馳騖又高僧傳谷之
應壽語樹而響應鏡之鑒像形由而影現凹凸二字皆名人
文士所當用已非一日何至伯溫始疑爲俗字耶
古三墳軒轅氏改典曰方圓直曲斜凹凸必有其來楊用
有假托亦非宋元以後之書凹凸二字由來不旣甚矣楊用

修以窊突二字作凹凸且曰古韻未收近韻收之大謬窊音
勿集止雜又勿勿猶切切也州里所建之旗亦曰勿州里建旂
以聚民事貴速也故凡急遽者率稱勿勿今俗乃於勿字中
斜加一撇而讀爲聰失矣甚矣丹鉛錄
悲舊音悽今人呼不快爲心悽揚雄有牢愁賦可證衰亦
音髮賀鑄詩鄉音無改鬢毛衰今吳語尚謂衰爲髮樵說
今吏文用承准字准合書準說者謂因寇公當國人避其諱遂
去十止作准者觀晉石季吏文書承準多作承准又觀秦漢
閣書與夫隸刻平準字亦多作准知此體古矣干祿書廣韻
注謂准爲俗準字旣古有是體即不可謂之爲俗矣要皆通
用耳石林燕語言京師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
爲相以其父名準改爲平貨務又宋書平準令避順帝諱改
爲染署則他言準字處其避可知矣叢說
漢碑有書太夫人作泰夫人或者以爲異余謂漢人多書太爲
泰如前漢書泰平泰一泰甚之類是也范曄避家諱故後漢
書皆書泰爲太如郭泰鄭泰爲郭太鄭太他泰字皆書作太
可知近有人好用古字凡書是非爲之飛而或者笑之余謂
此固好奇之蔽不可謂無所本也蓋嘗考之漢隸以類示之

醒

馬亦省屬舜重瞳項羽朱友敬亦重瞳沛公龍顏嵇叔夜亦龍顏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角文皇鳳姿李相國亦鳳姿尼父如蒙魌陽虎亦如蒙魌賀將軍鳶肩駱賓王亦鳶肩楊食我熊虎之狀班定遠乃虎頭司馬懿狼顧周嵩乃狼眈若此者寫之似足已故曰寫形不難夫寫屈原之形而肖矣倘筆無行吟澤畔懷忠不平之意亦非靈均寫少陵之貌而是矣倘不能筆其風騷沖澹之趣忠義傑特之操峻潔孤蒼之姿奇僻賅博之學翩翩放曠之懷亦非浣花翁蓋寫其形必傳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否則君子小人貌同心異貴賤忠惡奚自而分形雖似何益故曰寫心惟難話腴

裴晉公自題小像云爾形不長爾貌不揚胡而將胡而相一點靈臺丹青難狀可與前則參看

紙

紙不知所始說者謂後漢和帝時蔡敬仲用樹膚及敝布魚網為之天下謂之蔡侯紙按前漢皇后紀已有赫蹏紙矣則紙非始於敬仲也初學記云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幡紙故字从糸後漢蔡倫判故布擣作紙故其字又从巾 釋

筆

筆所以書也許叔重云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釋名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秦將蒙恬所造郭璞云爾雅不律謂之筆是周公時已有筆矣古今注蒙恬所造乃秦筆耳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者是非兔毫竹管者秦吞六國前代之美澌滅殆盡故蒙恬得專稱於時按文房四譜載黃帝得玉一紐製為墨池篆曰帝鴻氏之硯是知硯其來久矣硯自黃帝時已有筆硯與俱者也安知黃帝時不亦即有筆乎 上

稱墨為隃糜未知所出按後漢和帝時隃糜相曹鳳上書注隃糜侯國屬右扶風蓋兒地所出好墨因即以地名之耶

按博古圖古器俱有款識款陰字凹入者識陽字凸出者款在外識在內夏器有款有識商器無款有識識音志今人讀如見識之識已誤而又有以器物形象為款制者尤誤 括一夕

今人呼私印為圖書誤矣古者圖畫書籍皆有印記後遂以印記為圖書正如豎碑於其處必有記銘後遂以碑為文章之名惜無有正之者 上

書法蔡邕受於神人而傳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鍾繇衛夫人右軍法衛夫人者迺歐陽源是不當祖豆僧嗒子記 搭

吳任臣答王丹麓論字學書中云偶因字彙缺略僭補一書而世人頗有以僻為譏不知僕所撰並實本之經史風雅非漫爾為之者聊舉一二如通鑑中劉鴻淨石鞠字晉子之岙字杜詩之灘字陸羽茶經之𦶜字山海經之㚇字淮南子之叢字戰國策之郙字馬融圍棋賦之雛字元倉子之氍字禮記注疏之篝字都本

得以禰別子侍其子繼之而自別為禰繼禰者遂為小宗凡小宗之嫡子脂屬未盡常為小宗凡小宗之庶子又別為禰而其嫡子又各為小宗兄弟同宗之是謂繼禰之小宗也大宗者百世不遷之宗也小宗者五世則遷之宗也大抵大宗惟一小宗則四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程子所謂管攝人心睦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者此其為法甚美朱子謂漢文賜氏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意尚有在今朝廷宜立為定制各為譜牒定其系世以家始遷及初有封爵仕宦起家者為始祖以準古之別子又以繼世之長子準古之繼別者世世相承以為大宗統族人主祭祀以次遞分為繼高祖繼曾祖繼禰小宗使各主其祭如此則上祀祖禰而盡尊尊之義下合族屬而篤親親之恩於朝廷不無所益今宗法不立姓氏日紊仕宦之家更相通譜以比附於上族寒門起家數世前已不知其所自出何以厚宗族而敦風化繫人心而修禮教乎 上

婚姻嚴於同姓然又當考其姓氏之所自如姚陳胡田皆舜之後姬周魯衛曹鄭皆武王之後俱不宜為婚餘可以類推已又歷代有賜姓者如項伯婁敬皆為劉徐勣安抱玉皆為李之類有改姓者如疏廣之後改為束廣穀之後改為陶之類有杜撰者如京房推律而定為京氏鴻漸筮易而定為陸氏之類有支分者如趙括之後因馬服而為馬李陵之後因丙殷而為丙之類究其類至盡別嫌明微嚴於毋傳於亂婚姻之道之始也加詳焉可也 組五勤

史記載堯舜皆黃帝後然考其相傳世系則堯二女乃舜高祖姑也以之作配瀆倫不已甚乎蓋嘗據方斷之而知其不然按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嬛依是也堯姓伊祁而舜之姚氏不在十二姓之列非同姓可知矣且羿命條不甚遠也黃帝至堯止四世至舜已八世何相去之懸殊乎蓋皆緣秦焰燼太史公得書不多較術此等謬誤耳 括一夕

堯姓伊祁相傳已久其黃帝之祁姓二姓上有祁姓而實無伊祁姓也祁而冠之以伊未知何以乃三補舊姓成之母贋都配高辛氏而生堯因寄於伊長孺家遂以伊祁為姓然則是合二姓為一姓也

漢成帝綏和元年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為宋為孔為華為戴為桓為向為樂等姓排求其嫡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從之

太史公曰昔秦之先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趙氏皆嬴姓也又如周本姬姓其子孫如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封邗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以國為氏而皆姬姓也後之文人多不辯惟昌黎公知之故曰韓出

姬姓又曰何與韓同姓為近（史記）

黄帝之後十二姓皆公孫裔也周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皆姬姓後也（國語）秦之先曰伯翳舜賜姓曰嬴氏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郯氏黄氏江氏（陳留風俗傳）呂尚本姓姜氏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故後即從封姓曰呂（史記）侯氏周初有侯爵者周微官失其實故以先侯爵為姓（陳留風俗傳）張良韓公族姬姓秦始皇滅韓良報讐不遂亡之亂乃變姓張（潛夫論）夏侯嬰初為滕令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平陽公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子孫亦即更為孫姓（漢書）灌夫字仲孺父張孟為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史記）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及兄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主家得幸於武帝故冒姓衛氏（史記）上馬援其先馬服君趙奢之後子孫因以馬為氏（後漢書）第五倫乃陳公子完之裔陳完奔齊食采於田改姓田氏後以徙園陵者多以次第為氏故又姓第五及家河東變名姓又稱王伯齊是一家而有四姓也（諸錄）賀從慶封之後慶純漢安帝時為侍中避帝父清河孝王諱因改為賀氏（賀循傳）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孔融嘲之以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儀乃改姓是焉（吳志）嵇康譙國銍人也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銍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而為氏（嵇康傳）束晳陽平元城人漢疏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疏之足字而姓束（束晳傳）棗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也本姓棘其先避仇改姓棗（晉書）員半千字榮期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太武帝賜名懷遠懷遠六代孫半千（姓纂）漢平原鞠譚其子閟避難改為麴氏後遂為西平著姓獻帝時有將麴義乃其裔也（本傳）諸葛其先本姓葛係葛伯後本瑯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故以諸葛別之（諸葛瑾傳）魏張遼本聶壹之後因避怨變姓為張（蜀）簡雍本姓耿幽州人謂耿為簡因隨音變之而為簡吳薛綜宴田文後也孟嘗君田文封於薛故其後為薛氏（三國志注）唐憲宗改淳于氏為于氏（唐書）賈謐韓壽之子也隨外祖姓賈氏（稗説）河南徽崇本姓李遭亂改姓程（宋史）傳注陶穀本姓唐避石敬瑭諱而改焉（唐門生序）先 文彥博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敬瑭而改為文至唐復姓敬入宋其大父又避翼祖諱更文姓初敬氏避諱各用其一偏或為文氏或為苟氏（闕見）後漢射咸本姓謝名服天子命為將以姓謝名服不祥改為射氏名咸（後漢太守陳球碑陰）鄭注本姓熙冒姓鄭故當時號為魚鄭（天中記）范曷係隨母改適張氏因冒姓張名瑗登第乃還

復本姓名上元仲滋三歲而孤隨母謝改適長山朱氏遂冒朱姓名説登第乃還復本姓名仲滋家范氏餘杭楊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之子也天授以易之恩幸與此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楪無復女奴侍立母思張氏絕嗣陰置女奴蠙珠於複壁中有娠而生國忠後母嫁於楊氏國忠因即冒姓楊楊太真外傳又諜説載防風氏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皐陶為堯大理世為理氏紂時有理徵食李而得全故遂改理為李李壽孝公傳伯彊字子臧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故武伯姓曰臧又代醉編載丙姓本李陵之後自匈奴歸魏見於丙殷賜姓丙武氏出自周平王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為氏宇文出自神農之後以其有嘗草之功自號為侯汾氏其後訛為宇文氏竇氏本姒姓也有仍逃出自竇故少康氏為竇王氏出自姬姓周靈王太子晉之後時人號曰王家太原鄉鄉其後也又有出自畢公高之後者魏信陵公之子孫時人以其故王族號曰王家亦為王氏裴氏出自風姓非子之曾孫封非邑鄉故為非邑氏後世去邑從衣比一裴也晉平公封顓帝之孫於裴中號裴君又一裴也又有奚姓如馬宮字游卿代孔光為司徒本姓馬矣至宮仕上疏為馬氏　城陽炅横被誅四子一守墳姓炅一避難徐州姓香一居幽州姓桂一居華陽姓炔四字并音桂俱九畫時以為識

其後漢陳球碑陰太守楊積善手殺玄感自言冀免死煬帝曰然則梟類耳因更其姓曰梟當隋武昭儀縊殺王后及蕭良娣乃改后姓為蟒良娣姓為梟舊唐天綱博州刺史瑯琊王沖據博州起兵與父豫州刺史越王貞舉兵於豫州相應討平之乃改之為虺氏　上亂封元宗改武惟良為蝮氏本傳律以同姓不為婚之禮所當謹重者也而頗有類犯禁焉或各不得其解矣王莽娶王咸之女以為姓各有所奔虞之為也陳嬀本姓劉氏出養於姑改姓陳氏而劉頌以女嫁嬀人或議之頌曰姚虞陳田同出舜後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也此為之解耳烏可訓哉

通志氏族略載前涼有安夷人員半千不及唐之員半千書[illegible]干寶寶即著搜神記者干本姓邗國邗叔之後子孫去邑旁為于漢有于定國魏有于禁望出東海河南是于與干為二姓甚明今晉書干寶傳誤書干為于文選晉武革命論亦云于

以律定其名或依其事或象其形也白虎通

衛州共城縣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厲王奔彘共伯攝行王政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大旱卜於大陽兆曰厲王為祟周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歸國師古以和共伯名遷史以為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無所據也學圃萱蘇

師古曰竹書魯連子司馬彪莊注沈約作書注俱以共伯和為共伯氏名

陳太宰嚭鄭玄檀弓注云太宰至之子孔穎達云與吳太宰名號同而人異也又謂其博聞強識多有所言而太宰嚭何忠信星淵哉儲說

臏五刑中去膝蓋骨之名亦將孫某為龐涓斷其足故稱孫臏無其落邊不可考臏非名也即如黥布自姓英嘗坐法黥故人稱曰黥布姓英與此所紀布不同黥豈姓哉今人夢夢稱為武臣動有孫臏鴛黥之語大不稽謬甚一夕話

四皓姓名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綺里季姓吳名實字子景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甪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俱隱於關中商洛山而郝鳴烈所載之八公姓名迄不可考但紀其自答曰我等之名所謂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葉壽千齡葉萬椿鳴九皋修三田岑一峯也其非真實姓名可知豈其四皓原有影響而八公但屬烏有子虛耶偶有所謂八公錄之說

蘇子卿虜中生子名通國而漢史書之司馬朴虜中生子亦名通國而宋史諱之儲說

謝莊以風月景山水名五子颺朏顥嵸溦宋子京名友五子用五行字鑫森淼焱垚一時行之亦自新且近日士大多有效之者殊覺無味儲說

新唐書載晉卿十子發丕堅翠秉向昌稷望咸德宗時梁官郎中陸贄欲避梁官帝不許曰晉卿性攝隸有不臣之語又名其子皆與前帝王名同但與外官可也予按大學衍義有曰趙充李舜未聞為逆於當時王莽曹操不假襲名於前代以凡罪之可謂寬矣但以名同貴嚴而帝王之名實不宜僭一勑近有今禁之誠是也且晉卿之命名殊覺不倫予見先祖張孫孟賁豈家豎何異晉卿外此譯

焦隱君名書傳一為先一為光郎字孝然知其為先范史俗止知作丹郎字史云知其為丹蔡雍少為顧雍所愛顧以其名與之詩雍雍喈喈因字伯喈余作邑者非謝朓字玄暉从月不从日其兄名朓可以類推王簡棲作頭陀寺碑者楊用脩謂其名為少音徹不為少亦非也說文竹从兩个个竹枝也椽字簡棲知其名為个矣巾與个策相似而誤釋業

宋景文公筆錄云今人多誤呼鮑照為鮑昭李商隱詩有肥䆉鮑照葵之外昔金陵人有得池中石刻作鮑照蓋武后名曌唐人諱之因去四點以照為昭耳辨字

爲史記則平津侯後漢書公孫弘並通楚王英延欲辟之而
上爲韓非呂覽或屬一人未可知此時游士安知不朝越而
暮秦乎五公孫弘而平津獨爲國宣熟於見聞（說鈴）
漢有兩貢禹彈冠者人稔知之其一爲高帝時人魏相傳貢禹
舉各是也（樵說）
許俊有兩一唐人爲韓翃奪章臺柳者爲御史中丞都押衙一
吳越人亦爲御史中丞都押衙上
諸史執文有道德經一卷題晉孫登注謂即善嘯者無疑不爾
亦是假托及閱孫綽傳乃知登綽子也又吳孫權太子亦名
登又漢時讖文代漢者名孫登銅馬諸賊因立孫登爲天子
是漢晉間有四孫登又老子音一卷亦稱孫登撰當即是綽
子（叢筆）
漢刻中有鄭子眞殘碑殘裂不容深考往往疑爲谷口鄭子眞
按鄭子眞見於載記者有二一即谷口者一鄭玄之孫見眞
誥谷口者係哀平之世鄭玄之孫計其時在三國而此碑乃
靈帝熹平四年相去不遠乃知又別一人是所見三鄭子眞
矣想尚不止此余觀史傳與集古人姓名同者至二百餘人
後見益多不暇一一筆錄上如公孫弘有三人張禹有四人
其他如南宮适伏子賤朱買臣孔安國張良公楊雄龔遂之
徒都不止一人後閱有兩宇文貴前漢有兩貢禹蔡有兩李

光進俱爲將有兩裴寂俱尚未古有兩鼎俱善射類說摺凡
有三王喬然古人姓名豈能枯盡不過隨所見言之耳崇文
總目謂有同姓名錄一卷爲賢姓字相同錄二卷闕者補之
同姓名錄一卷乃梁元帝撰（叢談）
按谷口鄭子眞名樸修道靜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不應玄孫係哀平之世其相去不甚遠因郎統北之派
兩宋參俱樹上兩劉秀俱儒生兩龔遂俱郎官兩韓信俱武將
俱封王俱亡國兩張禹俱文學俱封侯俱享年綏矣（叢筆）
按劉秀有四人以一光武名人稔知之劉歆之儒生之劉秀外又有一秦國師公劉歆改名秀一殷浩之先名秀後陳留圍侯其封韓王者畫名焉按史遺郎一實郡守耶
二王喬皆得仙世知之二劉晨皆得仙則人罕知也二王匡皆
爲將世知之二劉戊皆爲將則人罕知也二王褒皆能文世
知之二劉德皆能文則人罕知也然又有三王喬三劉晨三
王匡三劉戊五王褒三劉德異哉上
（叢談）嚴遵一字君平一字子陵皆高士又皆易姓（嚴君平姓莊 嚴子陵姓莊）
名子陵又一名光君平又一名尊兩樊崇俱賊帥一赤眉一尤來兩李密俱
賊將一王郎一公孫述皆一歸附一滅亡唐李光進一光弼
弟一光顏兄皆爲將皆假姓皆兄弟有戰功又皆名爲兄弟
所據宋兩李定一彈子美一彈子瞻（李定劾蘇文忠詩獄又劾一見朱子）
李定亦熙寧時人見劉備李通傳所害皆文士皆正人皆蘇姓又皆下獄哉

唐

師古字籀，俠偶字崇，衛字與，劉熙字天錫，劉靖字穆齋
一筆。李士謙字約，柳公綽字寬，長孫紹遠字師，房玄齡字喬之
類，未可勝數也。又一人兩字者，如李光一字泰發，一字泰定
晁說之一字以道，一字伯以，周必大一字子充，一字洪道，朱
子陽一字元晦，一字仲晦，此類今人每襲用之，古人應不止
是，已屬泛常，不必紀也。至字與名同者，除談時所載外，孔氏
新說又載有晉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名德文，字德文，會
稽王道子字道子，清遠郡王楊崇奇字崇奇，漢之孔安國字安國
史之蔡興宗字興宗，唐之張巡字巡，郭子儀字子儀
高郢字郢，張孝忠字孝忠，可概見，遠田承嗣，張嘉貞字文
李嗣業以及余之所見唐書中劉又仙、錫中、閻希言十八學
士蓋文達，是皆以名為字者，外尚有不以名行而以字行者
尤衆，亦不具載矣。
古今字號之同，尤有奇者，如號浮休之張，前有文成，後有芸叟
唐張鷟，宋張舜民，號浮休居士，見史稱。號秀老之前有秀老，後有王谷
號浮休子，張舜民號浮休居士。秀老，宋詩人
後伯恭，一一祖孫。山之劉前，劉揚後子儀，一唐一宋。號東萊之以前居仁
之集有尚書有少保，一吳縣人，一松陽人。號拾遺李白，號石林居士
李前尚止，後子大，唐李尚，大，宋李尚，俱有花間集。號花蕊之像
前術毋後，俱蜀人，後蜀花蕊夫人，又非徐姓，至李義府，呼為李貓，李
德柔亦呼為李貓，尤可笑也。漢有兩子夏，兩子雲，俱杜
谷永、揚雄，俱字子雲，並能文。兩子夏，又同姓且同時也。宋有兩叔，亦同姓
且同時也。宋又有兩張子厚，兩張子野，俱為士人，一見呂居
張子野，俱名士，一淮南人，一湖州人，並能詩，俱見小說。
處同，真奇也。
傳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而葉少蘊燕語云：子瞻謫黃州
因其所居之地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
有老人泉故也。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注云：家有老人
泉，因作此詩。坡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見於
卷冊，間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則老泉實子瞻
號矣。世豈有子犯父號之理？歐陽公作老蘇墓志，亦但云人
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號，亦可疑者。要此號添一老字，而後人
遂以加其父耶？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蘇公謫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樂天而
然。白公有東坡種花二詩云：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又東
坡春向暮，樹木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
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別東坡花樹詩云：何
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皆為忠州刺史時所作也。
蘇公在黃州，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如贈寫真李道

亦得謂之夫主乎公羊傳未知何據記天中
左傳天子女曰公主帝姊妹為長公主帝姑為大長公主後
漢封縣公主諸王女封鄉亭公主漢書主云天子不親主婚俱公孫主之故謂之公主諸侯郎自主儀故曰翁主翁者父以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嫁言王自主其姻也一云王主者備言王子也翁主者緣公而生也史泰初以君主尊河主宗陰云君主猶公主也妝以公主之釋想本之公羊傳矣翁主王主君主寶所未聞柳內解王主之義不是明白

國壻稱駙馬其來已久搜神記載辛道度遊學遇秦妃亡女贈
以金枕妃者察曰此是我真女壻也遂封為駙馬都尉自後
國壻皆稱為駙馬矣顧其義究不可解按嬾真子錄云駙馬
都尉之名起於三國蓋御馬之副謂之駙馬尚主者從而給
之示親愛也杜預尚晉文帝妹高陸公主武帝踐祚拜鎮南
大將軍給追鋒第二駙馬此其一證都尉官爵也乃尚主
者拜駙馬都尉而宋室女封郡主者其夫為郡馬封縣主者
為縣馬義何居至稱駙馬為粉侯應是取何郎傅粉之義何郎
為何晏曾經尚魏公主來而文及有擬者耶然謂駙馬為嘉
彥之兄弟為粉侯又借之乎稱妻之伯叔父為列岳耳增
說者謂古之媵猶今之從嫁者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為
媵如女英隨娥皇事舜是也按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
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兄之子娣者女弟也又考
毛詩正義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儀五禮晉人襲虞
執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
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毛詩求爾新特由不以禮嫁故父母
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獨自而來故謂之新特也提要
妻父稱泰山不知何所據昔明皇封泰山張說為封禪使舊例
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說壻鄭鎰本九品官因說
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大酺次玄宗見鎰官位騰躍怪而問之
鎰無辭以對黃幡綽曰此泰山之力也稱妻父為泰山或昉
諸此乎演義稱顧此乃當時諷刺之詼語亦烏可即據以為典
故耶而稱妻母為泰水更何所見又蜀郡馬縣馬相沿之陋
矣或曰泰山有丈人峯世以妻父為丈人故因尊之為泰山
也然泰山為五岳之一故又尊之為岳父是已按玉匱經載
黃帝陟山遍遊遍歷五岳封青城山為五岳丈人一說青城
山為五岳之長故名丈人山並者取義於此乎乃顯有泰山
之稱不若前說為允當又一夕話謂樂廣衛玠妻父也所謂
婦翁冰清女壻玉潤者岳丈當是樂丈之訛予亦疑之蓋丈
人之稱不待樂衛之妻父也古者尊稱每曰丈人王恭謂王
大曰丈人不喜秦孔熙先謂范曄曰丈人奕葉清通又曰丈
人當不恥之泛常尊稱初無翁壻之號也漢匈奴且鞮侯
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
行也時且鞮單于固未尚主也而以丈人稱漢其為泛常尊
稱也可知增

丈人行注云丈人尊長之稱也故荆軻傳高漸離家丈人召使前擊筑杜甫贈韋濟詩云丈人試靜聽而柳宗元呼妻父楊詹為丈人妻母獨孤氏為丈母故今時猶俗呼婦翁為然昇不以之施於一切尊長以與人笑矣至呼父為翁母為嫗此為乖舉世皆然問其義則無説而莫知其醜風俗移人至不可挽翁字雖見於南史梁始興王儋云始興王人之爹救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乳哺我爹字乃亦徒我切亦與世人所呼之音不同 鷄肋編

大人以大對小而言耳而世惟子稱父為然若施之於他則衆駭笑之矣今略舉經史子傳之所云以證其失焉乾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大人謂有德在上位之人也論語畏大人大人即聖人也孟子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謂國君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謂輔佐大人正己而物正為大丈夫不為利害動操務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務口腹者為小人治心志者為大人如大人非為大人者言不必信義亦類此惟漢高祖云始大人以臣為亡賴霍去病云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崔豹云大人少有英稱晉陳騫云大人大臣庾袞云大人病痛猶撫膝呼其父而號受以從大人議則又名其叔張傳云王遇大人益解范滂云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則更名其母宋柳宗元謂劉禹錫之母亦曰無辭以白其

大人注大人長老之稱今彭傳韓歆南陽大人注謂大家豪右高駢傳女巫王奉先謂畢師鐸曰揚州災有大人死秦彥曰非高公耶呼韓單于傳大人相對久之後漢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麻父為東部大人則外裔亦指尊長為大人也梁元帝金樓子云荊間有人名我也大人向父稱我向子恒稱名此其異也又有名子為大人者北人但呼子為大人此尤異也又且鞮使單于謂漢天子我丈人 鷄肋編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為父然不獨父也如曾西稱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則謂祖為先子子順曰先君之相魏則稱六世祖為先君孔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為先君五世祖子襄為先人也 鷄肋編

今人自稱其父多曰家嚴稱人之長子多曰主器謂皆本之於易按易家人之彖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則父雖稱嚴而母亦可以嚴稱矣序卦於震之後而曰主器者莫若長故授之以鼎謂震為長子可以主祭非謂長子為主器也 上

先生尊稱也古亦有或單稱先或單稱生以為禮者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為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此單稱生以為禮之一證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此單稱先以為禮之一證又觀張釋之與襄達等傳所謂王生結襪公卿數言鄧先張談先此俱或稱先或稱生不必先生二字聯

呼以為禮之又一謬甚宋人稱先生加老真尤尊辭也如劉元城稱司馬溫公是也其筆之於書惊自元城語錄始單稱老單稱生雜稱與故然近於戲不可訓也近古書有踵而行之者有調為棊用古翁夫古制有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者凡稱是也柳念為君子所竊笑也乎

古人自以公稱者獨范蠡曰陶朱公人號之者晉諸葛恢朝野稱之曰黑頭公宋沈慶之康樂號之曰蒼頭公梁張綰曰百六公齊何戢曰小斯楊公後魏于栗磾曰黑矟公古弼曰筆頭公北齊許惇曰長鬣公崔日謙曰白鬚公後周李瓊帝呼之曰逍遙公唐李德裕稱牛僧孺曰大牢公人乘臆

若翁號則漢田蚡罵竇嬰曰一禿翁北齊武成袁小字曰兇翁唐盧從愿常稱曰多白翁竇肇人號曰囁嚅翁陸羽自稱曰桑苧翁杜牧自號曰樊川翁本朝黃常道自號灊翁張師雄人嘲之曰蜜翁上

若郎號如晉桓沖小字曰買德郎人稱吳周瑜曰周郎晉謝道韞稱夫王凝之曰王郎何晏曰何郎粉郎潘岳曰潘郎檀郎宋王僧虔曰王郎齊江斅曰江郎劉顯父曰劉郎梁顏協曰顏郎北齊盧師道曰盧郎宋書修曰清郎後周獨孤信曰獨孤郎隋滕穆王曰楊郎宇文瑞曰宇文三郎唐明皇曰三郎張昌宗曰六郎元結曰漫郎錢起曰錢郎柱元振曰十郎蕭悅曰蕭郎劉禹錫自稱曰劉郎五季閩王王審知曰白馬三郎乃皆郎稱者也上

呼人為郎本以為輕孫策周瑜具美姿貌吳人呼策為孫郎瑜為周郎二張事於武后諂事者有五郎六郎之稱寄昧悅之詞也且非上賤悅之詞宋璟嘗卿易之侍郎鄭杲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玄宗三子同日誅繼嗣未立每忽忽不樂高力士請其故曰得毋以郎君未定耶則郎之呼亦卿並矣璟即此詞力士口吻語輕肆耶藏書力士傳誤以郎君作嗣君先翁竟未改正何也安祿山擇李林甫每稱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有使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此郎之為擇之之義焉道贈竇禹鈞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竇既漸艾矣道尚郎之殆不又為敬愛之義乎真定大曆寺有金匣中藏心經一幅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為大唐皇帝李三郎書又倪景遷詩三郎沉醉打毬回天子而亦可郎之之義更鄭重可知已增

亦稱之為兒者如晉王敦曰可兒司馬相如犬子唐白居易姪曰龜兒龜兒皆是小字也後漢賈復稱其子曰大宛兒崔暹曰癩兒人稱者漢東方朔曰偷桃小兒劉黑闥曰長兒晉王衍呼裴遐曰白眼兒山濤稱王衍曰寧馨兒後魏長孫業稱子曰鐵小兒紫曰聖小兒唐楊俊呼蘇特曰黃面兒五季李

姥述江淮呼母曰社又曰媞淮南呼母曰媣梁齊人呼母曰
阿孆蜀人呼母曰姐羌人呼母曰𡛥𡛥與同又曰毑音毑亦同閩人
謂兄曰罤昆青徐呼兄曰荒鮮卑呼兄曰阿干齊人呼姊曰
𡛥楚人呼妹曰媦媎述吳人謂赤子曰孲江右呼子曰崽
字閩人呼子曰囝臧楚人呼女曰嫛吳人謂女曰娃魚青州
呼女曰婥北都音東齊之間謂壻為倩天中記
猗覺寮雜記世說黔壻為衣袋謂其如入布袋氣不得出也或云
人家有女無子恐世代自此中絕不肯嫁出招壻以補其世
代衣袋殆補代之訛也天中記

塵勿曰方言荊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又左傳曰凡
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又張揖云壻婢之子
謂之臧婦奴之女謂之獲上

洪武乙丑科丁顯為狀元練子寧為榜眼花綸為探花子寧有
送花狀元歸娶詩以狀元稱花不曉其故及考宋時稱進士
皆為狀元或以此皇明通紀

唐時進士及第醵金為曲江之會即於同年中選最年少者二
人為探花使世謂之探花郎今以一甲第三為探花不知起
於何時而以第二為榜眼其名尤俗五雜組
唐時進士榜出便往期集院醵金宴於中請同一人為錄事
二人為探花使主宴主樂主酒主茶之類皆同年分掌之
廣徽名後窮其勝地賞至曲江大會奏請天子御紫雲樓觀之
士民縱觀公卿之家率於是日擇婿焉近今第後賜宴此舉
集寮
少者矣不但錄事等名士人不曉而探花錢定亦不限於年

慶宗進士書名與有吉進士於官衔之上者遠元稱熊獨楊維
楨廉夫常元世之某書李黼榜進士至用以刻之印章蓋黼
死節之臣廉夫之慕之者欲自附於節義之流也意固有在
後人效之則失之矣紀談

楊升庵詩話曰女侍中魏元乂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
薛濤也女進士宋女娘林妙玉也女狀元王蜀黃崇嘏也按
金石錄有趙彥深母傅太妃亦號為女侍中又有清河王岳
母山氏封郡君亦曾授女侍中胡應麟丹鉛新錄曰女侍中
又齊陸令萱即齊陸太姬掌宮事有女校書乃一時稱號之
詞妙玉女童應試封孺人未有女進士之名黃崇嘏亦非狀
元春桃記戲劇不足憑危言直作蜀司戶參軍最得之又梁
南朝錄有鄭中丞乃宮中教歌舞者女子教歌舞而為中丞
尤奇且僻也外魏安釐王幸姬稱龍陽君見名號今以為男
子非是或別有一男子號龍陽君者耶以其奇僻尤甚故附
錄之余謂女子而冒稱男子之職名者滿繁有徒宋宣仁后
號女堯舜隋煬帝宮女吳絳仙號女相如鮑君徽在唐德宗
禁內與宋若昭姊妹齊名呼為女學士蜀洪擬選女子如
若可封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惜其名未傳宋孝宗時有秀
州沈氏能劉文選入宮為給事中女太史曹大家也女大任

民間俗諱吳中尤甚如舟行諱住諱翻諱滯以筋為快子
幡布為抹布諱水為開水諱離散以梨為圓果傘為豎笠諱
狼藉以郎槌為興哥諱惱躁以謝灶為謝歡喜　而虎晦號
虎為王猛未全也時號鍾為大聖銅又李甘家號柑子為金
輪藏楊虞卿家號魚為水花羊陸太和家號牛為純公子李
栖筠家號崖為獨笛牛　袁德師高之子九日不糕悵然不
食　范曄父名泰不拜太子詹事而希純父名公叔辭著作
郎避諱如范李楊輩爲可矣俗山丧鉄宋秦蕭參陳伯救
以及諱鵝諱梟諸輩則直是棘失心病者矣甚覺可笑僧
世謂昬字令从民今从氏者避唐太宗諱也及觀唐三藏聖教
序正太宗所作褚遂良書其間昬之字却从民不从氏是
被原未嘗改民以从氏也避諱之說毋乃謬乎此自俗書然
也又觀溫彥博墓志正觀間歐陽詢書其後書民部尚書唐
儉云云當太宗時正字且不諱況偏旁乎諱
正月正字音政始皇以正月旦生名政後以始皇諱故讀為征
音史月表二世二年三年俱書端月不云正政也不知老子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征又禮緇
衣昔吾有先正征其言明且清前書序傳其有于京奕世宗
正征子政博學三世成名已讀為征音矣知其不因始皇之文
諱也　記天中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諱遂改稱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
由遂曰嚴光其書其辭遂俱以嚴稱備見可笑又如蘇州因
吳王殺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之而立祠於山名曰胥山吳
王又築臺於山人亦稱曰胥臺也吳滅人又稱山為孤胥山
言今惟此胥山孤立於此未改耳又稱臺亦曰孤胥臺奈何
吳人稱胥為蘇或訛孤作姑字後隋平陳因姑蘇山名遂更
郡為蘇州至今山臺俱名為蘇矣訴
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傅有五皓之稱
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縣味腎腸為賢
修也　顏家訓
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不諱君所無私
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婦諱不出門此諱之大略
也昭穆不廢於燕饗而康王名釗是嫌名不諱也仲尼論杞
宋曰不足徵見師冕曰某在斯而母名徵在是二名不偏諱
也厲王名胡安王名胡齊是王父不諱也晉楚鄢陵之戰欒
鍼哉公出于淖乃其父名是君所不諱也洪範云使羞其行
而邦其昌豳風云二之日鑿冰小雅云吉甫作誦文武成王
之名皆著於篇是詩書不諱也齊莊公名購而春秋書同盟
襄公名午而書公子午是臨文不諱也斯之詩曰克昌厥後
噫嘻之詩曰駿發爾私併為周廟樂歌是廟中不諱也太任

邑蓋難。天可擬不以名闕是婦諱不出也蓋難段

右則并前錄括段俱本之齋東野語 斟之帝律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諱不以其名號之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之末失也

晉書植志之父也奏議武帝云益植不強乃不諱定名也三國

吳志傳張承與孫權書亦以指成乃不諱君名也律以臣子

不指斥君父之義則志與承不可訓也而當時之不以諱為

諱於斯可見矣乃有林林然欲人之避諱不但君父之名而

己名亦并欲其避之不亦過乎馮道在中書舉子李導不更

名且刺刺辯其有寸導無寸道了無倡色宗如周曾作如

州官新事人未諱如州字如周不之羅為甚而韓皋客縣官

讀祝文未避先相公諱但怵然命其重讀而最末忍深求笑

容鬱人天寒當硬之言而竟不以為過當時服其雅量可謂

不隨世俗之拘迂者矣若夫杜祁公衍曰父母之名所諱在

我他人何與其帥并州也吏請家諱公曰我無所諱諱敢枉

法贓爾包拯密極亦然況已名乎王蠲曰拜揚州主簿請諱

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

諱奈何有并婦女而諱之者王大祀極剛部錄王狀云柳曰

祀我家諱何預卿事彼有人犯諱而举之者亦不解也僧圓

公有云為人當以扶祁公無家諱為法對人當以陸士衡謫

家諱為戒陸事見

賊賢父名嚴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宴翼父名樂平生不飲亦不作

酒歡樂劉溫叟父名岳不遊嵩華徐積父名石不用石器行

遇石避而不踐嶽矣而未過李賀父名晉肅終身不舉進士

澈父名慎由改呼油為麻膏劉臻父名顯呼蜆為扁螺蔡朗

父為純呼蓴為露葵劉韜父名昭兄弟并不為照字烈火字依爾

作熅過哉凡文與正諱相犯避之固宜同音異字甚多避當之

子儕不作一名尚之況如不向上便下筆即好嚼避皆疑見

誠哉是言也上

名昂見楊石督者改名姓為右馮道客講道德經首章道可道

非常道句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薛太尉舉明

事蔡京擢謫有犯京字者必加此罪或自犯則亞抵頗凡云

戒熊安生通名徐熊和安稱觸觸生王僧虔父師古因呼硯

為墨池鼓為皮棚李廣古謂之名劉趙為李墨池皮棚田登

作郡州人呼燈為火上元放燈吏揭榜於市曰本州依例放

火三日有宗室名宗漢者當呼漢子為兵士妻供羅漢子授

漢素宮中人曰今日夫人乃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太保請

家兄賤兵士壽錢良臣諱名尤篤其幼子頗甚凡經史中良

臣字輙以爹爹代之至孟子良臣民賊也亦改云今之所謂

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豈不堪可笑乎其閩即不若是之甚

然不妨存之以勸人聞不諱之門使寡廉鮮恥者少知羞惡

西漢諱荀悅漢紀云高帝諱邦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恆之字曰常為君諱臣下所宜避者故變邦為國變盈為滿變恆為常以代之亦不能化也故傳王以璧玉桓公曰威公蒯徹曰蒯通莊助曰嚴助皆因避一時之君諱爾景帝諱啓史記微子啟作微子開武帝諱徹改徹侯為通侯後漢又改為列侯蒯徹為蒯通宣帝諱詢以荀卿為孫卿至唐楊倞始復孫卿書為荀卿子元帝諱奭以奭氏為盛氏司徒盛允其先奭氏也 天中記

東漢諱光武諱秀以秀才異等為茂才異等 光武紀注 明帝諱莊因謂莊為嚴莊光為嚴光莊君平為嚴君平莊助為嚴助後書君平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萬餘言班裝亦改為嚴殤帝諱隆以隆慮為林慮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為賀氏 姓譜 吳郡太守朱梁懷避和帝諱本名趙後改為梁 吳地記

吳諱吳黃龍三年嘉禾生於由拳縣其與構音同改縣曰禾興後孫皓父名和故又改曰嘉興 吳地志 蔣子文逐賊死吳封蔣侯立廟於鍾山權避祖諱因改鍾山為蔣山 廣輿志

魏諱杜操避魏武諱以字行曰度 傳

晉諱司馬師諱師以師保為保傅以京師為京都司馬昭諱昭以昭穆為韶穆昭君為明君韋昭為韋曜懷帝諱業以建業為建康李濬云韶與昭不同音自有仍提字以昭為仍可也

天中記

東晉避帝諱改蘄陽縣為蘄春縣 地志

梁諱梁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絹至謂錦練物為錦絹物避亦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為紛烟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為白鐵樹戲矣 顏氏家訓

隋諱隋帝諱忠凡郎中皆去中字侍中為侍內中書為內史中庶為次庶煬帝諱廣以廣樂為長樂廣陵為江都 天中記 貝州廣城縣避煬帝諱改為宗城縣 地志 或云隋諱忠字凡忠字皆以誠字代之死事之臣為誠節乃唐太宗詩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蓋太宗亦遵隋諱耳 隋書

唐諱唐高祖之祖諱虎凡虎以猛獸代之晉書易石虎以石季龍北史易韓擒虎為韓擒亦虎儀同為亦彪南史梁紀作神龍仁獸闕陳紀九錫虎賁之士作武賁宣紀改作雲龍神獸門地志武林本名虎林唐因避諱改高祖父諱昞北史丙字以景字代之如景子景戊之類可見又陸贄翰林文貞元二年歲次景寅高祖諱淵淵字盡改為泉字龍淵為龍泉晉書劉淵為劉元海戴淵為戴若思蕭淵明為蕭明北齊趙文淵為趙文深太宗諱世民凡言世皆曰代民皆曰人南史王規傳俊民作俊人柳宗元平淮西雅烝民作烝人民部曰戶部唐玄宗召縣令試以理人策理人即治民也太宗名世民高宗名治故諱治為理諱民為人也章環曰至理之主不代

唐陸贄曰輿理同道同不輿協從同理韓文集闕垂衣裳而理輿為而理皆為避高宗諱也玄宗諱隆基太上神君基改基并改為其字隆州為閬中代宗諱豫以豫章為鍾陵以薯蕷為薯藥德宗諱适改括州為處州穆宗諱恒改恒山為常山(天中記)張仁愿本名仁亶以睿宗諱音近而避之(百將傳)鄭遨字雲叟避唐明宗祖諱因以字行(儒林)太宗諱世民故凡從棄皆去世而从云漏泄緤紲皆去世而从曳世之與云形相近與曳聲相近者皆从云則泄為泫矣故又从云而變為曳也民則易而从氏昏愍泯之類至今猶或从氏([illegible])

宋諱宋太祖諱匡胤貴胄印者呼為鳴鐵仁宗諱禎呼蒸餅為炊餅(青箱雜記)大中祥符有神降自稱宋祖名玄朗詔中外不許斥犯因改朗山為確山(避宗時避廟諱甚謹太祖諱匡胤即改匡山為康山匡衡作康衡英宗諱宗實因濂溪改實作頤欽宗諱桓改齊桓公作威公孝宗諱眘西山木姓慎改順作真(鄉古)高宗皇帝中興於蜀中有大族避御名之嫌倉卒之間各易其姓仍其字而改其音者句濤是也加金字者鉤光祖是也加糸旁者絢紡是也加艸頭者苟諶是也改為句字者句點是也增而為句龍複姓者句龍如淵是也由是析為數家累世之後婚姻將不能復別矣文潞公自云乃敬暉之後以國初翼祖諱而改今有苟氏子孫與文氏所出本同一族婚姻不別亦是仕於南北朝不相照之故([illegible])末尚有句龍複姓久而去上一字者龍大淵是也(揮麈錄)薯蕷先避唐代宗諱改為薯藥宋英宗諱曙又改為山藥(天中記)

閏

王[illegible]避晉祖諱改姓為[illegible]([illegible])趙石勒諱勒呼羅勒為蘭香馬勒為[illegible]錢武肅王鏐劉家為金家留住為駐住石榴為金櫻蘇州滸墅本名虎疁唐氏諱虎錢氏諱鏐因改今名(吳地記)楊行密據江淮至今滁人謂荇溪為菱溪[illegible]子為甜梅楊州呼蜜為蜂糖(翰苑[illegible])楊行密父名怤與夫同音改文散諸大夫為大卿御史大夫為御史大卿至於與唐寺鐘題誌只金紫光祿大兼御史大夫及銀青光祿大夫竟直去其大字矣　戊字與茂同音俗呼為務吳中衛者及北人語多曰武蓋五代諱戊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為武以戊類成字避朱温父名也　南唐李主諱煜改鸜鵒為八哥亦曰八八兒　晉東海王越世子名毗改毗陵為晉陵(吳地記)始安貞王道生太祖次兄也子鳳朵明帝暐始安王改華林鳳莊門為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為鵲鳥改為神雀或呼鳳為神雀([illegible])閣入避王業初諱沈氏與去水旁為光　梁末温父諱誠改城曰牆又改曰州如東都州南州北州是也([illegible])唐順宗太子名淳更名純侍讀陸淳避其名改為陸質(唐書)呂后諱雉世呼雉為野雞封禪書野雞改雉為[illegible]閣文鄭店

應不勝僕數讖言亦有之漢世祖生昆陽嘉禾生縣界因乳名秀當時尚質長遂不復改名讖言劉秀作天子書與專政何異鄧颺丁謐附之謠曰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狙囊默爽小名也賈后未廢先有童謠曰南風烈烈吹白沙云云南風賈后小名也王濬小名阿童吳中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羊祜聞之乃表濬監益州加龍驤將軍竟平吳謠言應矣瑯琊恭王覲妃小名銅環生元帝先有讖云銅馬入海建業期後元帝果應童謠而興於江左小名都入謠讖後入奈何諱之不但後人自諱即為之父母者其子之小名固所命者也少而媚之長而避之世俗流濫甚矣王凝之妻謝道韞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封謂謝韶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世說註封胡謝韶小字羯末謝淵小字淵即川晉書避淵字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當時婦女不諱群從兄弟之小名今時之父兄何所見而諱之大是怪事

唐玄宗嘗自稱阿瞞南卓羯鼓錄與寧王詩書云奴有曰大哥不在遇憂阿瞞曰是相何以繼曰若凡一係阿瞞求新大哥又曰阿瞞亂處多大哥亦不用揭托兀奴乃汝南王璡小字矣

是齋日記卷十三

生化部

越簡子嘗嘆雀入海化為蛤雉入水化為蜃物多能化惟人不能悲夫余以人之能化亦大矣人生而稚沌沌耳及漁經攝史珠唾錦心則蒙也而化為鵬里居而寰宇及鵬鷹蛟騰金章丹轂則晦也而化為顯有能揚義揚仁復文繁武以羽儀天下者則化為鳴岡之靈鳳有能蓋地通泉噓枯潤槁以霖雨天下者則化為見田之神龍至懸車接谷弄月吟風鎔千古於頰緗寄奧發於吳襟則化為無懷不朽之偽真人猶世俗之所云化耳若夫善而信美而大聖而神其化不可

而大為者先讖

華胥履大人跡而生太昊女登感神龍而生炎帝附寶感電光繞斗樞星光照郊野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嫘祖感大星如虹下流華渚而生少昊女樞感瑤光貫月而生顓頊姜源踐野人跡居巷而生稷慶都有赤龍之祥孕十四月而生堯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握登感大虹而生舜修己感流星貫昴吞薏苡神珠孕歲有二月胎折而生禹扶都感白氣貫月而生湯太任有赤爵銜丹書之聖瑞而生文王漢高祖母媼夢與神遇時雷雨晦冥交龍其上已而生季又帝王世紀載高祖母含始遊洛池有玉雞銜赤珠吞之而季生漢太后有孺

傳為竹人然而非真人也此會稽廟廷有大竹刹之此有仙
翁二云平生溪根勁節惜為主人所伐言畢乘雲而去此又
橘中老叟之類不必強以為蹤大食國海中一石有樹枝赤
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不語而皆能笑動人或
摘取入手即乾黑出廣東北亦竹人類也 仝上

伊尹生於空桑人母化之和林山二水之間一夕有天光降
於樹樹因生癭如人懷妊九月癭裂得兒五最稚者曰卜古可汗
[illegible]八之遂為國君[illegible]元史[illegible]
生[illegible]空桑中女[illegible]樹出與之三年[illegible]

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女嬇孕而不育十一年三年啟其左脇而
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吾名樊己姓封
於衛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國時為胡國所滅之三曰彭祖
名籛彭姓一說彭氏名鏗封於韓大彭之墟即彭城也四曰會人妘
姓封於鄭五曰安雲姓封於邾六曰季連芊姓其後為楚昆
吾氏為夏伯湯放桀滅之彭祖氏為商伯商之末世始亡干
寶曰先儒多疑此事譙周作古史考以為妄穢而不論然六
子之世子孫有國載數千年天將興之必有尤物未足怪也
彼前志所傳脩己背拆而生禹簡狄胷拆而生契歷代久遠
即莫足為蹤近漢魏王氏婦從右腋下生而和平自
若都非臆說也頃劉向謂皆古有是奇品體駢胎近亦恒類
初未有二脇并開六男具顯於古今殊異之文無甚於此矣
郴竹縣有王妃溪云其初妃與五丁力士[illegible]妃生其[illegible]
而并棄之溪中後聞與[illegible]偶取而養之既長女為蜀侯妃 五[illegible]

丁即鑿道以通金牛者則一胎六人是又不止於陸終氏已
但其開脇而[illegible]釋迦如來之[illegible]明之達摩者尤異
[illegible]先磨後生而不狀經脇以通[illegible]
一產三男史冊不書元宋之紀異也近乃奇書福州守[illegible]門軍人妻一產
男庚已歲武進人張勝妻一產五男嘉靖六年河間民李秋
寓婦陳氏一產七女此載籍以來所無者
續已編載天順中潞州民婦一產三男[illegible]
即其[illegible]一產四男[illegible]與三女[illegible]元年[illegible]

越王時并生三子者與之乳母國制有并生三子者有司給稟
收養之蕃殖貧民賴生三子無所取給多致不舉非以為瑞
也按說永樂之年畫立縣民李文秀妻并生三子諸例給賜至
八歲有司請罷給成祖命至十歲罷之紀皇明其仁育四海之
量為何如漢魏之時不養并生三子謂其似六畜妨父母惜
哉民間之俗尤扎寫者不知凡幾也 傳

雙生者疑於兄弟或云後生者為兄以其居上也載在公羊而
西京雜記備載霍將軍之所見則不然援引殷王祖甲許釐
莊公楚大夫唐勒鄭忌時父吳倩滕公李勁蔡繁皆以前生者
為兄則是後生為兄之說不當矣乃世亦有其胞并者而生
者孰從而定之余曾見婦人有產數日而後產者[illegible]以
服日其嵩已日生亦隔二日矣嘉靖初京師民夫[illegible]妻二
日十一生一子十二又生一子十三復又生一子一嘉靖三年本為主

死而知後果者諸說
仲由感術精而生故好學蘇軾稟奎宿而降故能文敏而捷
之禁可知已
曹武惠王生始週父母雜玩具試之彬手持干戈周顧他物李
顯忠之生也其母君難產者數日有僧過此所孕乃奇男子
當以劍矢寶母守即生直顯忠生即主於蓐語云虎豹之子未成文而
有食牛之氣鴻鵠未穿於卵而有四海之心若彬之於干戈
顯忠之於劍矢豈非其性天有獲分於生前者耶乃知古人
懸弧之意不無謂也上
蒲衣八歲而為舜師睪子五歲而為禹佐伯益五歲而掌火項
橐七歲而孔子嘗就問焉古之聖賢生而神靈長而敦敏固
不在夙慧之列也其次則太子晉八齡而言服師曠甘羅十
二歲而辯動張唐子奇有化阿之聲曾遼杜田巴之以荊子
十五而懾目閉立十八而領仕外黃小兒迴啼啞之威楊家
童烏與太玄之筆吳氏季子江夏黃童子玦對日文舉對梁
史不絕書試臚列之君三歲則黃詠誦詩能避家諱之諱德
興切韻知辨四聲之殊伯瑜神童應薦官拜秘書四歲則任
彥升誦詩數十篇陸九淵問天地何窮際楊公措對四聲而
指燈為柄曲避邵王子獻讀孝經而知流汗吞聲蕭穎士屬
文覩書一覽即記呂嗣興誦書吟詠應對不窮五歲則王絢
章句又勇之識房玄齡早識父之深劉璣閒管寧傳而補

豆聽受列流星屏風詩而一誦無遺獻頌依依漢陰之孫
元之標峨王籌之吟黃廷堅偏讀五經劉敞兼通陳治六歲
則陸機早有詩名劉顯盡誦漢史陸瓊五言成韻徐勉祈霽
有文顏文面試攬筆立成傅成三都十日便熟王子安搆思
無滯楊弘武立誦碑某七歲則聚楔拿樹衣之禮百藥辨瑯
琊之稱賈嘉隱松槐之對廣平誦賦之篇李鄴侯賦方圓
動靜之題楊憲之伐鼓吹管私之咏高從相伐君之問晏
来神童之稱馬暇閑戶讀書李賀何不面試韋弘首日念毛
詩一卷楊大年談論一如成人夏侯榮百餘奏對一日不遺
蘇德源讀庾信哀江南賦數遍而已成誦而國朝江左騏幸
之奏有天子龍庭之對名姓未傳殊可惜也八歲則任昉目
儀之製何晏叢顧之答謝仁祖對一座顏回之嘆孫齋莊對
何不慕仲尼之論伯玉處府於宗前義府借棲於宮樹劉晏
時補國瑞嚴武椎殺玄英九歲則楊學孝迥觀心作玦秀才
應選蔡谷張象辰之問廣嘉十事之詳員俶陛賓而詞辯鋒
起宋璟夢鳥而澡思日雄梁國楊氏子對孔君平楊梅之問
便給宜絕令人解頤十歲則賈逵暗誦六經金鑾書堪勤石
謝朓土山據賦沈濱陳識流聲邢子才穎而五日而漢書悉
遍李嶠學子詠貧家壁而吟不搆思十歲以上不勝數矣然
或岐嶷於稚年而泪沒於末路或幼見其一斑而長集其大

成並又在乎器量之洪纖學問之加淹器盈者當而不衰學
寡者美而無成或天故限之而亦人定斷之也至若洛陽楊
牢絕亂即能詠白樂天七月未能言早識之無二字百識不
忘王突方能言為賦所負乃能以計自脫是又天縱之資生
知之指又非以上諸人之比矣國朝洪鍾以四歲舉李東陽
以五歲幾皆入翰林而新文傳公貴七歲即已發解聯捷探
花及第九今古所無者程啟政楊一清俱以八歲舉而少師
楊廷和舉於鄉亦止十二歲外若董林幼玉髮戲之來求試
中書桃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而不滞是皆天地間氣
之所鍾而為熙朝未有之祥瑞也五雜組

曉遇則過望八十之年寫能九十之歲楚立七十而見孟嘗吳
孫弘六十而舉方正顏駟龐眉馮唐皓首貢禹八十方遷光
祿張柬之八十始以司馬拜相杜傑祥敕榜曹松等五人皆
七十餘時有五老之稱宋梁顥以八十二狀元及第有陳修
以七十二探花及第金河中胡光謙以八十三舉進士國朝
錢習禮年近八十猶在翰林楊翥周認皆八十餘以長史從
龍攄拜卿貳其他七十六十登科第而名不顯者固不勝紀
也蓋無論之早暮限夫時成否視之學曾子七十乃學詠當
鄉五十始學禮公孫弘四十方讀春秋吳亦四十始學周易
論孫皇甫謐二十始受孝經而皆成大儒早慧者真敢望焉

豈其不甚於初未經悟於晚歲良由畜於天資而勝以人
力也夫子謂參也魯而參乃以魯得之資鈍而可自棄哉上
壽五福之一也得之者有幸不幸焉彼得壽以成名者幸也得
壽以敗名者不幸也雖然壽何負於人哉人負壽爾是故中
公年八十餘而應聘使其先數年而死則洛不在多士之對
不登漢史矣夏貴七十九而降元使其先數年而死則名君
事仇之恥不載宋史矣諺世所云首禍以稱壽矣但有貴壽
者有不貴壽者如太公年不期頤莫建封齋之續武公年不
耄耋莫來齊聖之稱伏生年非九十餘孰授典謨之吉斯其
壽又豈己至若富望之年僅六十則秦顯之害不罹顏真卿

年僅七旬則希烈之殃可避張英公年僅八十則土木之禍
何自而及哉壽亦有不足貴者矣頭余謂真卿輩見危授命
甘死如飴將澍國體之靈長而垂芳名於永遠雖死猶生千
秋不朽倘其中年詔謝切以致莫卯抑至貴者脩焜景迫例
行遁逝直令偷生苟全猶甚可以年不幸論而真卿輩寔有
貴乃類瘠之歲也增

釋名云老而不死曰僊禮外傳又曰壽者百二十歲此御失歸
秋怪僊固未必秋怪亦不盡然也東方極木林之墟國人壽
四百歲南方極洞陽之野國人壽三百六十歲西方極浩素
之墟國人壽六百歲北方極朔陰之庭國人壽三百歲上方

河決及座而横流上可與穀同日論哉舜目重瞳項羽目亦
重瞳後相何足以盡人譏
舜目重瞳蓋異於人之一未必便為聖人之表也後世君則項
羽王莽呂光李煜臣則沈約魚俱羅蕭友孜皆云重瞳而不
克終者過半相何足據哉五雜組
古云相馬以瘦而飛兎騕褭漏矣相劍以堂而吴干越鉤濫矣
相士以貌而挾伊周之術抱堯舜之道者隱矣夫貌何足以
觀人哉舜羽重瞳同而仁暴異禹踐烏喙同而德詐異孔子
陽貨貌俱同而聖狂異漢高祿山龍顏同而貴賤異晉文張
儀駢脅同而君相異楊食我班仲升虎頸同而廢興異劉炫
蔡京眎日不瞬同而博雅奸宄異孰從而辨之
貧請劉邈遵老求補遵老謂其形陋不堪僕似之累掛真陽縣
公謂遵老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壽皇欲相周必大以其瘦削
而嘆為福薄一老瑞云嘗見司馬光畫像正如此大清癯未
幾入相晚享清福十餘年人不可貌相也如此裴晉公自贊
畫像云爾身不長爾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一點靈臺丹青
難狀人須靈臺何如爾貌安足論哉
相不可憑也南史陳夏貌甚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必為方伯
家富於財食必列鼎及魏克江陵憂以餒餓死時又有水軍
都督褚蘿面尖危纖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馬抑凖十餘歲

時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出家可免死逆不從後仕至宰相
魏朱建平善相鍾繇以為唐舉許負無以復加然相王肅年
踰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二終於中領軍故吾謂相之不可
憑也南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老莊光宅寺慧雲法師每
嗟陵顏早亡陵仕至太子太傅年逾七十七唐孔若思律孔
季翊撰制科擢校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
而止終於右補闕使徐陵夭而不壽季翊遂至顯宦則知人
之相將誰數乎雜說
禹疇蠍璪湯古偏枯皐陶色似削瓜傅説形如植鰭伊尹面無
鬚麋閎夭面無見膚周公身同斷菑仲尼首類蒙倛故知大
聖大賢不可以形貌求也五雜組
伏羲日角黃帝龍顏帝嚳戴肩顓頊駢骭堯眉八彩舜目重瞳
禹耳三漏湯臂二肘文王四乳武王駢齒孔子反宇若此之
類皆聖賢受天殊相而獨異於人者也乃古今論數聖人都
止論其德不論其相上
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後之項羽王莽亦重瞳越王句踐長
頸烏喙非善終之相而前之夏禹皐陶亦長頸烏喙羽莽之
重瞳譬之駑馬有騏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騏也禹陶之長頸
烏喙猶之神龍有蛇之一鱗而不可謂之蛇也上

世之奇疾都不可曉有身漸縮小如小兒者和宗相昌緒 如有鬼不
識字數載後方復亦善松巖 今有眼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
如鈎者宋時一女子 一段逢盧扁不知何以療之說
桂廣段成式所纂之異疾志載有王布女鼻中之息肉梁李生指上之奇
坦齋筆衡言張南軒京時通身透明臟腑節骨歷歷可數瑩徹
如水晶技者以為此疾自昔醫書所未載近見薛文清行實
中言文清生而肌膚如水晶五臟皆見家人以為怪欲棄
之祖閱曦拜止之曰體清而聲洪必異人也遂舉之文清之
出與南軒之死其體相似亦可異也紀曉嵐閱微草堂
枯月錄載西天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肌體瑩如琉璃未嘗
洗沐自然香潔
晉代泰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復甦蓋絕異也而不知漢末有
發漢初宮人塚者宮人猶活魏時有開周王塚者得殉葬女
子而復生一載博物志一載啟蒙注尤異之異也而又何疑
於霍光女婿范友明奴婢 已作塚中之鮮卑婦計其年已三
百五十歲而尚活乎又何疑於魏文帝隨顯后之宮人死已
三百年至竇建德時發塚三日而能言尚為建德所寵愛厝
太宗滅建德飲恨而始卒乎他如沙門達多所造之博陵人
崔涵雖非妖異但異曰異水火及刀兵之害馳走不休行遍

瘦方止恐猶是鬼隨僧法慶造像未成已經希死陰府檢其
祿盡命未盡三日重甦曰造荷葉八枝成像數年而方真死
再生記載每日迴荷葉六枝 時八枝此自係係宗因緣之所在未可以常理
度之也
枯法變事又
若夫死後能
晉干寶父嘗有寵婢母甚妒之及父葬遂生推婢同葬於墓時
寶兄弟尚幼不知後十餘年母亡開墓而婢伏於棺上如生
載還經日金甦言其父恩情如舊既而嫁之生子義熙四年
瑯琊人陳郎婢死已葬府吏夏假歸過塚前聞土中有人聲
怪問之婢曰我今更活為我報家其日已暮白方開土取之
強健如常又漢杜錫家葬母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塚祔
葬而婢尚生問之以其始如瞑目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年
十五六開塚後姿貌如昔嫁之無他
段安節天復中避亂出京逢旅見一老嫗上鼻以下半頭據床
績麻逢旁甚熟其兒婦言昔為巢寇所傷有人以藥封裹之
得不死今已二十餘年矣出中朝故事與太平廣記所載無
頭人繒草復事亦大同小異人間怪事何所不有因識佳語
中所載無頭人亦活無心人亦活諸駭誕不經之談未可盡
詆其為無也
人有頭斷而不死者神識未散雖非關男也傳記所載若敬定

人之鬚眉髮皆毛類也而鬚下生眉橫生髮上生亦有說乎曰
鬚腎屬也腎為水水潤下故鬚下生眉肝屬也肝為木木旁
軌故眉橫生髮心屬也心為火火炎上故髮上生此載在都
卬之三餘贅筆而也可謂得矣
人有惡者五而盜賊不與焉一心達而險二行僻而堅三言僞
而辯四記醜而博五順非而澤五者有非無辭偏究者之所
辯然以之從政則私心自用而亂是非多事紛擊殊不利人
邦國此尼父攝相未幾而即亟誅少正卯也少正卯非當時
所謂名流乎顏淵而外雖之者寡少正卯三盈三虛之與顏淵孔門不去三尼父
不少寬假其慮者深其見者遠譬之痤癰之賊疾少小瘡瘍
鍼炙可以不亟而所汲汲亟止在隱伏而馴至不可救療之
症症屬隱伏此庸醫之所忽而三折肱之所惕心者湯之誅
尹諧文王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
乙子產誅鄧析史付六公先後尼父之心故諧正諸輩不致為
商周齊鄭不可救療之大害不然吾恐禍亂相尋未有紀極
更有出於庸常意見之外而鍼炙砭工亦無如之何也聖賢
執法異世同心也如此
續漢志建安七年越嶲有男子化為女周群以為哀帝時亦有
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禪位魏氏劉曜時武功
男子蘇撫與陝州男子伍長平亦化為女子後亂世宜爾也

嘉靖末年山西男子李良雨變為婦人蓋世亦此異哉
周厲王時有童女無夫而生子宋徽宗時有男子侯子而誕子
一婦人年四十餘生髭長六七寸此國妖之大者也若楊慎
如變為男自是吉祥休徵與魏世家女子化為丈夫應天寶
中范女變為男子相似若明嘉靖二十八年大同參將馬繼
宗舍人馬祿女年十七將適人忽化為男子嘉靖時上則男變為婦此又女
變為男吾不知妖祥何等也集說詮
集異志載晉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漸化為男子
此周劉石復蕩天下之妖也
哀帝時上有女子化為丈夫與明嘉靖李良雨男變為女
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
茲謂陰盛厥咎亡一曰男化為女宮刑濫也女化為男婦政
行也
越絕書云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此論其理深矣有丹朱瞽瞍
有舜鯀有禹文王有周公又有管蔡何以稱焉又其甚者瓜
或生人秦孝公二十一年馬生人或化虎或
化蠶楚姬以此以往未之或知
以形化者牛哀為虎楚姬為黿以魂化者望帝為杜鵑帝女為
精衛以血化者萇弘為碧以髮化者梁武宮人為蛇以氣化
者蚩尤為楓以淚化者湘妃為竹斑無情化有情者老楓為
羽人有情化無情者望夫女為石物相化者雀為蛤人相化
者武都婦人為男子

夫子謂女子小人為難養書稱紂用婦言詩稱哲婦傾城凡婦
人女子之性無一佳者妬也怯也拗也懶也拙也愚也酷也
易怒也多疑也輕信也瑣屑也忌諱也好怨也溺愛也而其
間妬為最甚故婦人一不妬足以掩百拙故今婦婦屈指不
勝書今略記於左後后妃之妬者則若呂氏之人彘趙家姊
妹之啄皇孫晉胡后之將極賈氏之戟投孕梁郗氏之死
為巨蟒隋獨孤后之選宮人惟擇肥大唐武曌之奪媚篡位
韋庶人之襲武風執李后之囚齋殺嬪又若楚鄭袖之教新
人掩鼻春申君之妻傷身以視君袁紹之妻僵屍未殯並妻
髡首閩王延翰之妻縛練壺赤木掌摑人縛練則若叔向之
母遺戒龍蛇敦通之妻親操井臼袁術之妻絞妾懸梁晉充
之妻甘兒絕乳弱翁見客於廣漢雖參見按於祝良王丞相
九錫之嘲謝太傅關雎之諷桓宣武驕為老奴車武子繫起
絳衣李相福一事無成虛咽兒溺任瓌妻拜賜藥酒立飲不
疑劉孝標家道轗軻自比敬通裴談甘心宗奉畏之魔母室
城公主刵耳劓鼻房孺復妻灼眼刻皮柳氏截舌斷指蕭女
受逼甘心祖約身被刑戮崇彥遠面有傷痕金編媒支解名
姬蘇若蘭撻辱舞妓魚玄機以疑殺婢沉存中血肉淋漓玄
齡夫人奉勅慷慨不辭飲酖杜棠內人雪深中宵誤任使
背鉉之見梅家僕楊文公之取嘲四懸陳龍丘獅子一吼柱

杖落地諸葛元直見捉蹝跗面無人色鬲福倒置於是極知
又其撲者京邑之婦繩縈夫腳陳覽之妻事姆若姑鐵白嚴
霜之歌衛陽三女之厄仲端忍餓於香國庸凝賦嘆於黑風
慎言勝肪之疾義方冥心之符以功封者哭其貴而見惡矣
李利者惡其多而娶妾司婦庚氏無顏之令不得入門武歷
陽女桃花豔姿橫被摧折庵栽燃香滴水令護五內李大壯
館吳安燈體如枯木而劉休之妻親責帚笑忧然不知改焉
康肥道兒又何怪哉夫人之難割者愛也武氏欲傾王后則
忍於殺已女湖侯見夫押妓則支解所生之兒人之所愛者
生也段氏聞夫誦洛神賦而常夜自沉死求為妻見夫念內
妓鞋而閉門自縊其子之不覺而又何愛夫人之為其身之
不備而又何惜於人哉至於介推之妹廟前清泉十尺婦女
靚妝必致雷雨吳興桑氏之妻死而因夫再娶白日見形操
刀劍擊劉功臣家奴奸使妻存不敢蜀自妻死之後方欲召
立大聲霹靂起於林間驚嚇病亢頭其軀鄭尉李寀納姬楚賓
死而別姬見其投梁沿無筋骨皆散姜亭衛寬夫妻死再娶
形見堂中主子為崇致於不育是皆死而妬心未已者異矣
宋時婦婦若少或由其道學之說家法謹嚴之所致國朝各
不勝書矣其撲擊者勿論吾獨嘆王文成伯安以談性命外
樹勳獻威大將軍元敬南平北討威震華夷汪少司馬伯玉

婦性陰陰若此小人尤甚如公孫弘惡汲黯而稱其忠蹇董
仲舒而薦為膠東相然猶未辨其害也至盧杞惡張鎰則謂
鳳翔將校非宰相不可鎮撫惡顏真卿則謂德宗名重希烈
可不勞師而服惡李揆則謂諳練故事捴行則人不敢辭遠
使以譽為毀而寘三良於死視婦婦更倍蓰焉非明君孰從
而察之○大學以仁人能絕媢嫉為能愛惡臣重其然乎○頌

北則甚小人○而寬假女子或謂為[illegible]婦之故
彼夫唱婦隨[illegible]家庭之間[illegible]
俾[illegible]
手[illegible]
擇[illegible]
者其[illegible]

婦人[illegible]纏足古未嘗有俗傳起於西施然莫可考洛浦[illegible]凌

淩波微步飛燕能為掌上舞綠珠步香塵無跡皆喻其體輕
未嘗言足小也然猶其微步無蹤掌上能容則其纖細亦可
想見矣自南唐李後主令窅娘以帛繞脚使纖小屈上作新
月狀則今之遺風也辯

婦人纏足之非自楊升菴胡應麟諸公皆辨之近余澹心辨之尤
悉其略曰古婦人之足與男子無異周禮有屨人掌王及后
之服屨可見男女之履同一形製非如後世女子之弓彎細
纖以小為貴也考之纏足起於南唐李後主後主有宮嬪窅
娘纖麗善舞乃命作金蓮高六尺飾以珍寶中作品色瑞蓮
令窅娘以帛纏足屈上作新月狀着素襪行舞蓮中迴旋有凌

雲之態由是人多效之此纏足所自始也唐以前未聞此風
故詞客詩人歌詠美人好女容態之殊麗顏色之天姣以至
面妝首飾衣褶裙裾之華靡鬟鬢眼吻手腕之婀
娜秀潔無不津津乎其言之而無一語及足之纖小者即如
古樂府之雙行纏云新羅繡白脛足趺如春妍曹子建云踐
遠遊之文履李太白云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韓致光云
六寸膚圓光緻緻杜牧之云鈿尺裁量減四分漢雜事秘辛
云足長八寸脛跗豐妍夫六寸八寸光白豐妍可見唐以前
婦人之足無屈上作新月狀者也即東昏潘妃作金蓮花貼
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金蓮花非謂足為金蓮也[illegible]
古今[illegible]東晉有鳳頭重臺之履不專言婦人也宋元豐以前
纏足者尚少自元至今將四百年矯揉造作亦泰甚矣古婦
人皆着襪楊太真死之日馬嵬媼得錦袎襪一隻過客一玩
百錢李太白詩云溪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襪一名膝褲宋
高宗聞秦檜死喜曰今後免膝褲中插匕首矣則襪也膝褲
也乃男女俱着之通稱原無分別但古有底今無底耳古有
底之襪不必着鞋皆可行地今無底之襪非着鞋不能行矣
張平子云羅襪凌蹤足容與曹子建云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李後主詞云剗襪下香階手提金縷鞋古今鞋襪之製其不
同如此至於高底之製前古未聞於今獨絕吳下婦人有以

餘月而生子手把南宮長封荆州號南赤龍又鮮于氏血脉
譜子仲之子曰文生而有文在手曰無右曰呆及長封漁
陽爲燕附庸又閻氏唐表周昭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閻
康王封之於閻城又薛氏血脉譜文王曾夫人貝亦龍交而
孕十二月生子手把薛字因以爲氏此皆譜牒家之言即不
足信然季友之説正史載之殊非妄也又世説載周昭王巡
于食采於翁山先是夫人覩白虹而有孕生子兩手擘拳不
開昭王嘆之即開左手有文曰公右手有文曰翁遂賜姓曰
翁氏食采於翁按閻氏表已有少子有文在手曰閻矣翁又
疑子有文在手曰翁何兩子光後一轍也且握拳不開待王
而開光豹弋而表異或出附會之詞 增 子產初生執拳而出
啓手覩之文成相里其後因而氏焉 伽陵傳高 宗武公生仲子有
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 隆元 老子垂臂
過膝手握十文其指纖長各有策紋又爪有玉甲 異 李邵手
握三公之字 李邵別傳 劉淵生而左手有淵字文遂以命之 於三十國
春秋 彭神符生而有文在手曰神符 上 陶侃左手有紋直達中
指至上横節便絶相者以爲此紋若過指至無極侃乃針挑
之令徹血流彈壁作公字紙裏之公字益明 梁武帝
母張氏嘗夢抱日産帝有文在右手曰武 南史 陳時寓州民陳
氏獲一卵一日雷震開生子有文在手曰雷州及長拜本州

刺史 隋高祖生有文在手曰王 隋時眞覩者姓范名錢
房今父母禱佛而生左掌有仙字右掌有人字居常隱石室
戒行精高術禱輙應 裴休頎世世爲國王以護佛法後于
闐國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字 陸修靜掌有裴文後尸解
明宋濂手心紋理宛然成斗文二字既長文聲大振郡稱
斗文先生 傳林 仲尼充掌 綸鈞 澹臺滅明岐掌 論語 橘 趙婕
妤兩手皆卷數人擘之莫舒上自披之得舒號拳夫人即鉤
弋夫人也 漢書 徐抗民劉元進手長尺餘臂垂過膝陰有異志
煬帝時反起兵應之 隋書 劉先主 梁武帝 陳宣帝 李嗣源
姚萇 皆垂手過膝 史 劉情 裴矩 代 馬僧 兵 俱垂
手過膝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 初 左手常拳年二十始舒
能 錄 遇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尊者以手接曰可還我珠斯多
遂開手奉珠師子云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隨吾赴西
海齋受嚫珠付之今見還耳又寶掌和尚生而左掌拳之
歲祝髮乃展 月錄指 號天師名乳祐手大尺餘無揮手過肩前
朝 酉陽雜俎 功德直 靜手出香 掌流水莫之測也 安東章道者
掌中一目中指七節 廣異 則天初誕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
如黑子引之長尺餘 酉陽雜俎 富子宣家男女皆少指端一節 魏
道輔家亦世少指端一節 續説 鶴 祖所知 淮南徐氏以酒坊爲
業全家人手無中指節世謂之徐雞爪今西樞富柲其母朱

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莊子至樂永嘉五年
高柴為高平戍邏主時曹嶷逼亂人民皆塢壘自保一夕山
下忽火起飛埃瀾漫響動山谷又聞人馬鎧甲聲謂是嶷賊
來殺乃出軍擊之下都無人但見碎火熒熒滿人袍鎧馬毛
鬚皆燃人走還旦往睹之殊無燃火處惟有髑髏百頭散
亂山下而已述異記洛陽牟穎郊外見一枯髑髏歎之夜夢人
來謝云我本強寇為同輩所害感公掩藏故來鳴謝君若能
容我棲托但呼赤丁子一聲我當應君指使既果然所求必
獲因見隣家美婦呼赤丁子竊焉婦即夜半踰垣至穎乃攝
之而遁瀟湘錄江夏儒元仁夜聞土中誦華嚴經聲發壤乃一
髑髏舌之夜夜經聲如故西想野記長安有安氏者家藏唐明皇
髑髏作紫金色事之維謹因而致富有數矢得官遂為令族
後析居各爭髑髏乃斧為數片人分一片而去張文潛聞之
曰明皇生死為姓安人激惱也明道雜志陳留周氏婢夢一女子
謂之曰吾目中有刺煩為拔之當有報旦入山取棋乃見一
朽棺髑髏眼中艸生遂遂便為拔之忽得金指環一雙述異記
烏滸人得髑髏破之以飲酒南州異物志

影

異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數九段成式嘗試之至六七而已外
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酉陽雜俎中有王山人者五
更張燈相人影能知休咎言人之影欲深深則貴而壽詠戒人
不可映水而照井中浴盆中亦宜避之蠼螋於徵蹈影蟲皆
時中人影為害避復有人善灸人影治病者酉陽雜俎王湯行江
下或見二影在水怪而問其故曰若欲見之來斯須見十餘
影久乃没續仙傳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子取田舍女為妾一接
而死後遺腹生男大女謂其非父種哉爭家財數年不決丞
相丙吉言常聞真人無影老人子亦無影又不耐寒試之果
然遂斷以家財與其子風俗通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
一十六歲膂力飲食不減少時九十七方生孫兒乃無影南史
郴州曹泰八十五偶少妻生子無影因名曰曹日永以日中
無影故也鈐錄載軒皇初平日中無影河間人亦傳無影續仙傳
按丙吉曰真人無影老人子亦無影張處士曰神仙無影然癡
不盡然也商王女易容無影周昭王舞女延娟延娟無影燕
昭王美人旋娟提謨無影梁武帝無影於提國人衣朋毛無
翼能飛壽千歲日中無影頻斯國人多力不食五穀亦無影
諸人俱載在拾遺記真人耶神仙耶老人所生者耶而何以皆無影也
耶請以質之博稍之君子

夢

異帝嚳之妃鄒屠氏嘗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生八子拾遺記
夢筆而文思大進是不一人江淹夢五色筆王珣夢入
與大筆如椽紀少瑜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筆授之唐李嶠夢
人遺之雙筆李白夢筆生花[illegible]西極之劍陽看古蒼圖陰陽

自然灰可以軟玉無患可以厭邪魔梧桐之淚可以固金鏹
鵜之膏可以瑩劍嶺南山中之蟻可以作醬閩箏蟟蛉之處
可以憔鬚絳珠之井飲其水可使生女而美瑕微物或有補
於世碩亦視其所空滴所如象有所空至於蕭先生則年豐嘉靡覔
生則求歡屨黎先生則年蕃能可以驗風雲可以識雨而物
能應氣候物知氣候柳樹浸植蠶機知風燈知雨鵲知夜來瀨
鸂鶒水脉木香符鶴以石而富魚行以艾而辟蟲又有獲門
之草玉闕之楓而居軼又知指佞其靈異所遊於至人哉則物
搴然更有奇異者能飛之蟲狀如蝙蝠漠中有之綠木之鮑
聲以兒啼蜀中有之鄭過之國有能言之龜浮石之洞有四

青之巔霍山之雲師如楚雨師如嬌其肉甘而可食奇鷸之
頭有九栢辨陰陽觀分俯仰睛昧黃紫蠖異青春孰非造化
之玄機哉物物有奇怪人未之見所以然於此乎其常有何怪哉具造化之玄機使可以
玄機化之故有以有情而化為無情者蜊化百合楞王南征
軍士化為沙是也有以無情而化為有情者腐草化為螢朽
瓜化為魚是也有以有情化有情者橘蠹化為蝴蝶鶴化為
老人蚺蛇神仙字化為脈望是也有以無情化無情者兕血
化為瑪瑙蟾膓化為五色石凌冰千載化為玻璃是也此尚
係人世間物至若握地得犬其名曰賈握地得豚其名曰邪
握地得人其名曰聚又曰無傷相憑以中有二者曳蜡腹之

以有一蟹蚗夏侯彼鑿石中有金銀杜綰不墜乃得汾東齋
桓公殺鵠於嗉內得一三寸三分小人至理無二奈何怪怪
奇奇至是玄之又玄孰得而知之狸變之不化可化龍蝌矣又花以兔映
月而孕蟲馬絕嗣而無腸蟬之噪也以腹蛇之行也以腹丸
之聞也以角猴無脾而化食則以步比其聞各有天機至理
存焉勿誤認之也不北天不是物之有所為之蔡翁以反舌為蝦蟆為誘
以乾龍為蟋蟀經既義以露為蟋蟀淮南子以馬為聲蟲以
蛩為蟋蟀異殊不識沙段柯均不辨苔卵理有不明認且不
似安能施化哉須欲為哉認道化成至天地之事妙之徑昔孔聖未嘗物物而見
之乃庭之集井之萃如斗之藻專車之骨無不知之通於理

貳又如管子之知俞兒介葛盧之知牛鳴實沈之知鼯鼠鼲
向之知貳負諸葛恪之知傒囊陸敬叔之知彭侯陸淤之知
腹盛皆知之以理也又如東方朔之知怪哉以為秦獄之積
憂所結以酒沃之可消漢武帝試之而果然公冶長之知鳥
語辨其音為浒水上嶧山寄齋師侯我獵等尔書君現之而
不死此始出於常理之外不可知之者也神矣哉遠史蟲輝員
越絕書言蠶種生醫廢種生桂寒生梧桐寒生桐比論其種
理爾真未必盡然凡種梨一梨十子惟二子是梨餘多是杜
鸐生三子一為鳴鶴生三子一為鶴夏有生雞其一生鷄驕
生子百為鱷者才十二餘或為龜為鱉此則得氣之雜者也

以嘴畫符而穀自出鸛有隱巢木鷙鳥不能見之恐嘶避戊
己日則巢固而不傾鶴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畜水養魚而
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之則啣艾置其巢而燕輙不入天中記
猿有矢可以捕鼠而制於象鹿有角可以觸犬而制於犬蝟能
跳入虎耳中以作崇見鵲乃仰腹以受啄鷺魚殺其鋭然鼓
小蟄之則龍蜘蛛甘帶螳螂捕蟬物之以小制大不一而足
也
象以齒焚犀以角斃猩以血刺熊以掌亡貂以毛誅蛇以珠剖
犛斷尾以纓狐分腋以白麝鑽介以蓋麝噬臍以香故曰禽
獸無辜懷寶其辜匹夫何辜懷璧其罪太平清話

大月支及西域有日及朱今日割肉明日復生莊浪有稜羊哉
取其貼非久即滿腹稗說
入食斷腸草而死虎食之而百日不飢人食桃霜而死龍食之
而肥人性物性有如此者紀客雜說
虎以狗為酒鵝以蜈蚣為酒貓以薄荷為酒蛇以茱萸為酒鳩
以桑椹為酒故方書為貓咬傷者以薄荷搽之樵說
橘柚彰於北從再其變也石榴變於東移得其所也鸜鵒之飛
先南子規之啼必北適其性也樵說
鵠不浴而白烏不黔而黑棘之必曲松之必直是鐲天銅等出
於山鑄鐘則大鑄鈴則小絲等出於蠶製錦則貴製繒則賤

異錄以上
蝟毛順者雄逆者雌啄木斑者雄綟者雌鸚鵡五色具者雄青
黑質白斑者雌蜥蜴亦五色具者雄不備者雌牡蠣左顧者
雄右顧者雌蜻蜓身綠色者雄腰間一遭碧色者雌鼠嘴
尖者雄兩頭圓者雌雀喙亦尖者雄圓者雌又鳥右翼掩左
者雄左掩右者雌燒毛內水中沉者雄浮者雌蠶雄小雌大
水中浮者雄沉者雌拾遺
物多換骨如人之蠱龍之骨象之牙鹿之角蛇之皮蝦蟹之殼
皆終身一換惟鹿則每歲一換龍象至六十年骨全而後換
也物宗
蛇精蒙五肉象具十二生肖肉惟牛是其本肉象膽不附肝四
季在四足春前左足夏前右足秋後左足冬後右足熊膽春
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諸家肝葉有定數惟獺肝
一月一葉十二月十二葉月滿又退矣
蛾無目蟒圓目鷄夜目鴟方目鶴以睛聽蛇以目聽魚目不瞑
鷄好卵視龍不見石魚不見水雀夕盲鵂鶹晝盲貓睛當午斂
縱如線鷄目遇夜明螢光耒馬夜行其目光所照三丈虎夜
行一目放光一目看物鷹四目其目下二點為夜目鶴以壁
孕鸕以貪顛鶉以嗅睨鴨以媒鷮雉以精唾燕以狂盱俱於
睥子見之故曰異良於睥子樵說

鵙鳴在上蛇蟠不動鵲鳴在上蝟反不行上
章藏深嘗得其錦刖石林所書賀新郎詞首曰睡起啼鶯語因
有啼字又用語字疑其誤書流鶯或黄鸎爲啼鶯也嘗詰之
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流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余因
求之禽經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
文志宋朝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能
爲但埤雅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者數十條如鴻
以延迎鴟以貪顧鷄以顒視鴞以怒睨雀以猜懼燕以狂眸
鶯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愁
嘯鶻飛則蟻落鵙鳴則蚓結鵲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
鳥咮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咮多圓而善唼短脚者多伏長
脚者多立凡此在今書皆所不見疑禽經非全本鮑表白已
嘗言之又如鶂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
傳枝此見變化論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鶬鶊以睛交此見爾
雅疏鸛鶂鷄鶻鳥無肺皆無臟此見崇有論諸類甚多皆
禽經所當收者而無之果非全本也余謂古今書類且并
無禽經又觀三國志陳長文引牛經馬經鷹經以及諸相印
相笏等經謂皆出於漢世獨不聞禽經之說今崇文書載馬
經鶴經駝經鷹經雞經亦無禽經其爲後人所作可知譏
行鷄善鬬取者教媒使鳴而致之鶤鴿好潔取者緣地而殺而

獲之麋行必循一逕設罠者跡其行處掩之海魚在黑水以
蔽其身漁者見黑水網之必如卿蠹者自齧其穴者備錄繕
陸者懼纍接猶猿盧狡猾東郭駿窶智不足周身總無奈
人巧取何狡譚子云直貌自古無君子儲說
物性不同有不可常理測者如鐵非養生者而有食鐵之兔使
鐵之類鬣鐵之獸火遇之則化而有發火之鼠浣火之鼠不
灰之木又有卻火玉避火翠蠶之室則不傷挾纊又有龍
鬚布冰蠶繭絲張之凡置則滿座涼生西戎獻切玉之刀十
洲進起死之草入無以闢鬼之隘而盡疑夫耳目之外然
非特耳目之外即耳目之所嘗觀記者亦有不可知者如
湯泉火井鹽池等類其理可易測乎君子當知廣博之助無
所不有人知見自小不能及耳柳莊隨語
鷙好風鷂好雨蝎好鹽鷥好霧格說
今世細民多教猴犬蛙蛤之類戲弄其下博利以資生惟其衆
於不之齋頗認之始得之後亦甚幻矣嘉話錄載京國頃歲
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蝟對打既合節奏又中
章程殊不可解柳黄余云向見有金銀二色魚約
三十頭共一硐用紅白旗映水引之始而金魚隨紅旗作上
進退步伐甚是整齊而旗引銀魚亦然繼而二旗合招則二
色魚作交戰狀既猛且健而不相下久之又將二旗分招則

盖矣故當為門楣處即投之也嫏嬛記
說楊載天寶間有兩鸚鵡一雪衣女侍貴妃誦經者也一綠衣
使者詔楊崇義寃者也張說曾為作傳不知其時尚有一能
言者蘇頲曾進劉子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云云又有一五
色者上嘗令左右試帝衣鳥擲瞋咤之攻府獻鸚鵡篇以
贊其事張說賀表稱為時樂鳥然則天寶間可傳之鸚鵡固
不止於二也
望帝為杜鵑非也杜鵑杜宇子嶲子規又曰周燕又曰催歸又
曰秭規皆一鳥也又齊州曰鷤鴂又曰鷶鴂一名鶗鴂相傳越間名曰起鳥鳴皆北向
聲哀吻有血自呼曰謝豹來歙本蜀論有云荊人鼈令死其屍隨水而上
荊人求之不得至汶山下復生起見望帝立以為相號
說文云蜀王望帝淫其相妻以慚死化為子嶲鳥杜工部詩
云望帝春心托杜鵑余按常璩華陽國志杜宇稱帝會有水
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害帝遂委以政事升西山隱焉
時適二月子規鳥鳴故蜀人每歲聞子規鳴悲而思之是子
規之鳥非望帝所化也明矣辨
聞子規而思望帝以解自出蜀王本紀
烏鵲之取悅愛於人以其發聲吉凶也人之吉凶何與彼乾
以口舌獻媚亦復攝人使其歸於人之吉凶惡不應可斯
烏鵲一番應先春應吉吉於人既人喜吉亦於人而人不敢

怒烏則不然窺其往往而怒是遂赤何有懷其靈歟或後自
言所言無關休咎人以之愛憎自以疑是而生喜惡則得愛
者未必蒙憎者寃矣夫鵲不果吉烏不果凶世人亦屢驗之
無如喜怒之懷有觸即發若有恩怨積於中者凡何以故曰
以毀譽之入人深也譽鵲者衆故有聞即喜毀烏者衆斯無
遠不怒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鵲非人其
毀譽難乎人故宜以察人之察察之夫言辭視乎其人其
人也君子其辭必寡而吉其人也小人其辭必厲而凶今鵲
果君子而烏果小人乎是未可知然嘗稽之載籍其驗云
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淮南子云乾鵲知來而不知
往則鵲鳴之求尚有由來至於烏之兆凶則不知何據聞之
烏孝鳥也能反哺虞帝至孝則集其庭曾參大孝則棲其冠
武王能卒父業故大流為烏蕭故魯巷而來則烏鳥房村而
嘲鼓大朋族羣衆鳥猶以孝關是亦應而祥者矣聞其辭者
如聞孝子之號咷哭泣有其德則喜為相感之答不則當前人
不如鳥之悅奈何不祥其言而叱之以為不祥則鄙哉此
不祥之謗而孝經亦不祥之嘉乎易鳥中有巢則誠為不祥
之物矣亦崇公冶長聞其聲覓之果穫之夫集性食母語曰烏
反哺梟反噬順逆相背然則非惡梟也惡其不孝也而烏有
惡聲取其行者豈僅不當惡乎孝鳥之性迹其兆祥且善於

鸛巧於周而代鶴爽飛於越而反風頭白於燕丹而太子
歸鸜鵒巢於何準而女為后其餘巢門止栢鳴與引路集戟架
諸祥對更僕數猶偶爾巢穀為災隨車致敗然鵲亦寄以巢
帳巢至致變何獨怨彼咎此也吾聞休咎不在物而在人善
者得災異鮮比不善者遇麟鳳非瑞若是則烏鵲二物言則
脩訓山則升山而人之愛憎終不能廢豈非惑於其所聽者
故曰毀譽之入人深非曉說也柳又聞之鳥之形好聲醜者
鷙鳥是也然則仁而不傷其鳥致慘之由歟（閒情偶寄）

山鷄愛其羽毛映水則舞先自悉其形不欲照見嘗飲溜水
物性相反如此夫羽足在臬輙自泣妍媸相越愛憎懸何二
物之愚也奈何哉人亦有之何乎叔真性自矜其動靜粉飾
不去手行步顧影其山雞之愛羽毛乎夏侯元讓惡其偏
盲每照鏡恚怒撲之地其庸之惡影亦（說儲）

玉衡星精下散為雞張正見詠雞詩蜀郡隨金馬天津應玉衡
又椒為玉衡星精鼠亦為玉衡星精仲芋戲謂余兩物當認
同氣耶今又添一玉品於寔日今歲元日進栢酒是玉衡星
精服之身輕李亦玉衡星精故一名鼠精亦名鼠李（說搦）

徐季龍問管輅云世有軍事則感雞先鳴其道何由輅言雞
者先兌金者兵精故太白揚輝則雞鳴乃知昔人聞雞起舞
其有感於軍事之軌乎大丈夫豪未嘗不在雄飛直欲有所
會其度爾（說儲）

冠宗奭云巽為雞為風雞鳴於五更者時將至
巽以感動其氣而鳴也（世說）

鵂鳥一名同火（寰宇記）一云雲白（抱朴子）一名橿鷄（博物志）而異雜謂之
運日（或作運睡）淵謂之陰諧有鵂鳥處犀亦出焉（物類相感志）
水無邊物者誠懼鵂毒之傷物也古人持鵂或注之江
共見而注於江或燒之道為荊州或殺而焚瘞之
嗟飲饗飛瑞王又晉法漢官儀云夏至賜百官梟羹欲絕其類也
焚鵂倘亦食梟羹乎咳祥麟威鳳人幾見之而每患其少
鵂集梟鳴人痛絕之而每病其多足異珍而不恤剥棘雞而
踊舞如是夫（說儲）

鵩鳥千歲為鴞老則食母　國史鴞又一名雲鳥
梟不祥之鳥也梟伏子百日羽翼既成食母而飛去梟食母既成食已古祠黃帝中有梟羹漢午
日賜百官梟羹夏至微陰生其首梟物故以五日殺之欲絕
其類是也余以為梟祢何為之有又殺梟為羹賜百官鴞集進於絕
漢曾子居曲阜鴞梟不入城郭子產治鄭族蔡不生鴟梟承
至惟視夫召之者為何如爾栢常褰襜而去之毋乃尚覺多
事乎是故鳴於承為誅芝剋敵之兆集於矢為伏軌見弒之
諭升於帳為胡后幽死之徵止於樹為洪璞更改官之瑞梟
亦何嘗哉北北方家家以為怪共惡之南中則晝夜飛鳴與
鳥鵲為無異也桂林人優羅取而生鬻之養使捕鼠以為絕

欸也其行舒故有使氣者有使味者有氣味俱使者有先後使者明者知其產觀其色得其氣味而性可識也不識其性又安所講君臣炮製乎人身有上中下藥草亦有上中下塞之如當歸柴胡防風黃芩之類是也有因其相畏而制伏使之者如牛黃惡龍骨而龍骨得牛黃更良黃蓍畏防風而黃蓍得防風其功愈大之類是也有相反者雌黃胡粉畫家點媸甘草甘遂術家用以動唇之類是也沈括續談曰仙靈脾本草用葉南人却用根赤箭本草用根今人反用苗如此未知性果同否如古人遠志用根則其苗謂之小草澤漆之根乃是大戟馬兜鈴之根乃是獨行其主療各別不同而害矣根而益有不可通者如巴豆能通利惟其殼能止之甜瓜蒂能嘔吐惟其肉能解之坐拏能悟人食其心則醒楝根皮瀉人枝皮則吐人邕州所貢藍藥即藍蛇之首能殺人藍蛇之尾能解藥鳥獸之肉皆補血而其毛角鱗鬣皆能破血鷹鸇食鳥獸之肉雖筋骨皆化而獨不能化毛其類甚多性理相反而甚是一物者如此乳石最忌參朮而五石散用參朮酸莫如醋又益以棖二酸相濟宜其酸而反甘蟹與柿嘗食之而二物相遇則嘔如酒如漆有受之者有畏之者素問曰陽明在天則燥實賊氣少陽在泉則金石失理如此之論味撮者固未嘗拘也繆希雍曰藥以氣味性而差別其同一苦寒

也黃芩燥天冬潤蘆薈能瀉黃蘗能補黃連止瀉大黃下通柴胡苦寒而升龍膽草苦寒而降同一鹹也澤瀉則瀉蓯蓉則補海藻昆布則消而軟堅鹿茸則補而生精同一酸也硫黃味酸而熱空青味酸而寒甘合辛而發散為陽甘合酸而收斂為陰參蓍為陽也甘溫以除大熱地黃五味陰也甘酸以斂陰精蛇性上竄而引藥蟬蛻外脫而退翳虻蟲飲血而用以治血鼠善穿而用以治漏因其性而用也弩牙速產杵糠下咽因以使也萍不沉水可以勝濕獨活不搖風可以治風因其勝也麻木穀而治風豆水穀而治水氣相同則相求也牛土畜其乳可以止渴豕水畜其心可以鎮恍惚氣相克則相制也熊肉振羸兔肝明視以氣有餘而能補不足也鯉之治水鶩之利水氣相感以意相使也蜜成於蜂蜜溫而蜂寒油生於麻麻溫而油寒同質而異性也蓋自唐宋以天子亦詔敕天下圖上之藥品令名醫史官編之宜乎詳備矣乃萬曆中李瀕湖本其父言聞之學輒改正其十五六而後此又有繆仲淳之闡李士材之撫其於物理差別之難窮也棘未全甘而反著其苦山查甘酸而或末之截章牛嚼之辛烈泄氣而止言其苦寒粉霜再經火煅而謂之無毒牡荊之曁鬼裏荷之呼名果其然乎動稱延年輕身殆艷稱之耳柳知兩間皆藥也皆物也皆理也陰陽氣味生克制化物無不異

而或以地異或以時變惟人亦然或被效而北忌或先利而後害然其差別總不出岐伯之五五二十五也如此亦易簡矣小識物理

石香葇名薗薐白蒿亦名薗蔯香葇亦名薗薐忤蘭名漏盧飛廉亦名漏盧顛棘名薔蘼薔薇亦名薔蘼蛇床亦名薔蘼脆腸草名金瀎旋覆亦名金沸獨搖名鬼督郵赤箭亦名鬼督郵山精名白朮蒼朮亦名白朮蜀名鹿蔥藜蘆亦名鹿蔥玄參名逐馬丹參亦名逐馬天名精名豨薟豬膏母亦名豨薟天名精名豕首蘼蕪亦名豕首沙參名虎須款冬亦名虎須白棓名獨搖獨活亦名獨搖亦前亦名獨搖早藕名牡蒙王孫亦名牡蒙婆婦名百就天門冬亦名百就鉤藤名王瓜狗脊亦名王瓜仙靈脾名溪羊藿天門冬亦名溪羊藿剪草根名白藥栝樓亦名白藥栝校亦名白藥夕句名夏枯益母亦名夏枯大戟名顛棘天門冬亦名顛棘玄參名重臺蚤休亦名重臺蓮子名水芝白瓜亦名水芝藥有蘼蕪栝校亦名蘼蕪藥有白及萆薢亦名白及藥有禹餘糧麥門亦名禹餘糧蔡蘆亦名禹餘糧藥有王孫黃耆亦名王孫猴與蝶蜂亦俱名王孫藥有甘草茶亦名甘草蘇亦有名甘草者出渤海賦謂及韵蘡似葡萄葉似荷花紫而黃枝葉俱甜聲名濕而本亦名之為甘草清異錄陶朔為甘草麻茶是也皆不同濟用亦皆有異宜慎乎其辨之

藥有一物而年歲不同名即因之而異者附子是已前見又有四時不同名者枸杞春名天精子夏名枸杞葉秋名却老枝冬名地骨皮又有分方不同名者薔薇在東嶽名溪羊藿在西嶽名管松在南嶽名百就在北嶽名無不愈在中嶽名天門冬上

世人謂茶草種甚多有大葉如手掌者有細葉者有葉光厚堅

經云蕙草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臭如蘼蕪可以已癘 [illegible] 香艸也

小滿初候吳葵華神隱載葵乃陽艸開花時其花自朝至暮隨日而轉古謂之向日葵俗以蜀葵當葵向日非是按古久有云葵藿傾陽則葵乃菜屬非花類可知神隱之說爲是溫公詩惟有葵花向日傾未深考也月令廣義

南方草木狀水蕙花葉皆如鹿葱花色有紅黃紫三種出始興婦人懷孕佩其花生男者即此花非鹿葱也交廣人佩之極有驗然其土多男不厭女子故不常佩今人類以萱艸爲宜男草非上

斷腸草形如阿魏葉長尖條蔓生近人則葉散一名胡蔓草葉浸水滴滴入口即百竅潰血而死經久作末飲亦死如食未久即以天汁灌之急取伏卵未生雛者細研和香油灌之乃毒吐出惡物而蘇遲則不可救矣余聞醫言凡中一切毒即以香油飲之無傷廣志 醫說

物理小識載鳥獸通理 雀四時有子鴿每月有子春鳥雙秋鳥孝燕背飛向棲鷹向飛背棲黃鶯聲三十二轉百舌聲十二轉短腳多伏長腳多立鶯巢於樹鷸巢於荷俱棲著蒼杜所謂接葉暗巢鶯也錢氏曰鵰生三子一爲鵰禽經曰鸛生三子一爲鶴瀛海記曰遼有鷹皆恢乃鷲產三卵一鷹一雕一狗也造化權輿曰夏雀生鵲楚鳩生鶉野雞屬陰先鳴而後鼓翼家雞屬陽先鼓翼而後鳴家禽卵多黃野禽卵多白爽之家禽黃白皆堅野者黃堅白不堅禽經曰鳩伏隨日鴨伏隨月斑鳩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李衛公言鵁鶄鬼鵁鶄厭火孔雀辟惡啄木愈齲 [illegible] 曰醞去烟鷗羽去睞頭金取火子規啼必北向鸛鳩飛必南嚮 [illegible] 遷必伏 [illegible] 窠遷勿絞 [illegible] 巢唧遷戊土欲築巢者桐刻雌雄狀投井即 [illegible] 教南海謁江捨投遊波濤而立泛 [illegible] 按龍聞燒燕即熟故可致長漁者以燕肉和麫投之水則得魚此即龍嗜燕之一例也燕本水種故仍化蛤可以互證喜鵲作巢以枝刺下畏鯉鼠也鴉巢竹林亦以貍不能上竹耳雀腦骨編以其性淫也造化權輿曰乾陽爲馬坤陰爲牛馬病則臥陰勝也牛病則立陽勝也馬起先前足臥先後足從陽也牛起先後足臥先前足從陰也牛羊均丑未之位牛色蒼多近春生氣故聞死則觳觫羊色白多近秋殺氣故聞死不懼凡艸木經牛嗷之必重茂經羊嗷之必悴槁諺曰牛食如澆羊食如燒此牛羊下來之注其核也埤雅謂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

豺祭獸鳳獺祭魚豕亥祭地獸祭天獺畏雄尾狐畏牢南以
驢畫虎頭狗嘗驢馬鳴狗逐之叫則不止凡馬牛羊豕遇初六
十六二十六日生者多夭虎豹畏角烟氣入山夜燒角則虎
豹自遠李石云滇中多豹少虎以豹食虎也黃血碧蝌血黑
鱉黃膽辣鱓蠖苦鯉膏懸之蟄生能肉懸之伸縮靈蛇自斷自
續蜥蜴斷尾猶動蚊虻駝烟死螳螂畏雪蔬蜥怕重霧鼬鮒
出水即僵海魚見淡水即死手摩鸛鵰皆則瘤月割鴝鵒舌
而語江北少蜈蚣關北無螂螢以膽鳴蠍蠆以腹鳴蟻以鬚
視毛蟲如蠶將蛹則涎成一幽落毛其上使蟲不能入然後
立定而化也種蝗螂齋出重九蚊味生花蜘蛛申白能越陸

遊曰馬鞭擊猫竹杖擊狗皆折脊變者以虎皮則毛壞貂
帽見猫踏則毛結貉皮見蝨則毛落斑鳩食桑椹猫食薄荷
虎食狗雞食蜈蚣蛇食茱萸鹿食茶欽駱駝食柳虎食鳥
梅狸精食竿肝狐鼠之妖食人爪髮皆醉故方書謂為猫咬
傷者以薄荷搽之雞可求種於雞猫可求種於牛雞卵翁之
伏隨日光而轉卵亦蟲之伏隨日光而影加蛤蝌蚪螺與鼠
蜜蠹狀為月為水離為之陽故離為龍物蝙蝠食蚊其睛不
化溲出為夜明砂鵲目瞭取蚊向日視之其睛正赫鷹睛碧
蜻蜓眼如碧珠雀鴝眼有五色山牛有四眼海魚亦有四眼
豬之六眼龜乃二眼與餘但似眼耶牛有耳而聾以鼻聽者

鼻而息以耳龍聾以角謂之聾蟲廣中多巨蛇北地多貂鼠
猫犬持齋知朔望蜂合必黃道日鹿消明後不食黃狼赤猫
時不殺物蛾四月朔上墊八月朔下墊
犀體兼五肉象具十二生肖肉惟鼻是其本肉象膽不附肝四
時在四足春前左腿夏前右腿秋後左腿冬後右腿而張瑩
所見象膽亦有在腹者古未相明也熊膽春在首夏在腹
秋左足冬右足蚺蛇膽隨月而轉上旬近頭中旬近心下旬
近尾魚膽春夏近下秋冬近上鼠膽在肝活取則有見餘冬
序錄株鼠膽最難取將死則膽已失矣盛舟子曰鼠膽隨入
神在諸所肝葉有定數惟獺肝一月一葉月滿又退止

蝦目錢載宴懷海田世程說象膽克三表其二膽在足其一
不在又錄異記載象具十二生肖肉膽不附肝每月轉在諸
肉胖令比月建寅即膽在左上
獺肝一月一葉十二月十二葉閏月多一葉月滿又退奇甚
凡物變化化不勝紀錢新領云九月寒鳥入水化為烏賊魚
有兩頭遇風波即以鬚下矴曰纜魚劉禹錫云鵜鳥所化倭
遊錄田海中泡魚大如斗有刺如猬能化為豪豬即魚虎也
述異記曰老則化為鮫魚又云白沙魚大者亦爲鹿蕭叔曰
海中有虎皮白皮斑彩三種沙魚皆能化虎蕭齋日記言吳
入遇蛇虎但擊其足則斃異物志鴽乃鼠魚因風入空木化為
蝙蝠劉績霏雪錄云鴉鼠化獺獺化鴉鼠雀入淮為蛤雉入
海為蜃即大蛤也續博物志曰蜂蛹之子亦變而魚魚子亦

是菴日記十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楊擁編擁字蔚芝號是菴爵里無考卷首所列引用書目有李漁閒情偶寄則近時人耳卷中採輯諸書分類排纂凡爲十四門各註所引之書名亦間附以巳意其凡例自云會心即錄叙次不倫挂漏孔多體裁握要蓋亦隨意撮抄之書也

類書纂要三十三卷（一）

〔清〕周魯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姑蘇三槐堂刻本

序

卯辰間予讀書西湖僧舍時四方之從遊者衆錫山南林周子仙蓓侯子問業獨勤予覽其文章氣槩皆命世才侯子果以子丑捷而周子困於諸生幾二十年鬱鬱不得志因退而著書夫周子固博學好古士也專志撰

述寢處墳索出入經史搜奇討
幽無有遺鈌而仙蓓宰浙之宣
平以臥治之餘日延南林相與
闡玄微正謬舛或大書以題綱

或細書以悉目分門別類合璧
連珠彚成一書曰類書纂要葢
秘之巾笥亦巳久矣今奉
旨去時藝尚實學乃始慨然以所
藏之書出而公之同學問序于
余余禮臣也擬摟正書以佐
朝廷崇文之教爲士子力學之階
故樂序而行之葢聞書之有類

也始自隋唐閒歐陽率更有藝
文類聚倪永興有北堂書鈔下
至陰氏之韵府杜氏之通典紛
見雜出前人之作備矣顧多者

厭其浩汗少者病其掛漏是編
也時自上古以迄今代書自經
史以及稗乘人自皇王以至編
齊事自朝常以逮丘細包羅六

合之内窺闞六合之外無乎不
有無乎不備乃博而不繁簡而
能覈采天下古今之書之要集
於一編開卷爛然一覽可竟詎

非詞家之苦心蘼苑之功人哉
兼以他本所采多出稗官野乘
風雲月露之詞無禆實學此則
原本經史其於

朝廷鉅典天官地理河渠律吕諸
事燦然具舉學者誠有得于此
以之射策决科有餘非僅備詞
人之獺祭為學究之兎園已也

將見人握隋珠家懷荆璧然後如此書之有功於後學者大且遠也是爲序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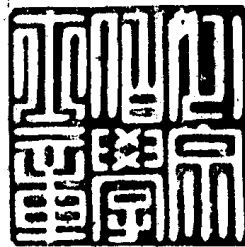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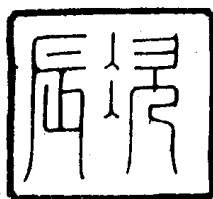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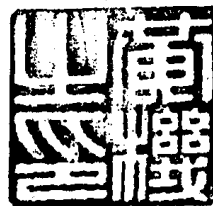
龍飛康熙三三年夏初三日

賜進士出身禮部右侍郎前翰林侍讀學士纂修

實錄辛卯奉

命江南正主考武林黃機次辰氏

題

凡例

一是書搜諸羣史莢頻補簡積久成帙非朝夕矣至葺其成而捐俸剞劂則予友仙蓓一人力也乃或討紕誤或正訛錯或繕謄錄則諸同人諸門下士各有功焉另列姓氏于後

一予好古凡有得輒筆之家貧無藏書于友人家借讀不盡不休其間可述而誌者不肯放過因分爲類後乃按類而錄焉藏之笥中酷而嗜即戚近亦

不一見非敢同論衙帳中秘凡以潤涸脁資荒腹以自娛悅而已仙蓓曰東壁文字尚落人間是書可得終秘耶爰是鳩工庀材三閱寒暑而鐫成以公天下噫此豈余之素志哉

一學士操觚必期博古典雅況功令尚論策表判則是書之取資于學士者實多雖謂論策津梁可也況舉而措之可以明經制卷而懷之可以備述作工對偶者可以與合璧並等尚四六者可以與叢珠同稱考原者可以資之而探始修詞者可以藉之而指南是書豈不足垂範哉

一非古今所共曉事不錄有是人有是物而無實足傳者不錄出于傳聞非古書所已載者不錄益寧求掛漏之嫌不入雜叢之病

一所採非一書所錄非一時世數前後間有錯亂識者亮之

一事與而人實同抑人同而事各別間兩存以俟博雅之裁

一古書歲久缺遺或翻刻訛謬不無魯魚帝虎之舛

間有無處可詳考者或因其舊望同人訂正焉

一好古家有所考究必翻盡羣書其事載在其集其人載在其部是書出按類而求皆聚目前可以免翻閱之勞而諸書似皆可廢矣

一是書不用大版者以大版不適于用而此可雜諸時書中且便于携取或几案或卧榻或行李奚囊中置之裕如可以時時展讀爲便實多故寧用此小版非有所減省也同志者鑒諸

南林周　魯識

第二卷

人倫類

第十卷

人道類上

太僕寺　國子監
京府　宗人府
欽天監　太醫院
上林苑監
第十一卷
人道類下
布政司　按察司
鹽運司　外郡
州　縣

武職　宦官
甲科　鄉科
貢監生員　隱逸
第十二卷
雜藝類
書法　畫附古今畫評
醫　卜
星　相
天文　地理

音律　漁
樵　農
牧　商
賈　射
投壺　奕
樗蒱　雙六
雜劇　覆射
角觝　屠
市

百工類
百工　染
練　金銀冶
銅冶　鐵
玉石　珠翠
裁縫　竹
泥　韈
皮　漆膠
弓　刀鑷

雕塑　梓
陶　土工
傭人　雜記

第十三卷

姓諸類
趙　錢　孫　李　周
吳　鄭　王　馮　陳
褚　衛　蔣　沈　韓
楊　朱　秦　尤　許

何　呂　施　張　孔
曹　嚴　華　金　魏
陶　姜　戚　謝　鄒

第十四卷

喻　柏　水　竇　章
雲　蘇　潘　葛　奚
范　彭　郎　魯　韋
昌　馬　苗　鳳　花
方　俞　任　袁　柳

酆　鮑　史　唐　費
廉　岑　薛　雷　賀
倪　湯　滕　殷　羅
畢　郝　鄔　安　常
樂　岳　于　時　傅
皮　卞　齊　康　伍
余　元　卜　顧　孟
平　黃　和　穆　蕭
尹　姚　邵　湛　汪

第十五卷

祁　毛　禹　狄　米
貝　明　臧　計　伏
成　戴　談　宋　茅
龐　熊　紀　舒　屈
項　祝　董　梁　杜
阮　藍　閔　席　季
麻　強　賈　路　婁
危　江　童　顏　郭

梅盛林刁鍾
徐丘駱高夏
蔡田樊胡麥

第十六卷

霍虞萬戎柯
眘管盧莫經
房裴附求繆附繆干解
應宗丁宣賁附微附秘
鄧郁單杭洪

包諸左石崔
吉鈕龔程嵇
邢滑裴陸榮
翁荀附郇羊於惠
甄麴附麯家封芮
羿儲靳汲邴附丙
糜松井段富
巫烏焦巴弓
牧隗山谷車

侯宓蓬全郗
班仰秋仲伊
宮寧仇欒暴
甘鈄厲戎祖
武符劉景詹
束龍葉幸司
韶郜黎薊薄
印宿白懷蒲
邰從鄂

第十七卷

索咸籍賴卓
藺屠蒙池喬附橋
陰鬱附蔚胥能蒼
雙聞莘黨翟
譚貢勞逄姬
申扶堵冉宰
酈雍郤璩桑
桂濮牛壽通

遊 扈 燕 冀 郟

浦 尚 農 溫 別

莊 晏 柴 瞿 閻

充 慕 連 茹 習

宦 艾 魚 容 向

古 易 慎 戈 廖

庾 終 暨 居 衙

步 都 耿 滿 弘

匡 國 文 寇 廣

祿 闕 東 歐 殳

沃 利 蔚 越 夔

隆 師 鞏 厙 聶

晁 勾 敖 融 冷

訾 辛 闞 那 簡

饒 空 曾 毋 沙

乜 養 鞠 須 豐

巢 關 蒯 相 查

後 荊 紅 游 竺

權 逯 益 盖 桓

公 万俟 司馬 上官 歐陽

夏侯 諸葛 聞人 東方 赫連

皇甫 尉遲 公羊 澹臺 公冶

宗正 濮陽 淳于 單于 太叔

申屠 公孫 重孫 軒轅 令狐

鍾離 宇文 長孫 慕容 司徒

司空

第十八卷

姓譜補遺

趙 錢 孫 李 周

吳 鄭 王 馮 陳

褚 衛 种 叢 衷

同 風 鴻 中 忠

工 由 崇 蟲 僮

彤 仝 衆 雄 冲

佟 雝 共 膚 鄘

儂 冬 琮 恭 邛

訶紆　達奚　賀若　賀婁　斛斯
斛律　豆盧　庫狄　若干　樗里
吾丘　由吾　西門　成公　胡母
高堂　禿髮　罽齒　乞伏　主父
耶律　侯莫陳　阿史那

第十九卷

列女類

第二十卷

人事類

禮　冠禮
婚禮　喪禮
葬禮　棺槨
祭禮　郊天
封禪　祀山川
功臣配享　齋戒
釋奠　雜祀
誕聖　建儲
改元　巡幸

大赦　刑恤
寃獄　賞賜
臣職　忠孝
忠　孝
友悌　貴
富　貧賤
知遇　不遇
恭敬

第二十一卷

奉使　政理
清廉　正直
修潔　言語
諫諍　遊覽
再生　讒謗
詐僞　諂佞
讎怨　奢侈
矜率　滑稽
豪俠　傲慢

第二十二卷

文史類

第二十三卷

珍寶類

第二十四卷

布帛類

衣服類

第二十五卷

身體類

第二十六卷

飲食類

珍饌

第二十七卷

花草類

第二十八卷

樹木類

第二十九卷

果蔬類

第三十卷

器用類

類書纂要卷之一

武林次辰黄太史鑒定

無錫周　魯南

同邑侯　杲仙

天文類

天地

天尊地卑　易知簡能　成象效法　靜專動直　大生　廣生　靜翕動闢　設位（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　闔戶（坤）　闢戶（乾）　兩儀　貞觀　確然（乾健貌）　隤然（坤順貌）　天地絪縕　萬物化醇　煦嫗　天覆育（地）　穹壤（天地）　馮翼（天地未分）　堪輿（天地總名）　天闓地垠

天動地岌　泰元　媼神（泰元天也媼神地也泰元尊媼神卑）　格澤（格澤之氣如炎火之黃白色起于地上爲長竿也）　渾元（天地之氣渾大也元氣也）　玄萌　黃芽　亭毒（造化均養生之無亭毒之心）　冥兆（冥昧兆初也言存亡禍福咸定于冥兆）　睢睢盱盱（混沌未分不明之貌）　六幽（天地四方）　六幕　三正　清夷（乾清坤夷）　父天母地　中宸（天地交會之際）　保合太和

天

資始　天行健　先天後天　下濟　虧盈　四時名（春蒼天夏昊天秋旻天冬上天于春言色于夏言氣于秋言情于冬言位以相備也）　五帝（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　九天（一中天二羨天三順天四更天五晬天

大六廓天七咸天入兇天九成天 九垠 九野 九垓 天神天神之大者昊天上帝卽耀魄寶亦曰天皇大帝亦曰太乙
元氣天統元氣 羣物祖 觀天之道四時不忒
成象 祭時 觀象 天垂象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敬天之
威威怒也 乾元 上玄 九閡 重玄 顥穹 顯蒼 輕
清 太虛 太顚 清玄 玄顥 穹窿 昆侖 圓靈
大圓 紫虛 紫冥 青冥 靈曜 泰元 上靈
圓精 玄儀 蒼靈 天氣鬱藹流瀣 天步 天章 夢夢不明
也 天視 天聽 六氣陰陽風雨晦明 天秉陽 得一天得一以清 正
色天之蒼蒼其色正也 不規至虛無形故天圓不中規 無私 無言 靈心 陽

精 九霄 旬始皇天名 下降 彼蒼 氣如橐籥 訢合
洪覆 靈氣 玄問 黃道 紫洛 靈象 絕垠
蒼垠 晃朗天氣開明 火旻秋天 金天西方 天宇 浮霄 元氣浩
蕩 太虛 寥廓 碧落 蒼昊 暮天 江天 楚天 皇
天 晴天 兜率天 當天 甕天 壺中天 長天
覆奩天形如覆奩 三家古之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 如笠天形如笠而冒
地之表 運轂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天轉如車轂之運 磨蟻 張弓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
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道損有餘補不足 九重 天街昴畢之間 八紀
八柱天有八山爲柱 左旋 傾西北 天大域中四大天地王道 高遠 彈

丸圓如彈丸 會天位馮相氏辨其敘事以會天位 諸天三十六天 天運天罰十二網運關三
百六十轉爲一周天運三千六百周爲陽孛 天體天如雞子地如中黃居于天內天地各氣而立載水而浮
天轉如車設之運焉 參寥無名之始 白雲帝鄉虛無之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清泠色晴 鎔
造造化所鎔鑄也 忽荒天上 泰初 清昊 蒙晦 雲漢天河 玄枵在虛
正北北方色黑之言耗耗亦虛意 析木津卽漢 金漢 南宮天池也 天津 斜
漢天漢左界 天潢 傾河 衡漢 天孫渚卽織女河 烏鵲渚 天
漢 仙槎有人居海上每年七月見浮槎來齎糧乘之到一處見婦人織丈夫牽牛渚吹飲之卽問此何
處答曰可問嚴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斗牛卽此人到天河 月 機石昔有人尋河源見一婦人浣紗
問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歸而問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 閶闔天門也 天極 清都

上帝所居 太微天庭名 大儀天帝庭 虎豹九關虎豹九關啄害下人言天門九重虎豹守
之下人有欲上者則齧殺之也 太一玉臺太一天帝所在以玉爲臺 玄關天門也 上都天帝
居 重陽 清激天帝居 夌兢天門寒深之處 太元庭 玉京 金霄
白榆天上樹 白玉京 水晶宮 紅雲居玉帝所居常有紅雲擁之雖真仙亦
不得見其面 玄宮 眞宅太虛之域 天門 列闕黃帝乘龍升雲登朝霞至列闕倒影經過
天宮 兩闕東北大荒中有金闕高千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街兩闕名天門 陰隲 相
協 青煒青陽之光煒也 赤煒 白煒 玄煒四時之氣 西顥 沆陽肅殺之氣
鬱燠盛暑熱溫之氣 膠葛上清之氣 王氣五行用事者 顥氣 清英大白氣也 觀祲
祲氛氣也 障厲障氣厲氣 遊蒙天中清氣 蠛蠓遊氣 芬苐香氣 炘炘熱氣 游氣絪縕之氣

霾曀氣昏 靉靆氣游明之貌 不敞 烝鬱冥象勃不明之貌 葱翠陰烟葱翠青色 胚
渾混沌之氣 紫霞江天青氣 氛昏陰氣 泰眞太極之氣 氛旄氣氛爲旄 氛祲惡氣 氣
祖元道本起于元首萬氣之祖也 旭晨清晨氣 朱霽晨氣 市益暑水之氣 玄雲 黃烟將雪
之候 連牛積氣 鵬霄御氣 冥機化機 霸氣山谷霸氣 鴻濛廣大貌 洪鈞
扶輿中州清淑之氣 冥樞造化之柄 沍冥 靈化 遊光 逸景天日光影 剛
氣近天剛氣 有沴氣戾氣 溟涬自然元氣 鴻濛 沆漭廣大貌 天功 渾天
儀 倚蓋天圓如倚蓋 煉石補天 蕩極斷鼇足立四極 色界天色界有十
八天 覆盆天平若覆盆之狀 白玉樓見李賀事 撐黎爲撐黎 [ ] 謂天 蒼天東炎
天 南成天 西玄天 北鈞天 中變天 東北陽天 東南幽天 西北朱天

西南 申旦達曙

日月

二曜 羲娥 烏兎 大明 扃淵 合璧 日月運行
一寒一暑 懸象著明 貞明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日月麗天 七襄日月所止舍一日更七次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邁征 七政
天宗日月五星 代明 朏朒日月始出 三靈日月星乘象之歷也 倒景 二紀
奔駒 九道日月行有九道 跳丸 輪光 方曜 圓影 重輪
鶉尾孟秋日月會于鶉尾 天眼 彈丸 君臣日之與月其陰陽尊卑之辨若君臣
烈 告凶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不鼓非日月之眚不鼓 類兎飛日月一日夜行二萬六千里與
兎飛相類

日

太陽之精 衆陽之長 晨明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 朏明登于扶桑
爰始將行 朝明至于阿曲 早食臨于曾泉 晏食次于桑野 隅中臻于衡陽 正中對于昆吾
小還雁于鳥次 餔時至于悲谷 大還回于女紀 高春經于閼泉 下春頻于連石 懸車
爰止羲和爰息六螭 黃昏薄于虞泉 定昏淪于蒙谷 桑榆垂景在樹端 天晷日影 晛日氣
清旭日出 初晰 昕大明出 亭午日在午 映日日在未 旰西日晚 反景日落
光反照于東 曜靈 朱明 陽烏 三足烏日中有踆烏 赤暈永明五年
十一月丁亥日出三年朱黃色赤暈 至日 閉關安靜以養微陽 晝日三接顯被親禮 日中

則昃 日以暄之暄暴萬物 先甲三日 後甲三日丁寧揆度之義 載陽
春日 遲遲日長而暄 百卉腓秋日 未晞 寅賓迎日 寅餞送日 惟日師尹惟日
正日 信次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官御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 時位有日
十時亦當十位 東門朝天子晁而朝日于東門之外 旬浹十日旬十二日浹 朱明承
言晝夜相續也 飛谷日行道 暈適 背穴 抱珥日旁氣 天光日光登于扶桑 旭
晱早日昏暗 末光日在桑榆末光日將西沉 晨光 朱炎 陽景 陽德
亢陽 朱羲 炎暉 扶光 翔陽 逸駭 隆照 沉
彩 中黃 半規日落山外 夕霏日氣 傾羲日落 藻景 登光辨色
經天日 靈景日景 景炎日光 皓日晝日 玄烏日 素陽 旭日 泰南羲

夏日　靈烏　浴鴉日出扶桑復浴鴉　抱暈帶珥日變　投日夏日　東虍曉日　玄

象　丹曦落日　瑞景瑞日　華暑春日遲日　赤日　玄英冬日愛日　赤日　蕣華　菱形

兩珥日冠者如半環也法當在日上有冠文有兩珥者吉　六螭六馭　火精　曦車

騏步　是飛　朝暾　天車　丹景　中街黃道之所經　宣明

六龍　日長　熹微　金鴉　槃淵日中有槃淵月中有瑣池　四陸日行

四陸春東陸夏南陸秋西陸冬北陸　炎精　致日馮相氏夏致日春秋致月以齊四時之序　王官

冬日　陽宗　就之日陽夏之日陰萬物歸之　景短以土圭之法正日景日南則景短多暑云

稚短寒日短　天催　出霧遲寒日出霧遲　魚鳥繁春日魚鳥繁　驕陽　五色

聖人在上則日光明五色　仰照　流珠　白駒　朝陽　夕陽　羲馭

晏溫　金輪　陽烏　東君　陽靈　朱光　紅輪

大輪　織烏　金烏　金馬　銅鉦　金鴉　張表字長

史姓日名字　鬱華　鬱儀並日中仙　朝融日出　若木　榑桑並日出處　卓午

日中　下稷　日昳　日曛　日旰　日傾　窮日　匿影

淵滑並日入　昧谷　咸池　蒙汜　崦嵫並日入處　曚曨日未明　曨曨

光日無吟　曨光日　曈曨　昒爽並日欲明　曉曨日明　不　赫曦　火傘日熱

謫見于天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謫見于天日為之食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

夾赤烏哀公六年楚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　伐鼓于朝莊公二十五年六月朔日有食之用

牲于社伐鼓于朝　外壤　內壤吐者外壤食者內壤　煇觀春官有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

凶　人君動法于日出而視朝入而燕息　奪色張介然拔河南節度採訪使討安祿山車騎

蹠日為奪色　拜日五代契丹貴日每朔東向而拜　五日並照五日並照貞觀初突厥　日中

飛燕乾德三年日中有若飛燕　二日相觸後主昱三年二日相觸　占日李淳風校新曆太陽

合朔當食不吉唐太宗不悅至期不差毫髮　哭日傳叔輒哭日食志在憂災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

言天災常道不足憂也　白虹貫日荊軻慕燕丹之義刺秦王白虹貫日　走日夸父與日爭走乃渴

死于道棄其杖而成鄧林　燭龍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身長千里又名燭陰視為晝瞑為夜　分

陰陶侃少長勤整自強不息曰大禹聖人惜寸陰至于凡人當惜分陰　攤日　白日　羲和　射日羿射日

十　指日虞公與夏公戰日欲落公以劍指日日遂不落　揮戈退日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揮之日反三舍

車蓋遠兩小兒辨日一日出大如車蓋日中如盤盂近者小遠者大　黃綿襖

暈云正月雨雪連旬忽開霽日翁媼相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歌紀之曰暖如着黃綿襖　繩繫恨不長繩繫于

青天繫此　日光相盪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摩盪久之宋太祖興　吳牛

西飛之日　吳牛苦于日故望月而喘　蜀犬吠日蜀中山高少日每日出則犬吠　取日狄仁傑取日贊日

虞淵洗光咸池濯投五龍夾日以飛　負暄宋有田父曝日美之謂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必有重賞

重光以濃明帝為太子贊太子之德一樂人作歌四章曰日重光　為人之比于頔問賈季

日趨衰日趨盾　為學之喻晉平公對師曠

夏日之日可畏冬日之日可愛也　盾冬日之日也盾夏日之日也

日少而學者如日出之光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之光　如月之初黃琬祖父瓊為魏郡太守

守日食以狀聞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　如鉤不

所謂日食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征和四年八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驥步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與驥驥步相類　崇谷　蕭

盡有食之不盡如鉤

日躔于蒙谷之浦 麋鹿解角日者陽之主是以春夏則群獸除角月令曰冬至麋角解曰夏至鹿角解

月

夜光 嬋娟 玉盤 銀盤 金樞 金環 玉環 寶鏡 素娥 鸞女 玉輪 氷輪 金丸 金盆 彈丸

金鏡 玉兎 兎魄 蟾宮 玉蟾 金波月光 金蟾

兎影 月窟 月蜻 太陰之精 東陸立春行東方青道 南陸立夏行南方赤道 西陸立秋行西方白道 北陸立冬行北方黑道 朓朓行疾而見西方 朒朒縮行遲朔而見東方 側匿縮懦不進貌 朏月未成明也 魄月始生魄也 月死復蘇 生魄也 火夾月盡 弦月光半 望月滿日遙相望 朔月本無光受日則光合壁 月幾

望陰盛 月盈則食盈必虧也 坎為月 出皎 如月之緪月上弦而就盈

離畢畢月旁星也月離畢則雨 明魄 夜光死育夜光何德死而又育 積陰成兎 占姓楚晉將戰晉侯夢呂錡射中月退入于泥占曰姬姓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及戰射恭王中目呂錡 死之為暈月以為暈 衍禮禮者陰也大數取法于月 祭坎祭日于壇祭月于坎 顧兎 兎也 素舒望舒亦曰纖阿 月御 月御案節 星驅 扶輪言天帝降使月為驂乘也

未垂月之將盡 頹魄缺月再圓 飛光月上軒而飛光十五夜也 愬月之向 雪凝水 鏡霜 縞冰 淨皆月之光彩也 委照 淪精委淪皆落也 增華 揚彩增華台室揚彩 軒室 朏魄示沖明生得宜以示人君謙沖之德 朒朓警闕視此可以警人君之闕德 象圓

輝 玄兎 若英若木之英桑英于西冥 桂月 扇影月影圓也 半璧 蛾眉上弦如半璧初魄如蛾眉 珠輝光 金兎金兎懸魄 猶陰兎 陰靈月以陰靈

朧月初出 大明 擁響言月將夕也 流月月行如流 月波月光如波 月眉 新月 輪未圓 曲景光入室 歸月月落 飛月疾行如飛 傾魄月落 却月半月也 北堂月安處北堂上明月入我牖 居蠩月之為陽也而設以蟾蜍與兎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制陽也

灰暈畫蘆灰而月暈缺 蟾兎 金兎 瑤蟾 瓊樓玉宇 玉繩

賓月 桂枝鏡彩 紈扇玉鉤 蘿月蘿月蘿邑 破環碎璧

白玉盤 瑤臺鏡 卿月 金魄 月午 霜月 參橫

金餅 飛蓋 却影 水晶宮 華月 長庚月 千

江月 吞月 清氣 水氣金精 魚腦減月為群陰之精月毀而魚腦減

山河影 陰本 象元后 君姊人君兄日姊月 月妃日君月妃 細書明月之光可以細書不可望千尋丈之外 觀蓂昔帝軒候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莢以知月 偃月正月有偃月必有嘉王 三寸鏡月不圓者初生既虧而後視之宜如三寸鏡稍稍轉大不常如破環漸漸滿也

文申字子光月姓名字 嫦娥 結璘並月中仙 偃九 破鏡 玉梳 側影 娥眉 斜鉤 金鉤 銀鉤並新月 朦朧月欲明

朧朧月不明 月蘸 朔月初一 旁死魄月初二 哉生明月初三 上弦 成光並初八月 圓影十五月 哉生魄十六月 既生魄十七月 下弦二十三月

提月 合度 去月 月窮並晝月 影娥池漢武帝鑿池玩月使宮人乘舟弄月影名影娥池又曰蟾蜍臺 山河影月中有物婆娑者山河影也 廣寒府唐明皇中秋夜羅公

擲拄杖為銀橋引帝遊月宮見天府榜曰廣寒淸虛之府十餘素娥皓衣乘白鸞舞桂樹下奏樂淸麗明皇歸因製霓裳羽衣曲焉 **庾亮樓** 庾亮詳性講類 **月中桂** 月桂高五千丈下有吳剛常斫之剛河西人學仙有過謫令斫樹 **劉琨嘯** 晉劉琨在晉陽為口騎所圍乃乘月登樓淸嘯賊退 **道子戲** 王重晉侍會稽王道子坐道子嘆月色佳重謂不如微雲點綴道子戲曰君居心不淨乃復欲滓穢太淸耶 **玉斧修** 太和中鄭仁本遊嵩山迷路見一人衣布衣枕一幞物方眠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曰君乃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則日鑠其凹處也常有八萬四千戶修予即一數因開樸有斤鑿事言訖乃起別去 **牛渚泛** 謝尚鎭牛渚秋夜乘月與左右微服泛江袁宏在舫中諷誦聲既淸久之遣問荅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詠史之作也尚即遲舟與談不寐 **見名** 闞澤年十三夢見名炳然在月中 **紫雲面** 帝夢遊月宮聞仙樂聲記其曲而寓之于笛名紫雲面 **襲月** 慶忌猛勇之將被要離殺以劍自刎將死感慧襲月 **夢月** 夏禹未遇夢乘舟月中過 **夢月入懷** 元后母李氏夢月而生后 **乘月嘯吟** 崔成 **李白乘月** 李白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 **月蝕修刑** 李栖筠 **月光屬林** 長慶中中秋夜月光屬于林中如匹練其人尋覩之見一金背蝦蟇疑見月中者 **紙月** 長慶中楊隱之訪唐居士因留宿夜月暗而不設燈唐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來其女以片紙作月形貼之壁間祝曰今夕有客一願賜光明須臾滿室朗然 **淸光可愛** 蘇頲掌文誥中秋禁中直宿與諸學士翫月時長天無雲月色如晝蘇曰淸光可愛何用燈燭令撤去 **擊鑑救月** 長安每當月蝕即士女取鑑向月擊之云救月 **梯雲取月** 周生有道術中秋夜與客會月色方瑩謂客曰我能梯雲取月置之懷袂因取筋數百條繩而駕之以手舉衣懷中出月寸許光色照爛寒流入骨 **翫月**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衆惜良宵知微曰可備酒殽登天柱峯翫月既出門天色開霽月色如晝月落方歸陰雨如前 **太液池** 明皇中秋與貴妃臨太液池凭欄翫月歎

于池西別集高臺經廉山之兵不復置焉 **隨月苦讀** 南齊江泌少力學家貧無油嘗隨月讀書竟夕不寐卒成功焉

星

萬物之精 **景星** 瑞星 **德星** 歲星 **孛星** **彗星** 並妖星 **欃槍** 長星 **飛星** 絕跡而去 **流星** 光跡相連 **奔星** 同上 **苡** 星光 **布** 祭后 **恆星** 列星 **經星** 常星 **居陰** **布陽** 北斗 **三台**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台在人為三公 **三星** 心也昏始見于東方 **啓明** **長庚** 皆金星先日而出謂啓明後日而入謂長庚 **天階** 畢星 **南箕翕舌** **北斗柄揭** **朱鳥** 南方中星 **蒼龍** 東方中星 **玄武** 北方中星 **白虎** 西方中星 **九魁** 北斗 **寒門** 北極謂之 **明堂** 心為明堂 **靈星** 龍星左角曰天田明則農祥 **文昌** **壽** 老人星秋分日見于丙春分夕沒于丁 **河鼓** 牽牛星主軍鼓天子三將軍也 **天孫** 織女星 **歲鎭** 二星名衡陳之國有福不可伐 **五諸侯** 五星列在帝庭並欲光明潤澤若枯慘則各于其處受災若動搖則有譴帝以干主者 **狼弧** 二星 **天船** 有九星在大陵北一曰舟星 **玉繩** 即玉衡星夜深則低 **玄戈** **招搖** 玄戈北斗第八星主口兵招搖第九星皆書于旗樹以前驅 **太陰** **招搖** **太乙** 為兵禱則祀之 **璇璣** 北斗 **台室** 三台齊色則君臣和 **軒官** 星官即軒轅官帝妃之舍 **箕風** 箕星好風 **青林** 天苑星 **瓠瓜** 獨在河鼓東故曰匏瓠瓜之無匹明則大熟 **東壁** 仲冬昏中星 **法星** 熒惑也乃執法之星 **箕舌** 箕星似舌 **酒旗** 酒星似旗 **前星** 心之大星天皇也其前星太子 **後星** 天皇庶子 **郎星** 天上一星 **旄頭** 即昴星見則有兵患 **青龍** 氐房 **玄龜** 女虛 **天矢** 瑞星 **帝座** 獨標 **二咸** 昉耆 **七公** 理獄 **天節** 主奉使小而明即使忠 **少微** 一名處士星一名君則衷之官一曰大夫之位

金精大白星大將之象也枉矢妖星華蓋天皇大帝上九星所以覆蔽大帝之座南星自角亢氐心尾皆在南方屬大火珠斗北斗天杠北極黃姑牽牛星魁杓斗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天倡冀星樂庫主俳優八穀一星凶則一穀不登台斗尚書星助月景星如半月生朓朒助月為明太白西方金星辰星或謂鉤星水星大角棟星天宿參旗紫官參伐大辰太微房明堂嬃婺女參實沈東井鶉首張鳥鶉營室豕韋北辰大堂天淵紐茲或謂三嶲軒轅路寢輿鬼天廟已上諸星異名月中見沬小星也服箱睆彼牽牛不以服箱定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嘒微貌三五稀也晢晢星明貌哆哆南箕哆微張貌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星孛於辰昭公十八年火災隕雨莊公七年四月夜星常不見夜中星隕如雨隕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七

紀天有七紀二十八宿四七也淫枵歲在星紀淫于玄枵梓慎今茲宋其飢乎辰參異主高辛氏二子閼伯實沈日尋干戈以相征伐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水衛顓頊之虛是為帝丘其星為大水保章保章氏掌天星三主北極第一主月太子也第二主日帝王也第三主五星庶人也杠轂北極壽星角亢也列宿之長天根氐也天駟房也大辰房心尾也漢津箕斗閒星紀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曰星紀營室營室謂之定定正也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為正又曰東壁星北陸虛星名降婁即奎婁奎能講讀故名降婁大梁西陸昴也西方鶉火柳星火為南方娵觜營室東壁星四方似口故名嫁女星日並出而名衍約奔星攝提隨斗柄以循十二辰天狼主侵掠角宿未旦角東方旦明星泰階六符三台也凡六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下階為庶人三階平則天下太平三階不平則百姓不寧故云六符羽林天軍

危虛南有眾星恆多奸邪故設羽林為天衛搖光北斗第七星狼奮角似星芒角則盜賊起天庭龍星右角曰天庭同貫大庭中塡星黃帝含樞紐之精乃璇璣中宿之分塡星出如瓜繁星麗天滅宿澄霞天曉而無雲也奔精流星三星共色五老同遊皆瑞星之休徵珠連雁行星貌連貝眾星累累如連貝編珠冬望五星若編珠白榆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星主胃主倉廩南斗主爵祿七星主衣裳牽牛主關梁婁主苑牧奎主武庫鬼主神明昴主獄事天女主布帛營室主軍糧東井主水衡四守主賞罰四守謂紫宮軒轅咸池天河五佐五星天之五佐同色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三能斗魁下六星曰三能色齊則君臣和政失政失于春歲星盈縮政失于夏熒惑逆行政失于秋太白出入無常政失于冬星辰不効其鄉帝車斗為天車北斗在大微之北為帝車樞機北斗七政之樞機貫珠至德之萌五星若貫珠五星

周天日會歲數水火金木土即人閒五府之精光狀華渚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感而生少皞降神軒轅降神而生黃帝故自號軒轅如王良奚仲造父皆星名亦神降而為人人夫而復為星也處士憂會稽謝敷隱若耶山名聞不及戴逵將月犯少微人云處士星也皆為逵憂俄而敷死人嘲逵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二使入蜀和帝分遣使各至州郡採觀風俗二人當到益州投館吏李郃舍郃曰君發京師寧知朝廷二使何時發使驚問何以知之郃指星曰有二使星來向益州分野五老遊河孔子曰堯與舜遊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河飛為流星上入于昴熒惑守心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熒惑必退三舍果然五星聚東井漢元帝冬五星聚奎宋太祖乾德五年客星入市吳郡周嚴師事京房房為石顯所譖繫獄謂嚴曰吾死後四十日客星必入市即吾無辜之驗也房死果如其言客星犯座嚴光與光武共臥光以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上曰吾與故人子陵臥也

戴星之勤巫馬期治單父戴星出入以理政而單父治　德星聚陳仲弓事詳人道　騎尾天道可傳而不可得得而不可見傅說得之以相武丁乘車緒騎箕尾而比于列星　王良策馬漢中占星日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　郎官應列宿漢明帝事詳人道類　尚書猶北斗李固曰陛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陛下之喉舌　墮甕桓玄母馬氏與同列薛郭夏夜玩月見流星墮銅水甕中如二寸火珠炯然水底乃相謂曰此吉祥當誰應之薛郭更以瓢杓接取並不得馬最後人瓢便飲之若有感俄而懷玄後生玄極貴有盛　四星聚永嘉中歲星熒惑太白聚于牛女識者謂當有興王之祥是歲元帝登位　食卯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卯　禳彗無益齊有彗星景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所以除穢也君有穢德又何禳焉　太白晝見貞觀初太白數晝見占曰女主昌　星變求去位鄭畋再遷門下侍郎以星變求去位不許　大星霣寢令狐楚卒是夕有大星霣寢上其光燭庭　五星聚周分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五星聚尾箕唐天寶九年五月五星聚于尾箕占曰有德則慶無德則殃　四星聚東井晉義熙九年歲鎮熒惑聚東井後宋武平關中　四星聚觜參元魏普大元年十月歲鎮熒惑太白聚于觜參太史占曰當有王者興後高歡興齊　四星聚牛女晉永嘉中歲鎮熒惑太白聚牛女識者謂當興王是年元帝登位　三星聚為景星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聚而為景星　德星會秦分薛顒武德初進直秦王府容語曰德星聚秦分王當帝天下王表為太史子　文星暗太中九年日官李景亮奏文星暗科場當有事至是三科盡覆試宏詞趙矩皆落　熒惑出井中姚興死之前歲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亾失不知所在崔浩曰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明年姚興死三年國滅　天床紫宮門外有天床六星

天街漢高祖七年月暈圍參畢占曰昴畢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國中也　黃石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鎮色也石者星質也　曳練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群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訖飛上升仰觀若曳一匹練有頃而沒

雲

景雲　卿雲　慶雲並祥瑞　露雲覆日　霈雲久陰　淒雨雲起　渰雨雲貌　青雲主蟲主兵　白雲主盜喪　赤雲主兵荒火　黑雲主水　矞雲外赤內青　油雲[illegible]　同雲雪　屏翳　豐隆並雲師　金柯　玉葉　金翹　璧紫　抱石　白衣　蒼狗　反風　從龍　車蓋　子雨　五雲　矞雲五色雲　矞雲同上　靉靆　靉霼　靉霴　靉靆　靆黮　黯黮　藹藹並重雲　浮雲　流雲　鮮雲　泄雲　離畢將雨雲　砲車　破車並大風雲　愁雲舜崩蒼梧山中有九峯常有愁雲浮草莫辨陵疑所在　泰山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唯泰山之雲乎　五色露吉雲之國有吉事則滿空五色照人着草木皆成五色　黃氣抱日代宗即位日慶雲見黃氣抱日　赤烏夾日楚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太史曰其當王身乎　密雲不雨陰象　朝隮雲興貌　興雨雲盛則多雨　英英輕明貌　紀官黃帝以雲紀官縉雲氏其一也　啓閉之祥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遂登觀象臺以望　山川出雲天降時雨　金翹星懸玉李雲展金翹　沆沛雲雨貌　矞雲　翔龍矞赤色雲飛藏所出也　泱泱雲貌　鬱蓊雲貌　梢雲瑞雲也君德至則出　靈潤河海興雲雨也　朔雲朔方雲　松柵雲盛　重陰雲雨　姣姬揚袂其少進也

瞬兮若蛟虹揚秋郭日而望所思瞬白也黝黝重雲黑貌慶霄慶雲雲梯仙人升天雨雲而上

黃旗雲瑞黃雲塵埃與雲初連而黃久豐兆繒雲立秋屬陰雲赤如繒雲車駕雲車驂白鹿

白觀雲春分正陽雲出張如白往倗石潤礎雲觸石而起又日雲山蒸柱礎潤欽駁開雲

天衣翠鳥雕雲慶雲雲峯夏雲瑪瑙葉雲開瑪瑞葉朝雲朝為行雲

紅蓮金翹紅蕊發而菡萏金翹拔而含葩漢陌雲路遊絲雲中遊蕩之絲無心雲雲無

心而出岫火雲早雲又火雲赤龍之祥素練江雲雲葉片雲南雲心逐南雲逝雲濤

雲族如濤瑞霧卿雲也五色為瑞三色為霧青城雲王母居青雲為城翼鳳翼靈鳳于蒼梧

起帶龍于黃汗玄雲神仙所乘黯黮雲黑浮空慶雲浮空不收杼軸北望氣陣雲如立垣符雲

類杼軸山帶廬山大將雨白雲港峯號山帶非烟非塵雲氣車蓋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

雨徵四塞雲見即有雨匹皂一朝雨法有黑雲如一匹皂于日中即一日大雨二匹二日雨三匹十日雨

雲占嘗有雨黑雲奔如羣羊龍氣龍噓氣成雲出箕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木出房立春

少陽雲出房如積冰出畛春分正陽雲出畛如白鵠出張穀雨大陽雲出張如車蓋出觜立夏初陽

雲出觜如赤珠少陰夏至少陰雲出如水波濁陰立秋濁陰雲出如赤繒正陰寒露正陰雲出

如冠纓太陰霜降太陰雲出如羊雲類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雨雲水氣無不比類其所生以

示人雲象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

雲如絳衣越雲如龍頭蜀雲如囷倉舒卷不族雨黃帝時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升堂入

房舜將與黃雲升堂湯將與白雲入房干呂天漢三年月氏國獻神香使者日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

呂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道之君故貢神香郇公雲體常陟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朶雲號郇公五雲體

雲闕盛和元年雲闕聲如桑風急雨乘雲帝鄉華封人謂堯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又曰乘雲氣御

飛龍而遊六合之外華蓋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因作華蓋

芒澤雲漢高祖隱于芒碭澤中呂后與人常得之高祖怪問后荅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圖畛蒼

覓楚狄蒼雲如覓閩畛七豬中有荷斧之人向畛而蹲于從起唐史書遣使炭而滅故日史唐之策上滅蒼雲重

樓疊閣漢光武封泰山山上雲起成宮觀望雲思親狄仁傑行太行山下反顧見白雲孤飛曰吾

親舍其下瞻悵久之覆鼎汾陰寶鼎天子祀之黃雲覆焉天瑞鄭泊子仁規仁表皆豪爽有文名嘗以門

閥自高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雲氣甚佳呂師周謂其裨將綦毋章曰吾與楚人為敵常望其

營上雲氣甚惟未易敗也五色雜錯雀布奔轉為翔令有雲如蓋當其應前須臾五色雜錯徧于州郭

雲大如箕大順二年六月王師戰孫儒于宣城時夏旱月忽有雲大如箕漸次瀰漫依而致雨露乃獲

浮雲遮日漢陸賈有口辯嘗說高帝事詩書帝使著書及古今成敗以獻中有云邪臣之蔽賢才猶浮雲

之蔽白日五色雲知王者起明劉基為元進士遊西湖有五色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魯道元宇

文公諸同遊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大笑日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

之諸人駭以為狂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

風

噫氣箕伯南箕籟聲羊角屈曲風條風立春景風夏至

涼風立秋閶闔風秋不周風立冬廣莫風冬至融風東北滔風東長

風東南薰風南巨風西南飂風西厲風西北寒風北頹風暴風從上下

颷風從下上飄風迴風暴風日出而風曀風陰而風霾風風而雨土盲風疾風

雊雉正月雊雉震鳴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正聞惟雉聞之奮鐸仲春月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
動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塡塡雷塡塡兮雨冥冥
天權雷霆者天之權雷淵雷公之室霹靂雷師江赤冲律令雷邊捷鬼天聲言其
大也夔律雷小聲也又烟上貌震氣震氣成雷始連皷響長沙氣馳壯
音激駭響天怒吳武陵曰雷研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破山疾雷發聲春分收
聲秋分鐘鼓象聲軒轞聲陽聲雷者陽聲出非其時臣竊君柄之象蟄驚送雨
積風積風成雷雷椎雷椎鍛鐘與物旁震鍛鐘曲內也正月之初萬物尚在曲內之中雷震驚出也雷
車義興人姓周永平中出都日暮道邊有草屋有女子出門送來宿一更中聞外有小兒喚阿香云官喚汝推雷
車乃辭去明朝視宿處乃一新塚耳又焦贛易林云白日揚光雷車避藏謝仙火祥符中岳州玉仙觀

爲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鏄書刻之後問何仙姑云謝仙火雷部中鬼也南山黑氣唐玄宗冬
月召山人包超令致雷聲超曰來日及午有雷令高力士監之一夕醮室作法及明天無纖翳力士懼之超曰將軍
視南山當有黑氣如盤矣有頃風起黑氣瀰漫疾雷數聲玉虎晨鳴河圖曰雷聲也候雷網魚
與州一處名雷穴每雷聲水塞穴流魚隨流而出百姓每候雷聲繞網獲魚其狀如彘雷州春夏多雷
無日無之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彘人精子路感雷精而生後罹衞難孔子每聞雷心中惻也繞墓晉王
裒母畏雷終每遇雷裒繞墓曰裒在此環塚蔡順母畏雷亡後每雷順輒環塚泣曰順在此伏壙垒弼
宇消綸灸生時畏雷每至天陰馳至墓伏壙而泣有白兒在左右置室贊重母畏雷爲母立置石室以避悉
以文石爲增砌至今猶在震憲陵寢後漢建和中雷震憲陵寢室是時太后兄梁冀用事擊奸黨
宜和殿立元祐奸黨碑一碑夕大風雨爲震雷擊碎轟薦福碑范仲淹守饒有書生上詔自言平生

未嘗飽時咸稱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値千金文正欲爲打千本使售于京師可獲鉅萬紙墨已具一夕雷擊
其碑語曰運去雷轟薦福碑方食失七箸曹操嘗與劉先主共坐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惟使君
與孤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聞雷失七箸曰聖人言迅雷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致此倚柱
讀書夏侯眞嘗倚柱讀書時暴雷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眞色不變讀書如故雷神楊道和夏於田中値
雨霹靂下擊之道和以鋤格其肱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世謂雷神
化雀秦穆公出狩大雷下有火化爲白雀衔丹書集公車擊臺齊庶女寃而呼天走下擊景公之臺
震樹劉曜從劉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擊樹曜神色不變擊枕滕放夏枕文石枕卧雷震其枕
四解放卧自若服晃翰次之山有晃名氣邑服其毛羽不畏雷造雷車柳公權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
夜半覺門外喧閙因滑于窗櫺中窺之見數人運斤造雷車如圖畫者雷震手指劉禹錫云道宜持律

宰一忽一月霹靂繞戶外不絕宜曰我持律更無所犯若有宿業則不如之于是擲三衣于戶外霈有蛟龍憑焉衣
由而聲不已宜乃觀其十指甲有一點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于牖子孔中一震而失手指黑點乃蛟
龍之藏處也雷火燒金石器宋內侍李舜舉家曾爲暴雷所震其室之西室雷火自牎間出赫然
出檐人以爲室物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無恙金銀器物悉鎔化而漆器木物皆存非人情所可測雷擊
石林宋黃仲冕未第時常有魁天下之志元豐四年南劍州譙門一柱忽爲雷擊次年對策爲天下第一擊
惡宋李叔卿爲郡功曹號廉謹同僚孫容嫉毀之宣言叔卿妻其妹叔卿坐此自殺其妹亦自縊不數日忽雷震
一聲孫容巳死霹靂之下置屍于叔卿之門收葬雷又發塚竟至骨肉狼藉憐善明花雲與妻郤氏守太平
府同死國難遺一嬰兒侍兒孫氏抱兒逃難爲漢軍所擄後孫氏抱兒脫迷覓舟爲漢軍所奪孫氏及兒投之江所
斷木至蘆渚中渚有蘆實取啖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諦聲呼之號雷老故與僧行達上孫抱兒泣拜上亦泣

豈兒干謄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

電

列缺　激氣　閃綃　火鞭　天笑　紅綃　銀線　礮

礋　紫金蛇　陰陽相爭　陰陽之光　仲春始電　雷

光有聲曰雷無聲曰電　奔電　走電　飛電　狂電　赤電　秀文

英電母名　雷電皆至咸照並行　爗爗電光　施鞭霹靂列缺吐火施鞭　飛火　紫

貝赤電黑雲謂之紫貝　呵欻　掩鬱雷電吞吐光色疾也　淫裔淫裔之淫裔　爍昱電疾

晛又晛絕貌　無停擊電無停光　舒光　倏閃　搖幟　目不及瞑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瞑目

電繞樞星少昊妃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感之而孕生軒轅于

壽丘　天笑天公與玉女投壺梟而脫誤天為之笑則電

雨

天澤　神漿　霈注　湅暴雨　玄液　靈液　膏澤　玄冥

雨師　陳華夫　萍翳並雨師　三十六雨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又京房易候十日一雨歲凡三十六雨時若之應　十雨太平之時五日一風十日一雨

一雨　雱霈　霻霫　霖霪　靄霸　雱霈　霢霂　霮

並大雨　霡霂　霏霺　溟濛　霶霈　溶濛　霰霙　霙

霧雨　霢雨並小雨　霢雨小雨幾落　霖雨三日已上　涔濱　霖瀝　涔

霽雨　霪雨並久雨　甘澍　醴泉並時雨　霰雨雨雪雜下　驟雨疾雨

零雨徐雨　苦雨並久雨　霽雨晴　啓晝雨而晝晴　潦雨水　涔雨雲　杏花雨

榆莢雨並春　留客雨二月　三　黃梅雨四月　分龍雨五月　濯枝雨六月

淋漓雨秋　豆花雨八月　黃雀雨九月　液雨十月雨百虫飲而蟄謂之藥水至雷鳴二

月起蟄　雲滃　霎霙　霎霂並雨聲　既雨既處言陰陽和　若濡遇雨若濡

雨以潤之資生萬物　靈雨靈雨既零時雨也　優渥霑足雨澤饒洽之意　崇朝崇朝

朝于西崇其雨　惔焚旱魃為虐如惔如焚言無雨也　休徵休徵則時雨若咎徵則恆雨若　君

行狂狂則常雨順　淫雨宋大水魯使人弔之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如之何不弔　勤

雨閔雨春正月書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又書不雨者閔雨也　六月喜雨僖公喜雨有志

于民　焚巫夏無雨哀公欲焚巫尫　興師雨衛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武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

今邢方無道天其欲衛討邢乎從之興師而雨　旱暴尫魯閔旱穆公召孫子問曰天

不雨而吾欲暴尫何如孫子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無乃不可乎　時雨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旬五日為時　收潦雨水至秋則雨止而

川水清　貫秋秋霖　貫　豐注大雨　潢潦雨水流于地者　脩霤高屋水解作雷雨

豐澤時雨甘雨也　甘霤下流日霤　陰祇雨師　巢漏雲雨屋漏　紛射雨謂潦波

流麗春時雨花雨也　麥雨　白雨　銀竹雨脚　翻盆雨勢之暴　闌風伏雨

閑珊之風沉伏之雨言風雨之不已也　不破塊周公之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旬日而雨雨必以夜　不鳩

婦逐天將雨鳩逐婦　焦明至焦明至為雨備乃水鳥也　蟻穴封蟻封穴戶大雨將至又卯風日

鸛鳴于垤鸛水鳥將雨蟻出穴鳥乃食之　土龍致雨以湯禱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　秋雨嘆苦雨

折繩或如折光　補天漏望晴　燋卷無雨而枯　木焦無雨　喜雨韓愈文蘇軾記

如膏春雨添柳雨多柳耳添壤游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暑蒸暑雨蒸濕流五月秋

言遇雨而京也三時澤六月必有三時雨農家以為甘霖霑賜思道賜之人以黃擄一雨霑之滴

皆夜雨竈生蛙炊煙不復爨竈中生蛙農事忙時雨農忙露滴甘雨濛濛似露委草則滴

匯津莖太平之時津莖潤葉而已月額日雨為月雨如絲垂絲額龍澤濟龍蟠于沮澤應鳴

故而興雨焉魚驗大且雨陰晴未集而魚已驗謂魚浮口吸水也嗅躍黑蜧居淵泉將雨則躍見鱗

浮朱鱉浮波上必大雨神龜山有龜淵淵有神龜人識淵即淵雨浴豨四方斗中其無雲推河有三雲

相迎如浴豨三日必雨黑豬渡河夜半天漢中有黑氣相俗謂黑豬渡河雨候也逐玉女披

衣齊鄉西津有玉女崗天當雨石間先湧五色雲俗謂玉女披衣商羊舞齊有一足鳥飛遣使問孔子答

日鳥名商羊童謠云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將有水災石燕飛零陵山有石燕遇風雨即飛止還為

石壬子近壬子日直滿星中已有水氣是日必雨角聲武昌有龍山如欲陰雨其上有吹角聲石

穴鄉城有石穴高丈餘容數人天將雨輒雲行從高山來聽山亦出雲即大雨焉雨穴毘楊泉有柏枝

山石泉名雨穴遇旱請之即雨祭石臨賀界有卧石似人而色青黃隱起北鄉若旱祭之新雨即降張蓋

安定郡有覡陽峯上有池若雨則雲起池中如車蓋然漬穴湘東郡新平縣有龍穴天旱人共過水漬此穴

輙雨焉鞭石夷陵有陰陽石陰石潤陽石常燥旱則鞭陰石必雨久雨則鞭陽石即止河伯行雨

西游上有人乘白馬朱鬣白衣玄冠從十二童子馳馬如飛名曰河伯使者所至雨水滂沱天鳴中和三年

浙西天鳴如磨轉無雲而雨是謂天泣省寃永初二年三月京師旱至五月和熹鄧太后幸洛陽省寃獄未

還宮澍雨大降雨官張元賓得仙入華陽洞為理禁伯其職主水蓋司雨官也審雨堂盧汾夢入蟻穴

見其堂宇榜曰審雨堂周郊洗兵文王問散宜生卜伐討吉乎曰不吉將行之日雨輜重車太公進曰

光并于之所卯也洗濯甲兵也蜀道淋鈴玄宗既幸蜀雨入斜谷霖雨彌旬于棧道中聞鈴聲與山相應

上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為雨淋鈴曲以寄恨漂麥高鳳好讀書其家曝麥令鳳持竿護雞時雨大至鳳讀書

不覺濡麥流栗朱買臣苦偸學業不休其家曝栗令臣守之不覺雨之流栗瑞雨頌梁大同中常驟

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武帝觀之有喜虞奇因上瑞雨頌云飛甘灑潤玉散珠聯象禱雨甲乙日不雨命

為青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為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日不雨命為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闔

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覡而暴之不雨神山積薪擊鼓而焚之求雨熙寧中京師久

旱按古法令坊巷以甕貯水插柳枝泛蜥蜴小兒呼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隨車雨

鄭洪為淮陰太守行春大旱隨車致雨刺史雨漢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境旱行部傳車所經甘雨即降謂

刺史雨御史雨顔真卿為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降郡人呼為御史

雨桑林禱湯時大旱太史奏當以人禱湯請自當遂翦髮斷爪素車白馬以身為牲禱于桑林持三足鼎

祝于山川以六事自責遂大雨積薪燕封為西京令旱請禱無雨乃積薪因其上約日來日午時無雨即令焚

至期火發而大雨降雨血元順帝元統二年正月汴梁雨血着衣皆赤又三月天雨毛如絲而綠繇日天

雨綠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雨錢熊袞皆至孝家貧父喪不能葬號泣以孝感天雨錢三日人稱日雨錢公

泥牛鬱林鄉有池池有石牛作旱百姓殺牲所雨以牛血和泥泥石牛背心畢雨大降濁澤劉仁軌貞

觀十四年校獵同州秋斂未訖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繁茂占雨石蘊頹有一錦紋花石鏤為筆架

匱于硯間每天欲雨即津出如汗遂涎而雨須以此為候養龍賣雨使者甘家來自西域奏有方士龍神

咒者臨泉禹步吹氣龍輒浮出長十數丈更吹龍輒細至數寸乃掇取著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有旱處頃

貴龍往賣一龍值數斤金山一蘊青潭中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而雲雨四集馬鬣雨唐李靖微時射

死有孺欲諫懷丸操彈于後園露霑其衣如是者三朝吳王曰子來何苦對曰園中有樹上有蟬蟬居高飲露不知螳螂在後
感至孝 趙郡李德饒至孝丁父憂單縗徒跣甘露降其樹白雀巢其處
表善政 沉豐爲零陵太守至官一年甘露降膏潤草木
太眞吸 楊貴妃宿酒初消苦肺熱晨遊後苑口吸花露以潤肺
沾衣 子胥諫吳王王怒胥慕蹤樂衣出室中日宮中生草棘霧露沾吾衣
姑射飲 姑射之山有神人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瑪瑙甕 黃帝時丹丘國獻瑪瑙甕堯時猶存甘露在中盛而不竭謂之寶露頒賜羣臣至舜時蒸漸減
泣露 林攢母亡自延覺作塚廬有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吏驗會露晞吏人失色攢哭且天所降露乃禍我耶俄而露集
濃如酒 宋熙寧六年穀昌軍城北甘露降于徐上交州業味甘如醴上交折枝獻于太守張子房時有野人賣藥于市榮閒而笑曰此木將枯故耳來春松果于湖柴
承露盤 明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立于芳林園甘露乃降
吉雲露 東方朔言臣至東極遊吉雲之國帝曰何謂吉雲曰國有吉事則雲起五色照人著于草木皆成五色露味皆甘
圓丘甘露 明洪武八年十一月甘露降于圓丘松上懸垂上下瑩若凝脂食之甘如飴太祖詔齋官省觀之詔從臣共採食之先是四年降于鍾山沾潤草木五年六月仍降如前劉基因作頌以獻至是復降皆帝德之昭兆也

霜

宵露 蜓陰 陰精 冬令 地升 霜從地升 霾早霜 皚 霜之白者 玄霜 王母進武帝藥有玄霜絳雪
青女 玉女 並霜神
履霜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
肅霜 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
屨履霜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正月憂傷 正月夏四月也大夫以霜降失節不以其時而憂周將亡也
不殺草 魯僖公即位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爲嗣君微弱臣威強象也
始降 季秋月霜始降
豺祭 霜降之日豺乃祭獸
休百工 霜降則百工休息
感時悽愴 念親也
胡霜 胡地之霜
流霜 飛霜
紺碧霜 廣延國霜色
挫物 霜以挫萬物
憭霜 無養憭霜以殺根荄
霜旻
婦功成 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行焉
鶡鴠畏鴻雁飛 鶡鴠向日而飛畏霜露夜飛則以樹葉覆背上又曰霜岐落葉而鴻雁南飛
霜信 北方白雁秋深乃來則霜降
九鐘鳴 豐山有九鐘霜降而自鳴
霜隕 駟見而霜隕霜隕而冬裘具賣逢日納房星也
刑罰之表 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成肅殺之威也
霜應 王者政令苛則夏霜降政令不行則冬霜不殺草
附木 誅不原情則霜附木不下不殺而誅則霜反在草下
冰盤 員嶠之山有冰蠶以霜雪覆之然後爲繭
神鑑 霜凝雪于神鑑採靈芝于嵩岳
霜瓦 鴛鴦瓦冷霜華重
疊銀圓玉 凍銀成疊林凝玉作圓
結玉 白結梅梢玉陰疑竹幹銀
殺桑 漢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隕霜殺桑又九月一日隕霜殺稼天下由是大飢是時石顯用事
殺草殺菽 僖公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定公元年隕霜殺菽
不害嘉穀 元和十四年四月猶青隕霜殺惡草及荆棘而不害嘉穀

履霜操 尹吉甫聽後妻之言疑其孝子伯奇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花而食之清朝履霜而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之作履霜操
五月霜 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獄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爲之下霜
介樹 寧王憲疾時寒正凝霜封樹或以爲春秋雨木冰即此亦名樹介 介冑也
爭嚴 德秀當與秋霜爭嚴眞丈夫哉
正氣凌霜 文天祥義不仕元留燕五年坐臥一小床足不履地其忠義見之于詩作正氣歌
霜厚數寸 紹聖元年六月陸州隕霜殺草吳越嶼祁盛夏隕霜昔所未有
樹稼 凝霜封樹寧王憲嘆曰此俗謂樹稼者也
染紫 稱管山霜可染紫爲天下冠
嵰山甘霜 周穆王時西王母貢嵰山甘霜雪
紫瓊霜 李白遊慈恩寺寺僧捧牌乞詩曰僧獻紫瓊霜

雪

玉花 瑤花 鉛花 玉蕋 玉塵 瓊花 鹽花 銀
花 梅花 瑤水 三白 霜毛 玉屑 水壺 瑞葉
玉鳳 玉節 銀杯 粉天 六出 粉翼 瓊絲
珠幢 園林春 柳絮 鵝毛 撒鹽 玉龍 縞帶
鹽虎 梅地 皎潔 踰玉 不封條 太平之世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
勝六 青女 並雪神 稷雪 霰雪 並雪 初陰勝 陰氣勝則為雪 五谷之
精 霙 雪花 雨雪 自上而下 大雪 平地盈尺 七尺雪 春秋考異曰庚辰大雪深七尺 丈
餘雪 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雨雪十餘日深丈餘 雱雱 上天同雲雨雪雱雱 雪秀 盛貌 晛
消 雨雪瀌瀌見晛日消 玄陰 為珪成璧 既因方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 積素 揣

封 冬雪揣封乎其枝揣與團同攄附也 翔鷺 散萌仍浮玉飛英者總素東序皆白西沼盡翔鷺 瑩珪
宮中有素闕洪觀如裝珪疊璐出岑橫虛 賦像 値物賦像任地班形 朱華 言花犯雪而開 飄灑
吸吸 雪動貌 便娟 縈盈 雪輕迴貌 緣霤承隅 屋雪水滴也其流滴垂木緣霤承隅 吹
雪 越人吹雪 金羊玉馬 有積雪久不消掘地得金羊玉馬高三尺許 皚皚 霜雪白貌 藹藹
浮浮 瀌瀌 奕奕 皆雪飄流往來繁密之貌 巖皚 飛瓊 紫空破彩
千里雪 飛雪千里 落梅 翻霙 玉馬 銀獐 玄雪 銀礫 雪珠 瑞
葉 鹽虎玉龍 玉帳英雄 玉帳英雄勝枝賞山林鳥雀共民愁 鵝鶴 有用堪種
玉無樹不開花鵝歸逸少宅鶴滿令威家 滿山家 東風吹雪滿山家 玉塵如糝 似花
開 搖銀海 銀海眼也 聳玉樓 寒聳玉樓玉樓肩也又肩也 黃竹詩 穆天子獵于鈃

山北風雨雪有凍死人天子作黃竹詩以哀民曰皇我萬民旦夕勿忘 梁山操 曾參耕太山下雨雪不得
歸思父母作梁山操 負薪賑窮 衛君重裘累袖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者問之曰雪下衣薄于是衛君懼
見于色曰為君而不知民艱孰以我為君乃開府金出倉粟以賑窮 脫裘發粟 景公時雪三日景公被狐白
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公曰善乃脫裘發粟與飢寒者
披氅 晉王恭嘗披鶴氅涉雪而行王昶見之曰真神仙也 東郭履 東方朔號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
因飢寒衣履不完行雪中有上無下兒盡跣地道人笑之 蘇武窖 武使□置武北海上之食遂外齧雪與
旃毛并咽數日不死 雪夜訪戴 王子猷詳本傳 雪夜平蔡 唐李愬入蔡夜十至懸瓠城雪
甚城傍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乃平蔡 映雪讀書 孫康 程門立雪 游酢楊時 姑射
之肌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如冰雪 灞橋詩思 或問鄭棨詩思答曰詩思在灞橋風雪驢

子上 訪賢雪夜 宋太祖雪夜幸趙普第設重茵坐地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呼以嫂曰吾睡不著一榻之
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遂定下江南之策 白戰禁體 歐陽修會客賦雪禁用白玉等字坡詩云白戰
不許持寸鐵 詠絮 謝道韞 取水烹茶 陶穀學士買得黨太尉家妓遇雪取雪水烹團茶 卧
雪 袁安 寢室無雪 懿宗府大雪盈室而寢室上纖無分寸 雪深風起 蜀有道士陽任俗呼
為風袋嘗大雪不布備人青城山暮投若蘭求僧寄宿至夜半雪深風起衝慮其死視之去床數尺氣蒸如炊 掃
雪迎賓 王元寶每大雪令僕自門巷掃雪為徑路以迎賓客具宴煖寒 掃雪迎相 周必大未第時
岳丈夜夢人云掃雪迎宰相果雪中必大至留之後為右相 以雪為銀 耿先生大中召之宮嘗大雪戲
日能以雪為銀乎日可乃取雪自投于爐炭中灰埃亟起除以炭周覆之過食頃日可矣乃取出赫然若鋌置之于
地及冷爛然為鋌銀其下若垂酥滴乳狀 雪積玉馬 王騭新蔡人升并州到常山真定縣遇大雪數尺見

天圖日 紫霓圖日 美人虹 歲穢夫婦淫貪而死化成青綠故俗呼爲美人虹 小人女子之祥 蔡邕云虹霓者小人女子之祥也 飲澗 虹能入溪澗飲水常見夕虹下澗中人飲者兩頭皆垂澗中人來澗對立如隔綃縠東望則見西望則爲日光爍 入井 永正二年三月彩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入漿甕水盡入井飲之後子良拜金吾尋歷方鎮 絳氣 紫霧上河絳氣下漢 引練 川霓引練光 橫彩

架天 烟虹 貫日 唐雎謂秦王曰聶政刺韓相俠累白虹貫日又荊軻爲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 流渚 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母嫘祖意感生少昊 化玉 孔子修春秋製孝經告備于天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玉有刻文孔子跪受之 天投蜺 靈帝時有黑氣隱溫明殿如車蓋騰起奮迅身五色長十丈狀如龍上問蔡邕對日所謂天投蜺也 夢雨虹 李時長子盈少子雄雄母羅娘孕雄時夢兩虹自地升天一虹中斷羅日二見有一先亡後者必貴後雄果王蜀 流彩 魏太子造劍名流彩色似彩虹 貫營

李嗣昭周德威進屯河中汴將朱友寧以兵十萬壁其南全忠自屯進入皆失色時有虹貫德威營薄壘疾鬭晉兵大敗夫 蔽月 義熙中七月夜彩虹出西方蔽月 丈夫虹 巴丘州一吏陳濟妻獨在家有一丈夫儀貌修偉著絳碧袍采色炫耀期之一山澗閒至于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鄰人覩其所至輒有虹見 飲釜 晉陵薛願家義熙初有虹飲其釜澳響便竭願以酒灌之隨咽便吐金滿器于是災弊日祛豐富歲臻 攻城視虹所在 黃帝占軍決曰攻城有虹從外南方入飲城中者從虹攻之勝白虹繞城不匝從虹所在乃擊 入紫微 螮蝀入紫微天明東朝暉 天帔 斷虹天帔垂 紫雲霓 作橋 明江

玉橋 明洪武初彭友信遇太祖微行口占虹霓詩誰把青紅綠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信續應聲日玉皇昨夜鑾輿出萬里長空架玉橋上大悅召爲布政司 螮蝀 天使 挈貳 蓋言二虹 暈日

瑤光 雩 紫蜺

霞 霞與日氣相薄也

赤水之氣 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 九光 萬里洞中朝王帝九光霞內宿仙壇 散綺 赤氣散而爲綺 金霞 金霞暈于海堧 飛霞 或瓊室以飛霞 霞錦 翦霞也宗錦散文于何納之際 難挹 恨朝霞之難挹酒也 錦繡 朝霞照海分錦繡開 收夕曛 擁霞收夕曛 五色 五色流霞

照天 青霞起而照天 啓曜 霞彤曜則身彼于邁征 紅綃 標角紅綃綾裳 夾月 丹霞夾明 月動金光 赤霞金光動 烟霞痼疾 田游巖帝親至其門請日先生比佳否答日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 霞舉 李白玄宗召見于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凝霞臺 大中年日本王子東朝云國東三萬里有集眞島島上有凝霞臺 彩霞亭 帝因鄭注言郎部兩神策治曲江作彩霞亭

冰 冰水堅也積冰日凌冰壯日凍冰流日澌冰解日泮

堅冰 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鑿冰沖沖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二日夏之十二月三日夏正月凌陰冰室也 祭韭 四之日獻羔祭韭開冰也 賓冰 蘋賓之寒冰鳥醫賓之 薄冰 哀公二十八年春無冰周失之舒秦失之急周家無冰歲秦末無燠年 占饑 春無冰梓慎日今茲宋鄭其饑乎陰不勝陽也 時燠 冬無冰也 始冰 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凍 冰壯 仲冬冰益壯地始坼 春魚上冰 立春之日東風解凍魚上冰風不解凍號令不行魚不上冰兵甲不藏 農起 冰泮而農桑起婚禮殺焉 斬冰 凌人掌冰歲十二月令斬冰三其凌三倍其冰爲消釋也 春始治鑑 盛冰器也將獻羔啓冰也祭祀供鑑

夷盤 亦器也喪事供夷盤冰所以寒尸置床也 頒冰 凌人夏頒冰 秋刷 秋涼水不可用以清除其室也刷除冰室更納新冰 春釋 冰自冬則凝而爲冰迎春則釋而爲水 瓶冰 見一葉之落知歲之將暮覩瓶中之冰如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也 飲冰 朝受命而夕飲冰 蟲疑 夏蟲不可與語冰者篤于時也

灰以止水

楊琁破敵 後漢楊琁為零陵太守時蒼梧群賊攻劫琁乃制車數十乘置灰車中從風散灰賊不得視因以敗之

禁棄道 商君之法禁棄灰于道

自然灰 凡彫琉璃先以自然灰煮之令其軟灰出南海間

地有殘灰 咸通十四年成都童謠曰蛇去馬來道路稍開頭無片瓦地有殘灰

自檀灰 楊國忠冬月以白檀灰鋪爐底餘灰可參雜也

采灰 奉天鹵池生水柏以灰一刷得鹽十二觔利倍醃鹵文宗時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

典策埃滅 傳昭之亂典策埃滅故老者闕而不書

取煨汰寶 文懿公主薨以金貝寓車服火之民爭取煨以汰寶

漢 **昆明劫灰** 武帝穿昆明池悉是灰墨外國胡道人入此是天地劫灰之餘

筯畫灰 吳徐知誥以宋齊丘為謀主相向不言但以鐵筯畫灰為字故其謀祕也

做不得 錢若水見陳希夷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以火筯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後若水年四十致仕僧乃麻衣道者

鬚灰 李勣病宜用鬚灰帝剪以賜之

灰學 陶弘景幼年以荻畫灰學書

塵

同塵 和其光同其塵

野馬 野馬動塵埃

歸東南 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

增高山 太山不讓纖塵故能成其高大

世俗塵 安以浩浩之白蒙世俗之塵埃

棲弱草 蓋人生天地之間也若流電之過戶牖輕塵之棲弱草

紅塵四合 黃埃紅塵杳昏青塵

芳塵凝樹 滿席也

三斗塵 寧食三斗塵無逢權懷恩

浮清路 古詩君為清路塵妾為濁水泥浮沈各異勢

化素衣 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烟埃　**肥馬塵**

生塵 雜穢生塵倫禮輕也

拂塵

奔軼絕塵

抗塵 抗塵容而走俗狀

渴塵 轆轤無聲井百尺渴心歸去去塵埃

辟塵犀 犀角可以辟塵

芳塵 道峻芳塵流言人之芳聲也

胡沙 胡塵也

動梁塵 虞公善歌發聲輒動梁塵

曳柴偽遁 晉楚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眾走也

污人 庾亮字元規名位漸重足傾王公雖外鎮而執朝廷之柄權王導不平因西風起塵乃以扇拂之曰元規塵污人

塵奪日色 安祿山反張介然守陳留到屯不三日賊已渡河車騎蹀騰烟塵漫數十里日為奪色

曳柴揚塵 顏杲卿使河北言王師二十八萬入土門遣郭仲邕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

揮麈 揚縮粲塵席滄如也

隔雨塵 異人丁約隱于卒伍韋子威師事之一日辭去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雨塵子威問其故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

飛埃結霧 長安春時盛于遊賞故學士蘇頲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颺青雲帝覽之嘉焉以御花親插頲巾上

甑中塵 范丹令萊蕪最清廉民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

床塵 褚彥回詣虞愿不遇見床上積塵有書數帙彥回嘆曰虞公之清至于此拂塵而去

奉清塵 盧諶贈劉琨云自奉清塵于今五載

謁後塵 牛僧孺赴舉投文贄劉禹錫對客登蠹其文後劉任汝州牛出鎮漢南枉道汝州賦詩尾云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劉和云尤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蓋宰相三日後主印升降百官也

紅袖拂塵 魏仲先留題僧寺昏塵滿壁從行官妓以紅袖拂之

望塵雅拜 石崇與潘岳諂事賈謐每候其出入望塵雅拜

望塵知敵 五代周德威勇而多智望塵知敵數

霧

大祚之應 魏畧曰延康元年大霖雨五十餘日魏有天下乃霽將受大祚之應也

蘇峻滅 咸和四年陰霖五十餘日蘇峻滅乃霽

祈晴獲夢 文虎字仲孺時霖雨廢秋太守憂色虎禱戶曹祿秦齋戒在社三日夜夢見白頭翁謂曰爾來何遲虎具白所夢太守曰昔禹夢繡衣男子稱滄水使者禹知水脈當通若掾此夢將可比也明日果大霽

安有累露之危有骨腴之私有𤡀塒之害謂十形　祇位　亥步帝令豎亥步自南極至北極二億三萬二千五百里七十一步比東西差少四步　章極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經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八柱　八區　八荒　四表　八鎮四方四隅為八鎮不言九者中央一蟲天下居之　九壤九州也　四遐四方也　九星九州分野九星部止　六幽上下四旁　幽遠之處　三垂東北南　五時封上積高之所以祭天地　八寅　八垓　九垠　積塊　元形　太輿　鼇禝　行舟靡停地常動不止譬如人在舟上舟行而人不覺　右動天左旋地右動　地㥞地惡如磽埆之地不宜稼穡斥鹵之地不宜果蓏之類　廣運東南為廣西北為經輪南北為廣袤為運廣運百里　經輪　廣袤　莽蒼一望　之地鎮是衆聚也　蘭皐　椒丘澤曲曰皐其中有蘭故曰蘭皐中有椒故曰椒丘皆芳香之所也

扶桑日出處　咸池日落處又名咸塘　濛汜日入處比蒙汜　芳州香草生處　所大荒日月所入地　日域日初出之所　月窟月所出處　人樞穴月沒處　暘阿日所行所　風穴風從地出之處　提封提舉也封疆也提封之內　闔宇　方內四方之內也　上方北方陰陽與東西所　下方南方生氣所萌　闔宇　咸里長安咸里者皆居之　上游王者必居上游千里之上方　膏腴地肥厚　陸阨隘狹之地　阨陜小　阨隘險也　恠墳地隘陜不安也　舄鹵鹹地　分土　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之　貴貞天道不貴信地道不貴貞為物不生　道里步數四合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　統形地統元形丘陵山川之形非止　骨毛肉脈為之毛土為之肉石為之骨川為之脈草木為之毛土三尺以上為糞三尺以下

為所陌路東西曰阡南北曰陌　所息壤古地名一在荊州一在永州地中不可犯犯者即死　隩區　要害之地　丰絕極遠　絕漠極遠地　上腴地肥沃　隩區深險處　綉分　陘塞　言交錯成文章也　河源　海濟　幽崖　朱垠四極之地西盪河源東濟海北動幽崖南曜朱垠　垠鍔地之際畔　八寓八方區宇　豐壤地厚　荒阸地瘠　穹隆下卑高也　莽㒼廣大貌　豐瘠肥磽也　絕域極遠地　華離地形斜角不可正　赤縣九州　樣贚荒蕪　落丘墟謂人居稀少也　寒谷不生五谷之地　壇漫地廣貌　林薄草叢日薄　生類　衍　地窮上貌　泱漭大貌地廣　東陸地平　積歷地不平積歷之貌　瀰迤地相連貌　天墟北陸　人寰　窊汝地之卑下處　冰天北極之地　桂海南極也　靈境即佳境　佳方　儀　逈漠　幽墟皆遠方地　巖穴　若華池日所入也　大瀛有稗海大瀛海環之

環之凡四海　神海　地脈　地鏡青城州南地遠堂倒影如水　絕軌車馬不通之地　赤　鳥生美女地　涔濳卑濕也　氐羌　印窄　鳥桓　濊貊皆荒地　汙除　漸洳泥　濕墊　涔濕沮濕地卑下也　幽圖　幽曉　黑子　彈丸皆小地言地　虎穴險惡　蘭衢　柳市　長安華麗地　青陸　青草地　青規內禁地　月地　雲階　清淨　蕙圃　崑崙　山上有芝等地　芝田仙人種芝于田　神區神明之道域也　仙闕　神府　福地泰山　靈　蕙圃　瀛洲　秘洞山居仙靈所居　丹丘晝夜常明之處　飛柱　少原皆仙居　地肺終南山道家所居　上不食五谷自言太上之精所居地曰地肺　夜郎西南夷在瀘州南　笮關西南夷地　邛笮在雅州皆西南夷地故名　冉駹西蜀徼外二族　龍城西夷龍神故名　瀚海在塞外　西蜀徼外羌　輪臺　大州地皆沙積沙深五尺不育五谷沙中生草名曰登相收之以食　師西域地名在西北十里

狼望□中名　閬盧朐□一日山名　青海在吐谷渾中有一山冬水合遊牝馬其上言得龍種故稱滄青驄　代　松漠契丹地　鳴沙在靈州此地人馬行沙中有聲故名　九曲地名河西

在吐蕃皆□　礨隈　夷落之居處□　磧壤言不衣國也極冬寒之甚　大漠沙漠之地朔方　龍庭單于祭天所　瓊鄉地門　龍荒朔漠地　伊吾廬地名□　斷鼇女媧氏斷鼇足以立四極

金甌無缺言國家完固如金甌無缺　劫灰漢武鑿昆明池悉是灰墨東方朔曰天地大劫將盡則爲灰此劫灰之餘也　表裏有水天大而地小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而地乘元氣載水而行　五岳七表天有五行地有五岳天有七星地有七表　萬物祖元氣者萬物之所生也　成形山岳河海此積形之成乎地也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經緯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所謂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也　交易變化　塽塏　閒燥並高地　沮

洳　坦澤　埤薄並下地　瀉滷　澤鹵　斥鹵並鹹地　中原

中華　諸華　函夏　中土　中國　神鄉　中夏　大夏　神州　赤縣已上並內地　徼外　絕幕　蠻方　絕國

戎域已上並外地　疆圉　亭徼　邊陲　徼上　疆埸　邊垂

塞上已上並邊地　客土別地　雲埸新雨地　熚塊土　埔堁累土　土遺

土毛　土實並土產

山諸名山詳輿地類不能悉載

地險　山澤通氣　始萬物　天作高山　卷石　出雲

居山不以魚鱉爲禮　出器車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山出器車　國寶山澤之財　藏疾山藪藏疾　冢山頂也亦曰巔　岡山脊　嵩山大而高　岑山小而高　嶠山銳而高

皀山卑而大　歸山小而泉　巚山上大下小　岵山有草木　屺山無草木　岨土戴石　崔嵬石戴土

朝陽山東　夕陽山西　麓山足　崖山邊　岫山穴　巖崖之高者　峰山上秀者　岡

阪高而陂　坂不平　陂山曲　坏山再成　陘山絕　嶧山中絡繹相連　巒山狹而高　嶞山形

阜長而高　阜土山　阿曲阜　陵大阜　丘小陵　蔓山赤日陽　巖　龍嵸　崒嵂

㟪嵑　嶵巍　嵔嵬　巉嵃　嶬峴　岦岌　崪

屼　嵑嶭　崆屼　巃嵸　嵣嵎　屼嶰　嵥嶝　岑崟

岃崱　屹崒已上並山容　岪嶺　岧嶤　嵯峨　崚嶒　嶕嶢

嶚巢　崢嶸　嶄巖　硪硪　巀嶫　嶸岧　嶒崒　嵬

崔　嵈嶙　嶺峩　崛崎　崒嵂　巀嶭　岝崿　岌峩

嵈嵂　嵥嶽　嶃絕　嵽嵲已上並山高　峋嶁　椒嶺並山頂

翠微山腰　介丘山大　嶒峴山小　岭岑　岭岈並山深　巏崀山空　巙嵯

鰲　峁嶚並山曲　岦崺山卑而長　嵱岏　童禿並山　嶙峮　礧磈並山

相連　磊硌　磈硊　磊砢　磙硞　磂硌　磈磂　磙礫已上

並山上大石　礜磤　礞砎並山上小石　硉矹石崖　積土　產物　布氣

別鮮小山別大山鮮謂不相連　尾閭即沃焦沃焦海水至此隨沃焦又云　喬陟山高　玄趾四方

山名　嶒屼山銳　浮石在東海中有浮石之山體輕常浮于水面　地鎮九州有名山爲地鎮

獸離則巫車之獸分而離山之患　畚負不使蚤負山不勝其任　伊闕洛陽山名禹所闢也

鄒嶧二山在兖州始皇東巡立石頌功德 秦中中關 碣石門在永平始皇東巡刻碣石門 葱嶺天竺山名 陰道山之西北 嵩里在泰安州即亭禪也 劍閣在蜀保寧府兩崖峻拔鑿石架閣而爲棧道連山峻險故謂之劍閣 二崤秦二山名南陵北陵 有隆崛崔崪 隱嶙鬱律皆山險曲貌 嶱嵑嵣㟼皆山石高峻貌 棧齴巉嶮 嵯峨嵯嶫皆高峻貌 重巘

陵巘 丹穴出鳳凰 巑刺山高相戾 岝㟧山齊 石嶔巇山相對而危險貌 屹嶻山斷絕貌 岩嶭相連 嵽岑山谷盤曲 行巨干青霄 舒丹氣言山之靈秀

峻岨險阻 巍嶷嶢屼 嶇滇鬱㟷並山高險貌 層岡重阻高險 緜邈遠也 駢嵳山岡 岡岵山脊 培塿小阜也培塿之方壺言小大之不同也 焦原山名高險 極窮

岫泄雲孤岫之岫時出陰雲 嵱嵷衆多貌 巖㟪山之深處 岭嶒嶸峋高深無涯 駭

騃丘陵高貌 巖陁 巘錡山傾欹貌 嶊崣崛崎皆山險峻貌 不別嶋水中山即島也 㟪 嵬 鬱壘皆山勢高峻貌 峭崿峯高 巃嵸 鬱㠑 屹崒皆特立高峻 峌 峴 磊落嵬崔皆高大 協靈通氣 流風蒸雷 騰虹揚霄言山氣變 化

沃焦東海山名水灌之而不已 虎牙山名楚之西塞 盤礴廣大 沓嶂重山 隈隩山曲崖 陘峴連山中斷曰陘山小而高曰峴 嶠路山銳而高曰嶠 鬱律山直上貌 峻嶒山重疊 隴首山頭 瓊巘 嶒崚 金岸 崪嵂高險 嶵嶒山險 連石山名西北 仙宮神闕

蓬萊勝境 崦嵫日入處山名亦曰落實山 滄嶼海中山 石帆會稽山名 嵯峈嵾崟 巖嶢從山高而發 隥隥隗隗山險 天梯 石棧皆蜀山極高 青螺髻五山峯 燕支胡地山生草可作臙脂 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有天雞日出即鳴 山椒山頂 臨樹

積甲 赤城霞起以建標赤城山在天台山色皆赤狀似雲霞以建立標幟也 擘洪波 指太清 竭盤石 棲百靈言蓬萊諸山 崑墟宣嶽皆仙人所居山 靈居

三山神仙之處 玉山岑西王母所居 秦稽即會稽山始皇登之以望南海 曾城曾城九重王母所居高會城河者也 姑射堯見四子于姑射之山窅然喪其天下謂得道也又藐姑射之山有神仙焉肌膚若冰雪 仙巖 神宅神仙所居 五山東海中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五山皆仙居 紫石室

滄海島中九老仙都 十洲海外仙居 靈嵓赤山嵓峻上巖俱生仙藥 多仙姥巖在東陽縣不出 蔓草盡出龍鬚 壺領海內神仙 縣圃神山也上通于天仙人所居 閬風亦崑崙山神仙所居 空桑司命所居 靈丘神山 金岫胡山即金微山 勾漏之洞一天 巨鰲戴山湯同渤海之東

大壑中有五山臺觀皆金石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五山之根無所連著隨潮波上下帝恐流于西極乃命巨鰲十

五鼇首戴之始峙而不動 愚公移山太行王臺二山高萬仞愚公西山而居恐此山將移之操龍之神聞之山神懼其不已也告帝帝命夸娥氏二子負山一措朔東一措雍南 造山昭宗役人聚石苑中造山崎危 詰曲有若天成廣取奇花異草未半年生 宮殿帝與妃嬪遊處焉識者謂丘墟之象 潚江郎一子江郎 山三峯上又各有巨石昔有山下民兄弟三人化于此三石 嘉之亂湛滿者亦居山側有一子仕宦不得歸 旬日中湛于洛水見三少年使 閉月入車中不知所之及久至家 羊公峴首羊祜與鄒湛共登峴山垂

泣日自有宇宙便有此山湛對日公德冠四海道 符前哲令聞令望當與此山石並傳見人遂爲立碑 假山王充 作假山姚坦日不見假山惟見血山皆生民膏血所成太宗爲諸王亦作假山聞語而罷 買山銀 乞歸章聖賜買山銀百萬 買山錢于頔鎮襄陽盧山人齎書求買山錢頔與百萬 人着屐登 謝靈運評本傳 攜妓遊謝安棲遲東山放情丘壑好音樂每遊賞必以妓從 巖壑稍願人間遊山會

川之美谷日千岩競秀萬壑爭流

廣利刺泉
漢貳師李廣利軍行無水拔刀刺山水泉湧出

聚米
馬援征隗囂于帝前聚米為山指畫形勢開示衆軍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銅陵金穴
漢文帝賜鄧通銅山得鑄錢英光武郭后弟郭況金錢多號金穴

博望圖
梁武帝博望梁山立雙闕

長嘯
蘇門山一曰蘇嶺卽阮籍見孫登長嘯處登故號蘇門先生

濟勝
許掾好遊山水體便登陟時云許公非徒有勝情兼有濟勝具

鹿門
龐德公未嘗入城府後攜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

金湧
五百歲天下名山一開開則金玉之精湧出

銀溢
殿得金銀自山溢出也

嵩山
三十六峯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下各有石室故名室少室高八百六十丈上方十里與太室相埒但小耳

岳降
維岳降神生甫及申

嵩高

三公
天子祭名山五岳秩視三公

名雄五嶽

靈山

鎮星
鶉火大火嵩丘承韋為中州故其神主嵩丘鎮星位焉

日月仙宮
嵩山啓母廟碑云九州地險五岳天中龍蛇洞穴日月仙宮

莫與崇

神嶽
垂拱四年七月改嵩山為神嶽封其神為中天主

嵩嶽神呼
漢武帝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獲駮鹿見夏后啓母冀日登嵩山東卒聞呼萬歲者三令祠官加贈太室祠命曰崇高邑禁無伐艸木以山下三百戶為之奉祀

望都峯
嶽之西北一峯也天氣晴暖即望見洛陽隱如車蓋之狀

雞鳴峯
嶽之東北一峯也五更初便見日出

中天池
嶽頂有中天池開元中隱士盧鴻凡絕境處皆勒銘

廬嵩士
盧鴻廬嵩山陽隱居服官營草堂到山中廣學廬聚從五百人

擣帛石
山上有玉女擣帛石每立秋前一日中夜聞杵聲響焉

墜仙館
嵩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晉初有人誤墜其中見二人圍棊飲墜者白漿一杯氣力十倍棊者曰汝可住此墜者不願棊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中自當得出若飢取井中物食之墜者如其言半年出蜀中至洛問張華華曰此墜仙館也其所飲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內石髓也

吹笙
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引鳳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往來緱氏山近在嵩七月七日乘白鶴駐山頭舉手謝時而去

乘龍
武帝夜夢與李少君俱上嵩山半道有繡衣使乘龍持節從雲中下言太乙請少君覺曰如朕夢少君舍朕而去矣

異樹
漢有道士從外國將具多子來于嵩高西脚上種之有四樹與衆木有異一年三花白色香美

石牀
山有石室十餘孔有石床池水飲食之具道士多遊之可以遊世

遁舍
杜楚客建成難作遁合嵩山貞觀四年召為給事中太宗曰君居山似之矣謂非宰相不起渠然耶

三臺山
嶽神廟東北有東龍門山其東有二臺山昔漢武帝東巡過此見學仙女遂以名焉

鬼谷學仙
王詡于嵩山東南學仙

亦梨
太室之中山上有木焉葉狀如梨而赤理服者不姤

玉人
嶽廟神像有玉人高五寸五色光燭製作亦與莫知所造蓋嶽神之像山中人云屢失之或經有復在

不衣仙
劉振爽世學道入中嶽嵩山石室中呼欒上東南見一人冬夏不衣顏狀如年十五時

爭睹
李渤隱少室山以右拾遺召謝不起韓愈書曰朝廷士引領東望若景星鳳凰爭先睹之為快

華山
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名華山

歸馬

西巡
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

地載

瞻彼名山
莫茲西土

二華
綴以二華謂太華少華也

太華削成
高五千仞其廣十里

太白
鶉首實沈其神主于華山太白位焉

少陰
西嶽太華者高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

巨靈擘
華山首陽本一山巨靈擘開面北者為首陽面南者為華山

鎮中土
作鎮中土據于西陲

左抱右產
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田之玉

金精

元氣

秦城

玉井蓮

玉漿
華岳靈峻側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漿

總洞
太極總仙洞天

金液
馬明生從安期先生受金液神丹方乃入華陰山合金液不樂升天但服半劑為地仙

騎龍
子先同酒家姬令駒龍上華山嘗于山頂大呼子先酒母在此

駕鹿
衛叔卿乘雲駕白鹿不言而去

漢武令其子度世追至華岳見其父與人博于石上敕度世還

石鼓　山頂滿池太上泉池北有石鼓嘗聞其聲

五里霧　張楷字公超能為五里霧華山南有公超霧市

遺璧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山頂下知其非人止而待之遂至持璧與客曰為我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

捫蝨　王猛隱華山桓温入關猛被褐謁之面談當代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

集靈宮　華山下有集靈宮漢武欲懷集仙者故名

華陰女　毛女在華陰山中獵人往往見之體生毛自言秦王宮人而不老

陳摶隱　摶先隱武當山後隱華山雲臺觀

甕肚峯　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州起半甕之狀玄宗嘉其高迥欲于岑腹大鑿開元二年字填以白石令百餘里見諫官諫止之

韓愈恐慄　韓愈登華山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山以下遺書為訣且譏其好奇之過

李白遊　白登落雁峯日此山最高呼吸之氣可通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句來搔首問青天爾

拜山　東夷有識山者徧拜五岳一拜而退唯入闕望華山自闕西門拜禮至山下仰望七日嘆咤而去謂京師衣冠文物之盛皆由此致

博箭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上華山取松柏心為博箭昭王嘗與天神博于此山

玉版　石季龍使人採藥于華山得玉版

生金　李適之嘗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使人謂曰華山生金採之可富國主上未之知適之信其言他日語帝帝喜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言帝謂林甫為愛己而薄適之

泰山　東嶽也一名岱宗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于此

魯瞻　東巡　兗鎮　鄭祀　鄭伯請釋大山祀祀周公

瞻彼靈嶽　鎮兹東方

嶽長　總神靈之府　參天　天孫　言為天帝之孫

主召人魂　東方萬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長短

封禪　石閭　在山頂西岩為仙人石閭

日觀　東南岩雞一鳴卯見日始欲出長三丈又東南名秦觀望見長安名吳觀望見會稽名周觀望見鎬京黃河去嶽二百餘里于祠望見之

如帶

天門　太室嵩丘　皆南岳山前臨太室傍號嵩丘

金牀玉几

五祠　五嶽四瀆皆有常祀惟太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

三廟　山有上中下三廟前有大井水極香冷異于凡水

神府　山上多芝草玉石下有洞天周迴三千里鬼神之府

三宮洞天　仙家凡有三十六洞天岱宗周迴三千名三宮空洞之天

雨天下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徧天下者泰山之雲也

覽八極

歲星位　降婁玄枵其神主于岱宗歲星位焉

丈人峯　世呼妻父為岳丈以此

如礪

蓬玄　名蓬玄泰虛洞天

雲闕　光武封泰山雲氣成宮闕

秦松　秦始皇登山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得五松封為五大夫見在小天門

漢柏　山南有廟悉植柏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云漢武帝所種

金篋玉策　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之壽修短漢武探策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果然

白騾　上到泰山益州進白騾上乘之甚安便後白騾殪上惜之詔曰白騾將軍命有司具櫬壘石為墓墓在封禪臺北

仙　稷丘君泰山下道士漢武東巡泰山乃擁琴而拜又崔文子泰山人好黃老術潛居山下作黃丸賣藥疫氣飲之即愈

鑿石釜　處士褒忠隱于泰山崖棲谷飲修道養之法鑿石為釜

碧霞元君　后土神保遐以女係相傳以娘娘稱之北方稱為奶奶

恒山　北嶽也高三千九百丈七尺上方三十里周迴三千里元和中更名常嶽又曰鎮嶽

朔巡

瞻彼靈山　鎮茲朔土

辰星位　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乎恒山辰星位焉

久其道　北方為常山者陰陽始其道久故曰常山

臨岱俯趙　畢昴精　朔野標

奇　乾門坤軸

泥紫金　平叢項表泥紫金于恒山

神護草　山有草名神護置之門上每夜叱人

瘞玄玉　甘牧論邊事瘞玄玉于常山

藏寶符　趙簡子謂諸子曰吾藏寶符于恒山中往得者立為後諸子皆馳往無所得無恤曰恒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曰是知符矣遂立之

珪璧　慕容僞蕃

光二年常山寺大樹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備以為神岳之命以太牢祀之靈蛇陣 勢常山之蛇名日率然一身兩頭擊其一頭則一頭至擊其中則兩頭俱至 昌容得道 恒山道士 自稱殷玄食蓬蔂根往來山下見者二百餘年顏色如二十許人 侍祀神 道武立廟于山上置祀侍九十人歲時所禱水旱至文成帝來巡親禮其神

衡山 南嶽也周旋數百里高一千一十丈東南臨湘州自湘州至長沙七百里望之九向九背一名岣嶁山上多青腰鳥多鸛鵒在衡州名朱陵太虛洞天

節彼南山 奠茲南服 三公 名備五岳位列三公 鎮地 配天維南 熒惑位 星配鵲尾以負南海其神主乎衡山熒惑位焉 山宗 朱陵臺 三峰 一日紫蓋天景明徽有雙白雀翔其上二日石囷下有石室中常聞諷誦聲三日芙蓉最為竦傑上有泉水飛流如練分映青林直注山下

天柱 祝融 精神開雲 文公之精神能開衡山之雲 回雁峯 雁不過衡陽遇春而返 灊霍為副 衡山為南岳至軒轅乃以灊霍之山為副故漢武從南岳之祭于霍山 齋戒 得書 禹傷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祭之仰天而嘯忽然而卧夢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日欲得我山神書濟齋于黃帝之岳嵓嵓之下禹乃退齋三月以季之日登宛委山發石獲金簡玉字之書因得治水之要 遺字 湘東姚祖為郡吏經衡山望見崖下數少年並執筆作書祖乃過之未至百步少年相與飛鳴遺一紙書皆鳥跡也 石囷 劉驎之好遊山澤採藥至衡山深入迷路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閉一開水深竟不得過 舜歌 衡山九疑皆有舜廟太守至宮常遣戶曹致祀則有如絃歌之聲 賜隱服 李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置室廬 結宇 宗炳尋名山西陟荊巫登衡山因結宇欲懷尚平之志 客游 杜甫于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岳祠 靴書 昔有人採藥衡山見一老翁四五年

少對坐執書其書井世教其人必賢者逍

終南山 長安南山一名太乙一名中南

有條有梅 鎮地 天府之襟帶 玉堂 漆船 碧玉

龍從 嵳峩 接壽山 望京 石室 其山從長安向西可二百里中有石室靈芝常有一道士不食五穀自言太乙之精齋潔乃得見之 神水 一名地肺可避洪水俗傳云上有水神人乘船行道之不可及 四皓隱 四皓共入商洛隱地肺山 嘉潛 王嘉不食五穀清虛服氣潛隱終南山廬而巳 張樂 太一臺黃帝皆得仙而上大張樂崑崙虞山之上後代聖主得天瑞者張樂奏于終南山上 崔咸遊 咸遊終南乘月吟嘗至感慨而泣下 旱藕 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 新泉名士 邪和璞曾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隱焉伐薪汲泉皆是名士 捷徑 盧藏用始隱終南山晚乃徇權利司馬承禎嘗召之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山日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日以余觀之仕宦之捷徑耳盧大慙

崑崙山 山在西北方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其高萬一千里自其頂上分四山而去中國有四大河源名青河白河黑河黃河水出其東北陬也

天中柱 山有銅柱其高出于天故謂銅柱 赤黑水 崑崙在赤水之前黑水之後有神人面虎毛身 流黃水 崑崙從橫萬一千里神物所生聖人仙人所集五色雲氣五色流水東南流黃水入中國為河有峯日猜石瑤房 環炎火 山北也鳥獸艸木皆茲茂于炎火之中故日火浣布非此山之皮華則鳥獸之羽毛 閬風巔 山有三角一角正北名閬風巔一角正西名玄圃臺一角正東名崑崙 西方之美 崑崙墟有球琳琅玕 西北天門 崑崙西北之天門也五帝處其陽陸三皇居其正位 仙岑 王母

居西王母所居崑崙之圃閬風之苑有城三十里玉樓十二左帶瑤池右環翠水 周穆征穆王十七年西征至崑崙見西王母乃賓 黃帝宮 崑崙辨崑崙在天地中若亭結頂下有大海環繞頂上有阿搆達池從御象牛馬四口流出分四界復環大海南閻浮提東佛于逮北鬱單越西瞿耶尼中國乃閻浮提也又曰崑崙中氣蘊焉猶人之臍為氣海四大洲猶人之四肢 日沒崑崙崑崙日月繞之彼處此夜也中國存崑崙東南地勢側若入地然北海外骨利幹國煮羊胛未熟天曉何也曰愈遠崑崙則明易露物漸蕭登近則暗遠則明

廬山周景式云匡裕周威王時生而神靈廬于此山世稱廬君故山取號曰匡廬

江陽名嶽其形大背涵流向彭蠡盤根所據亘數百里 南國德鎮 天子障一曰天子都一曰天子障 香爐東南有香爐山孤峯秀起游氣籠其上則氛氳若煙 石門西南有石門山其狀雙闕壁立千仞而瀑布出焉 山帶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常或亘嶺谷不三日必雨 秀甲天下

九江秀色 靈勝 立草堂白樂天居廬山二林間香爐峯下立草堂前有喬木修竹樂天與湊蒲朗勝四禪師並為方外之交 種杏董奉嘗種杏于此地詩云種杏仙家近白雲 蕭存故居蕭存卒韓愈少為存所知過存廬山故居惟一女存焉因經賑其家 七詠韋丹與東林僧韋徹善唱和詩什頗多作七詠蓮華峯石鏡虎跑泉聰明水白鹿洞鐵船康山廟

太行山

歸山太行之山其首曰歸山上有金玉下有碧水 三難龍門魚之難太行牛之難以德報怨人之難 塹道范雎說秦王曰舉兵攻滎陽則成皋之路不通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 異九衢愚溪吾邊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 摧輪李白詩見軍乘騎馬知上太行道此地果摧輪全身以為貲 駕駿穆天子駕八驂升太行 驅驥墨子謂耕柱子曰將上太行駕驥與牛子將誰策曰驅驥以貴驥 清泥

流王烈入太行山忽聞山東雷聲往視之見山石上破數百丈中一孔尺餘有清泥流出烈取搏之隨手堅凝氣味如粳米飯蓋石髓也服之壽與天齊 登山狄仁傑登太行山反顧河陽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 烏集元和四年十二月羣烏夜集于太行山上 崖有聲武德二年三月太行山皇人崖有聲占者謂有寇至

荊山

地雌荊山為地雌上為軒轅 多金鐵荊山其陰多鐵其陽多赤金其中多犛牛豹虎其木多松柏橘櫾漳水出焉東南流注于雎其中多黃金 產玉 泣玉卞和事詳本傳 舞象大曆十四年五月丁亥放舞象三十有二于荊山之陽

鍾山

楊都之鎮京師南北並有連嶺而蔣山獨隆崛嶔異其形象龍實楊都之鎮也 龍盤 逐鹿羣峯如逐鹿 抱金陵連山抱金陵藹氣昔騰張 蔣山建康東北十里有鍾山舊名金山漢末金陵尉蔣子文討賊戰亾靈發于山因立蔣侯廟故曰蔣山吳主孫權葬山南號蔣陵 庾闡望元皇未渡江之年望氣者云蔣山有紫氣時時晨見

武夷山

大王大王峯一名天柱峯有山之東南隅高五千餘丈其東石壁之上曰昇眞洞天 玉女玉女峯三峯並峙而紅膩玉色其頂皆有花木芳豔相照 鐵板嶂在三曲之北兩岐而峭直 大隱屏山崖第五曲大公精舍在焉為屋三間曰仁智堂左曰隱求右曰止宿塢曰石門齋曰觀善館曰寒棲亭曰晚對扁曰武夷精舍泉有九曲峯有三十六焉 九曲 桃源 冲祐觀觀本名武夷因山為稱李氏保大二年更曰會

仙哲宗朝敕頒冲祐觀元爲冲祐萬年宮

幔亭峰在大王左北高四千餘丈四垂斗絕秦始皇時武夷君遣幔亭宴會孫于其上

天臺山

玉室璚臺赤城山內有天臺靈嶽玉室璚臺　忽生怳形會稽天臺山雖非遐遠自非忽生怳形則不能躋焉　天合地開下臨滄海遙望蓬萊漫若天合呀如地開　瓊樓夢大德遊天臺夢入瓊樓寒有月天臺山有金庭不死之荊及瓊樓玉室　勢支五嶽李白詩勢支五岳掩赤城天臺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向西南傾　葛仙山天臺山在剡卽衆聖所降葛仙公山也　劉阮採藥漢明帝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山採藥失道行數里見桃實食之覺身輕又行至溪許持杯取水見一杯流出有胡麻飯溪遂二女子笑日劉阮二郎提阿所失杯便迎歸作食逆留半年懷土思鄉求歸既出親舊零落無復相識訊問得七

世孫　盧天臺司馬承禎遍遊名山結廬于天臺而不出　靈仙舍方士李泌言天臺山靈仙所舍多異草又自言顧官天臺

首陽山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嘉樹阮籍詩遙望首陽岑下有採薇士上有嘉樹林　穹崇洪河之東首陽穹崇　採薇伯夷叔齊　遁入薛收聞高祖興遁入首陽山將應異舉

北邙山

嵩邙　修邙　城背登高望洛邑作城背北邙　邙山骨　塞高峩　空故都麗妃空于故都之後北邙之陽　辛毗諫明帝卽位欲平北邙山令登臺觀見孟津延尉辛毗諫日天地之性高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又加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爲害而丘陵皆夷何以禦之帝止　光武杏未起石與兄書日登北邙遠眺衆美郡盡惟光武墳邊杏美今當奉送核　偃師李密王世充悉衆決戰密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北邙山待之昔馬燧從李光弼攻洛史義舉衆士列陣北邙山　講武唐高宗麟德二年講武于邙山之陽　巨蛇天寶中洛陽有巨蛇高丈餘長百尺出邙山下胡僧無畏見之日此欲決水瀦洛陽卽以天竺法咒之不數日蛇死

燕然山去□國之塞三千餘里

神丘卽燕然　刊石　倚劍　燕支山　落家燕支落漢家婦女無花色　請纓請纓不繫越且向燕然山　降貳師貳師引兵還至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軍大亂遂降于□　勒銘竇憲與單于戰稽落山大破之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碑令班固作銘

羅浮山羅浮者蓋總稱馬羅山浮山合體謂之羅浮山本蓬萊一峯因洪水泛海來薄于羅山

崖巘因名羅浮高三千六百丈七十石室七十長溪神會玉樹在焉

朱明曜眞天六天之內有地之中洞天三十六所羅浮之洞周迴五里名日朱明曜眞天袁彥伯徐最道皆云蓬萊有三島此其一焉峯嶺秀拔四百餘里峯巒巘三十二所峯岩崛起上拔重霄下有深洞幽邃旁達約數十里號日朱明洞在三十六洞第七也　奇石高六百丈廣七十丈綵綺錯瀾如霞錦迢迢獨出勢若削成[illegible]之瑤[illegible]臺　石樓有大小石樓相去五里皆孤高峻秀逸出雲表重簷四柱宛如樓閣霞灼雲掩人跡罕到　鐵橋有石如鞍橋在石梁之間望之高五十餘步謂之鐵橋　碧鷄鳴山有碧鷄羣飛于絕巘或獨鳴于空林可見不可取　聚霞峯其峯在羅浮絕頂上高三百丈周迴二十里常有紫霞聚于峯上　羅浮跪遙望石樓直上十里許石樓于嶺十分之一耳去懸三十里便見山址至所登處嘗百里山下皆平敞極目　鸞鳳樓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謂之龍公竹常有鸞鳳樓宿有道士及採樵之侶性朴者或得

其葭山東有溪曰羅暘永泰中暑雨水漲有一竹葉若芭蕉葉大墮水出須臾一竹潤二尺餘長丈二乃一龍公竹也

何氏石 增城河氏女有神仙之術持一石措小石樓之上遠觀如雲 **洞無底** 天寶初詔道士申大芝祭山欲尋朱明洞時在如宣須耆舊尋見一洞約五丈餘下視無底日月星辰無不備焉初有白雲須臾散漫五色 **花首臺** 其洞常有五百花首真人遊會開元二十六年奉敕建立花首臺

九疑山

山在營道縣北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九疑山

水事多 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多 **雲依稀** 見逐雲依稀乎九疑 **桃核量** 杜陂常見在人市人以桃核扇量米正容一升言于九疑山中所得 **蒼梧丘** 蒼梧之中有九疑峯曰朱明石城石樓娥皇舜源女英蕭韶桂林梓林在零陵蒼梧之間舜之所葬在零陵縣界 **峻天** 嵓嵓九疑峻極于天 **望祀** 漢武帝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褚無量曰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古帝賢臣在祀典者並詔致祭 **進天樂** 唐玄宗時道士申大芝遇異人告以九疑山舊有天樂一部歲久化五野豬郡人捕之化爲五古器大芝往求果得之扣之音律相和遂進之 **乘雲仙** 漢末有張禮正瑯時有台明期俱南遊九疑禮正服黃精明期服澤瀉柏實後俱遇西城君受以虹景方遂內祠微東華追迎乘雲上升天

蓬萊山

海中山 **鰲抃** **三丘** 謂蓬萊方丈瀛洲也 **浪駕** **殊庭** 上臨渤海將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殊庭蓬萊中仙庭也 **秦漢遣方士** 秦始皇時齊人徐市等言海中有神山仙人居之請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又漢武遣方士入海求蓬萊仙 **泰液池** 漢武帝作建章宮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以象海中神仙之屬

塗山

娶塗 **執玉帛** 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東國** 塗山巖巖界彼東國 **禹功** 夏后氏萬國既同宣省風敎自塗山而會諸侯大功立焉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載車 **追遺軌** 周穆王遐追遺決復會于是山辭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

會稽山

會稽 禹會諸侯于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名曰會稽謂會計也 **苗山** 禹冢在山陰會稽山本苗山縣南七里越傳曰禹到越望苗山會諸侯爵有德封有功更苗小山名曰會稽山 **刻石** 秦始皇東巡狩至會稽瑯琊刻石著其功 **瑛石** 山上多金玉〇諸下多瑛石山 **惟山** 范蠡作城范惟山自至蓋瑯瑯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人惟之故名 **鷄豕** 鷄山豕山勾踐以畜鷄豕將伐吳用食死士 **余山** 禾與東北九十里有余山傳云是塗山 **射堂** 會稽有射的山遠望的的如射侯謂之射的射的之西有石室壁方二丈謂之射堂羽客之所遊憩也 **土城山** 會稽縣東北六十里勾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諸暨縣苧蘿村賣薪女西施鄭旦所產也先教習于此山山邊石石云西施浣紗石 **秦望山** 會稽縣東昔秦始皇登此山使李斯勒石其碑見在孔阜 **宛委山** 在會稽山南上有石呼石匱壁立于雲有懸及之巔升者累梯然後至焉昔禹治洪水厥功未成乃躋此山發石匱得金簡玉字以知山河體勢于是疏導百川各盡其宜 **白鶴山** 射的山西南水中有白鶴山常爲仙人取箭會刮壞尋索遂成此山

石帆山

若帆 武陵武陵縣石帆山若帆數百幅然 **破石** 破石溪南二百餘里又有石帆修廣與破石等質色亦同傳云古有人以破石之半爲石帆故名破爲石帆此名破石

石鼓山

如鼓 寧都溪西有山狀如鼓相傳謂石鼓壁立百餘丈赫然似朝霞初曙異于凡石

鼓槌 郡西白崔山有石鼓石槌世云石鼓鳴則有忩亂隆安初此鼓屢鳴果有孫恩之變

鳴石 鄰西北有石鼓縣著山傍鳴則有軍兵動零陵永正鄉有鳴石二所其一狀如鼓俗名石鼓泉陵縣有石鼓聲聞數十里今無聲

五龍 建平郡南陵縣有石鼓南有五龍山山峯嶕嶢凌雲齊竦狀如飛龍

石門山

雙闕 西南有石門山形似雙闕壁立千仞瀑布流焉

相對 石門二山頭相對高二丈廣六十餘步謂為石門行道所經

兩巖 石門山兩巖微有門行故以為稱瀑布流瀉丹翠交耀

泉宗 石門山在康阜東入十餘里是一山之大谷有瀾水亦名石山吐泉深遠為泉之宗雖夏霖秋潦轉石發樹聲動數里

太平山

似繖 山在餘姚縣南八里其形似繖四角各生一種木木不雜糅三陽之辰華丹代發

江源 餘姚江源前太山東至漢江口入海

岷山

導江 大江至岷山禹導之東別為沱

井絡 岷山之地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為天井

交廣諸山

白水 南海增城縣有白水山有瀑布懸注百餘丈

牛鼻山 始昌縣有一石望之似牛向江[illegible]口焉

金崗山 在南海四會縣行人常見金人兒形于崗側

太山 在鬱林北其[illegible]縣天上有池池有石牛祈雨以牛血和泥塗石牛背即雨洗之則晴

浮石山 在海中獨峙高數十丈浮在水中

射堋 有一山神功刻鏤若射堋去石堂百步夜常聞射聲

石膏 蒼梧彰平縣有石膏望之皎若霜雪

靈洲山 在廣

州鬱水中

駕鶴山 龍山之南昔大山多奇人其南且西曰駕崔山北聳環人立

五嶠 山五嶠嶽白靈謂嶺南也

須彌山本聳山祖 須彌是天地骨中鎮天心如人脊背生出四枝龍分作四世界南龍入自中國派為三大幹龍北條出河北入雲中九疑雁門岱郡復回南而太原帝三太行恒山派九河東北度遼海以入于海為兗冀之分中條出河南自奉龍三權入豐沛汾濟伊洛東而淮泗以入于海為雍豫青徐之分南條出河南白陝右分西都回巴蜀踰荊衡入黔中東入巨阜南極嶺海東北渡閩粵跨三吳自浙右以入于海為梁荊揚之分

馬耳峯露雙尖 山在容州之東雙峯峻側屹立表形如馬耳與柏臺相對蘸戟知容州事因詠冬事道及焉云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

劍閣著銘 隆慶府有大劍山小劍山相去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號劍閣關蜀中恃此為固至晉張載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作亂因著銘以作戒益州刺史張斂見而奇之乃表其文武帝使鐫之以示戒焉

眉山毓秀 在蜀中產老泉父子

秦褚湘山 在北海中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上泰山立石封祀禪梁父遂東巡海上遣徐市等與童男女入海求神仙及不死藥未幾浮海往湘山大風幾不能渡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伐其樹赭其山

芝山登眺 宋劉季孫監饒州酒務王安石為江東提刑按酒務至廳事見屏間有詩云風吹燕語落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傍人都未解杖藜携酒看芝山歸罷即不問酒務而去差攝學政事由此知名

巫山神女夢 巫山在蜀楚襄王遊雲夢臺見有雲氣問宋玉對曰朝雲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巫山神女薦枕席之歡辭曰妾居巫山之陽唐山之北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王開感嘆

綠林羣雄 綠林山在當陽縣東西漢平帝時王莽纂漢自立國號曰新改易制度政令煩多農商失業百姓用窮四方羣雄並起俱以誅莽為名天鳳四年王匡起自荊州未幾馬武王常成丹往從之同藏于綠林山中立更始為帝以收人望更始無道後立光武為君而漢業復興

莘陽宰相

宋陶弘景十歲得葛洪仙傳晝夜研習便有養生之志日仰青天視白日不覺爲遠矣宋末爲諸王侍讀永明中脱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歸山中立館號華陽陶隱居晚號華陽眞人築樓三層自處其上弟子處其中賓客處其下梁武帝與弘景有舊徵之不出凡朝廷有大事無不來咨詢稱山中宰相

結廬高士峯 秦系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系結廬居其上及卒爲立亭因號高士峯

參里山 東莞寶安縣有參里山昔參常居于此山世人因以爲名

峯

孤峯　**雲峯**　**肩峯**　**奇峯**　**蓮花峯** 在華山頂　**落鴈峯** 在華山上

十二峯 巫山　**五老峯** 廬山五臺山俱有五峯　**妙高峯** 南方有國名勝樂山名妙高峯石

九峯 坡名壺中九華　**紫駝峯** 紫駝之峯出翠釜　**天柱峯** 唐咸通間中秋苦雨趙知微須客登天柱峯翫月月色如晝

疊玉峯 在金陵產石類玉宋眞宗嘗遣使祈嗣于此　**縹緲峯** 在蘇州洞庭之最高者　**石樓峯** 在安慶形若樓觀　**玉峯** 在池州絕頂有石光瑩如玉　**砥柱峯** 在平陽昔禹治水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故名世傳老子煉丹于此　**玉華峯** 恒山之左形如削玉

玉柱峯 河南輝縣有石屹立高五丈許　**紫閣峯** 在河南鄠縣　**香爐峯** 在巻崗山　**飛來峯** 虎林山之前晉時西天僧登此嘆曰此是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自飛來因名靈隱　**梅花峯** 在浙江淳安縣望之如梅花五出　**蓮花峯** 處州遂昌縣　**放鶴峯** 沃州山嘗有人遺支遁雙鶴少時翅長欲飛遁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自有懊喪意遁曰既具凌霄之姿安肯爲人作耳目玩耶翮成遂放去

吟峯 在新喻宋初吳鷺與弟鳳作亭吟嘯其上　**華頂峯** 天台第八重最高處絕頂可望海草木薰鬱皆非人世石罅有木瓜花將一蛇盤其上至寶落供大士乃去號護聖爪　**玉霄峯** 在天台山司馬子徽隱此

蜀女謝自然將詣蓬萊求師遇一叟指言司馬承禎者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眞師也遂從之遊得道白日沖舉

天姥峯 李白夢遊天姥　**仙女峯** 在新淦唐乾符間李氏女得道處　**玉甑峯** 在樂清縣世傳白玉洞天　**紫霄峯** 廬山西禹刻石在石室中深險人跡罕到有好事者縋而下摹得百餘字皆不可辨　**上霄峯** 廬山上有石梁瀑布秦皇漢武太史公皆嘗登此　**楚陽峯** 在建寧　**擲筆峯** 九江西南大林峯之北慧遠于此地作涅槃經疏成因名上有文殊岩十八賢憩石　**秦人峯** 嵊姑山西南相傳秦人避難于此有樵者見之面目黎黑疾走如飛　**簫曲峯** 在新成縣有異鳥聲如簫　**明珠峯** 在金谿縣　**梅峯** 南城界舊傳劉仙登此吹鐵笛呼雨遺跡尚存　**文筆峯** 在吉安次大群居其下　**東陽峯** 在安福諸峯秀拔西有石岩如屋土人祀唐安成令劉像于此　**玉女峯** 在袁州天將雨則五色雲氣見昔有女子修道于此因名　**獨秀高峯** 在南康孤峯插雲高百餘丈　**琵琶峯** 在湘潭與祝融峯相望乃七十二峯之一

紫微峯 雲陽山第一奇處　**峋嶁峯** 在衡州禹祭衡山夢一玄衣男子自稱蒼水使者授禹金簡玉牒皆科斗字　**烟霞峯** 在衡山懶殘居此旁即李鄴侯讀書處　**棲眞峯** 在衡陽昔武陽洞遇一老身毫長寸餘曰吾地仙也常服蒼耳今二百餘歲其人叩頭不已乃指草示之忽失所在　**回雁峯** 南雁至衡陽則不過及春而回或曰峯勢如雁之回故名　**舜峯** 在臨武　**祝融峯** 在衡山位直離宮以應火德乃祝融君遊息之所道書第二十四福地嘗有鐵脚道人夜半登山觀日出仰天大叫曰雲海盪吾心胸　**五星峯** 在竹溪五峯蒼蔚相向爲邑之主山　**獨秀峯** 在桂陽一名孤山蘇耽隱此　**碧雲峯** 在擔州中一峯回出青碧如雲　**小華峯** 九仙山之南　**金鰲峯** 在福州五代時徐眞人下閩屯兵處左有龍湫潭　**越王峯** 在興化一名越王臺環山嶺菜臺千餘層南有鐘潮每風雨則潮中隱隱聞鐘磬舊傳越王金鐘飛墜于此　**仙掌峯** 莆田棊山上石高三十餘丈嵬然特立如掌　**道人峯** 在邵武上有盤

石歲旱禱雨置淨瓶石下水消涓滴瓶中瓶滿則止馬昔道人結庵于此號龔聖者每乘龍往來 峨眉峰 在泰寧高數千丈周四十里類蜀之峩嵋 鷓鴣峰 在增城脈自炭嶺來高百餘丈 擢秀峰 在安遠 白茅峰 在寧都上有龍湫深不可測四時多雲氣 七星峰 在香山縣左右前後環列如星 白鶴峯 在惠州昔有白鶴觀蘇軾寓此 鎮南峰 在桂林狄青討儂智高勒碑于峯左 碧蓮峰 在陽朔唐有沈彬詩刻石 龍嶽峰 在平樂 碧玉峯 在寧州岩石峭立下瞰撫仙湖波光碧如玉 文筆峰 在貴陽孤峯如筆爲郡署之賓山 百丈峰 淦崳之間高插雲表盤據十餘里有葛洪丹井飛來鐘石

谷

幽谷 高岸 空谷 中谷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白駒 皎皎白駒在彼中谷 維谷 進退維谷谷窮也 暘谷 日出之地 岱畎 出絲枲之谷 夾谷 齊魯會處 壑谷 襄公二年鄭伯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至朝未已朝者曰公焉在曰吾公在壑谷 得一 谷得一以盈 天下谷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寥廓 大谷若寥廓 蒼蒼 大谷聯蒼蒼 抵壁 抵壁千谷險峭 覆貲 將覆貲于浚谷 風出 颸颸出谷風 寒烟 陰谷曳寒烟 谷響 幽谷無私有致斯響 湯谷 日所出處熱如湯 土石谷 其石谷曰謙受之谷其土谷曰黃金之谷洪流巨谷滔者牙然成谷 谿開 麥谷嶰空虛 鑿滄峴 山谷深平貌 翠阜丹谷 阜小山也登翠阜臨丹谷 銅錯堀 金銅屬一日白二堀生銅錯之谷也 甘谷 酈縣有甘谷左右生甘菊花墜其中飲此水者無不延壽 黍谷 鄒衍吹律事詳本傳 金谷 石崇別館 鄭谷 鄭子真耕于谷口曰鄭谷 援谷 道州有援谷在寒亭之旁蔣之奇云盛寒入此谷其氣溫然 武一谷 武行德業採樵有力謂可負一谷之薪號爲武一谷 涵暉谷 英德鳴絃峯下谷有腦陽鳥飛霞嶺變烟韓夢刪岩桃花洞元結有谷銘刻石上 刻木谷 在南濱丁蘭處此

徘徉 嵺峭 摩窌 谷並深 谽谺 谷空 錦繡谷 在金谿 篬貰谷 嶽麓山下乃仙巢先生種尚書舊隱上有吹香亭宋理宗手題其額 砰磷 大谷 省寃谷 在高平即趙卒受坑處舊呼殺谷唐玄宗過祭改名省寃 蘭芝谷 宜君縣 雲谷 在廬峰之顛內寬外寄自成一區朱熹構草堂于此即晦庵也有桃蹊竹塢漆岡藥圃茶坂泉瀑洞壑之勝 鬼谷 在登封即蘇秦從王詡受書處 褒谷 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諸葛亮由斜谷取郿即此 子午谷 在洋縣楊貴妃嗜生荔枝詔驛自涪州入子午谷七日至長安 篔簹谷 文與可作亭谷中蘇子瞻寄詩云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是日與可同內人遊此燒筍晚食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榆谷 在鄯州漢西羌居此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强大常雄諸種 礲谼谷 處州 康王谷 廬山楚康王昭爲秦將王翦所窘匿此水簾高三百五十丈稱第一泉 青牛谷 五老峯下昔有道士洪志乘青牛冲舉于此故名張圖記登石室之崖俯瞰青牛谷蓋天下山川秀拔處也 賈島谷 房山內有石庵世傳賈島居此 華亭谷 崑山之西即名泖產鱸魚蓴菜 樵貴谷 在江南黟縣昔樵者入山行數里至一穴豁然清縣中有十餘家云是秦人避地于此或謂小桃源 王官谷 在山西臨晉縣司空圖隱此建休休亭上有天柱峯高插雲表 愚公谷 在山東臨淄縣愚公山之北齊桓公逐鹿至此遇一老父問何以名愚公谷對曰臣畜牸牛生犢賣犢而買駒少年謂牛不能生馬遂騎駒去鄰人以臣爲愚故名 雲實谷 在澄邁縣山幽地腴樹茂泉甘昔人擬之鄭貞谷 盤谷 在濟源李愿歸隱處 馬谷 在山東海豐縣

峽

彈琴峽 居庸關水流石罅聲若彈琴 赤水峽 梧州李白岩北兩崖壁立一水中流林木蔚然嵐氣朝夕不散 明月峽 在夷陵懸崖間白石如月 西陵峽 三峽之一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百里許山水

紆曲林木高茂哀猿三聲崑谷響應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
空舲峽 歸州絕崖峭立飛鳥不能棲
建陽峽 與山源出寧都曲折四十八灘約十餘里
溫湯峽 重慶府西南懸崖湧石勝沸如湯
瞿唐峽 夔州東舊名西陵峽兩崖對峙中貫一江灩澦堆當其口乃三峽之門
巫峽 巫山與瞿唐峽歸峽世稱三峽連亘七百里重崖疊嶂隱蔽天日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水經云杜宇所鑿
白狗峽 在歸州二石聳起如狗
黃牛峽 開州高崖上有石色黃如牛
歸雲峽 延平北
希夷峽 太華山即陳希夷蛻骨處
金牛峽 寧羌一名五丁峽秦惠王謀伐蜀患山險乃作五石牛每旦置金尾下言能糞金欲以遺蜀蜀王負力而貪乃令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司馬錯進兵滅蜀
金佛峽 華亭上有金糞石佛像三在石嵓內峽長二十里峭壁割峙不見天日當河西孔道
彈箏峽 風吹流水音成箏聲在平涼
飛龍峽 仇池山下杜甫避難居此

島

廣陽島 碧雲岩洞門上有石脉成三大字曰廣陽島遠望分明恍覩如擘窠狀
三島 在永寧府東瀛沿湖內高可百丈土官立木寨于此
海門島 通州海中
沙門島 登州北海中凡海舟渡遼者必泊此趁風
蜉蝣島 萊州西
田橫島 在即墨橫衆五百人死此
連雲島 蓋州
桃花島 寧遠衛濱海每歲運舟于此

崖

車騎崖 馮緄爲車騎將軍于北鐫石故名
白石崖 安南衛西南層崖峭壁猨鳥不能窺飛泉數十仞如瀑布夏月過此清寒逼人眞物外佳景也
龍山崖 太湖絕壁峭立下有靈狀石上刻詩波光照影所題寒嵐氣逼人毛髮立
丹崖 在永州南唐臘水令唐節去官家于崖下自稱丹崖翁元結刺道州特訪之作銘
噴霧崖 梁山蟠龍山中崖高數十丈飛濤噴薄如霧張商英遊此題云泉味甘冽非陸羽所能辨范大成云瀑布第一
白鹿崖 在固始
洪崖 南昌西石壁峭絕激湍如雷世傳洪崖先生得道于此先生三皇時人

嶺

紫荊嶺 易州嶺上有關路通山西大同
八達嶺 居庸關外
金牛嶺 在廣德東北四面皆山中有一嶺長十五里相傳寺僧逐一金牛至此牛入洞中不出僧亦化石立洞外渴夜每神燈見
枚迴嶺 靈丘懸湍五丈爲瀑水
黃花嶺 山陰
天池嶺 澤州東其巓石崖如城相傳昔人避兵處
長春嶺 在萊蕪林木鬱晝四時如春
平原嶺 德州上有鹿角關
甘露嶺 在寧陵隋文帝幸岱至此甘露降
鐵嶺 盧氏前代設官戍守亦險隘處
春風嶺 光山
秦嶺 藍田乃南山之脊韓愈嘗阻雪于此

七盤嶺 褒城盤旋七轉方至山巔自此入連雲棧
飛仙嶺 沔陽上有閣道百餘間即入蜀路
積草嶺 同谷縣
木皮嶺 成縣亦入蜀路
摩雲嶺 臨洮北
馬嶺 安化一名荷栝山左右有川漢畔牧地
鳳凰嶺 綏德五峰俱峙昔有鳳凰飛遊五峰故名
萬松嶺 杭州
慈雲嶺 杭州葛洪煉丹處
烟霞嶺 南屏之南洞壑虛窈流泉清甘
蒼雲嶺 長興
梅嶺 壽昌
芝溪嶺 青田橫亘數十里下臨一大溪俗呼老鼠梯昔人云上馮公嶺下老鼠梯一人守險萬夫莫開
馮公嶺 縉雲一名木合嶺
黃鶴嶺 龍泉
曳嶺 宜平
樊嶺 宜平
日鑄嶺 紹興
蒼嶺 仙居
白雲嶺 瑞安陶弘景歸隱處
仙姑嶺 峽江有麻夫人壇
天嶺 上高
蓬萊嶺 上高
桃花嶺
桂嶺 並縉雲
九曲嶺 樊山南下有九曲亭蘇軾建
七星嶺 寧鄉七峯插天
鳳嶺 攸縣
熊羆嶺 祁陽
萬松嶺 長寧
分水嶺 崇安二水分源其下一入江西界一入福建界嶺有

銘刻于岩石 香嶺上杭產木乳香採而焚之甚香 王華嶺清流洞壑幽邃昔有道士秉炬行一日夕
出洞口乃寧化界也 百丈嶺建寧乃閩楚分界鳥道懸絕越王無諸築臺于此 大庾嶺部州北一
名梅嶺張九齡開鑿成路行者便之上有雲封寺白猿洞盧多遜南遷度嶺憩一酒家問其姓嫗曰我中州仕族有
子爲宰相盧多遜挾私竄以死我且寓此嶺候其來多遜即倉皇避去 金魚嶺惠州 迴風嶺崖州
颶風不過 臨賀嶺賀縣一名桂嶺即五嶺之一也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 雷高嶺鎮定
定西嶺趙州高千餘仞設關其上大江之源出此 關索嶺新興險峻難度若關隘然 摩天嶺黎平
仙霞嶺在福建

巖

東鹿岩在東鹿外隘內廣可容千餘人 星月巖易州 桂巖在任丘多叢桂 獻花岩

祖堂法融禪定于此百鳥獻花 傳巖平陸即傅說版築處 蝌蚪岩登封漢張芝獲科斗古文于此 七
佛岩成縣上產香木 安定岩寧州石如黛可爲硯 瀲 漱玉岩延長泉出如練 仙掌岩
延長 紫微岩金華洞之西岩有石室劉峻棄官舍其下 摘星岩寧海 埜狐岩百丈山後昔懷
海禪師說法有老人來聽曰墮落此山今大幸矣明日一老叟墜崖下 洞靈岩浮梁 洪岩樂平 梅
岩餘干藏山上趙汝愚讀書于此理宗爲題梅崖二字 天柱岩永豐 仙岩貴溪上有二十四岩岩石
神奇多態嵌錫翁鳥之狀几 浮石岩在崇仁三岩崒峙中貫一溪可容舫其勝蹟五十餘所朱尚書何異
闢爲山莊題曰三山小隱理宗書衮菴二字賜之 觀音岩通山 桃花岩白兆山即李白讀書處
靈岩茶陵上有石榻石階唐陳光問讀書處 草衣岩湘潭五代時有蜀僧結草爲衣 吐秀
岩邵陽石人江上岩麻大江最稱幽勝 金粟岩臨武 辛女岩瀘溪大江之左奇峯絕壁高峻插天

有石屹立如人相傳高辛氏女于此化爲石臨江對峙一岩有機一乘舡一隻懸于崖孔其遺跡也 朝陽岩
永州 玉琯岩寧遠古舜祠側漢奚景得玉琯十二于此 嘯父岩亦在舜祠西後更名高士有餐者得
樂器一部于此 月山岩永明二山環繞中開一穴初進望之如新月至山之中則如既望滿月矣 澹岩
永州南上有澹山寺樓殿隱石隙中風雨不能及四壁削成萬仞 斑竹岩道州舜葬九疑二妃從至此以
淚洒竹皆成斑 九龍岩東安山形斗起奇石錯立嘗有樵者遇黃衣丈人曰吾九龍居此久矣 如來
岩上津 古城岩靖州西上人以元旦遊焉 岑公岩萬縣大江之南石岩盤結若華蓋左右方池有
泉噴薄岩下如簾松蔓藤蘿蓊蔚蒼翠記稱神仙窟也 上岩青神相傳崖下嘗有龍聽僧講經 中岩
去上岩五里即諾距羅尊者道場上有喚魚潭客至撫掌魚輒躍出 方廣岩永福上有石室可容千人室之
內構閣三層不假片瓦其外泉石洞壑種種奇觀 天開岩惠安初沒蓁莽間人莫知者宋熙寧中邑令吳

克寬有異境攀蘿而上遂望山海歷歷在目 翠雲岩永安一名侍郎岩宋侍郎張鷟祭酒楊時司諫陳瓘
讀書于此不設臥榻日惟飲啜粥終歲未嘗至岩下 百花岩延平東北石壁峭立春時百花如錦 甘乳
岩永安有甘乳洞中一石突出如蓮花泉自石中迸出滴巨石上味甘冽或以器盛之泉即不流 賴岩
尤溪其上怪石萬數 靈雲岩壺公山陽上有桃花洞蘇月池泉石奇勝 蔡溪岩仙遊岩前巨石如甕
闢日石門高三十餘丈廣百十丈其上洞壑幽深飛泉奔激一塵不到宋陳易居此 華封岩崖州 百辟
岩福安宋少帝航海入閩集勤王之師于此 景星岩郡城 錦石岩仁化 書堂岩韶州張九
齡讀書處 仙女岩韶州東北上有二仙像秦時二女子飛昇處 逍遙岩河源深廣有幽致上下可
坐百餘人宋何天隱此 甘露岩潮州西 七星岩肇慶北曲折森列如北斗狀中一峯洞鑿開廣
可容數百人 崟崗岩陽春岩洞深廣有石鐘鼓扣之即鳴 三洲岩德慶一名玉乳石室中有石乳

蒼椽邑間類佛像鐘磬禽魚之屬蘇軾題識及李綱書玉乳岩三字　湖光嵓遂溪一名陷湖相傳晴時有白牛入村居民殺而食之惟一嫗不食翌日風雨大作村忽陷為湖嫗携一傘竹登岸而去宋李綱嘗憩此　程公嵓一名屏風斷山屹立百餘丈有石穴通明逗穴而出山川城郭恍然如在壺中范成大建壺天觀　湘水嵓桂林東一名聖水岩夜半則湖上岩日中則湖下岩　華嵓靈川一名華嚴洞昔有桃花片瀾十許從洞中流出　伏波嵓灕江濱突然而起高千丈下有洞可容二十餘嵎洞旁懸石如柱去地一線不合俗呼馬伏波試劍石　七星嵓桂林東七峰列如北斗絕頂有道院唐祀玄元于此　漱玉嵓全州一名權岩其上飛泉噴瀉如練中有蓮花臺旁一穴深邃秉燭乃可入　立魚嵓仙奕山之半深邃奇崛內有三洞相通門外一下吊　望靈嵓融縣上有白石宛然如列仙靈壽溪貫入岩下清響作環珮聲宋太宗頒御書百二十軸藏于洞攷名真仙岩　金芝嵓恭城　仙嵓富川洞口多桃花旁有碧潭遊魚可掬　普照嵓北流　李白嵓藤縣白流夜郎時憩此　羅叢嵓潯州西南上有碧虛靈源二洞每歲九日邑人登高于此　暢嵓平南一名鵞峙平野流泉濺之宛如跳珠二程從父宦此因名暢嵓　香嵓點蒼山中峯之半香從空來世傳釋迦佛苦行地　銅鼓嵓黎平東北石洞高敞如屋深遠可三里許中有一溪橫貫若白練亦奇境也　掛榜嵓穡雲

穴

上古居上古穴居野處　臨其穴惴惴其慄　虎穴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狐伏豐狐文豹伏于岩穴　藪穴大木百圍之藪穴　龍穴吳郡龍穴內蒸雲雨所儲　漏澤穴兗州泗水縣東　蟻穴千丈之隄以蟻穴而壞　鼠穴道路險狹猶兩鼠鬪于穴中　冬穴上古冬穴夏巢　穴處識陰陽　巢穴鴻鵠巢于高林黿鼉穴于深淵　禹穴司馬子長遊江淮上會稽窺禹穴登九疑浮湘沅北涉汶泗

琉穴呂翁授盧生枕遂身入枕穴中　丙穴漢中沔陽縣有魚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穴口向丙嘉魚食乳水味甘食之令人肥　金穴郭況帝戚數幸其家賞賜金銀號其家為金穴　神隧高麗國北有一大穴曰神隧每十月王皆自祭　穴山藏金藩鎮劉仁恭斂金錢穴山藏之　銅穴王鍔作銅穴貯金錢于其中　寂居穴唐姚勗自作壽藏署曰寂居穴

岡

九龍岡在廣東長樂縣　三台岡在肇慶峽城西　望海岡在陽江　英靈岡在雷州相傳雷出于此國史補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彘或取而食之　臥龍岡在巢城盤曲如臥龍狀行唐亦有之又南陽有岡諸葛畊處　龍岡在順德府一名石井岡上有井大如車輪漢光武營軍所鑿相傳石勒時大旱佛圖澄于此掘一究龍咒而祭之龍騰空而上雨即降焉　博望岡內黃　落星岡江寧西北李白以紫綺裘換酒飲落星即此　芙蓉岡在天長　崑崙岡在揚州西北鮑照賦軸以崑岡謂此　九龍岡邗溝南下梳湖水　鳴條岡安邑夏縣界湯與桀陳兵所　彭祖岡郰陵　三亭岡在尉氏秦昭王使王稽夜約范雎言先生待我于三亭之南即此　葛岡寧陵諸葛所築　天柱岡在泰和屹若天柱正當縣門　瀧岡在永豐鳳凰山側歐陽修瀧岡阡表即此　鈐岡在分宜山勢特出有泉可療疾　南岡武昌湖上王敦病危使郭璞筮璞曰壽必不久敦怒曰卿壽幾何曰命在今日日中敦遂收璞璞曰吾必死雙柏下果然　鋏柱岡在鹽城始皇繫馬柱

坂

虞坂在中條山藂延之日自上及下七山相重青騏驥駕鹽車上于蒲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伯樂遇之始擲鳴屈即此地也　羊腸坂壺關長三里許曲如羊腸　當陽坂曹操追兵至耶烈業妻子走張飛將二十

騎據木斷橋瞋目叱之曰我張翼德也可來決死無敢近者九折坂邛崍山卽王陽囘車王尊叱馭處鴻門坂在臨潼沛公會項羽處長平坂在涇陽漢武帝過此有蟲盤而覆地色如生肝頭目口鼻皆具問于東方朔曰此必秦故獄也始皇拘殺無辜憤氣所生按地圖果然問何以去之曰積憂者得酒而釋酒之立消蒲坂晉文公以蒲賂秦後秦還蒲因名其地曰蒲坂茹蘆坂在伐木坂于轘轅阪名走丸阪上走丸言易也崿坂峻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隴坂長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諫西馳漢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諫而止長樂坂張濬因帝置酒安福樓臨餞濬飲酬泣下楊復恭聞不懌率中尉等餞長樂阪以酒屬濬濬不舉班彪登登赤須之長阪九坂蜀有九坂山梁冀聚土築山十里九坂忌坂在介休介之推避晉文于此

原

細柳原昆明池南周亞夫屯兵處始平原在興平漢富人袁廣漢築園于此珍禽奇樹後皆進之上林鳳凰原在臨潼後漢延光初鳳集新豐卽此地五丈原在武功孔明屯兵于此周原岐山詩周原膴膴安生原孝義舊經土地沃饒有河西之美者惟安生原耳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五原五原靈武也漢單于款五原塞九原當作九京中原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原數放牛馬于原數藥不入原春夏之夜六禽孕育餧獸之藥不入原野太原白鹿原伏龍原並高祖獵處樂遊原太原公主始作觀池樂遊原以為盛集既收明寧申岐薛四王都人因而歲禊其地清虛原韋嗣立營別第驪山帝臨幸名所居曰清虛原石蕉原尸子莒國有石蕉原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有以勇見莒于郤行齊浿莒國莫之敢近以服莒平原顏眞卿為平原太守拒祿山後因號為顏平原題原宋江夏王義恭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

陂

平寧陂在鎮遠府西引水灌田其源不絕魚君陂在任丘唐令魚恩賢鑿鸕鷀陂在內黃周八十里蒲魚之利士人所資僕射陂鄭州後魏孝文帝以此陂賜僕射李冲因名宣王陂在濟源孔子之趙過此聞趙鞅殺竇鳴犢遂不渡河驌驦陂隨州唐城白雲鄉在傳唐成公有兩驌驦馬因名木蘭陂興化南木蘭山下其水自泉州西南而下合澗谷之水三百六十會流于此宋李長築坡溉田千餘頃莆人頓之葛陂在汝寧卽費長房投杖于陂而化龍處水物含靈多所包育督亢陂涿州其地沃美秦兵將入燕燕太子丹使荊軻賫督亢圖以獻亢漭也言平淫淫漭漭無崖際也渼陂鄠縣魚甚美可帝拜芍陂壽州安豐塘一名雞陂吳齊門外吳王畜雞城也

坡

老盤坡在平越衛東盤旋七里坡下有溪人跡罕到孫臏坡在和順山勢盤曲西接馬陵關道卽孫臏伏兵處謫仙坡在鄖陽卧龍坡辟水縣諸葛嘗過此仙人坡在遒海舞且有白沙甲巨人跡掃去明日復見棄金坡在安丘華歆擲金于此竹坡在新喻宋謝諤居名其燕坐曰艮齋落鳳坡龐統遇害處

磯

燕子磯金陵西北大江之濱蟂磯在蕪湖大江中蟂老蛟也磯南有石廣丈餘其深叵測卽蟂所居三山磯在繁昌宋陳堯佐嘗泊舟磯下有老叟曰來日午大風宜避至期行舟皆覆堯佐得免又見前叟曰某江之遊奕將也以公賢相故來告爾道人磯在臨湘

嶼

汾水淮之即消

乘石 固公賤東宮履乘石假天子七年

仙鏡 日休國西南有憣石方數百里光明澄徹可鑿人騰勝謂之仙人鏡其國人有疾航招之遂卯其形

印鵲 常山張顯爲梁相時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鄉市人鄰之陸地爭取郎化爲石顯推俠之得一金印忠孝侯印

石燕 天陵郡有石燕得風雨則飛翔如真燕風兩止還爲石

井龜 長沙王又封常山王至國擲入地四丈得白玉玉下有大石其上有靈龜長二尺餘

虎石 張侍郎追虎撻之虎泥化爲石

羊石 貞砌平年十五家使岁羊與道上入山不念其家其兄索之遇道士引見與語畢問羊何在平因吒山中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

龜石 唐齊王元吉于背陽宮獲書石若龜形五有丹書日李酹石萬吉元吉遣使獻之文字映斂高祖不信乃令水浸磨以驗之數日瀆而紅色磨之其字念明高祖日上天朔命覡以萬吉孤陋寡闘何堪預此宜以少牢祀祭石寫而爵送之

扣桐 晉試滸吳郡歸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日取蜀中桐材刻魚形扣之則鳴如其言果聲闘數十里

欵梓 秦始皇東者鄭容將人函關見華山素車白馬人日吾華山使願托一贖致鎬池君子之咸陽過鎬池見一大倅有文石取欵倅當有應者鄭谷如其言以石欽梓樹果有人來取書

督郵 宜都達平二郡之界有五六峯參差互立上倚石如二人像擄秧相對俗謂二郡督郵爭界于此

蜀石鏡 貳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蓋山之構出扇王娶以爲妻尋殺于成都郭中蔡之以石鏡一枚經二夫高五尺

石履 與安縣水邊有平石其上有石湘石履各一具俗云越王接溪脫履墮墉于此

化女石 陽羨縣小東吳龜有主人在溪南嘗以一日擔頭舟過水溪內忽見一五色浮石取納床頭至夜化成一女子

仙跡石 思陽川水東有獨山光有崑崑上有人坐跡出履石上有兩手跡山下石上有甬足跡俗名之爲仙人山也

石矢 夷州土無銅錢取磨礪青石以作弓矢此亦石砮梧矢之類

昆吾石 流洲在酉海上有晃吾石谷之成鎮作劍光明渦照如水精狀割玉如切泥土然

射石 漢李廣嘗夜行見襄石以爲伏虎射之飲羽下覡之乃石也復射之矢羅無贖又李愬射石沒䌛又

李遠陵之後嘗獵見石說以爲伏兎射之鑑人寸除

投石越距 工劉擊荊荊兵數挑戰終不出久之使人問日單中戲手尉日方投石超距翦日上李可用矣

拜石 米浴事

乞子石 此石在馬湖南岸東石腹中山一小石酉石腹中康一小石故樊人乞子于石䓁有驗因號爲

押頭石 辰韓在馬韓之東兒生便以石粹頭欲其扁辰韓之人頭告扁也

赤心石 唐中宗時有獲濟水白石而亦文歙執政詰其異口以其赤心李昭德日此石赤心濟水餘石當盡反邪

落星石 昔有星隆水化爲石當影鑑傍中俗呼爲落星灣

童子石 陝舍童子化爲石

穀成石 張艮遊下坏見一老人山一編書日讀是爲工者師後十三年見我干濟北殺成山下蒼石即我也

松風石 武宗曾君元仵人食貢松風不方一丈棠徽如王其中有樹形若估松儼盍颯颯涼風生干其間丕盛夏上令罰諸殿內稍稍秋氣臘臘郎令徽去

走石 資州有石方夫走行數面地

佛座石 武肅王錢鏐幼與納巫兒童聚戲干樹陰石上指其樹石因我貴賞爵而覆之建功指捐谷遂以爲佛座不

石眼 上元夜蕭條于宣陽里酒盤下得一物如人眼晴其體數美石光影則人負置掌中遊開處幀光明三尺許後因兩遂飛去

祝石 唐中宗爲天后所廁千房陵仰大而嘆心祝之因他一石于至中日我夜帝此石不落其石遂爲樹枝勾牌

青白成字 貞觀時涼州昌松縣鴻泊谷有石青貿白大成宇大宗進使絲之日天有成命表瑞貞石文字昭然屑歡惟永

黑潤石 崔玄亮常侍在治中開步波岸得一石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瓶之行一里餘忽然而破有鳥人如巧婦飛去

衛石 豪始皇衛石程書次毒法百一百二十斤也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爲程云

驅石 始與作石橋欲巡海看日出虞有神人縣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擲之流氣

擔石 齊人名小賚爲檐石注石斗石也修者人所貝檐又劉殺家無擔石

煮白石 集先煮白石食之或以與人咊如下又骨鮑靚得進入海退風亂甚煮白石良之

陰陽石 其撒卵有一大吉始登石則兩鞭陽石躬時

奇章石 牛僧豬封奇章公好蓄奇若以卵孫內丁爲品第後有奇卓好石古莫綴

麥苑中 新種麥苑中太子從及諸王侍帝曰是將荐宗廟故親之亦欲汝等知稼穡之艱因分賜侍臣曰春秋書無麥禾古所甚重故朕自蒔以觀其成

親祭籍 初議籍田方面所在給事中孔穎達曰禮天子籍田于南郊諸侯東郊晉武帝猶于東南今于城東不合古禮太宗曰禮緣人情亦何常之有虞書平秩東作又乘青輅推黛耜者所以順下春氣且朕見居少陽之地田于東郊蓋其宜也于是遂定

躬攏 開元二十三年親祀神農于南郊配以勾芒遂躬畊盡壠而止

肅宗耕 乾元二年詔去耒耜雕刻命有司改造之天子出通化門釋祓而入壇遂祭神農氏以后稷配冕而朱紘躬九推焉

憲宗儀 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耤田皇帝詣望耕位通事舍人分導文武就耕所侍雖草具儀以水旱用兵而止

因井爲市

制軍賦 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

壞井田 商君相秦壞井田開阡陌

限人田 限人田贍不足

以租庸調 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籍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利公田不善則非民

納租粟 陸贄言國朝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租粟

給貧 玄宗開元十六年正月以京兆稻田分給貧民

給職田 凡京師諸司各有廨田諸京官文武職事各有職分田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之田各有差

奉土田 有勳者奉賜之以土田

攢茅田 晉侯朝王王賜之溫原攢茅之田晉乃始起南陽

賞地法 司勳掌賞地之法以等其功

三之一 凡賞田王食其一臣食其二

加田無征 既賞之又重賜之若此田則無稅

與利田 徙人入關與好田宅

賜甘茂田 秦始皇以甘羅說秦攻燕復以甘茂田賜之

賜公田 蘇武自□□來帝賜公田二頃宅一區

賜良田 僖宗賜孔緯天興良田

賜藍田 符璘入朝賜藍田至四十頃

宜君田 元結祖仁基從太宗征遼以功賜宜君田二十頃

百畝 劉世讓討呂崇茂為賊所囚逃還高祖賜田百畝

千畝 劉幽求誅韋庶人以功賜良田千畝

田宅 李祐以功遷神武將軍賜田宅米粟

願賜不足 于志寧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士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

手詔賜田 秦王以美田給淮安王神通而張婕妤為父母丐之帝手詔賜田詔至神通已先得不肯與婕妤奏曰詔賜妾父田而王奪與人帝怒召秦王讓之曰我詔令不如汝教耶

賜鄭歌 趙烈侯好聲音鄭歌者二人賜之田各萬畝

不可問 光武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豪右侵削陳留吏牘上有書曰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不悟顯宗年十二曰當以墾田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

踰制 賈敦頤徙瀛州刺史永徽中遷洛州洛州多豪右占田類踰限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賜貧民

奪豪田 晉張輔世偉為藍田令龐宗西川大姓輔奪宗田二百餘頃給貧戶一縣稱之

頒田圖 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

校民田 江南先主乎昪偷校民田高下肥磽皆獲允當人絕咨怨輸賦不稽其數

屯田 漢趙充國魏公許下鄧艾諸葛亮唐張公謹竇靜婁師德王晙王起裴度畢誠杜亞李元揚元鄭滑穆宗張希崇郭元震皆用屯田之法

張禹田 禹買田四百頃皆涇渭灌溉極膏腴上價

陸賈家 陸賈以好時地善遂往家之

多田翁 盧從愿占良田數百頃自此人皆薄之目為多田翁

地癖 李澄頗殖產伊川占膏腴自都至闕口疇野彌望時謂之地癖

為腴田 韋景駿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瀦漳連年泛溢人苦之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障水至隄趾又輒去其北隄皆為腴田

元載田 元載膏腴別墅驪哆相望

負郭田 蘇秦曰吾若有負郭田二頃安能佩六國丞相印乎

近甸田 太平公主田園徧近甸皆上腴

郭外田 顏子淵曰吾有郭內田五十畝可以供祭祀郭外田五十畝足以供饘粥敝廬足以庇風雨不願仕也

苦下田 陸龜蒙有田數百畝苦窪下雨潦則與江通

買田自汙 或謂蕭何曰上有疑君之心何不多賤買田以自汙何從其計上悅民遮道上言相國賤買田

宅上曰君

置義田　范文正公參大政于姑蘇買田數千畝曰義田以濟貧族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有助給焉

買墓田　宋郭原平父母墓前田耕者裸袒原平貴買其田農月輒自斑衣躬耕焉

不買田宅　漢疏廣歸鄉為酒肴以召鄉里子孫迎鄉中老人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宜從老人勸買田宅廣曰有舊田廬子孫勤立足給衣食增益之但恐子孫怠惰也

賤買田　竇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值請買沁公主田園主不敢言帝知乃切責憲以田還公主

不立田園　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為不肖子孫酒色費我無是也

賣供車馬　貢禹上言臣有田百二十畝陛下過意徵臣故賣田百畝以給車馬

賣田賑人　天下

殷晉肅不治家標賣已田以賑人甚得鄉里歡心焉

不治產　高郢生平不治產有勸營之者曰祿廩雖薄在我則有餘田庄何所取乎

田畝換易　唐楊炎言于帝曰開元承平久不為版籍而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者

太甚

求田　田蚡使籍福請魏其侯城南田魏其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可以勢奪乎蚡怒曰魏其愛數頃田耶

請美田　秦王翦伐荊始皇送至灞請美田宅園地甚衆至軍又使使請美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秦王不信人故請業以自固也

還田　晉郭翻長翊欲墾荒田先立表經年無主乃墾作將熟人認田不悉與之縣令聞將稻還翻翻辭不受

還禾　後漢承宮避地漢中與妻子蒙陰山種禾熟人認其田遂以禾并與之

遜田　陰慶為鮦陽侯推讓其居第田園奴婢并與弟員及丹自推佩印而已

爭鄐田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

化爭田　韓延壽為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爭田者韓曰是吾化不行閉思過請告將解印訟者懇願以田相讓終身不爭

閑田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虞芮之君曰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國相與而退以所爭之田為閑田

還奪田　李惟簡改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有長尚萬國僕者以軍勢奪與平人田吏憚莫敢治及公為金吾與平人賞騰來見公發覷立杖國後廢之以田還與平人

獵犯田　許圉師俟坐其子獵犯人田淇人有辭怒而射之圉師驗不奏為人告讒者讓曰宰相而暴百姓并威福乎

園圃　園樹果　圃樹菜

丘園　居于林野

樂園

築圃　九月築場圃

樊圃　折柳樊圃

鄭圃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僖公三十三年

外圃　孔氏之外圃

射圃　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

載師　載師在土之法以場圃任園地

園廛　廛城市空地利少故二十四稅一也

閒師　任瓜菓葵甚之屬

樹藝

不樹者栩罰之

蟄蟲不採　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螯蟲藜藿為之不採

九畹　既滋蘭之九畹

又樹蕙之百畝

玄圃　楚辭朝發軔于蒼梧夕余至于玄圃

摘蔬　摘其中蔬

園趣　園日涉以成趣

丘樊　丘閒也

蕙圃　崑崙第九層有芝田蕙圃玄圃

淇園　取淇園之竹以為楗

老圃

黃精圃　嘗遣青竹筒下灌黃精圃

藥園　果園　靈芝圃　蒲萄園　瓊圃

園　石硐園　鳴鶴園 已上俱漢　芳林園　桐園 一名華林俱魏

灌蔬圃　瓜圃　韮圃　花圃　竹圃　唐圃

鬻蔬　潘岳灌圃鬻蔬以供朝夕之膳

養素

西園　魏文帝每以月夜集文人遊西園

梁園　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乃築兔園猿巖雁沼鶴洲鳧渚皆梁園中景致也

梓澤　即金谷園

抱甕　子貢過漢陰一丈夫鑿隧抱甕而灌圃子貢曰有機于此日浸百畦挈水若抽名曰桔槔丈夫曰吾知之恥而不為也

吏鉏　魏顏斐以文林為京兆守于府下起菜園使吏閒隙鉏治之

灌園　於陵子辭相而灌園　河閒相自免歸而灌蔬以為經

教授范丹學遍三經常自賃灌園　向秀與呂安灌圃于北山收利以供酒費

得印　漢桓帝時沛

金印　擊履徐步　何曾家植竹園人盜其筍遇之恐盜者覺怖走竹傷其足徐步而避

車灌水馬鈞居京都有園無水以灌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功倍于常戒奪利
柳元景為尚書令家有園守者賣菜得錢二萬送宅景曰我立園種菜以供家啖耳乃復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以錢
給守圃者伐木渡盜范元琰家貧以園蔬為業鄰竊其蔬佯不為問又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伐木為橋
渡之盜者大慚寄清賞徐勣戒其子崧曰開營小園非欲播藝以要利正欲穿池種木少寄清賞耳園
公則庾襄邑人也庾始居園中故世謂之園公鋤園管寧華歆園中鋤菜見地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
華提而擲之不窺園董仲舒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園獨樂園迂叟家洛五年為園其中為堂聚書
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倦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水臨高縱目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
樂可以代此也因名之曰獨樂園藏春塢刁景純掛冠而歸當時名流多仰之作藏春塢緱氏園
唐帝憶瓜明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得之緱氏老人園中帝召老人問之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離垢

園劉慧斐于匡山起離垢園時人謂曰離垢先生徑入園王獻之高邁不羈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肩
輿經入時辟疆方會客獻之遊歷既畢旁若無人辟疆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是不容齒之傖耳便驅
出門獻之傲然不以屑意云張相園張柬之有園在襄陽宗室阜宴集將市取之馬燮諫曰濮陽有中興
功其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子孫鬻之耶

路

莊 馗 孔道 劇驂 逵已上並大路 子午道直路 旁岐 夷庚
要路 清道辟道 風隧徑路 弇中 小徑並狹路 隘陝 間關 危轍
崄巇 阨陋 崎嶇已上並不平路 徼路巡路 展道迴路 徑路 大
塗 大路 中逵 周行 載路 載道 載途 道途

道路君子出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經術車道 開通 平易 假道 閼
塗 合方掌地官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 司險達夏官司險達其道路 九軌黃帝之為天子
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野涂九軌 五塗 辟禁秋官野盧氏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禁野
之橫行者徑踰者 落塞國有故則滌塞要宮之路以備奸寇 岐旁岐道旁出也二達謂之岐旁 劇
旁三達謂之劇旁 康莊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即通衢也 劇驂三達交復有一道出者七達謂之劇
驂 崇期四道交出也八達謂之崇期 康衢五達曰康四達曰衢 間道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
復道上下有道謂之復 羊腸在池山高二十里在潞州壺關縣盤曲如羊腸 路梗謂道路阻塞也
皇衢天子之衢道也動大路遵皇衢 夷塗平塗 迢遞長也 修迴長遠也 四會五達
道路通于遠近 古植古路也 經途謂里數也 邐倚一高一下一曲一直長遠之貌 馳道天子

出行之道 準途 胥塗即胥環也 九緯匠人營國中九經九緯經緯之涂皆容九軌謂轍迹廣也
鹿蹊山間經路也鹿兔所行處 桂道 蘭術術亦道也 紫路帝京也 水遲即水路復有大
遲綠繞同圓 蹊隧即山路踐隧之危阻 鳥路路狹止可通鳥也鳥路入山烟 月徑 霧術
路也曜靈軒于霧術 羊路草路也迢迢羊路望芝田 畏途峻嶮可畏之途也畏途巉巖不可攀仙途亦曰
長途 鳥道蜀有鳥道言徑窄纔可通鳥耳 秦棧即棧道也芳樹籠秦棧 為 阡陌南北為阡東西
為陌 龜背馗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馗 泣岐楊朱泣岐謂可以南可以北也 九陌長安中有九陌
臨淄途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三條披之三除 方軌畫方
軌之途 通夏塗雖曲而通夏 覆輪道深地狹坂峭軌長輪輿顛覆人馬仆偃 蘭衢廣路 飛漁界捷道深
林胃蘭衢 金牛通道秦惠王欲伐蜀刻石牛置黃金于后曰此天牛能糞金蜀王以為然遣五丁擱土墾

成道張儀隨其路遂伐蜀

雨師灑道 道帝幸汾陽宫狄仁傑為知頓使并州刺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行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避耶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大哉

讓路 宋仁軌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窮途哭 晉阮籍任情不羈性嗜酒聞步兵廚有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時率意獨駕不由逕路而行光遲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騎龜得路 黃赭入口逃路忽見大龜騎其背即有向從行十餘里得蹊路而出

多岐 楊子隣人亡羊率其黨請楊子豎追之楊子曰亡之一羊何追者眾曰多岐路既返問獲羊乎曰亡岐岐路既岐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故返楊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

避道 司馬傳之與楊情同為黃門郎至情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曾路逢情威儀導引乃于樹下側避情望見令呼謂曰兒何意避乎府之口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府情甚愧之

刊道 馬援拜伏波將軍南擊交趾援遂緣海而避隨山刊道千餘里

飛狐道 王霸為上谷太守治飛狐道堆石布土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流水車 漢光武郭后於濯龍宮上望見道中諸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龍行

回中道 武帝通回中道

子午道 王莽所通也後漢詔罷子午道通斜谷道行者告便

與馬 廉范叔度奔國喪時盧江郡掾嚴麟亦奉章弔國俱會于路麟乘小車塗深馬小不得進范愍之命從吏下馬奉與之不告姓名去麟後訪士將歸之人言恐是范果然

御道植柳 隋煬帝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鑿渠廣四十步旁皆築御道植以柳

迷路 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焉

出淖 晉侯與楚戰公陷于淖欒書欲載晉侯走就乃掀公出淖

辱塗 辱在泥塗

涴其泥 楚辭

還濘 晉戎馬還濘而止註過泥濘盤旋不進也

塗潦 庶人送葬不避塗潦

泥行 禹泥行乘橇板置泥上通行也

中逵 中逵泥濘流汗羸瘵而

蹶泥 足蹶濺泥踏則沒

導從避泥 魏公出道泥濘導從惡其相濺去公車絕遠公推軾言司徒今日乃獨行耳

岸 凡水邊皆曰乘曰涯曰畔曰濆涯上下平坦者曰滸重厓高者曰岸岸上地曰滸曲涯曰澳

登岸 誕先登于岸

泮岸 淇則有岸隰則有泮

在壘 岸危竪在壘兩岸如壘也

道岸 道岸先登

襄岸 高岸

坻坂

江皐 岸涯也

垠隒 背岸也

高衍 衍無涯之岸也

厓隒渤崿 厓隒岸也渤崿謂石敬而險也

懸碕 岸曲也

瀼滸 海岸也

霸陵岸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溝起岸 殷仲堪門前溝忽起為岸發一人曰君當為洲

崖岸 唐鄭挈不為崖岸斷絕之行

灞岸吟哦 唐孟浩然襄陽人少好學有節義善報人患難隱鹿門山遇冬月騎驢往來灞岸尋訪梅花吟咏終日以樂清趣遊京師王維邀入禁署玄宗忽至維以實對帝問所作浩然拜自誦至不才明主棄之句上曰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由是失意王維過郢州畫其像于刺史亭因名曰孟亭

風岸 佹土良以李石稜素有風岸深總之

魁岸 江充為人魁岸為廉稜如崖岸之形

土

塑塊

坏堁 累上

麗土 百穀百木麗乎土

冢土 大社

樂土

分土

白墳

墳壚

五色 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為之使立社

范金合土 鑄作器用

圜土 獄城

堅弱土 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

累土 九層之臺起于累土

客土 取他處土以增高

土著 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後徙也其係土著

土豚 加上為豚

沃土

瘠土

金同土 齊高祖云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萬世為土 孔子也

二至炭土 舞于前三日垂土炭于衡兩端輕重相均陰氣至則土重陽氣至則炭重

華陰赤土 雷煥得雙劍以西山北崖下土拭之光彩豔發張華以華陰赤土送煥拭劍倍益精神

茅土

尺土

無資載土 洪規罷會稽守無資財不欲人知其清以舡載土而歸

一鍬土 北齊高昂父次同日晉四子皆無服死後皆有

陵夷　陵遲丘形卑　培塿　部婁丘形小　地險山川丘險也　丘圜

施丘　思賢丘中有麻有麥有黍思賢也　宛丘刺陳幽公荒淫昏亂　糟丘紂為酒池糟丘

圜丘祀天圜丘祀地方丘　瑕丘公叔文子升于瑕丘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　九丘八索九丘

言九州所有皆聚此也　名丘齊營丘晉潛丘淮南州黎丘一成為敦丘陳宛丘　沮丘其水出其後

也　沙丘邇曰沙丘謂古葬人處　人畝丘如田有隴畝也界　嚴隱丘嚴之下鼠深穴以遊神

黎丘坯則丘之下高不踰尋丈人狎而玩之頓處　處休觀妙以丘之幽處休丘之幽可以觀妙

雲捲丘大道之行海則雲捲一丘布四杳之　眾丘　聖丘也大華

屋山丘　丹丘丹丘千年一燒至聖之君以為大瑞楚辭云丹丘晝夜常明　嵩丘　古

丘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丘過少昊之墟勾芒汝郎蓬萊方丈三三山問三丘乎　盜丘盜跖孔答

子曰下巧言偽行迷惑天下不謂子為盜丘而謂我為盜跖　哀丘唐元結於殿名曰哀丘庶死露髑

問帝丘唐高宗東封次濮陽問竇玄德曰此謂帝丘何也不能對許敬宗曰臣能知之云玄德人不可

無東家丘邴原遊學詣孫崧崧曰君鄉里鄭君學者之宗範以君巧為東家丘也原曰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

學者各有志君謂僕為西家之愚夫邪　陳晾丘書曰若嘗酒糟丘見吾子

則君以僕為西家之愚夫耶　陳晾丘書曰若嘗酒糟丘見吾子

將老　侯德丘太原王弘中于其居之后丘荒之間上高而愈

焉　望得異處為丘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

請名之曰侯德之丘

陵　丘之峻高也又云大阜曰陵

鴻漸于陵易　菁莪菁菁者莪在彼中陵　如岡如陵　為陵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懷山襄陵書　長者視則從長者而上丘陵必向長者所視　鄢陵晉公會諸侯處　二陵

秦伐鄭蹇叔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風雨也　因陵為高因

丘陵　莫大於陵　高卑之常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　於陵齊地仲子處於於陵

召陵齊桓公會盟之地　武陵避秦桃源之處　陰陵項羽迷道處　甘陵寶文起于甘之議人懷

陵名　操琴迎陵迎陵仙言遍十方界　茂陵漢司馬相如病免官居茂陵又武帝徙郡國豪傑于茂陵

馬陵孫臏度龐涓暮至馬陵令舉火伏萬弩俱發　春陵王伯阿望春陵城氣佳哉鬱鬱葱葱後漢光武

劫陵五代溫韜悉發唐諸陵取金寶惟昭陵最固不敢前世　劫陵閩書鍾王筆迹莊宗時郭崇韜曰此劫陵賊不可赦

竇

圭竇　宮竇官中之竇其崇三尺　大竇天子先王之大竇　四竇私開四竇　澤不及下徑田獨肥

高陵令劉君請杜一竇一竇之泉其音清也　泉竇以旁引泉　竇以滌塵垢　嵌竇杜詩

嵌竇使無棄流

遠川通曲流　乾竇道遙越坤位訪詣乾竇　逃自竇有過氏滅夏后相

嵌竇有濬曳瀨　逃自竇后緡方娠逃出自竇

竇食劉季述因昭宗於少陽院食自竇進　爭水竇而于未嶠訟有以皆趙鳳心尊之

家爭水竇嶠鳳入水竇梁周為阻巴戍朱瑾等悉有兖鄆將兵以鳳鄰而與從

由是左遷　入水竇周為兖州節度使悉有兖鄆兵在外所由

臣劉鄩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覘其虛實從周出入之所

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鄆乃以步從水竇潛入襲破之　陰

竇白公春遊陰水竇上元二年秋霖雨水竇潛入襲破之

竇以洩水脈　生魚　連月渠竇生魚　不竇陸宣公奏忠州土

其門家人出入于狗竇　不謁面聚

中州將士不得面公

閭里

我里　宅里　必式入里必式　無閉孟夏門閭無閉　里旅齊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辭曰

敢煩里旅　比閭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

旅眾也　若國有大故則卿大夫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令

族師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以邦比之法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遂人 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

必步 門閭溝渠必步

版圖 太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日聽閭里以版圖

丘墟

丘里 田里之閭

閭左 秦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閭里門也閭左之人皆遣戍也

樗里 樗木名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疾居渭南之陰鄉其里有大樗故號樗里又謂之樗里

同里 韋貫之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于上或者喜以告曰予今日請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

鳴珂里 張嘉祐嘉貞之弟也貞爲相時右金吾衛將軍兄弟每入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

閭里樂 司空圖每歲時祠禱鼓舞與閭里耆老相樂

不遊里巷 五代崔稅遺世亂寓居于渭臺不遊里巷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科甲

衣白襴 馬全節初從黃晉迴元城衣白襴爲其縣令州里以爲梁

高陽里 許州城西門外舊稱西豪里以高陽氏有十子八人荀淑有才子八人乃改高陽里

冠蓋里 襄陽郡峴山南至宜城其間閭里填列漢宣帝時有卿士及刺史二千石數十人大會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遂因名爲冠蓋里

八百里 黃巢攻臨安錢武肅王引兵趨屯八百里乃地名也告道老嫗門有問者告之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聞媪語不知其地名乃引去

式閭 武王式商容之閭文侯式段干木閭

勝母里 曾子至孝不過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里

七里灘 即嚴子陵釣處

君子里 王烈義行稱鄉里有爭訟者將質之于烈或至塗而返或望廬而返有盜者不辭刑罰但勿使王彥方知號所居爲君子里

穢里 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者所居名穢里繪嘲之曰君子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孔子有何闕而居闕里

文里 漢中范柏年嘗謁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帝問曰卿鄉中有此水否對曰臣漢中惟有文里武鄉廉泉讓水

孝弟里 趙清獻公之里表曰故孝子大部趙清獻君其里曰孝弟里

敬止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父母國 張湛子孝爲馮翊告歸平陵至寺門而下步主簿曰明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恭先世 王師範以青州父母所籍每縣令至輒具成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拜延中乃出或諫不可答曰吾恭先世示子孫不怠本也

望縣輒步 苗晉卿潞州壺關人充河北探訪使嘗入計謁歸壺關望縣門輒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郡太守迎犒徒所爲令行酒酒至必立飲白醪侍老有旅府西階拜而飲府美其恭

城郭 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二仞三堵爲雉長三丈高一尺方丈而堵又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于隍 城復于隍

干城 詩侯

往城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

韓城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固國 帝遺

天災厥黎不康乃築城造郭以爲固國

不指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坏城郭 孟冬之月坏城郭

百雉 蔡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城郢 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苟不能衛城無益也

亟城 梁伯好土功亟城而不處民罷而不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

城惡 梁丘城惡衆潰奔言曰城已惡矣其戰與我爲虞

城麇 楚王使由介城纜貨命了西問高厚大小不知子西責之諧不能工遇崙要中余受戈其所左袒示之此介能也脾濮之事奈不能譽枉在脾濮

維城 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保民 城以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井裁之志背讒也

城郭 城郭溝池以爲固

城隍 繕其賦塹

繕保 無我而城縫必保焉

巨防 城以巨防門之重閉

資守 是資善守何患來攻

要害 當要害之衛多勝之國

藩屏 挽地門猴爲國藩屏

心城 衆心成城

金城萬雉 金言其固也高一丈長三丈曰雉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雉高三雉

崇城 天子曰崇城

埤堄 城上垣

女墻 城上垣言

其埤小比之于城若女子之于丈夫嬰堞帶涘亦城上垣涘水涯也四墉崇墉高墉也結隅城角相對隍隧城墻金墉樓堞城上樓俾墻堞折墉城名在西安府唐薛仁杲所居禹始禹始作城却月沔陽至沔口北有却月城有馬騎城周迴五里高一丈長雲屹若斷岸矗似長雲金湯以金為城以湯為池金城千里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楚城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踐華秦踐華山為城因河為池據萬丈之城臨不測之川長城秦築長城延袤十里以拒胡也守禦黒壤城長安城皆黒壤今赤如火堅如石相傳鑿龍首山土為城金隍卽金城佳麗城帝城朱雉江城雉堞城上小垣不夜城在陽遷東南古有日夜出此城九重城崑崙山有層城九重其高一萬一千二百一十里巖城高柳城塞外城也綺城長安綺城十二里信其華麗也滴博蓬婆皆吐蕃城名粉堞城垜北斗城長安城白草

城在塞外城闉無完堞李降云城無完堞非可卒應榛墟相望陴壘相望朝為暮戰耳堅壘名城堅壘相貫為城郭相奪也為之城郭用兵以守之表城城之有郭猶骨之有皮表裏各異則併部不完皮骨分離則一體下兵若城人皆懷德效力同心國家安固壯若金城築月城李靖輔公祐捧月陽召靖入朔受方畀公祐遣慰亮屯嘗至築却月城碎葉城裴行儉討進蒲奏王方翼為別築碎葉城五旬而畢受降城張仁愿神龍中西擊突厥請乘虛奪漠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南寇路中宗從之和戎築郭還為涼州都督于南硤口置和城自是無□患託霖增陴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度安祿山必反陽托霖雨增陴濬隍河朔金城顏真卿為招討使清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萼曰聞公首簫摯倡大順河朔恃公為金城陶甓城帝郤于鄂州置武昌節度使鄂城土惡丞壞比歲增築賦屢及民吏倚為優牛僧孺陶甓以城五年畢人無復歲費令民自築羅立言令河陰始築

城郭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處吏籍其濶狹號下衆曰有不如約為我更完民憚其嚴數旬而畢民無田者不知有役沙城魏祖征馬超每渡渭為超騎所突營不得立又為沙不可築城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一夜而成德裕城李德裕節度劍南西川築仗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太玄城高駢從劍南西川節度成都城壞駢易以塼甓陴堞功訖筮之得大畜因去下字名大玄廣京城世宗征淮王朴留京師廣京師新城通道路壯博宏濶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為孟姜哭齊莊公襲莒杞梁戰死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為之崩鐵甕城潤州城孫權所築夫人城晉朱序鎮襄陽苻堅攻之序母見城西北角當崩領百餘婢并女丁斜築三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守新城賊退號夫人城烝土城夏赫連勃勃烝土築為城下魚城陽山縣東六十里有山名下魚城四面絕崖惟兩道可上周二十里永嘉亂士人登此避賊守經年食盡取池魚擲下以

示不窮故名游鹿城含涯有三城白沙城馬鞍城白鹿城晉張勱作令有惠政白鹿羣遊取一以獻之故以為名

村墟

萬落落居也人所聚居故謂之村落杏花村石壕村梅花村羅浮山下上若村吳興有上若村下若村俱出美酒莫愁村亥市荊吳俗取寅申巳亥日集于市故名亥市又西蜀有亥市間日一集加瘧疾人惡之故止曰亥市蠶市蜀中村市聚集歡樂為蠶市爭趁雞鳴而爭赴日午而驛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趁墟老人村蜀青城山有老人村溪多枸杞飲其水可延壽朱陳村徐州古豐縣一村惟兩姓世世結為婚姻禹會村濠州鍾離縣塗山有禹會村貧兒村齊王緯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傳云無愁天子又于華林園內立貧兒村自衣藍縷之衣行

爲古之善爲君法海以象其大往下以成其廣**不滿**大壑之爲物也注而不滿酌而不竭**變桑田**麻姑謂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變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淸淺方平曰東海行復揚塵埃耳**精衛塡**炎帝之女遊東海溺死化爲冤禽名曰精衛居發鳩之山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塡東海**負石**鄒陽上書申屠狄陷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激波出素**張融作海賦文詞詭激以示將軍徐凱之徐曰公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齊景忘歸**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死顏斶進曰君樂治國彼若有治國者君安得樂此游乎遂歸**波溢**成王時越裳氏重三譯而朝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雨海之不波溢也三年于玆矣意中國有聖人盍朝之**呵水神**汝南陳茂嘗爲交阯別駕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沒茂拔劍呵罵水神風卽息**涉海**武后時陸元方使嶺外方涉海風濤驚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渡

而風訖息**多風波患**段希堯使於吳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止**紫海**南昌國有紫海有木路多艱巨舟高驕往視之乃有橫石隱然在水中因奏以開鑿道海之刺云人乃操摧石限橫律饒登一去之舟使作九泉之計詔聽之乃石工者咲以厚利竟去其不民至今頼之**秦橋**始皐東巡涪弗行舊道過奉橋之水率百官以下人提一石以塡之低而橋成如饅平地且所累地無造作之迹其異如此**蹈海**田單屠城欲爵魯仲連連隱海上曰吾與富貴而屈於人寧貧賤而肆志焉

河

河出圖洛出書**洋洋活活**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瀰瀰**新臺有泚河水瀰瀰**漣漪**河水淸且漣漪注風行水成文也**禹疏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注今絳州龍門縣界**先河後海**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此之謂務本言海之本源自河**俟淸**俟河之淸人壽幾何**卜河爲祟**楚昭王有疾卜河爲祟大夫請祭王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河非所獲罪也**不流**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宗而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伯宗至君問之伯宗如其言而河流矣**兩源**河水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爲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在南山下**導積石**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迴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郡河東郡西而出龍門龍門未闢河出孟門東大溢是謂洪水禹鑿龍門始南流**包砥柱**至華陰潼關與渭水合又東迴過砥柱山名也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今陝州東河北陝縣三縣界**至信都**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合至黎陽信都信都今冀州絳水所在絳水亦曰淸水漳水也**分九道**卽九河也鉅鹿

之北迸分爲道鉅鹿今邢州大陸所在大陸澤名也**入渤海**又合爲一河而入勃海齊桓公塞九河以廣田居故舘陶貝丘廣川信都東光河閒以東城池九河舊跡猶存漢代河決金堤南北多罹其害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跡而穿之未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茲距漢已亡其八枝也**王莽河**初禹自黎陽東北界分河爲二渠以引水一南出會隰川今河所流也今河滑州以東是舊隄水一出貝丘卽九河之上河王莽時廢塞故俗謂之王莽河**御河**隋煬帝于衞縣今衞州也因淇水之入河立其門以通河東北行得爲九河之故道隋人謂之御河淇水亦曰淸水**冒石門**積石之山其下有石河水冒以西南注冒猶覆也**三門**禹鑿砥柱以通河水爲三門**九折**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有崑崙之輸也**委地**河以委地故能逵也**千年一淸**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淸皆至聖之君以爲瑞又曰黃河淸聖人生**水伯**黃河水之精上應天河**出圖**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瀆宗**河者四瀆之所宗**靈府**崑崙三層號曰天柱貫惟河源

公渠 漢武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二百里溉田四千五頃因名白公渠人得其饒歌曰田於何處櫟陽谷口鄭國在前白公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千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秦卜 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殺之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于望夷宮將祠沉四白馬于涇

漢瓠 漢成帝河平四年長陵瓠涇岸岸頹塞涇流

擁隔 黎幹戎州人大曆十三年涇水擁隔請開鄭白支渠復秦漢故道以溉民田廢碾磑八十餘所

湖

始波 洞庭始波木葉微落

洋洋 凌洞庭之洋洋

忘湖 魚相忘于江湖

捐珠 舜捐珠于五湖之泉

青艸 巴陵南有青艸湖周回數百里日月出沒其中湖南青艸山因以爲名

荊藪 華容縣東南有雲夢澤一名巴丘湖荊州之藪

赤沙 澧水經南安縣又東與赤沙湖會湖水通汀南注澧水也

芍陂 陳縣北有芍陂湖魏相王陵與吳將張休交戰處

魚下 懷化縣有蔣公湖父老傳云先代有祭祀祈請者湖輒下大魚與之

龍升 武都郡前有湖義熙初有白龍于湖升天者

銅船 有一湖去合流北四十里至陰日百姓樵捕見銅船出水上又有水牛在湖之中

五渚 秦與荊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注五渚在洞庭湖

龍目 龍目湖秦王東觀云此有天子氣使赭衣徒鑿湖中長閭使隊因改爲丹徒令水北注江也

馬骨 雲材縣左右有大進馬骨等湖夏水來則渺漭若海及冬涸則平林曠澤四眺烟日

分風起雨 官亭湖廟神甚靈途旅經過無不祈禱能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南康仁空山上有平湖湖中輻底浮動便起風雨

金牛 明聖湖在錢塘縣南父老相傳湖中有金牛古有見其映寶雲泉照耀流精神化莫測遂以明聖爲名

詔息 去錢塘十里有詔息湖古老相傳秦始皇巡狩經途憩因以詔息爲名

縣淪 海鹽縣淪爲柘湖徙居武原鄉故越地也

城陷 由權縣秦時長水童謠曰城門有血城當陷沒爲湖有媼聞之朝朝往窺門將欲縛之媼言其故後門將以犬

血塗門嫗見血走去忽有大水沒縣遂淪爲湖

重湖 岳州洞庭湖西岸有沙洲堆 亨隆處即 南名青草北名洞庭所謂重湖也

半陽湖 何容縣吳倚 半熱可以徐

金銀塘 夫差姑蘇臺東有丹湖萬質內有金銀塘

洞庭 鮫宗 沙舊

神鷄破浪南風正回橋畏日斜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

彭蠡湖 蕊 波

損拖萬舟岡于歲乞蚊時出戲

鏡湖 千金不須貫盡圖 山商麗語說不書

柳姑廟前魚作市道士莊畔菱爲租一灣畫橋出林薄兩岸江蓼連孤蕭

石 函中有小石青印邑刻上作皇帝字改元爲天墮

銅斗 張永閉 一銅斗

土何承天日此是新成斗王奔將王八 塚內一在塚外于時泣左惟有既邯爲

一斗復有石書稱號邢之墓

詔賜湖 賀知章請爲道士還鄉里許之又求周官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

蘇公堤 杭有西湖頴亦有西湖 坡進守二州其初得新

只消遊湖中便可了郡事及守杭築堤 名酥公堤云坡有詩日若把西湖作西

宜

白鵝 新城縣東有供山山上有湖湖 有白鵝一隻時時飛來不可常

贛鯉警皆傷劍而又有一故稱槽崇山 舟楫所遊豈深谷爲陵此物不與之而

楚人漢武帝時爲郎官後有見于會稽賣藥而乏五湖

飲馬 楚世 啟遣

師莊宗問洞庭廣俠希範對日車駕南征幾堪依馬爾莊宗嘉之

漢

南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漢廣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游女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漾水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注泉源爲漾流爲漢

玉祭昭侯如楚三年止之昭侯歸及漢執玉而祝曰予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濟漢**吳師伐郢楚子當濟漢而陣自小別至于大別注二別近漢之名**莫量**漢之深矣其陂莫量**弄珠**游女弄珠于漢皐之曲注漢水東經方山北山下水隈云漢女昔所游處**黃金水**漢水經大小黃金南山有黃金峪水北對黃金谷有黃金戍**白石灘**漢水又東經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爲白石灘縣故春秋之錫兀地也**鱣瀦**漢水東經西城縣故城爲噴瀦洪波滃盪崩浪雲瀆古者言鰌魚奮鬐望濤直上至此瀑肥因以名焉**龍泉**漢水經西城縣故城南又東爲龍泉泉上有口鼻山石類口人鼻故也下踪龍井渚泉深數丈**含珠**荊鑑玉以潤其區漢合琢而濟其域**隱玉**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廻郎之雲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蠵或僊壁玉**配天漢**配名位乎天漢披厚土而載形發源自乎嶓冢引漾澧而東征**朝海**漢水自灣與大江廻流入彭蠡澤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而朝入于海**鬪江**漢與江鬪轉東成澤**通靈**旋襄陽而南縈與江淛手通靈**匕劍**襄陽故城北枕沔水昔張公遇害因匕劍千此**遇兕**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遇大兕**截蛟**沔水隈瀝極深先有蛟爲害鄧遐爲襄陽太守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自揮劍截蛟數段流血丹水勇冠當時于後遂無蛟患**沉碑**沔水東經萬山北山下有潭中有杜元凱好尚後名作兩碑並述已功一碑在峴山一碑沉此潭中曰千載之後何知不深谷爲陵**潛璽**少府王謀等上言前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于深淵驊景屬曜匱光微天**鐘岸**漢中城因縣漢水岸際有異聲如雷俄頃岸崩有銅鐘十二出自潛壞體淛隄精扣之清響**築堤**會昌中漢水害襄陽拜盧鈞山南東道節度使乃築堤六十步以院樊**漲留扳**張東之授襄州刺史會漢水漲城郭東之因壘爲堤以遏湍怒**留七軍沒**征南將軍曹仁屯樊蜀關羽交獎時漢水溢征南七軍皆淹沒

池

貴池今名池口河源出石埭櫟山昭明太子以其魚美封爲貴池**黃雀池**石埭陵陽山中竇子明游崔于此**天池**靜樂潛通桑乾水**太華池**繁峙**甘露池**嶧縣**金龍池**平陽晉有媼拾巨卵歸育得兒字曰櫟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募能者櫟因變爲蛇令媼舉灰誌後曰遷灰築城可立就果然遂投入山穴間露尾數寸忽有泉漏出成此池**鹽池**解州接安邑界周百四十餘里**漚麻池**和順石勒與李陽爭說地**鶴池**觀城衛靈公養雀處**飲馬池**成山麓秦皇飲馬處**芙蓉池**呂邑**金明池**開封周世宗時鑿宋太宗習水戰**蓬池**開封秦孝公會諸侯于蓬澤**東門池**陳州水清不生草木可以漚麻**蛟龍池**襄城**靈溪池**鹿邑九龍取水浴老子處**化龍池**金溪**墨池**金溪白水寺**靈運池**撫州靈谷山頂謝靈運遊此**劍池**瑞州李八百淬劍于此產白蓮**鳴玉池**袁州唐刺史張泰所鑿**鳳凰池**贛州多石竹嘗有鳳凰棲**珍珠池**南漳雙池寺內人于旁跳穿則四面水洞如珠**明月池**澧州李尋王遊息所**角鯉池**醴陵宋丁少連侍母于此網得大鯉魚生角即放之清石潭**洗藥池**司空山南張呂洛丹之所產龍鬚萊味鮮甘可食日未出浮生水面日出則沒潔心采之即得雜以潭腥無味**玉筆池**衢州昔有掘地得筆者**曲水池**承天府梁王綸鑿**流杯池**柳州源出石碑**雁池**興寧石牛山嶺冬溫雁常棲此**躍龍池**成都隋欲伐陳鑿此習水戰**千秋池**成都張儀鑿**萬歲池**成都張儀築城取土于此因成池**楊妃池**灌縣楊玉環生于蜀嘗墮此**南池**保寧**古南池**濟寧**滇池**敘州又名天池長五十里**天水池**江津人春月于池中摸石所嗣得石者生男得尾者生女**千頃池**大呂波瀾浩渺支分三道一東流爲當縣井源一西流爲雲安陽溪一南流爲奉節濛水**萬頃池**達州券中君故居旁有平田百頃多花果之勝**曾池**西山下晉有鼎鑿廣百畝**浴丹池**蒲江崇真觀軒轅修煉處**流杯池**合江後唐王琛游賞地**渥洼池**產名

後漢鄧晨爲汝南太守欲脩復從方進所壞鴻隙陂署許陽爲都水掾晨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里數年乃成

陂沱臺榭 僕射劉仁軌謂狄仁傑曰古天子陂沱臺榭皆深宮復禁不欲百姓見之恐傷其心而今列岸後廊亘王城之外豈愛君哉

復堤閼 于頔爲湖州刺史先是湖陂異時以日三千頃夕厥廢頔至縣命脩復堤閼歲獲秔稻蒲魚無慮萬計

爲陂塘 韋丹爲外江南西道觀察使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千頃

斷水陂 夏侯惇爲濟陽守斷大水作陂自負土率將士種稻人賴其利

澗

斯干 秩秩斯干註澗也宣王考卷地

采蘩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

采蘋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考槃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

澗石 磊磊澗石中

石澗 巨石爲底達于兩崖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

咫尺水 澗谷之水浮不過咫尺

縈廻 六龍過萬壑澗谷隨縈廻

跳澗 晉劉牢之與慕容垂戰于五橋牢之敗策馬跳五丈澗符堅救至乃免

隔澗語 王君廓宋老生與戰君廓不利保方山君廓權書詐請降與老生隔澗語祈請哀至

移渡澗 陶淡結廬山中親故候之遂輒移渡澗水人莫得近

金谷澗 石季倫曰余有別廬在河南界金谷澗中下有清泉茂樹百果竹木草藥之屬又石崇別墅澗中有金谷

廣武澗 沛公與項籍臨廣武澗而語數籍以十罪

馬垂控 符堅爲慕容沖所襲堅馳騎馬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即跡蹤臨澗垂控與堅不能及又跪而拔焉遂得登岸而走

壑

必盈 遠壑必盈

爲壑 禹以四海爲壑

虛受

可盈 溪壑可盈

浚壑 臨壑而慾適

如屏 西直巨壑遂喧如屏

足崖壑 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適雖然名保其素非托默于語足崖壑而志成器也

絕壑 人懸牛空度彼絕壑

壑量 斗水不能平巨壑之量

厭石穹壑 平歸業初討勃律也

律也方通葱嶺有大石塞路以足厭之孤穹壑議者以爲至誠所感

堤渠

濬畎澮 禹脩濬畎澮距川注濬深也距至也深之以通至千川也

脩利隄防 季春天子命有司曰時雨將降脩利隄防通達溝瀆

止水 禮之禁亂猶防之止水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小決 防人猶川不如小決使導

金隄 河決酸棗壞金堤

繕隄 繕完故堤增卑培薄

外殺 大防外殺謂下厚上薄

防水 善防水者使水淫之謂水淤泥留著助爲之厚也

都水 晉書都水使者漢時水衡之職東都省都水置河都使者

增石防 增石爲防膏我稻梁

鑿渠決河 隋煬帝時四方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楊州疫生人之力殫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爲墟逆元氣之理也

開十二渠 西門豹爲鄴令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當時人苦役豹曰百歲後父老子孫思我至今得水利民富足漢長史以十二渠橋絕馳道相近欲合二渠爲一橋父老不肯曰賢君之法式不可改也

鄭國渠

白公渠 事詳涇門

賈侯渠 魏賈逵爲豫州通運渠二百里所謂賈侯渠

所在穿渠 馬援所過郡縣爲穿渠溉灌以利民

千金渠 張茂郡有千金渠

涙蕩渠 地理志至衆陽浪蕩渠

平□渠 魏祖以袁尚歸單于將征鑿渠自滹沱入汾水名平□渠又美師度爲易州刺史治滄鑿平□渠以通餉路罷海運省功尤多

強公渠 強循界雍州司士參軍華原舞泉人畜多滑死循教人鑿渠以浸田一方利之號強公渠

鑿渠 齊濟以淮至徐拔陰惡鑿渠十八里入青水人便其

潛**浚渠** 張志和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

決翟王渠 趙玥封天水郡公授鄧文故績決翟王渠溉稻以利民

民歌渠 薛大鼎累遷徙滄洲刺史無隸久廢塞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之云

大龍鱗渠 隋煬帝築西苑其內爲海十里海北有龍鱗渠

竹落隄 河隄使者王延年以竹落長四丈九尺圍

盛以小石兩船夾載下之三十六日河隄乃成

樹隄 蕭倣拜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故徙其流遠去樹隄自固人得以成

築隄 李渤爲處州刺史治湖水築隄七百步使人不病涉

捍錢塘 白居易遷爲杭州刺史始築隄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漑田千頃

募治隄 安彥威徙鎮歸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

龍口渠 翰林有龍口渠通內苑大雨之後必瓠誚花蕊經由而出有百種香色名不可盡春月尤妙

蘇公隄 事見湖志

陳公隄 趙宋陳堯佐守滑州河決公作長堤號爲陳公堤

宰相沙堤 唐故事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塡路自私第至于城東街名曰沙隄焉

溝洫

水庸 祭防以水庸事也注水庸溝也

導達 三月中氣天子命有司脩利隄防導達溝洫

一日先深 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傳衆力

大封 大封之禮合衆也注謂正封疆溝塗也

溝瀆禁 雍氏

掌溝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秋冬塞阱杜擭注害於國稼謂水潦禽獸也

蕩水 以潴畜水以溝蕩水以防止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

水勢 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

爲溝洫 匠人爲溝洫

股引 股支別引水也

地防 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注防猶脉理也

不行 謂决溢

墜溝 爲別詎發時伊予墜溝洫

深溝 深溝高壘勿與爲戰

愚溝 合流屈曲而爲愚溝

厮溝 姜師度爲薊州刺史治厮濬于薊門以限奚契丹

一心穿地 姜師度有巧思頗知溝洫之利歷河北烈穿兼度支營田使又爲陝州刺史河中尹師度既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傳孝忠善占星緯時人爲之語曰傳孝忠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

御溝 于佑得紅葉題詩之句于御溝

金溝 王武子買地作埒編錢布地當時號金溝

鴻溝 楚漢劃鴻溝以爲界

護溝瀆 于頔爲湖州刺史因行縣至長安方山其下有水西湖南湖號鑿瀝田三十頃久堙廢頔命設隄塘以復之故蘇州刺史議溝瀆整路僑至今賴之

漕

城漕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與漕 胡須與漕

轉漕 漢始計戶轉漕

漕輓

零桂漕 杜元凱開陽口起夏水達巳陵千餘里避長江之險通零桂之漕

省漕 番係欲省底桂之漕

無溺粟 江舩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楊州汴河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輸粟百一十萬石無斗升溺者

控引淮海 杜甫試進士策問後代控引淮海漕通徑渭固舟楫之利達倉庾之儲人賴此度亦行之自久

剪木開漕 虞詡爲武都守先是運糧道里數蔻便五致一詡乃按行之自沮至下攤數千里燒石剪木開漕以人僦直於是水通

引渭爲漕 鄭當時言關東之漕從渭上渡六月始罷而渭水道九百里當時有難處請引漕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二百里輕易漕渡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得溉此損

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天子從之爲大利便

鑿灑通漕 韋堅爲水陸運使初進水衡苑左有望而樹堅于下鑿灑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爲升樓詔群臣臨觀而成陽灞淮太原禾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寓于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矣

喜渠漕 姜師度喜渠漕所至倚役紛紛雖不皆便然所就必爲後世利

減運錢 齊澣遷潤州刺史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澣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

常豐堰 李承爲淮西黜陟使奏置常豐堰於楚州以禦海潮創屯田春鹵收常十倍乇歲

樹柵立埭 劉牢之守甄城兗州慨水道險溢用閘人爽謀堰石渠木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

川澤

大川 利涉大川

麗澤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通氣 山澤通氣

滸滸 川澤滸滸

沸騰 百川

蟛蜞取土九數至三百則潮至舟人以爲候因名曰數九

泉

出泉　山下出泉
泉水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衞女思歸也
載清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
檻泉　觱沸檻泉注沸出貌正出也
滌源　九川滌源注滌除源泉無壅塞
泉動　冬至後五日泉動
沃泉　從上流下也
神泉　崑崙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
潛歷　山傍泉穴也灊廬洞出
雲潭　山泉也湯泉發雲霪
沉濫　小泉也懷耽濫而測深乎重淵
泉室　鮫人之室也泉室潛織而卷綃
九泉　猶言黃泉
虞泉　日薄于虞泉是謂黃昏
石滂　石上泉也
珠液　紫泉漱朱波
瀑布　出廬山五老峰前瀑布飛流而界道懸流千仞如曳布然謂湧散以爲道疆界也
掛流　掛流三百丈噴壑數千里倏如飛電來隱若白虹起
飛龍　劈開青玉峽飛出雙白龍亂珠散霜雪古潭搖青空
九淵　九淵之泉也神龍藏于九淵
三泉　三泉言其深也始皇墓錮三泉
吐溜　泉涓涓而吐溜
飛泉　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
微液　吸飛泉之微液
湧溜　石泉湧溜於陰渠
天澤　泉之源曰天澤之源出高而施下也
雲根　京醉巖竇瀉潺潺靜拂雲根別故山可惜寒聲留不得旋添波浪向人間
綠泉　滄州久視山下出澄綠水其泉一百步投之金石終不沉沒
靈池泉　靈池山在翁源有八泉曰湧泉甘泉溫泉震泉龍泉玉泉靈泉開
玉峽　劈開青玉峽飛出雙白龍
玉酒　瀛洲有玉膏山出泉如酒味名爲玉酒
自潔　濯清泉以自潔
走長蛇　一水從中來蕩滴如九折倏至走長蛇提來灑素雪
清德鑑　沉精降液下爲靈泉清德之鑑泉道之體
紅泉　銅陵取碧澗石磴瀉紅泉
冷泉　杭州靈隱寺有冷泉坐而翫之可濯足于床下臥而狎之可垂釣于枕上
貪泉　吳隱之性廉操清爲廣州刺史界上一不精之貪泉父老云飲此水廉士皆貪隱之至飲而飲之詩云古人稱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愈厲
盜泉　孔子過于盜泉忍渴而泉

飲焉
極飲貪泉　馮立受廣州都督嘗見貪泉曰此吳隱之所酌耶吾雖日汲庸易吾性哉遂極飲去
妬泉　并州有妬女泉婦女靚粧綵服至其地必興雲雨述異記有之與段成式雜俎臨清妬婦之事相類丈夫行義且不能振一時而婦女厭德至神於後世可歎可笑
淫泉　口南有泉曰軟男女飲之則淫號淫泉
狂泉　袁粲曰昔一國有狂泉飲之無不狂國君穿井而飲獨得無恙國人反謂國君爲狂火艾針藥舉其君不任其苦酌泉飲之卽狂矣
乳泉　南錫川天陷山有泉飲之登山如飛
乳咄泉　文豐軍出泉在淨戒寺北人至泉旁大叫則大湧小叫則小湧若咄之湧益甚
酒泉　酒泉郡城下有金泉味如酒
惠山　水七種其一惠山泉也在無錫惠山寺後李德裕喜惠山泉在京置驛遞鋪號水遞有僧謂德裕曰爲相公通常州水脈京師一眼井與彼脈相通裕取惠山昊天二瓶雜以仙水共十瓶題記出處遣僧辨析僧啜嘗獨取惠山與昊天裕大奇之後陸羽品爲天下第二泉
中冷泉　在楊子江中金山下陸羽品爲第一
虎跑泉　在杭州虎跑寺
康王谷水　在廬山世傳天下第一泉
元街泉　元街縣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蟠龍或試撓破之尋手成龍狀驢馬飲之皆驚走
房陵粉水　房陵有清泉土人以爲粉則膏澤芳潤貢京師因名房陵粉水
七眼泉　施州南寨石白溪考其泉源七眼
白雲泉　在天平山白樂天題以絕句范文正繼作名遂著
天齊泉　齊地泉中或出尾上有天齊字要予日吾閣江深五里海沭十里此泉與天齊也
撫掌泉　在餘杭洞霄宮相傳武肅王至宮撫掌而泉湧
玉漿泉　烏鼠山俗呼爲高武龍其下渭水所出絕壁千仞本之諸羌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人爲之謠因號玉漿泉
瀑泉　司空圖舊隱三峰泉石之美冠于一山北崖之上有瀑泉流注中國灌良田數十頃至今子孫猶爲司空
上善泉　坊州城郭無水東北七里有上善泉開成二年刺史張佁架水入城以紆遠汲四年刺史崔驛復增脩之民獲其利後思之爲立祠
劍刺　漢將軍李廣利征大宛軍中無水乃拔劍刺山飛泉湧出
卓錫　唐景泰禪師居羅浮寶積寺其徒以無水辭之師卓錫于地泉湧數

而王其政和平則醴泉濾神溢焰流百珍寶用則醴泉出黃帝時以醴泉爲漿堯之世德茂清平則醴泉出夏后之時後又在宮而醴泉出

赤草生 世祖中元元年幸長安祠長陵還洛陽是時醴泉出京師郡國飲之者痼疾皆愈獨眇蹇者不瘳久有赤草生于水涯

枯槁榮 宣帝三年醴泉流湧枯槁爲之榮茂

湧泉 在上海靜安寺

六一泉 醉翁亭側

扇崖泉 石使晉有馬飲此崖龍駒

明月泉 隰川

杜康泉 濟南杜康汲此釀酒或以惠泉及中泠稱之一升重二十四銖是泉較輕一銖

范公泉 范仲淹知青州溪側忽涌醴泉醫家汲此丸藥名青州白丸子

寒溫泉 招遠二泉一寒一溫

漱玉泉 平度

百門泉 蘇門山

鳴玉泉 金谿

噴雪泉 瑞州

陸羽泉 蘄水鳳栖山下天下第三泉

萊公泉 衡州甘泉寺寇準南遷日題東檻曰平仲酌泉經此回望北闕黯然而去未幾丁謂過此題西檻曰酌泉禮佛而去張栻榜曰寇公泉

新羅泉 京山昔有新羅僧修行于此一日思歸有神止之僧言思鄉中水神指其地泉卽湧出與故鄉味同

醽醁泉 興寧

韡影山泉 內左二竇更流迭止與月朔之盈縮相應

滴乳泉 順慶昔道士何志全飲此泉年八十面如桃花

嘉魚泉 長寧可釀酒

龍焙泉 建寧鳳凰山下一名御泉宋時取水造茶入貢

大湧泉 韶州余靖作亭其上

卓錫泉 大庾嶺雲封寺大鑒禪師卓錫于此

瓊響泉 德慶樵雲山下

惠通泉 瓊州三山菴蘇軾品泉曰味同惠泉因名

澹菴泉 高廉宋胡澹菴謫崖時過此遇旱覓得之甘冽

濮泉 象州

咸應 平樂仙宮嶺下

玉山泉 貴縣

紫泉 貴縣出鬱江有兩泒自縣門流下者必擢賢守令或生才人自縣上流下者應在僚屬其水長而狹色如紫綾

古辣泉 永淳志稱古辣賓橫間墟名以墟中泉釀酒既熟不煮俱埋之土中日足取出色淺紅味甘不易敗

恐泉 都康

香水泉 武定府春時則香土人于二三月祭之然後汲和酒而飲謂能療疾

春水泉 北勝州每春暮人擕酒宴樂謂之喫春水

靈泉 貴陽

味泉 鎮遠一名味井水甘

甘梗泉 貴州平頭

司石崖中一源涌出清冽分流有似涇渭可以釀酒

既濟泉 鎮寧州地熱而此水獨涼可汲

侯家泉 普定衛可釀酒

飛泉 新添衛清且甘

福泉 畢節衛甘冽異他水

聖泉 平壩衛水消長不測

白鹿泉 安南衛味清甘

平泉 河南李德裕舊庄中多怪石醒酒石尤奇

百泉 涇州泉眼百餘大旱不竭

龍馬泉 西河

聖水泉 真寧

嗚咽泉 綏德扶蘇死此

參寥泉 杭智果寺

金沙泉 長興啄木嶺卽唐人造茶之所

十九泉 嚴陵釣臺下陸羽品爲天下第十九泉

雷分泉 泰順天湖山明初旱耕者爭決致鬪忽大風震雷中分其水爭乃息

谷簾泉 南康泉水如簾布岩而下者三十餘泒陸羽品爲天下第一

瀑布泉 廬山開先寺

玉液泉 延慶州清澹可造酒

趵突泉 濟南水從泉底飛出

湯池 阜平二泉一溫一冷

扶蘇 灤州甚甘冽秦太子扶蘇憩此

玉液 延慶可造酒

井

井泥 井泥不食久不渫也

井渫 井渫不食不停污也

寒泉 井冽寒泉食泉之清潔也

井甃 塼修井也

居所 井居其所而遷

眢井 楚子伐蕭申叔展楚大夫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

夷竈 楚晉戰於鄢陵伯州犁侍于王后王望晉師曰甚囂且塵上矣可也曰將塞井夷竈而行也

鑿井 鑿井而飲擊壤歌者

瀱汋 井一有水一無水爲瀱汋

轆轤 轆轤井上圓轉木收汲者

深井 井井有條荀儒效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

甘先竭 孔子圍陳蔡太公往弔之曰子幾乎直木先伐甘泉先竭

坐井 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

觀星 自井中視星所見不過數星

無井 安雲市無井斗水寬百憂

天井 地陷曰天井

坎井 坎井之蛙不如江河之潤

火井 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卽滅其年蜀并于魏

雲井 長安東七萬里有雲山山頭有井雲從中出若土德王則黃雲出火德王則赤雲出水德王則黑雲出金德王則白雲出木德王則青雲

出而老人莫可龍井威清徹深數十仞有龍潛焉浙江西
跡矣至今刋之湖上亦有龍井僧辯才結亭于此辛
其徒環而咒之忽見寒氷井南皮魏文帝與元城公吳質
大魚自泉中躍出書沈朱李于寒水謂此
鴿井臨城郎沛公脫景陽井臺城內一名胭脂井陳後主
兵後名雖處一名厄井與張麗華孔貴人投入避隋
為辱井

武林次辰黃太史鑒定

錫山周　魯南
同邑侯　杲仙

歲時類

歲

閼逢歲甲 旃蒙歲乙 柔兆歲丙 彊圉歲丁 著雍歲戊 屠維歲己 上章歲庚 重光歲辛 玄黓歲壬 昭陽歲癸 困敦歲子 赤奮若歲丑 攝提格歲寅 單閼歲卯 大荒落歲巳 執徐歲辰 敦牂歲午 協洽歲未 涒灘歲申 作噩歲酉 閹茂歲戌 大淵獻歲亥 畢月甲 橘月乙 脩月丙 圉月丁 厲月戊 則月己 窒月庚 塞月辛 終月壬 極月癸 陬月正 如月二 寎月三 余四 皐月五 且月六 相月七 壯月八 玄月九 陽月十 辜月十一 涂月十二 天地革成四時變通 莫大乎四時五行寒暑迭運 播五行於四時五行象也 二氣氣動之二和以四時為柄 四天吏四時之吏 無形而運天日月星辰有象而見于上四時寒暑無形而運于下 無間休息四時之間無間休息 正四時定四時曆 四時轉續人稟五行止有四時動轉續變于所極 四時之序 通政和四時 玉燭四時和洽 代序四時代為節序 歲

晏歲晚歲 比歲也比 頻間歲歲間一 旬歲歲滿 穰歲之歲豐穰 嘉歲上同 無年 元年貞歲貞問也季冬以龜貞來歲之美惡 亞歲冬至日君受朝賀其儀亞于歲朝 歲單月二之後也歲既單矣世婦卒 望歲晨夫望歲 歲立入節以定天道 蠶言蠶之大功已畢也

始于伏羲定于周公 讀時令 魏相奏請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以和陰陽宜帝許之 置學

士象四時 中宗景龍二年始于修文館置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 記歲書甲子 陶潛以祖侃為晉宰相恥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出仕所着文字皆書年義熙以前猶書晉年號及宋末以後惟書古甲子而已以示不臣于宋也黃帝時大撓驗斗柄初昏所指月建而以天干地支配為甲子後職國時王朝則加納音金木土水漢東方朔又加海中爐中大林路傍等類名為六十花甲子 蜚燕巢嫌戊 相士接

于之中有戊己二土能生萬物者也立春後五戊為春社立秋後五戊為秋社社者五土之神祭之報成也凡修造動土填塞埋葬斬草開穴切忌戊己二日用之大凶且如燕作巢避戊己日鵲作巢卜昔太歲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配享上丁 唐武德二年詔尊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親自釋奠制用二八月上旬丁日為吉貞觀二年罷周公升孔子為先聖均用丁祭至周世宗宋太祖元明兩代皆率遵古制其中損益不同要皆重道之意

春

得正有成 春者歲之首也始得其正則時有成 陽動蠢生 斗柄東指 開闢之端 布德之元 其日甲乙 其帝太皞 其神勾芒

律中太簇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雨水之日獺祭魚 中氣也後五日鴻雁來後五日草木萌動 雉震呴 時有浚風 浚大風也 滌凍塗 滌變也鷹變而 田鼠出 農及雪澤 采芸 音魂芸似邪蒿可食 柳稊 稊發芽也 梅

杏桃 桃則華 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 祈穀 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命樂工習舞日錄 玄鳥至 以太牢祀于高禖 倉庚鳴 三之日 于耜 手

建寅 立春后十五日 變火 司火氏掌四時變火 陽癉憤盈 土氣震發 農祥

晨正 農祥房星也立春之日晨中于午農事之候也 協風至 省風土 瞽師音官以省風土

土膏脉起 太昊執規 木德 御辰 青陽司候勾芒御辰 始和

上春 初春 開春 獻春 首春 首歲 開歲 肇歲 芳歲 華歲 皆正月

青逵 三陽 三始 四始 初正 元正 青塗 初節 芳月 王春 斗柄東 履端 蒼玉 天子服蒼玉 繡楯

改故 光風轉蕙 玄鳥司春蒼龍登歲節物變柳光風轉蕙 青陽開動 蟄蟲啓戶 仲春 風物閑美 陶淵明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之遊

松栢頌 正月楚人上松栢頌 遒人徇鐸 孟春 記春草 突厥不知年曆唯以草青為春記

宜詔花發 武后天授二年將遊上苑遣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凌晨名花瑞草布花而開若有神助 賜柳圈 唐高宗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賜群臣細柳圈辟癘帝有所感郎賦詩

賑貸 幸蘭館 元后厭居深宮中王莽欲市其權令太后四時巡四郊春幸繭館夏遊籞宿秋歷東館泛見明冬享飲飛羽校獵上蘭 杏花首葉 杏花生播百穀首始生乃時 踏陽春

邢鳳之子夢一婦人歌踏春曲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愁盡人間白髮人 桃雪洗面

北齊盧士琛妻春日以桃花和雪與兒洗面取紅白 獻鳩 羅氏仲春以鷹化為鳩獻于國老

為浙宜以養老助生氣 擲金錢 唐內庭紀嬪每至春時結伴擲金錢為戲 獻羔開冰 仲春獻羔謂祭司寒出冰薦于宗廟也 鳴鳩拂羽 握月擔風 虞松方春謂握月擔風

風且留後日吝花郎酒不可過時 蘭時 祠高禖 仲春玄鳥至以太牢祠高禖高禖神名也

花為蓋 移春檻 楊國忠子弟春時移名花植木檻中下設輪脚挽以綵絙所至自隨號移春檻

護花金鈴寧王每花時綴金鈴于花丁掣以驚禽　鄒衍吹律燕有寒谷不生黍稷鄒衍吹律
暖氣乃至草木乃生　探春宴長安士女春時鬭花以奇多者為勝皆以千金市名花植于庭正月半乘車跨
馬遍郊野為探春之宴　惜春官穆宗宮中花開以重頂帳蒙蔽置惜春御史號　有脚陽春宋璟
愛民惜物稱為有脚陽春　東君　發王　青陽　青皇　月青道　日
東陸　太皡春帝　靈威仰春帝　勾芒　木正並春神　〇正月　孟陬
孟陽　元正　端月　上月　陬月　嘉月　日躔營室
〇初一　元旦　上日　正日　正月　天節　天臘　三朔　三朝
三元　三微　首祚　元月　天中　獻鳩邯鄲以正月旦獻鳩
于簡子大悅厚賞之日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君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不相補矣　柏銘

椒花頌祈壽也　更始　竹爆　鞭聰明　祝富貴　賜銀幡
綠鷄蠟燕洛陽人元日為綠鷄蠟燕　桃符板所以辟邪　畫鷄帖畫鷄于戶上懸葦索于其
上插符于旁百鬼畏之禮俗云正月一日為鷄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八日
為穀　列火城元日立仗百官皆備宰相方至珂伞列燭至五六百炬謂之列火城　椒柏酒椒是玉衡
星精服之令人卻老柏是仙藥尊卑次列以年少者為先各進酒于尊長稱壽　屠蘇酒昔有人居草庵中每
歲除夕遺閭里藥一貼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酒尊名屠蘇尊合家飲之不病疫或問飲先幼者何也董勛曰
少者得歲故先老者失歲故後　五辛盤五辛發五臟氣　決八風漢魏占候南風大旱西南小旱西有
兵西北豆成北方中歲東北土歲東方大水東南病疫　設經奪席漢武帝正旦命群臣設經不通者奪
席戴馮乃獨坐三十餘席　傳生酒長安風俗元日已後遞飲酒相邀迎　白獸樽魏正旦設白獸樽于

殿庭有能獻直言發樽飲酒　膠牙餳取膠固之義　却鬼丸梁武帝賜群臣　造粉荔枝
洛陽人家正旦所造　如願婢有商人見青湖君君問所欲云但乞如願君許之得一婢有所求如願悉能致
之後正旦如願起晚商人捷之如願走入糞壤中不見令人以細繩繫木偶投糞埽中云令如願　折七松
歲首折松枝男七女二以為藥飲之　坐覓孟嘉庾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河南褚裒問孟嘉何在亮曰在
坐卿但自覓之裒歷觀乃得亮曰喜裒之得嘉奇嘉為裒之所得　磔鷄歲朝磔鷄以藏惡　〇立春發
歲　獻歲　立青幡　金管灰取金門竹河內葭草灰候陽春　玉盤菜
迎新齊人食生菜取迎新之意　鳳曆　青春受謝受謝者言玄冬謝去而青春受之也　鞭
春牛　戴綵燕　綵幡士夫家剪幡為小花幘鬢　銀勝宰相百官是日賜金幡銀勝
剪綵為花皆煬帝築西苑宮木秋冬凋落乃剪綵為花葉綴于條常若春然又唐令侍史是日洛陽剪綵

為花　剪綵蝶為春蝶春燕春勝以為戲人日亦然　薦春盤　舞雲翹　須幡勝
賜綵花　條風至　〇初七　人日　元七　靈辰　金花
山莫　綵勝　梅花粧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于含章簷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拂之
不去後人效為壽陽粧　金縷人以七種菜為羹剪綵為人又縷箔為人以貼屏風又造華勝以相遺
吹舊除新之意　詩寄草堂杜甫　仁峯銘魏東平王會為寔仁峯銘　飲爵宋王七日登仙樓會
群臣次老集城下令皆賜一爵文武千人拜賀　鄭公至魏鄭公嘗出行以正月七日謁見太宗勞曰今日卿
至可謂人日　〇十五　上元　元宵　元夕　元夜　燈市　火樹
觀燈漢家祠太乙以昏時祠到明今人元夜觀燈是其故事　踏歌先天初上御安福門觀燈令朝
士能文者踏歌聲調入雲　百枝燈韓國夫人製懸樹上　千炬燭楊國忠子弟元夜各有千炬燭圖

星毬　金蓮　富貴燈富家一椀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聚哭風流太守知不知惟恨笙歌無妙曲　九華燈元夜燃華燭于南山照見百里　鳳輦　鰲山　燈樓唐玄宗在東都元夜大陳燈影有方都匠毛順巧思結絲爲燈樓二十間懸珠玉觸風一至鏘然成韻　雨夜燈錢氏納土進金錢買雨夜燈十七十八是也　傳柑上元夜貴戚例有黃柑相遺　金吾放夜　奏月分光曲玄宗元宵於長春殿臨光宴白鷺轉花黃龍吐水金鳧銀燕浮光洞攢星閣皆燈也奏月分光曲　祭蠶神吳縣張成夜見一人立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蠶室我即地神明日月半宜作白粥泛膏于上以祭我必當令君蠶桑百倍成如其言年年得蠶　漁陽摻禰衡被操謫爲鼓吏元夕試鼓衡揚枹撾作漁陽摻淵淵有金石之聲　光璧殿陳後主有光璧殿上元進詠山光璧詩　李暮偷曲唐明皇上陽宮夜新翻一曲明夕十五日晝遊忽聞樓上有笛奏前夕所翻曲大駭密捕笛者詰之自云其夕于天津橋上翫月聞宮中奏曲愛其聲遂以爪畫譜記之即長安少年李暮也元稹連昌宮詞云李暮擫笛傍宮牆偷得新翻數般聲曲　作膏粥以祠門戶元夜祭門先以楊枝插門隨楊枝所指乃以酒脯飲食及豆粥插箸祭之　以迎紫姑神卜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逐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于廁以迎之　鬧蛾金門事節正月十五日爲火蛾兒合鬧蛾雪柳是也　狄青破賊狄青宣撫廣西時儂志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値上元大張燈燭首夜享將佐次夜享從軍官一鼓青稱疾輒起令孫元規暫主席數使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是夜三鼓青已破崑崙賊矣　鶴林遊趨媛美妾會上元爲鶴林之遊爲帥見之掩爲巳有　○月晦　士女泛舟臨水宴樂元日至月晦人並爲酺食渡水士女悉湔裳酹酒于水湄以爲度厄今世人唯晦日臨河解除婦人或湔裙　提月晦日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者何僅逮是月晦日也或曰提月邊也盡人語也在是月之幾盡　凋蓂堯有蓂莢生階每日朔生一莢月半生十五莢十六

日一莢落至月晦而盡若月小則餘一莢厭而不落惟盛德之君應和氣而生以爲瑞草名爲蓂莢一名曆莢　掩桂俗傳月中仙人桂樹月初則生　○二月　仲春　仲陽　如月　日在奎　律中夾鐘　去桎梏　無肆掠獄訟　祭馬祖用剛日　脩闔扇助通陽氣　驚蟄日桃始花二月節也後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爲鳩　養幼少　樂正習舞　上丁釋奠　命入社春分後戊日　開冰日至虛則藏冰至此開冰先薦寢廟不致以人之係奉祭也　四之日舉趾周之四月今之二月人皆舉足而耕　獻鳩仲春獻鳩于國老　岸柳動　三令節唐德宗著令以中和上巳九日爲三令節　斗指卯　賞花　逆暑仲春逆暑　司分昭公元鳥氏司分者也　正仲　穜稑仲春帥六宮之夫人生穜稑之種而獻于王　蠶市　○初一　獻種子李泌奏曰請以二月朔日爲中和節因賜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獻種子　天正節　上春服　催花明皇遇二月旦殿庭杏將吐嘆曰對春景物可不與判斷之乎高力士取羯鼓臨軒縱擊奏一曲名春光好回顧花柳皆發笑曰不喚我作天公可乎　進農書令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　○十五　撲蝶東京汴梁二月十五日爲撲蝶會　勸農宋朝二月十五日令出郊召農勸時寺　花朝十五日爲花朝又曰二月二日　○社日　命民社擇元吉命民社社后土也春分前後戊日使民祀之以祈農　社稷神共工之子好遠遊名勾龍氏平水土故祀以爲社又厲山氏其子杜能植五谷故祀以爲稷　報功社土地之主故封爲社以報功　反始報本[illegible]豚　治聾酒　社糕　三祠後漢建武二年立大社于洛陽無屋有門牆而已二月八日及臘歲三祠皆太牢　棊子飯以祭物切棊子片鋪飯上謂之飯社　宵春酒　飲福　蠶社　立壇　祭神祈蠶　卜稼　宜春酒　枌榆社漢高祖十年春

有司奏令州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社稷以羊彘又云高祖初起禱于豐枌榆社四年詔御史治枌榆社枌榆鄉名
宰肉 里中社陳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吾乎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懷肉 漢伏日詔賜諸郎肉 東方朔拔劍割肉謂同列曰伏日當早歸卽懷肉而去太史奏之上令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復賜之
社翁雨 社翁社母不食舊水所以社日有雨謂社翁雨
停針線 社日閨女不用鍼線自唐巳然矣
罷社 魏王修七歲母以社日亡來歲修哭哀甚鄰里爲之罷社
結宗會〇春分 同道 中氣 書雲 摯雲 朝日 鵓鴣鳴 玄鳥至〇三月 季春 暮春 載陽 華節
寎月 末垂 日躔胃維 月軌青陸 青春告謝
律中姑洗 姑故也洗新也是月陽氣發去故就新 勾萌達 屈而生日勾參則芒而直日萌

伏 參星伏則不見 穀則鳴 卽螻蛄一名天螻 一 須冰 鳴鳩拂羽 戴勝降于桑
遊牝 乃合牛馬遊牧之使牝者就牝于牧地也 磔禳 裂牲日磔除禍日禳以畢春氣 不可以內 時可宣出不宜收斂 發食廩 無伐桑柘 享先蠶 躬桑以勸蠶事
斗指辰 春分後十五日斗指辰爲清明後十五日斗指辰爲穀雨 蠶月 溱洧 羽觴
蘭池 綠戰紅酣〇初三 青鞋 三月三日上踏青鞋 蠶市 三月三日遠近祈蠶于龍橋〇上巳 禊飲 官民皆禊飲于東流水上 薰祓 濯禊 除不祥事祈祉禊潔也故于水
上盥潔之也巳祉也邪疾巳去祈介福也 曲水流觴 王羲之蘭亭修禊事 太學聽琴 司業武公總太學儒官三十六人列宴于祭酒之堂有一儒生抱琴而來鼓有虞之南風賡以文王宣父之操 洛邑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云何答曰漢平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

相携之水濱盥洗因水以泛觴也帝曰若此非佳事束皙曰非如虞說昔成王卜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置酒河曲有金人自水而出捧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秦伯諸侯因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有盛集帝曰善
華林宴 周城洛邑因流水以禊除 執蘭 鄭國之俗上巳于溱洧兩水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
踏青 上巳在曲江傾都人禊飲踏青 禊東流 三月上巳宮中並禊于東流水上宋書曰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也
讌曲水 顏延年有應詔讌曲水者引水環曲爲渠流酒盃而飲焉 「南澗」 以暮春之始解禊于南澗之渚
厭時氣 荊楚四民取黍麴菜汁和蜜爲米以厭時氣 錢龍宴 長安有妓樂者結錢爲龍作錢龍宴
油花卜 池陽上巳日婦女以薺花點油祝而酒之水中若成龍鳳花卉之狀則吉謂油花卜
蓬池會 樂遊園 銅龍池 祈福橋 抱琴館
溥洛津 天氣新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 鬪鷄走馬 金堤柳

合 宿蘭池 倒佩塵 握蘭采艾〇寒食 冷節 去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清明前二日也 折柳 江淮間寒食日家家折柳插門 禁烟 齊人呼寒食爲冷節又日熟食又日禁烟 熟食 言不動烟火辨熟食也 斷火 焚火 藏烟 藏匿烟地盡
百日節 藍尾酒 鏤鷄 畫鴨 俗畫鴨子以相餉遺 戲鞦韆 唐宮中寒食爲樂呼半仙戲 帖彩球 酴醾酒 花陰會 桃花粥 杏酪
餳 煮大麥粥搗研杏仁爲酪別造餳沃之 青精飯 採楊桐葉染飯色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道家謂之青精乾石䭀飯 薌花與 桃薌花與煮楊花粥
溫食 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斷火歲多死者周舉遺書子推廟云寒食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意今則三日而巳示民使還溫食 乾粥 并州俗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乾粥二日
魏禁 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禁火云爲介子推且子胥沉江未有

絶木之事今洹寒之地老弱將有不堪之墓祭古無墓祭之文孔子
恵令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
許望墓以時祭祀又漢光武初諸將出征有所過者詔有
司給少牢以祭墓曹公過喬玄墓致祭其文懐愴寒食墓
祭蓋出于此 龍禁之忌 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盛故禁火觀此則禁火又未必爲子推設也
拜掃 唐開元二十年勅士庶寒食上墓拜掃 ○明清 桐始華 清明之日桐始華後五日田鼠化爲鴽後五日虹始見
新烟 新火起 來禽花 東風也作清明節開遍來禽一樹花
試衣 試茶 進火 唐朝每清明內園官小兒于殿前鑽火先得進上上賜絹三匹 禁火
秋官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 賜火 唐朝清明取楡柳之火賜近臣順陽氣也 鑽楡 、插柳
鬪鷄 唐明皇樂民間清明節鬪鷄戲乃治鷄坊使飼教 又云明皇以乙酉生而戲鬪鷄是兆亂之象也
打毬 拔河 淘井 東坡在黄州夢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曰火固

新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 白打錢 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間分白打錢

夏

朱明 長嬴 朱夏 炎夏 三夏 九夏 融火 斗
指南 月南陸 日赤道 赤熛怒夏帝 祝融火正神 立夏
其日丙丁 律中仲呂 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 南交
春與夏交之際 南訛 南方化育之事 當暑 司夏 魏栢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 炎風
炎節 暑節 畏景 茂草 雜草 蔚林茂樹 其瓜
朱李 寧夏于南郊 啓閉司閉 啓立夏也丹鳥氏以立夏來立冬去 驅獸
無害五穀 飲酎 以嘗麥蒸以含桃先薦寢廟 以禱祝山川 無起土功 無發大衆無伐

大樹 蠶長也 無大田獵 恐傷生類 長養 扇物 去酷吏 襏襫子
笄子也又謂晚事宜人也 不 禬鬼 鬼音昧百物之神也宗伯以夏日禬鬼所以荒札喪 羲皇上
人 陶潛嘗于夏月高臥北窗之下自謂羲皇上人 蔭暍人 武王蔭暍人於柳下而天下懷之 碧筒酒
魏鄭愨率賓朋避暑取大蓮葉盛酒飲之 浸白龍皮 李德裕爲相方盛暑賓客至以金盤貯水浸白龍皮置
坐未變暑氣然集 ○ 四月 孟夏 正陽 純乾 麥秋 清和 余
月 日躔畢 梅雨 月初永 木蔚 秀葽 不榮而實曰秀葽
也 小滿之日苦菜秀 中氣也後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 立夏之日螻蟈
鳴後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 ○ 初八 雪山入道 四月八日佛往雪山入道 八日成佛 浴佛
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天竺國淨飯王妃摩耶氏生太子悉達八歲大慧出家浴佛土堂喝令今朝正是

四月八淨飯王宮生悉達吐八九龍天外來捧足蓮花隨地發 ○ 十五 櫻筍廚 ○ 五月 仲夏
長至 鳴蜩 皋月 日躔東井 律中蕤賓 ○ 芒種 螳螂
生 五月節也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 遊牝別群 縶騰駒班馬政 蓄藥 采藥以除
毒氣 ○ 午 端午 午日 端陽 天中節 地臘 香蒲 解粽
奪標 細葛 五綵縷 五日集五綵繒謂之辟兵 鬭草 浴蘭 採藥
泛蒲 賜梟羹 結艾人 鑄龍鏡 射粉團 辟瘟
扇 弔屈原 畫天師 取神水 賜臣扇 仙艾靈絲
辟兵符 貢續 以金縷帖貢獻 長命縷 五日以五彩絲繫臂上辟鬼及兵令人不
病瘟一名續命縷一名五色縷一名辟兵繒一名朱索一名臂絲 景風 剪蒲 避瘟

廹于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　閉盡日和帝永安六年初令伏閉盡日　避暑飲　盃秦始皇伏日後人效之乃有避暑之飲厭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慤于三伏之時每率賓僚避暑于此又劉松與袁紹在河朔三伏之際晝夜酣飲謂避時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飲　一須冰石季龍于冰井臺藏冰三伏之日以冰賜大臣　冰獸楊國忠伏日取堅冰雕爲鳥獸復槃以綵素金鈴以送遺王公　雪檻都人三伏往風亭水榭雪檻冰盤浮瓜沉李流盃曲沼通夕而罷　琢冰山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琢成山周圍宴席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纊者

秋

白藏氣白而收藏萬物　收成萬物成而收斂　三秋　九秋　素秋　商秋　高秋　素節　白商　素商　商灝　西灝　金秋

清商　高商　清灝　金商　商節　金素　金天　陰中　素景　斗指西　日西陸　日白道　少皥秋帝　白招拒秋帝　蓐收　金正並秋神　其日庚辛　律中夷則　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　盛德在金白帝用事金方成序　司秋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　以同道日夜等也　烹葵及菽　食瓜　平秩　築場圃登穀　青女乃出以降霜露青女天神也青要玉女司霜雪者　草木搖落　敗蘭　昊天　商風　金風　素風　淒風　高風　涼風　激風　悲風　明景　澄景　清景　淒辰　霜辰　衰草　疎木　衰林　霜柯　霜條　商聲　蒲柳零　木葉下

蟬寒吟　雁南飛　決獄斷刑　秋陽賦蘇東坡爲越令晦作賦曰不土之里無言之詩其言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子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群木　秋興賦聽離鴻之晨吟望流火之餘景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于華省悟歲時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　秋聲賦歐陽永叔秋夜讀書而作　發五政　新涼　風葉　露滋　月肅　霜戾　戒涼　水澄　署吏孫賓爲京兆尹署侯文爲東都督郵勅日今鷹隼始擊當從天氣取奸惡以成嚴霜之誅　思尊鱸張翰本傳　唱迴風唐宮人麗娟善歌常唱迴風曲庭葉翻落如秋　秋高曲唐明皇製秋高曲每奏之則清風徐來庭葉交墜　金籠蟋蟀每至秋時妃妾以金籠閉蟋蟀置枕函畔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

○七月

孟秋　流火　大慶　蘭秋　亨菽　相月　日躔翼　炎氣除

鳴鵙伯勞也幽土晚寒七月始鳴

○初七

七夕　巧夕　牛女夕　道德臘　乞願新精于河鼓織女星新乞私願　綺節羅綺之節　針樓齊武帝造穿針樓高百尺命宮女穿針樓上　九孔針唐宮中宮女各執九孔針向月穿之過者爲得巧　雙眼針時梁七孔針七夕婦人結綵樓以綵線穿七孔針陳瓜果于庭女以乞巧若有蟢蛛網于瓜果上以爲得巧柳子厚有乞巧文　鵲橋　月殿　萬條絲　長生殿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　織女牽牛桂陽城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牛吾當被召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　鶴駕周靈王太子晉七日乘白鶴往緱氏山巔謝世人而去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　百子池漢戚夫人侍高帝七夕臨百子池中作樂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連愛作樂畢亦以色縷相羈謂之慶庭　百子樓七夕登百子樓賈佩蘭在宮時　金梭蔡州丁氏女乞巧于庭上得金梭　王母至帝七日…

華殿忽有一鳥從西方來集殿前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有二青鳥夾侍于傍　方平來
吳蔡經去家時已老及還更少壯鬢髮皆黑語家中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可作酒百斛待之至期方平果來乘羽車
駕五龍聞金鼓人馬之聲　曬書　郝隆謂七夕人皆曬衣隆乃于庭中向日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腹中書
犢鼻褌　阮咸籍任也諸阮皆富庭中鋪曬無非錦綺咸時尚總角乃豎長竿標大布犢鼻褌于庭中曰未能
免俗聊復爾耳　登樓曝衣　武帝七夕日命宮女出衣登樓曝之　九華燈　武帝七夕掃除宮掖之內
張雲錦之幃燃九華之燈西王母降　連愛　祈靜　結盟　穫玉　唐開元中有李氏爲
尼號眞如天寶七年七夕忽見五色雲墜地一囊中有五物乃寶玉也肅宗元年眞如爲神人召往化城見天帝授
以八寶俾獻于朝眞如乃併前五物皆獻之　開襟樓　漢綵女七夕皆穿針開襟樓　明星酒
同心膾　乘赤龍　空中車幄　郭子儀至銀州夜見左右皆赤光仰視空中軿車繡
幄中有一美女自天而下子儀拜祝云今七夕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昇
天子儀後立功貴盛年九十餘　蛛絲占巧　開元中帝與妃子每至七夕在華清宮宴時宮女各以蜘蛛內
之小金合子中至曉開視蛛絲稀密以爲得巧之多少民間效焉　黃姑　黃姑織女長相見牽牛謂之河鼓河
鼓聲轉而爲黃姑也　竇后神光　竇后少小頭禿遇七夕人皆看織女獨不許出乃有神光照室爲后瑞
〇十五　中元　玄都醮　校籍　張燈　地官下降　中元之日地官
定人間之善惡　元都會　地官搜尋天人善惡作大會于玉京山　集福世界　太上老君同元始天
尊會集福世界　盂蘭會　東京此日薦先又謂謁祖墳　目連救母　目連見其亡母在餓鬼中飼之
不得食還白佛佛令作盂蘭盆至中元日具百味百果以着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勅衆生皆爲施主呪願然後受
食連母得脫餓鬼一切苦後世因之爲盂蘭會　七聖幡　王縉侍中元年宮中造盂蘭會後高祖以下七聖位

晉衣冠百官列班光順門奉迎　泛舟　壬戌秋七月既望蘇子泛舟遊赤壁　步輦召學士　明皇作便
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是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爲翰長中外榮之　樂
陵臺　元薩天錫七夕後一夜臺上倚梧桐望月有懷李侍御詩　〇立秋　立秋月涼風至　七月
節也後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　祭白帝　舞雲翹　載楸葉　習戰閱
授鷹隼　鷹祭鳥　迎秋氣　立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絳皂領緣
中衣迎秋氣于西郊　〇八月　仲秋　仲商　壯月　桂月　日躔角
律中南呂　八月載績　載玄載黃爲公子裳　其穫　剝棗　斷壺　瓠也
迎寒　擊土鼓吹豳詩以迎寒　養衰老　授几杖行糜粥　乃儺　以達秋氣　案芻豢　釋
奠　秋丁　命社　秋戊　習吹　獻良裘　禮天之服　折膠　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常以
爲候　蕭辰　西候　豆雨　蟬號　玄蟬無停號　燕客　秋燕巳如客　南極
老人星常以秋冬見于丙　〇白露　白露日鴻雁來　八月節也後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群鳥養羞
鶴警　白露降雀即鳴而相警　〇秋分　秋分日雷乃收聲　中氣也後五日蟄蟲坏戶後五
日水始涸坏益也　習吹　習吹享壽星于南郊祀夕月于西郊皆秋分日　龍潛淵　玄鳥歸
鴂鳴　鴂于春分鳴則衆芳生于秋分鳴則衆芳歇　〇十五　中秋　端正月　三
五夕　一半秋　吳綵鸞　鍾陵西山有遊觀每至中秋車馬喧闐多召名姝善謳者連踏
而唱和有書生文簫往觀一姝甚麗歌有應得文簫駕綵鸞之句生意其神仙植足不去姝亦相盼歌罷獨秉燭相
引去絕頂俄有仙童判曰吳綵鸞以私欲洩天機謫爲民妻一紀姝乃與生下山歸鍾陵　修玩事　四門助教
歐陽公正元中秋客長安邸中修厭玩事　愛君詞　東坡以丙辰中秋作一詞水調歌都下傳唱神宗聞之歎

至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句上曰蘇軾終是愛君乃命移汝州 嫦娥怨 漢人以中秋無月作霜娥怨之曲 泛仙槎 詳天河 遊廣寒 太液池 俱詳月頌 庾亮樓 詳本傳 泛牛渚 謝尚鎮牛渚中秋夜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袁宏于舫中諷詠聲清即迎升舟與之談論 梯雲 詳月類 金蝦蟆 長慶中有人中秋夜見月光屬下林間如匹練就觀之一金背蝦蟆凝身者 幔亭 玉皇與太姥魏眞人武夷君是幔亭綵屋中秋會鄉人宴飲 撤蠟燭 蘇頲與李乂對掌文誥中秋夜于禁中直宿諸學士翫月備宴時月色如晝頲曰清光可愛何用燃燭遂使撤去 朓圓 登天柱峯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衆惜良辰知微曰可備酒餚登天柱峯翫月既出門天色開霽及登峯月色如晝及下山歸則雲風苦雨陰晦如故 武夷君合樂 武夷君武夷山神也一日語村人曰汝等以八月十五日會山頂是日畢集聞空中人聲不見形須臾樂響但聞樂器不見其人 有月珠多 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 三字

來 何中正登第求卜于郭從周贈之詩云三字來時月正圓一鹿從此出秦關何後以八月十五日授知制誥邊事忤旨出知秦州 〇九月 季秋 杪秋 暮秋 菊月 婁辰 勁秋 玄月 末垂 暮商 授衣 歲宴 日躔房 律中無射 肅霜 築場圃 霜上曉寒也 菽苴 采荼薪樗 務納 百官貴賤無不務納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百工休 膠漆之作停也 具飭衣裳 合秋 芻養犧牲 鳥獸毛毨 季商 灑清 紅葉稀 菊儆 霜 蓼花風 氣高 草衰 〇寒露 寒露日鴻雁來賓 九月節也 後五日雀入大水為蛤後五日菊有黃花 神倉 有司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于神倉 〇霜降 霜降日豺乃祭獸 中氣也後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 入室 霜降清風戒寒所以令人入室 霜

鐘 豐山之鐘霜降至則鳴 〇初九 重陽 九為陽數其日與月相應故為重陽 陽九 重九 菊節 九日 茱萸會 賒酒 登高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大災急令家人縫囊盛茱萸繫臂上登山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從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鷄犬牛羊一時暴死房曰代之矣 落帽 孟嘉為桓溫參軍重九遊龍山參僚佐集風吹嘉帽落嘉不覺溫勑左右勿言以觀舉止嘉良久溫令取還之令孫盛作文嘲嘉嘉還見即答其文甚美 戲馬臺 宋武帝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為故事 白衣送酒 陶潛九日無酒宅邊有菊採之盈把坐其側久之望見白衣人至送酒乃王弘即就坐飲而歸 題糕 劉夢得作九日詩用糕字以五經中無之輟不復為宋子京以為不然故子京九日有詩劉郎不敢題餻字空負詩中一世豪 滕王閣 王勃事詳本傳 賜橘 唐太宗九日在蓬萊殿賜群臣橘 遊鶴林 鶴林寺杜鵑花開忽見女子遊花下俗傳花神也周寶鎮浙西聞道人殷

七七曰此花可副九日乎曰可乃前二日往女子來謂曰今為道者開之至九日爛熳 沙苑射雁 唐明皇九日獵于沙苑有雁飛帝射中之雁帶箭西南而去益州道觀弟一院有道士徐佐卿寄寓一日自外持一留來曰吾行山中為飛箭所傷已無恙因掛箭于壁書其月日曰後十年箭主到此付之後帝幸蜀見箭 題東閣 李義山乃令狐楚故吏楚子綯繼相疎不長分重陽日義山謁綯廳事題云曾共山翁把酒巵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苜蓿還同楚客詠江蘺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由得再窺綯乃閉此廳終身不處 登響山 李白聞崔侍御九日遊敬亭余時登響山不同此醉後寄崔詩有云九日茱萸熟插鬢傷早白登高望山海滿目悲古昔 佩茱飲菊 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飲菊酒云令人長壽 黃菊歌 唐常袞為學士以心疾還第會九日德宗作黃菊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常袞遣使持往袞奉和進 附 高颺館 齊高祖以九日登高颺館世呼為九日宴 龍沙千騎 權德輿龍沙宴會詩云龍

沙車九會騎騷旋旅千文峯一曲唐尹氏善歌因重陽與胖女數祭南山文峯而同輩命之歌乃獎扁綏頗怡然一曲聲達數十里故俗者舊云尹氏之歌聞于長安　曲江別會帝綏爲集賢院學士九日宴群臣于曲江綏請別會帝一順從集賢院學士得別會給事中高之子　不忍食餻袁師德九日出餻謂坐客曰不忍吃請諸公食　餌煎俯首久之　瘦水符洛陽人家重陽作迎涼脯羊肝餅佩瘦水符

茶　菊花杯　茰萸酒　蓬花峯　棗肉糕　○初十小重陽

冬

玄英青黑而英也　安寧　玄冬　三冬　九冬　元英　凄厲

陽潛　伏陽三餘　斗指北　日北陸　日黑道　顓

頊冬帝叶光記冬帝玄冥　水正神並冬其日壬癸　律中應鍾

采薇　歲亦陽止　穹窒熏鼠塞向墐戶　閉蟄　歲

暮　平在朔易平在始裘　習射御　執權司冬　玄律窮

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　祈年　儲穀　戒閭　祭司寒

西北亥日林稻必齊　謹蓋藏　易關市　收水澤賦　冬民

既入婦人同巷相從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合習俗　上天時無事天在上而[illegible]　寒

下寒風動風　嚴風　厲風　哀風　陰風　冬景　寒

景　良時　寒辰　嚴節　寒鳥　哀禽　寒卉　黃草

寒柯　素木　陰精　歲餘　橘綠橙黃　水凝木落

却寒簾同昌公主堂中設却寒簾鳥骨爲之以却嚴寒　辟寒犀交阯進犀角一株色如金置簾

殿中煖氣襲人上問使者曰此辟寒犀也　裂膚寒矢厥掠凉州會大寒裂膚士卒不能張弓矢　○十月孟

冬　上冬　暢月　陽月　小陽春　陽月　正陰　橘

陽乙　固陽丁　則陽巳　基陽辛　極陽癸　日月會于龍豵　寒

[illegible]　艮月鄭定叔出奔衛三年鄭厲公召之歸使定叔以十月入鄭數始于一盈于十故以盈數爲艮月

○初一下元水官解厄之辰　煖爐會十月朔有司進煖爐炭民間皆置酒作煖爐會　○立冬立

冬日水始冰十月節也後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雉入大水化爲蜃　祈年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

迎冬立冬日迎冬于北郊　啓閉立秋立冬司閉　丹鳥氏以立夏來立冬去　陽湖　民腐

房虔　節季立冬俱　○小雪　小雪日虹藏不見中氣也後五日天氣上騰

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　○十一月　仲冬　辜月　暢月　日躔斗

律中黃鍾　一之日觱發風寒　于貉　斬木　罷官之無事

去器之無用者　伐木取竹箭　陰陽爭陰方盛陽欲起　諸生蕩諸物萌芽者　土

事無作　折冰冬冰可折夏條可結　嚴霜　獵火高林　尋梅石橋

冰霜辰　○大雪　大雪日鶡鳥不鳴十一月節也後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荔挺出　郎

馬薙　冰魚大雪魚負冰上近冰也　○冬至　冬至日蚯蚓結中節也後十日水泉動

三至一日陰氣之至二日陽氣始至三日日行南至故日冬至有三　日南極　一陽生

陽升　陽回　亞歲　升辰　履長　短至　南至　天

正　書雲物雲物氣色災變也必書以紀其吉凶　管飛灰候氣之法爲室三重布縵室中以木爲案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實其端案曆而候之氣至則灰去惟二至乃候焉　圜丘奏

玉律　迎日推策黃帝　觀臺僖公　朝賀　進履襪後魏司徒崔浩女儀曰近古婦人常以冬至日進履襪于姑舅踐長至之義也　添線　一陽巾洛陽人家冬至熙錫綵珠戴一陽巾　絡秀舉觴晉周顗母李氏字絡秀生顗及嵩謨元帝時並列顯位嘗冬至舉觴賜三子曰爾等並貴列吾復何憂嵩曰恐不如尊旨顗志大才短非自全之道嵩性直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枇　視日晷冬至之日立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如度者歲美不如度者歲惡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一尺日食退一尺月食　會八能後漢天子以冬夏二至御前殿會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志　三極　晝漏極短去極遠晷景極長　火城冬至元日宰相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之火城　日月連璧從天元巳來訖十一月朔朝冬至日月若連璧　五日樂冬至始人主與群臣左右從樂五日天下亦家家從樂五日以迎日至之禮　懸炭冬至懸土炭以定陰陽之氣

○十二月　季冬　小歲　蜡月　除月　冬索　彫年　未垂　窮陰　月窮　塗月

日躔婺女　律中大呂　二之日栗烈氣寒也　獻豜　[illegible]

水冲冲　星回于天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　水腹堅

出土牛　水巳入農事將興修田器也　蜡百神蜡于南郊為來年祈福于天宗　將帥講武　飭國典　咸獻天下之人無不獻其力供祀人非神福不生也　以春冬

秋冬　暮節　暮歲　窮稔　窮紀　鳥獸氄毛　玄律

嚴月　垂繒帛不衣之俗亦垂繒帛　焚香資雲溪有僧盛冬客至不燃薪火暖香一炷滿室如春人歸更收餘燼　仙翁吐火事詳火類　斷烏脚管寧家貧久雪陰霾不爨謂友曰吾恐凍斷三足烏脚寧不足憂　墮指高狄開轅王信降□上自將擊之連戰乘勝逐北會天寒士卒之墮指者十二三

星廻節南詔以十月十六日為星廻節是日登避風臺命清平官賦詩　木皮地凍朔方地寒冰厚六尺木皮三寸

○臘日　清祀夏　嘉平殷　大蜡周　臘漢　大禰　貙膢臘

獵臘取禽獸以祭之名　王侯臘　春意動初日　一改歲事赴壑蛇歲晚如赴壑蛇矣　江空歲晚　新故交接　同日異祭臘祭先祖蜡祭百神同日異祭各設祭也　八蜡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畷五猫虎六防七水庸八昆虫是謂八蜡　勞農　椒井臘夜以椒納井中以除瘟病　口脂面藥臘月宜臘者及賜宴羣臣　王氏臘沛國陳咸為廷尉監至王莽簒位還家杜門莽改易漢法令及臘日咸宵言我之先祖何知王氏之臘也　盜樹苑香邑人臘夕盜斫其樹有以告香徉為不聞邑人愧而歸之香曰卿臘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樂耳　祠蒜高祖十年春有司奏令縣道常以春二月及臘祀社稷以羊彘　磔雞季冬大儺旁磔雞卽今之臘除逐疫磔雞葦茭桃梗之屬　晨炊宣帝時陰子方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灶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牛因宰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　冬釀以十月釀酒以供臘祀　竈食先祭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知而免之以厚為心也　巳酉為臘伏波關九郡時雷州徐聞縣人以巳酉日遇害故州人以是日為臘日而祭其先又冬至後遇壬戌為臘　飲蜡子貢觀于蜡孔子曰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蜡之祭勞農以休息之　蜡賓孔子為會蜡祭之賓　伏臘侍郎唐嚴後改濮汴二州刺史常與戶部侍郎蕭炅言蜚書伏臘炅以為伏臘後白之九齡曰省中有伏獵侍郎乃出炅為岐州刺史

瘦羊博士詳圖子類　鳴鼓食粥　羊祀竈　報神農

臘花飲　○除夕　歲除　分歲　月窮　歲竟　歲夕　去故迎新　逐除前歲一日擊鼓驅癘之鬼謂之逐除　投　卒歲　大儺　畢儺季冬

先臘一日大儺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皂衣執大鼗鼓以逐惡鬼于禁中

夜讙譁　接長遮　崢嶸 歲崢嶸而將暮言歲除多事也　歲盡詩　爆竹 西方山中有人長丈餘人見之即病寒熱名曰山臊毎以竹着火中爆熚有聲則山臊驚走遁　燃燈 季冬二十四日常備酒醴送灶神司上天旋令家替代紙錢從床底燃燈謂之照虛耗按竈神姓張名單字子郭狀如美女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癸女也白人罪狀故爲天地督使下爲地精　祭詩 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作詩以酒脯祭之曰勞吾精神以此補之　賣癡獃 除夕分歲罷小兒繞街呼叫賣癡獃范至能有詞　打灰堆 除夕將曉婢護持杖擊糞堆致詞以取利市謂之打灰堆　令如願 有商人過清湖見青洪君君問所須有人教云但乞如願君許之果得一婢如願其名也商有所求悉能致之後因除夕將旦如願起宴商人撻之走入糞堆中不見今人正旦以繩繫偶人投糞埽中云令如願　商陸火 裴度嘆老殆曉不寐爐中商陸火凡數添　阿奢

唐竇懷貞歲除中宗宴近臣謂懷貞曰聞卿喪妻今娶婦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障衛有衣翟衣出者乃衛后乳媼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媼婿爲阿奢懷貞每奏輒署皇后阿奢而或謂國奢軒然不慚　餽歲　別歲　守歲 蜀風俗晚歲相與餽問謂之餽歲酒食相邀爲別歲至除夕達旦不眠謂之守歲　火山 隋主每除夜設火山數十盡沈香木根也火山暗則甲煎沃之焰起大香傍聞十里　醉司命 都人至除夕請僧道看經備酒菓爲神燒合家替代紙錢帖灶馬于灶上以酒糟塗灶門謂醉司命　儺翁　儺母 歲除日儺皆作鬼神狀二老人　鍾馗　啖鬼 明皇晝寢忽夢虛耗二鬼怒呼武士偶有大人頂帽衣袍捉鬼擘而啖之問其姓氏曰終南山進士鍾馗也上命吳道子圖像周道作賦

附雜年月日時

積紀 二十五年　一章 十九年　一終　一紀 並十二年　五稔 五年　祈歲　閏

歲　旬歲　再歲 並兩年　易節 一年　十朔 十月　從月　更月　涉月　越月 並改月　浹辰 十二日　兼辰　信 並兩日　貫日 連日　末旦

鄉晨　爽曙　亭亭　昒昕　胐明　質明　夙晨　始旦　昧爽　昕旦　明發　遡旦　陽龍　平曉　鷄晨際　明　遲明　旭 日旦也　蕭晨 並已上早辰　曛黑　薄暮　暆晚

曛夕　遠昏　遲暮　日旰　荏苒 漸黑也　黯晦 並已上昏晚　通昔　五夜　通夕 並已上終夜　淹宿　經宵　信宿 再宿　甲夜 一更　乙夜 二更

晚　曖 暝　夕　晡夕 晚也　曛 日暮也　玄夜 黑夜也　白夜 月明夜白　丙夜 三更　丁夜 四更　戊夜 五更　闌夕 更深　淹昔　修夜 並長夜　達曉　申旦　達曙

已上並天初明　天穿 江東俗號正月二十日爲天穿日以煎餅置屋上謂之補天穿　三令節 唐德宗以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二月名節自我爲古李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初一日爲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爲三令節　蠶市 蜀人二月十五日鬻蠶器于市因作樂縱觀謂之蠶市　登八公山 宋武帝三月三日登八公山劉安故臺曰城郭如匹帛之繞叢花也　爲毋灌像 劉徽宜四月八日見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父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　扇市 端午前兩日東市謂之扇市車馬特盛　竹醉日 五月十三日竹醉日宜栽竹月春辰日可種瓜　五明囊 鄧紹以八月一日入華山見一童子執五彩囊盛栢葉上露紹問之若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眼又梁簡文帝云婦人八月初一多以錦挐爲眼明囊麥晨取露拭目遊仙云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百草露以洗眼　天炙 楚俗以八月一日用朱墨點小兒額爲天炙以厭疾病　膢祭 不膢臟也歟八月一日河東奉以爲祭祀　千秋節 唐玄宗八月五日生張說李部置于

秋節承露囊隋唐舊事千秋節戚里王公進鏡綬帶士庶結承露絲囊以相遺問赤鳳來曲漢官故事十月五日上靈女扇吹埙擊鼓連臂踏歌歌赤鳳來曲置閏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奇扐歸奇于扐以象閏奇者策之餘餘終閏月歸餘于終王居門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室惟閏月天子無所居居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故于天王在門謂之閏正時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不告閏朔棄時政也十九年七閏相屬十二相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嗣歲來年五節五行之時節也序為五節出火辰月火星始見出之以宜其氣內火戌月火星始伏內之以息其氣初度始生之年月日時凋年晚歲赴節言歲月流行漸及時節也馳年年去如馳也徂紀去年歲夕九月至十二月為夕歲月夕月末也卒歲完一歲之事月穌朔日月盡更蘇之謂初吉二月朔日望十五日也日與月對望也月幾望謂陰盛至望盈也晦月盡當蓂盡之辰晦日犯天忌戰陣不遠晦以犯天忌謂避月晦也弦日月相去近一遠三謂之弦如弦之直也上弦初七八月未圓下弦廿二三月又缺剛日柔日甲丙戊庚壬為剛日乙丁巳辛癸為柔日治兵等事用剛日冠婚祭社等事用柔日旦終日日者向日曠日空廢時日旦日明日移日久而日影移也朝日早旦欲入朝時一云古時五日一聽朝故曰朝日陽罷日出之後勝日如火勝金用丙丁日即不用庚辛也令日吉辰翌日明日穀日吉日彌日即盡日也急景季冬短日刻麗景佳日也暧暧昏昧貌乃者猶言彼時屬者近時近屬猶言甫爾間者猶言中間之時須擒猶須臾靈辰善時也時竟日暮之時盡一日也乃時猶向時良時嘉時芳時皆春藻景繁節言繁華也風候猶時候也欻吸猶俄頃也流電喻時迅速東汜

日初出處比少壯時西崐日所入處比衰老時刻漏一日夜百刻漏更也漏盡夜深昏漏器以明日漏以明夜銅漏王漏宮漏銀箭即漏箭山漏山居所閒更漏仙漏宮漏也清漏促漏急也六更宮漏有六更君王得晏起遠漏惠遠師以廬山不知更漏乃取銅葉側器狀如蓮花天漏戎州宜賓縣三山四時雲霧偕謂之小漏天大漏天崔州亦有漏天待漏元和初置待漏院馬上刻漏隋耿詢作

律呂

萬事根本六律萬事根本其于兵械尤重故能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娶妻生子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鍾以六乘黃鍾之九得六十四也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三三而九二三而六參兩之義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異類爲子母謂黃鍾生林鍾也故爲律娶妻同類爲夫婦謂黃鍾以大呂爲妻而呂生子謂林鍾生太簇也天地之情也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仲呂嶰谷之竹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東取竹之嶰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爲黃鍾之宮律之最長者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雄鳴爲六雌鳴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辨六氣和八音也玉律竹律候氣之法詳冬至管飛灰下殿中候用玉律十二靈臺用竹律綜和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協律協律郎掌和六律六呂以辨四時之氣八風五音之節製十二和初祖孝孫巳定樂乃日太樂與天地同和者也製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六十聲武德九年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定樂一宮二商三角四徵五羽以十二月旋相爲六十聲吹律生氣鄒衍事詳姓譜本傳

陰陽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一陰一陽道 陰陽不測神 五月陰陽交生死 冬夏不爭陰陽之和 三合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之 冲氣爲和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 陰陽家流出于羲和之官敬人時拘者爲之則牽于禁忌泥于小數 愆陽冬煖 伏陰夏寒 爲炭陰陽爲炭萬物爲銅 德刑陽爲德居大夏生育長養陰爲刑居大冬積于空虛不用之地以此見天地之任德不任刑 天地莫大于陰陽萬物莫貴于人王政莫先于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 司天司地顓頊命重黎司天而司地陶唐分仲叔宅西而宅東其後宋有子韋鄭有裨灶魏有石氏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氣周文之禮日吳之占風有甘公以見天地之情狀議陰陽之變通 治陰陽昔黃帝合宮有虞總章堯衢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化治陰陽 乖行商夏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 愆候張廷珪開元初上疏陰陽愆候五穀火稔關務尤劇 ○氣 保章

氏以十二歲之相觀天下妖祥以五雲物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以十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十二辰皆有風吹其以知和否 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 一祲陰陽相祲 二象如赤烏 三鑴日旁氣 四監臨日 五闇日月食 六瞢日月無光 七彌白虹彌天 八叙有雲 九隮虹也隮升氣 如山在日上 十想煇光 新垣平漢文帝時以望氣見 ○寒 寒往則暑來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淒風淒其以風 入此室處言寒也 寒謀時寒若休徵 急恒寒若咎徵 冬祈寒小民怨咨 沍寒 嚴氣升 北戶墐扉 地始坼 寒氣總至人力不堪其皆入室 祭司寒孟冬 嚴凝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 戒寒火見而清風戒寒 冬日之陽言萬物歸之煖也 師人多寒之士如挾纊撫勉之三軍軍士 冰凝爲堅 水火無光

朱火青無光青生自凝燈也 藺凝澗 兼衣 苦寒行魏武帝所製 黃竹詩穆天子作有東死人天子以愍之 涉水田單解裘衣涉水之老人 鑿池衛靈公寒鑿池王孫賈奏曰君衣裘而坐熊席陬有竈民寒矣公善之 補履缺不苴君不寒民寒矣公善之 遽紙褐書 亂時方烈郗再更 寒人皆避紙書爲裳 辟寒香五色王香七寶步輦綴辟寒香 ○熱 暑往則寒來 痱暑我心痱暑 蘊隆蟲蟲旱魃爲虐 滌滌炎炎旱熱之氣 云我無所言身無所庇 如惔如焚惔燎也言熱如火燒 憂心如熏熏灼也 時燠 炎風 火雲 夏之日可畏 夏日之陰言萬物歸之宗也 如火鬱其雲如火天地爲鑪 水國鬱蒸 熱耘善爲國者使寒耕而熱耘 交扇郗嘉賓三伏日借謝公賞風交扇猶霑汗謝著故衫入而食熱粥謝曰非公幾不堪此 不熱或問不熱之道荅曰立夏或服玄冰丸飛

雲散六壬 不勝熱唐玄宗患宮中熱濕不可居思御高樓避暑乃使人問郭崇韜曰吾昔與梁對壘于河上雖甲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人爲奇 不同熱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艱難逸豫爲慮則可使河上之冷 蛇色自而不傷暑 坐變清涼矣 冷蚺明皇于長暑賜之冷蛇色白而不傷煩熱也 澄水帛唐寶庫中有以八如冷雪玩之不復有煩熱也 水帛自外國貢以水蘸之則寒氣可蠲 翻客似布明薄可鑒云暑月辟熱一室寒思挾纊 上得龍涎故消暑毒也

順慶府古雍地巳子國安漢宕渠巴西南充果州東川○果山大方山清居山○嘉陵
江滴乳泉**南充縣**充國地宕渠果州**西充縣**巴郡地晉城○西溪水西充山南
岷山游崇川**岳池縣**宕渠地○東騎崖羊山**蓬州**宕渠地成安○王璩山鳳凰山太白山
營山縣宕渠地相如朗池○大蓬山**儀隴縣**閬中地方州○伏虞山金城山**廣安州**
宕渠地○富靈山秀屏山冢水○紀信譙周陳壽**大竹縣**宕渠地○嵒然山鄰山鄰水**渠**
縣宕渠地流江渠州○宕渠山渝水銅魚洲○黎鋒**鄰水縣**宕渠地鄰山○卧龍坡
保寧府巴國地巴西閬中南梁隆州閬州德安○蟠龍山南池錦屏山靈山天目
山交城山海棠溪**閬中縣**巴西閬內○洛下閎譙玄何焕陳省華陳堯叟陳堯佐
陳堯咨鮮于侁**蒼溪縣**宕渠地漢昌○雲臺山難堆山宋江**南部縣**充國地新安○禹

邛山佇雲山○馬消**廣元縣**葭萌興安聚州利州綿谷○石燕山七盤嶺**昭化縣**
葭萌地益昌○龍門山○費褘**巴州**宕渠化城○王山平梁山陵江巴江**通江縣**宕渠
地諾水○秋錦山**南江縣**古巴國○大巴山長卿山十二峯**劍州**梓潼地安州○大劍山小
劍山陵江涪江**梓潼縣**潼川○雁門山潼江○李業
潼川州廣漢梓潼新都新州昌城梓州東川○東山涪江郪江○文同蘇易簡蘇
舜欽**射洪縣**郪縣射江通泉○金華山白崖山射江沈家坑桃花水○王溪陳元敬
陳子昂**鹽亭縣**廣漢地東閬○鶴溪龍固山○趙發**中江縣**伍城玄武凱州天柱
山銅官山**遂寧縣**德陽遂州○先寔山**安岳縣**普慈普州○大雲山岳陽溪○杜孟
蓬溪縣廣漢地支義武豐○鳳凰川赤城山青石山明月山**樂至縣**普州○七鑑山

重慶府巴子國巴郡江州永寧楚州渝州南平○塗山藤山縉雲山洪崖洞溫湯
峽巴江○杜孝**巴縣**巴子國江州○明月峽八渡水海崇溪渝水○巴蔓子**江津縣**
江州地巴子都江陽○七門灘白君山几水樊溪天水池**長壽縣**黔中地樂溫○雲臺山
桃花溪不語灘**大足縣**巴州地○龍岡山三華山**永川縣**瀘州地○龍洞山**榮昌縣**
內江地昌元**安居縣**　**綦江縣**古綦市**南川縣**枳縣地○尹珍**壁山縣**
壁江○重璧山**黔江縣**石城○酉陽山**合州**古濮國地墊江涪州巴州○[illegible]陽山青石山
銅梁山嘉陵江○趙性**銅梁縣**古巴國地○龍門山巴嶽山**定遠縣**合州地**忠州**
古巴地臨江臨州○引藤山雒公山白華洞鳴玉溪**酆都縣**枳地平都平都山**墊**
江縣臨江地墊安**涪州**古巴國地涪陵漢平○望州山、黔江五溪○譙定**武隆縣**

涪陵地武龍枳縣○登春山**彭水縣**酉陽地○摩圍山甘山伏牛山南洋水
夔州府荊梁域魚復國夔國地永寧巴東固陵信州雲安○白帝山赤甲山白鹽山
[illegible]香山瞿唐峽灩澦堆岷江魚復浦**奉節縣**魚復永安○大瀼水**巫山縣**巫
縣建平○陽臺山寒山巫山琵琶峯巫峽十二峯**雲陽縣**朐忍墊安○飛鳳山漢成山
大寧縣大昌地○鳳山鹽井**梁山縣**朐忍地○背霧臨高梁山**萬縣**南浦安鄉○
都歷山南山西山[illegible]池○扶嘉王硅**開縣**漢豐永寧○射洪山清江盛山石門山岑公
岩**新寧縣**宕渠地○閬江**建始縣**巫縣地業州○石乳山**大昌縣**巫縣地建昌
泰昌○千頃池**達州**宣漢東閬通州通川○鳳凰山金華山兩穴鶴項池○羅[illegible]**東鄉**
縣新安**太平縣**天馬山桃花洞

平茶洞長官司 荆梁界 諸葛洞 楚黔地○白歲山 龍源

松潘指揮使司 ○古氐羌地 雪欄山 松州 甘松嶺 潘州 潘州鹽河

疊溪守禦千戸所 ○古氐羌地 蠶陵山 蠶陵 汶江 翼州 翼水

四川行都司 古西南夷邛都國地 越嶲 西寧 嶲州 ○瀘山 鐵石山 孤山 葛砧山 金沙江 瀘水 懷遠河

貴州 古荆梁境其名爲羌其郡牂牁元置八番順元等處軍民宣撫使司都元帥府明洪武初分隸湖廣四川雲南永樂十一年置爲省

貴陽府 西南夷羅施鬼國地 牂牁郡 大萬谷樂總管府 順元路 隸湖廣○銅鼓山 鳳皇山 石門山 棲霞山 南望山 文筆峯 南明河 陸廣河 靈泉 烏江○清水 新貴縣 貴竹 貴定縣 金筑安撫司 古荒服地 貴竹長官司 麻響長官司 木瓜長官司 羅甸州 程番長官司 古筑苗明成化設府今改屬貴陽 韋番長官司 太平軍 方番長官司 元方番府 洪番長官司 永縣 卧龍番長官司 南寧軍 金石番長官司 太平軍 小龍番長官司 應天府 羅番長官司 遏蠻軍 大龍番長官司 應天府 小程番長官司 武勝軍 上馬橋長官司 上橋縣 盧山長官司 盧番長官司 靜海軍 平伐長官司 所轄夷種 宋家 蔡家 仲家 龍家 曾竹龍家 打牙犵狫 紅犵狫 花犵狫 東苗 西苗 紫薑苗 黃翁苗

定番州

廣順州

開州

安順府 古荒服地 安○巖安山 習寧谷長官司 西堡長官司 谷龍河

普安州 古夜郎地 興古 西平 盤州○廣午山 八盤江山 三一溪 黨壁山 得都山 白崖 部山 盤江 者卜河

永寧州 古荒服地 慕役長官司 紅崖山 白河 頂營長官司 関索嶺 郎公河 龍箐山

鎮寧州 古荒服地○既濟泉 康佐長官司 元爲慕役 十二營長官司 馬鞍山 公具河 龍潭

都勻府 古西南夷地 雲○小孤山 都麻哈州 元犵狫 獨山州 清平縣 西南夷地 凱旋溪○香爐峯 都勻長官司 都勻河 邦水長官司 板水 平浪長官司 凱口鄧山 麥沖河 平洲長官司 平洲湖 六洞山 六洞長官司 合江長官司 鎮夷上 梯花洞 樂平長官司 平定長官司 平定溪 豐寧長官司 行郎山 都雲地

鎮遠府 古荆州 鎮遠河 大田溪洞○石屏山 鐵溪 龍池 平寧坡 思邛山 味泉 鎮遠縣 偏安 施秉縣 金容長官司 偏橋長官司 邛水十五洞長官司 邛水縣

黎平府 古荆州荒裔 巴龍山 夜郎界 銅屏山 思州 太平山 潭溪○摩天嶺 銅鼓岩 新化江

湄潭江永從縣湄潭州潭溪長官司銅關山八舟長官司
洪州長官司洪州江潭溪曹滴洞長官司容江古州長官司
西山陽洞長官司古生苗地湖耳長官司亮寨長官司
歐陽長官司新化長官司中林驗洞長官司赤
溪南洞長官司龍里長官司
思州府黔中地架溪蠻夷○巖山龍溪興溪天應山佳溪河都坪峩異溪長
官司都素蠻夷長官司施溪長官司黃道溪長官
司
思南府荊州荒裔門山黔中地萬勝山務川白鷺洲務州巴江水思州○石馬山○龍

田秘泰安化縣婺川縣務川○大巖山華蓋印江縣郎思邛水思印
江水德江長官司元木特姜蠻夷長官司朗溪長官
司犵猺地祐溪長官司
石阡府古荊南裔琶山侯山夷州石阡江義泉○烏江琵龍泉縣石阡長
官司苗民長官司龍泉坪長官司思州宜撫司葛彰
長官司
銅仁府古荊南裔文筆山溪蠻地○東山百丈山銅崖山銅仁江提溪銅仁縣
省溪長官司提溪長官司大萬山長官司烏羅長
官司平頭著可長官司卅梗泉

平越府古荊梁境衛○筆山黎峨里寨七盤坡平越馬場江甕安縣湄潭縣
餘慶縣黃平州楊義長官司木箐山樂平長官司
犵狫寨○樂平溪
貴州宣慰司荊梁南境石洞山西南夷地天臺山羅甸國唐帽山順元○龍洞河烏
江水東長官司水東寨中曹長官司白納阿聳寨青山長
官司青山遠地劄佐長官司落邦寨龍里長官司龍里寨
白納長官司白納縣茶山底寨長官司乖西長官司乖西單民府
養龍坑長官司養龍坑
普定衛古羅定國旗山羅鬼犵狫苗蠻所居馬鞍山九溪河侯家泉普里部○

新添衛古荒服地蔡苗山新添路○筆山甕城河麥新溪楊寶山飛泉新添長官
司小平伐長官司元羅貞寨○羅貞河把平長官司丹平長官
司丹行長官司
龍里衛古西南邊徼平伐平伐長官司瓦刀山太平伐長官司
谷峽山甕首河
畢節衛梁州界翠屏山羅鬼國地響水河順元○七星河木稀山福泉
威清衛黔中地馬鞍山羅甸國○銅鼓山龍井約澄河
安莊衛永寧聚翠山鎮寧○白水河
清平衛荊南裔勇勝溪西南夷地○濟生池羅冲山

山照鏡山　鐵赤河
巴盤江
廣西府古滇國境　益州牂牁地　羈縻州○發果　師宗
州山　師宗部　高木山　元州○英武　巴盤江　彌勒州　彌勒部○卜龍山　湖　盤江山　八甸溪　鍾秀山　阿盧山　吉輪山　盤江
維摩州維摩山
廣南府宋時名特磨道儂智高之裔居此○蓮花山　酒洋江　富州玉泉山　祛丕山
南木溪
元江府古西南夷極邊境○棲霞山　自樂山　玉臺山　元江
楚雄府滇國地　安州　威楚○鳴鳳山　楚雄縣威楚　葳溪山　龍川江　碣練溪　威州
安州廣通縣古路賧地○大河　定遠縣舊縣地○玉璧山　髳州　定
靜樂　九盤山　和茶山

邊縣○濮落蠻居　南㵎　碍嘉縣夷獠地　虛初○南安州　螺盤山　卜門山　黑初山
摩芻○石鼓○鷃鶵山　表羅山　鎮南州馬龍江
姚安府滇國地　弄棟縣　姚州○金秀山　東山　大　綠羅山　陽片湖　金沙江　青蛉河　石湖
姚縣青蛉地○四旂山　大姚河　姚州　弄棟　蛟江
武定府滇國地　羅婺○烏蒙山　三臺山　和曲州　佐　武陵洞　金沙江○惠縈湖　香水泉
山元謀縣華竹○法籠山　環州　祿勸州　幸丘山
景東府古徼外荒僻地　銀生　府南○蒙樂山　扑泰山　瀾地　瀾滄江　大河　通華河
順寧府蒲蠻地　慶甸○樂平山　蛭蝶山　與山　瀾滄江○龍湫
大理府昆彌　益州　葉榆　姚州　南　太和縣理州葉榆地　詔○點蒼山　高河泉　西洱海

○玉案山　葉榆澤　趙州永昌地　天水　姚州○大江　○盛覽　張叔　鳳儀山　三耳山　定西嶺
雲南縣匡州　白子國○鶩泉山　水目山　鄧川州葉榆　龍興山　青華洞　青龍海　葉鏡湖　川
州○鍾山　南詔瀰宮縣　羅浮山　馬羽山　樣備　雞足山　臥牛山　江　靈應山　蒲荷江　賓
川州葉榆地○雲龍州雲龍甸　金沙江
蒙化府益州地　蒙舍　陽瓜江○魏寶山　鳳凰山　天耳山　瀾滄江　陽江
永寧府古名樓頭賧地　羅易江　三島　剌次和長官司　暨○千木山　孤山　六
山華甸長官司　香羅長官司　卜瓦山　瓦魯之長官司　不剌
山
永昌府西南徼外地·古哀牢國　不韋縣　瀾滄　金　瘴○易羅池　九隆山　靈鷲山　哀牢山　瀾

江　青華海　騰江　騰越州古越賧　騰保山縣○不韋地　永平縣　衛○高黎山　○呂凱
博南　勝鄉○博南山　鳳溪長官司鳳溪山　施甸長官司
和丘山　鐵龍江
摩蒼山
北勝州白國　北方賧　鍋蒐　北勝府○九龍山　東　山　春水泉　烏洞山　陳海　程湖　金沙江
桑園河　龍潭
雲州
麗江府越嶲益州地○通安州定筰　蜀邛　濮嘉　寶山　雪山　龍潭　昆彌　昆明
州邪龍縣○阿那　蘭州　南○蘭滄江　巨津州金馬　山　雪盤山　白石溪
鶴慶府方丈山　越析詔地　漾共　○龍珠山　清玄洞　金沙江　湿泉　劍川州浪

起西至延綏鎮邊一百餘里外係順義王等部落住牧。極衝老營堡北樓口偏頭關河曲縣寧武關雁門關岢嵐州保德州。次衝山西鎮石州代州平刑關

延綏 自黃甫川西至寧夏鎮邊一千五百餘里外係吉囊等部落住牧。極衝定邊營神木堡清平堡孤山堡榆林城清水營波羅堡魚河堡。次衝新安營懷遠堡

寧夏 自延鎮起西至固原界一千八百餘里外係□胡兒等部落住牧。極衝平□城清水營興武營花馬池。次衝玉泉營靈州城廣武營

固原 自寧鎮起西至甘肅界二百餘里外係□酋賓兎等部落住牧。極衝蘭州河州固原城靖□衛西安所環縣。次衝洮州衛西固城文縣岷州縣階州漢中府

甘肅 自固鎮起至嘉峪關沿邊一千五百餘里外係丙兎把兒等部落住牧。極衝涼州衛高臺所肅州衛鎮番衛莊浪衛永昌衛甘州衛嘉峪關。次衝西寧衛碾伯衛

外國

朝鮮國 北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本箕子封國秦屬遼東外徼漢武帝定朝鮮置郡晉末陷入高麗高麗之全羅道即扶餘也其王高氏居平壤城唐征高麗拔平壤五代時王建代高氏闢地都岳以平壤為西京明洪武初賜金印封高麗國王後徙居漢城詔更號朝鮮習尚柔謹戴折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羣聚相悅即婚死經三年而葬外修宮室俗知文字喜讀書官吏閑威儀居皆茅茨以稅為酒多衣麻苧崇釋信鬼俸皆給田刑無慘酷○九都山神嵩山海鴨綠江漢江揚花渡熊津魯陽山 京畿 白岳驪江江源穢貊地 黃海 古朝鮮馬韓地 全羅 卞韓地 慶尚 辰韓地 忠清 古馬韓域○黃山 咸鏡 高句麗地 平安 朝鮮故地○大同江

女直國 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古肅慎地在混同江東瀕原北即金餘孽也漢曰挹婁魏曰勿吉唐曰靺鞨穴居衣皮好勇喜盜冬月以屍餌貂食生肉嚼米為酒業尚射獵爽凡數種俗習各異○長白山混同江松花江

日本國 去閩越近古倭奴國世以王為姓有五畿七道及屬國百餘漢唐宋皆納款元世祖招之不至明洪武初朝貢不樂間嘗受冊封黥面文身被髮跣足不娶同姓初喪戒酒肉信巫好戲重儒書尚佛法交易用銅錢

琉球國 泉州東海島中國王有三曰中山王曰山南王曰山北王漢唐宋不通中國明洪武初三王皆遣使朝貢自後中山王來朝許王子及陪臣子來遊太學其俗去髭髯手羽冠毛衣好剽掠殺人祭神無賦斂不加飾朝聊艸榮枯計歲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為佳○高華嶼彭湖島

西番 一名烏思藏即吐番也其先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元時為郡縣明洪武初部各族首長舉

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自是番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銀印三年一朝土風樸魯上下一心髭髪以居君臣為友吏治無文字章飾尚琵琶金銀次之食酪不種喜啖生物尊釋信詛性獷而好鬬○崑崙山可跋涉黃河

赤斤蒙古衛 古西戎地戰國時月氏居之秦末漢初屬□□漢武帝時為酒泉燉煌二郡地明永樂初故□丞相率所部男婦來歸

罕東衛 古西戎部落明洪武間通貢置衛以酋長鎖南吉剌思為指揮僉事

安定衛 □別部明初朝貢賜織金文綺立安定阿端二衛□馬乳釀酒居無城郭以氊帳為廬舍

曲先衛 古西戎部落明永樂初置衛服色尚白喪事易以青相見行跪

哈密衛 古伊吾廬地□為西域諸番往來要道漢明帝屯田于此唐為伊州地明永樂初設衛封安克帖木兒為

忠順王賜誥印人性儀悍居惟十房食服異制
○天山 雪山 甘露川 合羅川
火州 印土魯番唐爲交河縣明初貢馬文字同華夏有毛
詩論語歷代子史地產五穀貴人食馬餘食羊時節
潑水爲戲○靈山 天山 祁連山 蒲類海 鹽澤
婆悉海 瀚海 交河
亦力把力 地居沙漠間舊即焉耆或龜茲地明初入貢逐
水草以居飲食肉酪席地而坐行跪禮
撒馬兒罕 漢罽賓國明洪武永樂正統間俱貢駝馬玉石
善治宮室主戴白帽器用金銀以手取食坊有
酒禁○鐵門峽
哈烈 古無可考四面皆大山明洪武中詔諭酋長賜金幣
永樂正統間遣使貢馬服色尚白金碧飾居圍有學
舍俗無正朔
于闐 居葱嶺北自漢至唐皆入貢明初貢玉璞其俗機巧
喜浮屠相見則跪得問遺書戴于首乃發尚歌舞工

葱嶺○阿耨山 葱嶺
白玉河 綠玉河
安南 廣西雲南界古南交地秦屬象郡漢武帝平南越置
交阯九眞日南三郡唐改交州明洪武初賜安南國
王印王姓陳氏爲權臣黎季犛所篡永樂初進討俘獲季
犛父子郡縣其地甫定而黎利復叛宣德間遣使謝罪因
宥而封之其俗僚夷雜居不知禮義椎髻翦髮好游善水
平居不冠以檳榔待客○勾漏山 崑山 隴山 丈山
象山 安子山 海 交蘇江
龍門江○阮翁仲
占古城 古越裳氏界秦爲象郡林邑漢屬日南郡唐號占
城明洪武初入貢詔封占城國王出入乘象馬世
食稻米肉食水兕山羊胸纏瓔布腦垂髮髻殺牛祀鬼地
不產茶飲椰子酒兼食檳榔以十一月十五日爲冬至○
金山
不勞山
暹羅國 暹與羅斛二國地暹乃漢赤眉遺種明洪武初上
金葉表文入貢氣候不正俗尚侈掠焦海爲鹽釀

秫爲酒男女椎髻以事決婦
人以子代錢水銀灌屍
爪哇國 古闍婆國明初朝貢室宇壯麗飲食豐潔
婚聘無媒尚氣好鬬不設刑禁民恥爲盜
眞臘國 扶南屬國亦名占臘明初入貢其俗東向爲上右
手爲潔王三日一視朝臣階下三稽首婚娶然燈
不息女十歲即
嫁俗尚華侈
滿剌加國 前代不通中國明永樂
間朝貢賜印誥封國王
三佛齊國 南蠻別種有十五州明初朝貢人用香油塗身
文字用梵書番船輻輳官兵服藥刀矢不能傷
浡泥國 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明洪武中進金表永樂
初王率妻子來朝卒于南京會同館諡恭順賜葬
石子岡命其子還國其俗以板爲城以銅鑄甲
婚聘先送椰酒屋覆貝多葉臘月七日爲歲
蘇門答剌國 濱海或曰即須文達那地明永樂初朝貢男
女椎髻繫紅布其酋長一日之間必三變色

歲殺十餘人取自然血
浴之則四時不生疾疹
蘇祿國 東南大海中明永樂間王率妻子朝貢
其俗氣候半熱釀蔗爲酒椎髻纏皂縵
西洋古里國 西洋諸番之會明永樂初朝貢封古里國王
其俗行者讓路道不拾遺山瘠而田瘠宜種
麥俗稍近古
榜葛剌國 西天有五印度國此東印度也明永樂初入貢
其俗耕植爲業野無曠土一歲三收氣候常熱
官稅十取其二國富
俗饒鑄銀錢交易
天方國 古筠沖地一名西域明宣德中朝貢其國
四時皆春居民樂業用回回曆馬乳拌飯
默德那國 即回回祖國也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臣
伏西域諸國明宣德中遣使隨天方國朝貢其
國城池宮室田畜市列與江淮無土小異
俗重殺非同類殺者不食不食犬豕

韃靼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曰[□]唐曰突厥宋曰契丹自漢後[□]稍弱而烏桓興自鮮卑滅烏桓而後魏蠕蠕獨盛自蠕蠕滅而突厥起自唐李靖滅突厥而契丹復彊既而蒙古兼并之迨代宋稱號曰元至明[□]遁歸沙漠其餘孽世稱可汗永樂初有馬哈木阿魯台泰貢惟謹因封馬哈木為順寧王阿魯台為和寧王正統間馬哈木之孫也先大舉入寇成化中也先之後稱小王子後通貢其次子曰阿著者生子三長吉囊次俺答次老把都俺答最廣桀隆慶中執叛人來獻乃封順義王其子黃台吉等授都督等官開市通貢其俗隨水草畜牧衣皮毛以穹為廬怒殺父兄娶先私會病則燒石自熨葬則歌舞相送或以屍置樹上三年後收其骨焚之○陰山　燕然山　狼居胥山

金微山　會胡山　立馬峯　清流泉

兀良哈　古山戎地秦為遼西郡北境漢為奚酋所據後屬契丹明洪武間北[□]來降者衆詔分兀良哈之地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處之為東北外蕃命酋長為指揮各領所部

類書纂要卷之五

武林次辰黃大史鑒定

無錫周　魯[□]
同邑侯　杲仙

[seals]

統系類

混沌

盤古氏 生于大荒莫知所始又曰混沌氏

三皇

天皇氏 一萬八千歲　地皇氏 一萬一千歲　人皇氏 四萬五千六百歲

循蜚 有號而無世凡二十二氏

鉅靈氏　句疆氏　譙明氏　涿光氏　鉤陳氏　黃神氏　狟神氏　犂靈氏　大騩氏　弇茲氏　泰逢氏　冉相氏　蓋盈氏　大敦氏　靈陽氏　巫常氏　泰壹氏　空桑氏　神民氏　猗帝氏　次民氏

因提 有號有世凡十三氏

辰放氏　蜀山氏　豗傀氏　渾沌氏　東戶氏　皇覃氏　啓統氏　吉夷氏　几蘧氏　狶韋氏　有巢氏　燧人氏　庸成氏

疏仡 凡十九氏

軒轅氏　祝融氏　伏羲氏　史皇氏　柏皇氏　中央氏　大庭氏　栗陸氏　昆連氏　赫胥氏　葛天氏　尊盧氏　昊英氏　有巢氏　朱襄氏　陰康氏　無懷氏　女皇氏　神農氏

五帝

有巢氏

燧人氏

伏羲氏風姓號太昊都宛丘今陳州在位百一十五年

女媧氏少昊弟在位百三十年

神農氏姜姓號炎帝又號烈山亦曰連山氏又號伊耆氏都曲阜在位一百四十年崩于長沙之茶鄉

有熊氏公孫姓又姬姓號黃帝名軒轅在位百年壽百十有一歲葬橋山在延安府

金天氏黃帝子巳姓名摯號少昊都曲阜在位八十四年壽一百歲葬于雲陽雲陽山名兗州府曲阜縣

高陽氏黃帝孫號顓頊都帝丘今漢陽在位七十八年

高辛氏少昊孫名夋號嚳都亳今偃師縣在位七十年一百五歲葬頓丘頓丘山名在大名府清豐縣

陶唐氏嚳子名堯都平陽今晉州在位七十二年壽一百九十八歲

有虞氏姚姓黃帝八代孫名舜都蒲阪在位六十一年壽百有十南巡崩于蒼梧之野歸葬于零陵之九疑

夏紀姒姓黃帝孫凡十七君得年四百五十八

大禹鯀子都安邑在位二十七年壽一百歲　啓禹子在位九年　太康啓子在位一十九年　仲康太康弟在位十三年　相仲康子在位二十七年　少康相子在位二十三年　杼少康子在位十七年　槐杼子在位二十六年　芒槐子在位十六年　泄芒子在位十六年　不降泄子在位五十九年　扃不降弟在位二十一年　廑扃子在位二十一年　孔甲不降子在位三十一年　皋孔甲子在位十一年　發皋子在位十二年　履癸發子名桀在位五十二年湯放之于南巢而死

商紀子姓契之後後盤庚改號殷凡二十八君得年六百四十有四

成湯名天乙都亳在位十三年壽一百歲　太甲湯孫在位三十三年　沃丁太甲子在位二十九年　太庚沃丁弟在位二十五年　小甲太庚子在位十七年　雍巳小甲弟在位十七年　太戊雍巳弟在位七十五年　仲丁太戊子在位十三年　外壬仲丁弟在位十五年　河亶甲外壬弟在位九年　祖乙河亶甲子在位十九年　祖辛祖乙子在位十六年　沃甲祖辛弟在位二十五年　祖丁祖辛子在位三十二年　南庚沃甲子在位二十五年　陽甲祖丁子在位十年　盤庚陽甲弟在位十八年　小辛盤庚弟在位二十一年　小乙小辛弟在位二十八年　武丁小乙子號高宗在位五十九年　祖庚武丁子在位七年　祖甲祖庚弟在位三十三年　廩辛祖甲子在位六年　庚丁祖甲次子在位二十三年　武乙庚丁子在位四年　太丁武乙子在位三年　帝乙太丁子在位三十年　紂帝乙子名受辛在位三十三年

周紀姬姓稷之後凡三十七君得年八百七十有三

文王王季子名昌雖興王業未即王位壽九十七歲　武王文王子名發在位七年壽九十三歲　成王武王子名誦在位三十七年壽五十歲　康王成王子名釗在位二十六年　昭王康王子名瑕在位五

十一年

穆王 昭王子名滿在位五十五年　共王 穆王子名繄扈在位十二年壽八十四歲　懿王 共王子名囏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歲　孝王 懿王弟名辟方在位十五年壽六十五歲　夷王 孝王子名燮在位十六年壽六十歲　厲王 夷王子名胡在位三十七年　宣王 厲王子名靜在位四十六年　幽王 宣王子名宮涅在位十一年　平王 幽王子名宜臼在位五十一年　桓王 平王孫名林在位二十三年　莊王 桓王子名佗在位十五年　釐王 莊王子名胡齊在位五年　惠王 釐王子名閬在位二十六年　襄王 惠王子名鄭在位三十二年　頃王 襄王子名壬臣在位六年　匡王 頃王子名班在位六年　定王 匡王弟名瑜在位二十一年　簡王 定王子名夷在位十四年　靈王 簡王子名泄心在位二十七年　景王 靈王子名貴在位二十五年　敬王 景王子名丐在位四十四年　元王 敬王子名仁在位六年　貞定王 元王子名介在位二十六年　考王 貞定子名嵬在位十六年　威烈王 考王子名午在位二十四年　安王 威烈王子名驕在位二十六年　烈王 安王子名喜在位七年　[illegible]王 烈王弟名扁在位四十八年　慎靚王 顯王子名定在位七年　振王 慎靚子名[illegible]在位五十九年

東周君 考王少子名干翬在位十年

秦紀 嬴姓初舜封伯益于此後周立非子繼之　附六國 楚 燕 魏 趙 韓 齊

莊襄王 孝文王子名楚又名異人在位三年

後秦紀 呂姓不韋後都咸陽凡二君得年四十

始皇帝 名政王位二十五年帝位十二年塟驪山下　二世皇帝 始皇少子名胡亥在位三年壽二十四歲　子嬰 二世兄之子趙高立為秦王僅四十六日奉璽降于漢高

漢紀 劉姓堯之後都長安秦舊都是為西漢滅秦五年始平楚為一統凡十三君合王莽淮陽王十六年其二百三十年　附 楚義帝 楚霸王

太祖高皇帝 名邦字季沛人也在位十二年壽五十三塟長陵　孝惠帝 名盈之字滿高帝子子在位七年壽二十塟安陵　少帝 名　繼之 惠帝無子高后呂氏取他氏子惠帝崩立為少帝高后代改八年

太宗孝文帝 名恒之字常高帝中子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塟霸陵　孝景帝 名啓之字開文帝子在位十六年有元年中元後元三號壽四十八塟陽陵　世宗孝武帝 名徹之字通景帝子在位五十四年有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後元十一號壽七十一塟茂陵　孝昭帝 名弗陵字不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有始元元鳳元平三號壽二十二塟平陵　中宗孝宣帝 名詢之字謀史皇孫之子武帝之曾孫在位二十五年有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七號壽四十二塟杜陵　孝元帝 名奭字盛宣帝子在位十六年有初元永光建昭竟寧四號壽四十三塟渭陵　孝成帝 名驁字太孫元帝子在位二十六年有建始河平陽朔鴻加永始元延綏和七號壽四十五塟延陵　孝哀帝 名欣字熹定陶王康之子元帝庶孫成帝無子迎立之在位六年有建平元壽二號壽二十五塟義陵　孝平帝 名衎字樂元帝庶孫中山王箕子之子哀帝無子迎立之在位五年號元始壽十四塟康陵　孺子嬰 名嬰宣帝玄孫廣戚侯勳之子王莽利其年幼迎而立之在位三年莽篡位廢為安定公　附王莽 名莽字巨君孝元后之姪初封新都侯弒平帝篡漢天下建國號新有初始天鳳地皇三號僭位十八年漢兵殺之　淮陽王 名玄字聖公舂陵戴侯之曾孫莽末漢兵起諸將立以為帝在位二年降于赤眉尋被殺及光武即位詔封淮陽王

東漢紀 景帝子長沙定王之後都洛陽凡君十有二得年百九十六

世祖光武皇帝 名秀字文叔景帝五世孫在位三十三年有建武中元二號壽六十一塟原陵　顯宗孝明皇帝 名莊字嚴光武子在位十八年號永平壽四十八塟節陵　肅宗孝章皇帝

名炟字孝明帝太子在位十三年有建初元和章和三號壽三十一葬敬陵

孝和皇帝 名肇字始章帝第四子在位十七年有永元元興二號壽二十七葬慎陵

孝殤皇帝 名隆字盛和帝少子生纔百餘日皇太后立之在位二年號延平壽二歲葬康陵

孝安皇帝 名祜字福清河孝王慶之子章帝之孫在位十九年有永初元初永寧建光延光五號壽三十一葬恭陵

孝順皇帝 名保字守安帝太子在位十九年有永建陽和永和漢安建康五號壽三十二葬順陵

孝冲皇帝 名炳之字明順帝太子在位一年號永嘉葬懷陵

孝質皇帝 名纘字繼章帝孫冲帝無嗣梁太后立之在位一年為梁冀所弒壽九歲葬靜陵

孝桓皇帝 名志字意肅宗曾孫封蠡吾侯質帝崩太后迎立之在位二十一年有建和和平元嘉永興永壽延熹永康七號壽三十六葬宣陵

孝靈皇帝 名宏字大肅宗玄孫解瀆亭侯萇之子桓帝無子竇太后迎立之在位二十二年有建寧熹平光和中平四號壽三十四葬文陵

孝獻皇帝 名協字合靈帝中子在位三十一年有初平興平建安三號曹丕篡位廢帝為山陽公壽五十四葬禪陵

後漢紀

因曹丕篡漢遂正號後漢共二君得年四十有三

附魏 曹姓漢相曹參後都許其五君丕叡芳髦奐得年四十有六

附吳 孫姓漢將孫堅後都建業其四君權亮休皓得年五十有九

昭烈皇帝 名備字玄德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在位三年號章武壽六十三歲葬惠陵

後皇帝 名禪字公嗣昭烈帝太子在位四十年晉武帝遣將入寇帝出降晉封為安樂公有建興延熹景耀炎興四號壽六十五失地之君不書葬

晉紀

司馬姓魏將懿之後中朝都洛陽遷長安東晉都建業其十有五君得年百五十有五滅魏十六年始平吳為一統

世祖武皇帝 名炎字安世昭之子在位二十五年有太始咸寧太康三號壽五十五葬峻陽陵

孝惠皇帝 名衷字正度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有永熙元康永康永寧永安光熙永興七號壽四十八葬太陽陵

孝懷皇帝 名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在位六年號永嘉為漢將執歸殺之壽三十歲

孝愍皇帝 名業字彥旗吳王晏之子武帝之孫在位四年號建興漢將執而弒之壽四十八歲

中宗元皇帝 名睿字景文惠帝曾孫琅琊王覲之子初都督建業及愍帝被弒乃即位在位十六年有建武中興永昌三號是為東晉都建康壽四十六葬建平陵

肅宗明皇帝 名紹字道畿元帝子在位三年號太寧壽二十七葬武平陵

顯宗成皇帝 名衍字世根明帝子在位十七年有咸和咸寧二號壽二十二葬興平陵

康皇帝 名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成帝無子立之在位二年號建元壽二十二葬崇平陵

孝宗穆皇帝 名聃字彭祖康帝子在位十七年有永和升平二號壽十九葬永平陵

哀皇帝 名丕字千齡成帝長子穆帝無子迎立之在位四年有隆和興寧二號壽二十五葬安平陵

帝奕 名奕字延齡哀帝同母弟哀帝無子迎立之在位六年號太和桓溫廢為海西公壽四十五被廢之君不書葬

太宗簡文皇帝 名昱字道萬元帝少子在位二年號咸安壽五十三葬高平陵

烈宗孝武皇帝 名曜字昌明簡文帝子在位二十四年有寧康太元二號為張貴妃所弒壽三十五葬隆平陵

安皇帝 名德字德宗武帝子在位二十年有隆安元興義熙三號劉裕殺之壽三十七葬休平陵

恭皇帝 名德文安帝同母弟在位二年號元熙裕廢之為零陵王尋弒之壽三十七葬中陵

南北朝

南北朝以江為界不能混一故分紀耳正朔仍屬南朝當宋初比朝猶有西秦大夏北燕北京西京五國至宋文帝時始盡滅于魏

宋紀

劉姓彭城人都建業凡八主得年六十

附北魏 拓拔姓胡人都于鄴

高祖武皇帝 名裕字德輿在位三年號永初壽六十七葬初寧陵

營陽王 名義符高祖太子在位一年號景平檀道濟廢為營陽王尋弒之壽十九歲

太祖文帝 名義隆武帝三子在位三十年號元嘉為太子劭所弒壽四十七葬長寧陵

世祖孝武帝 名駿字休隆文帝第三子在位十一年有孝建大明二號壽三十五葬景寧陵

太宗明帝 名彧字休景文帝第十一子在位七年有太始泰豫二號壽三十四葬高寧陵

蒼梧王 名昱字德融明帝長子在位五年號元徽蕭道成弒之壽十五歲

順帝 名準字仲謨明帝第三子在位三年號昇平復為道成所弒壽十四葬遂寧陵

齊紀 蕭姓漢蕭何後凡七主得年二十四

附北朝魏 改姓元氏遷都洛陽

太祖高帝 名道成字紹伯蕭何二十四世孫在位四年號建元壽五十四葬泰安陵

世祖武帝 名賾字宣遠高帝長子在位十一年號永興壽五十四葬景安陵

高宗明帝 名鸞字景栖武帝凡在位五年號建武壽四十葬興安陵

東昏侯 名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三子在位二年號永元為蕭衍所弒壽十九歲

和皇帝 名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在位一年號中興壽十六葬恭安陵

梁紀 蕭姓齊之疎族凡四主得年五十四

附北朝東西魏 以後分為二東魏都鄴滅于齊西魏都長安滅于周

高祖武帝 名衍字叔達在位四十八年有天監普通中大通大同中大同大清七號壽八十六葬于修陵

太宗簡文帝 名綱字世纘武帝第三子在位二年號大寶為侯景所弒壽四十九殯于城北酒庫中

世祖孝元帝 名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在位三年號承聖會西魏人寇帝出降尋被弒壽四十七葬于律陽門外

敬帝 名方智字慧相元帝第九子在位三年有紹泰太平二號禪位于陳尋遇弒壽一十六殯外邸

陳紀 陳姓漢陳實後吳興人凡五主得年三十二

附北朝周齊 周宇文姓都鄴齊高姓都長安陳宣帝時俱滅于隋

高祖武帝 名霸先字興國在位三年號永定壽五十九葬萬安陵

世祖文帝 名蒨字子華武帝兄始興王之子武帝無子迎立之在位十七年有天加天康二號壽四十五葬泰寧陵

臨淮王 名伯宗字泰業文帝太子在位二年號光大為安成王頊所廢壽十九史曰廢帝

高宗宣帝 名頊字紹世始興王第二子在位十四年號大建壽五十二

長城公 名叔寶字元秀宣宗長子史曰後主在位七年有至禎明二號為隋所滅壽五十二葬于洛陽芒山

隋紀 楊姓華陰人漢楊震後都長安凡四主得年三十八自東晉分裂後至此混一

高祖文帝 名堅小字那羅延在位二十四年有開皇仁壽二號為太子廣所弒壽六十四葬泰陵

煬帝 名廣小字阿摩文帝第二子在位十三年號大業巡狩楊州為宇文化及所弒壽三十九葬于江都之雷塘

恭帝 名侑文帝嫡孫在位二年號義寧禪位于唐唐廢為酅國公年十五歲

唐紀 李姓成紀人都長安唐初纂國尚有十二高祖五六年盡平凡廿一君得年二百八十九

高祖神堯皇帝 名淵字叔德在位九年號武德壽七十一葬獻陵

太宗皇帝 名世民高祖次子初封秦王在位二十三年號貞觀壽五十三葬昭陵

高宗皇帝 名治字為善太宗九子在位三十四年有永徽顯慶龍朔麟德乾封總章咸亨上元儀鳳調露永隆開耀永淳弘道十四號年五十有六葬于乾陵

中宗皇帝 名顯高宗太子即位後為母武后廢為盧陵王居房州十四年張柬之等迎還復位五年有嗣聖神龍景隆三號壽五十五葬定陵

附則天順聖皇后 武曌高宗后改國號周僭位二十二年號勿錄

睿宗皇帝 名旦中宗之弟武后廢中宗立為帝及后改唐為周立為皇嗣在位二年有慶雲太極二號壽五十五葬橋陵

玄宗明皇帝 名隆基睿宗三子在位四十四年有開元天寶二號壽七十八葬泰陵

陵

肅宗皇帝 名亨玄宗太子因祿山之亂即位于靈武克復西京在位七年有至德乾元上元寶應四號壽五十二葬建陵

代宗皇帝 名豫初名俶肅宗次子在位十七年有廣德永泰大曆三號壽五十三葬元陵

德宗皇帝 名适代宗長子在位二十六年有建中興元貞元三號壽六十四葬崇陵

順宗皇帝 名誦德宗子在位一年號永貞壽四十六葬豐陵

憲宗皇帝 名純順宗子在位十五年號元和爲宦者陳志弘等所弒諱言藥發暴崩壽四十三葬景陵

穆宗皇帝 名恒憲宗太子在位四年號長慶因服金丹而崩壽三十葬光陵

敬宗皇帝 名湛穆宗子在位四年號寶曆爲宦官劉克明等所弒壽十八葬莊陵

文宗皇帝 名涵穆宗次子初封江王爲宦者所立在位十三年有大和開成二號壽三十二葬章陵

武宗皇帝 名炎穆宗五子文宗崩無嗣宦者仇士良等立之在位六年號會昌壽三十三葬章陵

宣宗皇帝 名忱憲宗十三子幼忱以皇太叔嗣位在位十三年號大中壽五十葬貞陵

懿宗皇帝 名漼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號咸通壽三十一葬簡陵

僖宗皇帝 名儇懿宗子以幼年爲諸官者所立在位十五年元符廣明中和光啓六德五號壽二十七葬靖陵

昭宗皇帝 名傑僖宗十八子初封壽王及僖宗崩宦者楊復恭立之在位十六年龍紀天順景福乾寧光化天復天祐七號爲朱全忠所弒壽三十八葬和陵

昭宣皇帝 名柷昭宗九子朱全忠弒昭宗矯詔立爲帝在位三年仍用天祐年號壽十七葬溫陵

後梁紀 朱姓碭山人都洛陽二主十七年 附契丹 胡人都遼國號契丹其祖耶律姓阿机名也

太祖皇帝 名溫在位七年有開平乾化二號爲子友珪所弒壽六十一葬宣陵

末帝 名友貞太祖三子在位十一年有貞明龍德二號壽三十六

後唐紀 朱耶姓沙陀人唐賜姓李都洛陽共四主凡十三年是時合五國四鎮 附契丹

莊宗皇帝 名存勗在位三年號同光壽三十五葬于河南新安縣

明宗皇帝 名嗣源本胡人克用養子在位八年有天成長興二號壽六十七葬徽陵

閔帝 名從厚明宗子在位五月號應順

廢帝 名從珂在位二年號清泰壽四十五史曰潞王

後晉紀 石姓沙陀人都大梁凡二主年十有一是時凡五國三鎮 附契丹

高祖皇帝 名敬瑭明宗之壻也在位七年號天福壽五十一葬顯陵

齊王 名重貴高祖姪高祖無子大臣立之在位四年號開運

後漢紀 劉姓沙陀人都大梁二主共五年是時四國三鎮 滅于金 附契丹 滅晉遷改國號遼後

高祖皇帝 名暠字智遠初爲晉臣以功封北平王在位三年號乾祐壽五十四葬睿陵

隱皇帝 名承祐高祖子在位二年仍號乾祐壽二十

後周紀 郭姓邢州人都大梁凡三主計十年是時五國三鎮 附遼

太祖皇帝 名威在位三年號廣順壽五十二葬新鄭縣西韓堡

世宗皇帝 名榮柴太后兄守禮之子太祖無嗣養以爲子太祖崩乃承大統在位六年號顯德壽三十九葬慶陵

恭帝 名宗訓世宗子初封梁王及世宗崩乃嗣位時方七歲在位半年

宋紀 趙姓涿郡人都大梁是爲北宋九帝年百六十七合南宋凡十八帝共年三百二十 附遼

太祖皇帝 名匡胤在位十七年有建隆乾德開寶三號壽五十葬永昌陵

太宗皇帝 初名匡義改賜光義及即位改名炅在位二十二年有太平興國雍熙端拱淳化至道六號壽五十九葬永熙陵

眞宗皇帝 名元侃更名恒太宗三子初封壽王在位二十五年有咸平景德天禧大中祥符乾興六號壽五十五葬

永定陵 仁宗皇帝 名禎初名受益真宗六子初封昇王在位四十二年有天聖明道景祐寶元康定慶曆皇祐至和加祐共九號壽五十四葬永昭陵 英宗皇帝 名曙仁宗養子更名宗寔在位四年號治平

神宗皇帝 名頊英宗長子初封潁王在位十八年有熙寧元豐二號壽三十八葬永裕陵 哲宗皇帝 名煦神宗六子初封延安郡王在位十五年有元祐紹聖元符三號壽五十二葬永泰陵 徽宗皇帝 名佶神宗十一子哲宗無子立之初封端王在位二十六年有建中靖國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六號壽五十四爲金擄去殂于沙漠 欽宗皇帝 名桓徽宗長子初封定王會金人入寇徽宗遂傳以位在位二年號靖康金人入口過之北行壽六十一殂于五國城

南宋紀 都應天徙臨安凡九君得年二百五十二 附金 姓完顏金太祖名阿骨打後更名旻其初爲女直乃遼之屬國也

高宗皇帝 名構徽宗九子初封康王在位三十六年有建炎紹興二號年八十一 孝宗皇帝 名昚字元永太祖六世孫秀王偁之子初高宗無子育于宮中立爲皇太子賜名瑋受高宗禪在位二十七年有隆興乾道淳熙三號壽六十八 光宗皇帝 名惇孝宗三子初封恭王在位五年號紹熙壽五十四 寧宗皇帝 名擴光宗三子初封嘉王在位三十年有慶元加太開禧嘉定四號壽五十七 理宗皇帝 名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𤍠之子會寧宗崩而無嗣史彌遠等矯詔迎而立之在位四十年有寶慶紹定端平嘉熙淳祐開慶景定八號壽六十二 度宗皇帝 名禥太祖十一世孫榮王與芮之子理宗之姪理宗無子立之在位十年號咸淳壽五十三葬于會稽永紹陵 恭宗皇帝 名㬎度宗次子初封嘉定公在位二年號德祐元兵入臨安執帝北狩殂于沙漠 端宗皇帝 名昰度宗長子初封益王元將伯顏入臨安府楊淑妃與其弟楊亮等負帝與廣王昺如温州航海至福州陳宜中張世傑等奉帝即位在位三年號景炎爲元兵所追時年十二崩于嶺南之硐州 帝昺 名昺度宗末子初封廣王端宗崩即位于硐州又遷于新會之厓山及元人來攻張世傑等戰敗陸秀夫抱帝沉于厓山之海其忠義之士皆溺死焉在位二年號祥興

元紀

世祖皇帝 名忽必烈太祖四子拖雷之次子憲宗同母弟也在位十六年有至元至正二號壽八十 成宗皇帝 名鐵木耳世祖之孫太子真金三子也在位十三年有元貞大德二號壽四十三 武宗皇帝 名海山順宗長子在位六年號至大壽三十一葬起輦谷 仁宗皇帝 名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在位十年有皇慶延祐二號壽三十六葬起輦谷 英宗皇帝 名碩德八剌仁宗子在位四年號至治年二十一從葬諸帝陵 泰定皇帝 名也孫帖木兒顯宗長子裕宗之孫初封嗣晉王及英宗遇弒以支庶入纘大統在位五年有天定致和二號壽三十六葬起輦谷 明宗皇帝 名和世㻋武宗長子初封周王出鎮雲南泰定崩大臣迎立之在位半年號天曆壽三十葬起輦谷 文宗皇帝 名圖帖木爾武宗次子在位五年號至順壽二十九葬起輦谷 寧宗皇帝 名懿璘質班明宗次子文宗崩遺命立之在位二月年七歲 順宗皇帝 名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在位三十六年有元統至元至正三號明兵入京城遂走于應昌府明皇帝以其知順天命特賜廟號曰順帝

明紀 朱姓濠州人先世句容都應天後永樂遷都順天自洪武至崇禎凡十七君共二百七十八年

太祖高皇帝 名元璋字國瑞號洪武在位三十一年壽七十一 建文皇帝 名允炆太祖嫡孫皇太子懿文子也懿文早死立之號建文在位四年爲永樂所逐廟祀廟號弗與焉併其四年號亦盡削爲洪武年號 成祖文皇帝 名棣太祖四子號永樂在位廿三年 仁宗昭皇帝 名高熾號洪熙永樂子在位一年 宣宗章皇帝 瞻基仁宗子號宣德在位十年 英宗睿皇帝 名祁鎮宣德子

號正統在位十四年　景皇帝名祁鈺正統弟初封郕王號景泰在位七年　英宗睿皇帝改號天順在位八年　憲宗純皇帝名見深天順子號成化在位廿三年　孝宗敬皇帝名祐樘成化子號弘治在位十八年　武宗毅皇帝名厚照弘治子號正德在位十六年　世宗肅皇帝名厚熜興獻王子武宗從弟武宗無子迎立之號嘉靖在位四十五年　穆宗莊皇帝名載垕世宗子號隆慶在位六年　神宗顯皇帝名翊鈞穆宗子號萬曆在位四十八年　光宗貞皇帝名常洛神宗子號泰昌在位一月　熹宗悊皇帝名由校光宗子號天啓在位七年　懷宗端皇帝名由檢光宗第五子熹宗弟始封信王號崇禎在位十七年

封建　附

黃帝方制萬國各百里　唐虞夏建國凡五等公侯伯子

男　殷公侯伯三等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　周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附于諸侯曰附庸　周公居攝改制大其封　秦爵二十等最高徹侯乃得食縣其次關內侯食租稅于關內餘十八等大庶長以下如吏職　漢國王國侯亭侯三等王皆列地侯以戶數為等分人自此始漢初論功封列侯者凡百四十三人食邑者除租每戶一歲更輸錢二百　後漢亦三等皇子封王其郡為國其列侯雖冠鄧元勳不過食四縣外以宦官封侯者六十五人　魏三公侯伯子男次縣侯次鄉侯次亭侯次關內侯凡九等關內侯為虛封自此始而諸王所食不過一縣蓋封建之制至曹魏而規模益貶矣　晉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又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亭關內等侯凡十五等唯平郡公乎邑萬戶制度如魏王大國二萬戶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一萬戶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小國五千戶置一軍兵二千五百人子男以下各有差不置軍　宋皆因晉制唯大小國皆三軍至孝建中凡國官不得稱臣于其主改稱下官　齊梁因前宋晉之制唯承諸王皆假金獸符第一至十九諸公侯皆假銅獸符竹使符第一至五王言曰令稱王曰殿下公侯言曰教稱公侯曰第下　陳有郡王嗣王藩王開國郡公開國縣公開國縣侯開國縣伯開國縣子開國縣男沐食侯鄉亭侯關內侯關外侯凡十二等　後魏有王開國郡公散公侯散侯伯散伯子散子男散男凡十一等孝文太和十八年詔凡王公侯伯子男開國食邑者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　北齊有王分侯伯子男六等王位列大司馬

上非親王則位在三公下封內之調盡以入臺三分食一公以下四分食一王置師一人餘官大抵與齊宋梁制不異　後周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者皆加開國公授柱國大將軍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皇子皇弟置有及學士等員外　隋有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凡九等樊子蓋進爵封為濟公言其公濟天下特為名無此郡國　大唐有國王郡王國公郡公開國郡公開國縣公開國縣侯開國縣伯開國縣子開國縣男十等並無官土其加實封則食其封分實諸郡以都調給自武德至天寶實封者百餘家自大曆三年實封者二百六十五家　宋制王子之為王者封爵僅止其身而子孫無問嫡庶不過承蔭入仕為環衛官廉車節鉞以序而遷如庶姓貴官蔭子入仕之例必須歷任年深德高猶尊方待封以王爵而其冠父所授之爵不襲也　元制　明制未得其詳

類書纂要卷之六

附周分封諸國

魯 旦文王第四子成王封其子伯禽于曲阜爲魯國其後歷三十四世共八百七十餘年 衛 康叔文王少子武王滅武庚中分其地封之于衛侯爵歷四十三世共九百十二年 蔡 叔度武王弟封于蔡歷二十五世共六百五十年 曹 叔鐸武王弟封于陶丘伯爵凡二十六世共六百四十有六年 鄭 桓公周厲王少子友宣王庶弟封于鄭伯爵凡廿三世共四百五十二年 晉 叔虞武王少子成王封于唐侯爵凡三十八世共七百四十六年 吳 泰伯太王長子與弟仲雍亾入荊蠻武王大封仲雍于吳子爵歷十九世至壽夢當魯成公時吳始大偕稱王凡二十四世共六百二十九年 滕 叔繡文王子武王封其後嗣于滕侯爵歷數世至宣公來朝于魯又六世齊收之至赧王二十九年爲宋王偃所滅 虞 虞仲武王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巳爲吳君別封其弟虞仲于虞公爵

凡十二世後爲晉滅 虢 虢仲王季子文王弟武王封于弘農公爵後爲晉所滅 宋 微子啓商王帝乙長子武王封于宋凡三十三世共八百三十七年 陳 胡公滿帝舜之後武王封于陳凡二十五世共六百四十五年 鄒 曹秩顓帝之後陸終第五子安武王封于邾爲魯附庸子爵隱公元年邾儀父克與公盟于蔑自克後世從齊桓公尊周子頊立十二年傳文公遷于繹至穆公改邾曰鄒數世爲楚所滅 齊 太公炎帝神農之後以功封于呂甫之呂侯佐武王伐紂封于營丘爲齊侯爵姜姓凡三十世共七百四十七年 越 姒姓夏禹之後少康封其少子于越後爲楚所敗後七世閔君搖平秦及漢興以搖爲越王 杞 姒姓夏禹之後武王求禹後東樓公封于杞伯爵 燕 召公奭姬姓爲太保武王封其子于燕伯爵後傳至閔公爲戰國 楚 重黎顓頊之子爲高辛火正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之吳回三世有季連者得芈姓季連之後有鬻熊事文王武王至成王封其曾孫曰熊繹傳至厚王當爲戰國 秦 顓頊之後曰女修生大業大業生柏翳佐禹平水土舜賜姓嬴氏即伯益也其後有飛廉生惡

來惡來女防其後有非子善養馬周孝王封爲附庸邑之秦傳至僖公爲戰國 許 男爵

附具爵姓國二十九

薛 黃帝後任侯 許 虞伯夷後姒男 郕 文王後姬公 凡 周公後姬伯 祭 周公後姬伯 霍 文王後姬侯 息 姬侯 鄧 曼侯 紀 姜侯 徐 嬴子 隨 姬侯 巴 姬子 鄫 姒子 莒 姜子 小邾 曹子 芮 姬伯 胡 媯伯 州 風男 南燕 姞伯 梁 嬴伯 荀 姬侯 賈 姬伯 宿 風男 鄅 姬子 原 姬伯 夔 芊子 滑 姬伯 郯 嬴子 舒鳩 偃子

附有姓無爵國十七

黃 嬴 羅 熊 魏 姬 耿 姬 郜 文王後姬 韓 姬 焦 神農後姬 揚 姬 夷 姬 淮 姬 申 姜 寮 風 謝 姜 邢 周公後姬 鄟滿 偃 舒庸 偃 偪陽 姬

附有爵無姓國十七

萊 子 弦 子 潞 子 頓 子 沈 子 譚 子 宗 子 邛 子 賴 子 肥 子 戎 子 變 子 鼓 子 穀 伯 唐 伯 白狄 子 麇舒 子

附無爵姓國三十三

江 郥 權 道 柏 貳 軫 絞 蓼 六 遂 祭 戴 冀 溫 厲 項 巢 庸 根牟 介 鄀 房 桐 鄀 陽 無終 蓐收 英氏 鮮虞 陸渾 於餘丘

附附庸國九

顓臾 須句 葛 任 牟 極 蕭 鄅 章

附戰國

楚 自熊繹傳至聲王六年當周威烈王之二十四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立歷肅王宣王威王懷王襄王考烈王幽王哀王庶兄負芻弒之而自立五年秦伐之自熊繹至王負芻凡四十一世共八百九十九年

燕 自召公奭傳至閔公三十一年郎周威王之二十三年又歷三世至文公以蘇秦之策與趙魏韓齊楚合從擯秦至噲讓國于子之國大亂齊宣王伐之立太子平爲昭王歷惠王武成王孝王至王喜二十八年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不克秦滅之凡四十三世共一百七十年

趙 伯益之後先世與秦同姓至費廉有少子季勝其後有造父善御幸于周穆王封于趙世爲大夫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廢晉君與韓魏三分晉地始得稱侯傳武公敬侯成侯肅侯至趙靈王始稱王歷惠文王孝成王悼襄王幽繆王凡九世共一百七十年

魏 其先周文王庶子封于畢其後絕封有苗裔曰畢萬事晉晉獻公封于魏威烈王二十三年與韓趙共分晉地烈王命爲諸侯是爲文侯歷武侯惠王襄王哀王昭王安釐王景閔王王假凡九世共一百七十九年

韓 其先周武王之子韓侯後國絕其裔事晉封之韓原曰韓武子始爲大夫至景侯虔當威烈王二十三年命爲諸侯與趙魏共分晉地傳烈侯文侯哀侯懿侯昭侯宣惠王襄王釐王桓惠王安王十一世凡一百七十四年

齊 陳厲公之子完奔齊爲陳氏改爲田氏事齊桓公號敬仲至成子弒簡公其後至太公和遂遷齊康公于海上周安王十六年命爲諸侯傳桓公午至威公晏齊國強傳宣王辟疆湣王地襄王法章建凡七世共一百六十四年

秦 自非子傳至簡公歷惠公獻公孝公至惠文君自號爲王至武王初置丞相遂滅周傳至孝文王莊襄不承初莊襄爲質子于趙陽翟大賈呂不韋適趙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爲適秦立莊襄爲嫡嗣生子政滅六國而爲帝凡三十世五百三十餘年

附春秋後亾之國七

齊 大夫田和廢之

鄭 韓哀侯滅之

宋 齊楚魏分之

衛 秦二世廢之

晉 魏趙韓分之

越 楚威王滅之

魯 楚考烈王滅之

新國一

代 趙公子嘉也秦王政之十九年滅趙趙人立嘉爲代王凡六年秦滅之

秦末復立國七

楚 陳勝陽城人戍漁陽二世元年七月自立爲王秦遣章邯討之景駒立爲楚項梁殺駒立故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漢王元年項羽尊懷王爲義帝羽自立爲西楚霸王凡四主共八年

趙 武臣陳人初爲陳勝將二世元年勝以武臣爲武信君臣背陳而自立爲趙王都邯鄲其將李良弒之張耳陳餘收散卒擊李良立故趙王公子歇爲王居信都凡二主共五年

齊 田儋故齊族二世元年九月自立爲齊王死齊人立故王建之弟田假爲王儋弟田榮逐

假立儋子田市爲王漢元年項羽徙市爲膠東王以齊將田都爲齊王既而因榮擊走田都遂弒市而自立二年項羽擊殺榮復立田假榮之弟田橫立榮子田廣爲王擊走田假四年漢遣韓信破齊虜廣田橫自立爲王亾入海島五年帝召之橫自刎死凡五主共八年

燕 韓廣趙王武臣之將也二世元年九月趙王遣廣畧燕地廣乃自立燕王臧荼弒之三年韓信遣使胥燕臧荼降共八年

魏 魏咎故魏公子寧陵君也二世元年九月楚將周市定魏地迎咎于陳立爲魏王秦將章邯擊之咎自焚死楚懷王立咎之弟豹爲魏王後降于漢凡二主共三年

韓 韓成故韓國公子橫陽君也二世二年六月項梁既立楚國後韓之舊臣張良因說梁立成爲韓王成以良爲司徒漢王元年項羽以張良從漢殺韓王成立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二年漢使韓襄王之孫信畧平韓地昌降漢之立信爲韓王韓成鄭昌共四年

三秦 章邯司馬欣董翳三人皆秦將降漢元年沛公兵入關破秦軍秦王既降月餘諸侯兵起項羽爲從長分王諸侯復三分關中之地王秦三降將邯爲雍王欣爲塞王翳爲翟王漢遣韓信平之立僅七月

新立十國

河南申陽都洛陽漢二年降漢 九江英布都六漢三年歸于漢 濟北田安都博陽是年田榮使彭越殺之 遼東韓廣不肯之國其事見燕 常山張耳王趙地治襄國漢二年田榮遣陳餘襲之耳歸漢 代陳餘迎復趙王歇歇立餘爲代王漢二年韓信破斬之 臨江共敖都江陵漢五年遣劉賈滅之虜其王共尉 殷司馬卬王河內都朝歌漢王二年擊虜之 衡山吳芮都邾漢五年立爲長沙王 膠東田市都卽墨其事見齊國

漢初分封臣諸國

燕盧綰高祖以功封爲燕王十年相國陳豨反綰與通謀帝召綰不至十二年樊噲擊之立皇子建爲燕王綰亾入□立凡八年

長沙吳芮秦時爲番陽令號稱番君後佐諸侯兵攻秦漢元年項羽封芮爲衡山王五年漢改封爲長沙王薨諡文王子成嗣是爲成王至文帝後元七年長沙王吳著薨無子國除凡三世共五十年

韓韓王信故韓襄王之孫漢二年立爲韓王六年信遷都馬邑□□圍之信遣使入□□求解帝疑之信懼以馬邑降于□□七年帝自討之信敗亾入□□立凡六年

趙張耳漢元年項羽立爲常山王二年齊遣陳餘襲之耳敗歸漢三年滅趙立爲趙王五年薨諡景王子敖嗣亢尚帝女魯元公主七年帝過趙趙王敖執子婿禮甚卑上箕踞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怒謀弑帝入告之午等伏誅廢敖爲宣平侯卒諡元王子偃嗣八年絳侯廢之三世共二十年

淮南英布六縣人嘗被黥故日黥布初從項梁漢元年羽封布九江王二年歸漢四年爲淮南王五年漢擊楚布與韓彭皆會天下既定韓彭被誅布謀反上以皇子長爲淮南王自將討布十二年布走番昜居民殺之凡十年

梁彭越昌邑人秦亂聚兵爲盜二世三年越歸沛公漢王二年越收魏二十餘城拜魏相國五年漢滅楚越封梁王十年帝征陳豨徵梁兵越病遣將往帝怒人告越反廢爲庶人呂后復使人告其反誅越夷三族凡七年

楚韓信淮陰人初從項羽後歸漢蕭何薦之漢王三年拜大將擒魏取代仆趙脅燕破齊滅楚先爲齊王更立爲楚王都下邳六年人告信反廢爲淮陰侯十年陳豨反信通謀明年帝征豨呂后擒信斬之夷其三族凡八年

西漢分封諸國

齊悼惠王肥長庶六子膠東王雄渠淮西王卬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濟北王興居城陽景王章八子皆其後 趙隱王如意 趙共王恢 趙幽王友 淮南厲王長 燕陵王建 吳王濞帝兄子 楚王交帝向歆皆其後已上皆高帝子 梁孝王武 代孝王參 梁懷王揖已上俱文帝子 河間獻王德 臨江哀王閼 臨江閔王榮 魯共王餘 江都易王非 膠西于王端 趙敬肅王彭祖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廣川惠王越 膠東康王寄 清和哀王乘 常山憲王舜已上俱景帝子 齊懷王閎 燕剌王旦 廣陵厲王胥 昌邑哀王髆已上俱武帝子 淮陽王欽 楚王囂 東平王宇 中山王舜已上俱宣帝子 定陶王康 中山孝王興已上俱元帝子

東漢分封諸國

東海恭王彊 沛獻王輔 楚王英 濟南安王康 東平獻王蒼 阜陵質王延 廣陵思王荊 臨淮懷王衡 中山簡王焉 琅琊孝王京已上俱光武子 千乘哀王建 陳敬王羨 彭城靖王恭 樂城靖王黨 下邳惠王衍 梁節王暢 淮陽頃王昺 濟陰悼王長已上俱明帝子 千乘貞王伉 平春悼王全 清和孝王慶 濟北惠

王壽河間孝王開城陽懷王祉廣宗殤王萬歲俱章帝子已上平原王勝和帝子北鄉侯名懿章帝孫濟北惠王壽子

三國蜀漢分封之國

魯王永梁王理已上俱昭烈帝子

魏

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豐愍王昂相殤王鑠鄧哀王沖彭城王據燕王宇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袞濟陰懷王玹陳留恭王峻范陽閔王矩趙王幹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穀城殤公子乘郿戴公子整靈殤公子京樊安公均廣宗殤公子棘東平靈王徽樂陵王茂已上俱武帝子贊哀王協北海悼王蕤東武陽王鑒東海定王霖元城哀王禮邯鄲懷王邕淸河悼王貢廣平哀王儼俱文帝子已上

吳

長沙王策堅之子建昌侯慮魯王霸齊王奮俱權子已上

西晉分封諸國

平原王幹瑯琊武王伷淸惠侯京扶風武王駿梁孝王彤已上俱宣帝子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悼惠王定國廣漢殤王廣德樂平王鑒樂平王延祚俱文帝子已上汝南文成王亮賈后使瑋殺之楚隱

王瑋張華勸賈后殺之趙王倫篡位誅齊王冏殺長沙厲王乂越殺成都王穎劉輿殺河間王顒模殺東海孝獻王越卒于項被石勒剖棺焚尸已上八王毘陵悼王軌秦獻王柬城陽懷王景東海沖王祇始平哀王裕淮南忠壯王允代哀王演新都王該淸河康王遐汝南哀王誕吳敬王晏渤海殤王恢俱武帝子已上

東晉分封諸國

瑯琊孝王裒東海哀王沖武陵威王晞瑯琊悼王煥已上俱元帝子會稽思世子道生臨川獻王郁會稽文孝王道子俱簡文帝子已上

宋分封諸國

廬陵王義眞彭城王義康江夏王義恭南郡王義宣衡陽王義季已上俱武帝子南平王鑠廬陵王紹竟陵王誕建平王宏東海王禕晉熙王昶武昌王渾建安王休仁晉平王休佑海陵王休茂鄱陽王休業臨慶王休倩新野王夷甫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已上俱文帝子豫章王子尚晉安王子勛始平王子鸞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眞邵陵王子元淮南王子孟晉陵王子雲南海王子師淮陽王子霄東平王子嗣齊敬王子羽臨海王子項已上俱孝武帝子邵陵王友隨陽王翽新興王嵩始建王禧俱明帝子已上

齊分封諸國

豫章王(嶷)臨川王(映)長沙王(晃)武陵王(曅)安成王(暠)鄱陽王(鏘)桂陽王(鑠)始興王(鑑)江夏王(鋒)南平王(銳)宜都王(鏗)晉熙王(銶)河東王(鉉)(已上俱高帝子)竟陵王(子良)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安陸王(子敬)晉安王(子懋)隨郡王(子隆)建安王(子眞)西陵王(子明)南海王(子罕)巴陵王(子倫)邵陵王(子貞)臨賀王(子岳)衡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永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野王(子夏)(已上俱武帝子)江夏王(寶玄)鄱陽王(寶寅)巴陵王(寶義)晉熙王(寶嵩)廬陵王(寶源)邵陵王(寶攸)桂陽王(寶貞)(已上俱明帝子)

梁分封諸國

西昌侯(淵藻)臨汝侯(淵猷)貞陽(淵明)豫章王(綜)南康王(績)廬陵王(續)邵陵王(綸)武陵王(紀)(已上俱武帝子)尋陽王(大心)江陵王(大款)南海王(大臨)南郡王(大連)安陸王(大春)桂陽王(大成)宜都王(大封)樂良王(大圜)瀏陽王(大雅)新興王(大莊)西陽王(大鈞)武寧王(大威)皇子(大訓)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昕)汝寧王(大摯)(已上俱簡文帝子)始安王(方略)(已上俱元帝子)

陳分封諸國

始興王(伯茂)鄱陽王(伯山)新安王(伯固)晉安王(伯恭)廬陵王(伯仁)江夏王(伯義)武陵王(伯禮)永陽王(伯智)桂陽王(伯謀)(已上俱文帝子)始興王(叔陵)豫章王(叔英)長沙王(叔堅)建安王(叔卿)宜都王(叔明)河東王(叔獻)新蔡王(叔齊)晉熙王(叔文)淮南王(叔彪)始興王(叔重)尋陽王(叔儼)岳陽王(叔愼)義陽王(叔達)巴山王(叔雄)武昌王(叔虞)湘東王(叔平)臨賀王(叔敖)陽山王(叔宣)西陽王(叔穆)南安王(叔儉)南郡王(叔澄)沅陵王(叔興)岳山王(叔韶)新興王(叔純)巴東王(叔謨)臨海王(叔顯)新會王(叔坦)新寧王(叔隆)新昌王(叔榮)太原王(叔匡)(已上俱宣帝子)

北朝元魏分封諸國

清河王(紹)陽平王(熙)河南王(曜)河間王(脩)長樂王(處文)廣平王(連)京兆王(黎)(已上俱道武帝子)樂平王(丕)安定王(彌)樂安王(範)建寧王(崇)新興王(俊)永昌王(健)(已上俱明元帝子)晉王(伏羅)東平王(翰)

臨淮王(譚)廣平王(建)南安王(余)安樂王(長樂)廣川王(略)齊郡王(簡)河間王(若)安豐王(猛)(已上俱文成帝子)咸陽王(禧)趙郡王(幹)廣陵王(羽)高陽王(雍)彭城王(勰)北海王(詳)(已上俱獻文帝子)京兆王(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汝南王(悅)(已上俱孝文帝子)

北齊分封諸國

太原王(紹德)范陽王(紹義)西河王(紹仁)隴西王(紹廉)(已上俱文宣帝子)樂陵王(百年)汝南王(彥理)(已上俱孝昭帝子)南陽王(綽)瑯琊王(儼)齊安王(廓)北平王(貞)北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已上俱武成帝子)東平王(恪 帝子)後

後周分封諸國

衛剌王直 齊王憲 趙王招 陳王純 越王盛 代王達 滕王逌
譙王儉 冀康王通 宋分震 俱文帝子 已上 紀厲王康 康之子 孝畢王賢
酆王貞 宋王實 俱明帝子 已上 漢王贊 秦王贄 曹王允 道王充 蔡
王兌 荊王元 子皆為隋文所誅 已上俱武帝 萊王衍 郢王術 帝之子 宜

隋分封諸國

房陵王勇 秦王俊 蜀王秀 漢王諒 俱文帝子 已上 齊王暕 趙王杲
煬帝子 已上

唐分封諸國

巢剌王元吉 荊王元景 漢王元昌 周王元方 徐王元禮 韓王元嘉 鄭王元懿

霍王元軌 虢王元鳳 道王元慶 鄧王元裕 舒王元名 魯王靈夔 江王元祥 滕
王元嬰 俱高祖子 已上 楚王寬 吳王恪 濮王泰 蜀王愔 蔣王惲 越
王貞 紀王慎 江王囂 代王簡 趙王福 曹王明 俱太宗子 已上 燕王
忠 原王孝 澤王上金 許王素節 俱高宗子 已上 譙王重福 溫王重茂 已上俱
中宗子 讓皇帝憲 隋王隆悌 俱睿宗子 已上 棣王琰 鄂王瑤 光王
琚被殺 潁王璬 永王璘 壽王瑁 盛王琦 豐王珙 俱玄宗子 已上 越王
係 衛王佖 彭王僅 兗王僩 涇王侹 鄆王榮 襄王僙 杞王倕
召王偲 定王侗 已上俱肅宗子 均王遐 睦王述 丹王逾 恵王連
韓王迥 俱代宗子 已上 舒王誼 通王諶 虔王諒 肅王詳 俱德宗子 已上 鄭

王經 均王緯 敘王縱 莒王紓 宋王結 集王緗 冀王綠 和王
綺 衡王絢 福王綰 撫王紘 劉王纁 俱順宗子 已上 澶王惲 絳王悟
建王恪 彭王惕 俱憲宗子 已上 安王溶 穆宗子 已上 陳王成美 蔣王宗儉 武
宗子 雅王涇 通王滋 魏王佾 涼王侹 蜀王佶 威王偘 吉王保
已上俱懿宗子 建王震 益王陞 俱僖宗子 已上 德王裕 昭宗子 已上

梁分封諸國

衡王友諒 惠王友能 邵王友誨 彬王友裕 福王友璋 賀王友雍 建王友徽
康王友孜 博王友文 安王友寧 密王友倫

後唐分封諸國

魏王繼岌 繼潼 繼嵩 繼蟾 繼嶢 已上俱莊宗子 秦王從榮 許王從益 上明宗子 已

後漢分封諸國

魏王承訓 陳王承勳 俱高祖子 已上

宋分封諸國

吳王德昭 秦王德芳 俱太祖子 已上 漢王元佐 商王元份 越王元傑 鎮王元偓
楚王元偁 周王元儼 崇王元億 上太宗子 已 溫王禔 周王祐 昌王祇 信
王祉 欽王祈 俱真宗子 已上 褒王昉 豫王昕 鄂王曦 俱仁宗子 已上 吳王
顥 潤王顏 荊王頵 上俱英宗子 益王 已 殷改封 成王佾 惠王僅 唐王俊 褒
王伸 冀王僩 豫王价 徐王倜 陳王佖 儀王偉 燕王俱 楚王

似越王偲已上俱神宗子　七王從木　第二十五王已上俱徽宗子　魏王嘗

邵王愭已上俱孝宗子

元分封諸國

安西王忙哥剌　北安王那木罕　雲南王忽哥赤　西平王奥魯赤　寧王闊闊出　鎮南王脫歡已上俱世祖子

明分封諸國

安成王　蒙城王　壽春王已上俱熙祖子　南昌王　臨淮王

盱眙王已上俱仁祖子　霍丘王　下蔡王　安豐王　蒙城王已上俱壽春王子　山陽王　文王已上俱南昌王子　招信王盱眙王子　虞懷王

吳王　衡王　徐王已上俱懿文太子子　永興王尚烈　保安王尚昱　興平王尚冊　永壽王尚工已上俱秦愍王子　慶成王　永和王　寧化王濟炱　廣昌王已上俱晉恭王子　汝南王有動　順陽王有亘　祥符王有爵

永寧王有光　汝陽王有煸　鎮平王有熿　宜陽王有炥　遂平王　封丘王　羅山王　內鄉王　服城王　固始王已上俱周定王子　巴陵王　永安王　壽昌王　崇陽王　通山王　通城王

景陵王　岳山王　江夏王已上俱楚昭王子　華陽王悅燿　崇寧王悅尊　崇慶王悅炘　保寧王　永川王悅希已上俱蜀獻王子　廣靈王

潞城王遜宁　山陰王遜斗　襄垣王遜育　靈丘王　宣寧王　懷仁王　陽川王已上俱代簡王子　輿山王貴燮　潛山王貴比　宜都王貴零　松滋王　益陽王　汧陰王　應山王　宜城王　枝江王

沅陵王　麻陽王　衡山王　蘄水王已上俱遼簡王子　真寧王秩煢　靖寧王　岐山王秩京　安塞王秩炅已上俱慶靖王子　宜春王盤兆

新昌王　信豐王已上俱寧獻王子　鎮南王徵釆　江川王　南渭王已上俱岷莊王子　襄陵王沖秌　臨汾王沖喝　樂平王沖休已上俱韓憲王子　武鄉王佶京　陵川王佶奎　平遙王佶肖　黎城王佶祈　魏山王佶肙　沁水王佶昷

沁源王佶阜已上俱瀋簡王子　新野王瓚甲唐定王子　安陽王瞻高趙簡王子　新平王　涇陽王　朝邑王已上俱鄭靖王子　寧鄉王　襄陽王已上俱襄憲王子

都昌王祁監荆憲王子　永豐王淮靖王子　太安王祐恩　濟寧王祐尋俱德莊王子　慶元王　懷安王　瑞安王已上俱秀懷王子　興化王祐臺

遂昌王　陽城王　景寧王　太和王已上俱徽莊王子　崇仁王　金溪王厚玄　玉山王厚皇　江華王厚熲已上俱益端王子　玉田王厚裔　新蔡王厚巠　高唐王厚兼　齊東王厚英　邵陵王厚丙　福寧王厚李已上俱衡恭王子

惠安王厚喜　永春王厚炯　富城王厚列　貴溪王厚然　頴陽王厚魯已上俱榮莊王子　咸懷王載閔　均思王載野　薛哀王載鳳　潞王載賢已上俱世宗子　名翊鏐穆宗次子

附兩漢之間僭竊郡國

新都 王莽王太后之姪弑平帝篡位國號新漢兵斬之始建國五年改天鳳六年地皇三年共在位十四年

長安 劉玄漢舂陵戴侯之曾孫王莽末起兵平林號更始漢兵立之以從人望都長安後光武封為淮陽王在位二年

莒 樊崇琅邪人王莽天鳳五年起兵於莒衆數萬人皆赤其眉帝遣馮異討之降凡十年

楚 秦豐南郡人王莽地皇一年起兵更始二年據黎丘號楚黎王建武三年岑彭朱祐等討降斬之凡九年

朔寧 隗囂隴西人建武元年據大水六年反帝遣馮異等破之降公孫述述立為朔寧王後伏誅凡十年

成 公孫述茂陵人更始元年起兵成都二年稱王建武元年稱帝國號大成十二年漢護軍高午殺之凡十四年

淮南 李憲潁川人更始元年據郡自稱淮南王後稱帝漢帝遣馬成討斬之凡六年

梁 劉永建武元年僭稱帝三年帝遣蓋延討斬之其子紆立五年後軍士斬降凡七年

邯鄲 王郎邯鄲卜者更始元年詐稱成帝子劉林等立為天子光武討斬之僭立五月

西平 盧芳安定人詐稱武帝曾孫建武元年自立為王單于迎之立為帝入塞據五郡寇邊攻雲中居高柳十六年請降立為代王十八年復反入□病死凡二十八年

燕 彭寵宛人光武時以兵從為大將軍後恃恩怨望叛反稱燕王五年帝討寵斬之其子午立復斬之父子共四年

齊 張步琅邪人殺漢使詐反陳俊斬之凡三年

東平 龐萌建武五年詔與討董憲萌反自號為東平王與憲連和六年吳漢斬萌及憲凡一年

諸小寇

琅邪 呂母　東海 刁子都　汝南 劉望稱帝更始平之　漢中 延岑屬取之　臨涇 方望更始平之　臨淮 瓜田儀　城頭 子路　洛陽 朱鮪　海西 董憲稱王　涿郡 張豐　新野 鄧奉　銅馬　青犢　高湖　重連　上江　大彤　鐵脛　五幡　尤來　大槍　五樓　富平　五校　田戎　召陵　新息　獲索　檀鄉 以上諸寇至建武時悉平

附漢末專據郡國

冀州 袁紹字本初太尉袁安之後初平元年衆推為盟主冀州牧建安七年卒紹子譚熙尚遺命立少子尚兄弟相攻曹操殺之凡十八年

壽春 袁術字公路紹之弟建安二年稱帝于壽春曹操攻之嘔血而死凡一十年

薊 劉虞東海恭王五世孫為人節儉寬愛甚得民心後拜太傅關東諸將奉為帝不受初平四年以公孫瓚暴掠率兵討之為瓚所敗與妻子皆死凡六年

蜀 劉焉魯恭王之後為益州牧因人言劉有天子氣與張魯合兵討殺太守闕斜谷作乘輿後徙成都卒子璋立劉備入成都璋出降凡二十七年

薊 公孫瓚伯珪遼西人盡有幽州恃財力不恤民建安四年袁紹攻之自焚而死凡九年

附漢末叛亂諸寇

會稽 妖賊許生據會稽自稱陽明皇帝孫堅討斬之

巴郡 張修妖術略與張角同聚衆寇郡縣張魯殺之

湟中 北宮伯玉胡人羣盜立為帥寇三輔四年韓遂攻殺之

附漢末專據郡國

荊州 劉表字景升為荊州牧不修職貢僭擬乘輿子琮嗣立曹操來征琮舉州降之凡十九年

遼東 公孫度玄菟人自立為遼東侯乘鸞路郊祀天地後孫子淵立復自稱燕王魏司馬懿滅之凡四世共四十九年

會稽 孫堅封烏程侯子策封吳侯策死弟權嗣二十四年後魏封權為吳王建興七年稱帝

兗州 呂布字奉先建安元年襲取下邳稱徐州牧二年為左將軍三年曹操殺之凡五年

鄴 曹操初為騎都尉破黃巾初平十八年自為魏公據鄴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十一年稱王魏二十五年卒子丕嗣遂篡帝位

附漢末叛亂諸寇

涼州 邊章韓遂 **黑山** 褚飛燕常山人為黑山賊河北被害建安十年降 **漢中** 張魯沛人據漢中取巴郡建安二十年曹操攻之降焉 **漁陽** 泰山太守張舉中山相張純聚衆劫掠薊中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中平六年劉虞等擊殺之

漢末專據郡國

徐州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為徐州牧初平四年曹操迎父嵩於瑯邪謙襲殺嵩操引兵擊謙謙走郯操攻郯不克所破城邑皆屠之興平元年謙卒時糜竺以遺命迎劉備兼領徐州牧 **北海** 孔融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為北海太守袁譚攻融奔東山曹操徵為將後殺之 **青州** 田楷公孫瓚之將瓚破青州以楷為青州刺史後袁紹滅瓚楷戰死 **揚州** 劉繇為刺史孫策攻破之 **江夏** 黃祖為太守孫權攻斬之 **陳留** 張邈為太守為其下所殺 **宛** 張繡屯宛降于曹操 **并州** 高幹袁尚故將以并州降曹操斬之 **涼州** 馬超為偏將軍據兵反後歸于劉備 **豫章** 華歆為太守後降于孫策 **青州** 臧洪領青州袁紹攻殺之 **廣陵** 張超為太守曹操攻殺之 **梁州** 楊奉董卓故將寇掠徐揚劉備殺之 **徐州** 韓暹留宿衛寇掠徐揚間其下殺之

附漢末叛亂諸寇

于毒　文八　博陵　黃龍　于氏根　張白騎　左校
劉石　左髭　千漢　大計　司隸　緣城　雷公
浮雲　白雀　五鹿　李大目　白繞　睢固　苦蝤
江夏趙慈　武陵蠻　馬超　趙韙　滎陽盜　長沙區
星　梁興　丹陽山越　自黃巾始亂鼠竊狗之徒不能盡載姑列其名如左

晉魏閒雲擾諸國

漢 劉淵□人自以先世漢高祖之甥冒姓劉氏晉武帝命淵為□伍部帥晉亂永興元年淵請歸五部言起兵助晉自立為大單于國號漢改元元熙永嘉二年攻拔晉平陽稱帝改元永鳳次年改河瑞四年卒弟聰殺子自立改元光興次年改元嘉平攻晉執懷帝麟嘉元年又執愍帝聰卒粲立改元漢昌靳準弒而篡之聰族子曜殺準自立改國號趙改元光初咸和三年其巳石勒殺曜凡五主共二十四年

成 李特巴西人晉永寧元年以流民叛成都特為將軍自稱益州牧改元建初刺史羅尚殺之子雄立永興元年稱王改元建興光熙元年稱帝國號大成改元晏平懷帝永嘉五年改元玉衡咸和九年卒子班立李期弒之自立改元玉恒李壽廢之自立改號漢元漢興建元元年卒子勢立改元太和永和二年改元嘉寧三年晉桓溫伐蜀勢降六主共四十七年

後趙 石勒武鄉人初為盜永嘉元年劉淵以為將軍大興元年劉曜封勒為趙公二年稱趙王與曜有隙曜攻勒為勒所殺盡有秦隴之地咸和五年稱帝改元建平八年卒子弘立改元延熙勒從子虎弒弘自立改元建武後改泰寧卒子世立石遵弒之而自立冉閔弒遵立石鑒弒鑒自立改國號魏改元永興永和八年燕王慕容儁弒閔滅之七主共三十四年

前燕 慕容廆鮮卑人西晉太康十年稱大單于東晉太興四年命廆為平州牧遼東公卒子皝嗣咸康三年稱燕王卒子儁嗣永和八年稱帝改元元璽遷都鄴升平元年改元光壽升平四年卒子暐嗣改元建熙太和五年秦王苻堅遣王猛伐燕取之凡三主共三十四年

前秦 蒲洪略陽氏人自稱王改姓苻洪卒子健嗣永和七年改元皇始稱秦帝十一年卒子生嗣改元壽光無道升平元年苻堅廢之自立改元永興三年改元甘露興寧三年改元建元太元十年姚萇弒之子丕立改元太安慕容永殺之苻登立改元太初十九年苻興殺之子崇立改元延初乞伏乾歸殺之凡七主共四十有五年

後燕 慕容垂燕王皝第五子封吳王有才太傅慕容評忌之出奔苻堅為秦將太和元年叛秦稱王十一年稱帝改元建興二十一年卒子寶立改元永康蘭汗弒之自稱冒

二年卒子昌立改元承光五年魏大武帝攻昌擒之弟定立改元勝光八年魏人殺之凡三主共廿五年

北燕 馮跋長樂人仕於後燕弑其主慕容熙立熙養子高雲晉安帝義熙五年復弑雲自立為天王改元太平宋元嘉七年跋死其弟弘殺其太子翼而自立八年改元太興十三年魏太武帝滅之凡三主共三十年

附晉魏之間逆臣寇盜

蜀 譙縱益州參軍義熙元年據蜀稱王稱藩後秦封為蜀王元年晉遣兵討之縱敗走死

交州 李貢交阯豪右梁大同七年連結數州豪傑反稱帝中大同元年梁擊之貢奔獠中

漢 侯景東魏將以河南地降于梁因反武帝受逼而殂弑簡文而僭稱帝王僧辯討殺之

涼 陳安為趙秦州刺史晉永昌元年叛自稱涼王趙王劉曜起兵攻斬之

高平 胡琛敕勒酋長魏正光五年高平鎮民反琛為主破六韓拔陵殺琛眾歸萬俟醜奴

上谷 杜洛周柔玄鎮民孝昌元年反敗元真王羣盜高歡蔡雋等從之四年葛榮殺之

齊 葛榮賊帥元洪業之黨魏孝昌二年殺洪業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大通朱爾榮擒斬之

燕 劉靈助為魏行臺普泰元年起兵稱劉氏當興幽冀等州民從之僭稱燕王魏起兵誅之

岐州 萬俟醜奴併胡琛之眾魏孝昌四年稱帝改元神獸拔岐州永安三年魏起兵擒斬之

王伯根　**王彌**　**汲桑**　**胡亢**　**梁犢**

趙廣　**金城**　**天水梁會**　**破六韓拔陵**　**蓋吳**　**劉超**

楊難敵　**公師藩**　**胡誕世**　**莫折六提** 自惠懷之亂中原雲擾其間反叛者甚多餘不盡載姑舉一二如左

附隋末唐初僭竊寇盜

夏 竇建德漳南人大業七年聚眾為盜十三年稱樂王義寧二年建都樂壽置百官改國號夏改元五鳳取邢洺洺湘深冀易定等州唐武德四年秦王世民擒建德斬之於都市凡十有一年

楚 林士弘鄱陽人賊帥操師乞以為將軍大業十二年師乞死士弘代之破官軍眾至十餘萬人自稱楚帝建元太平北至九江南至番禺皆有之武德五年降復走保山洞唐兵擊死凡七年

吳 李子通東海人先依賊帥左牙相大業十一年子通引眾渡淮與杜伏威合而謀殺伏威不克子通奔據海陵武德二年入江都稱吳帝改元明政四年杜伏威執子通送長安誅之凡七年

吳 杜伏威漳丘人大業九年與輔公祏同為盜據歷陽武德二年降唐為和州總管破李子通盡有江西淮南江東之地明年入朝於唐封吳王

魏 李密有才略楊玄感反任為謀主玄感敗密依翟讓等大業十二年號蒲山公十三年為魏公稱元年取河南諸郡入東都殺翟讓武德元年降唐以為光祿卿邢國公密失望後叛討斬之

鄭 王世充西域人為江都通守越王侗以世充為納言僕射太尉武德二年自稱鄭王遂稱帝改元開明四年秦王世民擊之世充降赦為庶人

梁 蕭銑梁之後為隋羅川令義寧元年巴陵董景珍等叛奉銑稱梁王改元鳴鳳唐武德元年僭稱帝都江陵四年命將伐梁銑降斬之凡五年

漢 劉黑闥為竇建德將建德敗眾推黑闥為主武德三年稱漢東王改元天造都洺州秦王世民討之黑闥逃去復洛山東太子建成討而斬之

秦 薛舉金城校尉義寧元年起兵隴西稱西秦霸王末幾稱帝徙都天水改元秦興武德元年舉死仁果立秦王世民討之仁果降斬之凡二年

梁 梁師都朔方郎將隋義寧元年據郡反殺郡丞附突厥自稱梁帝改元永隆唐貞觀二年詔道將軍柴紹等討之其下殺之以降凡十有二年

定楊 劉武周鷹揚府校尉義寧元年殺郡守據郡北附突厥僭位改元天興武德三年秦王世民討之其將宋金剛敗死武周走突厥殺之凡四年

涼 李軌為武威司馬義寧元年起兵自稱涼王攻據河西五郡武德元年稱帝改元安樂軌之將修仁與其兄興貴執軌至長安殺之凡二年

平原 劉新道平原游俠大業七年舉盜歸之眾數十餘萬號阿舅賊尋敗死

靈武 白喻婁為靈武賊帥大業九年起兵劫牧馬連突厥謂之奴賊尋敗死

崑山 朱燮吳人為崑山縣博士大業九年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苦役者避之如歸與劉元進連結隋兵討破之

晉陵 管崇晉陵人大業九年羣盜奉之崇遣將襲破隋兵眾至

十萬衆討之崇敗死

離石　劉苗王離石胡大業十年聚衆十餘萬稱天子尋滅

汲郡　平德仁汲郡人大業十年起兵據林慮山擁衆數萬人武德元年降唐

盱眙　孟讓齊郡人大業十年起兵長白山爲寇至盱眙衆至十萬據都梁宮世充破之

東郡　翟讓韋城人爲東郡法曹亾命爲盜大業十二年聚衆萬餘李密從之義寧元年讓敗推密爲王密遂殺讓

燕　格謙河間人大業十二年擁衆十餘萬據豆子䴚自稱燕王未幾王世充斬之

祝阿　盧明月涿郡人大業十年反據祝阿義寧元年據河南至淮北衆號四十萬自稱無上王王世充討破之

永樂　郭子和坐事流從潛結敢死士義寧元年殺郡丞自稱永樂王武德元年降于唐

大乘　高曇晟懷戎鎮沙門武德元年設齋與五百僧反稱大乘皇帝立尼宣靜爲后改元法輪高開道襲殺之

洪州　張善安洪州總管武德六年反與輔公祏連兵安撫使李大亮討於洪州執送長安赦其罪既而復誅之

附隋末唐初僭亂寇盜

許　宇文化及爲隋衛將軍煬帝在江都義寧二年舉下弒之化及立秦王浩既而弒之化及自稱許帝改元天壽武德二年唐兵擊之化及走誘海曲諸賊共守聊城竇建德生擒斬之凡二年

吳　劉元進餘杭人大業九年舉兵三吳旬月之間衆至數萬朱燮管崇共迎元進爲主遂據吳郡自稱天子隋遣將擊之敗散後合江都丞王世充討破之元進等皆死餘黨三萬人悉坑殺之

黎陽　楊玄感楚公楊素之子大業九年煬帝親征高麗命玄感于黎陽督運玄感反起兵圖東都煬帝聞亂而還遣宇文述來護兒等擊玄感玄感引兵而西宇文述等追擊之玄感敗爲其部下將扶之

燕　王須拔上谷賊帥也大業十一年自稱爲漫天王國號燕與魏刀兒俱起兵各聚衆十萬餘人十二年須拔中流矢而死魏刀兒遂并領其衆

魏　魏刀兒上谷人大業十一年與王須拔俱起兵自稱爲歷山飛聚衆至十餘萬人北連突厥南寇燕趙十二年自稱天子國號魏遣其將甄翟兒攻太原留守李淵擊敗之竇建德并領其衆焉

楚　朱粲城父人爲縣佐史大業十一年亾命聚衆爲盜討之可達寒賊自稱迦羅王好食人

肉聚衆十餘萬人肆掠荊河山南所過噍類無遺武德元年自稱楚帝改元昌達二年降唐以爲楚王既而殺唐使者奔王世充唐命世充殺之

幽州　羅藝初爲虎賁郎將隋大業十二年起兵涿郡殺大守自稱爲幽州總管唐武德二年藝奉表降唐賜姓李封燕郡王貞觀元年復反攻拔幽州統軍楊岌攻走之其下斬之傳其首詣長安

燕　高開道燕人河閒賊格謙之將謙敗死開道收其餘衆武德元年據漁陽自稱燕王改元始興三年遣使降唐唐以爲蔚州總管賜姓李封北平郡王既而復叛七年其將張金樹殺之以降

梁　沈法興武康人爲吳郡太守義寧二年聞煬帝江都遇弒舉兵攻餘杭毘陵丹陽據十餘郡唐武德二年稱梁王于毘陵改元延康武德三年吳主李子通襲法興于吳郡破之法興赴江死

魯　徐圓朗魯郡人義寧元年攻陷東平自瑕丘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唐武德二年降唐爲兗鄆陳杞伊洛曹戴八州皆應之自稱爲魯王六年走死

長白　王薄鄒平人大業七年據長白山剽掠齊濟稱知世郎避征役者多歸之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衆十餘萬郡丞張須陀破之武德二年降唐

東海　高士達蓨人大業七年聚衆清河自稱東海公十二年隋遣楊義臣擊斬之竇建德領其衆

河曲　張金稱鄃人大業七年聚衆河曲爲盜十二年楊義臣大破之逃于清河之東楊善會擒殺之

濟陰　孟海公濟陰人大業九年起兵周橋衆至數萬見人稱引書史輒殺之武德四年竇建德虜之

宋　輔公祏初與杜伏威爲盜降唐拜行臺僕射武德六年反自稱宋帝詔趙郡王孝恭將兵討之七年獲而斬之

元興　操乞師鄱陽人大業十二年陷豫章稱元興王改元始興尋敗死衆歸林士弘

東海　彭孝才東海人大業九年擁衆數萬留守董純擒之

扶風　向海明扶風沙門大業九年聚衆爲盜稱彌勒出世舉兵改元白烏既而滅之

齊郡　左孝友齊郡賊帥大業十年聚衆屯據拘山河南討捕使張須陀將兵討降之

延安　劉迦論延安人大業十年聚衆爲盜自稱皇王改元大世隋遣屈突通討斬之

扶風　李弘芝扶風人爲賊帥大業十年自稱天子尋滅之

唐　唐弼扶風人爲賊帥大業十年自稱爲唐王尋滅之

下邳　苗海潮下邳人大業十年聚衆爲盜杜伏威身降之

高

陽 趙萬海脩大業十年聚衆爲盜寇掠高陽旣而滅之

長白 左才相爲長白山賊帥大業十二年掠淮北衆數萬隋遣陳稜將宿衛兵敗之

龍門 毋端兒龍門賊帥大業十一年聚衆爲盜李淵大破之

絳 敬盤陀絳人聚衆爲盜大業十二年李淵擊破斬之

外黃 王當仁外黃賊帥大業十三年擁衆爲盜歸于李密

濟陽 王伯當濟陽賊帥大業十二年擁衆爲盜歸于李密

韋城 周文舉韋城賊帥大業十二年擁衆爲盜歸于李密

雍丘 李公逸雍丘人也隋大業十年擁衆爲盜歸于李密

潁川 沈柳生潁川賊帥義寧元年寇掠羅川梁主蕭銑銳而下之以爲將軍尋殺之

慶州 楊文幹爲慶州都督武德七年文幹舉兵攻陷寧州秦王世民討之其黨殺之

附唐悖亂藩鎮

江淮 劉展爲江淮節度副使肅宗上元元年節度使王仲昇屈倔强不受命請除之上以展爲江淮都統展滕追江淮覬舊置之心脅悉兵入廣陵遣將徇豫楚署淮西襲下蜀遂陷昇潤宣蘇湖舒和滁廬等州橫行江淮明年平盧兵馬使田神功擊斬之江淮皆平

汴宋 李靈曜仕汴宋都虞侯代宗大曆十一年殺其兵馬使孟鑒北結田承嗣爲援詔以靈曜爲濮州刺史不受命以爲汴宋留後遂益驕慢悉以其黨爲管內八州刺史縣令部李忠臣等討之靈曜夜遁檢而斬之

太寧 僕固懷恩鐵勒人初爲郭子儀兵馬使復兩京肅宗乾元二年瑒爵太寧郡王代宗廣德二年反取太原懷恩之子瑒戰敗爲下所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郭子儀却之永嘉元年再聚兵入寇中途忽遇暴疾而死

成德 李寶臣原姓張名忠志安祿山假子寶應元年降爲成德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兵馬使王武俊殺之以武俊爲團練使武俊與朱滔田悅同反自稱趙王後去王號卒子士眞代之卒子承宗自爲留後獻德棣承宗不悅襲執昌朝不奉詔命削其官爵討之後復其爵凡三削三復卒詔以田弘正代之以承宗之弟承元爲義成節度使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弘正自稱留後朝廷討之不赴以庭湊爲

節度使卒子元逵自稱留後卒子紹鼎嗣卒子紹懿立兄子景崇嗣卒弟鎔嗣衆初鎔稱趙王養子張文禮殺而代之晉王李存勗討之文禮卒子處瑾立晉人尅鎮冀其將執處瑾趙人請得處瑾而殺食之

盧龍 李懷仙爲史朝義范陽節度使代宗廣德元年降爲盧龍節度使其將朱希彩殺之自爲留後希彩遇殺朱泚代之泚入朝以弟滔知留後滔與王武俊同反自稱冀王滔死以劉怦爲幽州節度使卒其子濟知節度事濟之子總殺濟并兄緄自領軍務總棄官爲僧張弘靖代之軍亂囚之推朱尅融爲留後衆殺之立其子种都將李載義殺之自爲節度使楊志誠逐載義自爲留後軍亂逐之推使元忠復殺元忠推牙將陳行泰既而又殺之立張絳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以仲武爲節度使卒子直方嗣衆亂逃歸京師衆推周綝綝卒推張允仲懿宗咸通十三年病納旄節而薨以張公素爲留後李茂勳逐而代之茂勳致仕授其子可舉其將李全忠殺而代之卒子匡威嗣其弟匡籌逐而代之李克用攻克幽州匡籌敗走而死

天雄 田承嗣安史之將代宗廣德元年降以爲魏博五州都防禦使二年詔以魏博爲天雄軍大曆十年承嗣反誅罪詔釋之十以其姪悅爲留後復反自稱魏王其弟緒殺之緒爲節度使卒子季安嗣卒子懷諫幼衆立田興事朝廷恭賜名弘正元和末徙成德見殺以其子布爲魏博節度名以討成德牙將史憲誠殺布爲節度使軍亂殺之推何進滔知留後卒子重順嗣賜名弘敬卒子全暐嗣衆逐之推大將韓君雄賜名允中卒子簡嗣反其將樂行達殺之爲留後賜名彥禎衆逐之推羅弘信卒子紹威嗣進爲鄴王梁開平四年卒子周翰幼弱以楊師厚代之卒梁分天雄爲兩鎮以賀德倫爲節度軍亂晉王入魏而有之

附唐僭逆寇盜

燕 安祿山柳城胡初名阿犖山母再適安延偃冒姓安張守珪節度幽州板之爲將開元二十四年爲討擊使陞平盧節度使兼范陽節度使天寶九載賜爵東平郡王兼河東節度使以嚴莊高尚爲腹心十四載發兵反陷東京至德元載僭號大燕改元聖武陷長安二載其子慶緒殺之自立改元天成郭子儀復兩京慶緒走史思明斬之

燕
史思明突厥種也初名窣于與安祿山同里以驍勇累遷將軍賜名思明祿山反以思明爲將慶緒既立思明來降詔爲歸義王復反自稱大聖燕王遂僭號改元順天復改元應天其朝義弒之而自立改元顯聖僕固懷恩等計朝義其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朝義縊而死

楚
李希烈淮西都虞候大曆十四年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而代之加同平章事自稱天下都元帥興元元年僭位蔡州國號楚改元武成貞元二年其將陳仙奇殺之以降

漢
朱泚與弟滔俱爲李懷仙部下將後爲盧龍節度使大曆九年入朝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立泚爲主據長安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自將圍德宗于奉天李晟渾瑊擊破泚解其圍興元元年改國號漢改元天皇李晟等收復京城泚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

附唐悖亂藩鎮

平盧
李懷玉爲平盧將代宗永泰元年逐其節度使而代之賜名正己卒子納領軍務自稱齊王興元元年去王號卒子師古嗣卒弟師道嗣遣賊刺殺宰相武元衡欲襲東都元和十四年其部下將劉悟斬之并誅其二子

彰義
吳少誠爲淮西將德宗貞元二年殺節度使陳僊奇因以少誠爲留後十四年叛詔削官爵十六年赦之復其官爵憲宗元和四年卒從弟少陽殺其子自立九年卒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十年反詔發兵討之十二年李愬兵入蔡州擒吳元濟送京師斬之

昭義
劉悟中盧李師道之將也憲宗元和閒師道叛亂十四年悟執師道斬之朝廷因以悟爲義成節度使十五年改爲昭義節度使敬宗寶曆元年悟卒子從諫嗣武宗會昌三年從諫卒弟之子稹自爲留後詔發兵討之明年昭義都押牙郭誼殺劉稹而誼亦伏誅

橫海
程華賜名日華初爲張孝忠押牙德宗興元元年孝忠以易州歸國易定滄二州隸之以日華爲滄州節度使名橫海軍貞元四年卒子懷直知留後爲滄州觀察使十一年眾逐之立其從兄懷信順宗貞元元年卒其子權嗣憲宗元和十三年權舉族歸于朝廷

宣武
劉玄佐德宗建中二年更汴朱軍爲宣武以玄佐爲節度使始終不失臣節貞元八年卒朝廷以吳

湊爲代將士怒擁玄佐之子士寧爲留後淫亂殘忍軍中苦之九年兵馬使李萬榮因眾心而逐之遂爲留後十二年萬榮病不知事軍亂努以董晉爲節度使十五年卒陸長源知留後軍士作亂殺之詔以劉逸準爲節度使卒韓弘爲節度使憲宗元和十四年入朝

朔方
李懷光靺鞨人以功賜姓累遷邠寧涇原節度建中初遷朔中四年破朱泚解奉天圍盧杞譖之懷光怨望與朱泚連和而反貞元元年馬燧討之懷光縊死

淮南
陳少游初爲宣歙觀察使後遷淮南節度使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攻陷[illegible]滑州江淮大震少游送款于希烈遣使結李納于鄆州壽州刺史張建封具奏少游附賊之狀及希烈僭號又上表歸順後羞悸而死

襄陽
梁崇義初從來瑱襲襄節代宗廣德元年來瑱死崇義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據襄陽與李巳連結不受詔命德宗建中二年命李希烈討破之傳首京師

西川
劉闢爲西川度支副使表求節鉞朝廷以爲給事中不受順宗永貞元年以爲西川節度副使憲宗元和元年求領三川不許遂反詔高崇文討而擒之伏誅

昭義
盧從史德宗貞元二十年昭義節度使李長榮卒從史自請爲節度使後與王承宗通謀憲宗元和五年以中使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使討擒之貶爲驩州司馬

夏綏
楊惠琳節度使韓全義之甥全義入朝以惠琳留後憲宗元和元年以李演爲節度使惠琳勒兵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之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

邠寧
朱玫爲邠寧節度使軍名靜難光啓元年宦官田令孜結玫與李昌符爲援同討王重榮李克用敗重榮進逼京城上奔鳳翔如寶雞玫等追逼車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道奉肅宗玄孫襄王熅監國稱帝李克用王重榮討之玫歸王行瑜斬玫殺熅行瑜爲靜難節度使乾寧二年舉兵犯闕是年李克用討邠州部下將殺行瑜傳首京師

附唐僭逆寇盜

齊
黃巢寃句人也善騎射喜任俠屢舉進士不第與王仙芝販私鹽乾符二年仙芝作亂巢聚眾應之攻州縣眾至數萬陷鄆沂濮州仙芝既敗巢爲主自稱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掠宋汴陷虔吉饒信寇宣州入浙東陷福州廣

州鄂州過江陵陷睦州婺州度江淮陷申州入潁宋徐兗之境陷東都入潼關入長安上走興元巢僭號大齊改元金統中和三年李克用等收復長安巢乃遁去明年巢兵敗其甥林言誘巢斬之以降

蔡 秦宗權為蔡州刺史中和三年黃巢陷蔡州宗權稱臣于巢光啓元年宗權僭號稱帝陷東都文德元年蔡州將申叢執宗權以降囚而殺之

越 董昌臨安人初為石鏡鎮將中和二年引兵據杭州周寶表為刺史光啓二年取越州詔以為浙東觀察使乾寧二年昌求為越王未許遂僭號大越稱帝詔錢鏐討昌鏐將顧全武圖之昌懼去帝號全武攻擒而斬之

燕 劉仁恭其初幽州留後李匡威之將也乾寧二年李克用冠幽州請以仁恭為盧龍節度使後借克用取滄景德三州有并河朔之志悖慢朝廷驕後貪暴其子守光虜而囚之天祐四年梁開平元年也梁以劉守光為盧龍節度使其兄守文聞其囚父討之不勝亦為所殺六年梁以守光為燕王八年梁乾化元年也守光僭稱帝改元應天越二年晉王存勗執仁恭守光斬之

附唐悖亂藩鎮

鳳翔 李昌符鳳翔節度使僖宗光啓元年宦官田令孜遣昌符與朱玫討王重榮重榮求援于李克用克用進逼京城上奔鳳翔如寶雞昌符朱玫追逼車駕焚燒閣道三年復擁兵燒行營詔李茂貞起兵討之昌符遂敗而伏誅

同華 韓建同華節度使昭宗乾寧二年與王行瑜李茂貞合兵犯闕殺宰相李谿韋昭度三年李茂貞復起兵犯闕建請帝幸華州矯制殺諸王十一人至天復元年朱全忠取華州徙建為忠武節度使尋敗許昌軍亂擒建殺之

西川 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僖宗光啓二年宦官田令孜除西川監軍往依敬瑄至文德元年詔徵敬瑄為龍武統軍敬瑄不受命詔削敬瑄官爵昭宗大順二年王建攻西川遂自稱留後景福二年建遣人殺敬瑄及田令孜

東川 楊師立東川節度使中和四年徵為右僕射師立怒不受命殺官詰使及監軍使舉兵反明年東川將吏斬之以降高仁厚為節度使光啓二年陳敬瑄殺仁厚

岐 李茂貞者宋文通也以討黃巢有功賜姓

名光啓三年遷鳳翔節度使景福二年兼山南西道節度使盡有鳳翔十五州之地乾寧二年舉兵犯闕天復元年封茂貞為岐王後周同光二年封秦王卒子繼曮嗣後唐遣將攻滅之

河中 王重榮河中虞侯廣明元年作亂詔以為留後降于黃巢既而叛之敗其將朱溫光啓元年賜河中軍曰護國牙將常行儒殺之其弟重盈嗣乾寧二年卒重榮子珂知留後天復元年朱全忠取河中執珂殺之河中悉平

鎮海 李錡德宗貞元十五年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多積財寶以獻德宗喜之以浙西為鎮海軍以李錡為鎮海節度使憲宗元和二年錡反遣其兵馬使張子良領兵襲宣州子良乃引兵夜還執錡送京師并其子皆斬之

淮南 高駢為浙西鎮海軍節度使僖宗乾符六年擊破黃巢以駢為淮南節度鹽鐵轉運使既而巢陷潭州逼江陵乃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駢稱風痺不戰巢兵遂渡江淮陷東都入長安詔加駢東面都統終不出兵中和二年罷兵柄駢上表不遜遂絕貢賦用方士呂用之任為將專行威福都將畢師鐸發兵討用之執駢幽殺之及其子孫同坎瘞之以朱全忠為節度

光壽 王緒壽州屠者衆萬餘人據本州陷光州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光啓元年宗權以緒租賦不給發兵擊之緒舉兵渡江掠江洪虔州陷汀漳前鋒將擒緒縛之奉王潮為將軍陷泉州尋以泉降詔為泉州刺史

許州 鹿晏弘忠武將中和二年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勗詔禁兵討之晏弘棄興元陷襄州還據許州自為留後朝廷力不能討因以晏弘為節度使至光啓二年秦宗權舉兵陷許州執晏弘殺之

江陵 劉漢宏荊南將乾符六年黃巢舉兵逼江陵節度使王鐸走襄陽留漢宏守江陵漢宏大掠北歸為盜寇宋兗掠申州詔徵兵討之漢宏降為浙東觀察使遣弟漢宥將兵營西陵謀取浙西光啓二年錢鏐舉兵攻斬之

附叛亂寇盜

荊襄 康楚元為襄州將乾元二年作亂破荊州衆萬餘商州刺史韋倫生擒之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荊襄遂平

廣州 呂太一宦官也廣德元年反廣州討平之

邵州 王國良本湖南牙將聚衆據邵州掠侵州縣建

中元年招降之

涇原 劉文喜涇原將建中元年據涇州作亂朱泚李懷光等討之其將劉海賓殺之以降

沂海 王弁沂海役卒元和十四年殺觀察使王遂自稱留後詔以弁爲開州刺史誘殺之

河東 揚弁河東將會昌四年作亂據軍府與劉稹約爲兄弟監軍呂義忠擒送京師斬之

浙東 裘甫浙東人爲賊帥咸通元年陷象山浙東騷動六月觀察使王式舉兵擒甫傳送京師斬之

徐泗 龐勛爲徐泗糧料官咸通九年戍卒殺觀察使崔彥曾勛爲主康承訓討之勛敗死

浙西 王郢爲浙西鎮遏使有戰功以節度使不給衣糧乾符二年劫庫兵作亂攻陷蘇常泛江入海轉掠二浙福建四年陷台州明州浙西節度使裴璩招降其衆郢至明州鎮遏使劉巨容殺之

長垣 王僊芝販私鹽乾符元年聚衆長垣攻陷曹濮州黃巢應之寇淮南諸州陷鄂州安州又寇荊南招討副使曾元裕擊破斬之

附五代偏方割據諸國

吳 楊行密初名行愍字化源廬州人唐僖宗中和間淮南節度使高駢以爲押牙知廬州事更其名朝廷因以爲刺使光啓三年駢爲畢師鐸所執行密將兵入援攻尅廣陵自稱淮南留後昭宗龍紀元年尅宣州取潤州部爲節度既而尅滁和取常楚廬歙舒泗濠壽連水蘇昇州天復二年賜爵吳王建國揚州昭宣天祐二年卒謚武忠王子渥嗣封弘農王居喪酣飲驕奢其將張顥徐溫弒之立其弟隆演盡取江西之地梁太祖開平四年嗣吳王位均王貞明五年改元武義徐溫爲相專政明年隆演卒謚宣王弟溥立改元順義後唐明宗天成二年溥稱帝改元乾貞四年改泰和清泰二年改天祚時徐知誥專政封齊王建國金陵晉天福二年知誥稱帝改國爲唐奉吳主爲讓皇自行密封王至于國亡凡四主三十六年

南唐 李昇字正倫少時爲揚行密所得以賜徐溫爲子命其名曰知誥溫卒唐明宗時楊溥稱帝以知誥爲相封齊王晉高祖天福二年知誥遂自稱帝而滅吳建國于金陵號曰唐改元昇元復姓李名昇天福八年殂號烈祖子璟嗣改元保大周世宗顯德五年改元中興世宗屢審伐唐唐軍屢敗多喪其地于是盡獻江北之地于周避諱更名景去帝之事周正朔至宋太祖建隆二年建南都于南昌而遷之景卒子煜嗣位于金陵開寶八年宋太祖命曹彬等伐之煜降凡三主共三十九年

前蜀 王建字光圖許州人少屠牛盜驢販私鹽里人謂之爲賊王八後爲軍卒迎僖宗于蜀宦官田令孜養以爲子文德元年爲永平軍節度使即以兵攻楚邛蜀取成都彭州梓州興元洋州興州昭宗天復三年封爲蜀王復取黔忠萬施等州明年梁滅唐建亦稱帝國號蜀改元武成梁乾化元年改永平均王貞明二年改通正二年改天漢四年改光天六月卒子宗衍立明年改元乾德唐莊宗同光三年改咸康君臣沉湎不修國政是年唐師伐蜀王衍出降唐殺衍夷其族凡二主二十三年

後蜀 孟知祥邢州人初事晉王唐兵破蜀莊宗以爲成都尹西川節度使明宗立知祥訓練兵甲增置諸營七萬餘人有王蜀之志天成四年與東川節度使董璋謀叛朝廷長興三年知祥攻董璋破之併有東川四年封蜀王閔帝應順元年僭稱帝建元明德是年殂子仁贊立更名昶不改元晉高祖天福三年始改廣政昶年少不親政事打毬走馬務爲淫佚將相驕蹇値晉漢之際中國多故安據一方周世宗屢征未下至宋太祖遣王全斌等伐之降共三十三年

閩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人兄潮初從王緒爲遣衆發緒推潮爲主攻陷泉州既歸降爲刺史累至威武節度使潮卒審知代封瑯邪王梁開平三年封閩王審知卒子延翰嗣自稱大閩國王弟延鈞殺之自立唐封閩王明宗長興四年稱帝更名鏻改元龍啓後改元永和子繼鵬弒之自立更名昶昶無道叔父延羲弒昶自立更名曦自稱國王稱藩于晉淫虐尤甚自稱大閩皇既而稱帝指揮使朱文進殺曦自立稱閩主閩人殺文進迎泉主王延政歸福州延政以殷有唐兵未聚徙都李仁達帥將吏迎立雪峰寺僧卓巖明爲帝仁達後殺巖明自稱留後天福十二年吳越兵取福州氏卒殺仁達夷其族凡八主三十九年

殷 王延政審知子延鈞弟也忽與有疾王延稟自建州使其子王繼雄襲福州皆爲延鈞所殺延鈞遣延政慰撫建州唐以延政爲建州刺史晉高祖天福六年閩王曦以建州爲鎮安軍而以延政爲節度使封富沙王八年延政稱帝于建州國號殷閩人既復朱文

進故臣共請延政歸福州改國號閩而殷方有唐兵未暇徙都是年唐兵拔建州延政降唐爲羽林大將軍僅五年

附五代偏方割據諸國

吳越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僖宗乾符五年黃巢兵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董昌將討賊鏐以驍勇事昌爲兵馬使中和二年劉漢宏叛抗州昌遣鏐破之於越州爲杭州刺史昭宗景福二年爲鎮海節度使董昌僭號鏐遣顧全武攻斬之兼鎮東節度盡有浙東西之地天復二年進越王梁開平元年爲吳越王唐明宗天成元年建元寶正既而去年號長興三年薨謚武肅子傳瓘嗣更名元瓘遵守先志將吏輯睦晉天福六年卒謚文穆子弘佐立年十三溫恭好禮賢勤政務人不能欺年二十而薨謚忠獻弟弘倧嗣統軍使胡進思恃功干政弘倧欲去之進思作亂廢之立其弟弘俶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俶入朝盡獻其地凡五主共七十七年

南平 高季昌字貽孫陝州人初爲汴人李讓家僮唐昭宣天祐三年梁王朱全忠以季昌爲荆南節度使唐亾梁均王乾化三年進爲渤海王梁亾季昌避唐廟諱更名季興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季興南平王明宗天成二年襲取夔州唐兵討之不克明年季興卒謚武信其子從誨立謝罪于唐唐復脩職貢荆南地狹兵弱界于吳楚之間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奉梁正朔歲時奉貢假道荆南季興從誨掠取其物其後南漢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向稱臣利其賜予諸國皆目之爲高賴子漢乾祐元年卒子保融立迂緩治民無法高氏始衰保融卒弟保勗立保勗卒保融子繼冲立乾德元年歸于宋凡五主共四十有九年

楚 馬殷字霸圖許州人少爲木工初孫儒與劉建鋒俱爲秦宗權之將戍蔡州殷隸軍中以材勇聞及宗權拔儒等皆屬焉宗權既敗孫儒亦敗死殷乃隨劉建鋒攻豫章趙潭州殺節度使鄧處訥建鋒自爲留後其下殺之推殷爲留後昭宗光化元年知武安留後湖南多爲羣盜所據殷得潭邵二州而已明年拔道州又明年取桂州天復三年陷江陵梁初以爲楚王開天册府置官屬唐長興元年卒謚武穆子希聲嗣二年卒弟希範嗣範卒弟希廣嗣其兄希萼攻陷潭州殺希廣自立荒淫好殺其將王逵周行逢作亂入據郎州希

萼立寨備郎兵不恤將卒將卒皆怒楚將徐威執希萼囚之立其弟希崇亦縱酒荒淫國人不附是年南唐擊楚希崇降遷其族于金陵凡六主三十五年

南漢 劉隱上蔡人其父謙爲封州刺史謙卒士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押牙表代其父爲封州刺史昭宗乾寧三年爲清海行軍司馬天復元年清海節度使徐彥若卒隱權留後梁開平三年以隱爲平王遭世多故立功嶺南遂有南海乾化元年封隱爲南海王是年卒弟巖嗣貞明三年稱帝于廣州國號越改元乾亨明年改國號大漢唐同光三年改元白龍天成三年改元大有晉天福六年有疾自造龑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七年殂子弘度立更名玢改元光天驕奢好殺不親政事居喪無禮明年其弟弘熙弒之而自立更名晟改元應乾又改乾和周顯德五年殂子繼興立更名鋹改元大寶鋹年少懦然委政宦官宋太祖開寶四年命潘美伐南漢鋹降自隱稱王凡五主共六十有三年

北漢 劉崇漢高祖知遠之弟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與郭威有隙高祖殂威執政崇遂募勇士招納亾命繕甲兵實府庫以爲自全之計隱帝遇弒崇之子贇爲武寧節度使朝議迎立贇既在道郭威自立遣兵拒贇廢爲湘陰公而弒之崇自稱漢帝于晉陽仍用漢年號更名旻僭有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不克求援契丹連歲與周爭戰世宗顯德元年崇殂號世祖承鈞立更名鈞四年改元天會宋初承鈞自保一隅太祖開寶元年承鈞病殂謚和帝養子繼恩立其下執之立其弟繼元改元廣運宋命曹彬等屢伐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復遣潘美伐之既而親征繼元出降凡四主共有三十年

附宋家割據之國

西夏 趙德明其先黨項人唐僖宗有拓拔思恭者爲宥州刺史討黃巢有功賜姓李爲定難節度使有銀綏宥靜夏五州之地其後有李仁福傳于彝超彝殷彝興嗣宋太祖乾德四年封爲夏王卒子光叡嗣卒子繼筠嗣卒弟繼捧嗣太宗太平興國七年獻其地其弟繼遷亾去寇邊眞宗咸平六年攻殺之其嗣子德明立請降賜姓趙封西

世宗之孫有明昌承安泰和三號共一十九年海郡侯名允濟世宗之子章宗之叔也有大安崇慶至寧三號共五年宣宗名珣世宗之孫章宗之兄有貞祐興定元光三號共十二年哀帝名守緒宣宗子有正大開興天興三號共十年滅于元

附元末僭竊諸寇

浙東方谷珍據浙東稱王降于明　鄆州徐壽輝都鄆州稱帝號天完敗于元兵又都漢陽都江州爲將陳友諒殺之　高郵張士誠據高郵稱王國號大周滅于明　亳州韓林兒劉福通迎都亳州稱帝國號宋敗于元通又迎都于汴元又敗之　江州陳友諒據江州稱帝國號漢滅于明　成都明玉珍據成都稱帝國號大夏降于明洪武四年　福建陳有定據福建滅于明　山東毛貴田豐據山東滅于元　廣東何真據廣東滅于明　遼陽劉益據遼陽滅于明

類書纂要卷之七

武林次辰黄太史鑒定

無錫周魯南林　輯
同邑侯杲仙蓓　參

三教類

儒教

聖

孔子名丘字仲尼黄帝之後三十世至帝乙微子啓封于宋八世至孔嘉父又五世至叔梁紇母顏氏禱于尼丘而生年三十而弟子進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年七十三而卒魯哀公誄之漢高立廟唐武德二年詔國子監立廟以四時致祭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廟十四年詔尊爲宣聖尼父乾封元年追贈太師天授中追封

隆道公開元廿七年追謚文宣王大中祥符初加謚玄聖文宣王又改謚至聖文宣王元至大元年加謚大成至聖文宣王明洪武中封爵仍舊制嘉靖中罷封爵正廟祀稱至聖先師孔子
國朝仍稱至聖先師孔子

賢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孔門自有回門人日益親孔子嘗以回賛易自羲黄堯舜外不多及焉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卒漢高祖十二年祀享孔廟魏晉以至隋唐享禮如之唐總章贈少師太極進太師元進兖國公至順加復聖公今祀稱復聖顏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嘗敝衣耕于魯魯君聞而致邑焉參辭不受事父皆盡孝作孝經唐總章追封少師太極進太保開元追封郕伯宋咸淳改封郕國公元加宗聖公今祀稱宗聖曾子

子思子名伋字子思孔子孫師事曾子嘗封孔子言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孔子欣然曰其克肖乎

對魯哀公除非法之事行周公伯禽之政魯穆公問何如利民曰毀不居之室以賜百姓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愁怨而後世有聞見也魯不能用適衛緼袍無表三旬九食憂道學失傳作中庸教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宋崇寧追封沂水侯咸淳進沂國公元加號述聖公今祀稱述聖子思子

孟子 名軻字子輿鄒人受業于子思願學孔子時方務合從連衡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以仁義說齊梁諸君不能用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以正人心濟世之功不在禹下宋元豐追封鄒國公配享次顏子元至順加亞聖公今祀稱亞聖孟子

閔子 名損字子騫魯人孔子稱孝季氏使為費宰辭唐開元贈費侯宋大中祥符加琅琊公咸淳改封費公今祀稱先賢閔子

冉子 名耕字伯牛魯人以德行名唐贈魯侯宋大中祥符加封東平侯咸淳改鄆公

冉子 名雍字仲弓魯人寬洪簡重以德行名子貢曰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唐贈薛侯宋封下邳公咸淳改薛公

宰子 名予字子我魯人以言語稱唐贈齊侯宋大中祥符封臨淄公咸淳改齊公

端木子 名賜字子貢衛人好揚人美不匿人過田常欲作亂于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子貢至齊說田常以次說吳越及晉諸君遂亂齊存魯破吳強晉而霸越孔子曰存魯吾之初願若夫強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唐贈黎侯宋大中祥符加黎陽公咸淳改黎公

冉子 名求字子有魯人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恭老卹幼不忘賓旅為季氏宰以致事解唐贈徐侯宋大中祥符封彭城公咸淳改封徐公

仲子 名由字子路卞人好勇伉直喜鬬過治蒲三年孔子稱其三善仕衛事出公輒蒯聵與大夫孔悝謀入衛山公奔魯蒯聵入由在外聞之造蒯聵與孔悝登臺由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聵勿聽于是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由擊斷其纓由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唐贈衛侯宋大中祥符改河內侯咸淳加衛公

言子 名偃字子游吳人以文學名動履不妄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宰武城以禮樂教民邑人皆絃歌唐贈吳侯宋大中祥符加封丹陽公咸淳改封吳公

卜子 名商字子夏衛人篤信謹守善說詩孔子沒商居西河教

授為魏文侯師唐開元追封魏侯宋大中祥符加封河東公咸淳改封魏公

顓孫子 名師字子張陽城人皆干容止子貢稱其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非聞聖人之教而進德之驗與唐贈陳伯宋大中祥符加宛丘侯咸淳改陳國公

澹臺子 名滅明字子羽武城人有君子之資貴之不喜賤之不怨唐開元贈江伯宋大中祥符加金鄉侯

宓子 名不齊字子賤魯人治單父彈琴不下堂衆悅孔子曰子何施而得之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二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歎曰昔堯舜聽天下之務所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唐開元贈單父伯宋大中祥符進封侯

原子 名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卒憲隱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也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唐追封原伯宋大中祥符加任城侯

公冶子 名長字子長齊人唐開元追封莒伯宋大中祥符加封高密侯

南宮子 名适字子容一字子芝亦曰南容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獨居思仁以智自將唐追封郯伯宋大中祥符加汝陽侯

公子 名晳哀字季次齊人未嘗屈節為人臣孔子貴之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于都惟季次未嘗仕司馬遷曰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茍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唐追封郈伯宋大中祥符加封北海侯

商子 名瞿字子木魯人受易于孔子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唐追封蒙伯宋大中祥符加封須昌侯

高子 名柴字子羔齊人為人篤學有法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親喪三年未嘗見

齒為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脫柴孔子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唐追封共伯宋大中祥符加封共城侯

漆雕子名開字子若一字子開蔡人習尚書不樂仕唐追封滕伯宋大中祥符加封平輿侯

樊子名須字子遲齊人唐追封鄒伯宋大中祥符加封益都侯

司馬子名耕字子牛宋人唐贈向伯宋大中祥符加封楚丘侯政和改封睢陽侯

公西子名赤字子華魯人唐追封邵伯宋大中祥符加封鉅野侯

有子名若字子若魯人強識好古孔子没弟子以事孔子之禮事之唐追封卞伯宋大中祥符加封平陰侯

梁子名鱣一名鯉字叔魚嘗以無子欲出妻聞商瞿之言而止唐追封梁伯宋大中祥符加封千乘侯

巫馬子名施字子期陳人唐追封魯伯宋大中祥符加封東阿侯

冉子名儒字子魚一字子魯魯人唐追封紀伯宋大中祥符加封臨沂侯

顏子名辛字子柳魯人唐追封蕭伯宋大中祥符加封陽穀侯

伯子名虔字子楷一字子折魯人唐追封聊伯宋大中祥符加封沭陽侯

曹子名卹字子循蔡人唐贈曹伯宋大中祥符加封上蔡侯

冉子名季字子產魯人唐追封東平伯宋大中祥符加封諸城侯

公孫子名龍字子石楚人齊田常欲為亂將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欲止其兵以存魯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唐贈黃伯宋大中祥符加封枝江侯

漆雕子名哆字子斂魯人唐追封武城伯宋大中祥符加封濮陽侯

秦子名商字丕茲魯人父堇與孔子父以德力並稱家語書不茲史記書子丕今書從左傳云唐贈上洛伯宋大中祥符加封馮翊侯

漆雕子名徒字子文一字子期魯人唐追封須句伯宋大中祥符加封高苑侯

顏子名高一名刻字子驕魯之有力人也孔子去衛適陳過匡高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唐追封琅邪伯宋大中祥符加封雷澤侯

商子名澤字子秀魯人唐封睢陽伯宋大中祥符加封鄒平侯

穰子名騶赤字子徒秦人唐贈薇伯宋大中祥符加上邽侯

任子名不齊字子選楚人唐追封任城伯宋大中祥符加封當陽侯

公子名良孺字子正陳人賢而有勇孔子

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良孺以私車五乘從孔子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也已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唐追封東牟伯宋大中祥符加封牟平侯

石子名作蜀字子明成紀人唐贈成紀伯宋大中祥符加封成紀侯

公子名夏首字子乘魯人唐贈元父伯宋大觀加封鉅平侯

后子名處一名石處字里之齊人唐贈營丘伯宋政和加封膠東侯

奚容子名箴字子晳魯人唐贈下邳伯宋大中祥符加封濟陽侯

顏子名祖一名相字子襄魯人唐贈臨邑伯宋大觀加封富陽侯

句子名井疆字子孟衛人唐贈淇伯宋大觀加封滏陽侯

榮子名旂字子祺魯人唐追封雩婁伯宋大中祥符加封厭次侯

公子名堅定字子中唐追封新田伯宋大觀四年加封梁父侯

鄡子名單字子家唐追封銅鞮伯宋大觀加封聊城侯

左子名人郢字子行魯人唐追封臨淄伯宋大中祥符加封南華侯

罕父子名黑字子黑一字子素魯人唐追封乘丘伯宋大觀加封祈鄉侯

秦子名祖字子南魯人唐贈少梁伯宋大中祥符加封鄄城侯

鄭子名國字子徒宋人唐追封滎陽伯宋大中祥符加封朐山侯

原子名亢字子抗一字籍魯人唐追封萊蕪伯宋大中祥符加封樂平侯

公祖子名句茲字子之魯人唐贈期思伯宋大中祥符加封即墨侯

縣子名成字子橫一字子祺魯人唐贈鉅野伯宋大中祥符加封武城侯

廉子名潔字子庸衛人唐追封莒父伯宋大中祥符加封胙城侯

燕子名伋一名級字子思秦人唐贈漁陽伯宋大中祥符加封汧源侯

叔仲子名會字子期魯人與孔族年相比稱二孺子俱執筆迭侍于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唐追封瑕丘伯宋大中祥符加封博平侯

顏子名之僕字子叔魯人唐贈東武伯宋大中祥符加封宛句侯

邽子名巽字子斂魯人唐追封平陸伯宋大中祥符加封高堂侯

公孫子名與一名加字子之一字子上魯人唐追封重丘伯宋大中祥符加封臨朐侯

樂子名欽字子聲秦人唐贈昌平伯宋大中祥符加封建成侯

狄子名黑字晳之一字子晳亦字子素衛人唐贈臨

濟伯宋大中祥符加封林慮侯 **陳子** 名亢字子亢一字子禽陳人唐追封潁伯宋大中祥符加封南頓侯 子
茂子 名忠字子蔑孔子之兄伯皮之子唐贈汶陽伯宋大中祥符加封鄆城侯 **琴子** 名牢一名張字子開
一字子張衛人唐追封南陵伯宋大中祥符進封頓丘侯政和改封陽平侯 **公西子** 名蔵字子上一字子
尚魯人唐贈祝阿伯宋大觀加封徐城侯 **步叔子** 名乘字子車齊人唐追封淳于伯宋大中祥符加封博昌
侯 **施子** 名之常字子恒魯人唐贈乘氏伯宋大中祥符加封臨濮侯 **秦子** 名非字子之魯人唐贈汧
陽伯宋大中祥符加封華亭侯 **申子** 名棖字子續唐贈魯伯宋大中祥符加封文登侯 **顏子** 名噲字子
聲魯人唐贈濟陰伯宋大中祥符加封濟陰侯一云贈朱虛伯

儒

左子 名丘明魯人杜預言受經于仲尼作春秋傳身嘗為魯史躬覽載籍其文緩其旨遠或問于程子曰左丘

明是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
故考事精詳侍郎芳序左傳曰古之傳春秋者三家左氏
最先出昔人謂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公穀在七十子
後得之傳聞非其等匹唐貞觀詔從祀宋大中祥符贈瑕
丘伯政和改中都伯今祀稱先儒左子 **公羊子** 名高齊人作春秋傳或曰公穀皆子夏門人朱子曰公穀
想皆齊魯間儒者故其所著書有傳授又曰不曾見國史
故考事跡而義理卻精唐貞觀詔從祀宋大中祥符加封
臨淄伯 **穀梁子** 名淑字元始一名赤魯人作春秋傳與左氏公羊并行于世或曰穀梁得春秋之旨而失
之短或曰春秋聖人之作其辭危其旨遠其義微得其旨
于一字一句亦難乎其為功矣唐貞觀詔從祀宋大中祥
符追封龔丘伯政和改雎陽伯今祀稱先儒穀梁子 **子國子** 名安國字子國魯人孔子十一世孫漢武帝傳
士終臨淮守孔氏有古文科斗尚書以今文字讀之因以
起其家遺書得十餘篇司馬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
金縢諸篇蓋得之安國云唐貞觀詔從祀宋大中祥符加封曲阜侯 **毛子** 名萇趙人大毛公享之子受詩于大
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號小毛公馬融賈逵鄭康成皆宗
之唐孔穎達為疏傳學者迄于北宋歐陽修王質不逮朱
子廢書名其說而言詩唐貞觀詔從祀宋大中祥符追封樂壽伯 **伏子** 名勝濟南人世稱伏生故為秦博士
秦焚書勝壁藏之漢定求其書亡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
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能書漢文帝求能尚書者天
下無有聞勝治之欲召勝時勝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
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勝語訥錯不能辨勝授少女少女
授錯自是大小夏侯之徒皆學焉唐貞觀詔從祀宋大中祥符加封乘氏伯 **高堂子** 名生字漢之魯人禮
經秦火而書不傳獨高堂生能言之傳十七篇后蒼戴
慶等明其業唐貞觀詔從祀宋大中祥符追封萊蕪伯 **后
子** 名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邊詩禮為博士至少府事漢文帝授翼奉蕭望之匡衡
授瑯琊師丹伏理斿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事理高
密太傅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
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瑯琊皮容皆至大顯益衍其傳嘉靖九年詔從祀 **董子** 名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下帷

講誦三年不窺園人罕見其面漢景帝時拜博士武帝策
賢良對勉強學問行道致誠于內又言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帝嘉之以之相江都王秩中大夫稱
漢醇儒洪武二十八年詔從祀成化二年追封廣川伯 **杜
子** 名子春東漢人授周禮于劉歆傳鄭興鄭眾時號囊括六典網羅眾家云唐貞觀詔從祀宋大中祥符加封緱
氏伯 **王子** 名通字仲淹銅川龍門人嘗獻太平十二策于隋文帝不能用教授河汾弟子如薛收董常輩自
遠至者甚眾集其格言曰中說屢徵不起楊素勸之仕則
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
談道足以自樂不欲仕也及卒門人私諡曰文中子嘉靖九年詔從祀 **韓子** 名愈字退之唐南陽人舉進士
採行堅正為監察御史時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民
感其惠愛生子多以韓名嘗為裴度行軍司馬說韓弘協
平吳元濟遷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入禁中愈極諫貶潮
州刺史為文祀鱷魚患潮人知學自愈始鎮州亂殺田弘
正立王廷湊愈奉詔宣撫既行眾皆危之穆宗復詔愈度
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疾馳入及

復喻廷湊及諸叛卒平之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年五十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貞元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著原道原性師說諸篇粹然一出于正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其文比史遷其道泝孟軻距楊墨愈排佛老一也宋元豐七年從祀追封昌黎伯

周子 名惇頤字茂叔以舅氏龍圖學士鄭向恩補官所至有政積洗冤釋民仕終至南康軍趙抃呂公著屢疏薦用熙寧六年朝命及門而卒年五十七其胸襟氣象如光風霽月其學不由師傳默契道体程顥程頤從學敎以尋孔顏樂處著太極圖通書與六經語孟並傳朱子言敎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五峯胡氏言周子功在孔孟之間西山眞氏言孔子之道至周子而後明周子之道至二程而益明宋淳祐詔從祀追封道國公諡元

程子 名顥字伯淳河南洛陽人歷官諸邑務德化爲御史論新法終宗正丞詳具國史上殿劄子具奏議其學得之周茂叔傳楊時諸子著定性書語錄具五經四書傳註性理大全傳布學官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先生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巳任辨異端息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孟子之後一人而巳宋淳祐詔從祀元至順加封豫國公諡純

程子 名頤字正叔少有高識非禮不動宋仁宗時上疏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及經筵二劄詳見大儒奏議大臣屢薦不起哲宗初詔授西京國子敎授召見崇政殿說書文彥博稱其眞侍講後入元祐黨籍與兄顥倡明道學著易傳春秋傳其他格言見二程遺書與兄並稱河南兩夫子又稱伊川先生宋淳祐詔從祀追封洛國公諡正

歐陽子 名脩字永叔廬陵人宋仁宗時舉進士甲科爲諫官論事切直時韓琦范仲淹相繼罷去修上疏極諫出知滁州還爲翰林學士參知政事盡心匡弼策立英宗與韓琦並稱熙寧初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贈充國公諡文忠撰唐書五代史傳于世君子曰孟子之後得韓愈愈之後得歐陽脩其學推軻愈以達于孔子其言簡而明信而通故天下爭自磨濯以通今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敢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號稱多士脩之功也嘉靖九年詔從祀

邵子 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從父徙衛漳又徙共城弱冠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之上遂家焉少慷慨欲樹功業于書無

所不讀既而受學于李之才得河圖洛書定義易卦圖象妙悟神契衍先天之旨著皇極經世書今入性理大全傳布學官熙初至洛蓬蓽環堵不庇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屢空而怡然自樂富弼司馬光呂公著程顥程頤張載雅重之恒相從游嘉祐詔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舉逸士補潁川團練推官皆固辭其言必依仁義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熙寧十年卒年六十有六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諡康節咸淳詔從祀追封新安伯

張子 名載字子厚郿人舉進士歷仕詳姓諱宋神宗問治道以漸復古道爲對嘗學孫吳佛老及見二程子于京師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晚自崇文校書移疾歸橫渠危坐一室潛心造道精思力踐須臾無息或有得則中夜起坐取燭疾書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必如聖人而後巳所著有東西銘正蒙經學理窟今入性理大全傳布學官宋淳祐詔從祀追封郿伯諡明

司馬子 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七歲誦左氏春秋寶元初進士累官端明殿學士先是知永興軍上疏極言青苗役法不便出判西京留臺退居洛十五年哲宗初召拜左僕射罷青苗法人謂元祐相業有旋乾轉坤之功元豐詔編資治通鑑十九年始成嘗作稽古錄歷年圖以傳勸講注潛虛擬太玄傳學者卒贈太師封溫國公諡文正人稱涑水先生咸淳詔從祀

胡子 名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紹聖中進士授太學博士靖康初授太常少卿起居舍人皆辭高宗時張浚薦爲中書舍人兼侍講獻政論二十一篇以疾求去留兼侍講專講春秋累官給事中謝良佐稱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著春秋傳其學本程頤而義有激于時云諡文定正統二年詔從祀追封建寧伯

胡子 名瑗字翼之泰州人累舉不第范仲淹薦官至太常博士嘗爲蘇湖二州敎授立經義治事二齋倡明體適用之學嚴條約以身先之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治巳而後治人出其門者皆敎尚行實其後王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自乾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瑗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瑗之徒最盛弟子記其經論曰胡氏口議程頤言凡從安定先生學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嘉靖九年詔從祀

張子 名栻字敬夫綿竹人魏公浚之子穎悟夙

成以古聖賢自期仕爲前秘閣浚閣府治戎杭內贊密謨外參庶務閣以理事入奏孝宗興其對召爲吏部左侍郎尋召對畢脩身務學畏天恤民後知江陵府卒諡曰宣所著有論孟太極諸書解學者稱南軒先生其語錄今取入經書及性理大全宋景定詔從祀追封華陽伯

朱子

名熹字元晦婺源人洲號晦庵又曰紫陽山人幼稟異質卓然以道自任六經遭秦火賴有周程諸儒出其道復明然中有未暇釐正者熹集諸儒大成而後聖人之道如日中天熹年十九登進士六十五致仕其間仕于外者九考立朝纔四十餘日著易本義詩書四書傳註儀禮經傳近思錄通鑑綱目小學等書世爲學者宗師宋寶慶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諡文淳祐詔從祀

楊子

名時字中立將樂人熙寧中舉進士從二程子游浮沉州縣四十餘年後爲諫議大夫僅三越月其所論列皆關世道歷國子祭酒高宗時除工部侍郎直學士卒諡文肅其學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大學中庸之旨學者稱龜山先生所著有龜山文集語錄今取入性理大全傳布學宮弘治九年追封將樂伯詔從祀

呂子

名祖謙字伯恭夷簡六世孫祖尚書右丞曰好問從高宗南渡居金華祖謙早擢高第歷官許史傳倡道東南爲一代宗師所著有春秋傳議讀書記讀詩記易說春秋說宋文海十七史大事記世稱東萊先生宋景定詔從祀封開封伯諡成

陸子

名九淵字子靜金谿人其學主尊德性別理欲辨王霸生徒數百人稱象山先生舉乾道中進士然知荊門軍卒諡文安其語錄今取入性理大全傳布學宮嘉靖九年詔從祀

蔡子

名沉字仲默元定次子能事朱熹元定獨得洪範之數隱居九峯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潛心反復數十年遂作書傳及洪範皇極內篇諡文正正統二年封崇安伯詔從祀

真子

名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慶元中舉進士累官參知政事世稱西山先生卒諡文忠其學宗朱子慨然以斯文自任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所著大學衍義讀書記文章正宗及心政二經正統二年封浦城伯詔從祀

許子

名衡字仲平河內人金季亂避地徂徠匾其齋曰魯齋初從姚樞竇默游獲聞程朱之學遂爲名儒元世祖召爲京兆提學累官集賢大學士兼國子

祭酒領太史院事累遷中書左丞卒贈司徒諡文正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

薛子

名瑄字德溫河津人登永樂辛丑進士歷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體貌清奇五臟露如水晶年甫七歲即通論孟垂老李參議請見不往及爲山東提學僉事王振以士奇薦尋擢大理少卿瑄受命不謝竟以罪繫獄猶讀易不置也時石享請勅與歸教授鄉里瑄引許衡故事固辭不受其學一宗朱子以復性爲本以居敬爲要清而不詭和而不同實可與宋大儒相伯仲而視許衡則過爲所著有讀書錄河陽集行于世學者宗之稱薛夫子云贈禮部尚書諡文清隆慶五年詔從祀

王子

名守仁字伯安世稱陽明先生餘姚人弘治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劾瑾逮獄謫貴州龍場驛丞起吏部主事正德間巡撫南贛討平宸濠陞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被讒削爵隆慶元年贈侯諡文成萬曆十二年詔從祀子正億嗣伯爵

陳子

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舉人薦授翰林檢討不仕門人稱白沙先生萬曆十二年詔從祀

胡子

名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學以求放心爲主主敬爲要端莊凝重履繩蹈矩人稱爲敬齋先生萬曆十二年詔從祀

啓聖

孔氏

名紇叔梁大夫無子求娶于顏氏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卿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高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子莫對其幼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禱于尼丘而生仲尼宋大中祥符元年封齊國公元大德十一年加封啓聖王明初因之嘉靖九年詔兩京國子監幷天下學校各建啓聖祠祀齊公改稱啓聖公孔氏

賢

顏氏

名無繇字季路回之父也爲魯卿士孔子始教闕里而受學焉唐贈杞伯宋大中祥符加封曲阜侯元元統加贈杞國公諡文裕

曾氏

名蕆字皙參之父也欲修禮教孔子善之記稱狂士唐贈宿伯宋大中祥符加

封萊蕪侯

孔氏 名鯉字伯魚母开官氏生時適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因名榮君賜也學旣通哀公以幣召之稱疾不行宋崇寧中贈泗水侯咸淳中詔從祀

孟孫氏 名激公宜鄒人魯公族孟子之父元追封邾國公明嘉靖九年詔從祀

儒

周氏 名輔成惇頤之父道州人世居營道之濂溪登大中祥符八年進士爲桂陽令多善政累贈諫議大夫萬曆二十三年詔從祀

程氏 名珦洛陽人宋神宗朝爲大中大夫周惇頤倡明道學官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珦攝通守獨知之因與爲友命二子顥頤從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輒以惇頤名聞于朝今祀稱先儒程氏

朱氏 名松字喬年婺源人舉進士歷仕詳國史性孝友重然諾不以生死二其心聞龜山楊氏傳河洛之學益自刻勵以敦本實用力于誠意致知時國步日艱人心渙汩請建太學明人倫以倡節義教子熹從李延平學

自知褊急害道取佩韋之義號韋齋今祀稱先儒朱氏

蔡氏 名元定字季通建陽人沈之父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及長登西山絕頂忍飢啖薺于書無所不讀明陰陽消長達古今盛衰居家以孝弟忠信爲本教人以性與天道爲先初往師朱熹熹知其學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之列韓侂胄禁僞學謫道北卒後賜諡文節所著有律呂新書今取入性理大全傳布學官學者稱西山先生今祀稱先儒蔡氏

附 事俱詳姓譜類

呂大臨 字與叔學于正叔　謝良佐 字顯道學于明道　游酢 字定夫學于明道　尹焞 字彥明洛人師字正叔　羅從彥 字仲素南劍人學于伊川　李侗 字愿中劍浦人　馬伸 字時中陳平人　王十朋 字龜齡樂清人　周必大 字子充廬陵人　呂希哲 字原明正獻公公著之長子學于正叔　劉子翬 字彥沖號屏山先生崇安人　黃榦 字直卿閩縣人　陳淳 字安卿龍溪人　魏

輩父 字了翁　黃澤 字楚望資州人　葉適 字正則永嘉人　陸九齡 字子壽九淵之兄　楊簡 字敬仲慈谿人　陳亮 字同父號龍川婺州永康人　陳傅良 字君舉溫州瑞安人　吳澄 字幼清撫州崇仁人　羅欽順 字允升號整庵江西泰和人　曹端 字正夫號月川河南澠池人　胡鐸 字時振號支湖餘姚人　莊昶 字孔昜江南江浦人　章懋 字德懋號楓山浙江蘭谿人　黃潛 字仲昭福建莆田人　邵寶 字國寶號二泉無錫人　羅倫 字彝正又字應魁號一峯吉安永豐人　陳選 字士賢號克庵浙江臨海人　周瑛 字梁石號翠渠福建莆田人　張元禎 字廷祥初名文魁號東白　王畿 號龍溪浙江人　鄒智 字汝愚四川合州人　蔡清 字介夫號虛齋福建晉江人　張吉 字克修江西餘干人　呂柟 字仲木號涇野陝西高陵人　陳真晟 字德嫌又字剩夫福建漳州鎮海衛人　吳與弼 字子傅初名夢辟江西崇安人　薛惠 字君采號西原河南武平衛人　王村 江西新城人

湛若水 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成人　穆孔暉 字伯潛號玄庵山東堂邑人　王鏊 字濟之吳縣人　唐順之 字應德武進人　瞿景淳 字師道常熟人　薛應旂 字仲常武進人　顧憲成 號涇陽無錫人

釋教

浮屠 漢言覺者以覺悟羣生　瞿曇 坐令會叟作瞿曇　白毫 紫金之象白毫之光　解脫相 如來生任于疆疆之地所語解脫相離相賊相終歸于空　慈室 慈悲爲室和柔忍辱爲度　龍步　鸞音　金乘　珠藏　露山　寶洲　金界 俱佛號　日月燈 三萬億日月燈明　旃檀海 五百旃檀海　宇髮 髮色如疊蜂中有德字安字　七滿 佛身七處滿闊　金精髮 兩手兩肩兩足及頸不以惡事加衆生故得髮色金精相　菩薩 梵語菩提此云覺梵語薩埵此

云有情本云菩提薩埵言菩薩省文耳云覺有情也佛有覺性而無情菩薩未免有情故云 涅槃 言無為乃
不生不死一切脩行之所依歸人以為死非也 彼岸 波羅蜜多言到彼岸謂眾生輪廻作業之地如在海中到
今彼岸 法要 法要有三戒定慧也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迭為用 六通 一天眼二天耳
三他心四宿命五神足六漏盡佛有六通無死無生足六漏盡 蘭若 空寂處也 方丈 唐顯慶中王玄策使
西域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名方丈 息慈 安息于慈悲之地 勤行 能勤于修
行也 上人 有過能自改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 般若 智慧又云般若者苦海之慈航昏衢之巨
燭 三緣 一為了自已身輪廻生死二為紹隆三寶三為六道四生皆為解脫 苾芻 西天草名體性柔軟
引蔓傍布馨香遠聞能療疾不背日光喻出家人 沙彌 落髮後稱沙彌華云息慈謂失息在慈悲之地又謂
息惡行慈也 沙門 一云沙門那或云桑門又云乘門唐言勤息 四恩 恩有四種一父母二方丈師長
三國王四施主 淨土 西國名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 梵刹 幡柱沙門得一法者便當建幡告四遠 如
來 本覺為如今覺為來 檀那 唐言施主也 南無 佛言南無者此決定諸世尊名號是歸趨之義 慧
劍 以智慧劍破煩惱賊 戒珠 精進脩淨戒猶如護明珠 解脫 觀四維上下不見身不見心乃能離名守
身等定界法因夢幻無得無誕然後謂之解脫 象教 方知象教力象教者謂如來即化諸弟子想慕不已遂刻
木為佛贍敬之以形象數人 法律禪 無上菩提誡于身為法說于口為律行于身為禪 三法門
体中玄句中玄玄中玄 佛化 佛之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稱利化欲仁化也以緣業化妄術化也以地獄化
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說利而異之所謂救溺以手救火以水其于生人亦幸矣 聲聞 因聲得教 五
蘊 色受想行識也色謂身受謂受苦受樂受用想謂思念行謂所行識謂覺世事 消三昧 色一也空二也
觀三也消一無于三情言三昧雖殊會為一同歸于無也 善覺 善能覺于道也 皆 戒定慧 要法有三

防非止惡曰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曰定心境俱空照覽無礙曰慧 五覺 眾生覺聲聞覺菩薩覺三乘覺佛覺
六賊 喜怒相見眼也聽聲相續耳也愛憎香臭鼻也嘗味苦甘舌也貪嫌滋滑身也常眷思量意也又曰六盜
也 六觸 眼見耳聞鼻臭舌味身觸意思謂六觸亦曰六根 六塵 色聲香味法萬緣紛紜為六塵 六
如 夢幻泡影露電為六如 五通 神有五通五通不死 三乘 上中下又大中小 五禪 凡夫禪小
乘禪大乘禪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宗密禪 三身 六祖曰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
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悟三身即名四智 六波羅蜜 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六智慧 髮
白心白 四祖問師曰師髮白耶白心耶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也 無人縛 四祖禮三祖曰乞與解脫
三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脫乎從大悟 白黑業 佛經以美業為白惡業為黑達磨答曰宜勤修
白業 結夏 四月十五天下僧尼就禪刹掛搭謂之結夏又曰結制至七月十五散去謂之解夏又曰解制 傳
燈 僧傳度小師曰傳燈喻能破暗也 般若航 皆超薦所用 伊蒲饌 齋供肩食 寶坊 寺也
蕭寺 梁武帝姓蕭創佛寺命蕭子雲飛帛大書一蕭字後季約見之買歸小齋死之號蕭齋 慈室慧
門 佛以慈悲為室故僧室曰慈室佛以通慧為門故僧門曰慧門 蜂臺 僧誦經之堂 梵刹 寺也 寶
刹 同上 梵唄 曹子建遊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音清響哀婉乃摹其節寫為梵唄 慈雲 如來慈心如彼
大雲蔭注世界 三塗 即三慾也一曰色慾天塗界也二曰愛慾人塗界也三曰貪慾地塗界也 齋禁 僧禁
不出也 四難 諸佛難值人身難得好時難逢大善難修 四諦 苦集滅道也苦者生老病之數集者聚集
骨肉苦物滅者寂滅士息道者懷道修行 苦海 佛氏謂貪愛沉溺為苦海 仁祠 繩牀 招
提 皆佛寺也 羣有 謂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群有 大千 謂三千世界也 ○ 四道
聖僧有四道果僧菩薩僧佛應化僧聖應化僧 因果 凡緣也因果悟其初心 獻花 僧有戒行嚴律者天

遣如來獻花　老宿僧年高者　法侶僧也　龍象侶僧也　支遁曇際俱高僧名支遁愛山
情讀切曇摩乞海路空長　不住子僧也　碧雲語僧談也　雲門雪竇宗皆禪　緣覺因聲教而悟者曰聲聞因聞教而悟者曰緣覺　法塵有言之句謂屬法之塵埃　三宗宗眼宗耳宗心宗　飛錫僧遊行　青蓮果禪學之緣也　法海法游六塵　清離日坐禪入定心不錯亂即離日也
三皈皈依佛法僧　彌天言僧行圓滿也　安禪安禪石室　乃希夷色之謂無聲之覺　六入謂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也　情超六入　八正正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也　三門涅槃有三門一空門二無相門三無作門　離塵服衣袈裟也一名無垢衣又名忍辱鎧又名消瘦衣　又　五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　香積廚維摩居士遣化菩薩往衆香國禮佛言願得世尊所食之餘以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于大香積故今僧舍廚名香積一人者

臘高年僧也僧家不序齒而序臘或云僧臘謂十二月也　德士僧曰德士又曰優婆塞　比丘比丘秦言乞士謂上乞于諸佛乞法資益慧命下乞于施主乞食資益色身　竺仙別吟竺仙偈清絕過于寒　頭陀斗藪也言斗藪煩惱以歸正真

佛一名瞿曇

教入中國佛生于周莊王七年四月八日常星不見至匡王五年七十九歲死于拘尸那城雙林下塗圓鹿山至昭王二十四年釋迦佛生本中天竺國人出母摩耶夫人右脇名悉達多生于刹利王家族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雙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年十九夜半踰城往雪山入道六年不食號釋迦牟尼又號天人師住世四十九年傳衣與摩訶迦葉自一祖傳至三十二祖弘忍並塔于黃梅東山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遣使求其道得其書圖其形及沙門攝摩騰至京師此佛教入中國之始　淨梵太子佛小名天中天初爲淨梵太子一日抱出謁天神廟石爲神像即禮太子梵王曰太子于天神中更爲尊勝宜名天中天　西方大聖人大宰嚭問孔子曰孰爲聖人孔子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

不二法門文殊謂維摩詰曰何等是不二法門維摩詰默然不應文殊曰善哉乃至無有言語文字是真不二法門也　辟支化身子蕪名文炬隱于蘗山每旋自不食或臨水餧蛭或祖露施蚊行則兩虎隨左右因號其庵曰伏虎即辟支佛化身也　傳衣釋迦將金縷僧伽黎衣傳與迦葉乃佛始祖　菩薩化身黎陽王德祖有林檎樹生瘿大如斗瘿爛德祖撤其皮見一孩抱胎而出七歲能言問誰育我具以實告因名梵天改曰梵志蓋菩薩化身也　說法阿難將入滅雪山五百仙人飛空而至阿難爲說法　執爨文殊普賢在國清寺執爨　滌器豐于禪師見赤城道側小兒啼乃携至國清寺因名拾得掌長命滌器即斷竹爲筲投殘食于內寒山來即負之而去　布袋和尚杖荷一布袋凡供具悉貯袋中寓奉化之岳林寺日常嚬蹙以

飽地眠臥梁貞明三年坐石上尸解　佛日李士謙有客問三教優劣日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　饒舌豐于禪師一日閭丘公問文殊普賢所在曰在國清寺寒山拾得是也閭丘到寺見二人圍爐笑語遂致拜寒山執閭丘手笑曰豐于饒舌

僧

書偈三十二祖弘忍有僧神秀於廊壁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有居士盧惠能於秀偈側寫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大師乃傳法於能　燒木佛丹霞禪師於慧林寺遇天寒破木佛燒之人有譏之曰燒舍利人曰木頭何有師曰爾何責我乎初習儒應舉遇人曰選官何如選佛乃見江西馬祖太師求學道焉　破竈和尚岳州廟有一竈甚靈遠近祭祀師以杖敲三下曰只是泥土合成聖從何來又打三下竈乃墮落須臾一青衣人拜師曰我是竈神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

得脫此處特來致謗因號破灶和尚

傅大士

齊明帝建明四年五月八日生於婺州義烏縣名翕字玄風年十七娶妻劉氏妙光生二子普建普成年二十四於稽亭塘沂水取魚遇嵩頭陀語曰我昔於汝在毗婆尸佛前發願度生今何時還兜率宮令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遂悟前身乃於雙松樹結草庵與妻晝作夜歸數演佛法妻子俱成道以經繁多人不能遍閱乃就山中建一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礙謂之輪藏仍以願言登吾門者生生世世不失人身與誦功德無異年七十三卒

杯渡和尚

劉宋時婺州有僧不知姓名乘木杯渡水

白足和尚

曇始足白於面洗涉泥水不污魏崇道士寇謙之滅佛燒毀寺院僧尼梟斬始杖錫至宮門報令斬之不能傷蓺之帝自以佩刀斫之亦不頹乃舍之高僧傳

智積菩薩

梁武帝天監中以異王故建靈巖寺寺成有異僧負鉢囊入寺敷衣閱步入莫知夜半索筆自圖其形於東壁黎明不見數日有胡僧相見曰此西土智積菩薩也唐相陸象先其弟得危疾醫治莫效一日有僧問疾及見以水噀之即愈象先出金幣弗受謂曰戒

靈巖僧他日還兜來過我不復見後為尚書過吳至靈巖問僧無有惟壁間畫像肖焉宋改靈巖為秀峯禪院

黃蘗運禪師

運遊方得道思父母至家見一婆子問何處曰運江西婆曰我子出家江西多年不歸國借宿運足心有大疣令婆為洗足婆失記次日辭去曰老母不識山僧一見足矣人報其母母趨至福清渡運已登舟母一跌而死運不回但於隔岸舉火云一子出家九族生天若不生天諸佛妄言擲火燃燒人皆見其母於火焰中轉為男子乘光上升後敗為大義渡

玄奘禪師

禪師將往西域於靈巖寺摩松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一年枝東長弟子曰吾師歸矣迎之果還

法欽禪師

唐開元間依崔林寺元素禪師出家請遊南方素曰遇徑即止至餘杭聞東北有徑山默省素語乃尋駐錫之地有老人前致曰願捨此地請南登絕頂五峰之間乃一大湫曰吾若去此當漲流一穴水幸勿泄之言訖不見但見雲霧晦冥風雨驟作及曉雨雲收水涸[illegible]一穴龍并爲

真如

真如有變易善知識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賊為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作大智若無變易是外道也

磨磚

懷讓禪師一日在馬祖庵前磨磚祖問要作甚麼讓云欲得成鏡祖云磚豈能成鏡讓曰磨磚不得成鏡坐禪豈得作佛耶馬祖因此大悟

南圓

南圓和尚以咒術救人梁宮中有妖魅請圓治圓光之諸鬼悉變蛇蟲百獸曰汝鬼何因入宮聽我一言諸鬼公拏遂失所在由是安靜

僧迦

僧迦大師一日神來告曰天非九旱身何藏但願師三指出恩際外迎依之觀指遊有紅線脈馬其夜雷掣異常大雨如注

法安

法安二僧名慈欽遠公弟子新陽縣有虎災夜獨坐樹下有虎負人至加喜如驚安說法受戒虎踞不動有項而去虎災逐息

釋全清

全清越僧也得容藏咒能厭劾鬼神一婦病召師治之師取一銘以驅努入其中而滅其口以朱書符印塗于桑下戒人勿動而婦疾即愈後人擲擊銓破得一鳥飛出而作人語曰令得見天光矣

洪昉禪師

一日久有四人來曰鬼王閻羅小女有疾齊請師昉曰吾人汝鬼何以能至四人曰閉目少頃已到王庭王曰屈師至此無物供養有稱五百匹奉師願受八關齋戒師曰鬼稱悉也吾不用王曰自有人稱昉忽回家

觀果有真稱在焉忽一日天帝請師講大涅槃經合日少頃已到天庭龍王諸神無不合掌聽講天帝亦大稱贊功德畢及返已經二十七日矣

南北宗

六祖得法住曹溪神秀亦五祖法住荊州號南北宗

革囊見試

高僧嵬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嵬執意貞確一心無攙曰吾心若死灰難以革囊見試女乃變雲而逝曰海水可生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顧借宿

黃梅東山一道者參四祖云汝老矣見女子洗衣問曰借你家宿肯麼女曰家有父母昔留汝則宿道者行不遠于大樹下坐脫自是女子有孕父母責問女言其故後生一男竟傳法嗣祖

得真印

達磨自天竺國來佛承入中國有得道者傳與以為真印至六祖受戒韶州曹溪說法乃留其衣不傳

竿頭更進

招賢大師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參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更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龍聽講經

衆有僧講經有一老與來聽問之乃潭中龍也云我旱得聞在此聽法僧曰公能救旱乎曰帝封江湖僧曰硯水可乎曰可乃就硯吸水去是久人

出水皆黒

華俗鶯

崔法雄登法堂坐講席據塵尾而析理風生弄象鼻而吐辭河注震霄霆之法鼓聾俗知鷲巒日月之慈燈幽進識覺

普明龕

普明遊清涼山鏊龕修藥忽一僧來云努力後有群賊二虎入菴明不動而去僧又來云努力後忽風雪一美婦請寄龕中明憐而許之更深中吟求寄狀上女細滑非常迷欲火內起彼巳下狀而失明遍身俱嘲毛髮指爪俱墜忽聞空中日汝無禪行但賜汝服長松之法三日搶愈毛髮並生

身

與空等

嵩山元主禪師岩神曰我能生死人師日我本不生汝焉能死我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丞與汝乎神乃受戒

食針

雜什不拘細行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食之諸僧媿服

騎牛覓牛

大安禪師曰欲求識佛何者爲先百丈曰大似騎牛覓牛

三句法門

德興漸問無住禪師曰無懷無念無忘三句法門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無忘名慧

不生不滅

無住禪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即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常得解脫

智菴

智菴書薩乃靈巖寺僧風神秀則時有平婆恒來獻棕僧問爲何日獻婆云我女愛和尚美容儀也僧遂變黒面古脩之狀以絕平婆之獻

命降雨

曇超出家龍華寺獨宿松下虎不傷人鑿山侵害龍室怒誓三百日不雨令旧池枯涸或令致雨超即咒願至夜龍化人來禮拜乃命降雨聽說法而主明日大雨沾足

錫杖解鬧

僧稠姓度純懸一覽佛經滋然神解在淮州西有二虎交鬧稠見之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

虎受戒

法聽姓梅桀室裏陽華蓋山有二虎隨侍左右久不敢進境有虎災聽即入定有十七虎來受戒聽日須受勃勿犯暴百性以取罪虎逐遠夫

移松

元逹坐禪於巖阿忽有岳神求拜師曰不知師有廣大智慧願受正戒逹即正攜付戒畢神曰願展神通師曰我東嶺無松北岫多松汝能移於東嶺乎神曰願勿驚怖作禮而去是久風雲電雨詰旦和霽北岫之松叢移於東嶺

棲止無定

法朗棲止無定飲啖同俗養一猴一犬日久枏隨朗以木盂飯飽餘者飼之猴便鼓盂騎犬先朗而行

大空小空

華林禪師唐相張休往候問師有侍者否日有一兩員乃喚大空小空二虎自庵後出休大驚師復日有

客在旦去

建塔

佛在世時有比丘見羣雁飛乃念曰此雁王也不可食於是瘞雁建塔即名慈恩塔自唐神龍來進士登第者皆賜宴曲江之上題名塔下遂爲故事傳世

瓶鉢

守清禪師有僧問未後一可師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瓶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問佛法大意曰擾擾忽忽晨雞暮鐘

即心是佛

馬祖既任土藍每示衆云即心是佛僧問爲甚麼即心是佛祖云止小兒啼唱云止後如何祖云非心非佛

聖人

內黃張公瑾孫名一行自幼穎異從普寂禪師唐玄宗召問日辯何能對日善記覽即以宮人籍示之覽畢一無所遺玄宗呼爲聖人一漢洛下閎造大衍曆云八百歲當差一日有出而正之者一行當其期乃定大衍曆

鱠殘魚

東陽鎮朱氏闕木與中兒啼收育之遂以朱爲姓名寶誌公七歲依鐘山僧出家梁武帝以師事之部出入禁內皇子生誌曰兒家亦生矣後知與侯景同日嘗于帝前食鱠帝曰朕不嘗味二十餘年師何爲爾公乃吐出鱗尾依然今白下有鱠殘魚

船子和尚

名德誠一時乘小艇垂釣華亭之朱涇一日夾山善會禪師來關捩以宗旨辭行圓顧再四和南喚會曰汝謂別有處耶即覆舟而逝

天雨花

梁高僧講經天雨寶花繽紛而下

白烟自焚

婁道者字守堅安東人掌中一目中指七節長爲承天寺僧嘗召入大內適仁宗生啼哭不止摩其頂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遂止後有新知軍入境稚不喜道者告其徒曰緣盡矣知軍命焚之不動忽雷雨滅火口中出白烟自焚獨留目睛與舌根耳

金地藏

新羅國僧唐至德間渡海居九華山嘗取嵒間白土雜飯食之人以爲異年九十九忽召徒衆告別坐化函中後三載開視顏色如生舁之骨節俱動

頑石點頭

竺道士鉅鹿人年十五即登講座宋太祖重之嘗遊虎丘豎石爲弟子講涅槃經石皆點頭

文通慧

姓張橐家祝髮師令掌廁盥盆忽有市鮮者沃於盆文偶擊之仆地死文懼奔西華寺久之爲長老忽日三十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衆問故曰日午自知之一卒持弓至法堂瞠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借相候已久卒曰一見即欲相害不知何償文告以故卒悟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相纏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

地性西天觀之立逝矣文即索筆書偈而化**風吹幡動**六祖惠能大師年三十九初到廣州妙法性寺須印宗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動一僧云幡動一僧云風動六祖云非幡動非風動仁者心動二人大悟印宗曰此肉身菩薩也**心火自灼**何令通爲南唐國師言一牛頭山不識休寧來芙容峯更名慕眞一坐四十年略然大悟天禧中一旦正席趺坐忽心火自灼頃刻而化其徒收舍利爲塔峯之**獨步漢南**釋子獨天秀獨步漢南來**天臺**豐干禪師造謁閭丘公曰貧道來自天臺**受記**十二祖說偈曰當如來受**衣鉢**五祖曰盧行者悟道傳得衣鉢**換骨**慧可頭痛其師欲治之聞空中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璨師**北齊人設禮問二祖二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寶亦然隱于舒州皖公山後果得道合掌而終**四師道信**道信蘄州人年十四禮三祖後隱于破頭山**謁岳**馬祖謁岳竿木隨身**吸江**龍居士參禪一口吸盡西江水**金棋盤**蘇尚書十八參禪大謁訪之手彈金棋盤**塢白雲**咸澤禪師問如何是書家風師曰一塢白雲十二間茅屋**千江明月**有僧問龍光和尚濱頭盧一身何有曰千江一明月萬戶盡逢春**來見大聖**無著童子云適來見大聖道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師荅云九九八十一**去禮文殊**杜順問一僧云汝去甚麼處僧云去五臺山又問去五臺山作甚麼欲去禮文殊**飛蚊破面**丁繁自尚書郎參靈度師去官求道日食脫粟二升諸僧鉢水一盂夏月夜坐禪師飛蚊唼食終不搖動滿面爲蚊破爛**斗盆燒香**曹務光見趙州以斗盆燒香曰財可得法難求**般若臺**晉惠遠于廬山集高僧名士修行會于般若臺立誓同修淨土俱遊佛國**脅不至席**四祖修行數十年中脅不至席**喫百頓棒**洛浦在夾山做典座三年喫百頓棒後悟云斬新日月特地乾坤**自心佛決**北宗神秀禪師有一偈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若去外求舍父逃走**一指頭禪**俱胝和尚問天龍一舉一指示之豁然頓悟遂一指頭禪**十六觀禪**主峰禪師曰念佛求生淨土亦須修十六觀禪**老婆心切**臨濟辭黃檗往大愚

參禪師回黃檗問曰汝回太速師傳只爲老婆心切**浴蘭**沐齋禁齊五十年[illegible]晨夕寒暑不倦[illegible]大師衲衣跏趺未嘗出戶**學士**隋文帝以沙門彥崇爲翻經館學士命僧以官始此**受**[illegible][illegible]六尸中年與善寺胡僧不空李賜開府儀同三司空謚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棄儒出家**目連孝于母母死投佛出家欲尋見母剃除鬚髮[illegible][illegible]夢記**生龜脫筒**充老本儒冠剃公受之爲僧如生龜脫筒亦難堪忍**大丈夫事**崔趙公問徑山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捨俗出家**人勸劉淨翁捨俗出家山谷戲作詩云淨名老龐總垂鬚君幸元無兜破除心若出家身若住何須更覓剃頭書**金色女出家**金色女白文殊聽我出家非以剃髮爲出家若能發大精進爲衆生除一切煩惱是名出家**頂容巢**青山師不斷髮容雀巢于頂上**踢倒淨瓶**百丈召潙山曰爲山勝景汝當居之嗣續吾宗華林曰某甲忝居上首稱公何得住持百丈曰若能下得一句出格即與住持遂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華林曰不可喚作木

楔也百丈不肯乃問潙師云云踢倒淨瓶百丈笑云輸却山子也**龍蛇混雜**無著和尚遊五臺到山下問一老僧曰此間佛法如何住持僧曰凡聖同居龍蛇混雜無著曰多少僧衆僧曰前三三後三三**離殼漏子**良价和尚將圓寂謂衆曰離此殼漏子**茶毗**東坡讀傳燈錄燈花燒一僧字坡詩云曹溪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毗一箇僧今謂之焚**闍維**宋朝杭州天竺寺第九祖入滅衆以香袖拖幢閣維眞體闍維即今茶毗也今人謂僧焚化曰茶毗闍維**修觀經**曇鸞得仙經十卷以爲神仙可得及見菩提流支以十六觀經與之遂焚仙經而修觀經**折蘆渡江**達摩辭梁武帝折蘆一枝渡江止少林寺面壁九年而化後宋雲奉使西域遇師于葱嶺曰西天去又梁普通八年達摩以袈裟授慧可曰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我今傳爾心印又偈曰傳法救迷情達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乃見性成又告慧可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可以入道**頂香**僧伽西域人唐時居京師薦福寺其頂上有一穴常以絮窒之夜則去絮香從頂出烟氣滿室非常芬馥

及燒香還頂上仍以絮罨之

溺佛 梁武帝溺信佛道凡三捨身口止一膳豆羹糲飯而已身衣布衣侯景亂餓死

免刑 陳後主酷好浮屠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歸釋親為沙門僧或犯姦後主禮佛三百拜

天竺法 胡僧無畏天寶中見洛陽有巨蛇高丈餘長百尺出印山下無畏曰此欲決水灌洛陽即以天竺法咒之不數日蛇死

廣慧禪師 明本號中峯杭人博洽經史作文未嘗搆思援筆立就元賜號廣慧禪師有語錄

山空鬼哭 辯才字元靜於潛人居天竺峯下趙清獻贈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投老龍井與蘇子瞻秦少游善

廣道大師 少康縉雲人游至睦州日乞食城中得錢誘小兒誦阿彌陀佛一聲遺一錢康聲獨高衆見佛從康口中出逝之夕有光燭天賜號廣道大師

道明 陳氏睦州人日織草屨鬻以養親及施行路者黃巢犯境一郡洶洶明戒勿憂為大草屨令標之三十里外巢見之舍去宋賜號悟空禪師

貫休 姓姜字德隱蘭谿人唐蜀主賜號禪月大師苦節峻行善草書能詩有西嶽集

支道 字道林晉名僧也隱沃洲山中一日與王羲之論莊子逍遙篇遁援筆數千語才思神奇羲之歎服

鐵門限 智永右軍七代孫住會稽嘉祥寺從閣上臨書三十年來乞者如市戶限為之穿因以鐵裹人謂鐵門限

佛印 名了元字覺老浮梁人投寶積寺主僧命樵薪乃運巨木橫門內主僧呵之曰出家正求如此蓋示以閂字乃祇神宗賜號佛印嘗往金山蘇軾訪之了元曰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軾戲曰借和尚四大作禪床了元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軾投以玉帶鎮山門了元報之一衲

白蓮社 慧遠賈姓雁門人杖錫廬山東林寺與劉遺民雷次宗竺道生宗炳等十八人結白蓮社惟淵明至則許飲酒謝靈運求入社以心雜不許

黃梅衣鉢 慧能盧姓御賜號大監禪師其承鉢傳自黃梅五祖忍大師後歸曹溪今南華寺即其道場也

小釋迦 保目黎氏子九歲入山精脩五載得悟一日歸省其母啗之肉出至小溪以刃刲腸滌淨唐賜號澄虛大師

無言和尚 姓李氏楨客教法嘗持一鐵鉢入定欲晴則鉢內火光燭天遂霽欲雨則鉢中白氣上升遂雨蒙氏封為灌頂法師一日誦法華經有老翁立聽畢遂風雲而去衆驚問之曰洱水龍也

懶殘 唐天寶初居衡嶽寺為衆僧執役食退即收所餘性懶而食殘因名懶殘李泌寓衡嘗夜訪懶殘方撥牛糞火煨芋出半芋食之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作相後果然

大和尚 佛圖澄西域天竺僧姓白氏晉永嘉間入中國息于澄城左乳旁有一孔通徹腹內常塞以絮至夜欲誦經則拔絮一室洞明或過水邊引腸洗之復納入嘗避難武鄉依石勒石虎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屠鈴聲逆知禍福虎即位師事之時謂澄以石虎為鷗鳥

焚勅自赴 道川和尚崗安人母至江見石有光吞而孕及生父以母子並棄之江母聞和尚臨湖上下有僧見收之遂名逆川德道深大變化莫測履有異跡明太祖尊處之辭歸上欲再召劉基曰逆川是有于果者不必遣使但寫勅焚之當自來上如其言數日果至上問何來對曰蒙召而赴因袖中出詔奉朝異之

腰雪學禪 僧慧可師達磨嘗夜雪侍立不動念曰昔人求道刺血濟饑投崖飼虎達明雪積過腰其心專故能得三乘之妙達磨寂後以衣鉢傳之為三世祖達磨嘗以袈裟示慧可曰內傳心印以契證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

虎溪 道士陸脩靜與僧惠遠每送客不過虎溪及送友人陶靖節與語道合不覺送過三人大笑而別世傳為三笑圖

黑衣宰相 宋文帝以惠琳僧談論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孔顗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屐失所矣

紫衣禪師 王仲令既平蜀飢甚入一村寺主僧醉其箕踞公欲斬之僧直對不懼公奇之公求蔬食僧云有肉無蔬餽蒸豬首甚美公喜問曰既能飲酒食肉即有他技否僧言能詩公令賦蒸豚立成公喜與之紫衣遂號紫衣禪師

聞經大悟 惠遠法師年二十一歲為書生道太行附法安法師請講般若經忽大悟曰九流異義皆糠粃耳因剃髮事之

鵲巢 道林禪師初至泰望山見長松蟠屈如蓋遂棲于其上後有鵲巢其側人目為鵲巢和尚太守白居易入山曰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居易曰吾住鎮山河何險之有師曰心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麽道師曰三歲孩兒信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鶴形 李翱為朗州刺史問藥山唯儼

禪師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翔作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

絕粒啖栢 金碧峯宣州人姓石六歲依雲寂禪師溫法師爲弟子遊靑山絕粒啖栢宵趺坐大樹下忽溪水橫溢人疑已死越七日水退趺坐如故時明太祖就詢曰建康有地可王此眞帝王之居遂定鼎焉

動止異常 宗泐浙江台州人李渾是也性聰慧經書一日輒誦尤精梵書善屬文住持天界寺明太祖嘗幸寺見泐動止異常因令蓄髮欲官之泐固辭及馬后崩葬之日會風雨電震大祖不樂召至泐偈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太祖悅賜白金百兩

削髮留鬚 來復字見心豫章人仕元至學士因亂削髮爲僧初爲僧長後爲僧而髯如故尤工於詩明太祖一日召問曰汝不仕出家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太祖笑遣之

統制諸山 板的達天竺中印度僧也元至正甲辰至燕京受灌頂受戒洪武甲寅至金陵召見稱旨賜印號善世禪師居蔣山說制天下諸山仍移文各郡許請蔣山受戒所司勿禁人爭之以爲活佛

魂僧 永隆薊州人時明太祖頒度僧之令日月請者遂至三千餘人太祖怒命錦衣衛悉戮之隆上言願焚身代諸僧請死詔許之勅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花臺隆從容出龕望闕叩辭遂入龕書偈一首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于其上謂中官曰煩奏陛下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遂秉炬自焚体不倒異香遍人羣鶴舞于龕頂上中官復命太祖乃宥衆僧會歲大旱命以所遺字于天禧寺禱雨至夜果大霈上曰此眞永隆雨也御製魂僧傳以弔之

現身蓮瓣 蓮池俗姓沈廉生因婢破玉碗遂棄家修行夫婦皆祝髮居雲棲嘗入定現身坐蓮花瓣中有童姪之擲傳傷腰終身有腰疾

徑山老人 雪嶠號青獅翁初充大頭忽獨坐竹林中七月夜仆地鼻折久之而甦遂頓悟年七十餘飲茶作偈擲筆坐化

尼姑 一名比丘尼 一名優婆夷

紅塵夢 剪下雲鬟著素衣托身松院自棲遲深知佛性渾忘慾恪守禪心不畫眉栢子烟濃薰玉骨梅花月冷映冰姿此生滅卻紅塵夢雪竹霜筠並獨持

阿潘 漢明帝時洛陽婦女阿潘出家爲尼此中國爲尼之始也

捨宅 東晉何充始捨宅安尼此尼寺之始也又司徒王珉捨宅爲虎丘寺

武氏 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爲尼

愛姬爲尼 郭代公愛姬薛氏幼爲尼樂天常贈以詩

募錢 武氏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工

爲尼立碑 大明和尚李弟子尼無染命僧靈輿爲行狀尼葬大浮屠未嘗有比丘尼立碑事今無染實淚涕以求

道教

三清 玉清清微天宮也元始天尊居之上清禹餘天宮也玉宸道君即靈寶天尊居之太清太赤天宮也混元老君即道德天尊居之

三寶 老子曰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崇觀 道觀

金記 道書

服食咽氣 道學

保金石之性 修養也

飧朝霞 神仙春食

呼吸沆瀣 神仙夏食沆瀣北方清氣也

吸風飲露 神仙秋食

飲醴茹芝 神仙冬食

玄霜絳雪 飛仙藥也

錦舌 神仙舌也

步虛聲 陳思王忽聞空裏誦經曉其音聲者以爲法則而寫之爲神仙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

外丹內丹 道家用金色藥石于鼎以水火煉之成丹爲外丹口吐濁氣曰吐故鼻納清氣曰納新爲內丹

有小清虛之天 三十六洞天之一也在林屋山

仙官 仙也何坊五色綬賜第給仙官

蔚藍天 洞天之名有蔚藍天

上三洞 上仙所居步遊三洞

迫青城客 青城三十洞天之地是爲青城客

黜帝 仙人之名別衆中稱黜帝

有**大羅天** 天帝所居

瑤水滆天 皆仙所遊

人**無動** 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碩老 仙老

金樞 仙居

厭世上仙 解脫之意

度世 謂度越塵世而仙去

靈鑣 仙人飛也

驂滄 神仙之駕

餐霞人 仙人之流

寘寂士 即仙流

遐舉 升仙

通仙 謁衆仙爰集通仙

餐玉 仙人

飲玉髓藥 飢餐瓊蕊渴飲飛泉 空笙 言仙人之笙簫 烟客 仙人也 雲裳 仙人以雲霓爲
漿 衣裳也 游天山 即仙或以欲游天山 十秘 仙十洲 九府 崑崙山有天柱其下有仙人九府
羽人 飛仙 蟬蛻 言解形而仙去 遺世 玩道 絕粒 茹芝 皆神仙之事 帝臺
神仙名 靈谿 仙人所居 騰丹谿 升仙也丹谿仙人所居處 駕雲螭 亦升仙 驂長烟
戲九垓 謂仙遊 靈族 仙也 從汗漫而遊 汗漫仙人名 生羽翼 羽化
丹丘 長存 繇日月而不老配天地而長存 風餐委松宿雲卧恣天行 皆仙
人之事 仙步 扶搖 翰飛 仙 安期術 仙方 采水碧 仙藥 烟駕 仙人以烟爲車
石脂 仙藥石上所流服之一合則壽同天地 黄符 黄符若可挹長生永昭晢 金液方 丹方 反
生香 仙香生聚窟州或名振靈丸 鍊石髓 漱水石 仙人服食物功效鍊石髓赤松漱水石

玉房 仙人所居 霄漢 謂升仙霄漢之舉 益壤 真侶 冰雪容 神仙肌膚如冰雪
日用 仙藥 五邑 烟氣 仙 紺瞳 綠髮 仙扶翁 貫列鉠之倒景 人在天上視日
列鉠去地三千里 尸解 尸解不同有如生人者有足不青皮不鍛者有日光不落者有死而更生者有未不欲
而失其尸者有髮脫而形飛者白日爲上夜半爲下曉暮爲地下主 人行大道 大香瓊書經日人行大道
號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順理惟道是從從道爲事故稱道士 披戴 初爲道士披鑿衣戴星冠日披
戴賀之日 清淨 師陸法師云凡道士有德爲父神明爲母
葉加督服清淨爲師太和爲友大戒三百以杜未
兆之禍威儀三千 以與自然之福 道士有五 一天真道士高玄皇人之流 也二神仙道士杜沖尹軌之
列也三高居道士許由巢父之比也四出家道士宋倫彭湛之匹也五在家道士黄瓊鑿之倫也 羽化 日匹
羽化亦日仙化 真宇 太微之宫列真之宇言衆仙之合也 福匠 匠方所也猶云福地福境也 靈境

觀也 辟穀 却粒 並絕食 精舍 道士居 荷衣蕙帶 道家衣 殄寶 呼道術人
日殄嘗 外臣 得道日三十六帝之外臣 竭神 敝形 道家所忌 象外說 象外謂道無象也大象無
形此無象外之說也散心象外之說 道有涉無 言仙道也道釋六典皆泯爲宗今悟有爲非而遣之道
之而不盡覺無爲是而涉之涉之而有間謂昔之非今乃是也 也悟遣有之不盡覺無之涉無之有間言皆滯于有即
有得玄 忽致也即有有謂而得神玄也 冥觀 渾萬象以冥觀言妙悟玄 宗則蕩然都道不知已之
是也不見物之爲物故 渾濟萬物以冥觀者也 無上 無上大道 四蕊丹五光彩 玄道也豈下四
蕊之丹 五光之形 懷玄抱真 道也惟昔聖賢懷玄抱真 杜英氣 道家杜英氣一道也或以大
素券 凡道士受法位至真一及太一素券之號方可署先生之位也 赤明天 道家有赤明天中道士也
上座 於道士者名日上座 凡道士有上中下際三景已度三十人得三景三稱三景法師弟子

九靈觀 道家有九靈以爲名主天地大期 玉京山 道家諸聖衆所集也 玄根道之宗也 悠大道也
誰見 杳冥道 學仙杳冥道也我 聞四會度三災 得道也倏忽遙聞四會度三災
玄根 玉虛 道家言至妙之虛玄冥上玉虛 善水香園 道家之妙境也居香園學重善水 五香
千燈 道家之妙五香芬紫府千燈照赤城 味玄妙 守精味玄妙學至道也 無爲墟 至道之域
也道遙 無爲墟 度世道 學仙道度世道也從世道 寶訣 仙道問寶訣飛長也 飛符 道家飛符超羽流也
萬天 道家有萬萬天斯須有萬天 鍇落 道法也鍇落六天之事家有百鷹 流鈴 道家流鈴
單 道有北陰鬱單無量天 金虎白鴉 道家金虎元田養白鴉 鳴天鼓
學道者須鳴天鼓以召衆神謂齒上下相叩也 還精補腦 道家去慾得還精補腦之方 不老 勤行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同塵 和先 遺形 反性 長生久視 玄關 心啓玄關品登仙籙 玄元教 奉

玄元宅心清淨法合九十晝夜爲九轉

探玄 養素 瓊室 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室 七還 九轉 煉丹有七還九轉之

仙

老君 郎李耳老聃也著上下五千言爲道家之宗謂之道德經也亳州前宮嶓九龍井前有泉仙檜煉丹井皆其遺址

浮丘 鬱華 征僑 赤須 九玄 三素 務光

龍成 並古仙人 結儀 齊月之仙 組父 芝童 並太山仙人 熊帝 仙人名

九仙 消子授伯陽九仙之法

石根 白石先生煑石爲糧就白石山居故號白石先生

廣成先生 唐杜光庭進取不利入天台學道爲道門領袖後遷于清城山蜀王建封爲廣成先生年八十五尸解去

隱 三茅君 長曰盈遇異人得道漢初入句曲爲太元真君弟固衷並二千石一時棄官從伯氏俱成地仙

葛仙公 名玄句曲人有仙術嘗從吳主至柴陽風大作舟覆玄獨立水上而衣履不濕後白日冲舉句漏令洪即其孫

解化 方坤字寂然禾康人學道有覺悟一久睡去百日不起自後常睡命其徒曰我睡慎勿叫動醒知明日事吉凶毫釐不爽一日早將炭于石筍上書爲敘而上躋童以手指豐地後得解化

醉歌長往 許碏辟穀養氣歷名山曰我天仙也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年四十六歲當春景插花蒲頭把花作舞醉歌長往不知所終

跨鶴 東桑生少遇異人授以修煉之術能辟穀父母欲娶之曰吾不欲爲凡世度子孫耳乃坐養數十年一日曰吾道成矣遂手圖一雀于地跨飛而昇年七十有六

樹生三香 呂道人宿曹三香店三香有惡疾道人針其股曰同忘同忘又有尸外皁角樹枯死以粒藥投竅中俄道人不見翼日樹生三香疾亦愈

藍采和 唐末人嘗飲鍾離酒讀夏服絮冬臥冰雪自號采和

畫水渡江 吳猛濮陽人少有孝行夏月手不驅蚊恐噬親也遇丁義授以神方嘗渡江值風以白羽扇畫水而渡從許真君學道飛昇

紫陽真人 周義山汝

本傳

題墨入版 王方平名遠明天文漢桓帝問災祥題宮門數百字帝令削之墨入版矣嘗過吳門蔡經家遣使與麻姑相聞俄頃即至手似鳥爪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坐定各進行廚香氣達戶外擗麟脯行酒麻姑云接待以來東海三爲桑田蓬萊水又淺矣宴畢乘雲而去

王可交 華亭人一日櫂舟入江忽見中流畫舫載兩道士聞有呼可交名者頃之擲可交登舫一道曰好骨相一道以二栗食之甚甘命一黃衣送上岸覓所乘舟不得乃在天台山瀑布寺前俯迎問之可交曰今早離家申時三月三日僧言九月九日矣遂辟穀隱四明山不出

屠有涯 朱時居陽羨携瓷缽渡舟飲酒大吐泉逐之登岸今日仲尼非不賢爲世所不容蚩蚩問舟子不識人中龍號入鉤不見

殷七七 唐周寶鎮潤州知崔林寺杜鵑花奇絕謂七七曰可使頃刻開花副重九乎殷曰諾及九月果爛熳如春宵游賞後花忽不見

孫賣魚 嘗賣魚楚州盛暑遇一道士曰汝魚餒矣飲我可使浙遂飲以手酒與之言竟日自是決人禍福輒應後於亳州大清宮號咷大哭人莫知喻訖其時乃亳州陷日也

得道者 陳太初眉山人初與東坡同學于道士張易簡後東坡謫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云有得道者曰太初問之則同學者也又數年見東坡于惠州云太初已尸解矣

隱吳市門 梅福壽春人漢成帝委任王鳳罷以南昌尉上書極諫棄妻子出遊變姓名爲吳門市卒今城中有吳市門即其隱處

左慈 字元放廬江人曹操召往閉一室中斷穀期年出之顏色如故操害宴客曰所少者松江鱸魚慈索銅盤貯水釣之即得操嘗出郊慈携酒一升脯一斤百官皆醉飽操惡其欲殺之忽不知所往

丁令威 遼東人學道靈墟山後化鶴歸遼陽集華表柱云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

琴高 趙人善鼓琴客游碭郡二百餘年常從碭水中乘赤鯉出入

雲遷 雅與范蔚宗善范以宣城守坐誅家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雲遷悉力營葬宋孝武聞而義之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事

太白星精 漢武帝時東郡獻短人上呼東方朔至短人指朔曰西王母種桃三千歲著子此兒已三偷矣風俗通云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

齊爲鴟夷子皮**關喜**解人師事老子授以道德五千言**飛舄**王喬河東人漢葉令每朔望輿舄飛鳧見上一日玉棺自天而下喬卽沐浴寢其中**大刀**鮑靚字太玄陳留人漢南海太守嘗遇異人得長生術一日行部至海阻風飢甚煑白石食之與葛洪善妻以女靚卒葬石子岡盜發其棺無尸惟大刀一柄盜欲取有聲如雷驚懼乃去**草木火光**孫博河東人講書能屬文曉學道能使草木皆爲火光照耀數十里行大水中身不沾濡人有疾指之卽愈出入山間石壁如有穴者後入廬山合神丹仙去**會大樹下**陳安世京兆人稟性慈仁家貧爲權叔本傭賃叔本好道有二仙人托爲書生從叔本遊叔本意忘二仙曰幾成而敗矣見安世篤實曰好仙乎曰好二人與約明日早會大樹下三明皆早至乃以藥二丸與之服不復食但飲水叔本知其得仙反師事之後安世白日飛昇而去**脩道著書**墨翟宋人外治經典內脩道術著書十篇號墨子年八十有二漢武帝遣使聘之不出觀其顏色若五十許人**騎白驢**張果隱中條山得長生術唐武后遣使召之卽死後人復

見恆山中玄宗命李嶠往聘乃至肩輿入宮帝親問治道神仙事欲以玉眞公主降之果堅辭還山賜號通玄先生果數百歲顏似六七十者往來汾晉間嘗乘白驢休則疊之如紙置巾笥乘則以水噀之復成驢初爲六合園叟娶隣人韋恕女臨別謂恕曰王屋山下有小庄他日可令大兄見訪恕遣長子去叟與女曰此非凡俗可久居本金二十鎰并一蓆帽曰若金盡可持帽于揚州賣藥王氏取錢百萬緡足矣後果得錢如數乃知叟仙也**犢子**鄴人歷數百歲其顏時壯時老時好時醜陽都酒家有女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爲異會犢子牽一黃犢過女悅之遂隨去人不能追也冬日常見犢子賣桃李市中**劉海蟾**名昭遠政和間郡守崔重徵忽見一道人謁於堂下招之坐不語但微笑崔異之起取金相贈同視已失道人題壁云秦劉某筆**謫仙**瑕丘仲寗人賣藥百餘年因地動卒或取仲尸棄水中收其藥仲披裘造之取藥其人懼叩頭求哀仲曰不恨汝也後爲扶餘王驛使自北乘來至寗人呼滿仙**緱山白鶴**王子晉周靈王太子好吹笙隨浮丘公登嵩山而去一日遇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期社則晉乘白鶴揮手謝時人昇天矣**鬼谷子**晉平公時人姓王名詡顏如童居清溪之鬼谷蘇秦張儀嘗問道三年去子曰輕松喬之永壽貴一旦之浮榮惜哉辭**河上公**漢文帝時結廬河濱帝讀老子有未解處遣使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卽造請受素書老子章句二卷曰熟此則所疑自解**竹杖龍**費長房汝南人爲市吏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市罷輒跳入壺中長房窺見之詣翁乃與俱入壺中隨至深山虎作伴長房無恐又使臥空室以朽索懸石於上衆蛇嚙索將斷長房亦不移最後使食糞蟲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不成爾遂付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長房一策杖須臾到家投杖葛陂中化龍而去桓景受學長房一日謂景曰九日汝家有大災可令家人作絳囊盛茱萸繫臂登高山飲酒禍可消景如其言夕還見牛羊鷄犬皆暴死**廣成子**隱居崆峒山黃帝嘗就而問道答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俾爾思慮營營乃可長生歷千二百餘歲未嘗衰老**惠勤**餘杭人雖善詩爲歐陽修所重**文始先生**尹喜

秦州人爲函關令見紫氣東來謂有眞人過果遇老子授以道德經後仙去復與老子會於蜀賜號文始先生**茹芝辟穀**許邁字叔元一字遠遊永和間人臨安西山茹芝辟穀賦詩二十首論神仙事與王右軍父子稱世外交一日羽化**竹杖**馬自然號官人徧遊方外嘗醉墮霅溪經日而出衣不沾水未辭符問卒於家明年奏梓潼縣有馬自然者白日上昇杭人發其塚止有竹杖**石泉槐火**道潛於潛人通內外典有詩名蘇軾在黃州時夢參寥子賦詩有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之句後守錢塘而參寥子居智果院軾於寒食後訪參寥汲泉鑽火烹黃蘗茶忽悟所夢詩作聽夢記**入瓶**冷謙字啓敬秀水人洪武初爲協律郎郊廟樂章皆其所撰有友酷貧謙於壁間畫一門令其友入恣取金錢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吏持姓名跡捕之因并執謙謙渴求飲拘者以瓶汲水與之謙躍入瓶中拘者惺急謙曰無害第持瓶至御前上呼謙瓶中輒應擊碎之片片皆應後有人見謙蜀中**廬山社**陸靜修字元德與東遷人目有重瞳掌有篆字背有斗文博精象緯好方

外游與陶潛慧遠結社廬山一日若趣裝將行忽然尸解

叱石羊 黃初平蘭谿人少牧羊遇一道士引至金華山中四十餘歲兄尋獲之問羊安在曰山以東往視皆白石初平叱之石皆起成羊數萬頭

追魂碑 葉法善字道元隱松陽卯酉山中嘗爲其祖葉國重求刺史李邕碑文文成并求書邕不許法善乃具紙筆夜攝其魂使書畢持以示邕邕大駭世謂之追魂碑

采藥天台 劉晨阮肇永平中二人入天台山采藥失故道行至溪遇二女迎歸食以胡麻飯求去指示之至家已七世矣

風狂 寒山隱天台幽谷中時造國清寺人目爲風狂杖逐之明大笑

金門羽客 林靈素永嘉人以方術得幸徽宗賜號金門羽客一日侍晏太清樓下見元祐黨碑素稽首上怪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宿臣敢不稽首

斬蛟除害 許遜字敬之南昌人母夢金鳳銜珠墮掌而生晉初爲旌陽令點石化金足逋賦尋棄官歸得異人術浪遊江湖悉斬蛟蜃除民害精修山中年一百三十六舉家飛昇雞犬亦隨去宋封妙濟眞君

精通圖讖 方儲字聖功歙人精通圖讖建初間舉賢良方正對策爲天下第一授洛陽令後追踪尚書令封黔縣侯世傳其仙去兄儕弟儷皆同時爲仙

入火不熱 周顛仙星子人元末往來南昌乞食不明太祖至南昌顛仙謁道左即隨之金陵嘗曰入火不熱太祖命覆以巨甕積薪焚之火滅揭視寒氣凜然一日以手畫地顧謂曰打破一桶再做一桶盛一桶者一統也後辭去廬山不知所往

食棗 安期生秦時賣藥海濱蓋已千歲嘗以策干項羽羽不用遂去李少君遇之食以棗大如瓜蕭澗乃生昇仙地也

抱朴子 葛洪晉句容人聞交阯出丹砂求爲勾漏令攜子姪過南海刺史鄧嶽堅留之乃脩道羅浮山中自號抱朴子丹成而化妻鮑氏南海太守靚之女行灸廣州唐崔煒者遇一嫗曰吾善灸贅疣有艾少許奉子灸怪而受之後乃知爲鮑氏也

修煉輕舉 潘茂名晉永嘉中入山逢二道士奕道士顧謂子亦識此否答曰入猶蛇賓出似雁行道士笑可其說因語之曰子頂背貫於生門命輸香於日月若脩煉則可輕舉授以服食之法仙去

海瓊子 皇蟾字如晦本葛長庚也世爲閩人以祖任瓊州之日生自號海瓊子好

飲不見其醉傳合羣書作文未嘗起草善隸妙寫梅竹嘗遊湖上暮墮水舟人甚驚覓之不得逮旦已立水面矣

詩讖 宋丁謂與劉遁善一日作詩贈謂有他時駕鶴遊滄海同看蓬萊島上春之句謂莫曉其意及南遷逝往候於儋耳謂方悟與之況舟海上而飲日成子詩讖

鷄窠小兒 李員爲承旨奉使至瓊遇一叟自稱楊避舉年八十一其父叔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宋卿年一百九十五頃之鷄巢一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亦不知其年歲

龍王 幸南容高安人官祭酒托跡汴都嘗致書鄉人曰城北門數里外有潭旁有古木即吾家也叩之必應持書者如其言果有二童子出俄一丈夫繼之究如汴都所見邑人呼爲龍王

落魄 越吉高安人狂而落魄自言一百二十七歲矣蓺樧讕居高安吉往見曰惜君好道而不得要訣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病敕鞭汲水概體經旬諸疾皆愈吉後尸解見山一日歸故里若亢旱拔劍剝地湧泉甘美過江無舟以竹葉渡去

竹葉渡江 謝仲初萬載人脩道於闕

遊月宮 羅公遠鄂人中秋夜請玄宗遊月宮玄宗欲盡傳其術不許殺之有使者入蜀見公遠道已姓名以蜀當歸爲寄比玄宗入蜀始悟當歸之意云

磨杵 淨樂國王太子眞武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脩道久之無所得欲出山見一老嫗操鐵杵磨石上問磨此何爲曰爲針耳曰不亦難乎嫗曰功至自成眞武悟遂精脩四十二年白日沖舉

希夷先生 陳搏字圖南亳州人西五歲遇一青衣媼乳之自是穎異讀書一目十行避近孫君仿謂武當九室巖可居遂往辟穀二十餘年忽夜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後徙華山宋太宗召見賜號希夷先生

日行千里 張三丰明初至太和山脩煉結菴玉虛宮身長七尺餘美髯如戟寒暑惟一笠日行千里世宗遍訪之不得

華州道士 呂嵒河東人兩舉進士不第遊廬山得異人長生訣多往來湘鄂間滕守宗諒嘗遇之岳陽樓自稱華州道士宗諒客令畫工圖其象賦詩贈之大笑而別

盧侯二仙 世傳秦始皇遣盧生入海求神仙藥不獲遂與侯生隱邵陂雲山今煉丹井飛昇臺禱壇竹皆其遺跡也

吞芝 申泰芝洛陽人其母夢吞芝而孕與玄宗

同日生後隱邵陽山脩煉玄宗感夢以像求得之白晝沖舉

酆都觀王 咸平中有道士自稱酆都王笑則口角至耳謂定州將帥王顯曰昨日上帝牒沓魂二萬至觀按其籍皆死于公手果殺之功冠于世但減筭二十年顯叱之後契丹引騎犯于境顯破之斬首二萬級朝廷以顯有功召歸國顯赴道數程而卒

賣薑翁 荷擔賣薑衢郡三十年顏髮不改嘗遇道人於市謂曰吾有黃白之術求有德者授之翁未應但取薑一塊納口中少頃吐出則成黃金道人驚笑而去

崔婆飲醇 張虛白未舉進士不第肄業游武陵崔婆嘗飲以醉酒後虛白仙去郡人余安過虛白於楊州因寄崔婆詩曰武陵溪畔崔婆酒天上應無地下有南來道士飲一斗辭卧白雲深洞口

瞿童 瞿柏廷辰溪人自幼靈異稱瞿童大曆間奉母避亂入武陵師事黃洞源已而得道又云幼時因戲躍入井中後自大酉華妙洞中出依菩卷祠脩煉久之仙去

拔宅飛昇 唐公昉白日昇天王莽居攝二年公昉為郡吏偶遇真人授以藥拔宅仙去或云昉師李八百于寒泉山

杜宇 號望帝古蜀王蜀嘗大水宇率居人避長平山後鼈靈開峽治水宇禪位與之入山得道

道濟大師 程太虛西充人隋時隱居南岷絕粒有二虎侍左右一夕大風雨砌下得碧玉印每乞符祈年印以被之輒獲豐稔宋賜號道濟大師

逐機聲 張英宋人拜儀隴令過采石江遇一女子絕色謂英曰五百年夙願當會於大儀山英叱之抵任半載日夕聞機聲一日率部衆逐機聲而往忽至大儀山洞門半啓前女出迎相携而入洞門即閉見圓石一雙自門隙出衆取歸中道不能舉遂建祠塑像置石於腹至今有禱輒應

北海水仙 韋昉蜀人夜泊涪陵江忽遇龍女遣騎迎入宮後昉登第知簡州龍女復遣書邀至刺昉充北海水仙

落魄仙 張姓嘗貨鼠藥於瀘王昌遇市歸鼠食之皆飛去後復值道中呼王生為易玄子取馬送生王家馬即化龍入潭矣

火化 劉珍隋末居合江之安樂山忽取丹經鍾磬封於石室中日後六十年當有聖君取之自以火化唐高宗果遣使者取丹經鍾磬以進詔即山中建一延真觀扁乃御筆也

煉藥化金 王霸自梁時入閩居西郊之外鑿井煉藥能化黃金歲饑則售

金市米徧濟貧者唐貞元中即其宅建中虛宮祀之

何氏九仙 其世代莫可考兄弟九人居仙遊湖側丹成各乘赤鯉去

坐灰 姚光有火術令吳王積荻千束焚之荻了火盡光恬坐灰中振衣起

吐火 葛仙公與客話時天寒公曰居貧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一大火以共煖焉仙公因吐氣火赫然從口而出須臾火滿一室坐客皆熱而脫衣

金液 馬明生從安期先生受金液神丹方乃入華陰山合金液不樂升天但服半劑為地仙

騎龍 子先者漢關下師百餘歲臨去呼酒家姬令急裝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先將一與酒姬因各騎之乃龍也上華山嘗于山頂大呼子先酒保在此

駕鹿 衛叔卿嘗乘雲駕白鹿見漢武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帝悔求得其子度世令追其父度世登華岳見其父與數人博于石上勅度世還

五里霧 張楷字公超隱居弘農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能為五里霧後華山南遂有公超霧市

殷玄 目客恆山道士自稱殷玄食蓬蒿根往來山下見者二百餘年顏色如二十許人

石髓 王烈入太行山忽聞山東雷聲往視之見石上破數百丈中一孔只徐有清泥流出烈取摶之隨手堅凝氣味如粳米飯蓋石髓也服之壽與天齊

乘雲 漢末張禮正魏治明期俱南遊九嶷山禮正服黃精明期服澤瀉柏實後俱遇西城君受以虹景方遂內濟徵東華遣迎乘雲升天

名在丹臺 司馬子微字承禎隱天台山蜀女謝自然將詣蓬萊求師遇一叟指言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在赤城良師也遂從之得道

乘龍往來 龔聖者結庵于道人峯上每乘龍往來

青牛谷 道士洪志嘗騎青牛出樂于此故名谷曰青牛在南康

偓佺 偓佺采藥父也好食松實體毛數寸能飛行逐走馬嘗以松子遺堯堯不服時受服者皆三百歲

赤松 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散能入火自燒至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至高辛帝時為雨師

頃刻開花 韓湘韓愈之姪生元和間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愈曰子能奪造化乎乃聚土以盆覆之俄頃盆有碧牡丹二朶上有小金字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每勸愈學道愈不從乃書壁為山水房屋入壁遂不見

黃九 崔文子泰山山人好黃老衛濟居山下作黃九賣藥

疚氣者飲藥即愈

擁琴而拜 稷丘君泰山道士漢武東巡乃擁琴而拜

東王公 木公爲東王公金母爲西王母男子得道名祿木公女子得道名祿金母漢時小兒歌曰揖金母拜木公人不識唯張子房識之

龍虎繞丹 張道陵良八世孫隱天目山漢章帝和帝累召不起久之遊雲綿洞煉丹青龍白虎旋繞其上丹成餌之于蜀之雲臺峯昇天所遺經訣符章印劍授子孫今世襲眞人

化鶴 蘇耽桂陽人有仙骨得道將仙去告其母曰後二年州人大疫乃植橘鑿井曰食橘一葉飲水一盞當自愈後有白鶴數十降于庭門遂仙去後州人果疫母療疾如響後耽化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耽彈吾何爲

引導術 籛鏗即彭祖有導引術以養神治生爲事常云上士異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人集其術爲彭祖經

雞犬皆仙 淮南王劉安好道有八公詣門鬚眉皓白王使閽人難之八公曰王以吾老耶吾變爲童子門吏驚報王王跣而迎之北面叩首八公復變爲老人王朝夕虔拜授以丹經三十六卷久之八公曰可以去矣與王白日昇天有藥器置庭中雞犬舐之盡皆昇去

擲巾爲橋 崔仙入山遇仙女爲妻久之還家得隱形符潛遊宮禁上知追捕甚急遂還山中追者在後崔隔洞見其妻告之妻乃擲五色巾爲橋以渡崔

丹術成仙 施肩吾字希聖舉進士不仕許遜授丹成仙

涙仙 王公名款號涙仙入白王祠脩道經年能藥及詩題龍宮云靈利倚玉光無靈染洞房雲龍金地暖龍情玉泉香王衛史詩云白布懈彩白布裙不羈縱跡似浮雲而今邦把青牛跨便是當年李老君

雲母 衛叔卿服雲母石得仙其子度世徧遊山海求見其父與數人博戲問曰此爲誰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王子晉也我有仙方在星柱下度世歸掘之乃五色雲母石也服之仙去

旌陽 許旌陽門人從郎飛升而去

龍虎成形 史通平漢光武時詣峩眉山謁天皇眞人授三一之法及五符訣遂居青神懸置弟監煉大丹龍虎成形餌之行陰德白日昇天

教仙 晉人即教眞人也江西上高縣北之五里即得道處上有眞人祠磨劍石煉丹井下有神眞御宋熙寧中樞寄蒋之奇行部至

觀留詩云嘉節長岐勝區區夢幻身何年一舉服仙去丞教君

仙童 喬瀕二子隱湖州樓霞谷服飛能桑二十年不飲魏文帝詩曰西山有仙童不飲亦不食又喬同學道食松咲柄年八十精神蓊壯

金簪 山西有張金辭多幻術明太祖召問答曰臣無他術僮能項刻植道及瓶中出雲爲戲命爲之就於袖中取出鐵瓶注水書五符入其內明火四炙瓶中氣出如纏漸滄成五色祥雲布殿太祖又以遵子撒金水河須臾遵開花萬柄解妍可愛少焉功紙爲拆遵船放水西乃見張在船上杯遵唱其歌東風沉沉爲樂上喜大笑忽失所在遵與舟皆不見

鐵冠道人 姓張名中字景華撫州臨川人舉進士不第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爲人循介寡言齋戴鐵冠人因號之明太祖起淮陽道人詣謁曰明公龍瞳鳳目狀貌殊常貴不可言若神彩煥發如風攜笠即受命之日也太祖奇之留幕下從徵伐望氣決休咎言歷歷應及定都鷄鳴寺刹宇高太祖心計毀而更嵩之將遊視道人謂寺僧曰令上有意毀寺汝等來日于中道遮訴可兇僧如言迎候遂寂後居白下數年自投于大中橋水死太祖令索尾弗獲未幾疽關守馳奏月日道人杖策出關許之正其投橋之日也自後不後見之

王士能 士能濟寧人元至正甲辰至明成化癸卯一百二十餘歲自幼慕長生之術入蜀雪山中見一老人披毡承母深洞中石床上顛如嬰兒臥側惟乾麵一囊時取咲之或栒飲淵水一二非遂依之居數日食盡老人川囊中麵遺之若遊不可下乃栝山葉野葉自給三年老人授之衛辭歸倚處臥栒外無長物蓬不舉火或咲稟數收或菜教菜飲水步許與人試皆靜坐寡慾之說濟寧詣揮王宣往訪得其姓名大騎日吾祖嘗言上世有叔嗣諱士能者少好道出家不狗所終翁是乎詢之歷歷盡合遂日社候後蘊川楊南峯過訪士能着素自布永生一木獨因叩所以壽日平生不食肉娶妻識數生爭氣而巳後弘治辛亥羽化之日乃東官誕辰也濟南衛指揮朱顯奏閣賜名王士能

畫像自贊 章思廉逢自人五代時得道靈異之迹見于處州天慶觀有章眞人像自贊云狂走不坐端立節眠縣面又縣顛而不顛漏身走脫且守三田人以爲惟我得自然

葛仙山 壽瓊亦名仙翁晉人彭州有葛仙山有漾賜北

四十里乃廿四化之第五化也有崇真觀葛仙遺像仙儀翁升賢于此得道梁大同中蕭仙翁局遠徒于此上升 **流仙流** 葛長庚瓊山人七歲能詩十二應童子科父亡隨母繼雷州白氏改號白玉蟾隱武夷山嘉定中詔徵赴闕仙去亦儒流亦仙流 **玉笥修煉** 孔丘明與騎法通等十人避亂相與結交遠訪大道來玉笥山修煉歲乂道成騰空而去 **數人隨侍** 嚴青會稽人家貧常干山中作炭忽遇神人授書一卷曰汝骨可長生并敬服石髓法青受之即見左右常有數十人侍之嘗夜行都巡呵問何人青亦呵問都巡怒此從兵收之青亦叱從人錄之青竟去都巡等人馬不能動明日鄉人曰必嚴公也報其家往謝青乃放去青後辟穀一年仙去 **好導養術** 陶淡侃之孫幼好導養術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家累千金僮客數百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後逃隱山中不知所終 **不衣仙** 劉振棄世學道入嵩山石室中見一人冬夏不衣顏如年十五時 **漢神仙** 鳳綱 **梅峯鐵笛** 劉仙嘗登梅峯吹鐵笛呼雨 **洞庭仙侶** 柳龍唐中宗時人下第歸至涇

陽遇女仙同歸洞庭不知所終 **黃精蛻迹** 岑道願江陵人隋初避難沂三峽至萬州江南山巖下修煉食黃精百餘歲蛻迹而去唐貞觀十八年以香屬商人令在所隱岩下然之商人不往且歸波濤雷怒不可上乃返諸岩然香送平行無實 **得道不死** 賀元瑯琊人仕晉為員外郎至宋朝章聖東封謁于道左曰晉水部員外郎賀元再拜而去 **綏山得仙** 蔡由羌人常刻木作羊賣之騎羊入蜀蜀公侯貴卿追之上綏山食桃得仙去 **餌桂** 隆妻公服竹汁餌桂得仙 **羅浮仙** 監喬龍川人遊洛陽市布衣百結入酒肆中一飲數斗常置紙百畨于足下令人片片搜之無一破者蓋身輕也語人曰吾羅浮山仙人一日復置紙于足下令人取盡足浮風雲脩脩而去有仙宦南來歷歷開笙簫聲 **華山修煉** 茅濛字初成咸陽人博學深豎知國室將衰不求仕進師思谷授長生術遂入華山修煉秦始皇三十九年庚子白日昇天先是邑人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州戲赤城繼業而往在我盈帝若學臘嘉平始皇聞之因改臘爲嘉平玄孫盈固衷皆得仙居

茅山 **駕鶴飛昇** 所處靜祁陽人楚白公之後幼而悟道凡十二年一旦駕雀而去 **種杏** 董奉居廬山有道術爲人治病不取錢但令種杏以病之重輕爲種杏之多寡子熟易穀令買者自取若取浮于穀虎輒吼逐之所得穀悉以賑貧奉後仙去 **玉笥煉丹** 杜眞永得道玉笥山乃漢九眞人蕭子雲煉丹上昇處 **雪溪先生** 宋哳號雪溪先生爲閩中令以仙去其後孫德之聞其在四明親往訪焉至雪竇山有蜀僧言山後燭平山有二居士其一宗官敘也僊之嶠攀至米見丹灶而仙蹤不可復尋矣乃置祠其上而歸 **食石芝** 羅門山食石芝得爲地仙 **烹肉芝** 蘭陵蕭靜之掘地得物如人手肥潤而紅烹而食之踰月髮再生力壯貌少後值道上顧靜之曰神氣若是必嘗仙藥恰其脈曰所食者肉芝也壽等龜雀矣 **餐菊服栢** 康風子服甘菊花栢實散得仙 **跨青龍** 羅逍徼洋姓類 **洪施眞人** 時荷字陽道晉人從許君學道寧康二年與陳君孝舉來導從許君上昇荷有遺跡在紫蓋府今南昌縣廳宋封洪施眞人 **碧落侍郎** 沈羲

躬晰干野後棄晰具而亾相傳以爲羽化齊永明二年歸訪舊里呼諸孫曰汝四世祖在西蜀之西以符藥活人有功上帝授我白玉簡爲碧落侍郎忽不見邑建道觀塑像奉之 **結氣不息** 孟節漢末人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狀若死人亦可五年 **吹簫集鳳** 蕭漢末修道天平山延壽宮善吹簫能至鳳鸞翔集號碧霄眞人道成白日沖舉 **立廢裁屐** 郝號少遊太學遇至人後歸都嶠山草菴修煉元符初藏獻自嶺表歸訪號菴中留句餘號後立草菴西蜀峨嵋山遁去不知所終留題壁間云往往來來三十年更無踪跡在西川功成行滿昇天去厨首山頭月正圓 **飛步淩波** 宋倫洛陽人周厲王甲辰歲擧神寡道事老鳴授之上道能飄然飛步淩波涉險宜王丁巳歲上昇爲仙

祠惺殿忽風雨暴至留孫禱之立止授爲玄敎宗師居崇眞官時天下大定與民休息留孫因論治道貴淸淨深契上衷加號大宗師武宗時陞太眞人

神術回生 姜識方士也自言布神術可使死者再生時仁后薨上悲慕俾試其術可日不效乃曰臣見太皇太后與仁宗師自玉闕賓壯丹無意人間事也

精思煉氣 蘇澄隱眞定人龍興觀道士得養生術年八十餘不衰老五代唐晉相繼有聘並辭疾不至宋太祖征太原還駐鎭陽召見因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煉氣爾帝王養生即異于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帝大悅年百歲而卒

茂竹淸泉 潘師正宗城人王知遠爲道士得其術居逍遙谷唐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竹淸泉臣所願也帝尊異之詔即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勅直逍遙谷作門南曰仙遊北曰尋眞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年九十八卒贈太中大夫謚體元先生

賜詩還山 張無夢永嘉間開元觀羽士唐玄宗召對講易謙卦上問曰獨說謙卦何也對曰方大有時宜

守之以謙復命講還元篇數對詳明上大悅宸翰特賜以詩寵其還山

稷丘君 泰山下道士漢武東巡泰山乃擁琴而拜

崔學 泰山山人好黃老術潛居山下作黃充賁藥疾氣飲之即愈

鑿石岔 張忠隱于泰山崖棲谷飲修導養之法鑿石爲岔

服菊 朱孺子服菊草垂雲升天

棄官 梁中節定海人明靖難後與邪艮棄官同爲道士入山去

覽古樓 杜處逸號道堅久號南谷子年十四得巢詩師葛蒙菴入茅山作道士皇慶間授隆道沖眞崇正眞人創玄通觀作覽古樓聚書萬卷微夜忽爆然有聲而逝

寄跡黃冠 杜應然隨父宦遊流寓廣西慕道寄跡黃冠中遍遊天下名山衡三神仙求不死藥不返

化鶴 徐佐卿事見詩禽鶴類

坐磨石 田志亨號通眞子父母亡負土築墓一日捨妻子爲黃冠師卜居唐縣之磨岩坐栢樹下一磨石日乞食材蒔暮宿不上舞有徵獻巨蛇直前背俛首而退里人爲創觀居焉

異人 莫月鼎名起炎三試不第爲道士見徐無極授五雷法元世祖稱爲異人賞賚優厚

天台解化 應夷節遊天台龍虎山即馬惟良得上淸大法忽一日沐浴入靜凝神經日解化是夕淸香發郁儴鳥悲鳴及就定但空棺而已

華潼羽士 丁少微眞源人隱華潼谷寄遷陳摶所居善服氣多餌藥百餘歲康强無疾宋太宗召赴闕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爲獻留數月遣還山

服雲母屑 鄧郁建平人隱居衡山斷穀三十餘年唯以澗水服雲母屑爲武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向曰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媪三十並着絳紫羅繡袿襡年皆十七八許謂郁曰君有仙方所以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會期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

學道鶴林 鄧伯元吳郡人與王玄甫同學道于福州霍林山授餐導精飯白霞丹景之法

神仙 沃焦吳人漢時得道爲仙

周旋人間 于吉吳鄧師爲孫策所殺俄失其屍周旋人間又百餘年仙去

得道眞人 利眞源漢人得道爲眞人

藥餌長生 元賜觀道士單以淸大曆中之嘉興入船

聞異香殞有非常人見船頭一人問之曰吾少病大風逃深山遇一老人以藥丸一裹令餌之身日以輕兩月鬚眉皆生顏益少遂導令郎歸問其姓名老人曰子聞國初衞公李靖乎是我也令再入山尋師耳

北墻鄙壁 邢和瑛得仙與崔司馬有舊崔病經年且死一日卧室閤北墻有鄙聲七日不已飛之有人立云邢眞人處分開此司馬厄

飲水身輕 羊惜以明經授括蒼尉隱于括蒼山一日與青遡觀道士飲于沉客洞酒中忽仆地七日乃悟云初見一人目云雲眞邀入洞中石間有物進出曰此青靈芝也食之得仙惜取食之自是惟飲水覺身輕日行數百里後入委羽山人莫之見云

隱入凌雲 侯仙世傳秦始皇遣盧生入海求神仙藥不獲盧與侯仙謀隱入陵雲山有侯仙跡廬仙影秦人古遺煉丹井飛昇臺壇壇竹皆其遺跡

駕麟乘雲 甘暇字伯武從許君學道傳以金丹妙訣陳大建元年駕驥車乘雲而去宋政和中封精行眞人

仙術濟人 劉根長安人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遂得仙用術濟人潁州太守史祁以爲妖曰能召鬼即至不爾當戮根借筆書符忽

后遣使召見中路不知所之
華陰女毛女在華陰山中獵人往往見之體生毛自云秦皇宮人而不老
丹臺得道蜀女謝自然將詣蓬萊求師遇一叟指言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在赤城良師也遂從之得道
常山道人呂容自稱殷王女食蓬藥根往來上下見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奉祠者萬計讚曰殷女忘榮曾無遺戀怡我柔顏改華標倚心與化遷日與氣鍊坐臥奇貨惠及孤賤
何氏石增城何氏女有神仙之術持一石措小石樓之上遠觀如雲
新淦得道李氏女乾符間得道于新淦至今稱仙女峯
帝女南方赤帝女學仙得道居南陽愕山桑樹上正月一日銜柴作巢至十五日成或作白鵲或作女人赤帝誘之不得以火焚之女即昇天
連脅陽都女生而連脅後果得仙道

武林次辰黃太史鑒定

無錫周　魯南
同邑侯　果仙

年齒類

初生
電光繞斗附寶生軒轅氏
虹流華渚嫘祖感火星如虹生少昊
瑤光貫月女樞生高陽氏
孕十四月陳豐氏生堯
二十月生黃帝
坼副而生禹母谷珠孕禹坼副而生
剖脇而生老子母懷之八十一歲生剖左脇而出首已白謂之老子
五星降庭孔子生時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神女擎霧于空以沐徵在先是有五老列于庭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
有文在手魯季友有文在手曰友周大叔有文在手曰虞
赤龍廻閣景帝因赤龍廻崇芳閣使王夫人居以應瑞已而生武帝
懷身三年遇紫石母懷身三年墮地便坐而笑髮覆顏齒皆具

醜狀駭人周顗字彥祖生而醜母欲棄父曰聖賢多異貌此兒必興吾宗
祥川高帝改成夫人所生庭日祥川
一團冰丘孝婦寡而娠生一團冰見日便消
腸遶吳門孫堅母有娠夢此
月裂入懷孫策母吳夢此
非常兒王鎮惡五日生家人以俗忌令出繼叔臨日非常兒因名鎮惡
興雀集庭崔信明五日生有異雀五色集庭
當高其戶田嬰五日生文告其母勿舉之及長嬰怒謂子長與戶齊不利父母文曰受命于天豈受命于戶當高其戶耳
嘉禾之瑞光武
夢太白星東方朔母田寡居夢太白臨其上有娠曰無夫而妊人將棄我乃移代都東方里居五月朔生故名
才貌相類張衡死蔡邕母始孕後生邕才貌類衡
胞衣紫色晉王敦則又生訓
陸地生蓮尹喜
旗蓋懸鈴梁任昉母夢五色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一鈴落懷中有孕
天上麒麟徐陵母夢五色

天氏詞古文司馬遷 千里駒 魏曹休十歲太祖曰吾家千里駒 下筆成章 魏曹植字子建十歲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何以倩人 洪兒紙 姜澄十歲苦無紙澄乃燒糠榜竹爲紙以供父澄小字洪兒鄉人號洪兒紙 齊名熙載 徐鉉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南謂之韓徐仕吳爲秘書郎南唐爲吏部尚書 仙風道骨 錢若水字淡成十歲能屬文入華山陳摶一見以爲有仙風道骨舉進士上爲同州推官 夜念所記 李揆字定臣勵敬王七世孫明幼孤十歲即好學擢蘄州自燹夜無燃燭念所記及長明六經舉進士禮部試吏皆名乃入幾耻之返江東隱陽羨里 泣求父尸 唐王少玄父死兵遺腹生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哭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骨也少玄鑱膚閱何而獲 對連佳語 謝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嘉賞之每有篇章對惠連輙得佳語嘗于永嘉西堂思詩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 傷手改容 范宣字宣子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痛但受生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 此子英人 後魏賈彝字彥倫父爲符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彝十歲詣長安訟父冤獲伸遠近嘆之僉曰此子英人賈謐之後與之與京也 讓千縑 虎復市十歲而孤故吏歸千縑贈之已能讓不受 賢子神童 謝莊子朏字敬冲莊從上山使朏命筆賦筆便就郡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莊笑撫朏背曰真吾家千里駒 是子天才 李白十歲通詩書蘇頲見之謂是子天才學比相如 佳兒 張蒼是孫憑十歲穎甚祖皆譚憑父曰吾不如汝有佳兒憑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上書稱善 蘇世長十歲上書周武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曰讀孝經帝曰何言可道者對曰爲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爲政以德帝曰善 李膺通家 孔融字文舉十歲見李膺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嘆息 上殿說經 戴憑十歲習衆明經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說難憑多所解釋帝善之 入書院 當鄭公之父甚食客呂文穆業正門下一日白公曰有兒十歲欲令入書院事許之其子韓公也文穆公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函令供給厚甚 誦六經 賈逵十歲暗誦六經 不輟談 宜都王惲十歲與吉景曜商畧先言往行左右悅排榻瘤屏風倒壓皆色貌不改正談不輟 教術規矩 宋呂榮公希哲父申國公著母申國夫人教公事循規矩甫十歲祈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日必冠帶以見長者 能詩賦 程明道 能文 傅堯俞 蕭夫子 蕭穎士十歲補太學觀書一覽即誦學造士對策第一補秘書正字虛異等皆執弟子禮號蕭夫子 工書 明神宗十歲登極親書泰所二大字賜輔臣張居正 ○ 十一歲 獻書 趙文淵字德本少學楷隸十一歲獻書于魏帝除相府法曹參軍筆勢可觀當一時題榜皆其迹也 通二經 張阜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于二百人之與仁二年爲童子通二經方可復上其事由是拜撫兵曹 試詩賦 楊億字大年十一歲以童子召到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嘆異以爲秘書省正字 擢童子科 王立十一歲擢童子科他童皆尊位而立獨善屬文由是知名 令器 沈演之年十一尚書劉柳見而稱之曰此童終爲令器 奇表 李存勗年十一從父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鸂鶒卮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 交結知名 孫策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交結推好 文辭精敏 蘇州頲少遽年十一文辭精敏有老成體其師濟闕撈作見長淵宰王元之奧鄉宰釋思純以所作賓二公二公疑所贊假手因試之與之聯句畧不滯思數十聯皆敏二公驚異開于詔賜進士及第 臨軒授鉞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善騎射年十一立跳盪功且遷中郎將德宗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授渭北節度使乘輿進狩山南以諸軍進入谷口帝臨軒授鉞用遣帝拜翰信依事 不書官紙 阮孝緒十歲隨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威親之請自 手相甚

貫王克正任河南及死無子家修佛事唯一女十餘歲號楝鹽干佛前令陳摶入弔觀其手相甚貴謂當為國夫人後陳晉公恕為參知政事無妻太宗曰王克正一女令淑卿可作配晉公辭年高太宗孜論再三遂納為室不歡日封郡夫人○**十二歲工辭賦**柳公權年十二工辭賦元和初擢進士第穆宗曰朕嘗見卿筆迹思之久矣拜侍書**通經史**郤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蕭頴士顏真卿曰當友二郤之間**為輦郎**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任聖童**任延字長孫年十二明詩易春秋大學號為任聖童**召署門下**黃香年十二江夏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甚見愛敬**千里駒**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朝歌長**虞詡年十二通尚書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名聞天下**曾鞏字子固年十二能文及遊大學歐陽修見其文而奇之自是名聞天下舉進士為史館修撰試中書舍人**竊讀父書**王羲之年十二見前代筆說于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因與之不旬日書便大進又學衛夫人書夫人見其書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方畧合旨**薛收年十二能屬文房玄齡言于秦王王召見問方畧所對合旨授府主簿時討王世充軍事繁收為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詞該敏如素構**止殺青簡**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恢乃止因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為童子郎**司馬朗十二試經為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累世長大朗雖稚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蚤成非志也監試異之**授經京師**方進年十二失父為大守府小史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授經母憐其幼隨至長安織屨以給後十餘年至相位母尚在**太守見愛**羊欣年十二隨父不疑為烏程令吳興太守王獻之愛之欣常暑月著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對墾田**漢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詔下州郡撿覈其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書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

陽不可問帝詰吏抵言于長壽街得之時明帝為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詰問如明帝對**放白龜**晉毛寶年十二戲行江口見漁人釣一白龜寶以錢贖之放之江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虎將軍交戰敗投江腳如踏石疫寶至岸回首視之乃昔所放龜也**少小慷慨**隋文忻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如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譚吾察其事未足多尚若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長玄理**謝幾卿清辯時號神童年十二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後當得道**晉戴洋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為酒藏吏授符籙給吏從旛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等諸山既而遣歸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占候卜數**通詩書**孔衍**授左氏**劉子玄授左氏論年遂通**敬事後母**馮衍子約年十二後母惡之日夜行毒而約敬事之愈謹**少出奇計**甘羅茂之孫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見張唐說趙燕共伐趙王立割五城秦乃封羅為上卿**琥珀不受腐芥**虞翻年十二有客與其兄論屈翻在傍曰琥珀不受腐芥磁石不受曲針客大奇之**授秘書丞**姚察**說春秋**荀悅**無雙**荀爽字慈明十二通春秋論語潁川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通十經**周續之字道祖年十二受學通五經五緯號十經既而入廬山與劉遺民陶淵明俱不應徵為潯陽三老○十三歲**受封**帝堯十三歲摯封植受封于陶**登極**宋仁宗**擇地葬父**裴俠年十三遭父憂哀毀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曾子何悲葬于桑東封公侯俠告母俠宅傍有大桑林因葬焉後果進爵為侯**採薪養母**江淹年十三孤貧常採薪以養母嘗于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因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哉可留待得時中著之果後如母言**儒者所稱**姚察字伯審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引于宣猷室聽講論語為儒者所稱**作二賦**褚陶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呼

上書試令馮野王以父任爲中庶子年十八自上書願試守長安令作秋河賦蔣防字子徵義
興人㽞之後年十八父誠令作秋河賦援筆立成于簡遂妻以子後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試經第一
劉恕字道原試經義書皆第一爲鉅鹿主簿給事讀府唐經校讐秘省房玄齡秀才
賈生名誼年十八以能誦詩書聞于郡中吳公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窮六經張載號橫渠嘗談兵
年十八以書謁杜淹淹責之載感其言益窮六經至釋老書無所不讀上萬言書陳蒙司業塤之子年
十八上萬言書論國事爲淮東總領官作論程伊川年十八作好學論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又登
進士唐郭震少有仁德能施年十八登進士至尚書直史館辛郁舊名太公弱冠遇太宗于行所問何
人日辛太公太宗日何如舊太公郁日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年十八歲已遇陛下過之遠矣命直史館萬
人敵李晟年十八事王忠嗣從擊吐蕃捍道殺傷甚衆晟挾一矢殪之三軍歡稱王忠嗣撫其背日萬人敵也

感悔修飭陳子昂年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以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修飭文明初舉進
士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擢正字○十九歲娶亓官氏孔子年十九娶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
相貴延蔡公十九及第有相者日君伸甚貴骨體類盧多遜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早退庶免蔡禍雪
山入道中天竺國太子悉達多十九歲于四月八日夜半踰城往雪山入道六年思道不食後成佛號釋迦
牟尼佛捕殺貪橫王允太原人郭林宗嘗見而奇之日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爲
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時巨患允討捕殺之辟爲別駕從事官至尚書令作遠遊詩
朱元晦上太尉書蘇轍云轍年十有九矣太尉才器冠天下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祿未之見
焉始學兵法東方朔十九始學孫吳兵法日誦二十二萬言令之賈誼宋孫洙字巨源十九
舉賢良方正上策論五十篇善言祖宗事指切治體韓琦奇之日今之賈誼也御筆改名王拱辰字君貺
初名拱壽年十九舉進士第一仁宗改賜拱辰登進士第陽於陵年十九登進士第韓滉日閾人多矣無
如楊生以女妻之○二十歲女歸遂人氏制女子二十而歸水德少昊年二十郎帝位以水德紀
金天氏天下大悅帝舜年二十以孝友聞四海故天下大悅而將歸之焉知名晉裴楷弱冠名
知吏部郎陛鍾會日裴楷清通其選也作賦陸機二十作文賦舉明經李商隱二十舉明經擢左
臺監察御史五色棒魏曹操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尉造五色棒各十餘枚有犯者不避豪强皆棒
殺之遊江淮司馬遷年二十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泛江淮讀馬援傳唐馬燧少孤年
二十讀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慨然日使吾祖勳業墜于地乎後以百騎破賊五千李光弼日吾用
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雖捷如馬將軍者五色雲見韓琦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公年二十
名在第三時唱名第一甲方熟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于殿上洛陽少年賈誼頗通諸家

之書年二十文帝召爲博士有詔議諸老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帝悅之超遷一歲至大中大夫
制策甲科李嶠擢進士第舉制策甲科後遷給事中再召爲鳳閣舍人叔母勸學晉皇甫謐
年二十不好學遊蕩叔母任氏日昔孟母三徙終身爲學謐乃感激帶經而農傳衣鉢范質年二十舉進士
時翰林學士和凝權知貢舉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姓名在十三及覽質文卷知非常人亦以質爲第十三人謂
之傳衣鉢其後凝登庸質亦大拜恥役裂冠馮良年二十爲尉奉檄書迎督郵恥在厮役毀車殺馬裂
衣冠遁至犍爲十餘年乃還鄉里王白鬚晉王彪之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讀中庸
張載少喜談兵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淹謂之日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之讀中庸載遂段行異貌
唐楊行密字化源年二十以入盜中剌史鄭棨異其貌日爾且富貴何爲作賊遂縱之棄繻請纓終軍
入關棄繻請受長纓羈南越王時年二十餘○二十一歲登極宋高宗年二十一登極仕幕府

孫權爲將軍陸遜始仕幕府役𬩽爲上賓孔奇王莽未與
金威衞尉權以兄策女妻陸遜　君魚避地至
大河西以大將軍竇融爲有大意耿弇年二十一謁光武
宗常爲上賓從容論道　留署門下吏弇因說護
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　開經大悟惠遠法師年二
武笑曰小兒輩乃有大意哉　十一爲書生過
太行聞法安法師講般若經忽大悟盛年孔穎達云男
日九流異義皆糠粃耳因削髮事之　子自二十一
至二十九皆爲盛年爲丁一凡民二十爲丁○二十二歲登科蔡子及第王溥二十狀
元及第作定性書二程明道年二十作定性書○二十歲逸才禰衡有逸才與孔融爲爾汝交時衡二十融
餘而融已五十敬衡而忘年也曰若懸珠宋東方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
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者可以爲天子大臣矣○二十三歲早達張鎬字伯緒年二十三舉
遷尚書吏部郎時人以爲早達後爲陝州刺史
與大守省煩苛務清靜人吏便之折節脫學王當有女

令袁天綱擇婿嫁姚元崇時崇年二十三好射獵未知讀
書時人笑之母勸令讀書當折節向學以晚節入仕至
宰相○二十四歲拜爲司徒鄧禹二十四拜爲司徒萬人之英周瑜年二十四吳中皆呼
爲周郎敗魏師八十萬赤壁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電威將軍周碧寳安子爲偏將征歐陽紀平定淮南
封江安伯卒年二十四贈電威將軍○二十五歲始讀書攄允明上歐陽公書曰年二十五始知讀書
始學文王仁裕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爲樂二十五始學而爲人儁秀以文辭知名秦隴著女訓
王琳妻韋氏士族也琳卒時韋氏年二十五其家欲強嫁之韋固拒至不聽著文訓行于世○二十六歲
斬蛟趙昱煬帝時爲嘉州守潭中有老蛟爲害昱持刀沒水有頃水盡赤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
時年二十六額文面黑王渙見伯良器謂曰爾額文似臨淮王面黑似顏平原能立功乃存之光弼
年二十六更戰陣六十二皆翰林學士宋蘇易簡年二十六除翰林學士
提封平原王圖形凌烟閣

制詩○二十七歲玉樓召李賀年二十七將死有緋衣駕赤虬召賀緋衣曰帝成白玉樓請君爲記天上
差樂不苦也年不可及唐崔湜初執政年二十七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自吟曰春還上林苑花
滿洛陽城張燕公望之杳然嘆曰此句可效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翰林學士宋王曾年二十七除翰林
學士兼知制誥○二十八歲領吏部王儉字仲寶袁粲見之曰栝梓章謙小已有棟梁之器當任人家
因事尚宋明帝公主年二十八領吏部遷刺史荀羨字令則領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
羨之少者登第方娶文忠公嘗謂邵伯溫曰吾年二十八登第方娶當先公先大人未第決不許娶
○二十九歲輔相才王曇首弘之弟宋武帝曰輔相才也後遷侍中時年二十九當世才楊逸
字遵道有當世才遷秦州刺史時年二十九方伯之少者無有先之者就學魏崔鄭公年二十九就學
早達王綽年二十九宦至侍中綽自嫌早達辨囚周濂溪年二十九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

欲深治之先生力爭之不聽罷手板取告身委之而去逵感悟因得不死吾之子房荀彧字文若董卓之
亂奔袁紹度紹不能成大事乃從曹操操大悅曰吾之子房也彧與謀議甚見信時年二十九吏才不常
習鑿齒史才不常桓溫深器之年未三十用爲荊州治中別駕謝曰不遇明公荊州從事耳楚之良
材廖立年未三十擢長沙太守諸葛亮曰廖立楚之良材來歲改過張充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
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
日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修改多所該通○三十歲壯有室三十日壯有室典羽林
張儉年三十與羽林未嘗有過執金吾蓋將軍年三十執金吾眞丈夫行號更魯齋宋王栢少
慕諸葛亮之爲人自號長嘯年三十始知學勇於求道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慨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
遂以魯齋更之娶塗山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有白狐九尾造禹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子室

家乃都傚冐禹遂要至侍中王瑜字子珪到京師唐盧據年三十始到京師公卿交譽之王
掾不癡晉王述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第辟之既見惟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
癡老明經三十老明經謂以明經取者雖三十亦云老登庸舜年三十登庸未有室阮修
字宣子家貧年三十未有室王敦等欽錢爲助婚昔名士也府有求入錢不得者二州刺史臧質字含
文年三十好言兵文帝謂可大任以爲徐兗二州刺史還遺金宋竇禹鈞三十無子元夕往延慶寺燒香
忽于殿後得遺金一百兩侍歸明辰詣寺候失主見一人泣涕至日父罪犯大辟貸金若干將贖父罪所慕以醉失
去公驗其實以金還之復有贈夜夢祖父日汝三十無子壽且促汝有陰德將延壽二紀賜五子榮顯後公至諫議
大夫生五子皆登高第自謂爲后齊無鹽邑女鍾離極醜無雙年三十行嫁不告丁是短獨自謂宜王
王納之爲后擇對始嫁梁鴻妻孟光壯肥醜而黑力舉石臼德行甚高擇對不嫁年三十父母問其故

荅日欲節擬如梁鴻者鴻遂要之常判叙布裙務進食舉案齊眉○三十一歲入樞密院宋寇準
所聞超絕文公年三十一師事延平李先生久益不懈汪端明稱其一去復來所聞益超絕其日新之功
如此○三十二歲拜相宋王溥知其賢周濂溪先生年三十二爲郴縣令太守李初平知其賢待
以賓禮不以屬吏遇之建節楊太敗官軍于鼎江高宗授詔岳飛清遠軍節度代王𤫊討太飛時年三十二
中興諸將未有建節如飛之少者愛其才溫造字簡輿李希烈反德宗患之詔張建封擇士往說劉濟因
彊署造節度參謀使幽州造與濟語未訖濟俯伏日辟陋不知天子神聖大臣盡忠願先諸侯效死節建封以聞天
子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年對日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二帝奇之武舉及第
能安上年三十二武舉狀元及第任國事范宗尹有才智年三十二爲相毅然以國事自任然爲政多私
屢爲言者所詆秦檜從而擠之二毛余春秋三十二始見二毛○三十三歲超取顯美柳子厚年

當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取禮部員外超取顯美○三十四歲爲令周濂溪年三十四爲郴州桂陽縣令○
三十五歲反魯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于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景公公
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反于魯中書侍郎江淹字文通不事章句之學留情于文章
王儉日卿年三十五巳爲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貴卿自取耳比荀爲老謝卿
爲宣州刺史有矜色詰叔光蘇叔問年臨日三十五叔矣日昔荀中郎二十巳爲此府都督比之爲老矣○三十
六歲作宰相唐崔遷拜參政宋蘇易簡入樞密韓琦山中宰相陶弘景秣陵人
仕武帝見時中不可因謂兄日仕宦四十左右作尚書郎今三十六方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解朝服掛神武
門隱居茅山號隱居帝務以大事詢之人目爲山中宰相○三十七歲戰蚩尤黃帝年三十七戰蚩尤于
帥鎮州爲翰林宋楊大年交薦周濂溪年三十七在郴州有治績諸公交薦之四薦不就

汲郡修武趙君年三十七四荐宰相不就元康二年太守羊伊以爲四科之貢宜盡國美遂狀與激諭以充歲貢
整學與士熊可量年三十七爲江山縣尉整治學校士風大與朱文公記其事應詔省試天寶
六年杜甫年三十七詔天下有一藝者詣闕下時李林甫爲相命尚書省試甫等皆應詔就試巳而皆錄之遂賀野
無遺賢○三十八歲拜相宋湯思退入樞密宋錢若水領吏部王儉字仲寶尚宋明帝公
主將臺諫遷古僕射領吏部時年三十八多所引進當翰理事決斷如流嘗謂人日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
比也知南昌周濂溪年三十八改大理寺丞知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來喜日是初仕南安始至能辨其疑
獄者吾屬得所訴矣醉時歌杜甫年三十八贈鄭虔醉時歌作籍田詩柳子厚三十八歲閣籍田
有感詩日火田不日降皇輿留滯長沙歲又除○三十九歲作宰相唐崖費齊耿入樞密宋趙
普語連日夜周濂溪東歸時王安石年三十九提點江東刑獄與濂溪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卷

醉舞　唐九老香山居士白居易年七十四賦詩云婆娑醉舞遺孫扶　〇　七十五歲　耆英會　趙丙字南
正劉幾字伯壽馮行己字淵之　大孔三年　北齊使來聘梁訪徐陵春秋陵曰小如來五歲大孔子三年謂
七十五也　至道九老　諫議大夫傍徵之　〇　七十六歲　路鶴而昇　東桑生不知何許人少遇
異人授修練之術能辟穀父母欲娶之曰吾不欲為凡世度子孫乃閉一室坐養數十年一日謂家人曰吾道成矣
遂手畫一雀于地跨飛而昇時年七十六歲　耆英會　王尚恭字安之　至道九老　郢州刺史魏丕
〇　七十七歲　耆英會　席汝言字君從　詩聯酒飲　唐九老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七詩云詩
聯六韵猶應易酒飲三杯未見難　謁上升坐　隋開皇上幸洛陽公孫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
坐問其年幾以實對上哀其老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遇文王臣踰七十逢陛下上甚悅　〇　七十八歲
同甲會　文潞公居洛年七十八同時中散大夫程珦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八嘗為同

甲會潞公有詩云四人三百十二歲況處同堂丙午年占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亹亹風生席素髮
蕭蕭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臥雪　隋有一道人赤身臥大雪中衆叢視之問其姓名不
答問其年幾何曰七十八而遍身火起衆駭道人不見　〇　七十九歲　回鹿山　佛同臣王五年七十九歲
死于拘尸那城雙林木下葬于回鹿山　詔不起　范文忠公鎮元祐初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
室卑辭四陛入侍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耆英會　韓國富公
弼　至道九老　吏部尚書宋琪節度副使武允成　〇　八十歲　賜米肉　漢文帝具為令年八
十以上賜米酒肉　杖于朝　八十杖于朝　不俟朝　八十不俟朝　拜君命　八十拜君命一
坐再坐瞽于禮也　常珍　八十常珍　中壽　八十曰中壽　人暖　八十非人不煖　曰耋　八十曰耋
五豆　鄉飲酒禮八十者五豆　二筭　漢武帝令臣年八十者復二筭謂復二口之算不預兵革之賦　鈎

渭過主　太公姜子牙年八十不遇釣于渭水之濱周文王出獵前期卜之曰所獵獲之物非熊非羆非虎非
彪乃帝王之師文王至渭水見太公乃以車同載而歸　天下中庸　胡廣字伯始孝廉為天下第一五遷
尚書僕射為太傅時年八十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夢兩疋絹　沈慶之臨賜死時年
八十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夫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餘　參禪　藝尚書八
十猶參禪大為以手拊破金面棋盤尚書壽席　友兒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八十公奉之如
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問曰得無衣薄乎　誘後進　向劾少以吏能見稱
為巴西梓州房陵太守濟心推緒年八十手自校書刊定謬誤講論古義開門接賓誘納後進　過廉頗　呂岱
年八十討亂彼馳廖式張承與岱書曰足下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矣　人如玉　晉宋
纖字令艾年八十為學不倦酒泉太守馬岌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銘詩于石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壽奇木

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能馳射　傅永年八十為南兗州刺史猶能馳射集
馬嘗新　六老圖　丞相史魏公浩自真翁掛冠歸四明淳熙乙巳歲公年登八十置酒高會耆鄉衛組極一
時之盛公之女兄年八十二四弟皆享長年其季亦六十餘同氣至親聚觴相屬朱顏華髮咸壽而康里社親黨仰
羨盛事請繪而為圖云　賜几杖　李充字大通延平中節舉隱士徵充為博士後年八十以為國三老賜以
几杖　問籌策　趙充國年八十朝廷有四夷大議邊郵重事常與參其謀問籌策為　見盛事　張萬福為
金吾將軍裴延齡讒諸陸贄等德宗怒未解諫議陽城等詣延英門疏論爲福閑諫官伏閣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
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諸請讓能如此天下安得不太平臣年八十與見盛事已而連呼太平衛擇城等勞之
天下益重其名　升降如儀　虞欽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享含元殿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嗟歎
增秩　孫遜父嘉之年八十猶為令遜求降外官乞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致仕　賜杖　唐元宗時

類書纂要卷之九

武林次辰黄太史鑒定

無錫周　魯南林　輯

同邑侯　杲仙蓓　參

人倫類

始祖

無忝 無忝爾祖
纘戎 纘戎祖考
繩武 繩其祖武
王父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
大宗 有小宗有大宗有繼世則遷大宗則百世不遷之宗
吾所自出 蘇族譜引曰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書詳吾之所自出也
鼻祖 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又謂凡人懷胎鼻先受形故謂始祖為鼻祖
同出大司馬 陶潛序曰予于長沙公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
燕越源流 吳興張淮

王石坡之曾孫招贅居蕭山傳曰壽曰永曰仲羲曰坡曰班曰維翰曰巨臣曰誼稱燕越源流

祖父

皇考 皇美也
爾祖 無念爾祖
王父 逮事王父母則諱王父母謂之祖父母
下治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
自義率祖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等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注自用也率循也用恩則父母重祖輕用義則祖重父母輕
銘 稱揚先祖之美也此孝子孝孫之心
大父 鄭當時有才德祖執之輩與為友故謂其知友皆大父行
家公 侯霸子孫稱祖曰家公
家祖 潘尼稱其祖曰家祖
阿翁 張蒼是張憑之祖嘗謂憑父曰吾不知汝有佳兒憑方數歲歛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受曆數 路溫舒從祖父受曆數天文
聚書 周王顗聚書八千卷云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至度果中詞科
留硯 晉范喬年二歲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執硯涕泣
鐫白問孫 鄧林于五歲戲高帝前鐫賢問孫曰我誰耶曰大翁
白頷之而巳 郭子儀諸孫數十每問安不能盡見顏色但頷之而巳
不置庄田 陳元用家極富性喜聚書而不置業或問之公曰有好子孫不用置庄田必能自置也無好子孫不用置庄田必不能守也後三孫野周佐樊並以文章著大名而隱居清貧自守曰無忝先人之訓
祖父見異 賈逵為兒戲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後果如其言

祖母

獻芹 劉毅祖母王盛冬思芹而不言毅知之時年九歲乃于澤中慟哭忽有芹生于地因得以獻
孝通幽顯 劉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禮負祖母避地及平復入長安元每疾禮必嘗藥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念病故輒同
心痛 齊宗元卿在遠方祖母病病輒心痛發為宗會子
孫百藥 李百

藥為童兒嘗疾祖母遂故以百藥名之
絕孫五木 江潔年十一好樗蒲祖母為孫破棊廢事遂絕五木終身不以為戲
陳情 晉李密為太子洗馬以祖母劉年老無人侍養上表陳情辭官母孫二人相更為命

父母

嚴君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孔邇 言文王之德如父母然
將父將母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不遑將母
劬勞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罍恥 缾罍相資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
怙恃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生鞠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鴇羽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
家慶 謂父母俱存也

父

陟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嚴父 嚴父莫大于配天
椿府 靈椿枝老
尊前 稱父曰尊前

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骨也少玄縈齧旬日而獲
決子
唐令狐綯爲相每朝廷大事一取決于子滈如元載之伯和李吉甫之德裕綯頗招權受賄賄言事者攻其短綯爲其子詐究
相戾
崔湜爲兵部侍郎父挹爲禮部侍郎性貪毋爲人請托于湜湜多不從出是父子相戾
繼相
唐稱延頊與宋璟同當國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父子相繼世托其榮
令子
唐鄭餘慶子涵爲右補闕敢言無忌憲宗謂餘慶曰卿令子朕直臣也
三槐
王晉公祐太祖朝爲知制誥使魏州太祖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賊時溥爲相也使還帝怒黜置華州七年不召初祐赴貶時親朋送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賤矣祐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
列侍
陳省華男人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皆進士及第而伯仲爲天下第一晚年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堯叟知樞密院次子直史館少子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士大夫以爲榮
八龍
宋韓億八子曰綱綜絳繹緯續維紛多爲閣人絳纘皆爲宰相維爲門下侍郎以比荀氏八龍
桓龍
王荊公及子雩同修經義經成加荊公左僕射雩龍圖直學士同日受命元絳詩曰服前與服同桓傳日後全珠有魯公
納假
秦郎父爲張飛所殺魏太祖納其母子而愛郎謂人曰豈止假納如孤親生
葬水
前廣有假子者家貴萬全自小不從父言父臨亾意欲葬山下知子不從反曰必葬我清下石積士假子曰我悖父當從此語盡散家財積土遶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爲水所壞
居塚
趙恂年五歲時得甘美未嘗獨食必先哺父出輒待還而後食後父歿慟思慕哀號居于塚側鄉族皆偁其孝
代視印篆
梁藹頗爲李相子愿爲兵部郎中性嗜酒無節職事弛慢頗代愿視印篆

母子

靡依
靡依匪母
生育
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月辰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至于生

子復使人問之諸侯之禮也
居然生子
姜嫄無人道而居然生后稷也
不安其室
衞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而猶不能安其室
全而生之
子生三月妻以子見夫入門升作階妻抱子出升自西房父就子之右子母全而撫其首也皆諸侯之禮
食母
諸侯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之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庶人
庶人無側室生生及月辰夫出居舉室其問之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子既生見父父必循其首也
無能
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
慈愛
程文矩妻穆姜有二男而前妻有四子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移姜撫字益隆衣食皆兼倍所生文矩卒或謂母曰則子不孝何不分母曰方以義導之使善及前妻長子病兩繼母訓藥餌恩情篤疾久乃瘳謂三弟曰繼母慈仁我曹過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己之過乞就刑郡縣表異其母遣四子許以修革
賢標
崔玄暐母盧有賢標嘗戒玄暐曰吾聞辛玄馭云子姪仕宦者貧寠不自存此善也若賢貲盈衍惡也吾嘗以爲確論今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所從來必出于祿廩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會爲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暐所守以清自名
母讓子
王瑕始爲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瑕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令汝無攻城野戰之功以請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
舉德
晉吳隱之居喪過禮與韓康伯母鄰伯母聞選之哭謂其子曰汝從銓衡嘗舉此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遂舉隱之階衛級
遺母鮓
陶侃母湛氏侃少爲縣吏嘗監魚梁以魚鮓遺母母封鮓責之曰汝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乃增吾憂耳
問計於母
王褒方拜御史且疾當世附謝匪人以欺朝廷內火劾奏意必得罪問計于母母曰昔王母伏劍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
授經
薛播早孤母林氏通經史善屬文躬授經諸子及其姪兄弟
訓道有方
楊慧少孤其母訓道有方長擅文辭與弟嶷凌皆有名
不貽親憂
劉禹錫出爲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爲言播州極遠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嘗與其子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因其請乃易連州
三遷
孟軻母舍

居東陽素信謹東陽少年殺其令欲立嬰為王嬰母曰自我為汝家婦未聞汝先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嬰乃止後為楚懷王相

平反 雋不疑為京兆每行縣錄囚有所平反母喜為飲食言語異于他時無則母怒

不哭 敬姜魯大夫公父文伯之母及公父文伯死敬姜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敬姜曰孔子聖人也再逐于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矣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失聲此子也必于婦人厚而于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

資產餽戰 虞潭母孫氏性聰敏識鑒過人潭自幼便訓以忠義懷帝時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弢搆逆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提後蘇峻作亂潭又假節征峻母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勿以吾老為慮仍貿環珮為軍資峻平拜武昌侯太夫人

同居改行 房景伯母崔氏景伯為濟河太守母有疑獄訴親請焉其州人不孝吏欲核之景伯白其母母曰小人未見禮敎何足責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罷左右令見汝事吾或應自改同處數日其子叩頭流血乞還

殿上虎 劉安世母詳諫官類

追蹤陵母 姚天福母最賢初天福拜監察御史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質為臣當罄所衷以塞其職勿以未亡人為恤仰吾追蹤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太祖嘆曰天福母子雖今世人其義烈之言當于古人中求之

鞠子無二 秦閔夫繼室柴氏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閔夫病垂死囑柴氏以二子柴氏鞫之無異心閔夫亡後家事日微柴氏辛苦紡績遺二子就學至正中賊犯晉寧時有與張福為仇者往滅其家及官軍至福訴其事逮及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曰從惡者次子非長子也次子亦自認罪鞫之至死不易其言廉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謂曰婦執義不忘夫命子趨死而能成母志遂釋二子

夫婦

交愛 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

釐降 虞舜事

同心 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下體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燕婉 燕婉之好

在御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雞鳴昧旦 賢夫婦相儆戒之詞

伉儷 已不能庇其伉儷謂夫婦相匹偶也

若而人 不譽不毀但言若而人

不踰閾 姊第之言不踰

[illegible]和柔 夫和而義妻柔而正

與齊 一與之齊終身不改

須而後成 日月陰陽相須而後成

肥家 夫婦和家之肥也

一體 夫婦一體

尊貴 夫尊于朝妻貴于室

同庖 惟夫婦為同庖

假儷 言賢偶也

桃李 喻夫婦

鴛鴦伴 夫婦也

蘼蕪悲 去婦思故夫

瓜葛 喻夫婦

金蘭好 言夫婦之情

反目 夫婦怒目相視而與之爭

生華 枯楊不生根而生華不能久也

赤繩 韋固旅次宋城遇一老向月檢書因問囊中赤繩何用答曰以繫夫婦之足雖讐家異域此繩一繫之不可易也因言辛妻乃北門萊府陳氏之女後果然

鳳占 懿氏卜妻敬仲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

相待如賓 五代袁從簡將許州富人有王帶欲之而不可得遂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二卒夜踰牆隱其家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出告使其遵以帶獻踰牆而出

正衣冠 晉何曾閨門整肅年老相見曾南面妻北面再拜相敬如賓

志同勤苦 陶潛仕晉郎歸宋徵為郎不就夫婦同志能安勤苦潛耕于前妻鋤于後自炊而食

霸陵同隱 梁鴻妻孟光貌醜而黑擇配必如梁鴻者鴻聘之家貧鴻為人傭夫婦相敬舉案齊眉後同隱霸陵山中

丹點頰 吳和悅鄧夫人嘗置膝上和弄水晶如意誤傷夫人頰血滂帶醫者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當滅痕及差有赤點更益其妍諸嬖人更以丹臨點頰以要寵

好色不好德 許允之婦醜自交禮後許不入房許曰婦有四德卿有幾答曰新婦所乏者容耳士有百行君有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為皆備許慚遂相敬重

竊香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充女窺見壽悅之後婢往壽家進其事遂潛修音問及期踰牆而入家中莫知後會諸吏充因謝有異香充心思曰是香乃外國所貢一著人經月不歇帝以賜我及陳騫家餘無此香疑壽與女通乃命左右婢考問即以狀言充秘之以女妻壽

水浴 燕李季好遠出外其妻私一士及季至士在內妻患之妾曰令士裸體解髮直出門吾屬佯為不見士從其計季曰吾見鬼矣奈何婦曰取五

姓水浴之季祜乃浴

夫

制義 夫子制義謂以義制也

閑有家 有家之始能防閑之以法度其悔亾矣

良人 妻稱夫也

終風 莊公狂蕩暴疾莊妻以終風比之

敝笱 敝笱在梁刺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使至于濟亂也

一心人 謂夫也

蕭郎 即蕭史也後世女夫通稱

征夫 役人

夫君 夫通稱君家也

丈夫 人八尺曰丈夫

夢夫 曾崇範妻發許嫁其夫輒死一夕夢人語曰田頭有鹿跡田尾有日多乃汝夫也後悟其夫乃曾字云

夫卿卿 晉王渾妻鍾氏呼渾爲卿卿厲曰詐可爾妻曰憐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

夫答拜 後漢樊英有疾妻使婢拜問英下床答拜陳寔怪問之英曰妻者與夫齊也供奉祭祀禮無不荅

夫自責 後漢仇覽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有過免冠自責妻下堂謝過俟覽冠乃敢升堂

夫敬田間 晉臼季使過冀地見冀缺耨田其妻饁之缺以敬相待臼季爲之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夫愛尤濃 宋周恭叔幼會議母黨之女爲婚及登科後女雙瞽女家且貧不敢復舉議恭叔無所嫌遂娶之愛過常人程伊川曰某年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如君臣 漢馮良字君卿志行高潔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爲儀表

夫收妻 宋呂相河南人娶永與女爲妻生子乳哺中舅姑怒逐之後相携幼子過永與見羣婦同遊幼子扯住一婦號泣認是幼子母後相復爲夫婦

婦

中饋 易在中饋貞吉謂婦人居中而主饋也

予美 婦指其夫

蒙楚 喻婦依夫

婦嘆 行者之妻嘆夫勞苦

豔妻 美色曰豔

金夫 謂以金挑之也

如薺 婦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也

草蟲 夫在外妻感時變而思念之

殷其靁 妻憫夫行役之勞而勸以義

日月 衛莊姜傷已不見答予夫云日居月諸照臨下土

雄雉 婦思夫從役

偕老 與夫同生死

于役 夫久役于外室家思之

有蓷 凶年室家相棄婦覽物起興

晨風 婦以夫不在而思之

靡他 共姜自誓無他心

婦則 爲婦之法則

中則

內饋 外言內和

未亾人 夫死婦自稱

執巾櫛 婦事夫使婢子侍執巾櫛

內子 妻稱

婉娩 順靜也言婦美德婉娩慎淑

藁砧 砧趺也借言夫也

蕩婦 陽中婦也

三從 婦幼從父嫁從夫夫死從子無專制之義也

冢婦 主婦也

介婦 衆婦也

外婦 微時外婦與旁通也

白頭吟 司馬相如欲娉茂陵女子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感之乃止

織錦回文 竇滔妻蘇蕙字若蘭滔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蕙織錦爲回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辭甚悽切凡八百四十字

圖形寄詩 楚林旅遊舞無返舊之意其妻乃對鏡自圖其形并詩以寄之楚林遂歸如初

穩步青雲 昔有居上庠者妻以詩寄鞋襪云細被丹鞋巧樣新殷勤寄與讀書人好將穩步青雲上莫向平康謾惹塵

扊扅歌 百里奚爲秦相其妻作歌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

車載故妻 朱買臣賣薪且讀妻羞之求去其後買臣爲會稽太守入吳見其妻治道買臣令載之後車到署給食月餘妻自縊

妻戒拾遺 樂羊子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況拾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于野

戒廢學 羊子遠尋師一年來歸妻問故羊曰久而懷思妻乃引刀斷織曰夫子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也羊子感其言終業七年不返

賢室 唐李迥秀妻

妻耻戒夫 齊晏子將出其御者之妻從門間窺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自得既而歸妻不悅夫問之答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觀其志審有以自下子爲人僕御自以爲足妾耻之夫感其言乃自抑損而敬尚美德晏子聞之曰君有賢婦何患無令名遂薦爲大夫

認妻 後漢黃昌爲州往府妻歸寧中途遇賊所掠不知去向後還蜀郡守婦因其子犯罪皆釋白爲昌旋而問之知妻爲賊掠賣此昌曰汝夫何以識之婦曰夫左足心

金陵女也爲李錡妾嘗唱詞曰勸君莫惜金縷衣**懷姙而出**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姙而出以嫁州人杜筍後生子卽荀鶴也**出貲以嫁**張詠单騎知益州自買一妾持巾櫛後四年被召還呼妾父母出貲以嫁猶處女也**誦白頭吟**張跋欲娶妾其妾曰子誦白頭吟妾當聽跋慙而止**願留爲歡**韓魏公有女樂二十輩夫人亡一日欲盡遣同列願且留以爲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不能忘情**白樂天有妾樊素善歌舞樂天既老而病將放之素慘然不忍去遂作不能忘情吟**燕子樓**唐張建封有愛妾名盼盼建封歿盼盼不嫁獨居燕子樓十餘年**金盆覆水**劉禹錫有妾甚麗李逢吉强娶之禹錫嘗有擬四愁詩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抛不續絃**殺愛妾**張巡守睢陽食盡殺愛妾以食兵將**屈節爲妾**周顗母李氏字絡秀父浚爲安東將軍嘗出獵止絡秀家父兄不在絡秀具饌甚精辦後求絡秀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子遂與之嘗謂顗及嵩讀曰毀屈節爲汝家妾爲門戶計耳由是李氏遂爲顯族

還妾馮商壯歲無子其妻授以白金買妾至京師買一妾問其從來答曰吾父居官因解運欠折以爲賠償之計商側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原錢其妻云君有陰德何患無子後果得子中三元**賢妾**田嬰子妾名文謂嬰子君相齊三年矣齊不加廣而君家富累萬金且門下不見賢者妾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穀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飽粱肉而士不厭糟糠公家之事日損也竊怪之嬰子曰賢妾也**通德**伶玄之妾樊通德趙飛燕女使也能道飛燕婢妹事玄曰其人俱灰滅矣疲精神馳嗜欲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擁袖祝燭影以手擁髻凄然泣下玄因作飛燕傳**翔風**石季倫有愛婢曰翔風能別五擊以文顯名年三十季倫退之爲房老翔風怨而作詩云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嗟**不遣**齊張環位光豫大夫勝妾盈房或譏其衰暮畜妾環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一復存雖未能遣此耳**簾衣**梁夏侯寶性儉舉有妓妾十數並無被服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人謂簾爲夏侯妓衣**羞見**晉王琅私與婢情好甚篤嫂鞭撻過

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團扇其婢賂珉白團扇歌云團扇復團扇手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雪兒**李密愛姬雪兒善歌每賓僚有文章藻麗者卽付雪兒歌之**秋娘**李錡叛有妾杜秋娘汝入宮後又故歸杜牧感而作詩**募士**崔寧弟寬守成都楊子琳乘間起瀘州寬戰力屈有妾任素驍勇卽出家財十萬募勇士千人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大歸**釋囚**洛州女子淳于以姦繫大理李義府聞其美囑丞畢正義出之釋其因納以爲妾**花妖**武三思妾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之忽失所在于堂奧中低語曰某花月之妖梁公正人不敢見**鎚死**嚴武幼豪爽母裴氏不爲嚴挺之所答挺之獨厚其妾英武年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碎英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人曰眞嚴挺之子**青娥**趙嘏浙人有美妾洎計偕母不許攜行會上元遊鶴林爲帥所奪明年嘏歸以詩感之帥遂遣還**置別墅**李勢女桓溫妾事詳本傳**慧識商歌**管仲妾婧謂寧戚歌白水蓋欲仕也遂相濟而霸

子

克家克治其家**幹父之蠱**前人已壞之緒能修治而振起**幹母之蠱**幹母之蠱不可貞**裕蠱**寬裕以處其父事**幹父用譽**子能幹父之蠱則可以爲善繼而成令譽也**棘薪**棘可以爲薪則成矣然弃美材喻子大而無善也**蓼莪**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詩**肯堂肯構****肯播肯穫**言人子成終之菑書經以作室喻田喻之**食子**謂本祭祀供養者也敎也食子**收子**謂葬身者也羹也收子**遊有常習有業**謂身不他往心不他用也**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不服闇不登危**苟訾近于譏苟笑近于諂服闇者謂人所不見登危者行險以僥倖是忌視也皆非孝子之事**典謁**主賓客告請之事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往如慕反如疑**此孝子不死其親之至情**啜菽飲水盡其歡**孔子曰斯之謂孝也

手澤 父沒而不能讀父書手澤存焉耳 致愛致慤 致愛極其愛親之心致慤極其敬親之誠致愛則存致慤則著 著存 著謂見乎其位存謂子不忘也 傳重 正体于上又將所以傳重也 放子 放子出而不還謂見棄逐了親之子也 門子 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 冢子 太子奉社稷之粢盛 猶子 兄弟之子猶子也 奇男子 天下奇男子 君子子 庶母慈已者小功日貴人之子三禮國日大夫及公子嫡妻之子 致義 君子居室勤身以致養 色義 承親 甘毳食 供非古也 菽水薄 奉養豐 顧復報 報母恩日思大義顧復之報 勤匱 無以養日就養勤匱 捧檄喜 為親養仕日毛子捧檄之喜 義養 養貧而親樂 上食 自供親食日旦暮自上食 白雲思親 狄仁傑授并州司法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返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日吾親舍其下顧望久之雲移乃去 戲彩娛親 老萊子年七十身著五色斑爛之衣上堂作跌仆因困臥于地為小兒啼或弄

雛娛于親側 辭學省親 陽城為國子監司業告諸生日學者所以為學在于忠與孝也諸生久有不歸省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人有三年不歸者斥之 負米 仲由家貧常為幾百里負米親沒南遊楚從車百乘累裀而坐列鼎而食願負米百里豈可得乎 殺雞供親 茅容字季偉郭林宗見之寓宿旦日殺雞為饌林宗以為己設容進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飯林宗拜日卿賢乎哉因勸學以成德 刻木奉親 丁蘭母死不及養乃刻木為親形奉事如生隣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拜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張叔醉罵木人以杖擊其頭蘭卯之奮殺張叔郡縣開而嘉之 受杖泣親 韓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日他日未嘗泣今何泣也對日他日得笞痛今母力不能痛是以泣耳 不願為弟 李寄日為人子者願為人兄不願為弟兄事親之日長弟事親之日短 未敢許人 聶政日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 炊飯延客 客詣陳寔談鋒甚敵寔令二子炊飯延客二子委竊務聽飯落釜成糜寔問之日但糜自可耳何必飯為耶

朝服侍立 王溥三十二拜相其父辭累遷防禦使每見客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求去辭日學生勞賢者起避耶 勤身奉養 羅威字德仁八歲失父事母至孝傭耘為業勤身苦體以供養其瓜果味隨時進前 分椹 蔡順事母孝王莽末歲荒順拾椹以異器盛之赤眉問之順日黑者味甘奉母赤者味酸自食賊異其孝遺以米肉 不書官紙 阮孝緒十餘歲隨父為湘州行師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 不凡子 薛勤為郡功曹陳仲舉年十五為父貴書詣勤勤異之明日勤造其家仲舉父出迓勤日君有不凡子吾候之不從鄉也 愛少子 左師觸龍見太后日老臣賤息舒麒最少臣切憐之願補黑衣之缺太后日丈夫亦愛少子乎封日甚于婦人 王渾生子 王渾妻鍾氏字琰生子濟嘗翻出庭渾日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日若新婦得配參軍生子固不翅如此謂渾弟也 勸父 張就父恭為燉煌郡曹時太守馬艾死恭遣就赴京請除太守恭為叛軍所執冀其同叛不屈就竊與父書日父守燉煌忠義名聞勿以就不孝攸大節就若死惟願大人念子也

恭得書奮兵救之就亦得免 世稱孝子 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父溫卒于仇池其母存初遭武氏亂琰為乳母携奔蔣者年十四乃歸孝之召養飪焦之際必親調之為兗州司馬禎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嘗不嬰攜慕絕塑斷脩世稱孝子 不應辟召 趙隱宇太隱奉天人朱此攻城其配植卒家人拒守賊平纏鄉州守父存約為賊害隱與兄隙廬墓十餘年不應辟召後擢第拜相三子皆發第 父子表孝 趙酈安州人母殁廬墓刺血寫經及父沒益毀春翔卒于光遠毀旁如父詔表其門墓 著志孝書 錢褒晉江人母喪負土成墳結廬承山韋服不入日形容毀瘠終制乃還嘗著志孝六篇 誦經三年 錢漉宇伸伯海陵人總之孫事親孝家貧而甘台獨豈母病藥必嘗而進居喪哀毀骨立悲動躃里廬墓三年誦侍書 居喪 不入寢室 錢益東莞人登岸廂進士第親喪居廬三年兄跡不入寢室既廬遲三年赴試中第 侍藥 不息 錢逕宇謙伯性至孝母病侍湯藥久面不息及卒廬墓終喪明初薦用 以身代父 錢沮更生

宮嬋古柏生花異香襲室

孝順里 許孜字季義晉東陽人二親歿躬負土為墳時有鹿犯其墓上松栽孜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鹿為猛獸所殺置松下人號其居為孝順里

甘露嘉禾之瑞 許法真至孝親喪廬墓有甘露嘉禾之瑞天寶中表異其廬拜崇文館直學士

蔬布十年 張昭字明德陳吳郡人與弟乾俱孝父卒兄弟不衣錦帛不食鹽酪日食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嘔血服終又喪母哀毀如之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餘年郡舉孝廉不就

孝感同里 姜兼字大民淳安人七歲而孤與二兄養母至孝母死哀慕幾絕既葬獨居墓下朝夕哭奠躬樵採一衰麻寒暑不易同里陳氏戴氏子不能事其父母聞兼之行咸感而悔皆迎養焉

木刻母像 戚敬元嘉興人隱居事母極孝母殁廬墓有白芝之瑞木刻母像事如生鄉人稱之

鳥鳴助哀 范溥醴陵人母董氏疾溥籲天刲股母沒廬墓哀號如初我有二鳥棲于墓樹聞哭聲輒悲鳴若助其哀

哭墓而卒 何浴檜青陽人性至孝母殁哭墓哀毀而卒時稱孝子

剖臆探肝 呂昇萊州人父擢失明昇剖股探肝和藥以進父目復能視昇亦不死淳化中詔賜粟帛

七十得母 呂宣問字季遍聞封人蒙正四世孫生六歲失母既長將訪所生以抱陽嘗蜀道乃求謁錄事參軍凡蜀客經過必北使物色之歸滿秩有仙井兵楊跨報曰母歸氏尚在乃棄官如削門果得母相失四十餘年母子復如初時年七十矣

截指療母 張楚梓潼人母疾祈禱苦至截指自誓情神感悟疾愈元嘉中詔榜門曰孝行

盜賊不侵 張昇居母喪哀毀過度形骸枯悴聲聞鄉里盜賊不侵其境州表以聞標其門閭

露鵲呈祥 張恪金壇人居母喪祥禫逾年不御酒肉有甘露白鵲之祥

取肝食母 張信板縣人母病求醫弗効涕仰天發誓引刀于脅下取肝和麵湯以食母母愈事聞永樂中旌表擢尚寶司丞陞少卿

求父得骸 曾昌字德隆明壽州人父狀有隱志好遊覽山水往來汴洛久而不歸去時昌甫三歲及長辭母求父跋涉三年聞父已死朝夕號泣水幾不入口周王賜孝子詩已而負骸骨歸鄉人稱為曾孝子

老不婚冠 華寶無錫人父晉義熙間戍長安時寶年八歲父臨別謂曰我還為汝冠婚後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不忍答輒號慟彌日齊建元三年詔表門閭

孝子鄉 華秋臨河人家貧傭賃以養其母母終負土成墳容貌毀悴縣大獄有死奔入秋廬中匿其膝下郡縣嘉其孝感以聞詔旌其門閭隋末盜起相戒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節孝 華昭勸人生未粹父亡母沈氏家貧不能自存父母欲奪其志誓死弗許勤紡績以養育其子後疾亟昭尚幼刻意茹素禱之弗痊乃露禱于天刲左股作糜和藥以進母愈元至元十年尹許廣大大書節孝字表其門

虎過不害 金彥文休寧人生三歲喪父七歲舅奪母志祖子高撫育成童家貧採薪負米以資甘旨祖殁殯葬盡禮母寡居迎歸孝養母病齋禱願以身代母遂愈及卒哀毀逾禮廬墓三年朝夕哭泣忽一夜虎過不害明日人觀敬驚異永樂間詔旌其門

代父伏法 親文昌華容人事父母極孝父獲死罪繫武昌衛文昌詣闕上疏願以身代父明太祖許之臨刑語其弟曰謹事二親如吾存時也遂伏法時年十八歲

類書纂要　卷之九

湧泉躍鯉 姜詩事母孝妻龐氏奉順尤謹母好飲江水嗜魚鱠妻每旦出汲一日舍前忽泉湧出味如江水每旦輒有雙鯉躍出

尋親十年 德昭臨川人洪武初父移屠陽時德昭六歲父母俾所親育之年十四詣鳳陽求之問閭十年得見父于濠中屯所而母已亡乃扶歸比卒廬墓哀慟常如初竟卒于墓傍

狐兔為侶 柏英江都人爲延安衛指揮秉性孝友父卒哀毀幾絕廬墓三年感孤兔為侶永樂中詔旌表

剜臂療疾 寶桂全州人世兼農能節儉事親以孝聞父貸母黃氏一時染病桂發誓齋戒朝暮焚香告天願以身代折勞轉危乃痛泣顧天遂以左臂割肉搶為葵以食父母果愈後母復病不起桂擇地窆畢仍結廬守墓三年提學僉事黃佐召見桂朴野一無所言但剪首而已用鼓樂迎至明倫堂禮遺之

鵲巢鹿處 章成緬於滑人家貧焉學事親至孝衣母廬墓鳥鵲來巢麋鹿共處貞元中表其門

斷指以報 章全益浩賊人少承為兄全啓所鞠母病全啓刲股療母及全益亡全啓服斬衰斷手一指以報不嗇妻童僕處一室貲藥自棄居成都四十年號章孝子

子婦

善事 父母曰是善事我 無私 子婦無私貨 統于尊 無私器無私假無與家事統于尊也 大小必請 婦將有事大小必請舅姑 佐餕 凡朝嘗食子婦佐餕 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以滑之脂膏以膏之 謂和飲食之味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旦夕在旁 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傍與男子無異 提甕出汲 鮑宣妻桓氏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里稱之

姑

諸姑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內賓 房中內賓姑姊妹也 父姑 父之姊妹也 王姑 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 從姑 姪其從姑 益友 如益者之友

陸家姑 張延之姊軍中號爲陸家姑 大家 卽曹大家班彪之女也 進諫 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李昭德諫曰承嗣不宜典機衡以威衆庶且父子猶相篡奪况姑姪乎后變然曰我未之見也 問姑所服 文宗惡世奢侈因讀陽公主入問曰姑所服何年法今之獎對曰妾自貞元間辭宮所服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出禁藏纖麗物盡賞戰士由是散于人間內外相儉恪以成風 義姑 齊攻魯至郊見對外一婦人攜一見抱一兒而走及軍至乃抱攜者棄抱者軍問之曰不能兩全子之于母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妾不爲也齊君感之曰婦人猶持節况朝廷乎遂不伐魯魯君聞之召婦賜束帛號爲義姑 幼從姑 周世宗柴后兒守禮子幼從姑及長大祖家以謹厚見愛

姊妹

歸妹 帝乙歸妹 東宮之妹 碩人美莊姜曰東宮之妹 維私 譚公維私謂姊妹之夫爲私也 南山崔崔 比齊襄公居高位行狎行淫乎其妹文姜也 姊親 禮謂其姊親而先姑 尚右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不忍除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而不除孔子問之對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不可踰也遂除之 從妹 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問公 東郭偃之妹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妹棠公死偃御崔子弔之見棠妻美使偃娶之偃曰同宗也吾出自桓我出自丁又筮之不吉曰嫠婦也何害前夫當之矣 外妹 聲伯娣外妹管于奚之女于施孝叔郤犨求聘求婦于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外妹謂同母異父也 輟饌 庾約為河南兵冑有寡姊在家庾常于公蝦巳偃以鄰其姊同官知而嘉葉之 刖姊 梁車為鄴令其姊往見之暮而後至閉門因踰郭而入梁車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璽而逐之 女須 屈原姊也聞屈原放遂亦來歸喻令自寬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姊歸故潭驟云女須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

燈鬚 李勣性友愛其姊病常自粥而燎其鬚姊戒止之勣曰姊多病而勣且老雖欲進粥尚幾何 敎弟 賈逵年五歲其姊抱之謀陸家讀書逵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曰吾未有敎入門汝安得三墳五典讀之逵曰憶昔抱岩卿家讀書 與粟 駱統字公緒年八歲時飢多有留者統為減飲食飼之其姊仁愛見統甚哀日何不告我而乃自告以私粟與統 託弟 梁冀誅李固固少子燮字德公姊文姬賢而有智謀匿燮乃告父吏王成曰君執義于先公今委君以六尺之事李之休戚在君矣成乃將燮東下得全 諸兄風 蜀先主在荊州孫權以妹妻之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 士推其禮法 葬守貞養寡姊謹甚士推其禮法永淳初關中事悉糜驕奉姊 李園妹 春申君納李園妹有娠園使其妹說春申納于楚王生男為太子 磨笄自殺 趙襄子夫人襄子既殺代王迎其姊夫人曰代已亡矣吾將何歸遂磨笄自殺因以名山 宿閣 文帝妹山陰公主適何戢性淫慾嘗謂帝曰陛下後宮數百妾惟駙馬一人大不均帝置好面容者三十人進吏部

辱杜有道妻嚴憲其侄為秦州刺史憲書戒之曰忍辱至公卿 **以孝聞**羊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以孝聞

侄

猶子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 **裏言**左傳寡人之叔父無裏言 **出所生**養弟之子以為子也 **從子**朱勝庵云今人以侄為猶子亦可以先生為猶父矣漢人謂之從子却得其正蓋伯叔皆從父也 **仲容**仲容阮籍侄也杜詩嗣宗諸子侄早覺仲容賢 **有我家風**楊愔幼時庭柰寔落羣兒爭之愔不動季父暐大稱賞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 **吾家明珠**宋劉瓛七歲叔父瑱常置座側曰吾家明珠 **阿咸**阮籍之侄曰阿咸 **下馬端笏**柳仲郢事叔公權如父為京兆尹出遇公權下馬端笏而立 **我家龍文**何上叔父謂愔有將相器雖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 **請贖伯父**安祿山亂杜兼尚幼逃入

終南山伯父存立為賊執臨刑兼號呼願為奴以贖伯父遂皆免 **乞封叔父**魏王基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封二百戶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父詔許之 **宗愨長風**宋宗炳問兄子所志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不富貴必破我門戶 **弟女**夏侯淵時天下大亂飢乏淵棄其子而活亾弟孤女 **杖**晉謝安嘗詣陸納家納兄子俶竊作食供之納設荼果而俶具精飯客罷納大怒杖之曰不能光我叔父而乃穢我素風 **籠器之訓**晉庾袞孤兄女名芳將嫁美服既備袞乃艾荊苕為箕帚命芳曰汝將事舅姑洒掃庭內婦人道也故賜以籠器欲使汝溫恭朝夕 **遺腹姪女**後漢劉平弟仲為賊殺平扶母韓逃仲遺腹女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取之平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絕類 **恭繼顯宗**後漢伏恭湛之兄子湛弟顯位至光祿無子以恭為嗣 **少繼叔父**宋謝弘徽年十歲出繼從叔公峻 **長還本生**皇甫謐出繼叔父謐年四十叔父有子謐喪本生遂還其父 **喬為亮嗣**蜀諸葛喬瑾第三子亮未有子求喬為後瑾啓

吳王遣之以為嫡故改其字亮後有子復為瑾後 **設羊酒**朱然姊子也朱治無子啟姊子為嗣孫權為設羊酒召之 **門內幾盡**杜楚客與叔淹皆沒于王世充淹與如晦有隙譖其兄殺之并囚楚客楚客曰叔殘兄今兄又棄叔門內幾盡豈不痛哉如晦感悟 **兄弟子**李泌太子妃蕭母郜國公主也坐蠱婿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陛下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嗣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 **二父**韓弘子公武從弘入朝為右金吾將軍弘出河中弘弟充從官武乃曰二父居重鎮我以孺子又常執金吾職乎固辭改右驍衛大將軍 **四乳**范鎮兄綏之子名百常事詳遺腹 **給叔**許昭先叔肇之繫獄七年不判昭先飼饋既盡賣宅充之

孫

繩繩 **公姓** **孫謀** **後昆** **抱孫**抱孫不抱子言孫可以為王父尸也 **舍**

孫公儀仲子之喪仲子舍其嫡孫而立其庶子檀弓免焉 **昆裔**昆後也紹續昆裔 **苗裔**遠孫也苗服裔叔也 **耳孫**玄孫之子謂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 **雲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晜孫晜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故曰曾元仍雲 **孫枝** **諸孫之龍**王愉以其孫慕龍為諸孫之龍 **弱孫**王羲之與諸子抱弱孫 **能興吾宗**王賊祇愛之曰是子能興吾宗 **必興吾門**陳群為兒時祖寔謂家人曰此兒必興吾門 **相門出相**唐李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並為宰相人曰相門出相 **吾兒不及若兒**李欽孫彥伯嶠子也頲有文聲敬宇常戢嶠曰吾兒不及若兒嶠曰頲父不及嶠父 **公才公望**王儉為相孫棘年數歲風神聳援賓客曰公才公望復在此乎 **拜畫像**曹休父烈嘗為吳郡太守休後至吳子太守舍見壁上有父畫像恭敬弟息乃下憐泣涕拜跪同坐嘉之 **狄梁公後**狄仁傑孫兼謨有祖風遷御史中丞帝曰卿狄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諱 **有廣之風**李陵廣之孫也

同居少長三百餘口庭無間言部旌曰孝義扁其

友順 宋御歷字濟叔華亭人舉進士弟一光宗御書友順二字

家庭雍雍 蔣一鳴弟一夔兄弟六人五世同居九十餘年家庭之間雍雍如也

四葉同堂 劉君良武德中人六院共居一庖斗粟尺布無所私

九族均齊 范仲淹既貴置義田以贍宗族

百口同牢 陳兢江州人南唐旌為義門宋太宗詔貸粟

八世同居 邵榮興詔旌門閭

闔族同居 錢文卿樂清人數歲執父喪如成人時三舍法行文卿方冠領郡學正諸生肅然欽之奉母居白石山闔族同居三十餘年無間言

家無異爨 陳保字君和事親至孝五世同居家無異爨宋太宗旌其門

表兄弟

外家 山谷贈外侄李祕詩外家未覺風流遠

內屬 劉禹錫答薛中書云我與子當內外屬

壽骨 東坡詩表弟程德儒詩壽骨遙知是弟兄

外弟 姑子

內弟 文中子有內弟之喪

姊弟 杜梁公曰會孫我姊弟母姊妹子曰姊弟

令鼓琴 晉阮瞻字千里善彈琴外兄潘岳每令彈琴終日達夜無有忤色不可得以榮辱

讓封 羊祜進爵乞封其舅子蔡襲

不餞送 城陽太守梁柳乃皇甫謐從姑子也柳之官有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柳豈中古之人情非吾心之所安也

外家之寶 韋述父景駿元行冲景駿姑子也嘗載書數車入室觀書不知寢食行冲異試與語前世事熟復許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冲曰外家之寶也

勵志於學 孔者思容居郭霸志于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朗論覆吾分湮鹹有弟若此知不悉矣

倨不冠帶 崔彥昭與王凝外兄弟也凝大中初光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為憾至是凝為兵部侍郎凝母聞彥昭為相救婢多製履衣曰王氏妹泣與子偕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為怨而凝竟免

跪謝

舅 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老者相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帝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覺蒸

臣舅子李泌帝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說奕因使賦方圓動靜泌即答說因賀帝得奇童

婦翁

外舅 妻父為外舅妻母為外姑

亦翁 婦翁

冰清

岳丈 泰山有丈人峯故人呼妻父為岳丈

丈人 後山詩丈人東南來

泰山 泰山有老父失其姓名故稱婦翁曰泰山

嶽公 泰水 稱丈人曰嶽公丈母曰泰水

此翁可人 王適曰吾求婦久矣惟此翁可人且聞其女賢不可失也

冰鏡 晉衛玠妻父樂廣皆有重名時人稱廣為冰鏡稱玠為玉人議者咸曰婦翁冰清謂如冰之清潔女婿玉潤謂如玉之潤澤也

翁婿迭顯 封德彞聞楊素之婿素為僕射嘗撫其座曰德彞必居此座後果如其言

舅甥 母之兄弟妻之父皆曰舅女謂夫之父亦曰舅姊妹之子連襟之子皆曰甥女之子亦曰甥

諸舅 既有肥牂以速諸舅

渭陽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甥舅 豈伊異人兄弟甥舅

汾甥 韓侯娶妻汾王之甥

屬從 屬從者所從沒也亦服注母雖沒亦為之服

母黨 睦于父母之黨可謂孝矣

彌甥 得備彌甥彌遠也父之舅氏曰彌甥

白水同心 晉公子謂子犯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從舅 母從父兄弟

伯舅 長曰伯舅少曰叔舅

宅相 晉魏舒字元陽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吳中之秀 張玄為范甯之甥王悅曰吳中之秀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日下無對 陸果好學舅張融有高名果面頰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

賞愛 殷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浩被廢從東陽韓隨至徙所經歲餘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乞墅 謝安與任玄賭墅顧謂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卒曇輟樂彌年行不由西門嘗因醉不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門曇悲切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元舅 謝絢于公座戲謂其舅袁湛湛不堪曰汝父輕舅汝今復加我同謂母無渭陽情絢父亞即王朗外甥與舅有不叶之論

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北道主人文光武至薊將北欲南歸耿弇以爲不可官屬腹心皆不肯指弇言曰是我北道主人

食客三千 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諸侯以公子賢多賓不敢加兵謀魏

食客三列 孟嘗君田文在薛食客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人人自以爲親已又烈女傳云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

珥瑇珠履 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珥瑇瑇舍之于上舍趙使欲誇楚刀劍悉以珠玉飾之春申君客三千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慚

毛遂自薦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于楚約食客二十人得十九人餘無所取門下毛遂自薦曰臣得如錐之處囊中乃脫穎而出毛遂持血盤招十九人曰公相插血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彈鋏 馮驩事詳經諸

開館延賢 公孫弘爲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弘身食一肉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給之其後蔡李爲相客館丘墟而已

主相忘 諸葛亮每至德公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上冢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常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皆羅拜奔走供設不知其何者是客也

無主客禮 許汜昔遭亂過下邳見陳元龍元龍無主客之禮久不相與語自上大床臥使客臥下床劉備謂汜曰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不知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間也

問讀漢書 滕達道布衣時爲范文正門客時滕年少不羈往往潛出狎邪縱飲范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燭已出明燭觀書俟之至夜分大醉歸略無怍色問公所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賜以女奴 韓魏公出鎮中山有門客夜踰牆出倡家公知作種竹詩以諷之門客媿亦答以詩公贈以一女奴

置驛馬迎賓 鄭莊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沐置驛馬長安四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好黃老術慕長者知友皆大行天下有名之士戒門下

一見謝不往 李藩拜秘書郎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吕謁日置酒一要賓客相樂慕藩强致之仲舒等爲俳語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聽所語何哉

相家客

馬周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

諫正 李德裕奏爲浙西府賓佐德裕貴盛賓客無敢作惟杜顗數諫正之及謫袁州嘆曰門下愛我皆如顗吾無今日矣

奇客 崔弘禮從劉玄佐猶酒酣顧曰崔生獨不知此乘耶崔笑曰我固喜武請爲公歎玄佐背薦與弘禮驥逐急擾在手一單驚曰安得此奇客玄佐大悅欲留之弘禮固辭

主父不內 主父偃爲齊相散五百金與昆弟賓客數之曰我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我與諸君絕今

不招賓客 蘇建責大將軍不招賢青曰招賢絀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職而已何招士大夫哉

留東閣 漢薛宣爲丞相朱雲往見之宣謂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子乃欲相吏耶

建請還第 德宗時裴度爲宰相閤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客騖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

軒然坐客上 初張汾謁邢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椎簿書以盜殺寅錢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杰今與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慕遽釋吏引爲上客留月餘以五百緣爲謝

脫粟飯 公孫弘食故人高賀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弘內廚五鼎外饌一殽詐也弘曰寧逢惡賓無逢故人

連榻坐客 晉羊琇豪貴時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皆賀預乃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耶遂不坐而去

倒屣迎賓 王粲詣蔡邕邕倒屣迎之粲年少容貌短小既至一座盡驚曰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與之焉

題客舍 將欽緒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爲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壁曰欽緒見之笑曰是子嘆後時耶久之致舉賢良方正對策擢其文異等倫

師生

主善 常師

函杖 函容也容杖足以指畫

叩鐘 善待問者如撞鐘小叩則小鳴大叩則

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擊不善荅者反此**博喻**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博喻然後能爲師**敬學**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師罪**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教師學問無傳心志不過師之罪也**不善師**善人不善人之師**求師**務學不如務求師**爲師**師術有四尊嚴可以爲師耆艾可以爲師誦說不陵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百世師**匹夫而爲百世師**南面**魏高貴鄉公之入學也將崇先典乃命王肅爲三老侍中鄭小童爲五更肅南面几杖以師自居者北面乞言**鳴鼓**董紀陽師事祭酒王君仲受古文尚書後詣京房授易遊方學者數百人每升講堂鳴鼓三通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在三**初洮湖之爲太子受經于太學博士淳于岐岐病在家溫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如在三之義不可不重省疾拜牀下**吾道東**鄭玄從學凡夜討論學徒數百千人相國孔融深敬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其門曰通德門初師事馬融辭歸玄歎曰吾道東矣**吾道南**楊時師事程顥及歸送之出門謂客曰吾道南矣**孔子師**老聃**鱣堂**楊震客居于湖有雀銜三鱣集講堂前都講曰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三者法三台也後果居台輔**易已東**田何授易于丁寬學成東歸何曰易已東矣**河汾**王通十五歲爲人師講道河汾白首北面受學者皆一時偉人門人諡文中子**東家丘**邴原遊學長安詣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曰然崧曰鄭君學者之師模也舍之躡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則君以僕爲西家愚夫耶崧辭謝焉**立寒雪**楊中立游定夫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曰爾輩尚在此乎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雪深三尺**擔簦負笈**炎商學通五經百氏四方學者擔囊負笈不可勝數**杖策騎驢**李固郃之子也嘗變易姓名杖策騎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爲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郃子也**隱居龍門**程頤隱居龍門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坐帷講書**張奐徙□□休居及

烏桓反叛州火相望兵將怨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書自若軍士稍安**五經笥**邊韶**明體用學**胡安定門人劉彝進其知此**接待**張禹弟子彭宣恭儉有法度戴崇愷悌多智禹愛崇而敬宣崇候禹將入後堂燕飲昏夜極樂宣之來便坐講論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而已兩人皆自得也**救師**魏楊政從范叔受易叔爲出妻告繫獄政以箭貫耳抱叔子伏道側訟叔帝感曰乞賜楊生師也**不求資**邴原年十一喪父家貧鄰有書舍原過之必泣其師問之曰學者必有父兄羨其不孤而得學師曰苟有志徒相教不求資也遂從學焉**不往教**孫寶字子嚴御史大夫張忠欲令授子經乃除舍寶遂去忠遂署爲主簿忠以佪令曰禮有來學無往教道不屈忠慙遂薦寶**公超市**張公超隱居學道者從之所在成市今華陰南有公超市**不薦弟子**後漢魯仲康在公位遊羣高弟至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者皆諸生或不崇薦舉多有怨者仲康闕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薦者終無言也**翼贊一人**張後亂高而鎮太原引爲客以經授秦王烈宗即位賜宴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凰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者臣之功過于先聖矣帝爲之笑焉**設几**漢明帝尊桓榮以師禮上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築宮**鄒衍如燕昭王擁篲請列弟子而受業築碣石宮而親事之**迎師**于定國爲廷尉迎師受春秋身執經北面師之**激勸犯法者**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泰遇于途設酒餚慰之人譏泰不絕惡人泰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原後結客報諸生值泰在學媿負前言遂罷去**魏王師**王珪兼魏王師王曰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爲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講教生徒**張鑑爲濠州刺史延祭衛士講生徒比去州升明經者四十人**益力學**劉贊父玭爲縣令贊怹就學承以清佈務儒玭自食肉州以藏食食贊謂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干祿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文思嘲興**貞元時建中文思渴與遂大振耀會故相常袞來爲庸建擬家使有文章高名又性廣皆誘進後生推授寒素中唯恐不及至之月

朋文章有奇麗者悉付雪兒協律歌之**莫愁聲**石城有妓名莫愁善謳歌石城樂歌中有忌愁聲因有此歌耳**傳九陌**許子和吉州永新娼家女入宮因名永新能變新聲高秋明月喉囀一聲響傳九陌**踏陽春**元和初有士人因醉臥庭前及醒見古屏上婦人悉于床前踏歌曰長安兒女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卻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彎歌者乃反首髻及地勢如規焉士人驚叱之忽然上屏開去**東山妓**謝安攜妓遊東山**富春院**明初立妓院于乾道橋男子令帶綠巾服緊紅搭膊足穿帶毛豬皮靴行則在街兩傍不許當中妓婦帶皂冠穿褶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用應天府禮房吏管是文武官舍不許入院商賈不禁後因失火延燒官衙復移武定橋等處